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二四册目次

蒼霞草二十卷　〔明〕葉向高撰　明萬曆刻本……一
蒼霞續草二十二卷（一）　〔明〕葉向高撰　明萬曆刻本……五八七

蒼霞草二十卷

〔明〕葉向高撰

明萬曆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茗霞草序

江夏郭正域撰

宋時文章之士盡在館閣彼諸曹大夫無閒鉅細皆應其選故琬琰之士盡羅詞林明興二百年來士成進士即選中秘遂與諸曹大夫顓若兩塗而所為詩若文者亦顓若兩塗　國初館閣體大半模擬宋人期乎明白條暢而已世之擬古文者遂不脫其淩厲辭語大略用漢人唐人以勝宋人合諸縉紳暨諸草澤以勝詞林詞林奪於其氣不無少謝行之數十年而所為漢唐人語者轉相倣効向之臭味皆成食餘糟粕易盡神理無有矣先是嗤笑宋人且浸淫而陰用之霜降水落興盡悲來塗抹可厭必反真常自然之理也夫詞林文字視諸作者槩不能同彼大旨不出山川草木離合感慨雄豪自命自放自慶而此則絲

綸黼黻禮樂刑政小致不能盡邪懷不能述也彼氣有必伸士有必放此氣不盡伸而要之和平士不盡放而閑之軌物解羈馬而鳴和鑾其步殊矣彼之色澤山珍海錯鳥羽蚌胎無不輻輳而此之色澤非山龍日月不施於杼非牢醴馨香不登於俎蓋論文於詞林難以成一家言也比年以來館閣英賢跻軼前輩一時文章醞釀歷代聲響色

澤神髓氣骨大變其初海內操觚之士揚扢風雅又靡然左辟詞林矣吾友葉進卿起自海天所為擊子業神奇變幻膾炙人口以為神運鬼工進卿亦沾沾自喜余心奇而

首弗肯意其未大亡何兩人各以憂去又十餘年會於京邸進卿名日益高文章流布宇內余心讋而氣弗降意其未化間從一二友人窺見一斑大矣化矣懼然自失矣夜

半與語把辭莫逆傾囊讀之
媿向者知進卿淺也孔子有
言士難不其然乎夫文章家
亦士難耳調可聲氣衆也格
可字句練也色可緣縷織也
若乃因物賦象隨地班形風

雲雷雨應筆而至出有入無
信心而成大小方圓青黃赤
白從口而說宛冕佩玉戈矛
劍戟隨照而寓是士也非人
力也蓋不佞上下數百載文
則西京詩則大曆非不代有

其人而士則未敢輕許今已
屬進卿矣國初文字之士傷
於調靡浮於格萎枯於色瘁
近代文字之士陋於調窮遁
於格同賦於色濃有士而善
用之時離時合可喜可愕無

不有無不妙在進卿矣夫道
一而已矣言之而文行之而
遠寧有館閣自為一道乎古
人文字言其所有今人文字
言其所無古人言所欲言言
所能言今人言所不欲言言

所不能言即使莊嫂工明降而為今祝誕諛墓之辭太白子美勉而為今獻諛無情之詩吾知其不能工也何有於神妙哉文體日卑道愈難矣注者王司寇遺余書文章之

權原在臺閣後稍旁落余深媿其言自惟晚末何以當前哲敢為大言夫以劉誠意之奇絕宋景濂之溫醇解大紳之豪爽曾子啓之英邁李賓之浩瀚王濟之之簡嚴王敬夫之高邁高季廸之超脫崔仲凫之脩潔丘仲深之博雅楊用脩之奇崛王允寧之簡練康德涵之雄俊廉鳴吾之富有此權自在要之化境尚隔一間近代鴻儒偉士麟集鳳翔所為朝堂典要雄文大篇式於守內而向者呌噪儇佻之士幾改步而革心視往時臺閣體如何也嗚呼盛矣余與進卿交相勉也余則安能為是在進卿矣

蒼霞草序

江寧門人顧起元撰并書

國家道化醲郁人文宣朗嘉隆以來瑯琊新都擅聲古文辭紹明北地信陽之業而踞其上天下學士大夫蘊義懷風感槩波蕩以從之而文章弼為極盛其人既往代之作者即已為碩果為晨星皆得與于斯文乃識者獨憂其道將日萎薾而不可復振而吾師臺山先生以命世之才通遐貫維絕紐得古人之旨

于形摹蹊逕之外蓋儲精覃思摩厲激揚者二十餘年而其業成遂曠然壹新其耳目挽晦蝕而純熙于是人謂文章之權獨在館閣學士大夫景附響臻者不翅如瑯琊新都而文章又號為極盛於戲此天授非人力也昔之文人不多顯者顯矣或回翔中外或項領簿書抑或拘牽年事往往不稱其意氣先生弱冠登朝其地皆在日月之際以石渠天祿之清華鈴索車門之

沐暇而又用其全盛方剛之氣注射于辭章以是其文敏工而其成又敏蚤且也日新富有行地無疆過此以往蓋未可量館閣之士或搜或引文章卓然與兩漢同風前世未有與其奇者

豈偶然哉故曰天授非人力也小子元竊嘗讀先生之文而妄意之在中祕時潛發神機曠引古法有若金之出鎔玉之既琢雲雷蟠互璜璃琤琮琅丶東序之上見之者罔不目賞其珍心器其重在宮坊時則節和而莊理暢而逸若九天仙人謦欬珠璣步履雲霧雜沓廣肅穆不敢狎視而神像嚴朗使人意消在蜀都卿貳時則擬議盡矣變化成矣傾困而出迎刃而解難顯之情難狀之事揮洒道之能使鬱者舒萌者遂禁者理槃然而星漢流沛然而江河決嗚然而鐘鼓鳴誦之者靡不心曠神怡獸飲自得以為明白洞達輸寫府與類先生之為人然左規右

萬揆諸古人若合符節故至此乎茂以尚已昔賢尊文章者目為經世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自非鼓吹聖謨綜裁國體幽鴻橫度絕于迹言垂諸日月其誰與我迺末流所蕩各以其知舛馳

綴緝吞剥襲而不真鑿幌雕蟲篆而不典揶揄啁哳狎而不莊即彼魁人宿學時復闌而入之大雅不羣預安取此先生斟酌道德之淵源敲覈仁義之林藪盪蹴滌穢蹠正醜邪大之而究

皇儀展帝容次之而鏡人倫崇士撿于凡學術之是非改事之得失人材之良楛文章之利病嘒嘒數計了然于心故筆之所書無境不真亦無情不暢人即雕鏤苦刻迴複具晦以昌其文

曾不能如先生之言曲而中此乃足當大業盛事耳文章之道與世相通宗隆之際有大力者負之而趨當鄉鄉新都之淺軋茲兢起先生在館閣中執標準以號天下使彬彬嚮風者共遵

皇路以追古初道之合符意可知也謂為天授豈虛乎哉小子元自年十七八時誦法先生之文業已願為執鞭不可得久之先生從行卷中覩元文亦嘗許可顧元不知也已丁酉先生典南畿試元迺幸與甄拔進見之日先生亟倒屣接之語若平生驩及元謝塵華貫謁告歸里皆幸獲從先生游每有著作輒命訂賞而元才智荒落無能助發以副深知安石咨盡于白馬休

文激舉于雌霓但有慙負而已而先生所以循〻誘之者終無惓比蒼霞草成爰命小子一言以通其意於戲元敢謂知足以知先生哉昔歐陽公知貢舉蘇子瞻實出其門能大放厥辭與公為于喁之和有宋之文章于時遂號為極盛今先生之眡廬陵不翅超乘而上之執鞭弭以奉用拔門下士宜有能為眉山者而元非其質也大浸稽天一瀦自費高山在御敢托知音雖

然天之將大斯文也有大君子出于其間士得附青雲以施後世蠅之螺飛志在千里矣乃敢忘其拘虛而論次之幾以幸先生之教焉

蒼霞草序

同郡董應舉撰

天下之事苟非其性之所近則為之而無成學之而不能以至雖疲精神窮歲月而性與習不相受迹與妙終不相入匠氏之斧斤庖丁之牛其妙至於疑神者蓋皆性獨有之非但日習其事然也天下之事尊而名貴可學而能以行遠者莫如文古今才人士子嘗喜為之而有至有不至蓋自漢以來至今歷數千

百年操觚而為文者不知凡幾其灼然名家行於世而可久者代不過一二人或四五人止耳何其難也豈獨學之不至哉蓋有其學而出之無其才有其才而運之無其法有其法而變化之未能神皆不可稱作者夫神其至矣非學可能又非一切才敏可及若有靈心天實濬之蘇子瞻所謂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得不止至於所以然而然雖作者亦不自知者以曾南豐之

沉篤醇至王臨川之峭古尚未能極於變化然其醞釀傑異出入經術與韓歐諸君子各自為法亦各有神解焉非夫天之所縱千古斯文之所屬何以能至於斯極也故曰性有所授學有所因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世乃欲以字句比櫛模擬格豢劈積襯砌以為工甚且謂唐宋可廢直接漢統而不自知其去愈遠也以予所見吾鄉少宰先生之文實能卓然獨得古人之所謂

神者而出入馳騁若舞若飛若江河流轉回環往復錯綜要渺若抽雲烟若燭日月有蘇歐諸君子之風而時離合之以自為家其為文特談咲杯酒枕席之暇操筆伸紙嗟咄立就大作小篇長言短牘隨物賦形無不斐然秩然可喜可愕浩乎不知其勢之所止與其機神之所以合蓋亦其性有獨至焉者與少宰同時並駕相許可者莫如江夏明龍先生其文悍疾揮霍如風雨驟至號吼霹靂使人失視如怒濤激浪驅使舟楫而與之上下以放乎中流其家法與少宰不同其為透徹如意則一二公疑皆有天授者耶何以卓然自拔如此也昔唐宋之盛諸大家同時並駕各相取下不以其家法不同為嫌其往來議論相翼相詡之概有可想者近世文士每不相容如何之於李七子之於唐應德王思道輩互軋交譏不遺餘力斯皆偏見獨識不睹

其全宜其所就者不遠少宰獨能與江夏交贊以力此道其識有非今人所及者其能起衰復古羽翼文明以成　國家昌隆之運者將於是乎在予與少宰同里朝夕其議論而一無所庶少宰謂予可語命題其稿予積時日竭心思而不能就乃知文章真有天授苟非性之所近雖為之無成學之不能以至者如予是也

蒼霞草自敘

余自知句讀時先君子課讀三蘇文輙能成誦家故窮鄉所見書只六籍性理綱鑑左傳儒先訓詁即蘇文亦罕有習者又安知有戰國先秦東西京下及六朝諸家言也让余為諸生崇陽胡二溪先生來督學好古文辭其校士能為古文辭者片語單辭皆置高等于是戰國先秦東西京

六朝諸家言始出士子爭
誦讀求得一當而余少年
嬉遊嘗客婦翁家至數月
不近筆研婦翁不善也孺
子敏而偷孤吾望矣余乃
感奮前請翁家有何書得
盡讀之碩翁家亦無它書
僅搜得史記題評以授余
余讀而好之又居兩月盡
其卷而去意中頗有會稍
稍緣飾為時秋胡先生及
代者四明趙先生皆加賞

識未幾遂成進士推擇讀
中秘書課古文辭余素不
習此技茫然無以應徒以
其意為之而館閣先生之
稱余者謂其文殊有蘇氣
或云有遷史家法余愧而
且咲生平稍嘗龍門眉山
餘巒輙為人覷破是其胸
中無他伎倆可知已既已
益浪稱詞臣不能廢論撰
又性故慈弱客以好語乞
文輙不忍拒遂多應酬之

作余固自念此覆瓿耳何
足傳于世世亦無名余文
者獨江夏郭美命酷相慕
好每奏一篇未嘗不稱善
美命教南雍而余來貳秩
宗清署優閑各裒其生平
所作相質定客有梓美命
文者因及余余不欲出而
美命固強之然中常不自
得也又更數歲復成百餘
篇考功檇李徐君壯海董
君暨諸同曹請梓之署中

余益遜謝然念業已布矣
何靳此乃取舊刻汰其十
之三益近作十之四合刻
焉大較多存其尺幅稍寬
及詞理不甚舛謬者其餘
短章小述游辭駢句尺牘
題誄及諸封事之切劘者
一切置之梓成復愧且咲
生平獻人刻詩文以為災
木乃躬自蹈之又嘗為美
命言吾于文章當益讀十
年書使胸中稍有積蓄乃

敢與秋兎爭衡今顛毛種種此念亦灰每憶前言徒畫餅耳居恒自評其文多率易無深沈之思見近代作者有雕鏤苦刻廻複奥晦三四讀不可解者亦心慕以為奇欲摹效之而賦性佻坦與人言惟恐不盡惟恐人不曉文亦復爾終不能強也此道工拙真如頰之好醜命之窮通稟受已定無可奈何姑汗漫為之以適吾趣而已豈復安意千秋竭蹷于難至之途為造物所笑哉徐君輩既雅有義命之癖而余亦不能自堅聽其災木更取人獸是可嗤也故稍述其繇當解嘲焉題曰蒼霞則余鄉亭名考亭先生所手書

蒼霞草總目

卷之一
論
卷之二
議
解
評
卷之三
頌
賦

辭
卷之四
序
卷之五
序
卷之六
序
卷之七
序
卷之八

序
卷之九
序
卷之十
記
卷之十一
記
卷之十二
疏
檄
書
卷之十三
行狀
神道碑
墓表
卷之十四
傳
卷之十五
家譜
卷之十六

壙志
墓志銘
卷之十七
墓志銘
卷之十八
墓志銘
贊
祭文
卷之十九
考

卷之二十
考

蒼霞草卷之一目錄

王道蕩平正直論
任賢勿二去邪勿疑論
兵以治爲勝論
韓魏國不分善惡黑白論
讀漢史平準書食貨志論
兵農論上
兵農論下
醒漕論上
醒漕論下
范蠡論
商鞅論
漢高帝論
王祥論
王仲淹論
張東之論
李鄴侯論
宋論

蒼霞草卷之一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王道蕩平正直論

選館試

夫王者之治天下非以我治之也以我治天下者私天下者也夫天下大矣吾生一私心則於已必有所狥於人必有所不便故其勢不得不出於術彌縫掩飾以愚斯民之視聽而濟已之私此有我者也有我則我之心隘而與王者不相似夫所謂王者何也公其心而已矣其心足以合天地則王其心足以通民物則王其心足以歷四時貫金石

則王故曰王道約而易操本之於心也心無我故能合天下以爲我合天下以爲我治之至也迹之極也蕩平正直之謂也且以我之心論之彼其欣然而喜慼然而怒者與天下人之情一也偏於我則拂有所整然而思趨怳然而思遠者與天下人之情一也狥於我則隔愛之而思遺以令名惡之而不欲與之爲伍也與天下人之情亦一也執於我則乖我也者起於形骸之私者也形骸日隔則人已之情日以壅閉而不相屬始稍異室而竟則胡越矣始猶路人而竟則仇讎矣此其心何相絕

之遠也彼蓋謂天下之大既總之自我則凡所施爲皆惟我之便賞以我賞罰以我罰而又懼天下之不我遵也於是陽設陰施役其智術以馭天下使天下曾不得而測蓋管商申韓之徒明法見功者往往若此世之人徒見管商申韓之治非王者之治而不知管商申韓之心非王者之心也何也管商申韓自以其心爲心而王者以民之心爲心也以民之心爲心則內不見我外不見人黃屋不爲尊罔闕不爲卑凡席不爲近塊垓不爲遠去離藩見情素無有纖毫私意伏于其中朝而賞一人

王者曰此非我賞之也我爲天下賞耳暮而罰一人王者曰此非我罰之也我爲天下罰耳一政設一令行王者曰此非我設之行之也我爲天下而求以便利於民耳蓋王者之于天下蓋若一脉而天下人見王者之心洞若觀火爵則于朝戮則于市法則懸于象魏瞽可箴旅可謗芻蕘可詢庶人可傳誦彼王者之治何以簡易若是也蓋不以我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是故法立而易遵政昭而易從無異執也傳之朝廷達之海隅昭昭然揭日月而行無匿情也上乎其下下信其上絲連繩貫不可使解無陂慮也故曰王者之道猶天然夫王者亦人耳何以猶天哉彼其合天地以爲心則天之道也稱天者曰靜專曰動直曰蕩蕩稱王者必曰配天誠見天之心與王者之心一故也王者心公伯者心私公則大私則隘公則正私則邪公則直私則曲此王伯之辨也吾觀伯者之心其欲創制善治令世世享令聞無已時也豈與王者異哉徒以萬物一體之義有所未明而一切從事於術不知吾之術方出於此而天下之弊又將出於彼術愈多而弊愈滋必至于敗壞決裂而莫救王

者不然故德與造化侔而功與天地俱也洪範之說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此之謂也三代而上代有聖王奉無私以勞天下其民至謳歌咏嘆忘乎帝力蓋觀典謨訓誥所載卓乎尚矣眞盛世之軌也故其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志三代之盛也其後德既弗類一切舞智以愚其民民不見德而惟法是聞何以長世故其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傷周道之衰也周道衰而五伯出蓋古今升降之大機云乃後世之君又有陽慕王者之名而陰用伯者

之實如神宗之與安石朝夕講求動引周官迹其所爲反在管商之下卒爲宋室基禍之主斯不亦可爲永鑒哉故曰王道本于誠意誠意則無我無我而後可與論蕩平正直之治也

任賢勿二去邪勿疑論　授館試

夫賢才者人主所共治者也共貴專專貴無間無間則臣主一心左右不掣治乃可成不然使賢臣爲之而使邪臣間之忠佞勢分羣枉斯熾人主方有所任而不能自堅方有所遠而遠爲衡中矣故治之有間也如木之有蠹也蠹去則木滋間去則治昌故曰主術約而易操任賢專去邪斷此約之道也夫人主何憎于賢而常以二心參何愛于邪而常持疑不決哉彼其中有所間之故也玉石在櫝良工弗辨薰蕕共器聞者同臭夫人情之深叩

什襲未足喻也而人主者方見邪正提衡而立賢佞並載而馳情僞畢陳於前恍惚莫能自知究亂度猾敗謀私蔽公奸惑幾人主之心胡能釋然也人主之心既已不能釋然則君子益無以自持而小人益得以恣其詐畢俯而談傴僂而趨甘相啗佞相悅同比回適以崇私黨背公上竊主權而人主且從而信之矣夫爲國而信小人仰庸主不然彼其初皆起于疑二之私橫于胸中任君子而弗專去小人而弗力此執搆者所以窺間而造取未亮者所以道惑而教嫌也賢主則不然其視與交

羅雀猶舉目也雖遲之說猶燭照也朝而舉一人終身任之矣夕而黜一人終身遠之矣其任之也即驤首披胸畢情行意不謂專也權重倚主功高震俗不謂偪也規詞摧鱗激說刺心不謂忤也其遠之也即順比滑澤俯仰連類不謂忠也微文小禮延譽結知不謂能也簧口進甘毅才敦事不謂敏也蓋其始也虛心察舉聰明四闢無所隔閡遊于昭曠之野而鏡乎粹清之途終則吾志既定無所轉移是故聽不眩于交至之口智不混于甲匿之流忠不格于讒讒之談情不中于要飾之周進焉君登陛焉若遺無有持疑不斷之累以媒讒府奸故當其時賢才非獨多邪曲又非盡無也然而嚴穴畢來朝端無慝珩璜之佩不邇壬夫清華之塗不踐憸士泰道昭明茅拔雲蒸世之所由隆也闇主不察而偏任其情賢否倒植是非靡定故闇主之所謂賢明主之賊也明主之所謂賢闇主之忌也夫去其所忌是逃禍也登其所賊是幸災也此亦可謂大惑矣夫災不知其當遠而福不知其當邇則任賢何由專去邪何由斷故榮夷親良夫黜宰嚭進子胥危公孫用汲黯徒此三君者大以危其宗而小以幾于亂則聽熒之過也大賢士人主之所難用也矯正而不能順遂自重而不肯苟容志合則留義拂則去而邪臣者又人主之所狎善爲小忠細義以固主心其投之爲易故人主之欲任賢去邪在毋輕拂其所難而樂就其所易夫天下未有難而不相成易而不相害者也拂難樂易而曰我能無二與疑終不幾矣

兵以治爲勝論

宮大武錄

用兵而求勝則自勝先之矣夫兵者彼此相角利害相形我勝敵敵亦欲勝我我角之敵得而應之我形之敵得而反之則奚以勝何也彼求勝敵非求自勝也鬬雞者全其德去其虛憍畢雞駭而走矣御者調其六馬時其鞭策縱之不逸操之不敗不一日而千里矣兵而知此謂之自勝自勝之謂治以治角亂彼不得應也以治形亂彼不得反也始于自勝而終至于不可勝矣吳子告武侯曰兵以治爲勝吳子深于兵者也其言料敵應變論將

厲衆與夫一信二重四輕五愼之術盡兵家之要此皆可爲勝者也吳子以爲此可爲勝也而不可常爲勝也可爲勝者在敵而可常爲勝者在我我與士共敵者也我令之士貴應也我作之士貴前也不應不前是士與我二士與我二則無與共敵動而當之紛矣卒而當之擾矣危而加之携矣夫善兵者能動能靜能常能卒能安能危是謂治兵兵不治而紛而擾而携我先自敗矣試內觀吾身目自爲視耳自爲聽手自爲持足自爲行我令不應而作不前也則身之用廢而五之技力智巧且無所庸將者合千萬人爲一身合千萬人身爲一人者也夫千萬人至渙矣我與敵交所須呼吸耳令之而不能徧聞也作之而不能徧諭也則胡以治治者非臨敵之謂也吾尊卑貴賤以明其等坐作進退以習其節期會動止以一其度號令賞罰以定其志救死扶傷以洽其恩等明而上下辨矣節習而耳目章矣度一而趨舍審矣志定而士氣奮矣恩洽而死生俱矣將與士者合而一不令而應不作而前有所欲視提于吾目也有所欲聽提于吾耳也有所欲持欲行提于吾手足也如是則

我治我治則靜者常靜安者常安在我而動者卒者危者常在敵非我無動動不可紛也非我無卒卒不可擾也非我無危危不可携也故曰百萬之衆北之堂上千丈之幟拔之尊俎之間又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將無還令乃可越境凡此者皆非必之敵也必之我也我治而敵亂治者法令素明亂者法令不明也昔魏絳法揚干孫武斬宮人穆其誅莊賈夫君之愛弟至親寵嬖至暱而尊臣至媚也戮之辱之君至不堪將而行此工擅也然而三子勸爲之者何也以爲不如是則好吾法而亂吾

治吾內不勝士而外何以勝歟三君知之故魏絳穰苴孫武之法行而齊晉以霸威加列國名顯諸侯識治亂之故也彼亂國闇主而任庸將其治兵泛泛然莫之綱紀平居如處堂之燕鵠之鵠白以爲安也一旦有事而恩施之不惠威加之不肅雖空國授人將可坐而虜耳彼能靜不能動能常不能卒能安不能危也趙奢之却秦軍治而能動者也不者武安之屋瓦振而鳧駭矣亞夫之驚擾帳下堅卧不動治而能卒者也不者暮夜拿皇恩乘之吾內自戰矣淮陰之背水破趙治而能危者

也不者孤軍而臨大敵反棄其師矣故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而世人猥云桓文之節制不如湯武之仁義夫湯武豈盡廢節制者四伐五伐六伐七伐左攻于左右攻于右用命賞不用命孥戮法至嚴也而且蒐苗獮狩無愆期比閭族黨州鄉無曠倘井邑丘甸縣鄙無虛賦而且司馬統之六卿分任之天子鞠躬臨之夫治兵于三代其制如湯武可矣湯武治之而不名桓文名之而不黜吳子之沾沾戰勝世可知矣吳子之術類商鞅鞅能強秦吳子能霸楚皆卒禍其身而危其國則

務勝之過哉雖然後之爲國者聚兵數十萬緩急莫賴居百勝之勢而不能收一戰之效吾又安得起二子于壇上而使之治兵也

韓魏國不分善惡黑白論　　韓課

天下之患非獨小人爲之也君子亦有過焉君子之過何也好奮於標榜而不察于事端太露於町畦而不詳於制變激於意氣之奮而不及長遠之慮凡此皆君子之過也是故天下之事夫暴者必密之以蓄橫發者必持之以忍難圖者必慮之以深慮蓄則莫能疑也忍則莫能忌也深慮則莫能害也此弭奸之術也今今賢不肖提衡而立邪正兩角而馳其是非之數有所分矣然而成敗常相反者何也小人之事雖邪而其術常深恍惚而未易窺君子者心雖無取然武狷介而少容直遂而隘于度以故謀未發而人已疑之功未遂而人已忌之尺寸未施害已隨之矣昔者常惟陳蕃竇武之忠席宮闈之寵身爲上公而不能鋤刑餘之賢其故何也蓋當漢之季寺人之禍深矣彼且恥恥然日側視于諸君子也而諸君子競爲名高不自韜匿蕃武又欲盡去其黨無遺類爲亦少苛矣禍不亦宜乎其後李德裕在唐足稱生臣然竟以牛李之黨敗名位弗終爲世深悼也二三公者其於國非不忠也爲謀非不當也甚有蒙戮而次者遭

譴憤激之生害也故嫉惡太嚴者謂之府怨多行過甚者反以嗜癖小人之怡怡君子之患也古之君子其待小人未嘗有假借也然世稱明恕焉邪正不奸之謂明藏疾納汙之謂恕明恕而行裁之以禮又何患也夫猛獸之蹤跡也而觸其怒未有不害人者也惡莽蕪蕭艾而鋤之反以傷蘅蘭者多矣故曰尅核太至則必以不肖之心應之夫今小人而以不肖之心應也將爲力愈難畏禍而寬忍則亂滋抑按而不揚則害成徵裁之則重其忿而恨積人發之則激其變而事起天下之勢因以決裂而不可解救易之夫也揚于庭則曰厲壯于頒則曰凶而其道惟曰健而說夫而和而已夫夫而用之以和此君子馭小人之術也蓋聖人之爲慮深矣人臣惟不察于斯義是以不失之長奸則流丁樹黨長奸難治樹黨啓釁所由敗也漢唐之季可鑒已故善爲國家慮者扶植善類而不爲名高抑遠小人而常使之有所容無所容則憤憤必激矢激而遠風激而號木石激而鳴君子激焉而爲善小人激焉而爲不善皆勢有固然無足怪者昔宋仁英之朝號多君子然芟拔距跳之詩小人

欲甘心焉久矣富范歐陽諸公率以此去惟韓魏公深沈於善惡黑白不甚大分以故人不忌之功垂社稷聲施至今嗚呼此所謂大臣哉

讀漢史平準書食貨志論　閣試

夫世所稱言利之策則盛于漢矣漢興二百餘年銳治之主筭效而深謨心計之臣持籌而極慮其策寧有遺哉然而盛衰相代盈縮迭乘始之制用甚饒蒸庶康阜迨後誅求之令四出而公家之費蕭如也此其故可異焉余嘗讀司馬氏平準書及班生食貨志乃知財用興耗之源較然可覩已其盛也必上之人調停而樽節之其衰也必有侈心焉矣以明之方漢初興天下新離戰爭之苦戶口較于往時不啻減半終高惠之世上下相先無所

紛華文景承之益自貶損賈誼晁錯諸臣時畫計獻謀以稱帝心故文景之世海宇豐殖幾于成周則節儉之明效也武帝承之逞其雄心結難匈奴西通玉門南誅百越求神仙侈封禪築建章起栢梁諸慆心溢志之事沓然并興而弘羊孔僅之徒又以掊克濟其貪故天下病也夫文景以前國家新造何如建武之承平干戈初戢公私俱困非有累世之積紅腐貫朽之遺也當武帝時天下財賦倍于曩日阡陌之長閭左之豪乘堅而刺肥非若將相牛車天子不能鈞駟之貧白公卿大夫至于

牧圉咸自愛而重犯法無吳楚七國之難也北極流沙南暨珠崖稽首稱藩賓于漢廷又非有外阻聲教不奉貢賦之邦也然高惠文景用以富強而武帝大困幾爲亡秦續也斯亦足發明吏治得失之大端矣故二史氏所論著雖詳簡不同然皆及覆咨嗟深咎帝之失計而傷漢業之衰云試縷分而陳之如江淮蕭然煩費也以招來東甌事兩越故百姓抗弊巧法也以開西南夷置滄海郡故大司農陳藏錢經耗也以遣大將軍擊朔故議令民買爵及置武功爵也以捕斬首虜多賜予不給故

令封君以下差出牝馬也以郡國治馳道設供儲以備封禪故置農官沒入郡縣田也以修昆明池故又其甚者築衛朔方而費數十百巨萬迎渾邪王而費百餘巨萬穿漕渠未就而費巨萬十數封泰山賞賜而費帛百餘萬金錢以鉅萬計總帝之所用令節儉之主可百世而不能盡而帝以數十年耗之及其匱乏則出于一切之術以牢籠其民耳管子有言曰下令於流水之源使民於不爭之官不爲不可成不處不可久夫管子於理財家言業稱卑卑乃其說猶若是彼即未云利道庶幾整齊之矣如帝是爭之也愈爭而愈紛愈紛而愈竭蓋至于楊可告緡置平準于京師而其術窮矣故愚讀二書見其歷歷指次則深嘆遷固之良于史也或者謂遷論盛衰之數由于事勢相激其說非是固云不加賦而用足似涉于諛又平準所載富商儲物待急輕賈收賤取貴名與實戾而永光之罷常平元始之議井田皆當時外計固又何取于易食貨之名而叙之以此爲二史病不知遷書中于鬻爵拜官嚴刑酷誅不啻詳之彼蓋有指也若固論食貨之大原則本之聖王制賦分田各有定

則上無過取下無過供此可不謂帝之藥石哉雖然猶有說焉遷之言曰安寧則先本紬末以禮義防乎利固亦云殷周之盛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此尤知本之論周官理財之旨歟嗟夫世之人亦未可言史之失自遷固始也

兵農論上

三代之法其難行于後世者如封建也井田也孰不知之惟寓兵于農其利甚博其名甚美至今談者以爲當復殆未要其實也夫兵者至凶至危生死存亡判于呼吸非其耳目手足便習而相安卒然驅之未有不駭而走者今田野耒耜之夫平居則嬉遊鄉井有事則顧惜妻子強以赴湯蹈火情勢俱拂必不行也當三代時無大戰爭其用兵如格鬬然勝則休矣非有枕戈浴鐵腥原沸川曠日歷世相拏不解也故唐虞無掌兵之官蠻夷猾夏

士師直以刑威耳故農可兵也卿大夫可將也然至周而弱極矣穆昭之世去成康無幾南征不復而不能問也犬戎蕞爾平王不能討反徙避焉凡周家所爲比閭族黨伍兩軍師之法未見一用不數傳而無兵矣此雖後王制馭之不善亦其勢之所趨必至於此也何也兵既出於田間則其徵發必難卒集而訓練必難時行縱有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之制爲日幾何而欲化農夫爲精卒哉漢之南北軍唐之府兵雖祖其意然南北軍僅充宿衛建元元狩以後南征北伐率赦諸士募弛刑徒兵制已變而府兵則屯田之卒耳井民兵也行之猶不能久至宋熙寧中義勇保甲之屬籍者至七百十八萬而不能當一卒之用神宗有言民兵農戰參半殊不足恃不如募兵專事戰守蓋已洞其弊矣故夫後世之分兵於農也窮而變變而通也彼農者曰吾出穀粟而免於斧鉞死亡之苦何幸如之而兵者曰吾既已受縣官奉養日習于干戈戰鬬之事矣一旦緩急安得不赴是以練之而易精令之而易行羽檄一馳而十萬之衆可立具也方周之衰諸侯強大者皆日夜圖謀以養兵爲務秦

有陷陣楚有組練被甲越有習流君子取威定霸率藉茲力周之終弱而不競也失在于兵制壞而不知更張以救其弊耳夫鄉舉里選以取士法至善也後世行之則爲魏人之中正夫鄉舉里選之必爲科舉也農之必不能爲兵也與封建井田一也古今異宜強弱異勢即周公而在亦未必盡仍其故矣

兵農論下

夫所病于養兵者非養兵之害也養而不用之害也自漢而上兵皆曰軍至唐而始謂之府兵名雖不同其於執干戈供戰鬬一也近世軍與兵始判爲兩途所謂軍者仰給於縣官安居飽食長子孫其中世世無事爲之上者稍以法約束之或給散愆期則羣譟而起莫誰何也於是復召募爲合以爲兵而舉其平日所養之軍視之猶石田耳懸賚耳是昔之兵與農分而爲二而今之兵與農分而爲三昔之兵與農并耕則戰而今之軍不耕不戰

安坐而朘民之膏脂也三代而上無不耕之民游手游食之禁甚嚴後世之不耕而食者則有緇流韓愈氏所謂昔之爲民者四而今之爲民者五已叢蠹矣然猶自以其教惑人未嘗不食于公家也今舉百萬不耕不戰之軍竭民之力以奉之如驕子然而又責之以養兵天下安得而不大困乎唐之府兵變爲彍騎議者雖咎其兵農之始分變之府兵既廢則上下魚書悉皆停罷其死與逃皆不復點補故戎伍雖虛而天下未甚受其害非如今日衛所有定額逃亡有清勾伍符一下閭里騷

聚無用之人食有限之粟其爲冗蠹有不可勝言者蓋自三代以來兵制之變更不知凡幾至今日而當其大壞極弊之勢拘儒曲士不究其原猶相與祖述陳言爲寓兵于農之說夫軍兵尚不可合而欲合兵于農不亦舛戾而難通哉唐之李鄴侯宋之韓魏公皆毅然欲復府兵然終格而不行謀非不工慮非不熟也勢固有所難耳張說之變府兵誠爲失策使說當時所召募彍騎非市井子弟而悉皆天下之精兵安史之得志于唐亦未必若是甚也今衛所之軍不能卒除養軍之費不能遽

省宜選其精銳者以爲兵而稍優其廩餼使一軍兼兩軍之食其餘尺籍缺者勿補逃者勿勾軍以漸猶而食以漸寡不至以百萬之衆爲游手游食之徒而又潛消其驕悍不可馴之氣以毋爲他日則天下庶乎其有瘳矣

醝漕論上

天下之事本無兩利也必求其兩利則必兩害矣天下之事本有兩利也不求其兩利則亦兩害矣國家以屯實邊以商開屯以鹽召商邊無曠土商有餘貲此于鹽政邊政兩利者也其後不輸粟而輸金也即荒蕪塞下之粟踴貴軍儲大絀乃復增鬻餘鹽多開別賣弊端蝟起而鹽法亦壞矣此非所謂不求其兩利而反兩害者乎自都燕後漕東南之粟勢必資河夫河性之湍悍也其旦暮遷徙而不可常也此天地之所爲人力不能施即以神

禹之智千古爲烈然不過疏之決之使之歸海而已未嘗借一勺以爲用也夫子雖美禹功嘆其明德遠然至商而徙都以避河者三去禹未千年也而當夏之世簡書閑略安知河不嘗爲患而紀載失之乎禹之所爲功亦只去其懷山襄陵出天下于昏墊耳至于小小衝決以自遂其性禹不能禁也而今之轉漕者必欲使其轉側曲折以爲吾用又欲使其循軌安流恬然受約束而不爲吾撓故常捐數百萬金錢與河爭一旦之利而不能有所割棄以聽河之自便蓋其始也以河而害漕繼則以漕而害河終則河與漕俱窮而天下受其困矣此非所謂必求兩利而亦兩害者乎昔晁錯欲令民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謂不過三年塞下之粟必實夫受爵則名器濫免罪則刑罰失未全利也而錯猶勸爲之若以鹽致粟既無受爵免罪之害又有闢土開荒之利計未有便於此者宋范祥嘗以鹽募商旅輸芻粟于陝西實邊公私賴之其後薛向請以鹽易馬而鹽遂不行天下之良法美意往往以見小利而壞多此類也漢唐都關中亦嘗漕山東粟然皆不過數十萬石而漢隄塞河輒復

壞決費不可勝計番係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溉田唐漕穀至長安率一斛而致八斗劉晏乃使江汴河渭轉相灌輸僅能得達故夫借河爲漕從古未有完策況欲以治漕者而兼治河即神禹復生其將能之乎夫備邊輓漕防河煮海皆有天下者之大利大害也今謀國者皇皇然憂漕與河欲竭中原之力以從之至于鹽政邊政屯政皆置而不講舍其兩利而謀其兩害亦可謂倒置之甚矣何惟乎天下之日以困窮而不可支也

醒漕論下

或曰如子之言則鹽屯必當復矣而漕可遽廢河可棄不治乎曰非然也漕不可廢而可漸省河不可不治而可以無事治也當二代時幅員所及至江而止以七國之力競拏兵不休內供戰士外資游客而又有軍國經用之費皆未嘗仰給于東南也自魏晉五代遂分南北朝無日不有兵戈之事度其經費必且不貲亦何嘗漕南之粟以給北乎當曹操困于官渡至爲饑窘一用棗祇之策屯田鄴下遂以富強其諸分割之國以千數百里之地能自饒給者不可勝計豈以今全盛之時北土殷羨而反待哺于南若川之印浦嬰兒之仰鼻息乎計南之轉漕恒一石而倍其耗至于舟車之繕漕卒之供風波覆溺之虞軍民賠償之苦又不啻倍之總挈而論率以數金而致一石而其他治河通漕之費又不知其幾蓋每歲廩公私金錢無慮數百萬矣誠使捐一歲之費爲北方開墾之資營廬舍置耕具廣募貧民處之曠土高下濕燥惟所樹藝而毋以水田爲拘不過數年北方之積必饒然後漸減江南之漕徵其直以實帑藏俾河流不通則歲漕可以暫輟而舟車牽挽之費又可捐以治河是兩全之策也即使河必爲害亦不過割數縣之地以聽其所之而徐爲之導決固不待竭天下之力填馮夷之壑如今日之甚也蓋一舉而南北之困皆蹔矣漕河既以就緒則飛輓之法亦可次第而復及今虜款未敗邊地可耕令富商大賈必輸粟于邊而後受引稍減其直而厚與之利人未有不樂趨者不過數年塞下之粟必饒國初之盛庶幾可再見哉或曰屯田實塞久失講求其利害吾不能知也若北方開墾則近固有行之者而卒以不便格何歟曰彼欲責之民間而官不能捐重資以爲之導民未見利而豫計其害是以囂然稱不便耳今國家自出直以募民自任其利害而于民無與其誰沮之況近日之事亦驟行驟罷尚未竟其業耳如臻厥成安知其不爲百世利乎夫論大計者當徵已然三代戰國之不仰給于東南也與南北朝之分北自北而南自南也此皆所謂已然者也不此之圖而欲以一綫之漕河爲六軍萬姓之命脉一夫作難咽喉遂絕吾恐他日之憂又不在于河伯矣

范蠡論

世以范蠡勝于伍員殆未必然蠡報君讐員報父讐事猶相近然而爲員難爲蠡易員無尺土借力于他人蠡則有越國焉與其君共患難者也會稽之役員以其勁感越若承蜩然蠡不能抗也當是時勾踐百死而無一生越之宗社百亡而無一存其君臣束手自無復之獨有行成之一策耳夫躬殺人之父而乞憐于其子世未有聽者其幸而聽聽而得奢其謀卒逞志焉此天之厭吳而昌伯益之後也非忠于謀國者所宜蹈也使夫差不甚愚

伯嚭不甚賣國員之策十行一二焉必不聽越成即成而勾踐入吳不過甬東之纍囚耳必不得歸也即歸而吳毋伐齊毋連兵潢池舉國而聽員蠡雖智必不能沼吳也凡吳之亡皆吳自亡非蠡亡之且以勾踐之憤用休養生息之越乘疲弊之吳苟有中智之士爲之謀皆可以得志何必蠡哉吳越春秋者蠡諸奇謀大率如後世所傳六壬占卜諸術未見有必然之策至于嘗糞驗疾尤出無聊以越之強盛蠡不能悉力佐勾踐抗吳使蒙辱至此反稱奇焉吾不信也人臣之義當國患難則宜早計不聽則宜去不宜姑徐徐焉以其國與君爲孤注而僥倖于萬一陳平之安劉亦大類此危矣危矣員謀楚則楚覆謀越則越傾寧獨忠孝具機權智略春秋無兩矣鐲鏤之賜蓋以死報吳而或以此爲員病謂不能如蠡之全身嗟夫此皆與于不忠之甚者也

商鞅論

秦之帝由商鞅也其亡不盡由鞅也鞅天資刻薄用法深急卒殺其身其人不足道然其法不盡非也如令民爲什五相收司連坐大小本業僇力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爲收孥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爵爲私鬬者以輕重被刑後世言禁姦弭盜明經制力民于農戰皆祖其意行其十五亦足以富強秦之帝信鞅爲之也使其既帝而毋焚書毋坑儒毋築長城毋任趙高毋廢長立少一意休息與天下更始未必遽亡當由東之亂羣雄四起兵無留行而章邯以秦卒蹴而躔之無不什者司馬門不留三將不降二十萬之衆不坑諸侯之取秦未必若是易也楚漢確戰于滎陽沛公之敗數矣所以振而什什而復振卒勝楚者則以蕭何常發關中卒爲之後繼耳秦人之慓鋭敢鬬天下莫能當漢不用秦必不能抗楚故夫漢之得爲漢者秦之餘勁鞅之遺烈也然則鞅之帝秦也功十之九而其帝漢也功亦十之二三鞅之罪在于純用刑名以軍功差次宗室刑太子師傅繼諸貴公子斬然無復忠厚惻怛之意所以敗耳夫三代遠矣歐陽氏有言後世國家興衰存亡未嘗不以兵今以三代比閭伍兩之法而制後世之兵勢必格而不行商鞅之變法管仲之作內政皆可謂知兵者王安石憤宋之弱急欲富強其排折人言果於自任大率類鞅而行其術不惟不能取效反速禍焉宋之亡安石爲之迂儒舉動如此此吾所以恕鞅也

漢高帝論

人情有所溺必有所窮高帝之溺于戚姬至于乖沒之年感慨悲歌徘徊顧慮求保全其所愛之必子而卒無書也趙堯一言爲趙王置責強相以撫護之此其策本無奇而帝欣然從之蓋亦無可奈何而姑出于此以庶幾其萬一耳其用周昌者以昌嘗諫易太子有德于呂氏冀呂氏以昌之故而寬趙王也夫呂氏淫毒鷙悍苟可以逞志何所不爲矧重以戚姬之怨其心固惟俟帝之朝晏駕而夕刳刃焉豈一強項之昌所能制其凶而抑按其

必洩之忿哉於斯時也趙王與呂后勢必不俱存帝之不去呂后者蘇氏謂其爲惠帝計恐有將如大臣如武庚祿父而以后制之是大不然帝之功臣其最難制者如韓彭黥布之類皆已前誅惟平勃參噲輩尚存其人皆材量有限非有爭帝圖王之心帝所知也何必存呂后以待嗣子之壯哉夫創業之君非有大故而殺其微時並起之匹偶又當嫡庶嫌疑之地此其于事理甚難而且無所逃于天下萬世之議此帝之所不敢出也使帝果于去呂后則天下人必以爲戚姬故而惠帝他日亦何面目以見趙王乎故帝之不去呂后者勢也非爲惠帝計也景帝愛王夫人與膠東王而屬之栗姬姬不應也而王夫人遂使人請立栗姬爲后此正中帝之所忌者故遂殺栗姬廢太子爲臨江王且置之死世但知景帝天資刻薄使太子死非其罪而不知其懲戚姬之事以爲不如此則不足以全王夫人與膠東王也夫父子之恩天性也人孰利于殺其子高帝不能廢惠帝而卒殺其少子景帝能立膠東王而先殺其太子在席床帷之愛一有所溺而父子兄弟骨肉間禍釁萌伏鍾以萬乘

之尊英明之主欲求其所以兩全者而不可得蓋自三代而後比比然也悲夫

王祥論

天下之患莫大於無教化唐虞三代之治莫不孜孜汲汲以教化爲事而其大者無過於君臣父子以爲是生人大倫失此則淪於禽獸而又告以資父事君求忠臣于孝子二者相須不容畸重此其所以陶成人才而天經地義賴以不泯滅于世也自魏晉之興曹氏司馬氏父子日以弑君篡國爲既得天下則偃然自以爲得志更不知教化爲何事二德六行爲何物而其時士大夫復習爲清談耽論以相誇尚其于綱常倫理大本大原所在皆貿貿然莫知適從故其一代人才絕無可觀以王祥之孝千古艷稱然考祥歷仕漢魏至高貴鄉公之立以定策功封侯拜光祿勳轉司隸校尉其幸太學又尊以師禮及高貴鄉公弑祥僅以涕淚自解晉武立又拜太保進爵爲公視興亡成敗如奕棋然恬然不以爲意而與祥同時如李密者且以故君爲僞朝其害理傷道一至於此而二子皆以孝名世無異辭果如是則忠孝真有二道而君臣父子之大倫果可以偏廢也是豈先王之教哉故晉世人臣強則迫君弱則附權綏則買名急則喪節即如王導陶侃之徒值王敦蘇峻遂爲帝王寧不俛首而從之乎使苟堅事成江左淪沒吾未敢必謝安桓冲輩能與祖逖共存亡也教化不明人心喪失溫嶠至于絕裾遊岱因而殺母陵夷至五代之世以弑君篡國爲尋常事如馮道之身歷數朝事五姓十餘君不以爲恥而世主且甘以爲臣又從而尊顯之世人亦艷稱之其且以爲人人也是皆魏晉之餘風王祥李密爲之作俑焉人倫之壞於此爲極故其國祚皆不能延近則于身遠則于子理勢固然無足怪者吾于是而知綱常倫理果繫于天下國家之所以存亡而先王之教傳之萬世而不可廢者其以此也夫

王仲淹論

自漢以後學者有志於先王之道而卓有所詣者莫過于王通其言粹然澤道德而本仁義荀卿揚雄韓愈皆不能及也世之論者多以續經爲通罪若比于炎楚之僭王此豈足以服通乎經者常也修之身則爲常道措之治則爲常法非離世絶俗希奇之說使人爲不可繼也當春秋時先王之道法已散亂澌滅夫子爲整齊而修明之以傳於世而世遂名之曰經亦以爲是常而可行者耳經之中惟易爲最精微揚雄以太玄擬之此誠謬矣春

秋則魯史書則唐虞三代之史詩出于性情婦人女子亦皆不廢禮樂則代有因革夫子以爲雖百世可知者後世未嘗無史未嘗無性情未嘗無因革而獨謂其無經吾不信也夫論之以通降之勢則三代之制作已遠遜于唐虞若夫因時立政觀變制宜則自東西京而下豈無足庶幾于三代者通之續書而始兩漢也續詩而備六代也未爲失也元稹之始吾惠以志亂也蓋猶有春秋之思焉世徒惡通之以經名耳惡通之以經名而遂與稱帝稱王同罪吾夫子而在必不爾也今西竺南華文始道德陰符黃庭之類無不稱經世亦不之黜而獨求多于通之續經此豈公恕之論哉近世人才既不如古而論人者復怯于議古而勇於議今重于成美而輕于索瑕遂使賢者皆所不免士亦不幸而生三代之後矣夫以董仲舒貫誼王通之流羅之聖門與商師求亦輩比肩而立殆未知所先後也即通所論者以概七十子之下者恐尚未必能爲而可輕爲通訾乎若以通之帝元魏上書于隋文爲非是則通爲魏民安得不君魏而孔孟大聖大賢周流列國果皆非歟以通之力望地位

而規規然欲摹擬聖人誠不爲無過要亦可謂與有志者當五代濁亂之世而有通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孟氏所謂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則通其人哉

張柬之論

亘古今之窮兇極惡無過於武曌張柬之輩黜曌而復廬陵于古以爲功說者以不誅曌與諸武爲恨而不知其勢不可也夫廬陵與睿宗皆曌子也殺其母而事其子何以爲臣爲子者安然臣殺母之人何以爲君故柬之既復廬陵則必不得殺曌既不得殺曌則必不敢殺諸武其云使中宗自殺之者飾辭也夫中宗下愚不移人也踐祚未幾而輕言以天下與后父曌之廢之固有辭矣使唐有社稷臣如霍子孟者中宗且不免爲昌邑王而曌

之弑君殺子斬唐之宗社使李氏種幾無噍類則凡爲曌之自出者亦不宜復承唐祀以使曌晏然得享君母之尊而廟食于帝后之列此事之可以義斷者也當是時太宗之子孫尚自有人柬之輩能黜廬陵封睿宗以大國執曌于廟數而誅之然後擇太宗子孫賢者而立之則宗廟之憤可以少舒而億萬人不共戴天之恥亦可以少雪矣惟其悒悒以復廬陵爲事故其計畫所及止于誅二張立李氏置曌于上陽而志願畢矣其于討賊復讐之大義非但有所牽掣顧忌而不得行亦其始謀原不及此也曌之返廬陵雖狄梁公之力然當其晚年兇燄稍衰母子之天性必隱然復動而曌又黠慧亦知人心之思唐立姪之說必格而不行不如仍歸之子而已猶得晏然享君母之尊天下之忠臣義士不得而討已也蓋千古女后之變皆稱呂武武之惡遠浮于呂而其智亦呂所不逮呂不能用平勃而武乃能用梁公與柬之輩甘爲之臣而尊奉其子終唐世有天下者皆其子孫而其身得壽考以死宗廟之祀無敢議及此眞曌之神奸而梁公輩處此亦得無有所未盡歟世以復廬陵

謂梁公潛授五龍夾日以飛夫廬陵復而唐幾再亂矣四海安劉是滅劉吾又安知虞淵之日果足以功唐也

李鄴侯論

唐李稱才臣者無過李衛公稱重臣者無過裴晉公衛公以枝敗晉公功名自平淮蔡外亦罕可紀者蓋其才不如衛公多矣有衛公之才而品不下於晉公者其惟李鄴侯也舊史詆侯隨時俛仰無可稱述大爲可異侯從肅宗于靈武筭祿山無遺策使肅宗用其言則安史之禍不至蔓延而藩鎮之勢無自成矣陝州之亂侯以單騎入其軍無敢動者其相德宗深謀計畫無一不中機宜如安馬燧取懷光相李勉保韓滉開三門運路擊關中荒田德宗但能行之無不見效至于順宗之見構勞且岌岌侯從容解救語婉而情危千載而下讀之心動眞可謂善處人父子間者貞元大曆之世得以不亂而元和之得以中興者大抵皆侯力也自三代後帷幄之臣見稱于世者惟侯與留侯留侯之所以佐高帝者其事秘世或不盡傳史之所載不過謝羽鴻門燒絕棧道封韓信諫毋立六國後止沙中偶語招四皓羽翼太子而已以高帝之明而留侯因機導之故不甚難鄴侯周旋二主如肅代之庸弱德宗之猜愎皆信而重之雖不能盡用其策而其所匡扶補救固已多矣較之留侯殆未易以優劣論也留侯早遇黃石晚從赤松與侯之好神仙事稍相類世之左袒留侯者既以其功成名遂有托而逃焉之爲高而于侯乃獨以此爲疵病夫安知子房之辟穀非有感于黃石欲了其前緣而侯處庸弱猜愎之朝元載之讒忌不藉此以爲明哲保身之策歟從古豪傑之士其心事委曲難明于後世者固已多矣奈何于侯輒輕置喙然余以爲人如鄴侯即眞好神仙亦無損也

宋論

天下之禍莫大于人臣之求勝也人臣之有邪正君子小人唐虞三代所不能免其進退用舍相爲勝負亦其勢有必然未至大害惟君子用而專務抉小人之所爲小人用而專務抉君子之所爲各持其勝心快于一逞以國家之政事徇臣下之意向而爲之君上者泛泛然不能自主宰之君子不勝而小人之禍烈矣宋之極盛則祥符慶曆其時君子小人亦旅進旅退而無損于治者以政事出自朝廷臣下去留不能大有所變更也自元祐諸

君子用事盡改熙豐之法一激而爲紹聖則小人勝反而爲元符則君子小勝又激而爲崇寧則小人大勝當其勝必盡去其人盡反其行事仰易代革命不若是甚者紀綱法度國家所以治亂安危而堪此播弄堪此翻覆亡形見矣是安得不有靖康之禍哉及至南渡君子小人又以和議爲勝負君子用則必不和小人用則必和此何等大事而人主不諳求盡一之說乃使人臣得遞操其權如奕棋然瞬息之間便更數局寧不爲敵人之所笑乎夫子弟遺言偉僕忿爭乃人家常事爲主翁者不分別其是非而但聽信司筦綸之人目取家政而紛更之又豈有不敗之家哉夫紹聖崇寧之事毋論已當元祐時新法誠不容不變然改絃太急除惡太峻取名太盡使小人恥恥蓄憤而睨其旁其禍遂與宋相終始蓋自古以來君子之受害于小人未有若此烈者夫之去小人曰乎號有厲而革之上六曰小人革面征凶君子之欲有所更張而去小人其難如此今虞夫之時志有雄之戒行革之事冒征凶之險立心雖正行事雖善然卒爲小人所反噬此亦輕于求勝之過耳後之君子其毋輕求勝小人使其禍移于天下國家而不可救也則宋事可鑒已

溧水武宜中書

新安黃一柱刻

人君盡下則聰明聞

所貴乎能運天下者則無大乎用天下矣用天下者不自用也夫自用之與用天下非直廣狹之路殊而勢逸之數不敵也乃聰明之聞塞恒必由之聞則光明耀于埏垓而塞則蕩離植于耳目聞則萬里親于几席而塞則白晝掩于豐蔀聞塞之相去猶之乎分背而馳也不能以筭顧世主常欲其聞而卒至于塞及其塞復自以為聞聰明愈役而化俄愈窒其故何也彼以已聞之而不以天下聞之也以天下聞者用天下也天下為我聞我安得

不聰天下為我見我安得不明故始乎無聞而終乎無不聞始乎無見而終乎無不見始乎無用而終乎無不用也故曰主術約而易操蓋謂此哉人君盡下則聰明聞有旨哉宋儒胡氏之言也所謂盡下者何也夫人君一身其尊無上也而非能自為尊也其下為公卿又下為大夫士又下為庶人自庶人而大夫士而公卿而天子上視甚高積以成其尊自天子而公卿而大夫士而庶人下視甚卑積以成其隔愈隔則愈疎愈疎則下之情愈不得盡人主雖尊獨有孑然之身耳十步之外不得

聞且見也聰安所達而明安所寄惟是君法天者也天居高而聽則卑居上而監則下故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以此見天且不自用也人主誠欲憲天之聰明則必求天之所寄而因之以為用夫天之所寄聰寄明者下也下之聰明不足以當人主而合之則足以備人主之闕遺故明君必盡下乃足已自賢者以獨智特聞其言曰吾已據億人兆人之上而復下而詢于億人兆人是自見短令下有以窺我且固我於是奥處于重臺襲室之中日取天下事臆裁而臆決之大臣不得親羣臣不得

望於是中央之人乘其間而竊之而上亦安其竊以為是便吾私者遂委頓耳目而盡釋其重以就私人之權於是垣有屬耳側有伏寇桑廡穴于內叢神假于外目操釜鬵而闚天下之口而人主之聰明遂以不聞且非但不聞而已上之勢至寡下之勢至衆也人主以兩耳兩目視聽天下天下以萬耳萬目幌聽人主我明之人且備之我匿之人且意之於是乎莫能自必于下而漠然有不信之心以耳備耳以目備目而久乃不勝備亦不勝疑景可伏鬼髮可立懸肉骨化為豺狼腎腸變為矛

戟人主乃始煢煢孑孑不干輪軒色陽夷夫彼其初固欲以聰明蔽天下而不意為天下蔽也則不盡下之過也且下之於上非直層累而已也其所欲盡于上者又未必逞于上之意也上徐聞謗吟讚誦之聲而下乃以向隅之泣中澤之鴻所寒者雨之怨咨進則不入上欲見太平嬉遊之狀而下乃以盆穴之隱瑣尾之態捉衿露肘之情形進則不入故有貌合而中違陽收而陰棄甚且推斥不則一切付之不省令人索諸茫昧不可知之地夫下有噤口卷舌耳誰肯為人主盡者於是躑躅下

直斥之仗馬而緘聲于棘木之寒蟬下不盡規而上不聞過下不盡規謂之喑上不聞過謂之聾聾喑之風成而國不亡者未有然聾喑之風有昏愚固多而聰明之主亦不免焉何也聰明之主多好勝而恥過惟好勝而恥過則必折人以口而窮人以辯故忠言逆于上聞而君日以傲然自聖及其禍敗卒遂乃與昏愚同下流之稱則其心不虛而聰明之過人者反有以益之疾也夫谷惟虛也而後風入之澤惟虛也而後水鍾之心惟虛也而後善歸之明主知獨聞之易以壅也故與天下共聞之為聰知獨見之易以蔽也故與天下共見之為明其氣足以凌厲一世而常若不敢自比于衆人其神武足以跨躡先後而常抑其心以下一世之士則有令宮之聽則有總章之訪則有鞀鐸之求則有敢諫之鼓則有誹謗之木猶慮下之有隱忠而莫以告也則又申微于國則又以道入徇于道路曰爾公卿大夫士庶人莫予棄也何若是諄懇哉則不忍聰明之蔽塞而求所以開之也夫上既聞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於是近臣盡規親戚補察工執藝諫士傳民語下至矇瞍皆有箴而以相匡拂天下莫不竭議畢智以貢所忠于上上下之志霈然而通故上失之下得之下正之上更之收萬耳目歸一耳目令萬心思歸一心思令其聰而聰益徹晦其明而明逾光微暖自昭底滯自通幽隱燭于燃犀情偽瑩于觀火邪正之路別于黑白得失之機辨若列眉優施無所用其嘻龍陽無所雪其涕香聚蠟橘之徒無所弄其唇吻鼠不得為虎馬不得為鹿南北之部不得分別洛之黨不得構南詔之敗不得匿于萬里之外自宮壼而堂簾自輦轂而邊徼以至六幽五際阻深闇昏之

地無不徹也無不矚也如從室視庭洞朗無礙如天青日霽萬境光照見謂聰明夏千古無匹而明主固未常弊弊焉以耳目役也盡象重蒙却視反聽而天下治矣則不自用而用天下之效也昔舜以游哲稽衆禹以祗台拜雷說者以舜有四目四目禹有九手九足非眞耳目之有四面手足之有九也舜以四方之耳目爲耳目則謂之四耳四目也亦宜禹以九州之手足爲手足則謂之九手九足也亦宜夫衆人之智則無不聖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成也仲尼有言三十五人之智智于湯武二十五人之力力于賁諸則聚衆愚乃以成一智聚衆弱乃以成一強盡下之爲人主利也亦大矣而世主必欲以區區獨智求勝于天下者不慮夫聰明之竭而慮夫獨焉者之有所窮也昔又不慮夫耳目之竭而慮夫獨焉者之有所弱也溺貨利則神氣不清溺聲色則神氣不定四體既困中距必堅以求盡下下其爲我盡乎淖淖而失流之清必不得矣夫惟不遁不殫還聰明于昔淺而後虛受之並出焉故可以天下用于我亦可以我用于天下此又聰明之實而明主所爲務也

蒼霞草卷之二目錄

闢邪說以崇正學懲敝習以正士風議
三途並用議
保甲議
周禮荒政十有二解
仲長統昌言崔寔政論評

蒼霞草卷之二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闢邪說以崇正學懲敝習以正士風議

今天下之大弊有二而其可憂者有三弊者何也聖賢之道昭昭乎揭日月而行而世之儒者好以異端之說滑之道何以明弊一士人之節斤斤乎望繩墨而趨而世之儒者妄以脂韋之習靡之節何以植弊二此二弊者往而不返趨而不止將仁義爲蝕而綱常爲敝則憂在道統且舉世之入其高者既入於空虛而下者復一切爭於功利是盡

天下而瞶瞶耳則憂在人心昔戰國之衰也士以權詐相誇詡及晉之時名卿達士緩頰而談莊老晉遂凌遲今之士有晉之清虛而頌鍾不下於戰國愚未知其所終也則憂在世道夫此三者其關係不細矣故白邇年以來上之所以講求與下之所以論說者必曰崇聖學也正士風也茲其意顧不厚哉然而徒變其名未覩其效者何也其求之有未實而應之有未至也愚以爲實崇正學莫如嚴其禁以儆之而使之不敢入于邪實正士風莫如重其勸以勵之而使之有所矜于善何也聖賢

之道經以五倫括以五常洞洞皎皎無他異也第令世之人以子則孝以臣則忠以朋友兄弟則信而友斯亦可矣不此之務而呶呶哼哼絜是度非曰何爲性何爲命何爲道德將安用乎宜禁也莊老怪誕之宗也其言多蕩而不檢彼直汪洋自快耳今儒者惡仁義法度之把持輒托言桎梏拘攣欲決而去之此何說也宜禁也古之學者無異書故無異好今佛老之書布滿天下弔詭之士往往竊其一臠輒沾沾自喜此何異於指爝火以爲光而欲以掩日月之明也宜禁也夫高爵厚祿世之

所貴也彼回遹者輒奔走寘力其間而修姱守恬之士淡然養素於丘園此束帛之所爲賁也宜勸也今世之士非競於厚利則競於名高故有捷徑終南移文北山者矣脫令不爲譽修不爲名使樹德如滋韜光若匿此中庸所謂闇然之君子也宜勸也士之捷給者智解轉圜捷過炙轂善伺人意巧發爲奸何其險也彼朴茂少文者逡逡吶吶若不出口試之以事績乃可見此太史公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者也宜勸也其勸之也大者爵小者賞而其禁之也小者罰大者加之罪禁行而邪說闢聖學明矣何也嚴執而驅則無敢泛也樹防而衛則無敢決也昔輒氏誅楊墨而戰國邪淫之害息此其驗也勸行而弊習懲士風正矣何也立表而趨則莫不赴也望的而射則莫不彀也昔光武褒卓茂而東漢節義之風成此其驗也移風易俗孰世範物之大端或在于此乃尤有可異者淺夫聊學悠謬荒唐階竅說以先資引清言爲羔雉而懽投公卿獵躪通顯豈惟不禁又從而導之矣蓬除接跡寵賂日章訾恬退爲無能擬廉靜于鈍拙而殿最失序婉孌斯儀豈惟不勸又從而沮之

矣然則今日士風學術之日以壞也又何惟乎夫惟潛乎默喻使天下曉然知吾意向之所歸而毋敢以虛僞苟且之行應也則操柄之責哉則操柄之責哉

三途並用議　　館課

國家取士之途蓋三變云往在洪永間天造草昧士各以所長奮毋問所從來時蓋有其人而無其格宣正成弘之世文教大興士品乃定諸服大僚備肺腑者彬彬然多制科之選矣而負奇蘊珍之夫亦間緣他途以起上之人不爲厄也時蓋有其格而未嘗限其人嘉隆以來制科益重縉紳大夫十九其人其以科貢起者即有長材異能多束于資不得表見時蓋恪愈嚴而人始病論材者覩初制之如彼而今病之若此稍稍調停均節破拘攣之見帙登進之途意至厚也然竟未聞有殊異之材足以越常調而稱意指者其故何也愚以爲上之所以求與下之所以應者兩任其過云何以明其然也我朝令甲郡國吏受雌黃于監司而御史臺督察刺舉之周廟廊所爲寄耳目者也此之是非謬則盡謬矣今監司御史臺既已抑科貢之士不得與制科商斯其人已發憤無聊矣間有所論薦又皆僅有力者不則夸衒而善爲容者也不則有心計而能得上歡者也甚者且以苞苴結矣其忠誠朴魯之士一心營職固宜親媚于上而事復有大謬不然者夫黑白不分則趨向不定今奈何以黑爲白也白者安所勸乎愚故曰上過也若夫下之人既厄于制科往往應以不肖之心恣肆而無檢且曰上固已限我矣我即傴僂而修繩墨而行無復之矣故通籍未幾輒挂吏議夫國家之干科貢非薄也初除而得郡邑吏及弟子師漸而六館諸曹漸而藩臬假令與乘田委吏程顯較榮斯有間矣奈何薄之耶語云士必自重而後人重今彼且不自重也何以令上重耶愚故曰下亦過夫下之人既以不用阻而上之人復名用而實阻之是以兩病今誠欲救其弊莫如審刺舉而毋眩于名何也刺舉者上所勸懲下者也而當事者不以實聞是梯僞也國家闢三途之典而刺舉者藉以營其私是借寶也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效者坐之爲宜略倣其意抉其名實大戾與夫以權力進者苞苴進者罪其人并罪其所舉之人不以貴勢免不以彌縫貸人心庶乎其知警乎是法也業已有言之而莫之行也行之而人將病其苛不知當吏治久偷之後綱維不振之日非大有所懲創以破痼習而挽弊風其勢未可也然猶有記焉國初

著功令每歲郡國所貢士皆擇經明行修羣之大學日課而月程之以次列其功能高者補諫議與制科相參此其典至重今太學養士之規稍稍廢怠士以待資至者直傳舍耳甚者不挂名其中輒受職以去夫養之不重則用之不得不輕其勢然也且制科之士業已重其選而難其進即上意固云吾以是羅天下士奈之何其不偏重哉重則難反反之必格而不行勢有固然無足怪者說者曰古之用人築可扣漁可師牧圉可庸夫天下非無才之患也才而束于格之患也嗟夫士才而束于

格者亦千百而一耳千百而一者不常有有之亦未必用徒令不肖者得藉資以進則愚未見夫任格之爲害而破格之爲利也

保甲議

館課

保甲之爲名也自王安石始也而保甲之所由行也不自王安石始也自周之比閭伍兩始也周行之而善安石行之而不善則其故何居周之法夷易易遵而安石之法煩苛而民不便也如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法也而安石以十日番休民失業病矣八百家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周法也而安石以二丁取一民繫籍病矣闇師黨正以至兩司馬而上畢簡賢能周法也而安石所置巡檢指使諸官率賫緣爲奸利民侵漁病矣故夫保甲

之難行也非法弊也以人弊法故法行難也夫不察行法之何如而顓云法過舛也因行法者之不善遂與取其法而格之又舛也則胡不徑其害利而論之自兵民既分武備日弛卒有萑苻之警有司之徵調不及直束手斃耳誠能聯戶爲甲聯甲爲保束以長正督以守令器素精藝素習一旦不虞猶庶幾以佐縣官之急是綿氓足任干戈而金湯疵于田野也此強兵之利也覺察既嚴人知自重雖有作奸犯科之徒稚理亡命之黨欲潛踪匿跡出沒驛騷而十家之聚必相糾舉城社既消陰

謀自解此弭奸之利也世非有庭盜賊滋有往往
禦人白晝鳴鏑通都而里閭閭閭鄉鄰弗救良爲
可嘆此法行則一鄉之渙合爲一家併心戮力如
臂使指非有跅蹻雄暴之資孰敢睥睨于其間者
此禁盜之利也萃渙合離人有統率平居無事則
相與講明國家之約束而遵行之戶聽于長長聽
于正正聽于令玩法有禁游惰有罰導善消辟其
端在此此正俗之利也乃其所爲害者又在于四
利之中矣調保丁以爲役科丁賦以充需胥徒踵
至雖大不寧是本強兵而反緣兵擾也閭右之豪

奔走下民如驅役隸又其人即正與長也即有所
藏匿民懼見螫敢誰何乎是本弭奸而反爲奸藪
也鄉鄰之地廬煙星落守望甚難中盜失救吏奉
三尺隨之再後有失民相洗匿不敢告矣是本禁
盜而反藉盜資也若長若正既有名目因而作威
恫喝齊民若大府然孰敢不聽是本正俗而反導
俗横也爲害若此爲利若彼將安所權而可哉愚
以爲法一也胡周行之覩其利未覩其害也又胡
安石行之覩其害未覩其利也則亦足以明得失
之由已故欲行保甲莫若省事端事端省則法皆
盡一而民易守矣欲省事端莫若重守令守令賢
則倡率得宜而人胥服矣欲重守令莫若嚴名實
名實嚴則人肯任事而無因循怠廢之病矣此之
謂以人任法而非以法任人覩其利矣烏覩其害
也嗟夫法之弊久矣因其後之積漸使然有不可
強者無論保甲今天下衛所有兵郡縣有兵此其
人皆占籍行間日受粟給錢于公家而僂僂跛弱
緩急不可恃相與恬然安之不知怪也斯亦足爲
太息矣夫舉二百年休養之兵而不能訓練爲用
乃欲以歲月之間責田野耒耜之夫操凶器而衛

鄉黨保閭舍又欲漸驅爲國家效一旦之命此王
安石之所爲迂而司馬光諸人所爲痛哭而力爭
者也談何易哉談何易哉

周禮荒政十有二解　　閣試

昔三代盛時宇內殷洽蒸庶阜康卒有凶荒之虞而國無匱憂民不稱病迨至後世三時稍害而嗷嗷之聲四起而莫之救也此其故可異焉蓋嘗讀周禮一書乃知先王所以爲禦荒計者綢繆懇至而後世失之也姑即荒政十二論之其得失之故利病之由亦大較有足覩者如荒政首散利矣後乃有公庾坻京而不聞有賑貸之詔者如此則民病次薄征次緩刑次弛力矣後乃有半粟不登而督租之吏相望于道民困于狴犴而土木興作雜

遝不得休者如此則民病次舍禁次去譏矣後乃有山林川澤之饒禁不得採民饑殍載道而國吏且奉三尺繩其出入者如此則民病次眚禮次殺哀次蕃樂次多昏矣後乃有舉蠲蠲耗周不急之務民富者設財役貧日費以數千緡而上不爲禁者如此則民病次索鬼神次除盜賊矣後乃有德馨不彰昔神乏祀用降之罰年穀不蕃小民貪緣爲奸利而不能止者如此則民病夫三代以前其封域之產戶口之數皆殺于今九年水七年旱又後世之所希覯也然三代以經制得而無虞後世以經制失而卒至于告病也茲亦足以明人事之當修已乃先王之心雖十二者非特矣世方順成而恒慮阻饑民無札瘥凶荒之害而不敢一日忘儲胥以戒不虞千耦吟豳之勞良耜甫田之詠非不勤也然而遂師巡稼大夫簡器縣正趣事不爲厲民也蕪亨有需嘉樂有侑五禮咸秩匪頒無闕何甚費也然而遣人掌積廩人掌穀二舖四舖食乃有程又何儉也萬邦錯列九貢灌輸羽毛齒革輦入于尚方用非不足也然而躬獻鞠衣親服黛耜爲天下倡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

之食縣野都鄙皆有蓋藏是何其勤勞以養萬民也蓋三代聖王焦思極慮豫爲之防不待事至而後圖之是以天不能災地不能貧方內之衆莫不遂休樂業無有失所以干天和故其詩曰粒我蒸民莫非爾極此三代之所以稱隆也豈徒如十二政所云之爲兢兢哉夫惟世主乏長世守邮之遠慮不能豫于未然迨天災流行一切權宜之術尚未及講斯民已爲溝中瘠矣彼蓋特荒政爲足救需善救以見奇而周官之旨失也然則荒政不可特歟曰未荒而恃以忘備不可既荒不及備而坐

視無救亦不可備荒上策也無備而救猶得中策以余所聞若李悝之平糴漢文之蠲租令民輸粟入闗者無用傳斯亦十二政之遺意歟無已則如富鄭公之賑青州范文正之賑浙西雖非經久之筭然皆庶幾失之備而收之救者未可謂其策之盡無奇也若所云備于未然以不待救爲奇則周官大司徒之政具在是在豫計哉是在豫計哉

仲長統昌言崔寔政論評　閣試

昔漢仲長統作昌言崔寔著政論用以剖搏興衰切劘世主詳裁其言之矣世之論二子之言得失不同大率其得者均切中當世之膏肓而其失者在統或迂闊而遠于事情在寔則感憤而不究其正也統之言曰賦役宜增也肉刑宜復也井田可行也敦朴節儉長僞之風也夫輕徭薄賦帝王之盛節文景之所以富饒與武帝之所以虛耗其已事可徵也統將右武而左文景乎夫三代之法善矣然有去之而便者文之除肉刑是已有行之而不便者莽之議井田是已拘拘于慕古之名將莽之是而文之非外矣乃其以儉爲僞也儉而僞直公孫然耳彼一狐裘十年而得賢佐也露臺惜百金而稱賢主也胡僞也夫不禁天下之奢而儉是惡統之迂闊而遠事情多此類也此統之失也寔之言曰爲治不能純任八法宜參霸政且証以春秋之褒桓懿文又云文帝以嚴治非以寬治夫王霸如氷炭等瑟然誰能參之春秋黜伯之書也即軻氏有定論寔欲仲已見而誣聖人何哉秦之纂而漢承之也非文帝究仁休息至武而脉斬矣文

治雖本黃老乃其資竟以仁厚勝寔見東漢之削弱欲矯之以嚴至引文以徵其說寔之感憤而不究其正多此類也此寔之失也乃其得者固多矣統以漢世不任三公事歸臺閣馴致宦官外戚竊持其柄賢否混淆選舉貿易下傷百姓之心上失三光之明其言蓋恫切而有餘悲寔言當世政多恩貸如馭委轡而馬馳衒方將鉗勒鞭鞭以救之其言蓋爲五侯用事跋扈嫚威與黃門恣橫而發此皆漢室傾頹之大原而時之所噤口捲舌而不敢吐乃二子慷慨發之蓋讀統言至國家淆神明于媟近輸權重于婦黨寔梁肉藜石之喻眞切中當世之膏肓者也故使光武而不廢三公之權卽賦不增刑不肉田不井不害治也章和安順之世而毋藉宦戚以神叢卽紬孝宣之雜伯用文帝之寬仁不害治也而二子覩其一隅而失其大方伸其欣欣而忘其嘐嘐甚且救禍于此駕惡于彼快心于持論蹊戾于政經此所以得者固多而失者亦不能揜也要以天下事勢有所防必有所弊救弊之說有所激必有所偏防寬弊嚴防嚴弊寬防三公而弊宦戚防宦戚而弊藩鎭防藩鎭而弊削弱自三代以至今茲遞相矯也遞相弊也憤世變俗之君子亦姑就其患之所由生而爲之藥其言之不能盡軌于中正亦無足怪者愚獨怪外戚之禍止于漢而宦官之禍至更歷代而不能去其故何也毋亦世主操近習太弛近宰相太疎輕重之勢成而寬嚴之用失致然歟繆襲之稱公理也公理之嘆息咨嗟于子貢之論也其微意固已慮之矣夫論治而要其極則虞廷之九德周官之八政尚矣三代而下識時達變若二子亦安可少哉

新安黃一桂刻

蒼霞草卷之三目錄

擬　聖母還御慈寧宮恭[illegible]孝寧親頌
秋防無警頌
萬寶告成賦
郊禋賦
謁文丞相祠辭

蒼霞草卷之三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擬　聖母還御慈寧宮恭上　聖孝寧親頌

有序

我　皇上在宥以來寓縣蒙休蒸黎襲慶玄符靈契烈于千古矣迺淵源所自則　聖母啓佑之功居多四海臣民懽心胥洽而　皇上孝德光昭彌塞宇宙屬者有事　慈寧宮以極尊養之誠　聖母惓惓深戒靡麗惟是梓材丹雘所以煩守府之藏者寧縮母嬴　皇上敬共　慈命祗愼迺工百

冗胥釐三靈效力曾未洽歲輪奐攸新固已陋斯十之制而邁不日之規矣乃卜以新秋之吉　皇上親率禁闈肅迎　慈御金根輝賁色咲載怡是日也和風暢于西池發曜光乎南極內自六宮外及臣庶莫不欣欣相慶謂　皇上之孝而願　聖母之福億萬無疆皇皇乎盛美之會哉茲亦往哲之所未覩已夫神聖肇興則篤生匪偶王乎克著則兆衆爲模故殺音之雅播響于周詩而長樂之儀侈譚于漢世豈非當代之洪休壓禩之所嚮慕歟然太任鍾祥未恢熙洽之運而漢世母儀既衰

主德亦下比之周室遠矣何以軼往古而照來茲乎今日昭明之會則卜世讓休佑啓之功則思齊遜烈尊崇之典則璇宮並麗周且未足以喻自漢以下又何足云夫逢吉丁辰帷帝之盛際也廣孝綏猷沕穆之鴻謨也鋪張 上德垂于無窮臣子之常分也臣不佞謹再拜稽首而獻頌曰於皇帝德湛濊無垠其德維何曰孝寧親崇之殖之孰啓 聖神於維 聖母弓韣肇禋華渚流虹祥鍾內德纘履軒圖萬邦丕式 帝曰緊予胡酬罔極厥材用簡司空是飭睠茲慈御往崇厥居經之營

之子來于于華棟飛雲彩椽凌處有美慈寧 帝心以愉既陋長楊亦羞五柞彼崇之侈孝心曷託維 帝念親慈躬是樂逵孝所圖厥基斯拓迺親玉輅迺協金商紫翼煌煌翟珮將將蓬宮之闕玄圃之鄉 帝用迎止稱彼瑤觴有鳥傳音爰書其羽載色載吠爰居爰處 聖母樂胥萬邦之祜伊祜之臻如川莫禦赫赫瑤圖坤德維之于萬斯年不震不陂維 帝克孝精格二儀司臣獻頌永奠丕基

秋防無警頌 有序

館課

臣聞夷狄之爲中國患也自古則然故玁狁內侵爰勤六月之旅朔方載築始收三捷之勳迨至後世爲禍愈滋烽火屢徹于甘泉法從親臨乎細柳雲中飛將猶屆前旌戊巳屯兵未聞後勁邊塞之于戈日動而中原之金帛徒輸此豈天之所以奉夷狄哉謀臣之爲圖不忠而世主之計有所失也屬我明之啓宇值虜運之方傾 高皇帝廓清宇宙功既冠平百王 文皇帝迅掃腥羶烈猶垂于千載肆至今日內外咸休 皇帝又躬明德以照

臨之運神威以震疊之恩翔澤暢無生不懷匈奴君長稽首奉約束若稟功令悉告引弓之民甄裘之衆曰中國有 聖人矣爾無狡然啓南牧之思以自于於天罰衆咸聽命曰無敢負 皇帝之德于是九塞清夷方外無警寢鋒臥候羽檄不馳幕府吏士以防秋至者率超距投石都護將軍日椎牛酒饗士爲歡 皇帝猶宵旰勤勞軫念邊計時因風霾稍異輒下璽書勞問諸將毋自懈防以啓戎心行間聞命彌自奮勵靡敢定居虜聞風款附歸誠益堅數載以來無敢以一矢加遺逆吏士之

鴈行者眞可謂跨轅姬周陋漢唐于無策矣夫長城非增險解辯左徑之虜不少于曩時也而逆順之效若此殊者非制馭得失之故使然歟故曰內治修而遠人服非虛語矣臣聞書稱咸賓詩咏來享帝王之盛咸有讚揚臣雖不佞竊欲彪炳　上烈恢張國奇雍容大美光之罔極謹再拜稽首而作頌曰於赫　皇明悉臣萬方來享來王荒服是常蠢茲犬戎猶肆狂噬震我邊陲干我軍吏穆穆我　祖秉鉞有虔犁庭掃穴京觀巍然歷年二百戎不南牧我　皇嗣位稽首匍匐中國聖人重譯向風藩屏北方聲教暨同維　帝愼德俾厥寧處載勑邊人固爾疆圉戎心靡測見利則趨彼無我叛我宜彼虞利乃戈鋌飭乃戎兵春秋戒事毋狎虜盟惟茲有衆戰兢用命赫聲濯靈莫我敢競彗掃氛消風淸警撤弓矢載櫜烽烟遂絕昔在邊人席不帖背今相嬉戲終日而醉昔在邊人荷戈以立今相耕耘聯俎而食　皇帝之德文武聖神維彼異類率臣率鄰夷夏不干天淸地寧億萬斯年皇踐夷庚

萬寶告成賦　閣試

我　皇上躬神聖之至德撫豐融之休辰決天閶開地垠釀化鬱其醇流嘉祥降而紛綸八方茹祉九扈肇春望青壇之嶽立兮旣徵祐干明禋迨甸人之告壤兮值萬寶之咸陳爾其金風協候蓐收戒晨當乘兌而執矩見斗杓之西循農勤望歲風美歌豳遺原隰兮夷猶遡帝澤兮中丘遐阡雲鬱邇陌黛收峻壤腴沃乎野膏流紛嘉生而繁昌兮接於皇之來牟翳薈蔚葦尊尊以離合兮結方臺於西疇其種則赤穰白苗紫稻黑粱高黍油油下稃穰穰農師莫籍其數田畯靡辨其方其實則兩岐九穗合苞露房連莖異隴玉粒錦芒大田之所未誦后稷之所未嘗紹厥明乎往禩播大有干遐荒信隋侯明月隨在而錯落兮何懸璨結綠復盈畛而焜煌茲固滲漉于鄭白之沃兮抑遷夫天行之康於是阡陌之長閭井之鄉協于耦循吟韻畚揭倚鋤艾將旣合沓以鱗次兼比櫛而雲翔巍囷積于中野兮何抵京之相望也般倉箱以絡繹兮云我稼之登場也亦有重穎之滯遺兮蕃不盡干蓋藏豈胼胝之弗念兮用侈詠乎嘉祥巨玄秬黃

鑿冬稌夏稻兮亦輝載於縹緗況茲擢秀與稠華兮兼畝棲乎餘糧信九穀之既登兮婦子寧止合兆姓以騰懽兮曰　帝錫祉粤先疇之初動兮清明鄭於舉趾朱明未霑於霈霖兮嗟既愆乎耘耔帝用軫彼農艱兮曰余心其如燬躬圭璧于蒸壇兮却屬車而步履睠雲漢之焦勞兮軼遐踪于彼美皇穹瞩　帝之精誠兮驅蟄龍以行雨旱魃倏而遠逝兮溘商羊之旋舞隱隆砰磕以汎濩兮彌東皐與西滸彼黍苗之芃芃兮儼神功之揚詡爲清醮以沿禮兮躋公堂而載蕙筥輸桔桎以給需兮謂微　帝孰潤澤此下土　帝謙讓而弗處兮曰民勞之未綏三時樹藝而作苦兮重以寒暑之其咨爰自天以降康兮雨暘惟時奠蒸民于乃粒兮豈曰余私薦馨香以息饗兮陳桂酒與椒醑瘞蒼穀于后土兮亦祈賽乎神釐命太史而書有年兮徵似績于來茲

郊禋賦　北郊　館課

伊坤維之奠壤兮含萬彙以資生曰崇報其維后兮覲大享于周京于時景風用事兮柞木火而陰萌猗既協此靈辰兮　皇心肅而匪康咨百司以戒事兮吾將答明貺而趨蹌紛總總其靡營兮祓心乎無爲之鄉相齋宮之邃窈以絕氛兮躬萬乘以蒞之集芬芳以爲佩兮祥光燦其陸離爰諏卜之式虔兮稽將愉乎靈祇乃命豐隆使乘車兮屬飛廉以清塵屏祝融之蒸烈兮前望舒而受成翠華縹緲其流映兮駟道連蜷而若雲排鳳闕以高游兮升秘駕之轔轔驂蒼螭而服玉虬兮流蘇飭而繽紛雕軫星馳乎周原兮轉黃屋于鉤陳衡牙轇轕以先集兮萬騎濩布而駢闐笙匏嘈嘈而沸路兮若張樂于洞庭之濆亦有清候之旅周廬之班揺鳴璫而警佩兮屬槖弭以扈鑾朱旗閃爍其于霄兮濟濟乎夾矜輅之危冠是日也天宇廓其泬寥兮雲容容以溫晏聽壻翳之若驅兮光剡剡其有爛爰至止于郊宮兮明膏以繼旦夜迢迢以欲央兮時朏朏其將燦爰耳奉引兮庖犧爲御司樂鳴鋸兮燎師設炬　帝乃佩瓊琚之華飾兮

秉圭璧以修容袞冕端其嵯峨兮含明德以飭躬
羣望秩秩在列兮揖衆祇而攸同薦黍特于方鼎
兮藉青茅之葱葱張鈞樂于廣野兮奏貢皷之鼗
鼗荔蓂結而爲芳兮若木噴其英華匪瓊漿之芬
郁兮或餐吸乎流霞也羣工儛以翔集兮亦助
帝之休嘉也禮九獻以既終兮樂六成而來下紺
宇終霽以流素兮祥煙吐而欲射甘液沾濡于壇
壝兮蒼龍蟠蜿而隨駕衆恍惚而忭舞兮莫萬靈
之迓也誰云秦稷其維馨兮乃明德之所藉也
帝逍遙以容與兮猶秉德于中心曰余肆類其弗

壯兮神宥昧以難諶縱垂休其不余棄兮敢信乎
百禮之孔壬于是百僚合詞而進兮 皇用格于
彼蒼既九埏以納祉兮宜受命之溥將昔虞廷之
輯瑞兮類禋徧乎羣望迨周家之基命兮詠將享
于牛羊況 帝德其信姱以要眇兮又何疑乎降
福之穰穰若彼汾陰黷祀兮典既茂稱卜郊圖讖
兮事益匪經此近世之陋習非明哲之所程惟我
列聖有造兮嚴恭大象湛 皇澤以涌灃兮三靈
答響雖分合之異宜兮諒厥誠之弗爽迨 帝愈
攬德以弗皇兮配欽明之蕩蕩彼神雖驚景以難
虔兮溘埃風而長往于是旋鸞旌于周途兮肆工
軼而回遲卻千里之飛兎兮謝玄澤之猶夷幹維
張兮地軸開龍淵溟兮馮夷迴嶽靈謐兮景風諧
寶鼎出兮神馬來溢八方兮暢四垓億萬世兮樂
康哉辭曰莫矣黃靈萬物母兮闕彼方澤神之宇
兮含化淳流配昊蒼兮山盈川冲而無疆兮有聖
者 帝崇明祀兮展采褐虔象乃世兮沐浴福應
熙馮業兮皇皇靈圖赫斯烈兮

余夙觀夫載籍兮心傑侘而鬱紆唁信國之逢殃兮中情洵要眇其焉如曰余留覽乎皇之都兮瞻玄宮之崒嵂循周垣而延佇兮沸淫淫其交睫惟宋室方舍夫夷庚兮獘貂下而齧齊民夜昏昏其未央兮旦又重之以晦冥蘭艾雜糅而不分兮鵞驥並道以爭馳彼靈瑣之莫懲兮厥宗忽然而霄之荃服敦瘁以祗辟兮紛獨有此姱節介忠胄信兮欲鞭焚輪而掃狂孽何時命之蹇塞兮羌抑志而逢殃雖顛頓吾猶未悔兮諒余情其信芳技已

殫而力已極兮惜昊天之莫顧終俯首而受維兮悲窘步于中路衷慘慘以[illegible]悶兮悄見慍乎魑魅下天眇而不見天兮上又當乎飈戾之衝飈紛大羊其成羣兮懷賁壤而要之荃畢命而祗節兮更申申其詈之曰夏商周之忽沒兮競逐鹿而喪馬羌孰讎而孰君兮爾何懷乎故社豈荃心之忍聞兮掩吾耳而欲走也甘蹈刃以如飴兮亦明哲之所厚也嗟大厦之既顛兮狂瀾傾而誰柱諒昭質其未虧兮安能忍與此終古羣摩牙吮血以相向兮羌不可以久留乃遂焉而逢殃兮溘駕言乎焉遊駟玉虬而乘翳兮張孔蓋而拂翠旌奄靈衣之披披兮曰余從夷齊于首陽之陘神邈邈其高馳慘紛總總茲九州兮何夫羊而宅之帝感荃之精誠兮命神龍奮而驅之廓日月而重朗兮固荃心之所求咕微軀而危死今孰與夫忍辱而攘尤荃既畢此願兮辭閬風而未下蓀房邃以岩嵬今搴芳洲之杜若余薦沈蓬以醽醴兮羞瓊靡以匏甗覩兮冀回横燭乎余誠跪於邑以陳辭兮勃飈颯而風生陳辭兮未終靈倏舉兮雲中渺余思兮無極悵四海兮安窮辭曰悲乎哉狂瀾潰兮夫誰能以不波綱常墜兮微哲人兮將奈何

蒼霞草卷之四目錄

壽許敬庵先生序
王亦泉詩序
少師申瑤泉先生六十壽序
季漢書序
本朝列卿年表序
少司馬李公奏績序
送鹽城陳令序
陳封君八十雙壽序
劉觀察轉浙江右使序

大司冠心堂先生六年奏績序
少司空艮山范先生九年奏績序
又送司空艮山范先生九年考績序
送宮諭毅菴黃先生典試還朝序
趙恭襄公集序
止川周翁偕配石太君雙壽序
徐公政錄序
少傅頴陽許公七十壽序
南雍雅集序
林先生七十序
連江盧侯調任序
壽方伯程公序
丘東泉壽序
家譜小序
攝工愚見序
林處士偕配八十序
史母李太孺人六十壽序

蒼霞草卷之四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壽許敬庵先生序

道之弊久矣當春秋時吾夫子已有不明不行之嘆然猶以爲明則行行則明也顧自秦漢以來功利訓詁空虛浮妄之習日以汩沒而聖學愈晦雖有天人原道二三篇不能大暢其旨至濂洛諸儒乃始闢蕪剪穢發明性命之說辨析救正不遺餘力而其人率規行矩趨斤斤惟言之遵不敢有圓融變化以溢於繩墨之外其視躬甚嚴故當其時

患道之不明不患其明之而不行明興諸君子祖述遺言愈折愈精其深者能救宋儒之偏而苴其漏即其淺者亦能鑽宋儒之罅而攻其瑕其於講解誦說搜與窮玄亦既有條理矣而或者行已律身時有所出入使世無全器不能如宋儒之純白故當是時患道之不行不患其行之而不明蓋宋儒嚴而明儒寬宋儒若拘而言行無不合明儒若通而合者雖多不合者不能盡無惟不能無不合故雖有所明而世疑其行疑其行而遂謂其所明者之不必盡然因相率而諱言學久之遂愈以不明蓋深有足慨焉吾閩自延平建溪後亦既明且行矣邇來而言學者如晨星海內皆以爲閩學之失傳而閩之人亦自安於樸拙傴僂株守若魚之水而鳥之林棲息游泳而相忘幾於不著不察之弊故閩於是時未暇患行之何如患於因循怠廢不思求明其所行余不佞常思有精詣躬脩知行合一之君子提衡標準以其所行證其所明用之鼓舞閩士或當有興者而自媿其力之未足以及此今歲敬庵許先生來撫閩先生生平既貌然以斯道自任而其爲守爲銓曹爲督學京兆歷官所

至皆有殊績脩身應世粹然一出於正閩士固已心折先生而先生緯武經文常有餘暇時與縉紳人士講明斯旨其作大學述與敷繹聖言皆深切著明大與泛濫浮淫嫳言無當者殊科蓋先生之學務反諸躬即明即行酌明儒之寬而祛其通師宋儒之嚴而化其拘故閩之人聽先生之言雖未能盡窮其際固已涉津問路灑然有不安於舊習而興起於前脩之意某也不佞竊以爲閩人之樸拙又不敢輕悍其鄉之大儒迪之以躬脩或易進之以頓悟則難以先生而倡閩是救寒而睎之陽

導水而決之東也今先生教成而闔人於道將復能明且行如延平建溪時而無復有言行之不盡合者以取疑於世則先生之功大矣縉紳人士既深信先生而屬仲冬二日爲先生誕辰私相謂吾閩之得以徼惠於先生毋墜前緒實在於此謀以辭祝而謂某也辱先生知使展其說某不佞以稱觴獻壽乃世俗諛言何足涸先生而無人相我相至無壽者相釋氏猶能言之況吾儒能事通天地古今爲一息百年期頤稱斯陋矣獨以先生一念引掖求道之心旁皇貫徹不能自已生機仁體盡

在於是壽莫大焉而閩士果能行且行以共由先生之教昭融流衍引而不窮萬世而往皆先生之年也謦乎大哉屬於天也繪而祝之不已難乎先生撫閩綱紀維新疆域大定諸所爲移風易俗條教甚具咸設誠而致行之茲不具論論吾閩人之所以興起於先生者如此以當一吷若夫稱壽則閩壽先生乎先生壽閩乎吾烏知其樊以問諸太始

王亦泉詩序

亦泉王先生者先大夫同選於鄉之兄弟也吾郡選者十餘人今僅五六先生存小子每至三山此五六先生迭飲食教誨之比子猶子曰見孺子如見而父哉小子泫然泣下日從之遊而王先生年最長最好稱詩間謂孺子評吾詩而序之小子謝不敢然竟不能廢王先生命也乃爲之序序曰孔子稱至春秋而詩亡詩蓋甚難矣而近世率易言之其易言之也失在于尊唐唐于詩稱律令矣尊唐奚失也尊之而至于摹摹之而轉相倣以成風

不復知本來性情之謂何則尊唐之失也故窠臼之夫而摹其靚麗快心之子而摹其憂危兢逐之士而摹其簡遠登高摹曠惜別摹愁弔古摹傷甚者身居宋後語必唐先至使五季以來數百年衣冠文物之雅曠絕幽奇之事不一入詞人之筆端則是學遷史者不紀東漢而源流三百者必舉春秋以前之故實也以故摹之愈似合之愈外不知其外之深而徒炫其似之易此所以易言詩也夫惟大雅君子在其內而遺其外得其神駿而忘其皮毛不合爲合不似爲似則今王先生其人哉王

先生之才力俯而逐時以自說于唐行當速肖寧論優孟乃王先生不爲也其詩務景傳于情情傳于事事傳于時意得而成聲語到而成韻其用事不避宋而其造語不襲唐工拙得失無介乎胸中而卒亦無失乎其爲工夫先生固善學唐人而深于詩者也而先生固未嘗易言詩也先生少負俊才抵掌談天下事乃竟失一第官僅別駕而再左遷即未稱窮愁亦因先生甚矣乃先生歸來甚適從二三友人結社命觴絕無憤抑不平之氣微見於篇什中世言詩以窮愁工如王先生固能爲窮

愁而能不爲窮愁也者此乃工之工也余小于不能詩然少受詩于先大夫先大夫稱詩第推明三百篇不甚尊唐人先生尊唐人矣而不之摹意蓋有進乎此者得無與先大夫同乎余是以從先生遊序其詩徒守舊聞因重有感于存亡之際也

少師申瑤泉先生六十壽序 代

萬曆甲午少師瑤泉先生壽登六十孟秋某日其覽揆之辰也時先生得謝家居業且三載諸門下士欲爲壽先生而徵言于余余自詞林追隨先生比先生歸而　上擢自田間與聞機政實踵先生後則心懼極盛之難爲繼而覩先生所以處功名之際與臣　主始終之遇蓋深艷之焉往先生之爰立也丁　上初服治化維新從政者以嚴急程功先生委蛇其間時有補救而毋暴其跡其用心獨苦海內之人固已延頸企足屬望于先生而未

幾實代之政解繩弛結十餘年來天下之所鬱壅而未通者漸以發舒而其所擯廢而不究其才者亦漸以茅拔雲蒸布列于周行蓋自壬癸以後上下耳目滌濯變更閭閻之得蒙休澤吏治之得就恬愉士大夫之得哆口而論天下事則先生所培護居多先生柄國之日久而年纔逾艾力強而神王　上嚮用日專乃先生乞歸之疏無歲不陳而上所爲慰問之札勉留之旨法醞珍羞與傳宣之使相望于東第而先生意愈堅度不能留乃始聽先生去先生去而爲政五湖之間虎丘以爲東山

洞庭之皐以爲綠野仙仙乎若御風步虛非塵寰中人四海之想望先生者無不嘆息其去之高而私詡其寵澤以爲近世人臣致身遇主終始無嫌蚤休而後享未有及先生者也余觀周成之世訪落紹庭委心哲輔畢召協恭以襄太平君臣之契千載讓烈然而明勗保釐勤勞歷世至于孜孜請老不得少休遇合奇矣進退何未易乎　主上嗣大歷服先生以股肱元臣當畢召之任堂陛之歡洽于卷阿夙夜之節亮于篤棐固已軼前聞而耀來禩矣乃未老乞身竟而獲遂其精誠所格至使

人主自割其不能舍然之懷俯而聽其私鴻冥蟬蛻卷舒綽然此則成周君臣莫之敢望不亦振古而一時者歟夫人臣進而任天下之重難既任矣得以自委其重而釋然以退爲尤難蓋自先生去而東西之警交馳災沴之報踵至即余參帷幄末議日焦勞不復望先生如威鳳高翥祥麟遠遊超然于羈紲樊籠之外天之厚奉先生蓋如此也先生今于支始浹其在天運六十歲而功成先生之功成矣自此而繕性逸生方且爲嬰兒方且爲衆甫方且循環于周甲而踰紀于大齊笑孰能窮之書稱天壽平格箕疇五福三德先焉要不外于平康正直夫平康正直治道也乃至格天而獲壽夫先生之敷政綏猷幾于平矣其遭遇始終而完其功名以備箕疇之福非天所祐孰當此乎詩云神之聽矣好是正直夫固有聽先生者而烏庸以余言祝焉

季漢書序

季漢書者新都謝生少連取陳壽三國志而更張之以蜀爲漢以吳魏爲世家以其臣爲外傳以無所附麗者爲載記爲雜傳以系于漢者爲本紀爲內傳蓋純然以正統予漢以僭竊予吳魏矣稱季漢者以楊戲有季漢輔臣贊及後主謚忠武詔策言建殊勳于季漢也書雖因于陳氏而其所錯綜擬議辨名實覈是非酌豐約審微闡不但竊取其義而且損益其辭則少連氏之所苦心極力歲十更而草屢易信陳氏之忠臣而史家之正印矣書

成將懸之國門而先以示余曰于史官也史之瑕瑜得失于子秉焉能無爲吾一言余受而讀之嘆曰漢魏之際世運一大變也蓋自漢而前得天下者有征誅而無篡弒間有篡弒亦名之曰篡弒耳至魏氏父子幽縶其君戕其君后而奪之位乃自詭于禪讓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歷五季唐宋凡竊國之盜皆祖其術以唐虞聖帝揖遜之盛舉爲亂臣賊子攘奪之先資恬然相襲不知怪也故夫漢以上篡臣少以其跡顯而其勢有難以徑遂漢以下篡臣多以其機秘而其辭有可以諱避此操丕之逆爲千古之魁首也以吾夫子春秋之法律之其爲誅討不知當何如者而陳氏徒以魏晉相承之故乃使其正帝號承漢統偃然得附于神明之祚而涑水復以其私伸魏而抑漢史家謬戾至此極矣襄陽紫陽後先矯正于是魏氏父子詘而所謂漢統帝號神明之祚者舉而歸之中山之帝裔偏安一再傳之蜀而世共稱快也然陳氏之書世稱其簡質善叙事自史記兩漢書外此爲巨擘徒以統緒外錯爲正論所不滿而其所爲三國之名稱鼎足之基業臚列瓜分于一家之言者卒莫

之能合以故操丕之罪若誅而不盡誅而赤帝如綫之緒寄于蠶鳧之區四十餘年而不墜者若伸而不盡伸今謝生此書行于是魏氏父子愈詘國不三而足不鼎向之臚列而瓜分者較然辨黑白而定一尊而世愈稱快也嗟夫此豈一人之私一已之見足以易千百年來天下人之耳目哉綱常禮義之在人心不可磨滅故雖其人之智力雄暴能刼奪神器一旦加之以甚醜而不得不受雖其人之困敗危弱不能自存一旦抗之以甚尊而亦不得不受此天道也蓋周之東遷至孱矣號令所

及百里而近然夫子必尊而奉之于列國僭王之上而春秋一書蘇氏徒知其以天子之權予魯耳不知夫子蓋慮夫射肩問鼎之徒或斬周之祀而魯爲文武之子孫卽起而繼周無不可者故曰吾爲東周不言魯而言周此春秋之微旨也善夫謝生之言曰漢獻昭烈一可當周之赧一可當周之魯彼吳魏者不過秦之惠文越之勾踐而已以此斷三國事眞與春秋合矣而或者猶以封疆之大小統馭之完缺爲疑至近世趙文肅著統論乃謂三國旣裂九圍不綱昭烈雖賢史臣不能先天而

與人以統若深病朱元晦帝蜀之非者亦獨何哉然則謝生者亦紫陽之功臣也抑余於是有深慨焉宇宙間惟治統道統相提爲兩大事治統紊則亂賊肆道統紊則異端猖狂其害均也而道統之害及于人心世道者尤甚今正教衰微諸以詩書起家號稱孔孟弟子者皆推崇二世貶抑尼山使洙泗之眞傳幾等炎劉之厄而流沙天竺家言其凌駕吾道不啻如吳魏之抗衡也其爲誕謬乖刺寧不千百于陳壽哉倘有如謝生者鋤而闢之斷斷乎春秋之所予也余愧未能余日望之矣

本朝列卿年表序

館課

夫帝王運祚豈非天乎書言股肱良哉易稱聖作物覩故知君雖明聖必賴盡臣而要其聲應氣求流鴻鑠之懿非天所篤命何以歷世彌光若斯之偶也　明興二百餘年　列聖紹休醲化淳流雖主德之茂烈于千古哉夷考其世則賢哲之士景駕響臻雖百司庶職咸有休聞庶幾哉大雅所稱濟濟之盛焉乃列在心膂托于鴻鉅允彬彬翩翩足爲國禎茲天所以綿有道之長歟何二三大夫之多賢也余觀洪永時締搆方勤求賢若渴士或

朝起寒微暮登卿輔奉法忠上勞勩爲多其人與閎夭散宜生爭烈矣嗣後奕世熙恬大臣雍容振勵藻飾太平然　英廟正嘉之世亦號稱多故矣宗社晏如九垂不驚誰爲力也或言承平倫窳宵人間肆令旗常之績尠稱而負乘之刺紛起爲明時累嗟夫壬夫曲士何世無之余觀周之方隆所列六官之職靡不振舉迨其季也三事闕夙夜之誠小明致靖共之戒彼其初非不祗肅後益弛靡耳若我國家之歷世久長名卿碩德後先相望可不謂振古一時哉夫英賢奮跡豈曰人謀郎官卑

甲猶言應宿矧服在列卿股肱帝室身依日月之光而名昭來許非冥冥所啓孰能臻茲乎是故表而系之令後世觀者知天實純佑我明而尚論世次亦當世得失之林也

少司馬李公奏績序

左司馬李公鎮薊門六載矣其始至稱御史中丞後以奏績及平亂馘虜功三遷至左司馬仍鎮薊薊於京師爲左輔去塞不數舍惟重臣建節內輯畿甸外禦夷虜衣冠弓劒　神靈所憑其任至鉅非他撫臣坐制一方僅僅和民保衆已也異時者東北無虞屬夷奉約頗謹二三十年間不甚中虜薊視九邊稍有寧宇即輕裘緩帶雍容輦轂下以旦夕朝軍吏何不可也比歲以來夷實生心二三狡酋倜然邀索以嘗我挾虜重以恫愒我乘障之

士枕戈待警矣兼之東倭跳梁屬國請援征戎絡繹疆圉戒心以今較昔難易什倍公受事廩廩討軍實除戎器豫儲胥議防嚴密自大帥以至偏裨無不用命虜一再窺邊輒指授方略有所斬捕關市賜予一切裁罷故以昂酋之驁亦俯首弭伏其最後伯酋闖入明告關吏予我幣增我賜則退師不且虔而內地公檄所部毋得以寸帛予虜亟集兵與戰毋滋虜驕將士戮力大破之虜氣奪遁去而先是石門兵叛幾釀大釁賴公制馭不旋踵戢定蓋自公在薊門而三輔間桴鼓稀聞民黎樂業

天子恃無北顧之憂薦紳先生睹公虜功竊謂今天下才難矣而邊才尤難卽世所推毅行間十九不任公生平敭歷多在中土足不踐塞垣耳不聞鳴鏑之聲顧談笑却敵尊俎折衝操何術哉不佞聞公自筮仕以至爲郡國藩臬壹意潔廉徙官之日垂橐出疆所至鋤豪猾煦育善良吏民愛公若父母公今蒞薊猶蒞列藩其爲開府猶其爲方岳郡守將士奉公猶列藩之吏民也李牧之備邊也幕府金錢盡以享士故能攘胡制勝兵志亦云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夫治兵治民道豈有二文

武爲憲公之謂也國家自大寧內徙實滋非類以逼處此庚戌之釁三衛戎首愈奉愈驕莫或懲艾雖以王恭襄之略竟不能正把兒孫之罪夷德無厭我則使然公鞭箠逆酋如在掌上言予則予言奪則奪先聲所被卽西虜不敢顧婚姻之好以與我爲難公在薊薊重薊重而九邊俱重顯允壯猷公之謂也日者大察有闕廷議輒舉公入補 上重去公薊門未卽召公耳昔 莊皇帝嘗詣山陵顧瞻塞下念薊急使譚襄敏督薊竟召爲大司馬 上虛大司馬久能無屬公公誠入踐樞府從中籌畫何至岌岌虞倭虜哉蓋余所私論公如此屬公再滿考諸督餉使者胡公黎公張公鄭公命余有言余爲申其說諸使者則謂公備將相才當如周召出而分陝入而師傅何論司馬不佞鄙人耳計在目前今四方多故司馬急矣吾姑先公以其急又襄敏公鄉人也故舉以質公如諸使者言不佞失矣

送鹽城陳令序

今宇內郡縣弊極矣而淮爲甚他郡縣或苦旱暵淫潦損禾稼爲災然輒更數歲乃一蒙害卽害矣其民猶得勤力補塞以自免於饑寒無他徵發之呼之苦爲令長者得壹意拊循百里之內易爲也獨近淮諸邑爲中土尾閭無歲不受水廩廩魚鼈之是憂幸而無虞治水使者復下檄具金荷畚鍤供瓠子宣房之役閭里騷然不得息肩不佞數過淮上愀然嘆之以爲官是地有民社者不亦難乎而淮上士民往往言鹽城令陳公之

賢公寬然長者也而有經世才其治鹽城一切除去煩苛以便民爲急下車之初卽建常平倉五實粟其中他郡縣或有常平徒文具耳無升斗及民者公斂散稽覈綜理周至一遇荒凶次第授粟鹽城民自是不憂歲矣公又爲治射陽石磕二閘使水無橫溢且資以爲利先是邑多逋賦幾至千金公念此凶歲所負力不能輸卽鞭箠無益也爲積羨米償之官逋累頓解諸邑中興作皆躬自治辦不課閭閻一錢其他繇役度不得已當賦之民則爲調停軫恤毋使勞困凡公之所以爲德於鹽城卽其邦之人不能盡述不佞徒以往來淮上得諸道路之口不過百一然已足以徵公之賢矣心念使淮之諸邑令長皆若公卽河伯無所肆其虐使天下之令長皆若公天下無困民矣諸部使者蒞淮輒以公治行上　聞計旦暮且入承明而會天子有所靳未卽召郡國吏乃以久次遷公爲郎得南禮曹鹽城民旣重德公不能忍公之去而邑諸生復以公有大勞於庠序新廟貌刱黌舍較秩興文若其子弟則羣請於博士陳先生乞有言以送公行陳先生雅嘗爲余頌說公爲令狀乃走使

都門以諸生意請余余自爲諸生已深知令長之爲民禍福也比通籍以來則見有噉名之徒無功德可述徒彌縫去後之思以掩覆其短而其邑人亦徒假此爲觀聽以逢其意心竊厭之乃今知陳公之與士民其相爲繫戀徘徊而不能舍皆較然出於至誠而余向所聞於淮上與博士所述無一謬者陳公眞古之循良哉公今爲南曹職事簡時登金陵諸山北望長淮能忘向所蒞亦子出昏墊而昏之衽席者乎則必憮然曰　國家根本之區而凋敝若此其何以善後必以暇日紆畫深圖

長久之計即　天子一旦召公而北問前令有何策可紓淮困公必有以對矣不佞在螭頭當執筆以俟而先書此復陳先生之請

陳封君八十雙壽序

今維揚備兵使者方伯陳公故從先大夫講業余以童子定交焉先大夫於諸生中所賞識無如方伯方伯雖在縫掖已巖巖嶽嶽持論可否異于流輩時封君中江翁方賈隱而翁太夫人佐之家故貧也每饋食方伯必精曰以安兒曹於讀耳方伯成進士歷官中外翁與太夫人未嘗從環堵蕭然節縮治生如在布衣時或謂翁胡不就鼎養而自苦爲翁笑謝曰以成兒曹子官耳方伯每從官必過里覲翁與太夫人起居留連不欲去翁輒促舍

人治裝曰當官有職不可曠也或聞方伯念二尊人甚欲乞歸則亟貽書戒止曰立名有時不可棄也方伯在諫垣言事慷慨無所迴避以直節忤執政一麾出守而意氣自如曰吾父母榮之自守而臬而藩于粵于楚于齊于維揚宦轍所至其士民若負暄而下吏若負霜三尺之法無所假貸而不虞撓曰吾父母詔之歷官二十餘年不能具中人產每垂橐入里門所上二尊人豆觴浣濯之費不能具卒歲資而不嫌于儉曰吾父母安之方伯爲直臣爲循吏爲才大夫懸魚之操批鱗之節神明

之譽羔羊素絲之風無所不有原原本本皆自翁與大夫人方伯春秋五十而位極外僚翁與太夫人春秋並八十而金章紫綬副珈褕翟交相映也里中父老更相告語安得有子如方伯而縉紳之士念風木而悲岵屺者則又相與嘆息安得有父若母如翁與太夫人是夫是婦是父母是子世可多覯乎在昔史傳身貴顯而親及享者亦不乏人乃父母賢能成其子者鮮矣賢矣能成其子矣然得于父者未必得于母得于母者未必得于父得于父母者未必得于天畸當易而全昌難故夫子之有方伯也是子萬人而一見也父若母而有翁與太夫人也是曠代而一見也爲方伯易而爲翁與太夫人難子之言也君子者人之成名百姓與名謂之君子是能成其親爲君而爲之子方伯之爲子也能君其親矣何如翁與太夫人之能君于其子也淑人君子正四國矣壽萬年矣樂只君子光邦家矣壽無期矣君子尚爾君子其子者當復何如然則翁與太夫人祉方未艾而方伯惓惓欲歸稱八十之觴以告余余謂觴可也歸則非宜世方急方伯方伯安得歸翁與太夫人未急方伯方

伯何庸歸蓋頃有趙太宰者其父母年皆近百歲太宰滿二品考奏績 闕下親捧 璽書歸爲父母壽余與南中薦紳送太宰行詡爲盛事今翁與大夫人去百歲尚遠而方伯去揆路甚近少須之而被命如太宰翁與太夫人如太宰父母且有加焉豈不美哉方伯否否子言君子成親而繼之曰孝子不過乎物物者非榮名之謂吾焉知太宰之貴于方岳也吾焉知以太宰歸之重于以方岳歸也吾裝矣其以子之言稱萬年無期之觴可也余笑曰子欲行子之志而急子者且欲行彼之志可來何姑書之以授酌者

劉觀察轉浙江右使序

觀察使雖居外服其於察吏持憲視內御史臺藩伯則秩視六卿盖云一方民吏胥表率拊循懼非一人之烈而左右樹焉故國家所全托封疆而藩固王室者惟此二三大夫其後益以兩臺實稱臨制雖亦倣古使大夫巡蒞方國之義然而政由是稍分而方伯觀察之權亦稍以失令有所不得獨行而意有所不得獨伸外臺之重溺於刑名方岳之尊滯於錢穀駸駸非建官意矣自余不佞從薦紳後聞所稱說如此年來山居自放於岑寂之鄉無聞乎邦政今歲而至三山得展謁藩臬諸大夫而其爲臬之長者則皖城之劉公劉公向爲給舍時與吾友陳道良善道良每見余輒稱劉公公直節勁氣動於朝端未幾出服外僚以至今官不佞私喜十餘年來之慕說其人而願望見者乃今得修邦人禮事公而公所爲察吏持憲斤斤惟謹亦眞能舉其職而無負其官盖自公在事而郡邑之吏受成稟度肅於神明樹槐叢棘之下袪服而受理者以三尺爲之衡不冀其縱於內亦毋虞其淫於外下之不敢以私窺而上之不得以意格公殆

眞觀察哉公居閩未浹歲物情大乎閩之士民無不願公久居此土者而公移爲浙藩之右使以去浙故公所嘗爲令又治兵焉者也今宇內藩服十三閩浙豫章職方首藉南顧焦勞於斯爲重公自禁闥補外或以爲非宜然而治兵於浙分部於豫章秉憲於閩復旋而蒞浙　明主之用公如此亦可謂知公矣公今之浙而浙人必相語曰是故山陰令以循良徵及賢治兵使者其人也公雍容於表率拊循之地而爲下吏者不待察而服公之丰裁其民諭公之德意而孚其威信可以不肅而自治則公之藩浙也殆易於其憲閩顧閩僻處南服徵調之令不出疆而官府之治不越境浙地廣袤爲東南綰毂財賦甲諸藩四方有事率緩急於六千之君子聚則縻散則噪旬宣屏翰之謂何則世之以浙用公也難於其以閩用公公在浙而浙有事慮無不受畫於公者公修岳牧之職暢澤如流諸所以固邦本遏亂萌令無不行而意無不伸即尊稱臨制者不得以其重而侈公則公之所以舉職業官以明國家托重封疆之意者無難易而皆然今寰宇多事總總而虞乏才才豈誠乏卑者溺

名利而高者輕法守名利無論輕法守則志蕩志蕩則越軼陵縱患乃滋深要以舉職業官封疆是賴未有當也傳言爲政如視農之畔而詩稱折衝樊圃業固有程而官固有方蔑樊失畔而於以稱才才斯難耳公令而令給舍而給舍藩臬而藩臬要以毋廢其樊而毋夷其畔算功徵效名實不相淆上下不相紊則公之所以爲完才哉郢人之滅堊也惟堊之念不知其手亦不知其刃故隨夷險而無傷公所居職而惟職之念不知其才亦不知以才名故更難易而俱理自此而內臺而六卿三

事挈列藩之事而委公公引繩墨而衡之令行而意伸無所於格寧復以傷鼻虞哉昔汲長孺在漢廷稱能守職其質責張湯議毋迎渾邪王不以御史大夫及丞相故詘一何引繩墨知大體也乃一出淮陽十年不召公出未十年而已數遷　明主知公過武帝遠甚顧黜守職而剛公守職而和用固不同則郢人之說也公行矣社稷臣之業豈有意乎公行之日諸大夫以僚好宜有贈言而受簡小子小子不佞申其說如此或者謂公以右使往右使位高而偏左例不可否事安所效公嗟夫運斤者而攫右手斤必不能成風公和其心意而調其臂指左右宜矣然公竟之不以右淹也

大司寇心堂先生六年奏績序

世之稱大臣者曰器曰守曰才識非器弗受非守弗凝非才識弗辦茲其說豈不然哉某不佞以爲大臣者惟其有憂天下國家之心而已夫非有憂天下國家之心則其謀天下國家事必不勝於謀身在事內則利害眩而東西易向矣在事外則後此分而奏越岐視矣雖或其才器所及足以任職而課功然於治亂安危之大計泛泛悠悠不足倚也當宋之盛賢公卿不乏然其時士大夫所推服朝野所倚重至於易代而後猶令人想望其手采

者無過於韓魏公魏公所豎立亦非有殊尤絕蹟足大勝於諸公而名實獨茂者何也史言公雖在外心常係於社稷每見朝廷更一法度壞一紀綱輒咨嗟太息至於泣下於乎此其所以爲魏公哉夫如公者而後可稱憂天下國家之大臣也求之今日吾師心堂趙先生蓋足當之先生筮仕自中秘而給諫而學使者而開府而佐司馬武銓政而以大司寇涖留都中間升沉進退歷三十餘年乃憂國奉公常如一日其在留都也屬時政糾紛國本未定採摧之使流毒徧天下紀綱法度陵夷日甚先生每讀邸報未嘗不顰蹙愁悶若疾痛之在躬時時倡率九卿陳義力爭或謂其無益且南中去轂下遠可容容奉職耳毋多言先生嘆曰爲人臣子視國家安危可諉於無益而以遠自解耶蓋小子某叨列武卿從先生後且五年於茲每聆其議論未嘗一語不在公家察其神情意色未嘗一日不以朝廷舉動失得爲慘愉所謂身雖在外而心係社稷者非先生而誰也而當先生之爲開府司馬時東事方興和戰之議紛拏不決先生策之毋如自治爲完計我治而夷且憚而不敢來何

用和我治而有以待夷之來何虞戰舍此不圖而欲逆料于滄溟萬里之外不可知之境皆冥冥耳先生之策雖不用而其後東事決裂人卒思其言夫韓魏公身在邊疆其所籌畫不能得之於西夏之元昊而先生坐計廟廊乃能得之於滄溟萬里外之平秀吉假使先生早居政地柄用如魏公得竟其憂國奉公之志其勛業當何如哉先生爲司寇滿再考當詣　闕下閣中諸弟子宦南中者以爲吾師茲行　天子必褒隆異數以風勵公卿而吾門下士輩獲躬逢其盛可無一言乃使某執役

某逡巡未及爲而先生已竣事被宮保之　命以歸諸生間因復理前說某竊觀今天下　元良已建外患已寧向先生所憂者已十釋其二三乃士大夫斷斷若將有甘陵朔洛之釁先生入朝所聞見何如萬一有之憂方大耳旦夕者　上亟召先生處之朝紳之右先生以其誠心公道取信於士大夫而以其赤忠白念自結於丹扆爲包荒爲渙羣爲納牖遇巷於以回世道而臻蕩平是　社稷之福而天下人之所共想望者豈獨門下士之私情乎蓋魏公赴闕神宗訪以政事公言用人當辨

邪正而世稱公者則謂其於善惡黑白不甚分別夫惟人主有辨邪正之明而大臣有不分善惡黑白之量則偏黨不生而蕩平之理可異也某不佞坐而以此道進先生矣先生嘗在諫垣以言事忤旨其引咎疏語婉委簡至士大夫相與傳誦之其督閩學聞親病遽陳牒解組不俟報而去上子戀戀相對流涕忠孝大節皎然在人耳目眞古之大臣其他歷表樹與今所課六載中平反奏讞諸績直緒餘耳某故不具論而論先生所爲憂天下國家之心同於魏公者如此庶幾勳業或有過焉夫非高門下士之言也天下士大夫之言也

少司空艮山范先生九年奏績序

管子曰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夫倉廩者民之所以生而國之所以立也明興並建兩都其在南國百司庶府一奉　高皇帝之舊無所貶損六軍諸衛林立綦置以鎮撫舊京而壯根本蓋其重也諸儲胥之具轉漕之給一頒於大農而以貳卿兼中丞董其事名曰督儲使者其所臨制自大江南北盡於楚越一切得以　璽書從事視大農爲逾重諸羽林材官樓船戍卒以次受餉於司膚非符下不得輒給發視大農爲逾專蓋留京

諸曹此爲最劇鉅矣自應城陳公爲督儲遷去虛署者六七年皆大農筦其職而他曹之卿貳間來攝焉少司空艮山范先生攝最久於國計最明熟庾廩之盈虛稑穡之登耗戎伍之饑飽利病之興除范先生無不究也無不晰也余代庖大農有疑事難事與他曹相參伍事皆以質先生先生爲余擘畫無不當也蓋自先生在事而士若加飽歲若加豐弊若加剔郡國之灌輸若加便利諸待哺於宇下者若忘先生之爲攝也而先生又蒿目而憂曰吾觀今日之積貯入孔少而出孔多也郡國之賦穀粟少而金錢多也金錢之入以供軍國者少而以應　宣索者多也夫六軍之需不可一日闕也賦無加額也非能神輸而鬼運也而屑越若是持籌者胡以應之余聞先生言蓋愀然三嘆焉先生以三品滿九年考當上計　闕下會留曹人乏先生留視事不得行居頃之九卿中有至者先生遂脂車諸爲先生之屬與其攝屬若司空大夫若民曹大夫皆來乞余言余不依以司空請也者爲言司空以民曹請也者爲言民曹民曹之大無過於管子之務四時而守倉廩顧昔之所謂守虞下

竭也而今之所謂守虞上漏也下竭者可以補苴而上漏者難以救塞此先生之所憂也先生入朝上即問留都事先生得無言主臣待罪冬曹力不能供將作幸而及於度支其亦以近事置對吾知明主之踧然而動念矣蓋朱元晦有言天子愛民而公卿以下莫肯自竭盡以助聰明以致制之無藝而取之無名今之賢公卿多其能自竭盡以助聰明者亦不少當不至如元晦之所云也而余於先生不尤有厚望哉告栁約權佐度支悉力盡規多所補益而李元紘歷貳三曹其在戶部尤以開

陳稱上意先生之所補益業已較然見於前事其開陳而稱上意也在此行矣在此行矣或曰先生方以廷議晉大司空旦夕除書至可以無行即行而天聽日高雖欲自竭盡而勢未必能得若是則余之所以爲度支慮者固未艾也

又送司空艮山范先生九年考績序

艮山范先生自納言來佐南司空異時者留京以根本地席　高皇帝寵靈氓庶恬熙物力充羨諸曹卿大夫優游奉職而司空曹事尤稱稀簡爲之長貳者多名德鉅臣假以養重息力需次受劇任重寄而已年來興作日繁 ㄇ甲旨頻下上以供尚方麻絲織文筐篚器服梓材丹漆諸需下以應百司庶府徵發繕治百役經費而旁以其畸溢充中貴人妖童寶馬妙舞徵歌水石林園迴廊曲榭之娛于是司空之帑日空爲之長貳者日與其屬

廩廩憂不給昔之清曹今爲困府矣范先生在事則清流裴公爲長裴公有當世聲然屬以病陳乞十九杜門一切曹事固倚辦先生先生所爲劑調均節顯有所持而陰有所奪直有所格而姚有所裁未事有所潛銷而已事有所節省者其端甚多而其爲心甚苦夫先生固所謂養重息力需次受劇任重寄者也而弊弊若此而先生不厭也留曹不備官先生行司馬事矣行宗伯事矣行納言事矣行督儲事矣諸曹大夫望先生顏色無不如冬日之煦春風之披聽先生議論無不如造父談車

紀昌說射穀苴言兵豪驍課樹鑿鑿乎其咸當于情實也今日者留京雖大如五石之瓠其形魁然而中空矣非獨中空也又叢蠹焉爨蘖萌生有識者岌岌憂之先生在而留京重自卿大夫以至士民咸恃以無恐　當宁者不獨以司空用先生矣先生爲司空兩歲餘合前納言奉常滿九載當奏績其屬馬君輩以余嘗攝事其曹徵辭而進之余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制出于虞周然虞廷九官各司其事終其身不他徙陟明之謂何先生三考而三徙官遭遇勝于夔龍　上方念先生

而按其書計之牘必將曰此其在奉常而秩鬯圭瓚奉我於　郊廟者此其出納王命而司予喉舌者此其表率留京以重我豐鎬之區者必有崇褒異數以答先生蓋禹作司空九載績成陟總百揆夔龍輩不敢望焉先生爲司空未九載而以九載奏績其宅揆也筦政柄也夫安知　明主之不屬意于先生哉先生敭歷中外且四十年所居官不爲赫赫名不求速化其自北而南或謂其非宜先生恬然無所芥蔕人咸推其長者而當先生之在事也余亦以貳銓攝度支度支之匱竭艱虞殆甚于司空每與先生談未嘗不扼腕太息彼此共稱困也顧余淺乘勃發多忤少濟先生不動聲色淵然矻然莫能窺其際所謂大臣者固如此余甚愧先生矣余甚愧先生矣

送宮諭毅菴黃先生典試還　朝序

今歲當比士宮諭黃公承命典南畿試六館諸生聞而喜曰是我師耶是嘗造士國雍力挽頹習者也諸郡國子弟推擇待試者無慮數千人則又喜曰是黃先生耶是其文章著在海內古儕誦法之久者也一時士心固已翕然繇腸煎慮以求當公指公亦加慎加志惟恐失士撤棘之日遠近傳說謂今歲畿士登薦者庶幾哉文質彬彬可觀矣其所錄文又率皆根極爾雅是爲世程人士相顧而嘆今日乃黃見弘正間文字哉自頃者士習陵遲

爲世道憂禮臣之所講求　明詔之所申令幾幾然思迫　先朝遺軌蓋將二十載於茲而終不得也此何以故當弘正時風氣未漓縉紳先生居官奉法守職不倡游談下逮田夫野老皆樸茂清貞通邑大都無乘堅刺肥被服綺縞以遊行於市其士子耳目不移心志專一經術修明所結擢梓然一出於正譬之澤蘭生於楚畹不得不芳勢使然也熙恬日久習尚流轉三家之聚十室之邑齊紈吳錦亦復爛然其甚者至冠玉綴金拖曳紅紫淫詭成風四民如一而士大夫復高言耶論標尚玄微相與詆訾宋儒譏彈傳註以自爲尊今且明目張膽尊異教於孔氏之上造作語言流傳告播其士子習聞飫見以爲當然與之言經常倫物褻如克耳矣故其爲文胥淫胥誕不可挽回譬之止水一過狂飆不得不波亦勢使然也故余嘗謂今日文體破壞非士子之過乃士大夫之過苟非上下同心斵雕返樸使風俗一變而在位君子毋復以浮淫之說簧鼓之其勢必不能反彼徒以空言虛辭欲相救正毋惑其戛戛乎難矣黃公生於溫陵習聞虛齋紫峰之說其言論操修斤斤繩墨先後

教兩雍數載一以實修實詣諄復化導士子服習而信向之其在留雍尤甚風聲昭被徧於南國今茲拔士譬之場師取材無非素植陶師簡器皆其手模彼擁腫拳曲皆窳淫巧之倫有斂跡走耳順風登高招呼爲便人之所難公之所易意蓋在此今歲序屬庚庚之爲言更也易云先庚三日取丁寧之義惟　上先歲以文體故督過諸士至多所波及叮嚀至矣今亦其更變時也更之必自南都始此四方所視傚也賢書具在其爲善更孰過於公公今歸而報　命當宁按藉而問南國士何以

顧化若是不以公爲能奉行德意稱任使而寵嘉之哉公且行京兆熊公徐公謂故事宜有贈言於余徵辭余以丁酉歲濫役南國意亦欲有所釐正而力未能及覩公今日之盛爲之滿志而余行時公亦有金玉之賜更三年而即得藉手以報公亦奇事也故於二公請樂爲之說其言蕪陋不足以當公則不暇計矣

趙恭襄公集序

論事之文主于揣摩情形料量事變如射覆然一發緘而得失立見矣而事之最難言者莫如兵漢人言兵事可見施行者獨家令耳然至七國之難而不敢以身試也以太傅之通達而三表五餌世病其疎屯田十二事無遺策矣猶曰至金城圖上方略兵勢國之大事豈易言哉豈易言哉當嘉靖時倭虜交訌東南西北日尋干戈其極至胡馬蹦郊闕而三吳二浙閩粵之間暴骨若莽　天子南北顧憂甚封疆諸臣以兵事進者絡繹不絕然百試而不一效其最後于南則胡少保于北則楊襄毅稍稍能用奇決策摧倭虜之勁而折其氣而少保吳人襄毅晉人地相習也官相宜也言之而效固其所矣其竝時而起當閫外寄與倭虜屢角而屢勝者則爲大司馬趙恭襄公公蜀產也足不踐塞垣目不覩海波乃公按浙撫浙以制府備雲中上谷所至條畫兵事如指掌列眉無不中窾倭一再犯浙公殲之海上無脫者虜三入塞三拒卻之後左賢王空幕而南公介而馳與鏖鬬殺其大酋諸將欲追之公戒勿追而疾遣兵備居庸關虜至

關不得入遁去其料敵制勝多如此自公去塞上入爲本兵未幾歸田再　召起不及赴以沒其深謀偉略尚多所未竟而維時縉紳士大夫論嘉隆間大臣負文武才輒爲公屈指今去公又三十年矣公勛伐如在獨其所爲條畫兵事者　國史或有收有不盡收不能徵公之什一厥嗣計部君乃裒公前後諸疏草彙爲四卷附以尺牘梓之介吾友林參軍請序焉余讀公疏侃侃纚纚雖不盡言兵然言兵者固十之七八也其言兵者雖不盡身見諸行然身見諸行而有效者亦十之七八也姑

舉其大如在浙言八事在京營言七事在雲中上谷言十事至今談兵者有能易公策者哉有能易公策而北卻虜南制倭者哉以　肅皇帝神靈威武又有公與胡楊二公戮力行間疆事修明蓋至易世而海上晏如胡人款關修貢九塞吏士無戰爭之苦亦云盛矣彼後將軍所招降直諸羌耳家令雖善畫終文景世而匈奴桀驁如故也以公策較之誠未敢謂長短得失何如要以算功計效其孰能絀公哉公沒後趙文肅公居政地每言樞府督府乏人輒憶公兵事之難其人如此而余見頃者東西多故議論如刺蜚兵死地也而易言之心竊慨焉故書此以弁公集使凡謀國者得此爲後事之師其於疆埸良非小補云耳若公生平敭歷大槩具文肅志中不具論

止川周翁偕配石太君雙壽序

自世功名之士既以外物滑真於是隱遯之流稱焉然而枯槁岑寂焦形苦慮不免饑寒之是憂而王孺仲乃以友人之子容服姣好至爲慙沮賴妻言而解此於立名高矣顧藜藿之腸俾飽其裘之業無傳智雖周身澤弗及嗣非通方之見也麗襄陽之所云遺安彼當末造有托而逃耳奈何處熙明之時而欲甘後嗣以傖父之態哉孺仲夫婦雖貧難以訓矣夫惟約而能通鬱而能章無所役於躬而有所遺於後避世不必金門逃名不必空谷伉儷協心克開令緒此其人世寧可多見歟蓋吳江有止川周翁者隱君子也而其配石太君又能佐之翁早歲將以儒業顯卒棄去自放於農畝之間種樹畜養脩計然之業以此殖其貲家故居市晚益厭紛囂營菟裘八斥之陽老焉烟水微茫孤蹤獨往蓋脩然與世絕矣顧其督仲子學甚嚴曰孺子當奮樹清時毋學乃翁沉淪丘壑也仲子既有異姿用翁命益顓精博覽購書于卷日就外傅所過從皆知名士束脩供具一切出石太君之機杼而當翁從八斥時太君獨與仲邑居曰兒學未

成柰何令去學宮而野處爲飾媵從翁而躬督仲學比仲廩學宮名日噪乃携之以就翁翁視仲業成則大喜益教以務深沉之思毋逐時俱靡仲今擢高第讀中秘書文章德器推重詞林翁與太君教宏遠矣不佞故從友人得與中秘君遊習聞其家世屬今歲之春翁與太君誕辰諸中秘之士謀致一觴爲壽而屬余修辭余惟三江五湖高人托跡翁舍儒而農舍邑而郊肥遯清貞固綽有王孺仲輩風致而中秘君續翁未竟之業以文學供奉承明法醞珍羞走數千里而致于衡門之下考槃

漸陸兩相用而不相妨翁與太君怡然相樂曰美哉有子如此吾夫婦足老矣又安庸謂子伯之貴不如君之高以此自解譬也翁故號止川又宅吳江之上夫川止於海而其所達之江有潮汐盈虛人世浮沉莫不皆然然止而不盈已而不虛至于歸墟則莫之量數惟至人居之觀其變而安其常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今翁與太君由鮮而饒積儉而貴饒而能施貴而能下清節瀾彰宿志無改察乎盈虛明乎坦途秩秩乎其如安瀾孰能波之哉春秋不變如此江矣及大齊以往則中秘君

方且作舟楫其命客浮槎海上問蓬萊中人觀其屋籌何如斯祝於無疆焉

徐公政錄序

今連城令徐公余讀中秘書密友也中秘二十八人余與公最聽居聯舍出聯鑣傳餐聯案無頃刻離余少年率易或時謔浪觸公公不爲忤即公快口直腸語言無所避忌人或以此求多而余獨喜之于是吾兩人之交日益合而意氣日益奮勵蓋更三載而余守故局公去爲西臺以繡斧巡行西夏丰采甚著而未幾聞公去矣方公之巡西夏撫臣以苛失軍心軍鬧而撫臣方飲公軍相戒毋犯御史御史在汝曹何得譁蓋罷席而後亂公已行矣而忌者卒用前事擠公一擠而守再擠而謫人咸爲公寃公豁如也公里居數歲乃起補中州量移吾閩以二十年甲第詞林栢府之貴臣二千石之顯秩而淹迴一令持手板折腰向貴人前人咸謂公牢落感憤將厭薄史事而公廩如也余頃臥山中去公治所且千里曾一再相聞心念生平不及公連甚今叨濫逾涯而公僅爾爾驥尼駑登甚以爲愧乃公無一語及沉屈狀第云恐作令不任以負知已而已連人之往來吾鄉與吾鄉人之往來于連者皆能言公治行如興學校築陂塘均里

役革例金禁澆俗清煩訟驅虎暴藥病民此類甚多皆爲連百世利連之士民既以深德公則私錄其公移諸欵梓之而吾親林博士以其弟子意請余序焉曰士民恐不能久借公願留此以爲後事師且借子之言以永也余觀公自中秘而御史自御史而守而令官屢左矣公之心則視中秘猶是御史猶是守與令亦猶是得喪升沉猶旦暮耳自宋以前中朝貴官多出爲州縣至以宰相領郡而漢世尚書令滿考乃得爲縣令維時賢者皆樂就其官務勤其職業公之不以中秘御史而厭薄一

令也其猶有古人之意歟公沉滯既久行有宜室之召其官當不但如中秘御史其所樹立亦不但如一邑令要以公作令行事士民所頌祝與世之爲尊官要職而汎汎汶汶者較其羸固已多矣余既心愧公而喜公之能其官也故書此以復孝廉始以識吾兩人之生平耳其能遵公成畫以慰連人所以爲茲刻之意則以俟夫後令余何知焉

少傅頴陽許公七十壽序 代

少傅頴陽許先生致政且六年乃登七十官庭李君輩爲先生癸未所舉士將以言祝而徵于余余于先生齒相後先方經營帷幄焦勞不休而先生業鴻冥蟬脫杖屨夷猶海內之望新都以爲靈谿爲丹臺而其望先生以爲羡門安期遨遊人世也蓋余之有感于先生深矣昔在唐虞五臣師師協襄上理談典所載咸卒老其官明良之契千載讓烈裔及商周一德同心豈不稱隆乃明農請老惟寵利爲兢兢君臣之際有虞心矣夫何以故運會

易遷而盛滿難持也然而明保之烈不替於洛師篤棐之勞尚勤於奕世終其身不得一日少休以自遂其志迨于後世有朝登鼎鉉夕解簪紱進退裕矣乃安危不屬其躬而社稷靡軫其慮猶之委羽飄葉無能重輕於國家何賴焉蓋大臣之處功名自善其去留其難如此往先生之爰立也　上瑩精求理治化維新先生所造滕而陳自牖而納者世或不能盡窺然而一念惻欵之樸忠上之足以結人主之知而下之足以信士大夫之心者則舉世無遺言迨其去也世咸歎息於用先生之未

究而知先生者則不以不盡用爲惜而以其去爲高蓋自數年以來朝野鰓鰓國本是虞二三大臣間或有所委蛇而自匿其端有所調護而難暴其跡往往滋多於衆口先生獨與山陰王公引大義力爭紳弁之效忠劚切者咸以爲歸而先生亦以是自堅於去先生去而銅龍遂闢講席弘開 上方明示天下以七鬯之有屬天下亦曉然見 上意之無他以自息其紛呶大計定而羣疑消先生固抱恬履貞超然於是非得喪之外而世之論社稷功者原原本本卒歸其力由斯以談先生之進

退去留裕於身而輕重於天下何如哉三代以下善處君臣父子之間者莫如留鄴二侯鄴侯之詞諍留侯之幾沉皆能轉移人主擁翼元良世張其事艷其人至附於神仙之流仙不仙未可知要以功在國而祐在躬理或有之不盡誣也顧彼顯赦於已形此默持於未定事半功倍奉社稷以壽先生則二侯之烈也非獨此也萬年之頌本之邦基天壽之休迪於保乂殷周盛際灼乎可徵天啟明祚燕翼方新基而乂之實惟先生而基由樂只乂歸乎格先生兼焉大順集矣稱詩書以壽先生則無疆之慶也先生往者雅言都門如秋里門如春遺榮杭跡志固遠矣槩以四時之序春生秋成循環無端先生之功已成自此熙熙登春臺而遊華胥貞而復元成而復長孰能窮其紀乎余風波之民不足以知先生他日者將歸逍遙之野巾舄而從先生遊則請以今日之言先先生其許余哉

南雅雅集序

關西王公來長詞林屬留雅之人公攝其事懿規條謹繩尺一切範士以正大率與前司成江夏郭公同指士子始而夏日繼而冬日矣教既成刻其所程課諸生業名曰南雅雅義而屬余序焉序曰雅之名始於詩也詩之出於閭巷閨閣錯發而雜收者皆不列于雅惟聖君賢相之所咏歌勞人志士貞夫信臣之所感憤爲治亂興衰所自始其指顯其辭衷始稱雅焉故他詩有淫僻陵亂媟褻與恥爲世所疑射而雅則絕無今之博士業雖稍異

于詩然其論道德述性情以已之口代聖賢之舌不當以淫僻陵亂媟褻與恥之談溷入其中尤甚於詩之雅也明興二百餘年文章陵夷士子不復知有雅道其所輕佻自喜大較如以桑間濮上鶉奔姣童之音而施于燕享遣勞君臣朋友頌述規儆之際其爲誕悖乖刺不可名言而世方且詡而尚之譬謳者之過市羣逐聚觀孰從而辨其聲節之高下哉王公在太學三舍之士無有以淫詭進者其爲茲錄無有以淫詭收者余讀近日舉業後忽復得此正如在雜劇場中煩囂聒耳有人陳鹿鳴天保文王生民諸什爲曲終之奏一何快也王通氏之言曰諸侯不採詩樂官不達雅詩其可不續乎今郡國雖不採詩而採文乃達雅者爲誰公茲錄也有河汾之思矣公在詞林將二十年官猶六品林居恬愉強而後起可謂雅操於竺乾大小乘諸法無不洞解而操修議論一本之吾儒純乎以聖賢爲的可謂雅志以故世人言奇公獨言雅其不與俗同多如此於乎三舍之士有能遵軌望標不安靡靡之習進而求公之所爲雅也寧獨文哉寧獨文哉

林先生七十序

儒學之盛自漢置博士弟子員專門授業以通經補吏至躬蹈白虎發難諸儒奮袂奪席迺相矜詡文治修矣而其人亦務尊守傳授不悖所聞如嚴彭祖謂儒當修行先生之道何可委曲從俗以苟富貴篤哉言乎博士雖有數家上之人皆明示以淵源稍或同異輒見詆譏有以輕改師法擯廢終身者蓋漢人授經之嚴如此當代求士於經視漢隆矣剪蕪闢穢歸于一家遵軌赴的進取之途明而士無易向非漢所敢望也故通經之士其售於

有司可操券責耳自近世毀處功令徼捷於徑竇新學小生得肆其輕儇之習以獨創爲高而窮經學古之儒拘守舊聞不能委曲從俗如嚴彭祖所云者反白首黌序困抑青衿無所顯融于世經術之用于斯厄焉蓋家大人亦以此困晚乃見庸其並時爲諸生有聲而最相善者無如文川林先生先生自弱冠以經誼稱天台金先生京口姜先生相繼督閩學推擇高足弟子升堂講解輒首先生先生領學宮三十年試有司者八諸晚進之士後先取青紫以去而先生名至今未稱太常迹以秀才異等爲諸生祭酒文學博士相與尊禮之云耳假令先生少自勉強委蛇於時何渠能困卽固能如是久耶而先生固自堅其治經一如故指訓廸諸子斷斷如也次公竟遵其教成進士文章雅馴蓋源流遠矣今歲次公司理蒼梧適先生年七十將入里稱壽諸與司理遊者咸欲助之觴或謂禮大夫七十而縣車爲國黃耇憲老乞言與行自上今先生諸生耳諸生而觴殆爲非宜余否否漢時諸生雖多然其最著者爲申生伏生申生年八十乃蒲輪駕駟入見天子言治亂事而伏生年九十

餘至勤太常掌故親受其書斯皆儒者之極寵所以褒崇耆宿之故事也執漿執酺方茲筏矣先生今且以次爲郡國所舉得升司從經術重於朝廷寧下二生乃伏生之後以治尚書微弗能明定世業替焉司理遵先生之業而潤色之向用方新海內推明經家將比于漢之韋氏新學小生尸而祝之不敢輕改師法苟焉於利達則先生之稱壽宜矣先生行誼一準諸經不獨嚴於誦說蓋有江都之風余不及論第有感于經學之陵遲使先生老而猶滯學宮爲原其故以告司理使歸布之若夫

稱引八百春秋以祝遐齡則尚俟先生議明堂對
太常歸乃爲奏其說玆未敢竟也

連江盧侯調任序

先大夫守養陽日盧令君時爲孝廉相過從講業甚歡毋書示小子未嘗不言盧孝廉之爲人也後幾十載而孝廉來爲連江令連江於福清爲鄰邑令君深念先大夫而值小子里居則相與修通家之好郵筒返往不絕余邑人往遊連江者詢令君治狀具言其邦之士民殊安令君而令君爲治亦一切取休息不以矜奮爲能得循吏之體曾未踰時聞臺使者有疏言連江令長者不任爲令宜稍徙他職以稱器使之意余甚訝以爲使者賢胡未

察令君也日者余至連謁大司馬吳先生因過視令君令君爽然豁然無幾微不平之意且爲余言此邦民物之樸茂習尚之淳美而深愧無以謝長老賢士大夫至接其士民則又極口爲令誦傷哉貧也去而無以爲資察令所以徙官大槩在於悃愊朴直質任自然不欲爲鉤距以逆人故下之或有所過信而上之或有所不能自白其誠浸淫而成投杼之疑即令君自知之而自安之以爲宦之工拙若貌之長短美醜形生有定胡能改也余深嘆其言私念如令君賢倘需之毋即去其於士民

日以習而上下之間竟之亦日以乎格倘如古所稱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未可知也而上之人不及察驟疑之而驟奪之徒使邦人有不能舍然之情吏治之難蓋足慨已令君將行學博士諸生及父老相率乞余言申之道左余惟世之不得志於官者率多委罪於其邦之人以自覆蓋其短而其邦之人亦多視其守令遷轉之善否以厚薄其情故有攀號追送高張炫詡以取媚達官至失意之吏非有大功德於人則單騎蕭然就道去耳令君之與此邦既去而交相譽眷然而不能舍如此也可

不謂兩難之事度尋常萬萬哉然則令君官雖左而去雖驟猶爲寵也彼得罪於父老邦人而揚揚載道令君不與易矣不佞嘗以是言質司馬先生先生曰吾居是邦不能暴令君賢又無以文其行吾子能言吾之所欲言邦人之感也敢不敬謝於乎司馬當代元臣人倫衡鑑而其言乃如此重令君至矣令君其益可以無介然於得失夫留之際也

壽方伯程公序

公成進士之歲實當　世廟壬辰迄于今六十餘年所矣海內之雅聞公名而艷慕其行誼者幾以爲異代人而不知公固健欽啖鵶詠杖屨日逍遙於林皐諸與公同藉後先躋膴仕以久特聞者不乏人今按藉攷之竟無復有存焉者而公獨以故方伯巋然存若碩果每行游里中里中人聚觀之莫不曰異哉此先朝直大夫也剛而能存闓而長世豈非亮節恬操神實聽之而介茲福歟蓋公弱冠起家李官用治行第一徵入當給事御史以年

不及格僅擢武庫郎轉尚璽大夫與袁州胄子並列諤諤持論無所趨承胄子心銜公坐蜚語調郎度支尋出爲按察副使兩備兵於蜀所至有治辨聲顧性骯髒不善爲媚往往與當塗左俄調隴西視事亡何忽指所著惠文冠笑曰蜀而復隴汔可少休乎吾將掛汝矣遂上書謝去閉門掃軌澹如也袁州敗廷論爭推公強起至右轄竟役力請歸公歸數十年朝政之變更人事之翻覆爲雨爲雲爲鼠爲虎蓋不知其幾相代謝而公靜觀其變雖時而忻心時而蒿目然以身在物外無攖韄於得

喪之交故其神愈王世之羨公者以爲仕宦猶酌衆方需首公獨令儀彼其沉湎不休監史是繩胡不刑公而其惜公者則以爲當衰州時太阿之柄操於胄子躁進之徒其孰不波公獨不少借辭色至屢遭擯斥屹不爲動此其人詎可撼以利害禍福哉故始惜公不爲給事御史耳浸假公而給事御史必能豫折胄子奸萌不至使蔓然後圖其出入禁闥切劇人主之前必庶幾有漢長孺風後又惜天下用公之不盡浸假公得盡究其用發舒剛大之氣以自標樹必有社稷臣之業進退去就嚮

然不蝹蠖於利祿必足以感人主而風有位乃使公蚤休厚享於其身而天下國家不受其利良足慨也嗟乎知公矣第公卽不得出入禁闥與盡究其用有孫如司諫稟其風裁以侍 今上屢上封事言天下大計皆中窾會勁節凜然異日將大竟公未盡之緒光昭其令德公猶身親見之斯寧非公之用乎哉在昔人臣忠勤壽考無如召公虎以肇敏是似及其對楊天子休命僅以秬鬯而告戎功衛武公九十儆戒於國猶幾幾然望乎子孫之繩繩乃爲之後者亦竟鑒厥典刑用是遏佚而不章漢唐以來所稱石韋柳竇類能世其家簪紱繁矣功業何堇堇乎今司諫方遭值顯庸公以皤皤黃耇實式臨之貽謀繩武稟受一堂酌大斗以對萬壽抑何昭隆懿爍得全而全昌也天所單厚純嘏集矣樂天倫而祝無疆則保艾之慶也 上方法 祖圖治有如誦江漢而感世臣進司諫於廷問祖父家世慨然御明堂安車而召公容以時事公得無述君奭之言以民碞當畏天若當稽惟徽德是圖則壽在天下詎有涯哉公年家子某輩謀所以稱公觴而徵辭不佞以先不佞烏能贊一詞弟述所向往於公者如此以備惇史

丘東泉壽序

環三山而邑者九吾融與溫麻皆負海融地鹵瘠無積聚其人衣食於四方射利若準去其土若遺俗化澆矣溫麻爲海堧與區原田毋每禾黍芃芃土可稼山可樵川可舟江可漁名勝可遊市廛村落無所紛華其人安於田畆以自食其力卽有大祲饑而不害固樂國也余昔歲一至其地留連不能去邑之君子以余之至於斯也更治酒餚來爲客歡而肖坡陳先生以有世雅念余殊甚余從肖坡知有丘東泉君東泉者則肖坡之姻也東泉蚤

歲習博士業氣奮而力勤至逾艾不休耆乃棄去邑大夫謂丘生今不諸生矣寧猶以青衿老哉爲治冠裳進之邑諸生相與語世之業鉛槧者衆矣誰其經明行脩爲諸生祭酒也誰其冠裳遊里中不爵而自尊也誰其有子傳業毋隤其家聲也蓋津津而艷丘君余向讀史傳見如谷口桃源蘇門吳市以爲其人飄遙翺翔超然於塵世固神仙之流幾旦暮遇之而漢世諸生一受遺經沾沾白首轅固生至以九十之年入圜刺豕何自苦也丘君之勤力類漢諸生倦而能息斯爲遇之今且築圃時花觴詠自適陶然若忘其昔日進趨之心遊無垠而屢無礙斯不亦史傳所稱隱君子之徒歟彼其山川之鬱紆民物之淳茂固宜有達人脩士晦跡蓁真出于其間如丘君者固足爲玆地重已丘君以壬辰之歲稱耆陳先生乞余言以壽余未能爲今蹩躠風塵中慨然有念於溫麻之遊而先生適自都門而南遂爲書此使懸之丘君之堂以佐一觴弁以訊邑之君子云爾

家譜小序

吾家舊譜蓋脩自七世祖楨公而孝廉公爲之序維時人文未開俗尚簡質譜所載僅宗文世次及一二宦游梗槩耳他皆闕如及今又百七十餘年矣前者語而未詳後者斷而不續先德寢湮宗盟日渙先大夫懼焉時語小子譜事曰茲役也以尊祖敬宗收族胡可緩也吾將圖之于是網羅蒐輯遠近不遺參以舊譜彙爲數卷東西南北必搜與俱擬縣車後卒業而溘然謝世矣小子不敏圖成先志以再罹閔凶奄奄憒憒強出服官牛馬徵逐

卒無暇及頃備員留京曹事稀簡閒檢先人遺草已稍有散佚而宗中一二老成能知舊事者數歲間凋零殆盡失今不爲後將焉考于是尋理前緒少加刪潤屬從兄茂卿自家來相與訂正遂以成編深惟古人如司馬遷論述前世及當代得失成一家言附以自序以國史爲家乘故其世章也余爲史官無能修龍門之業安所附麗以光吾世然而遷史原本所自至遠引顓頊旁及周秦幾于汗漫濫觴不止至有遙遙華胄之譏余今所系次皆明徵確據十四世而上本支而外有所傳聞不敢

收也遷之推明世德又上不及祖彼固史例宜爾而余爲譜于家得專敘述近自我父遺自我始有善可書有行可範不敢遺也善乎李獻吉之言也曰國有史家有譜皆不離其事實不然後世何觀焉又曰歐氏譜有遠胄之嫌夫歐氏蓋祖太史公而失之要於事實則雖瑣屑猥冗在所必書此獻吉所謂欲觀者彷彿其咳貌故不暇忌細小者也然彼數家咸能自重其世非以世重余實愧焉惟是蚤歲所奉祖父之訓罔敢墜失且與族人及吾于弟共相率勉毋汙宗祊是吾志也語云禾乘向

本木落歸根吾先世爲農夫本無意顯貴今顯貴矣能不爲農失耶而吾子弟不率者家無擔石乃欲學鮮衣怒馬游閒公子之習此不亦墜家庭遺教忘其本根耶吾常見當世貴族如崔盧王謝衣冠赫奕未嘗動念至田舍家人力本樹惇歡然戢睦心竊艷之時向兒曹稱說此意而自念生平不及祖父甚多子弟又不及吾悠悠來世益不可知不尊祖不敬宗何以收族何以見前人哉吾子孫戒之無念爾祖去汰去袤毋論顯晦不改宗風重吾譜矣

攝工愚見序

留都工曹頗尚方雜作及城垣廨署舟梁器械一切繕治諸役歲賦十餘萬緡量入而出無虞匱矣典守各有司存循職而營無虞溺矣頃非時　宣索動至鉅萬府藏爲竭而中貴人督金錢者猶項背相望是上糜也兼之法久弊滋人情弛廢物料工作百不如義日報竣未幾圮壞隨繼歲歲耗縣官無已時甚至上供諸物賈人子輒貪緣爲利旁侵私割無不尾閭是下糜也區區留工所積幾許而堪此再糜非重弊極困勢必不止在事者蓋兩

憂之乃余以爲上而糜屬之上矣非吾所得爲所得問也若下而糜則弊端可尋漏穴可塞便宜操縱可如意何所不得爲何所不得問而因循耗廢日甚一日此誰過歟善乎溫陵李先生之言也吾輩當法古人毋囿晏安毋厭猥瑣治國如家帝公帑如私橐以報效　朝廷盡職當官如是而已李先生攝工曹不數月諸廢悉舉問有應罷應行應增應減應斟酌變通咸條而列之爲款二十餘繫鑿可見施行毋論其他即如城垣一事所費不貲襲故循常莫糾其失李先生獨策內城完善可毋修外城則併力而先事一隅須表裏俱堅乃漸而及四隅不二三年役可罷也今司城者遵其說有成緒矣引而伸之何者能廢先生畫哉凡先生所爲初若米鹽瑣碎要其終乃更簡約以費爲省以有事爲無事此其大指古人小物必勤至于後世猶有能使材雖屢屈間各得其任歷事多而用心密槩如此也夫周禮冬官闕矣或雜索于五官或補以考工記議論樊然未知得失以余私度冬官事多難于臚列此之闕如以俟精慮之神明而自得耳　國家六典所載無所不該乃在留工抑何

僅僅神明自得無如先生凡居是曹而欲盡職報效則先生所條列其指南矣余頃亦以攝事踵先生後方有仰屋之嘆讀此爽然因屬司務馬君刻之以告同署及來者庶幾當此艱匱無可柰何日相與即縮以不至重糜其于國計亦未必無少補也題「攝工愚見」則先生所自名余不敢更

林處士偕配八十序

吾鄉以素封名則逕江之林林氏族數千指今其行最尊年最高則處士半牕翁處士稚年而儒壯年而賈艾年而休傳業於其子室中不能具千金稱處士之富於林則渤澥之雙鳧而介丘之卷石也然而舉宗尊事處士直將尸而祝之縣大夫舉三老以充賓筵惟處士儼然在位往者飲禮成少年輩輒有後言夫夫也以財舉耳風勵之謂何乃處士獨否處士既以傳業則與其配許孺人白首相懽居故濱江扶杖行遊觀海鷗上下趾不戶窺

躬不財役在御有靜好之音中谷無仳離之嘆者業三十餘年稱處士之福於林則沮澤之柴胡而季代之鳳羽也余向者數過逕江從諸林稱說處士頗有概于中今年處士與孺人皆登八十諸林之客游都門者不下百餘人相率謁余吾鄉以太史言爲重輕某輩將有祝于宗老太史幸賜之辭卽宗老幸而以太史重其貺實舉宗承之余力謝不文而吾表叔丙卿爲從吏甚力余出而行長安市熙熙穰穰非服官則服賈無他途也官市於朝賈市於廛白首營營竭蹶而不休夫豈不惡勞市心勝耳機事日習天眞日斷以此斬壽將却行而馳處士方艾而無市心孺人相之蚤休重積卽薦紳之士方玆詘矣知止知足遠殆與辱處士幾焉壽不亦宜乎在昔稱壽各于其倫大者祝以天下次者以國次者以宗要以萃歡心而迓純嘏無大小一也林之宗巨矣處士爲之祭酒稱觴之日少長先後更起而奉二老人歡卽遠在萬里外猶相與南向稽首皤皤黃耇長爲家禎歡心洽矣壽不亦宜乎處士無天刑無人損天佐之年以訓於宗閭將百歲未艾其奚待余言丙卿固請余聞之禮

矣禮有宗子族胥命焉後世宗子廢而族渙族渙而敎衰矣有如林氏宗人能嚴奉其長雖其相去之遠而不忘恭敬之心惓惓爲壽禮失而求之野倘亦有足多者歟余故喜而書之豈以余言爲足重處士乎

史母李太孺人六十壽序

不佞始受書時即知有溫陵史先生其所論著文章粹然一禀於古學士家翕然宗之時閩中稱古文辭尚少獨先生與王道思崛興道思既以才見抑先生官至楚轄亦自免而去未究其用然閩人自是襲軌濡芳作者迺與甲於海内承明金馬之庭何翩翩也而先生有子太史君用家學魁 大廷裒然爲詞臣首不佞日從太史君遊論其家世知先生之澤弘遠矣先生亞配曰李太孺人實生太史太史之賢而文雖其父教乃太孺人有力焉

始太孺人之歸先生也時先生方爲曹鄭迫跋歷藩方太孺人率從往先生清白禔躬門庭之内無一錢關入者然而賓至進觴饑至進食寒暑至進時服皆不待索而具比自楚歸垂橐耳然而親朋宗黨不乏問遺春秋蒸嘗不乏肥腯以饑寒困苦告者不乏賑施于何辦之則太孺人日夜拮据所勤力爲先生助者也先生居恒手授諸子經或時行部則太孺人篝燈課讀待先生至次第禀業無荒于嬉者今太史及二季猶時時舉所憶書則曰此母孺人膝下所課誦耳太孺人又雅承先生意不腆先世之餘稍厚諸伯子太史二季不敢望焉其後先生没而二季未婚幼女未嫁太史爲孝廉日貧幾四壁矣乃故業益修經費無闕田廬園圃之屬皆視昔加治于何辦之則太孺人日夜拮据所勤力爲諸子地者也計太孺人一孱弱女流耳上以相先生下以成諸子而旁以爲德於閭里及道路所不知之人蓋偉丈夫所不能辦而太孺人饒爲之此其聰明智識有過人者宜其有太史矣太史既服官嘗一迎太孺人邸中供養太孺人顧不樂曰吾歸益勤力爲二季勸學柰何虛廢大官

廩哉於是太史以使事奉太孺人歸里比來則太孺人遂留里中明歲春爲太孺人設帨之辰且登六十太史南望徘徊謹遣一介歸壽而屬不佞修辭不佞夙昔誦慕史先生而以不及見其人爲恨今幸免太史矣先生之業至太史而昌幾文明矣要以堅貞柔順無成有終則惟太孺人爲烈太史之承先生爲遷之于談爲固之于彪而太孺人之功於史氏爲宋夫人之於張爲申國夫人之於呂此其名皆百世不朽豈徒以修齡鼎養詡詡然矜於世者易之言積善餘慶也而發之于坤良以坤

厚載物其道善積而其象則牝馬則行地無疆無疆故久久故大積之說也太孺人之積於史氏厚矣其慶在躬其餘在太史無疆之休將世世享之由茲以譚稱太孺人壽者且以史氏之宗祊寄獨其身已哉太孺人嘗言人生福田悉前生積之既以勞神人愈康既以施人已愈有其生平修持皆自見解中來此豈尋常閨閣者流能窺測萬一者吾度大史使至必且召而語之曰若亟歸語吾兒老婦健飯無恙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兒益勉之矣若是則太史之所以壽太孺人者又自有在不佞

第拭目觀之無所庸辭矣

新安黃一桂刻

蓉霞草卷之五目錄

邢司馬平倭凱旋序
重刻唐文苑英華序
朱子語類序
朱子奏議序
駿烈重光冊序
中丞希所郭先生奏議序
入十四葉翁雙壽序
惠安羅令臺薦序
滇南學使者鄧公叅藩三楚序

鄧伯存宇鄧公五十壽序
徐封君七十雙壽序
許敬菴先生文集序
諸書字考小序
穀城山館詩叙
江州餘草序
上林苑監左丞游大夫政成序
皮林奏凱序
鄧汝高詩序
林仲山先生詩序

椿萱並茂圖序
大司空晉川劉先生河功告成序
陳文塘先生七十序
鄭叅軍受封序
三校錄序
侯官縣劉侯報政序

蒼霞草卷之五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邢司馬平倭凱旋序

自宋以前中國所患苦無過北狄東南島夷直鱗介視之不能爲大利害也　明興以　高皇帝威靈海外震疊獨倭數數入犯屢戒不悛其爲中國害駸駸與虜衛至嘉靖而兇燄極矣然其衆不過數千其來非有約結欲與我爭雄長也徒以貧窮不能自存資剽掠爲生耳然猶竭天下之力數歲而後克之豈夷狄盛衰亦自有時不可以鱗介忽

歟自頃六七年來倭困朝鮮設讎蠶食　天子震怒聲罪徂征兵連不解中間或媾或戰變態靡恒戰亦稍稍相勝負議者憂之而　天子鋭意必討曰毋庸遺此以爲門庭患維時閫外之事則大司馬邢公爲政公鼓舞將士深入賊巢於是有蔚山之捷幾獲渠魁賊保險固守我師暫撤而衆議乘之前勞幾隳公益發憤誓師蓄力俟時謀賊稍懈百道並攻於是有釜山西生浦諸處之捷賊既困敗糾合殘黨互相救援公豫布舟師扼其要害艨衝巨舸大戰中流於是有海上之捷賊悉餘衆遁歸朝鮮之人咸復其業歌舞載途而我中國數年徵調轉輸暴師勞衆之苦乃得息肩　天子之恩德洽於外藩其明威所被至震於鮫宮蜃窟之表莫不讋伏於乎盛矣論者謂茲役有甚難者三而攻戰不與焉隔越滄溟情形不通則地難興師歲久結局無期人情厭苦議論易生則時難宿兵他國客主相持猜釁一開毒且中潰則勢難公之仗鉞又當我師退怯之後和戰紛拏之秋微兵有數千里之遥而索餉無旦夕之近蓋其難又未可枚數焉公從容堅定不震不竦竟挫強寇於鋒刃之

下掃穴蕩巢廓清氛祲　廟廊自此釋東顧憂公之功顧不偉歟在昔人臣立功外國率推班定遠定遠所當乃西域諸胡脆弱易與耳長平冠軍猗角而逐匈奴敵稱勁矣然維時舉中國以困虜乃稍得志而所損士馬輒復過半憂憂乎其未易談也今倭之勁已與虜衛諸所戡定難於三十六國即士馬不無損傷然出塞入塞公私之數官閹之視建元元狩間何如哉勝國於諸戎無所不剪一渡海而覆十萬師終其世不敢以片帆東指倭之輕中國原在於此假令今茲之役不覩成功使倭

復得惻然逞志於屬藩憂方大耳彼定遠所招來西域遣子入侍其輕重利害視此又何如哉蓋高皇帝嘗戒朝鮮使臣歸語其王毋輕弛備以啓倭心至下　璽書申諭　聖謨淵深夫寧爲朝鮮慮亦以固吾圉也　高皇帝慮朝鮮於二百載之前若合符契今　天子卒能以神武定之雖　社稷之靈而公功亦不朽矣公既告捷獻俘於　朝上心大悅　詔示天下令公班師還鎭公所部吏若客雲令王君輩屬余言爲賀余聞入素從父老談說嘉靖間事惴惴然有戒心於倭聞公之捷欲

張之未能也故於王君請書此以復若公所爲運用之方攻守之略如古所稱顯允壯猷云者則尚有行間之士能頌說之無庸余言矣

重刻唐文苑英華序

唐文苑英華者唐一代之文章具焉唐文沿六朝而波焉者也其韻而文則材六朝而創爲搆者也其沿而波者至昌黎柳州而始振而其創爲搆者則家珍戶璧鏘然琅然至中而稍微至晚而替故唐文由衰之盛也詩則由盛之衰也迹其盛衰之致得失之由亦較可覩已今世操觚之士稱聲律稟盛唐若功令將推而附于三百篇之後使繼其統文則欲并韓柳而祧之宗秦漢而爲之子故評是編者或左袒子有韻之文或搜瑕于中晚之世

疵其博而濫廣而弗精也茲其說吾安能絀之然夫子遠書綴録秦誓刪詩于鄭衛邶檜諸風並存之以示來許彼豈欲甄繁芸穢崇宏博之規溷後世觀覽哉義固不可以闕也夫繩以風雅之義詩亡久矣即盛唐之視三百篇如綫之旁枝耳不得稱世嫡也若論振衰之力則昌黎柳州之于秦也于漢也越六朝而上之也是眞幹父之蠱而續祖之緒矣故夫後世之欲越唐文而宗秦漢也與其欲躋唐詩而宗三百篇也皆持論之過也要以瑕瑜並收得失互見存秦誓國風之意備一代文章

垂之無窮令後世得有所考鏡則毋論盛者足傳
即衰者亦可以尚論而取材安能闕之夫六朝之
靡也昭明之編次也至于今不廢也吾是以槩唐
而存之存之而有所去取精而不濫也吾以俟其
人

朱子語類叙

或曰朱子之學其行于世也孰爲之余曰天爲之
何以明其天也當夏商周之世羣聖繼起而孔子
集其成未幾有秦氏坑焚之厄也於是漢祖興折
節崇祀于干戈擾攘之秋使天下聞風而靡而孔
子之道尊當漢唐朱之世羣儒繼起而朱子集其
成未幾有元人腥穢之厄也於是　高皇帝興縣
布考亭之傳註于學宮使天下顓然一遵其說毋
敢出入而朱子之道尊孔子大聖朱子大賢其道
之必尊且信于天下後世固萬萬無疑者然非有

漢高帝與明　高帝開天立極之聖人爲之發明
表章亦安能當坑焚腥穢之後煥然揭日月而行
天故夫孔子朱子之道其尊且信于天下後世者
孰爲之天爲之也自孔子之道尊而萬世之人得
不淪於禽獸自朱子之道尊而孔學益明萬世之
人頗學孔子者如登天然若爲之梯如泛海然若
爲之航故有孔子必不可無朱子也近世之爲新
學者好齮齕朱子其始直朱子耳浸淫不已且及
孔子蓋至今日士大夫修瞿曇淨土之業其界訾
洙泗家言以爲不足當靈山之下乘者喙爭鳴也

孔子之道於是大厄其原皆始於輕詆朱子以至於此夫朱子之學吾不知其何如也然而知其必爲孔子也近世所崇尚之學吾不知其何如也然而知其未必爲孔子也孔子之言多矣挈其大旨不過曰博文約禮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如此其繁也而孔子以爲約何也爲其有途而可遵也有規矩準繩而可守也夫可遵可守者孔子之所謂約也而今之所謂簡易直截言之甚可聽也而其實無可遵無可守夫無可遵則其途愈岐無可守則必蕩然于規矩準繩之外然則今之簡易直截云者皆惡吾道之拘而逃焉以自便者也其與孔子約禮之教已判然蒼素之不相入矣又何惟其操入室之戈以自標于門墻之外哉朱子之言曰近世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往往嗜簡易而憚精祥樂渾全而畏剖析以此不見天理之本然各墮一偏之私見嗚呼此朱子之學所以不謬於孔子也世之人惟其不欲爲孔子也是以輕詆朱子其弊至于悖天侮聖而畔　高皇帝之功令也亦大惑已侍御高安朱公每與余言輒慨然發憤思欲廣朱子之遺言以行于世會錫山高君雲從出其

所澂未子語類若干卷相與讀之而喜以屬朱之詁生曰崇沐者校而梓焉侍御復命余序余非能明朱子之學者顧嘗慕夫不爲未子者之高求其所爲簡易直截而卒不可得也反而繹朱子之言則其說若煩而爲途實甚夷其教若拘而其爲規矩準繩實一定而不可易以質于孔子博文約禮之指直有合者竊以爲今之人能爲孔子亦可矣不必更陵孔子而出其上夫欲陵孔子而出其上也則必別有謬巧無所用朱子矣如其惟欲爲孔子也而舍朱子其將孰遵而孰守哉今士大夫既以朱學起家而弁髦其言無所顧惜乃侍御與高君獨篤好若是此其人皆所謂欲爲孔子者有其倡之世必有和者其使孔子朱子之道復尊且信于天下後世未必不由此矣此亦天之所開非人力也余故喜而書此以俟後之君子因以復于侍御侍御之先故與紫陽共本崇沐則其裔孫能挫產爲此是無愧于先世者故并及之

朱子奏議序

朱生崇沐既刻朱子語類而余爲之序大較言朱子之學同於孔子有孔子不可無朱子也朱生復裒朱子奏議刻之而仍屬余序余於是嘆曰夫朱子者非但學之同於孔子也其遇亦同於孔子孔子當周之東而欲挽之西也轍環列國以尊周攘夷爲事而列國不能用也周遂不復西而并於夷秦朱子當宋之南而欲挽之北也歷事諸帝以尊宋攘夷爲事而諸帝不能用也宋遂不復北而并於夷元此一聖一賢者其身之合與不合言之用

與不用非但關當代之存亡而天地之所以晦明運會之所以升降生民之所以爲華爲夷爲人爲獸皆于此決之非如尋常謀國之士爭一事之是非計一時之得失已也或者曰孔子用而周必西則吾信之矣夫朱子也而若是班乎余曰不然朱子之地位力量信不及于孔子也而其學問之所至功業之所竟必足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則吾以爲自孔子而後儒者之有實用未有遠過于朱子者當孝宗之初立也朱子上封事至數千言惟以勤政講學絕和議復讐恥爲說已切中當

之而地方之利病民生之休戚如救荒恤刑之類固已爲之規畫措置經久可行大之而朝廷之紀綱軍國之謀議如奄豎竊權賢才廢棄兵食耗損諸弊又爲發憤開陳思有補益而其所爲本本原原言之諄復曲折至于世人詆爲迂談而不能自已者則惟在于人主之一心蓋其言曰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又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人主之心可得而正使宋之君臣能

用其說必有以成恢復之功而不至覆亡之禍蓋萬萬無疑者然而居官九考立朝僅四十日同時士大夫所爲推轂之口與媒孽之談常遞爲勝負而人主之心所爲傾慕倚注欲究其用與所爲齟齬厭畏不能安之於朝廷之上者亦遞爲疑信而卒之王淮陳賈之徒曹起而攻之雖以孝宗之聰明寧宗之信向亦爲所奪矣蓋賢人君子之道其難行于天下如此然至今讀其封事疏劄及諸奏對之言無不明白正大辭暢而意眞使賈誼劉向之徒爲之不能如是之剴切也故孝宗得其疏至

漏下十七刻猶披衣起讀而寧宗每當進講必問
熹誕云何蓋賢人君子之言其易于感動又如此
近世人士既詆訾宋儒遂謂其用舍無益成敗而
欲束之高閣至如正心誠意之說宋人以爲世主
所厭聞者今已不復談及學術壞而君臣之誼衰
其日睽日隔漸以成極否之勢而不可挽回無惑
也然則朱生茲刻其關係世道固不小哉

駿烈重光冊序

嘉靖之世有勞臣曰大司馬張公者具文武才有
大功于兩粵屬東南亂久不靖司馬以留樞建牙
海上盡護諸將念吳兵脆不任戰檄召粵中夷兵
夷兵故司馬所恩威馭者也得檄馳至屬有所待
未即戰而幸臣趙文華者來視師驕貴甚司馬不
爲禮徵賄不應問兵事不告恚而上書言司馬逗
留相嵩從中主之逮司馬時司馬已大破倭于王
江涇斬首虜至四千級爲二百年來東南戰功第
一臺諫交章請留司馬遂前功讒人沮之竟論死

西市吏士聞司馬死皆憤悶涕泣莫肯用命倭復
熾又更數年胡少保竭天下力僅乃勝之嚮使司
馬在事不至此矣世人盡知司馬冤而不敢白司
馬之子孫又微無能白其祖父獨國史載司馬戰
功與其所以得禍甚詳而核余從史臣後讀而嘆
曰天乎有勳勞若是而覆盆至今哉頃司馬孫諸
生懋爵乃走　闕下上書自列　詔復司馬故官
易名襄愍　予祭予葬錄懋爵爲太學生諸典隆
備司寇謝公語余司馬之死幸臣燎之權臣煽之
凶德參會用武不終天方嘉亂宜其及也乃今尺

疏叩閽羣情舒協銓臣和之禮臣唱之相臣成之法臣諫臣力從臾之吉人參會念昔圖功天方悔禍宜其章也司馬困于凶德伸于吉人論久彌定烈久彌光寃久彌暴憤久彌舒天奉司馬至矣所遺憾者不得起壬人于九原而食其肉耳不佞唯唯昔嘗聞之壬人在事尸兩正卿一則司馬一則建安皆閩產也其在封疆尸兩大將一則司馬一則黃巖皆才臣也建安無汗馬之功驟貴而覆黃巖功矣朔方之議成敗利鈍猶難逆覩也功見言信無如司馬司馬死已四十餘年而談者酸心聽者裂眦稗官有記信史有辭壬人爲杞司馬爲顏壬人爲檜司馬爲岳顏得杞故忠愈彰岳得檜故功愈襲司馬得壬人故有今日天奉司馬藉手壬人九原可作猶將拜賜又何憾焉司馬孫聞之而喜曰懋爵孱然使先司馬負寃歲久幸而徼寵其以二先生言布之泉下不佞曰未也　主上明聖愼惜恩澤金錢爵賞常靳而不輕畀獨于司馬無屯膏無壅汗此何故也彼其東征西討拊髀興懷駿骨猶市怒蛙猶式況於司馬司馬而在金印可懸萬戶侯可取矣何論其他昔人謂千百世而後

有知已焉死且不恨司馬不再世而遇　明君地下之錫侈于師中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何幸如之司馬之所愉快益在茲乎宜以此告茲舉也司寇與其僚蕭公少宰馮公力居多馮公蓋援　國史徵司馬也不佞謬然無能爲司馬役姑因縉紳咏歌而序其端報司寇焉

中丞希所郭先生奏議序

文章非經世具也有足經世者惟奏議之文大之以創典敷猷回天轉日次之亦指事披衷箴違糾慝故當其效即一言而世道關焉蓋自西漢以來其重久矣然其流也浮放而鮮情枝蔓而失體聽之纚纚而覆之功實無有當者非忠心爲質而欲希不朽之業難矣吾温陵希所郭先生者蓋再爲御史三爲中丞而其爲中丞寄一持節撫楚先後奏議甚多不佞讀之而嘆曰此經世之文而忠心爲質者哉始先生爲御史居南臺上書請　召諸

逐臣爲權璫所螫謫去璫敗起守故官復以直言忤　上意徙閒曹稍遷卿寺以至開府每有建議皆爲楚人百世利其大者正賦書乞祀緡城要衝恤遠戍力持　親藩賜地至　嚴旨不移又白邑令之齮齕於寺人者使守其職居楚三年惠澤流滲乃入佐內臺往佐臺者地望尊取雍容表率耳不必以諫爭奉職也乃先生獨時時觸事力爭一歲中章無慮數上皆關治亂大故至國本人才之際尤痛切開陳言雖不盡售而先生勤懇無已憂國奉公鬼神鑒之矣不佞槩覩先生入仕以來世道三變臣子之進言者亦有三難其始則　主上冲齡神叢暫借宮府之奸合而操柄以塞忠諫之口則言者難既而城社屏除政歸　當宁百司庶職將順爲忠於是逆鱗忌嬖虞門稀闢回方封事稍稍報罷則言者又難馴至今日穆清遠隔天聽日高如神之志慮非臣下所易窺故有取忤單辭而終身擯廢公車之牘十上而九留中則言者愈難其前一難先生爲御史時也其後二難先生由御史以至中丞時也嚴霜勁雪靡不摧仆而先生直節挺然蓋上而　人主中而人主之　介弟下

而奄寺無不切劘中間或躓或滯不少芥蔕即主上於言者多抑少貸乃獨在先生賜環晉秩時猶不吝此雖　明聖知人之哲而非先生惘款精誠當於　帝心安有此哉世之讀先生疏者以爲練達如賈太傅憂時如劉更生其文章洞豁如蘇氏兄弟豈不得情要以長沙懟中壘雜眉山流於縱橫先生皆無之宜其領袖人倫爲名流碩果也始余未識先生竊意其人或孤高亢厲蹤絕風塵自頃習先生則見其虛懷樂善洞洞皎皎與人言惟恐不盡蓋恂然長者也而縉紳間又言先生爲

南臺時事南臺有掣鹽之役故事賈人子醵萬金爲臺使者壽先生大駭使者爲攫金來耶悉謝罷之錙銖無所染其狷介潔廉出於天性而樂易乃如此劉邵謂清節之流不能弘恕豈其然乎夫德足厲風俗法足正天下術足謀廟勝此之謂三材惟先生兼焉所爲經世之業不盡于奏章觀其大則茲編足覩矣

八十四葉翁雙壽序

翁蓋吾鄉之樸茂長者也其生平目不識公府足不涉百里力田治穡暴霜露冒寒暑至老不休不知有粱肉綺縞之奉用能食其力而豐其產蓋隱然有鄙人之風而遊無懷葛天氏之世焉俗之靡也相競以刀錐相傾以城府舍本逐末務華絕根浸淫橫決莫知所止尊卑少長之節漸以凌遲而惟力是視余心傷之記往者侍先大父先大父亦鄉之所稱樸茂長者也居常游從往返獨鄉長老二三人翁其一也其交若弟兄驩歲時閭里宴飲杖屨雍容長者坐少者行酒更起前爲壽于于相樂不二十年間而向之歲時宴飲杖屨雍容者求其人而不可得獨翁在耳翁既失諸長老無與曹偶而少年輩妄自豪且嗤翁爲椎鄙翁踽踽不自得每持小子爲言大父時事輒愀然動容矣今歲之春小子里居修故事謁翁翁呼酒相勞酌楊氏偕二子咸出供具飲食佐翁與客驩小子徐而問翁今年壽幾何曰八十餘矣里中年如翁者若干人曰不知也恐一二人止耳年如翁而稱偕老者誰曰不知也年如翁偕老如翁而富厚豐樂撫壯

子而抱曾孫者又誰翁益謝不知小子則謂姑毋論里中即吾邑之大生人之衆而壽考福澤有能望翁者何人于是坐客咸起曰未之聞也遂歸而相與謀壽翁以余言爲先余推自大父没至今不二十年間而鄉之習俗既以一變望翁如蒼松翠柏之立于羣卉中就而可敬慨也翁在而鄉之子弟其稍知從善者既有所慕而不敢自偷而其妄自豪輕翁者久之亦將有所感而不敢肆其傲長家尊之習漸靡薰蒸務本業崇禮讓以庶幾後來者及見先輩遺風則胡可一日失翁哉在禮鄉黨

既以齒隆而史傳所載隱君子如荷鋤挽車者流津津談之若推而加諸鐘鼎旂常之上即漢號近古其取士以孝悌力田爲科而唐制褒高年耄耋而上以次受刺史司馬宋猶得初品官抑何重也夫翁不亦孝悌力田而有荷鋤挽車之風哉惜國家褒高年之典遜于前代乃吾儕鄉人徒以其私稱觴奉壽以尊隆翁此亦禮之所與也余小子不佞請以此介酌者而進之酌者諾更請辭以祝余謂如翁胡祝也夫上古之民耕田鑿井不識不知無以揺其眞而滑其和壽皆百餘歲翁實近之此其筭且未艾夫揚孅發潛推明翁之長者以附于荷鋤抱車之流令後世因吾說以求翁幾若隱君子焉此固不佞之所以祝翁也

惠安羅令臺薦序

直指劉公按閩既竣事察舉所部吏治行較著者以聞其在令長僅十餘人而惠安羅侯褒然高等矣惠安於閩雖稱望邑然其封疆儉而賦入薄不能當諸名都之半而北莆陽南清源介二劇郡之間冠蓋行李相望于郭門令不難士民而難賓客不難溝書而難供億十九無全譽矣乃羅侯一意拊循其民民戴而誦之客之過惠安者饗無加遵覯無用幣顧相與譽侯曰吾入其邑而訟庭空矣案牘清矣獄無寃矣猾胥歛手矣豐蔀之隱無不

畢達幽貞姱節無不表章矣士安于庠農狎于野矣是良令也頃歲不登閩壤龜坼瀕海尤甚乃旱魃趦趄望侯之四頻而不敢入風伯雨師聞侯之禱祈俄頃而狂飈迴輪靈澍沛澤矣未期而穰及期而大穰閭里恬嬉物無夭札良令賜也往邑無賴子蒲博爲生探丸之徒相望于道其豪而嫺訟者輒以枉死穿人人咸苦之侯廉其狀一切繩以法惡少輩揺手相戒毋敢犯邑俗之所以大更雜大不驚良民之得不爲奸饕者良令賜也蓋余不佞得侯於道路之口者如此而余宗人居惠安者往來福清尤頌侯不置其爲弟子員者則以其私頌侯曰吾儒而貧前令予數椽之居而爲豪所困賴侯乃有寧宇吾父子兄弟之得以環堵而休絃誦而修業者良令賜也會侯之薦書下因偕李生繼曾輩請于余吾子去惠遠然子之宗人芘焉猶子芘也能無爲惠人一言余聞之周書民情有好有惡小得其所好則善大得其所好則樂樂則譽譽則欲鋪張揚厲以暢其志夫子告子張謂爲政在安身取譽豈其貴譽貴其所以有譽者耳以惠人之譽羅侯一聞其獲上遂樂而頌之欲鋪張而

揚厲之非有以大得其所好而能然乎然則侯之所以有譽與惠人之所以譽侯固不在區區直指之薦書也侯大父文肅先生爲世名儒卓有建竪未柄用而沒余從詞林後幕說先生今復知有侯王克謂儒者栗栗不能當劇然可以執德立化文吏能破堅理煩不能守身若文肅與侯蓋兼之矣夫侯而欲竟文肅之所未竟乎其以茲邑爲權輿可也

滇南學使者鄧公叅藩三楚序

鄧公以文章行業推擇爲學使者當之滇南時余在都門聞薦紳間議論謂滇南僻遠不足以辱鄧公而余按圖籍所稱說昆明洱海之勝金馬碧雞之奇點蒼雞足葉榆金沙山川之雄麗私心羨鄧公之有此行也公亦歡然單車就道去無萬里投荒跋涉困頓僕痡馬瘏辛勤不自得之意而以奉簡書臨長博士諸生宜有以宣揚教化破聞陋爲文明廩廩然有每懷靡及之懼蓋至滇而人士之覩公屑宇者如高山凝霰不肅而嚴聽公議論如

洪流赴海不決而再讀公制作文章如鈞天廣樂駭目洞心生平未嘗聞且見也公亦好爲諸生論說經義旁及古文辭詩歌以開廣其志慮誘發其聰明而要歸本之六德六行與功令所飭勵以繩束其步趨而毋漓其敦龐淳固之氣軻鐸所臨靡然向風矣會其時有虎冠之中使魚肉滇人至肆暴于諸生公橫折其奸無所顧避璫之欲逞志于公者屢矣公守之堅卒亦無以難也居滇再歲餘舉滇之青衿無不以出公門下爲喜其所爲文詞駸駸能自振拔表異有中土人士風至于名勝奥區數于百年以來詞人墨客足所未嘗經手所未嘗品題者公皆披其荆榛被以黼黻金石奏于松篁雲霞蒸于洞壑龍蛇之筆鳥跡之書布滿于懸崖絕壁琳宮紺宇之間皇皇乎邊徼之奇遭西南之盛事也在漢盛時王褒至滇求金馬碧雞之神而近代何舍人大復嘗一使其地皆爲滇中美談然舍人迫于王程登覽既狹褒所將使指恠誕不經無益于國事惟司馬長卿建節往諭冉駹樸榆之君長並稽首奉命比于內臣而土人盛覽張叔輩皆從之受經肇一方文教差足爲滇重夷公詞

賦足追長卿而器局方嚴操修純潔無佚蕩跅弛之態所至擁皐比列章甫講德問業門下士如盛覽張叔輩不知凡幾蠻夷之酋襲冠帶而誦詩書者環聚于橋門以望公之色笑又不知凡幾長卿不能及也余向所以羨公之此行及公所以歡然就道者意蓋如此公學政成　天子乃徙公叅楚藩治鹽筴也田河渠於職事益劇所轄名郡十五巖邑以百餘地方數千里於臨制益廣三湘七澤洞庭大江太和朱明峴首鹿門諸勝皆待公之登臨沅芷湘蘭鶴樓鵲磯鸚鵡之洲烟波之里銅鞮

之坊陽臺之雲皆待公之吟咏公所爲龍蛇鳥跡金石宜而雲霞爛者當不止如滇中維楚多材其過郢而能和公之陽春白雪者或差勝於滇公於遊彌壯而余之羨公彌甚矣公將去滇諸孝廉出公門者謂吾師廉無可納行李宜以辭進而吾滇人言莫當師也則走使白門請於余余嘉孝廉萬里乞言以重其師爲盛覽張叔輩所無故爲論公之所寵靈于滇楚者使質于公公至楚而爲陽春白雪之篇當持以酬余毋曰吾方治鹽筴屯田河渠職事劇未皇也

郡伯存宇鄧公五十壽序

始鄧公以香山令高第　徵入宜拜臺諫乃僅得太平佐以去或曰鄧公胡不臺諫而佐也應者曰鄧公宜佐夫鄧公令香山者也是珠璣玳瑁火浣文犀南金大貝之所湊也而鄧公之來視其槀無有也是固宜佐鄧公既佐太平所轄游徼戍卒于振江上備萑苻之盜盜聞鄧公風相戒無敢犯于是諸臺使者知鄧公賢不宜以佐淹而會其郡太守遷去則相與請于　朝以佐爲守鄧公去墨綬不數年一再遷而至二千石與股肱郡顯貴矣然談者猶爲鄧公嘆滯抑也而鄧公爲守則益自發舒豪貴無敢關說矣關者無敢以竿牘通矣主文之吏無敢輕重其手矣司藏者出納金錢無敢沿故事輸其贏太守舍矣卒伍之受餉者無敢奸欺以意爲贏縮矣嘉辰令節無敢相餽遺矣自郡庭以至四封肅肅習習無不稟公之教令者公又日夜拊循其民獄無寃繫途無纍維貧無溝殍病無立枯粥于斯藥于斯祈禳于斯形瞻可掬籍閭可排而折轅被囊之資可割也自郡庭以至四封熙熙于于無不沾公之膏沐者公副守六年爲守二

年吏民祝公如其父母其爲副守守祝公如弟其爲守副守而下祝公如兄公廉則相矜于廉公慈惠則相矜于慈惠公率以道義則相矜于道義無不就也無不暱也今歲公登五十仲秋之十六日其懸弧之辰吏民欲躋公堂稱觴焉公不可而司李李君輩謂余與公同里閈知公乃欲借余之一言以進余惟在禮五十始服官政何可言壽乃樂只父母之歌萬年無疆之頌大率爲有功德子民者言耳非眞待其黃耇鮐背眉壽遐齡而後稱之祝之也公今雖五十而功德在民已若百千年其吏民歌舞公而尸祝公亦若百千年由此而進萬年無疆非虛語矣今日壽公奚不可者公爲壽之年　天子方修歲事大計邦國吏公且驟五馬而往士大夫望公必相語曰是前所徵香山令無珠璣玳瑁文犀火浣大貝南金于槖中者也是其郡徒有江水耳　天子必褒公以風羣吏爲龍爲光壽考不忘行且有頌公矣公今未行諸僚屬吏民其各酌江水一杯侑以余言歌龍光萬年而進之公當灑然飲此水甘于瑤池之漿金莖之露也

徐封君七十雙壽序

世之稱福澤者曰貴曰壽曰偕老曰有賢子孫備此數者豈不盛哉然而楊子好自利也乃以貪名與壽謂之逋人而漆園至比孫子於委蛻此何謬也彼見夫搢搢者之經營不休欲與造物爭能以爲是數者可智求力索而得耳人愈求全而天愈畸之此所以爲逋人也夫誠有入焉適然同然委運而任眞無跂企之勞陰陽之忠而吉祥善事麇至而總集若先有期會羣然赴之此不亦人倫之罕值而造物之所獨豐歟楊以爲順民莊以爲至人其斯人哉吾見之封君徐太翁焉太翁嘗被金紫秩二千石然未嘗一日服官政也即金紫亦常笥之曰不如野服葛巾適也年登七十矍鑠如少壯與其耦某太恭人齒又相若也飄飄乎若兩神仙然未嘗以導氣養形稱也有子少卿公由名進士起家爲李平爲郎任職爲二十石以治行第一入補九卿融顯矣諸孫復能讀書世其家人曰此太翁庭訓然未嘗汲汲然督責幾望如穉之蘄熟樹之蘄長也夫太翁者貴矣壽矣偕老矣有賢子孫矣信得全矣彼無意於全而全委焉地之下者

衆流歸山之蔚者羣植附則太翁謂也其最奇者
太翁與太恭人之誕先後一日耳而先是少卿公
居南中兩尊人不能從少卿公南望咨嗟曰吾父
母且並稀齡期屆矣吾安能侍膝下跪進一觴爲
吾親壽屬少卿公滿光祿考奏課闕下　上謂少
卿賢使歸守舊職少卿於是得間走里中奉觴上
壽伸其夙念當是時少卿公固已久次宜徙官而
逡巡不徙也或嘆其淹滯然使少卿毋淹滯而遽
徙官簡書在前官守在後則將營職奉公之不暇
安能及誕辰奉觴上壽爲兩尊人歡融融洩洩之

若是哉造物之私人其厚爲之遭而巧爲之合一
至於此此乃見太翁與太恭人之福澤也少卿公
將爲壽所舉士選部吳君虞部洪君輩先期乞余
言佐觴余視少卿公開朗洞豁胸無凝滯褒然艱
大之器蓋太翁教宏遠矣美哉有子若是太翁太
恭人志愈樂神愈王天之私此兩人行未有極烏
庸視乎然吾聞少卿公依依子舍不欲之官此則
非也傳言士孝曰究卿大夫孝曰譽究者謂究明
入仕之義以安其親譽者謂行能布滿有名譽以
安其親少卿公自士而大夫自大夫而卿蚤有譽
矣以永終譽以永安太翁與太恭人是在今日勉
之哉余言非徒佐觴其將爲少卿勸駕也

許敬菴先生文集序

蓋蘇子由有云于山則華嶽子水則黃河于人則歐陽公夫歐陽公文章士耳乃子由引重若是誠有人焉窺天人之奧通古今之變總道德之條貫而兼三不朽于身茲不亦滄海之爲觀而崑崙玄圃之爲遊哉其人謂誰則今世所稱敬菴許先生也自不佞從縉紳後慕說先生蓋亦有年而無從親就未免有子由之歎近以里居而先生來撫閩始得修謁先生謂孺子樸直無他腸時進與語講德之暇出其所爲古文辭屬校而定之向高不敏

未窺不朽之指烏知文雖然竊有槩焉蓋在明興而作者彬彬稱極盛矣得失之林大較可覩也草昧新開緣勝國之遺而振其陋春容曉暢則宋學士爲之宗迫其波也淺率而寡致論者遂咎其傳鉢于唐宋而源流太卑北地信陽矯而爲秦漢歷下瑯琊踵而佐之氣格日上至使昌黎柳州廬陵眉山諸君子盡麾之壇坫之下不足以供其唾餘迨其波也掇拾而摹擬始之者一人後則人人能矣論者徒知其末流踵襲之可憎而不知其本來持論之太過夫文章乘時代自爲運而人自爲言精神各至未易偏訾故夫序事修辭極變盡工蒼然鬱然沈厚而多力秦漢之規模固不可失也若其流轉周詳紆回曲折不必雕貌刻形而能發其中之所欲言唐宋之家法亦何可盡非也要以存其神毋拘其迹循其軌不滯其軌取材于不窮之藪而馳步于無畛之途不名一家言乃成一家言耳而作者門戶甲乙相排矯枉太過斯足惑已夫許先生固非有意於文者今讀其所論著陳事事覈闢道道章宣情情暢其立格甚高而造語甚馴絕無枝蔓剽竊之病秦耶漢耶唐與宋耶無所

不合蓋粹然非明之文而爲許先生之文矣風之下也道德文章分途而岐趨故性命之談慕古者以爲腐而劇心之語見道者以爲浮兩相病也亦兩相藥也今許先生之文出而世且有所折衷復于年離析之業歸之條貫若根枝而源流自生自達此其振衰濟危之功寧獨在當代而已哉先生虛已冲懷即文章小技亦好人彈射至勤勤懇懇下問于小子之微劣假使昌黎諸君子而生于今先生必奉之壇坫之上不敢輕肆其排擠然則先生之所以德日盛而文日著也意者其有在于斯

乎土壤細流可謂善喻於是乃益信先生之爲滄海也爲崑崙玄圃也余因讀先生文而重有感于子由之言故申其意若此至于論先生之大則以俟其人

諸書字考小叙

字學之失久矣字學失而六經子史之學俱失彼讀焉而不得其音則姑以其意韻之解焉而不得其義則或以其說傅之展轉沿習訛舛日滋新學小生既苦於訓詁之難即博雅君子或考據之未眞其不爲郢書燕說者蓋亦少矣夫合點畫而成字合字而成文如合爻而成卦合卦而成易今不辨爻欲以說卦不辨卦欲以說易未有不謬者也吾友林考功氏博極羣書而最究心于字學嘗會最六經子史之字有難讀者讀而久譌者譌而有

以形似傳寫而失者以偏旁讀而失者字同義異而失者動靜異音而失者古今點畫不同而失者諸如此類皆考而正之字爲之音音爲之義戶分類列以便尋覽名曰諸書字考于是字學大明向之因沿而謬戾者畫然一歸于正即使新學小生置一帙坐隅取六經子史讀之亦將沛然而無礙矣然則是考也微獨六書之正印亦羣籍之梯航也其爲益于學者誠非歟小建州司理嵇公喜而梓之而考功持以質余余在詞林二十餘年以文章爲職其於字學所謂讀焉而不得其聲解焉而

不得其義者猶十之七八也而考功作吏朝夕爰書乃能以餘力爲此又該洽精辨乃爾余甚愧之昔楊雄讖字校書天祿故論著斐然有如考功者而置之石渠東觀間典校讐之任其所成就行將陵子雲而上之何論余哉何論余哉

穀城山館詩序

穀峰于先生侍 上經帷多所啓沃晉長秩宗忠猷益著謝病歸優游林壑者嬴十稔天下人日望先生之入相以竟其勳業不啻如東山洛下而久之尚未奉爰立之命則又思誦讀其文章庶幾若六經秦漢家言以昭一代著作之盛使文人學士得有所程模而先生尚闕不欲傳僅以其所爲詩如干卷梓之吳會間屬余以滿考道阿城謁先生於家先生出以示余使序焉余觀近世說者以爲三代而降天下多感慨而鮮稱述故風之用廣而

雅頌微非無雅頌也風會日流醇和日散人與世交閱而交喪也即極力摹擬而君聲者不存焉故漢之房中楚聲也掖庭才人與上林樂府則比于鄭矣唐之有景神也是六代之濫觴也勸百而風一其失也靡杜甫有雅才而時板蕩也蓼蟲之吟遑遑酸鼻卷阿清風之什豈其然乎昔師乙之對子貢曰其人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斯所謂君聲者與言之不足而長言之其本乎性情者耶先生不以樂府之芻狗爲樂府故能爲樂

府不以晉魏之偏師爲五言古故能爲五言古不以江左之聲病爲律爲絶故能爲律絶不以屈宋唐景之殘膏賸馥爲詞賦故能爲詞賦其思靜以深其神恬以穆其所寄而游焉冲融以簡遠情景相得而宮商自宣毋論舒徐容與慷慨悲壯深衷隱念迅霆飄風皆釀爲至和而發爲中聲視葉葉而雕之者大相逕庭故余竊以爲先生之詩雖不乏風人之致而要以施之尊俎播之郊廟無焦殺繁促之音以雜其聲調則自雅頌而彼此其繼響者也夫以詩論詩則蘇李不得爲魏丙王楊不得爲房杜燕許不得爲姚宋而姚宋輩亦不得爲燕許諸人彼情有所偏而才有所局先生韜盛美于清華養貞白于澗谷龍吟鳳鳴者然成響崇功盛德誦而不忘規華疏彩會煥而不忘質金戈鐵騎勇而不忘警流連嘯咏樂而不忘返贈答款曲婉而不忘直蓋非但詩也而經世之訏謨格天之弘烈往往可概見焉采薇天保崧高蒸民清廟高山之章非周公召公吉甫諸聖賢必不能爲千載而下其能爲之者在先生矣蓋夫子反魯而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先生生夫子之鄉而紹明其業遭

逢盛世身在館閣彖筆橫經鋪張當代之盛美亦千載一時今 天子方將建中和之極採風謠於鞠軒辨鐘律於簨虡上繼姬周俯陋漢魏即田夫紅女之所謳吟杞人漆室之所鬱伊猶將淘沙見金不遺瓦礫況先生幃幄舊臣忠猷亮節傑然韻語外者尤 聖心所簡在乎使大雅之音不在東國而在宮懸羽儀之盛不在丘樊而在阿閣海內讀其詩而想見太平之業先生即臥甚堅且當爲世道起矣至其芳可紉其美可襲其音節可比金石如古所稱詩人之致云者則又先生調熒之餘事耳余少侍先生于史局竊望下風自愧陋劣無以當先生幸而得以姓名自附于篇什間行將盡請先生之著作以懸之國門傳之通邑大都使海內快覩其大全也先生其許余乎

江州餘草序

先大夫別駕江州則于景素先生爲李甚相歡也余時以孝廉羔雉其舉子業以謁先生先生大嗟賞若以古文辭相期許者而余實未嘗爲古文辭也比余守官史局先生來儀曹一再過從而余去之田間先生亦以抗疏直言謫倅安吉州不相聞者久之今歲余佐南銓先生適有事白門相與爲瓦官雨花之遊叙說其平生至于先人綢繆之歡沒存之際蓋慨然其思脉脉然其欲涕也余乃出其所爲古文辭以質于先生曰此二十年前之所

辱期許者先生亦復相嗟賞而手一帙以示余題曰江州餘草使序焉余讀其箋答書記曰駢儷而婉篤矣公移牘版曰洞切而中窾會矣酬贈紀述諸篇曰沈雄而有法矣乃開卷而得白鹿洞之感懷與五挺齋說則嘆曰憤而正勁而衷先生之大具是矣於是爲之叙叙曰文章者氣之爲也氣之流行于人身雖汗漫無形乃其宜之爲聲布之爲韻其浮沉伸縮之故每每與呼吸噫噓應節而合響故氣舒者詞緩氣促者詞竭氣高者詞亢氣柔者詞下未有氣不振而文能發舒者也昌黎柳州才相敵也名相亞也乃柳之文雖以峭厲稱而詭者謂其必不能爲原道佛骨諸作彼其當永貞之世濡跡于伾文氣固不能如韓之壯矣文之遜何惟焉先生自筮仕即卓然以名義自持無所依附既晉清曹能稍自沉黙便可坐躋通顯顧獨皎然必行其意甘遷謫而不辭蓋可謂有其氣矣故凡觸事陳辭先明磊落誓白日以盟心指九天以爲證不是過也世之仕者既多以淪落坎壈易失其操修閒有一二豪傑之士不得志於功名又輒自詭于無生空幻之談以消磨其侘傺無聊之感遂

至糠粃倫常蔑棄正教而不暇顧乃先生沉抑下僚跧伏田里已十餘年絕無放逐牢騷意態其持論著書一切推尊紫陽尺寸不失視流俗悠謬之徒踽踽乎其不相入也然則先生之氣蓋有所自來而非徒慷慨粗豪自矜于一奮者固宜其片楮隻字雖當淒落而精采常新有如此耳昔柳在柳州所與韌貴書多悲哀可憐而韓在潮州猶能以其餘勁開雲而戢鱷氣之所極其作用不同乃至於此然則觀先生文者固當以其氣而知先生氣者又不但在其文他日　賜環之命下而使先生

竟所欲爲功業亦可見矣先生著作甚多未盡入梓江州其嚆矢也余之辱知于先生實以江州故既弁其草而益增曠往之慨焉

上林苑監左丞游大夫政成序

國朝功令起家吏宅崇都要無出於賢良文學所謂鴻綱然說者謂任子之科不宜獨輕豈非以世德世勛淵源有自與蓬茅崛起者不同故青箱之業惟推王氏孝謹之訓獨讓中涓所由來久矣然或有憑資席寵不克振樹以隤其家聲用稍詘焉要以藻厲來修增光閥閱代不乏人以余今者所覩而有上林游大夫大夫爲少司寇可齋先生仲子稚齒文譽已流豔一時竟挫六翮往以蔭補佐冏卿非其好也而節縮馬金累數千百清譽溢在

縉紳已晉左丞上林苑監爲　天子苑囿長吏其職以拊循則牧守以督課則監司分京兆之中疆代虞衡之剩計攝司隸之別察漢世上林司馬賦在十不得一不過苑圻內而食毛貢土稱湯沐邑則其顓奉矣藉令玉食不供膏夫失對赤龙竊發赭衣叫閽皆得而過討之易曰近多懼聖訓良不誣矣大夫蒞此剛深文持大體閑近習達輿情叢括所隸署四閭閻利病各別皆如置掌上而毛蹙理之恫瘝迷宾噢咻無害加肺之側破愁爲喧而大夫恬然於隘室敝帷蔬布獨處形影四壁簫燈

熒熒屏斥供饋取廉斥斥乃又解俸餘租金之羨四置常平倉歲哺饑餒活者何下千人又立鄉約開社學以化頑愚設保甲廠踐更以弭盜賊威行恩洽平居勁正毅烈及遇事輙輙輒斂鋒芒區畫勻帖有市南宜僚弄丸難解之妙劇盜連祿藪匿逋逃盜雎剽掠漸成擁腫道路以目五陵七遷俗固如此大夫陰請兵於建牙者併其黨擒梟之搜得王符徙薪焰滅凡此皆其鑿鑿今已三載報政尚兢兢履氷惟恐玷壘人謂丞上林有三難陸海天厨其事難表裏貂璫其勢難出入厓毗其時難

又謂大夫有三難生長華腴而茹淡如飴其操難不盡繁劇而勞瘁治理其憂民難累經事皆族骨而迎解於湊理竝刀善之其才難尼丘氏之言曰有而爲之其易耶易之者皞天不宜大夫值三難而三難見惟盤根錯節始別利器而途經羊腸九折無處非康莊矣是即逸於鴻網而毛羽凌霄文離雝喈孰不謂足儀世而長羽族也此猶以宦績佩循良而銜卓異者言也不甘佳公子而奮起於素儒之業以自振於青雲者也至從其家大人司冠公於危辱其爲公子之難更十倍焉司冠公建節滇南有伐叛功第剛腸疾邪不能習脂韋嘗以事忤分宜相媚寵之徒遂文致其罪被逮庭杖下獄白日晝晦大夫甫弱冠策一欵陟萬里間關履氷雪洗瘉嘗藥保護其親得不死道路又豫購良藥頓顙於治創者起其親於血肉狼籍得不死杖下又爲秦庭之哭鳴寃於諸貴人得不死圜扉雷雨解於氷山之欲隤重履是辰再懋勳績秋毫皆大夫力傳曰求忠臣於孝子夫子曰惟孝友於兄弟奚其爲爲政然則大夫今日之績用固自有本非苟然已也大夫所部吏民喜大夫政成蒙褒

欲徵言以賀而以余與大夫世交旅進而請余語之曰大夫賢聲滿輦轂下行且值擢其能久爲若等庇哉何戀戀也吏民悵然請余論說大夫賢而識之

皮林奏凱序

古人不言功獨于軍旅之際何娓娓也鬼方三年稱爲殷武玁狁六月頌以憲邦采芑紀乎南征小戎矜于西討下及近代咸有鐃歌非但以銘鑠揚彪昭示來許亦將張皇國威寒匪茹而讋不謖杜僭亂之原也　今皇帝神武在宥九伐用張西刈賀蘭東存樂浪乘其餘勁以覆播州咸既平矣守土之臣稽首言今方內謐寧無敢干紀維茲有苗蠢然不道蹂我疆埸擾我氓隸藪我逋逃闌結我叛夷以滋我蠹賊黔楚之間咸逢其災害不可不

誅　制曰可令三撫臣各以其甲往其在粵西則中丞楊公爲督公聞　命之日即條上便宜檄所部會師得三萬人公授以方略兵所從入餉所從給巢所從破咸無遺策將吏廩廩莫不用命以春孟興師季月凱旋斬馘三千餘俘獲三百招降三千渠魁畢擒無或漏網三省之氓歌舞載途出作入息獲有寧宇自薦紳大夫以至士民凡能搦管者莫不頌述其事鴻篇鉅製皇皇將將被金石而光琬琰矣余挈其大指則有三曰師行千里而往返僅數旬也所費縣官緡錢纔六萬而民間不聞

尺檄追呼轉輸徵發之苦也自罵纛以及飲至不輕戮一人鋒鏑之下無焚玉之殃延林之慘也乃又有所甚難者黔楚之于苗其剝膚乎粵西直震鄉耳則緩急異覩也黔楚之千苗戰于門庭之內而粵西之于苗戰于千里之外則連近異勢也公緩而急之連而近之鄉人之鬬而披髮纓冠隔垣之病而洞燭脉理利害不分于秦越而兵形不困于連雞非公之忠謀神算其孰能之往寧夏朝鮮播州之役海內洶洶日憂其不捷既捷矣天下之人猶日以其捷爲幸若斯之岌岌也自苗役興而

人情晏如若不聞也迨至旋師而朝野寂然若不知也功埒于三垂以不功爲功事艱于往日以無事爲事非公之深衷妙用又孰能之天下不能長無事也疆埸之警兵革之虞何代無之令在事者皆如公又豈至以一隅之地一方之變竭天下全力使廟堂旰食于上閭閻騷擾于下哉然則公之茲舉匪但功在一時眞可爲萬世用兵者法矣夫漢之伏波困于五溪蠻近代王新建處盧蘇王受之事何委蛇也而南夷之難得志如此然銅柱之勛藤峽之績世世詔之歌咏不忘有如公者播之

聲詩滋可矣滋可矣

鄧汝高詩序

詩尊風雅尚矣近代宗唐而禰三百篇專言興象弘正之世北地信陽故自卓爾其後離合不同然離者師心而合者擬迹是非之辨紛若糾纆大較方改絃於宋已失步於唐矣乃信耳之夫謂閩無詩厖厖左袒繼之列於齊盟不知閩當草昧十子竝興子羽孟歇蔚稱作者已先繼之鳴矣一代之運亦準元會方其初興追琢未工其擊壤之世乎十子首闢顓蒙李何引而愈昌則風雅之盛也要以工拙互存而情景各藝斯爲美耳文明愈開人

巧已極望表則合抑衷則離近代之斐然以視弘正而前其六朝以後之望風雅也由斯以談海內何以詘閩顧海內修業日多而閩自十子繼之外稱詩寥寥闃以此詘邇來英俊林立濯磨振矜幾欲拆詞人之角山川之精華以蓄久而厚故氣深而語沉得失有之然皆不敢誕於格之外而浮於衷之所欲言有大雅之音蓋閩於海內爲前茅亦爲後勁弭節而後驅無能竟其所稅駕矣余不敏故抽於詩山居而從鄧汝高遊汝高之稱詩甚銳而其氣深語沉有瀟然之致乃能立於北地繼之

之間寧離而合也者毋寧合而離也者汝高其妙悟哉汝高梓其詩若干首命余爲之序余惟稱閩詩於海內無以易任耳者之口顧海內用竭蹶之勢而閩乘不盡之銳其離合得失之衡當俟來者獨念汝高志大而力又能副其勢不窮風雅不已返靡靡之習而奏以大音則汝高之功於閩猶小而於詩大矣夫寧功詩功世運矣余不敏且操筆俟焉

林仲山先生詩序

世之談詩者以爲必模擬雕琢而後工余謂不然物之有聲皆係于其質金爲金聲石爲石聲肉爲肉聲皆自然而然不可得紊故鳳則鳳鳴鶴則鶴鳴蟋蟀則蟋蟀鳴鴟鴞則鴟鴞鳴非此類也而欲爲此聲雖勉強求似必不肖矣三百篇之溫柔敦厚大約出於聖君賢相忠臣孝子達人高士之口至于後世如陶如杜如李率皆超然蟬蛻塵埃之外雖貧窶困約至于拾橡栗漉葛巾寄食奔走而飄颻自適無所累于靈府故其聲鏗然若出金石

彼鳳凰翔于千仞而雝雝喈喈奚俟拘拘然律呂之求叶哉近世詩人雖多然其顯者或附炎集羶持籌握算日徵逐于聲利而布衣隱約之流又未免羔雉權門徼冀重楷以沉酣機濁之腸而欲發清空瀟散之致何可得也吾鄉林仲山先生累葉孤卿身爲顯宦而囊無擔石家徒四壁通籍四十餘年強半林居每去官皆垂橐就道伏櫪蒸嘗與朝夕饘粥至不能供而先生怡然不以介意客至治具則夫人出簪珥爲資久之亦盡展轉稱貸終不能給乃生產之經營竿牘之干謁無敢以入先

生之耳計書傳所載貞夫廉吏未有過先生者朝陽之鳳九皐之鶴豈尋常毛羽所能彷彿固宜先生之詩清冷超灑水肌雪骨不與里俗同調也千載而下論世而誦其言不與柴桑杜陵諸君子並垂不朽哉先生孝友忠厚逡逡如不勝衣而蘊籍宏富不可涯涘余鄉里晚進無能論其大第竊慨於風教之陵遲以爲有先生其人焉足以匡世而勵俗而凡讀先生詩者皆想見其人則茲集也眞可以風也如曰詩云已耳則益小之乎觀先生矣

椿萱並茂圖叙

陳子儀翔以名進士理新安聲大起當奏最　天子推恩褒隆其尊人衆皆爲陳子賀陳子意不自得曰自吾之來爲理也欲與吾父母偕而吾父母戀里舍不欲來吾不能強也吾朝而坐堂皇治爰書返休乎署中每念未嘗不在羅浮庾嶺間也吾奈何以一官而遠吾二尊人哉于是陳子之僚及其吏民嘉陳子之孝思而喜其得及于尊人也相與繪爲圖曰椿萱並茂而詠歌之于是世之人不但知有陳子而知有陳子之父母蓋陳子父曰汀州公母曰丁太孺人汀州公爲諸生時已有才名其舉于鄉也俛得解首而復夫之人謂公且取償於高第乃公竟不得第而別駕汀州其來汀州也人謂公且取償於官乃公官又不得意而遽解綬去自公去官而汀州之人至今稱賢別駕必曰陳公也公以其不竟于第不竟于官者而取償于陳子陳子以少年第矣第而官得新安矣新安故饒樂然陳子居之蕭然素士耳羔鴈不至于門筐篚不至于境居閭之口請事之牘不至于庭而關西之故人不至于室也兩造當前陳子以畢辭聽之

無不心折者六郡吏民承望下風陳子以單卓臨之無不色喜者余官白門去新安稍近諸言陳子廉者能者明允者有操執者文無害者日至子余耳夫陳子之才不但售于第而且售子官其售子官也不但在于今日而且在于他日此足以償汀州公矣夫寧獨汀州公也太孺人之婉淑賢明以相汀州公而啓其祚胤者其報未盡食也非陳子又誰償之陳子今雖遠膝下然汀州公與太孺人必相視而笑曰有子如此吾二人足娛也然則陳子于此亦可以自慰而何必戀戀然朝且夕于汀

州公太孺人之側哉汀州公以明歲登七十太孺人齒後汀州公者三皆健飲食完視聽其年皆未艾陳子有伯季子姪皆侍于家汀州公與太孺人復以教陳子者而教諸子諸孫其不盡之償又不獨在陳子矣生人之倫有福祉如此兩人者誠不多見此蓋非圖之所能盡者陳子之僚別駕陳君余友人也以余與陳子有一日之雅乞余序之余爲書此以告陳子陳子得無曰某不肖何足以償家大人夫家大人與母氏取償將在年矣他日者其以八千歲爲春秋也敬拜先生之賜

大司空晉川劉先生河功告成序

國家轉輸東南歷淮徐而北取道黃河往者河水泛溢兩涯間幾不辨牛馬彭城之民廩廩然魚鼈之是憂即漕舟牽挽出沒洄湍極力而後勝稍不戒則太倉之儲委之河伯矣頃歲河自黃堌口決而南徙浸及 陵園蕭碭靈宿之間莽爲水鄉而徐邳黃流不絕如綫褰裳可涉將漕吏卒束手無如 天子上憂 陵下憂漕宵旰焦勞咨求長策屬大司空楊公 召入議者難其代 詔起少宰晉川劉公於田間總治河漕公至則急濬舊河之

淤淺者自徐州至宿遷爲丈一萬六千計又議開三仙臺支河達小浮橋以濟運穀其南決之勢又循三仙臺而上至趙家圈得賈魯黃河故道濬之可與三仙臺合遂並請興工不數月告成於是黃流半復入徐運艘無梗 祖陵晏然無衝齧憂天子嘉公功晉秩大司空廕子賜金幣所以褒賚甚至公之屬水部劉君輩請茲役也公之功 明主之賜皆足張也下吏受成將旅進爲賀於史氏徵辭焉余惟治河之難 國朝爲其以前代第欲避河之害而 國朝兼欲收河之利利害相猜卒

鮮全畫蓋自北都而後無歲不防河鑾緡畚鍤以從事於水濱者至竭天下之力即負薪沉璧方茲蔑矣維時猶僅河漕耳今黃堌之決　神靈震驚滔滔洪流幾於懷襄其爲難易倍蓰往時劉公從容籌畫灑沉澹灾使沮洳之區盡成沃壤　陵寢河漕兩利而無害二百年未有之業創於今茲斯爲奇矣方公建議時衆有虞心漕期促迫疏鑿纔興譬之涸轍望水西江其虞一縣官方絀物力不支鉅萬金錢安所取辦其虞二瀕河郡邑水旱頻仍一遇徵發閭里驛騷其虞三公役不踰時費不

盈億勞不及民功成而上下恬如忘其興作斯又奇矣在昔河患史不絕書其治之之術先後各異總其大槩不越兩端曰疏曰塞元光主塞鴻嘉主疏功雖並臻詮亦互競即如頃歲議論樊然未知所決要以治水如財貴在利導次則整齊最下乃與之爭爭則必潰固其所也如公之畫順水性因前勞以疏爲塞事半而功倍矣公蓋深利導之說者哉江漢之詩曰經營四方告成於王而繼之曰告於文人錫山土田古之君臣其相爲報稱如此今之河固公之江漢也他日者　天子還公於朝宅揆秉鈞公毋亦惟是因勢順流與海內更始其爲利導益推益廣即平成之烈行所無事之智公優爲之史氏有辭績禹貢而紀玄圭毋論江漢矣公神明洞朗蕭然物外以出世爲經世茲役也豈以自多不佞習公不敢飾巵辭進在河言河豈以此足張公乎

陳文塘先生七十序

晉安蓋東南之靈草也其山川鬱秀代有名人碩彥抱純德而享遐休往牒著矣余小子生晚自通籍里居猶幸而從遨來數先生遊此數先生者皆出而聲于朝處而重于鄉褒衣博帶若鳳若麟小子蓋皆嚮往之而文塘陳先生其一也始先生之爲令也負亢直聲以才賢自度支郎舉守并趙趙之父老縉紳至今能言先生守郡時事循誦遺碑綽然節廉惠愛君子哉先生既去趙備兵于徐未幾乞歸屬東粵多事海上關市之夷時抗官府而

與奸民媾先生起自田間區畫而綏定之夷畔胥服而歲征大溢至今遵爲絜令不敢廢粵人固深德先生而先生去爲齊藩竟復留粵身所剖平林箐巨憝悉深情阻者無數一督捕海寇不如期遂被劾從官而先生去矣去未踰旬寇平當事者復論先生功起守舊秩乃先生浩如也先生自粵歸年方踰艾世固欲究先生之用鈞衡之上與冠蓋行李之至晉安者輒問陳按察無恙幾其再出而先生一切謝絕貴游聞問日課耕理農從里中耆德如吾前所稱數先生者命酒賦詩徜徉自適武勸其謁除先生否否仕宦猶酌登筵三爵過乃釁也吾庸敢過乎以是莫能強先生而先生指畫世事論成敗得失原委顛末纚然劃然不隨俗是非竟之用世才也歲癸巳之季秋先生懸弧之辰而又登七十郡士大夫欲前壽先生謂小子宜執簡小子不佞居恒竊嘆功名之途多白首不休以外物自伐其眞而賢智之士欲有所起然遊樊之外然又以才能見推從事獨賢其精神拮据日用之於糾紛盤錯之鄉而不得一日自逸以娛其生蓋造物之於人其不肖者常有所愚之以使之奔走

而其賢者常有所用之不欲使私有餘以優游于閒廢之地誠兩困之矣苟有人焉處於用不用之間時而雄飛時而善息如良賈然操奇贏以遁五都之肆不盡發其藏此其人非造物之所獨厚而壽命之符歟先生爲令而良爲守而見思爲監司而者膚功業稍用之矣徐方謝事迫而復起令其時竟東粵之勳誰復釋先生者鞅掌馳驅未知所稅駕矣寇之後十日平也與先生之得歸也歸而至于今猶得以堅臥不起也此固先生恬愉之雅操拔出風塵而謂非天之厚先生不可也先生家

世自宋陳太學公太學有子爲武穆壻削迹居閩則先世祖也譜失其傳久矣近乃爲神見異語具所自叙文中先生以爲覈由是談之先生忠孝之後而神明之裔也天之所啓固在茲矣昔夫子不語怪而大椿八百蟠桃三千之說世以爲幻妄以余所見聞已如此恠耶非耶夫安知漆園東方之言之果爲妄也則余之所壽先生者當有進于此矣

鄭參軍受封序

近世用人之途苟甚矣諸以刑名起家其下者沈淪於抱關擊柝之間不能自拔其高者亦僅爲州郡佐以去無所自見其奇世胥病之於是議者有三途並用之說冀網羅軼材爲 國家用然竟屢議屢格不見施行此雖柄政者之過亦其人自安於格莫有藻厲束修以自表見盍法與人而俱弊矣吾邑鄭君獨能以勤謹視躬居官清白爲郡佐甚有聲稱當事者且破格用君而君遂自免而去曰仕宦聊適意耳寧用尊膴爲乎余每嘆鄭君之賢且才使究其用即名縉紳不能過也世未嘗棄君而君顧恬退乃爾坐令賢者有不盡展之才而當世無破格用人之效意甚惜之已而思焉世之縉紳先生奔走膻途漏盡不休其能自免去者幾人能自免於世未見棄之日而飄然遂引者又幾人乃於刑名家而得鄭君然則君之所以爲重又自有在不必於盡究其用也君於律最精又能傳以經義方待次居長安諸弟子受律者屨滿戶外得君指授去而就試無不中程伯子亦緣是奮官戎幕三歲奏績君與內人皆受 褒始君亦以戎

幕推恩先人兩世爲從事咸沐　國恩亦異數也在漢傳經之儒皆專門名家號精其業然而毛鄭戴伏之後一何寥寥徒以高足弟子能推明師說其子孫無聞焉君治律而傳經義有子傳業不獨以弟子顯名斯之爲奇矣又漢世人臣雖官至卿相無推崇之典　明興自一命而上奉職無過皆得褒及所生於寵渥矣然在外者必部使者之薦揚而在內者必銓曹御史臺之稽覈又皆以三歲課功故不肖者既不能留而賢者或不及期遷去於是往往有明經制舉之士紆紫橫金於其身而

不能微一字之褒鳴鐘列鼎以爲養而不能干半綸之寵而君父子乃兩得之抑又奇矣君家世業儒登仕版者纍纍故君父子雖以他途奮然居恒意不自得今其仲子秀而文日從余遊所以竟君之志者蓋在斯乎方君拜　命日諸爲伯子僚友旅進致賀而余室與君之室女兄弟也侈君遭逢爲是說以申之君其听然於余言否也

三校錄序

侍御陳公視學三吳吳地廣袤數千里郡縣百餘弟子員以數萬計陳公以六歲中巡行周其地者三課其文行爲甲乙者三中更大比者二其校閱甚勞公尤善倫鑒所課士或先甲後乙或先乙後甲或甲乙如其故咸當士心其比而得儁者率公高等即非高等而儁者亦公所賞識其殿最甚精蓋自公在事而吳士耳目滌濯變更無敢以奇衺進所爲經義斐然成章無敢背經傳而騁淫詭朞年而步趨三年而象指六年而駸駸與之俱化矣

公教既成則裒其前後高等文付之梓名曰三技錄以示余余惟　國家以經義取士士之能爲經義者無過于吳毘陵震澤諸君子其言粹然澤仁義而本經術海內人士丐其剩膏殘馥猶足以自潤當是時也吳士之于經義若越之甲燕之函秦楚之技擊他方不敢望焉世運一更文章日下海內聰明之士逞其才力欲陵轢先輩而出其上于是毘陵震澤家言棄若敝帚而吳士亦靡然從風喪其衣鉢經義之盛從此替矣故夫談文章之弊子今日吳爲甚何也有鄉先正焉而輕弁髦之也

談文章之振衰起敝于今日吳爲急何也尊吳之先正以重吳而後天下肯趨吳也往嘉隆間耿恭簡督吳學久稱義一正而未幾再失之其再失之而視其未正時尤甚蓋更二十餘年而無能反者陳公乃廓然一變幾見毘陵震澤之盛吳人固以公能繼恭簡而恭簡好講學士以此邊之公不以道學名顧能使吳士信公服公一稟公指祛已溺之習還之大雅豈不難哉余先歲嘗校吳士讀其文躍然以喜賢書出而公以得士許余曰如此可挽頹風矣余則何能要以範馳驅而薄詭遇則

公教也昔王式弟子詣博士摳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諸博士驚問何師而孟喜舉孝廉輕改師說世主遂薄而不用公弟子文章傳于海內海內必驚曰吳士何師而能若是自此對公車能無輕改師法如孟喜　明天子必喜而重吳士吳士重則天下趨吳將復如毘陵震澤時世道人心從此可回公之功顧不大哉余特此語公公瞿然曰昔宋弘薦桓譚文學乃以繁聲取媚余懼士之爲繁聲也嗟夫使士爲王式弟子不爲孟喜則公任也使公不以繁聲憂士則士任也公不負士士毋負公茲錄也其公與士之左券也夫

侯官縣劉侯報政序

始余居長安聞主爵者數郡邑良窳于閭則難侯官曰是八郡所綿轂民疲胥詭錢穀失稽邑治厄于形家是嘗敗數令更二十年未有得善其職者也諸選人動色相戒願勿令侯官三山之士大夫聚族而談吾邑不腆以辱邦君其被此名也安得良令一洗之已而得劉令君檄初下士民旅謁者無不色喜曰吾見其人明察而寬矣慈惠而斷矣斤斤而有禮矣是良令也令君受符亦慨然無難色曰是鄒魯之鄉也何虞治哉令君至條教一新

百弊俱釐蓋未幾而市廛之民曰橫索絕矣在官之民曰積案清矣輸將之民曰美耗除矣嘉肺之民曰贖鍰捐矣都鄙之民曰田疇墾矣莞庫之民曰出納允矣衣冠之民曰宮墻新矣日而考政月而程功歲而覩化比及三年如流水如日月如膏雨無不灌也無不燭也令君旦起詰事臺使監司及郡守佐日中返署間延見士大夫文學弟子揚榷秘文娓娓不倦又時時逢迎冠蓋行李之道晉安者較三歲之中奔走五之謁謝三之坐堂皇治公事僅一二耳而政通治浹物情大孚若是侯官自是不稱窳邑令君賜也易之於蠱曰元亨而天下治物敝則反器敝則新政敝則更惟蠱也是以元亨是以能治故曰利涉大川險而濟也令君之于侯官夫非蠱之時歟振廢起敝實惟此日要以明作悖大具濟險才無如令君盤根錯節乃別利器主爵者以茲邑畀令君能官人矣令君報政上考功簿得毋訝曰此侯官令向所虞羊腸九折者也令胡以夷易若是得非地無險夷人自爲難易乎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貴應也令君三年而起蠱邑得下應矣三年而課最考功得上應矣

此之爲元亨天下可治何論一邑當令君報敗時屬余祗役過里諸縉紳孝廉往賀令君而謂余新自長安來聞令君治狀宜有言余方病因不能應第語之曰令君循良高第非久當得　召當如邑何雖然自此而令者不得藉口言邑難也是可以爲邑賀矣可以賀令君矣

溧水武宜中書

新安黃一桂刻

蒼霞草卷之六目録

右編叙
董職方備兵衡永序
送膳部汝川劉大夫守鞏昌序
六家詩名物疏序
右司馬理軒臧先生六年奏績序
目峰趙先生文藁序
留臺疏藁序
送京營張遊擊叅戎海上序
應天府鄉試録後序

畢封君偕配孫孺人六十雙壽序
李將軍五十序
順天武舉録後序
陳母林太夫人八十序
少司馬幼溪陳公七十壽序
儀制大夫斗崙汪君擢守眞定序
竹軒姑夫雙壽序
黃離草序
中丞李公撫淮疏草序
沙令楊龍浦臺薦序
肖林沈公七十一壽序
奉別太宰曾見臺先生兼賀誕辰序
督撫奏議序
大司馬少泉郝先生七十壽序

蒼霞草卷之六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右編叙

荆川先生之爲右編也其卷四十其世自周至元其目自治道至六曹無所不該然方周之盛四方十亂之徒謨謀闕如所傳者多在于晚周元爽虜也取二三策而已惟漢唐宋之際詳焉吾讀其所編次自治道而下即次以君相次宮闈次儲嗣次公主外戚次宦官佞幸奸邪朋黨而亂繼之蓋先生之用意深而寓指微非徒分門別類便于尋覽

已也編成久未行吾友大司成南昌劉公少司成吳興朱公相與節縮太學經費得若干緡授之梓劉公復補其未備而未公校焉問叙于余叙曰右編者右史記言也言之途多而大較有三曰論事曰論人曰規諫論事之言控揣情形料量事變失毫芒而差尋丈非明智卓識之士不能爲也論人之言辨別黑白指陳嫩慝搜城社抉神叢非讜正嫉邪之士不能爲也規諫之言犯顏苦口嬰鱗觸威往往自敵而下受之有所不堪非勁節骨鯁之士不能爲也上下二三千年間公車之牘至不勝

載然言之而傳傳之而收于茲編者僅僅如許顧不難哉乃其言復有聯有合有遇有不遇挈而程之論事之言十僅得四五論人之言十僅得三四諫爭之言十僅得一二何以故其說愈逆則其勢愈拂也夫忠諫之士代已不數人人又不數言言又不數用然則忠言嘉謀之售于世者乃千百中之僅見耳言之難聽言尤難亦何恠乎治日少而亂日多哉我明 文皇帝嘗命儒臣輯歷代名臣奏議因諭之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言不隱天下未有不治大哉王言治亂興

衰之故盡于是矣惟是奏議一書卷帙浩繁尋究未易學士大夫鮮窺其全茲編網羅既廣澄汰復精微事則得失具存辨人則忠佞如見至于上關主德下切臣忠甲乙雌黃尤深致意蓋微獨皂囊封事當奉爲準繩即以僅黼座之箴規勒千秋之鑑戒無所不可說者以其體雖主于記言而其義實兼乎記事殆不虛也今堂廉日隔造膝稀聞所藉以效忠抒誠匡維補救惟章疏一事而奏牘滋煩扞格滋甚上下之間其難或有過於前代者明主可與忠言蓋臣所宜畢慮劉朱二先生之惓

惓而刻茲編也得無意乎余故因命叙而及之雖然吾有感于先生之自叙也宇宙棋局也奏議譜也今旁觀者見有善着而苦于當局之易迷當局者見有成着而苦于旁觀之掣肘旁觀與當局相持而局之成敗不暇問矣此亦古今之通患也夫唐先生葢精于譜者而用尚未究今二先生皆國手行究其用矣其能善用譜也能毋與旁觀者兩相苦也余不佞請以茲編爲息壤焉

董職方備兵衡永序

國家吏治綜自郡邑而監以按察使者其職於察吏詰姦平賦斷獄諸疆埸之務無所不舉而其重在治兵其居是官內則臺諫郎曹外則郡守皆可積資而待遷顧自內往者於郡國之事多有所不習外者習矣而封域之異勢民俗之異宜阨塞要害之異地非甚練而周於務者不能得其竅會故監司之職日以隳而兵政日以廢奸盜萌生毋惑也宇內皆然而楚爲要楚地廣袤甲於他區崇山大澤侵雲稽天盜賊姦宄羣逞而横發緩則利楚

以爲府急則匿楚以爲藪環楚之封疆分部者八乃零陵衡陽直其西南以綰轂百粵而襟帶全荆最重地也合二要郡而監以一使者得其人爲難歷下董公擢自職方郎以往職方氏在周官則大司馬之屬　明興雖建官準周而其名稱多所更定獨職方無改焉六典所載主九畿之籍辨其人民財用九穀六畜之數周知其要害使同貫利明仍其業而益以練士覈戍選舉推擇諸法葢大司馬之政職方舉其十九故爲職方者其於郡國之事封域民俗阨塞要害宜無所不習其出而治

兵則故業也董公爲職方雖未久然久於其曹前後大司馬推曹郎賢無不先公公爲中州李官有聲其在曹復留心四方之故於吏治兵政尤所練習年來方隅多事東西受兵徐淮之間受水充孫閩越頻仍受祓楚稍寧矣世所急楚者謂何毋亦以他所患苦皆可循形測委猶爲易辨而楚之虞或虞在稍寧而瑕釁潛伏卒發而莫禦也公平居而按職方之籍蓋必有蚤計焉方周之盛幅員盡於江漢筆路藍縷之所啓猶裔壤也然而職方叙列九州首揚次荆中原諸州莫之先焉丹銀齒革之利荆獨擅之眞用武之國矣表其鎭則衡山夫非公之部歟曰者主爵請委公以盧龍　上竟留公而置公於楚固謂盧龍近輦轂下緩急可旦夕信衡永介在楚粤非才且習如職方大夫不可公往矣浮江漢而臨衡湘其封疆政俗施爲所宜先後與向所按職方圖心畫而早計者宜必有合於以部署兩郡舉監司之職直緒餘耳公在楚而楚重楚重而南服晏如則　天子之善用公也其猶有周官之意歟公先是有南宮之役比行而所舉士曹君輩乞余言爲贈余故未習公然雅向慕之

而曹君又余戚不敢辭顧余豎儒耳不習兵聞於爲吏其奚能有言第聞公喜文學所舉皆知名士蓋齊魯天性然也夫楚自倚相靈均以來彬彬多才今益烈矣公折衝籌策之暇得毋取其餘而潤色之哉

送膳部汝川劉大夫守肇昌序

南中諸曹皆簡而禮曹尤闃寥無事庶幾吏隱爲郎者多雍容修稚以名行相飭勵蓋餞表之地重在人而不在官重在官之外而不在官之內故雖稱閒曹而非他曹之望郎及郡邑之高等者不得爲此官汝川劉君李三輔江右皆有聲人爲南兵曹旋晉禮曹屬余濫貳秩宗修同署之歡見君清眞簡素望而知其有拔俗之韻也與之談署中先後建置或闌入國體時事所緩急輒詳晰中機竅心甚重之主爵者知君賢欲委君以觀察于楚于

蜀于浙皆大藩也牘三上而三格最後乃拜肇昌守之　命留都薦紳先生或以君舍觀察而守舍楚蜀與浙而邊郡夫守猶秩高也邊郡之謂何殊爲君不滿徐而按肇昌之輿圖考其形勝疆域則知是郡保介河山爲秦蜀門戶其在漢唐宋之中葉則羌胡之所隔絕吐番之所窺伺而僞夏之所出入而蹂躪焉者也　國朝威德暢洽西戎隴上諸郡比于中邦自嘉靖之季青海始爲虜巢蠶食諸番而西陲大困矣故夫較列郡于今日重在邊不在內內郡主噢咻蘇息廉循者辦之矣邊郡建威銷萌內綏外捍非文武互用未易肩也在昔郡守者如馬伏波虞詡韓稚圭數公皆褎然以功名重伏波與詡所當者羌戎小種冠鈔自給耳稚圭時元昊差強然其地不過一大郡非可與今虜論強弱也而前代太守名雖治民天于之銅虎玉麟常不吝委柄以屬之其權重而其力易展今之守簿書錢穀而外一切不得問即使數公而在不能越繩墨而自見其奇矣論地則急于往日度勢則難于前人此非劉君誰可使者君往矣簿書錢穀之勾稽非余所望即噢咻蘇息君饒爲之無俟

余言惟是封疆之事建威銷萌內綏外捍使秦隴河渭間隱然一長城之重則君平日才諝韜而未盡露者行畢見于此當不以難而自委也　天子神聖加意邊事今之守將爲他日之監司開府君能易其所難則必不難其所易伏波封侯詡至三公稚圭拜相皆由茲地起君能無意乎哉君行署中宜有言湯君李君輩請于余遂掇拾以贈君意未已則告之曰宋園紫水不乏名俊昔龐守修式閭之敬而任卿薦伏戶之隱夫其所爲清也擊強宗也而要之開門恤孤也猶之乎循吏事也而流

涓聚壤以成高深五馬所指必有聞風而答響者固無庸余言矣

六家詩名物疏序

學者尊六籍尚矣易書禮樂春秋於教各有所屬而詩獨道性情性情者虛物也不觸不形不寄不章舉洪纖高下升沈聚散飛潛動植百千萬狀皆能觸吾之性情則皆性情所爲寄也夫性情之變不可勝窮則其所爲寄者亦不可勝窮故凡稱名物者莫詳于詩夫子曰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夫寧獨鳥獸草木也殷雷燁電三星七襄之類則概乎天江淮河海川原陵谷之類則包乎地禮樂衣冠文物器數之類則該乎人三才之道有一之不

列于詩者乎詩之途三曰賦曰比曰興賦之體顯而比興之體微故詩之爲比興者其寄情或深于賦而比興之物又必有其義如關雎之配耦棠棣之兄弟蔦蘿之親戚蜉蝣之娛樂鴇羽之憂勞皆非泛然漫爲之說故善說詩者舉其物而義可知也不辨其物而強繹其義詩之旨日微而性情日失矣漢人言詩則齊魯毛韓與康成五家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有內外傳而內傳亦亡獨毛鄭尚存歐陽公猶以其說不止于箋傳而後世失焉自六代而後說詩者無慮百十家今學士

經生多不能舉其名至併考亭先生之傳註巍然
昭揭于學宮者而弁髦視之問以故實張目而不
能對葢治經者鹵莽之弊至於如此而山人墨客
以騷雅自命與薦紳士大夫之稱詩者則又僅僅
西漢而下至于李唐其稱西漢則又僅僅十九首
與秋風大風之歌蘇李之別栢梁之屬和而已其
于三百篇之宏辭與指何濶略也海虞馮生肆力
是經掀其名物詳爲之疏分門別類纖悉不遺其
所採集自六經正史以至諸子百家裨官小說與
夫讖緯醫卜天文曆數諸書無不蒐列連類廣肆

窮變極幽以視李樗之詳解王景文之總聞王應
麟之詩攷其宏富精覈不啻倍之信四始之大觀
而萬品之鉅乘也書成以示余問序焉余非深于
詩者然常苦于讀詩之難以爲古者列國之所陳
太史之所采各從其方俗以形之歌咏其間封疆
物產之不齊名稱習尚之互異彼此不能相通而
其所載十五國者又皆在大江之北今文人學士
之產於南者足跡多所未涉亦何從而辨其物宜
徵其形象以遠訂作者於千載之上乎而況欲求
其精神之微與性情之所寄其可得哉馮生此編
出如五都之肆百貨畢陳觀者瞭然心目固不待
方朔之多識茂先之博物而已足逖覽旁搜斟酌
于不竭之淵而遊衍於無窮之藪矣是大有功于
詩教者也今經學衰微談空說幻之徒又以名物
爲障欲一舉而盡捐之以自文其寡陋六籍皆然
不獨于詩浸淫不止其害且與秦火同烈夫惟司
世道者稍倣漢人橫經策事之意宏開虎觀集四
方名儒互相問難分曹奪席務見所長使博雅君
子得表于世而不爲浮誕者所絀或亦表章之一
助乎吾請以茲編爲之嚆矢矣

右司馬理軒臧先生六年奏績序

留都諸曹司馬爲最重以六軍萬姓筦鑰寄焉異時者以　列聖之神靈豐鎬之區晏然恬謐芽孽不萌頃來水旱頻仍公私困竭常恐卒然有萑苻之警而戎備單弱士卒之脆者既不勝戈其稍驚健者復驕不可使廩廩爲根本虞矣臧公自田間來參留政其始至則蔚州郝公爲大司馬郝公故賢者得公而益強不踰歲失郝公大司馬虛席幾三載公實行其事諸將吏承公下風靡不肅然無敢以積習自倫聞公指麾則又靡不灑然求自奮

勵以稱公意士卒之脆不勝戈者若轉而精其驕不可使者若頻首搏心而願就箠策之下於是留都之氣象一新自薦紳大夫以至齊民咸恃公以爲重曰何不使公爲眞大司馬也中貴人以上供日請事司馬門自歲額而外公一切裁不與歲所省郵傳無算　上詔發藏錢給河臣治岙鉾公疏爭之此陪京鉢積寸累備緩急耳何可廢之他役上感其意爲損五萬金嘗一攝事度支尺帛片楮凌雜刀布與內府交關者咸犂然條書著爲絜令毋使潰漏於是城社之輩無不憚公而諸爲社稷計者日望公柄用曰何不即返公巖廊之上也今歲公以三品當再考南中之卿大失自太宰曾公而下羣議留公曰公在而留都重即巖廊可少須也將疏請諸朝公力辭謝曰述職臣禮何可廢也單車就道去公之屬職方大夫張君輩乞言於余余惟人臣之道二當紛紜糾錯取辦目前程功而課効則思才臣及害纍蘊崇人情恇駭坐鎮而銷萌則思重臣重臣者其慮深其氣和其丰神凝整其有所作爲使人折服而無後言蓋穆然若不見才而才者不能至焉汲長孺之寢謀也謝安石之

折逆也裴中令之繫安危也皆所謂重臣也當明武皇帝時羣凶談熾挾翠華以蹂南服畿甸岌岌大司馬喬公謹守筦鑰橫折其奸三山二水得安其流峙而　陵寢不至於震驚以喬公重耳公在事而留都之氣象一新將吏士卒奉公之教令無敢越軼城社之輩無不憚公即征榷之貂璫怙寵靈以縱橫南土者亦若有所避畏而不敢大肆其奸利此其重豈減於喬公哉公故郎吏部尹京兆鎮撫兩河皆以任職著稱在兩河日忽請急去居山中數載乃　召起今官每與余言皆不能忘山

中蓋淸眞簡質恬於聲利其素所操履然也公今至　闕下　天子念南國而使公正大司馬之席以來鎭於玆則喬公之業也不然而從廷臣議留公佐銓以次任統均登三事卽安石中令公饒爲之又奚但如長孺之稱社稷臣而不究其用哉余不佞與公同貳文昌其視公不啻如鴻毛之視九鼎幸公之能爲國重而願重公者之日隆無已也蓋晏平仲有言近臣不重遠臣輕之公今雖重猶遠臣耳其爲近臣也其使遠臣愈重公也在此行矣在此行矣

目峰趙先生文稾序

今之文章古之言辭也古之人因心爲言言之而雅馴成章則曰文故曰文以足言文卽言也古人以言爲文今人乃以文爲文以言爲文故有而後言以文爲文卽無亦強言矣有而後言故卽其言可知其人無而強言言愈文而人愈不可知矣夫出師陳情忠孝之言五柳先生高潔之言逍遙樂志達生之言九歌五噫憂世之言言可知也今之文人累千萬言茫然忽然猶河漢而無極焉言之難知非徒病言且病文矣非徒病文且病人矣四

明趙目峰先生者吾師心堂先生之尊人也生平未嘗以文名其遺草若干首皆攄胸中所有因心爲言言之而雅馴成章者先生早歲孤貧事母太夫人至孝爲諸生屢試屢冠乃竟不第以明經教授皖城隨解組去優游林壑久之吾師登朝以直諫補外大節凜然先生猶時貽書勗以臣子大誼眞切懇至蓋眞有孔明令伯元亮諸君子遺風今先生往矣試讀其言有不知其爲忠孝人耶高潔人耶達生憂世人耶自秦漢以來文人豈少遺言具在使人讀之而想見其人如親覩其行事接其

狀貌並其肝膽肺腸歷歷可指自數君子外更復爲誰近代樸觚之士莫不咈口自號登壇試以先生文與之潔長短于字句較得夫于形聲吾誠未知孰勝若遲之千百歲後而行事狀貌肝膽肺腸與其言而俱在如數君子云者其孰能及先生哉曹子桓有言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于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夫文章何能無窮文章而言忠言孝言其所有讀其言想見其人乃無窮也彼子桓之徒劇心刻腎妄希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亦云愚矣益穆叔三不朽首德次功下乃及言先生庶幾兼之獨于功若未盡究而吾師剔歷中外咸有勳勞勒鼎銘鐘赫奕未艾先生之躬嬴于德與言而詘于功先生之功詘于躬而嬴于子得全全昌又非文人可望萬一然則後世之知先生固不在言而先生之言亦不必與文人論工拙故曰美玉不雕美言不文非不雕也有貴于雕者也非不文也有貴于文者也有貴于文所以不朽所以爲先生知先生者知其貴于文可也

留臺雕稾序

不佞高自爲孝廉時謁雲源林先生于留臺先生寬然長者也縉紳大夫稱與先生遊如登春臺而酌醇醪陶然飲其和矣而先生固外寬內嚴臨大事無所假借以論東南災宜賑失江陵相國歡相國奪情公卿各疏留南臺獨否相國知此林御史意御史少我耶大有意督過先生而先生聲名日起江淮吳會之間其人士旄倪無不知有直指林公輔車所蒞環聚而懽呼南中諸曹視先生爲重輕相國無以中然猶時從中調　嚴旨譴先生屬其時三吳苦受水耕稼夫業議者謂非先生不能治乃舉先生任其事先生日夕焦勞諏度籌惟審其緩急次第宜闢宜濬以漸糾工諸所施爲悉中竅會更數載而後吳民即安得從事於南畝漕輓灌輸以供六軍庶府之用者相望于道而不稱困蓋自是　朝廷始無東南之憂屢詔銓部毋忘御史賢勞然且積八載而晉尚　璽大夫而相國已沒忌者顧謂先生附相固以有茲遷媒蘖而奪其官海內之知先生者咸以爲寃而先生不自寃也居里中徜徉閒適交遊朋好招歡無虛日絕不談

甚爲御史時事顧獨出所條上便宜反時政諸疏
梓之曰微臣非敢自功以毋忘　明主之澤耳諸
讀先生疏者輒歎息以爲當相國之世有御史若
先生而乃以相國敗哉先生第唯唯身既隱矣皎
皎何爲故其志愈章而其爲長者愈甚居恒謬好
不佞引與爲歡令綴數言于封事之末不佞竊惟
謨訓而後其善于敷暢事情切劘人主亦代有其
人然猶徒感激于興衰之故而講求其得失之原
非必身言之而身任之獨三表五餌欲親見諸行
而識者已謂其疏先生他疏無論其大者乃在治

水固　主上所以責先生者先生之疏具在事事
施行言言底績設令單辭不效而　廟堂之上且
得執券而絕其違不亦甚重而至難哉昔馬臻
西門豹召翁卿諸人導水興利皆止於一方世世
頌之先生功成而半天下財賦之區易昏墊爲膏
腴軍國無乏供而閭閻有陳積三江震澤安流無
恙誰之代也勞之不圖而反爲讒府此賈傅所以
痛哭于長沙而宗臣學士因之憤懣以沒世也今
充豫青楊馮夷肆虐國家歲費水衡錢巨萬而靡
爛莫收當事者日苦乏人乃今先生自放于閒寂
之鄉無所畢其奇即負薪沈璧何爲哉余蓋讀先
生疏而重有感于時事且慨夫世之人不覈情實
高張黨附之西使勞臣達士一被其名無以自解
失國家所以愛護人才之意爲之太息豈以余言
爲足纍先生且固非先生指也

送京營張遊擊叅戎海上序

國家之倚重子文武吏內外等耳文吏賦政於外列在藩服操斷剸割得以自如其樣重而其體尊非若穀下諸曹蹩躠馳逐車塵馬足閒然而人情恒不樂乎其外武吏入備爪牙奉一人靈寵以春秋耀武於國門建而不旆櫜而不馳非有封疆之虞卒然一旦捐軀蹈湯火之苦然而入情恒不樂乎其內其不樂乎外者大槩以籌領之困也期會之煩也涉履之多虞也不勝陰陽患焉而不樂乎內者則見若優游閒廢俯仰纖趨旌門如淵司馬

門如天投袂企足冀得一旅之衆一隅之寄登壇而自爲政蓋內外輕重之勢積久而失其初故此之或以爲趨而彼之或以爲避患釀於偏枯而漸成乎蹉戾迹今郡國之政日以刓敝而京師六軍諸衛天子所以居重馭輕維護根本者乃反馴致耗弱旦夕緩急至不能軍是不亦可扼擊嘆哉余嘗兩病之而私憂之其在介冑尤甚時以語吾鄉張君張君將種也先世嘗有功勞至君益大自漸闖入佐京營朝夕拮据練士討伍以贊其大帥無有困拂不樂就之意余以此重張君久之張君亦言諸材官敎士徒取空名無裨實効即日事教練金鼓之聲闐如若角觝拔河翹木杠鐵爲戲而已固宜豪傑之士不欲縶縻於此未幾張君亦去爲叅戎建牙海上其分部當閩浙之交內倚崇山外連巨浸最重地也往國家廩廩惟虜爲虞今虜氣稍折虞在倭矣計倭所出沒便利常在東南左掎浙而右逐閩嘉靖之季已事可徵也有如蠢茲鱗介帆舉飄馳以逆吾干擾則張君所部不得晏然而無事明矣　高皇帝既定天下威靈震被海外諸夷奉命貢琛絡繹於道路國史至不勝書獨倭

陸梁絕不與通度其勢國非方寸之印尺一之詔所得長羈縻也選將教士要害之爲防是爲完策張君當入所不樂居之地猶勤力乃爾況建節旄衛鄉里意氣發舒必大有所展監南服干城在此行矣令專閫之寄而皆若而人安事與夷媾哉郡中諸君子於張君之去不能舍然命念爲之辭余覩張君奇士非有所擇於內外之際然聞君有母春秋高受事之朝諸編裨吏士且望和門奉巵酒助君爲太夫人壽君樂乎哉君櫜鞬而入里門治兵於轘娛親於室吾儕文吏不敢望焉得無翟然

思曰此　明主之賜報稱謂何則余之所以望君
益愈厚也

應天府鄉試錄後序

臣某奉　命從臣某校士南畿旣竣役臣宜有言
訓士臣不佞歷覽近世主司訓士之辭一何詳也
總其大凡惟士習文體詭靡是憂臣惟文章之害
如春秋戰國諸家本淺也而其言深本譎也而其
言正本闇沕也而其言章荀卿有云其持之有故
言之成理是以扣之莫得其端循之靡覩其趣惑
世誣民斯之謂詭矣今之士雖茅靡波流然亦何
至盡奇心衰行如世所詬訾第據其紙上之言固
已擬之曰此恠也此僻也此必非端士也夫士所

重先資耳羔鴈方將業使人動色相戒不敢信士
士何能爲詭哉而必以詭虞士臣竊謂過顧臣有
疑焉往者士雖負博雅聲猶俯心揖志惟長老先
生之是遵今新學小生試與之引繩墨稱說先民
則必反唇相稽夫夫腐儒耳是古而非今夫文章
一道今古一轍愚智共趣無他謬巧也今上與下
相非新與故相悖少年與先輩相持安所謬厲而
錯迕若是臣不知其解也虞周之盛也道德曰一
風俗曰同其效至于比屋可封赳赳武夫可腹心
公侯豈有他術一則同同則上下不隔大順之徵

極治之象也　國家一德同風紹隆三五學官所載　功令所頒顓若畫一不爲百家殊塗惑士觀聽士第修之家合志同方効之官協恭同力毋伐功能毋生畛域毋非薄先民蕩蕩平平而天下治矣今　成憲具存　神靈如故而褒衣緩帶矩步方領之徒先蔑棄不遵　申令不能威官刑不能儆安所操循而恣睢若是臣不知其解也蓋周道衰游談作漢業微清言兢諸踏駁之風矯虔之習不宜見於　聖明之世故臣所爲懼不獨文章恠誕與經術背馳誠念　國家蕘章閎壅不行干士

尚爾吏何以不舞文民何以不遷業官何以不易方俗何以不流失　祖宗本養士以風導齊民綱紀萬彙而反樹梗也是士雖不能詭乃其害彌甚于詭故臣今所錄士雖奇正並存瑕瑜互見要以其言非儒先所誦法　科條明著與當世共習者皆棄弗收即士或以臣爲腐儒是古非今臣誠甘之始臣爲諸生時屬士方騖奇亦未免有翹然自喜之心今通籍十五年見天下事徑路愈多則愈爭門戶愈分則愈雜議論愈新則愈淆昔人貴無名之樸誠爲有見故頒與諸士除頒劃異使道德風俗翕然大同還　國初之盛主司亦無庸操不美之名持不肖之心以兢兢慮士臣茲幸矣臣聞之言之信者存乎區蓋之間臣區蓋之言也士或者信臣如謂士離與渫而耀　休明實惟此時主者宜陳誼教忠以相規益則有司之籍具在士褒如充耳臣何贅焉

畢封君偕配孫孺人六十雙壽序

造物之於人嗇矣羸於才則畸於德伸於德則詘於祜前盛者後或替躬顯者耦必湮才士多厄脩士多毀逼士多疵丈夫尚然況在閨閣一身尚然況在伉儷自古及今未有能都其全者也乃若新安之畢封公孫夫人者蓋可異焉封公佳公子也好學工文善聲詩其詩自三百篇至漢魏之唐無所不綜而獨厭爲新聲一切屏去之既屢困博士業則北游燕市盡交其賢豪久之以太學謁官得武寧簿武寧公尊人太守公所臨地也公殊忘其

屈以單車之官潔廉愛利大得民和未幾投牒乞歸部使者強留之不能得乃禮而遣之公歸則益修故業結社談詩意所投合卽累日不倦不則杜門謝避終不得一面闈以內則孫夫人若嚴賓矣孫夫人好學工文善聲詩皆與公敵其泛濫宏博至陰陽律曆絲竹丹青臨池諸技無不精絕而纖儉孝敬得舅姑懽姑病至刲股以代藥姑愈則祝之曰新婦類我蓋謂壽且多男也時夫人尚未子其後遂同側室舉七子夫人出者三長則中翰君名進士也仲季彬彬文學韜鈐咸世其家矣新安人言吾郡以什一著聲作者稍遜頃汪司馬著作登壇至有韻之文猶未滿志封公挺然特出取材漢魏繼響盛唐淑媛媲休相與唱和德甫易安猶將避席抑何奇也近世仕者竭蹶不休下至行賈白首仳離熙熙攘攘矜於名利封公脫屣一官娛游一室門無雜賓闈無交謫海內之望新都如鹿門如柴桑子姓蕃滋不啻過之又何奇也往封公治別業則靈芝竝耦爲瑞而夫人設帨之辰與大士同蓋自娠及誕大士再示徵焉天作之合神告之符如珪儷璋竝祥比兆又何奇也方封公早年

舉子稍遲夫人孜孜置副自貳而畢之宗人有客殞者封公贍恤其父宗人見夢有雙珠人掌之語賓桂王槐食報如響又何奇也新安山水與深名淑不少乃賢而多奇無如畢氏斯之夫婦殆異人也歲在辛丑封公與夫人先後登耆中翰君將奉璽書稱觴膝下其門下士陳君輩乞言于不佞不佞聞之言壽者必本於天天之于人有共嗇亦有獨豐非有共嗇則其精竭無以供物之求取非有獨豐則其精闕無以顯物之栽培譬之水焉不注塢坎而注江河不注江河而注大海造物何心其

勢然也封公夫人才則千秋行則兩美嗣則象賢寵則　綸褒娛則班斕歡則詩酒蒼鬢明眸逍遥塵外翛然其若僊翩乎其若鳳凰相將而覽德也於生人之倫千萬而不一覯非天所獨豐何以有此其於壽也若取水於滄溟愈挹而愈不竭孰能窮其紀乎葢夫人之生既自西土故晚好持誦楞嚴諸經至爲之註偈而封公蕭然聲利生平結撰如煙坪耕讀諸詩皆超離語度其前身葢亦維摩居士之流非塵世中人彼且芥六合粟蓬壺消息盈虛猶旦暮耳余戔戔之言烏足以壽封公夫人壽封公夫人者以封公夫人可也

李將軍五十序

今天下稱將材至乏矣世遂乏將材乎武科之登選世胄之推擇既不足以得士而天下之豪傑束于是兩途駢肩纍足不得效尺寸之用論將者亦以此自束思收其用于跅弛非常之士倉皇紛遽之秋而不可得葢兩難之而兩嘆之故居今之世而欲需將材以備緩急非大破恒調而廣甄羅其勢未可也余求其人而得安溪李將軍將軍之父兄當嘉靖季提兵與倭角數戰數勝而卒死之將軍以將家子父兄死事故用代起行間居吳粵皆有大功勞當世官而將軍跼蹐尺一起居不人司馬門竟報罷而閩當事者辟治兵東城將軍居東城幾十載而士無不宿飽者無載譁于伍而騰于市者無有空籍受餉與脆疲不任戰聞金鼓之聲而駭者當事者有緩急輒倚辦將軍即前者山等之嘯聚邇日海上之傳言皆召將軍前使畫計而將軍談閫事夷情無不中窾會鑿鑿可見施行則相與才將軍然竟格于例不能究將軍之用將軍徒以其餘試之於騎射盃酒日與士卒習技擊射楊貫蹴爲樂而已余數從將軍遊習知其才武可

當建鉞登壇之寄而力不足以推轂將軍卽言之而人不盡信也則私嘆以爲今世何嘗乏才才而不必遇遇而又困于格故乏也在漢李將軍號稱飛將當建武之世而不封侯千古爲之發憤隴西家世豪宗將軍豈其苗裔耶其善騎射敢戰大相類而持重深謀過之弱冠受事至于今而猶白衣治兵嘗思奮不顧身揚父兄之烈而無能售其奇世人嘆息李將軍當將軍之身而幾失之徒矻矻求將何益哉蓋余平居所私論將軍者如此將軍聞余言輒遜謝其不佞敢有非常之覬獨念今闖

外之事操士寬而操將急急則失權寬則養驕以養驕之兵而馭以失權之將殆已故昔之將虞敵而今之將虞士以虞士之心而當虞敵之會是愈殆已將而殆卽舍格用之無爲也夫以格之內限之而以格之外操之將兩困矣而操之困甚也余甚太息其指而會將軍部士與東城之武胄及吾士士民咸以將軍有保障功欲及其誕日奉觴轅門爲壽而屬辭于余余問將軍年且五十餘人壽幾何今疆埸多事而不及壯盛之年推之墳坫之上假之事權使展布其生平迨其精力旣衰壯志消磨之時而欲用之則已晚矣故余祝將軍欲其堅牙旗當強虜麾鉞飲血決性命于呼吸以流勛名刋金石如掐胷裏華者流若稱引壽考長生久視娓娓兒女子言則余淺之乎待將軍矣將軍有子能文章使從余遊彼其身與父兄皆以武興而欲其干用儒顯深乎思矣夫廣之以武困也陵敢之隤其家聲也將軍蓋扼腕而豫計之哉

順天武舉録後序 代

歲甲午順天舉武士少司馬李公實綱紀之先是未有録録自公始既成則謂某汝實督教士士效用基此日矣汝宜有言簡末某經生守章句緒業備員極屬以韜鈐教士未有當也其安所徵辭某聞昔之稱士率以生王國爲重豈非以身居輦轂下涵釀化而被休烈爲郡國首哉今三輔賢書主者輙稱引豐鎬夫豐鎬之產其薪蕉而用之非獨文士重也兎罝之武夫與奔走禦侮之藎臣視奉璋髦士無遜伐焉蓋文武互用而京師之觀于四

方非一日矣 國家三歲一舉士南宮之對與司馬門之待命輻輳並進然而兩都制額列藩莫敢望穆乎有思皇之思焉爾都人士繩以明經帖括授三寸之管以與海内周旋或不無前却若至較騎射論方略角技程能于百步之内轉盼之頃則四方士竟當謝弗如夫幽燕之慷慨沈雄便于技擊輕戰鬬而習武固其俗尚然也 列聖涵育戎秩修明 韎韐珥琫春秋戒事以儆于不虞亦惟爾諸士實耳目焉由斯以譚奔走禦侮以齊軌周禎宜莫如諸士顧恬熙日久兵革稀聞沈雄慷慨之氣漸耗於偷窳而稍抑於繩墨即爾曹平居亦自矜文而詘武今東西多事夷虜交訌懸金市駿此復其時幽遐與渫尚思效尺寸以佐行間況爾諸士生用武之鄉夙震耀于 威靈者哉其乘時履會發憤其所爲雄紓 宵旰之慮宜復何如夫物急則重緩則輕勢實使然當四封晏如士大夫方修飾俎豆高議雍容而欲以材官蹶張之流與之狎盟而絜柄此亦必不得之數已故夫烽舉燧燔羽檄交馳此天所以開豪傑也漁陽上谷之間自漢而後困于鮮卑割于藩鎮染于腥羶至 二

祖而始還之中華車書會同爲與壤神皐故 國家之功德被于寰區而于燕尤大視豐鎬之澤不啻過之高漸離田光先生一感知已不難以其身殉燕士居今而不思請纓破浪爲海内先驅令介冑伸眉報 累朝之恩非豪傑也姑毋論周士其何以有辭于爾鄉之節俠乎如是則武士日輕何幾能重士今舉矣騎射方略已褎然見收矣自茲而授鉞登壇專國家之急而無恤其私流勳名于疆埸微獨舉士者榮施夫亦謂茲士也某實樹焉其何幸如之兎罝之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書

述文武亦云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夫惟不二心而後可以爲腹心不然則推心置之而自離之輸誠寄之而自負之其不佞不能使冀北之良爲中林之選夫寧士輕將並樹士者見薄懼茲甚矣故承李公命而爲之稱引都人士之重與士之所宜秉時報國而成其重者以相勸勉若夫經武之籌戡定之略則諸士籍中已纚纚言之其何容贅焉

陳母林太夫人八十序

今年季秋之十六日則大司馬文峰先生元配林太夫人設帨之辰也而是歲太夫人屬登八十郡縉紳先生及諸與大司馬有連者咸欲觴而前觴宜祝且頌以屬小子小子高遜謝不敢當已而思之芘樹者知根飲水者知源小子雖不敏其飲子吾師而芘焉久矣本本原原安敢辭昔在詩書紀載女德代不乏人若冀妻樂妻之賢于妻也叔母穆母之賢于母也豈不聲施然或行由耦章而繼承罔訓或徽因嗣顯而伉儷無徵慈儀內則卒鮮

兼稱令妻壽母非一人之烈蓋自昔難矣太夫人自食貧而相司馬公于儒攻苦辛勤以至從宦四方治壺以內惟謹司馬之惠澤勛名銘祝于三吳楚粵間屹然爲國重臣天下固賢司馬而尤莫不賢司馬之有夫人司馬既貴而太夫人毋改故操攻苦辛勤益甚其教吾師及伯季凜然法誡靡忝于宗祊即吾師昆弟朝于嚴而夕于慈也罔不祗若今伯文學季任子翩翩奮矣吾師紹明而光大之守西樞幾十年先後爲司馬郎潔廉幹濟無能先師者師自楚藩歸天下固以爲用之未究延

頸企踵幾望其復出而尤莫不知師之有賢母得日夕娛侍爲快師既歸再逾年而失大司馬公太夫人春秋高猶躬視壺事蚤起晏休率先諸子婦荆布澹如望之者不知其爲太夫人諸子跪請稍自媮太夫人不爲輟也梳櫛之暇輒庭諸孫而詔之汝曹勉旃爲象賢之伊乎爲似祖之召乎慎毋忘吾言今且舉于鄉聲于庠矣本之遵太夫人教也計太夫人之所培植灌溉澤蔭且百世慈儀內則兼總其躬耄耋匪懈天下莫不聞即世望太夫人祥于九苞之儀于仞之覽而其聆太夫人之徽

音洋洋乎若咸韶之奏條貫無遺矣今宇內世家陳氏爲著藻蘋錡釜亦既相繩太夫人以內行爲之祭酒稱觴之日少長彬彬迭起爲壽文學藩伯綵袖連翩吳錦江魚來自白下孝廉諸生復曹進而奉大母歡副珈褕翟白髮相輝即無論內行該卓乃其完祉備休極人倫之盛詩書以來未之有也吾聞之矣得天者愉得人者恬恬愉無傷算乃以長太夫人起自布衣爲名宗婦躬三世貴盛何所不愉身承累命秩視上卿而儉樸自將履盛是戒何所不恬彼其于天人萃矣恒言壽之云也爲守爲受爲酬彼且守之以恬受之以愉守之以人酬之以天即自此而大齊而八百春秋太夫人安坐享耳小子不佞不能奏既醉之雅撰秘宮之篇頌女士而祝岡陵以助太夫人懽請執此以券諸他日于是酌者進余言太夫人愀然老婦起居無恙幸而辱命司馬之謂何小子敬進天地之德坤厚代終列僊傳載東公西母乃言壽者率艷稱西崑東生而西咸倘亦自然之數司馬所以先太夫人也太夫人今且益利柔順之貞行乎無疆以北堂爲瑤池逍遙憩息 天子行召吾師 手詔問

太夫人安否修宋大宗於張晉國故事不益爲鄉邦之盛而寵靈于大司馬者遠哉太夫人毋讓夫壽太夫人乃權輿于今日矣于是太夫人歡而酌者書余言張之筵次

少司馬幼溪陳公七十壽序

少司馬陳公者嘉隆以來賢卿大夫也公始爲御史有聲輶車所至無不想望丰采其所論糺多權有力余以童子從先大夫遊太學業聞都下人稱說陳公侃侃恢恢他日爲國家任事必茲人哉其後公日益貴佐棘寺貳內臺建節秦楚旋柄用矣屬忌者中公以江陵相國爲辭公遂得謝歸公歸而築室武夷九曲之間黃冠野服講學著書時返棹三山徘徊釣龍江上蕭然忘其身之爲大貴人也自公去而余始通籍十五六年來時事之變更

世途之錯迕循環無端紛若糾纏而公優游葆眞超然於是非得喪之外世亦若不知有公間忽有緩急戎馬倥偬徬徨四顧無所委辦諸薦紳則窃窃相語是安得起陳司馬而用之然竟無能張膽明目推轂公而授之柄日坐視國事之敗壞而不救也豈不大可惋歎哉近世議者率快心于江陵不知當江陵在事權無旁落令無反汗宮府無陷閣浮淫者不得遂而才者得自見　主上雖神聖然冲齡嗣服十餘年間海內得晏然無事誰之力也以今視昔竟何如哉公居恒於江陵踽踽如也大璫保方用事公不憚惠文彈治之豈有所脂韋其間即江陵推重公自爲國急才耳于公何與引繩批根之徒妄意公開府其鄉或不能無還往輕相置喙一何未察公之槩也世之負才見抑者往往牢落感憤自鳴其不平而大臣去國率未免係戀于功名不則憂讒畏譏若不能安其身公意氣恬然絕口不言當日事杖屨行吟逍遥物外時自詫客丹山碧水供吾遊屐　明主賜也蓋不佞觀年來名公鉅卿處進退之際無芥蔕於胸中未有及公者公今學問益邃見解益深其所論著粹然

一出於正六經之外旁及陰符諸家扶秘搜玄太闡宗旨即素以道學禪理名者尚未能窺公之籥籥公之所蓄寧有量哉彼徒以才諝勛伐稱公者猶淺之乎覩也今歲公登七十某月某日其誕辰也郡縉紳先生將稱一觴爲祝余小子在都門無能與獻酬之列欲申一言顧惟世之善祝者箕疇五之華封三之公皆備焉小子不佞安所置辭第有感於時事之陵遲與任事之非其人使公徒夷猶田間不得爲縣官東摧倭北却虜畢未竟之烈而其知公者或秘不肯言或言之而未必聽深概

于衷是以述而論之佐公一處若夫稱壽則公雖稀年其強力甚于少壯時期願大齊不足爲公道幔亭有仙人焉公與遊而問之

儀制大夫斗嵒汪君擢守眞定序

汪君自蘭溪令來爲南兵曹善于其職移南儀曹儀曹事視兵曹十不能一而汪君振刷爬搔不遺餘力其或人之所避而不敢爲所因循而不欲爲汪君皆力任之宗伯之屬四自儀曹外客曹膳曹無可事事而祠曹典黃冠緇流名山勝刹布滿近畿稍煩雜矣當　高皇帝時諸香火道場皆予田供祀事載在令甲稽自秩宗守而無失其後侵陵于勢家湮沒于豪佃僅存空名在事者莫之問也自祠曹葛君來始盡爲勾覈而汪君與其僚佐之

絲紛肘掣未易爲力然竟以宴如人固以此難葛君而葛君乃得汪君而強汪君居儀曹再歲餘曹事大飭其大意主于明舊章嚴限制重綱維伸職守至孜孜汲汲爲署中規便利遺來者精心畢計秩然有叙蓋汪君之功於茲曹甚大非僅僅以居官奉職稱也余近以留銓攝曹事得與汪君周旋時汪君以久次當出爲二千石主爵者才君始擬兖繼擬眞定兖與眞定皆大郡而眞定列在三輔所轄州縣三十餘皆當燕趙之郊雄于河朔名曰郡儼然一藩服視兖尤重　天子乃使君守眞定

聞命之日士大夫相語以爲宜君且行謁余請所以守者余惟吏治之弊久矣怯者畏事巧者避事因循苟且幸滿歲月遷去如是而已以汪君之才天子摯近畿三十餘州縣之民而畀君其不欲君之恬然無事滿歲月遷去明矣始君在蘭溪強力振作下至郵傳猥冗之事皆攝而行之其所規畫至今爲蘭溪利在兵曹儀曹復能舉其職至于寂寥閒署猶且精心畢計規便利以遺來者况分銅虎之符朱旛皁蓋南面數十城而朝其長吏舉百萬之生靈在其掌握其爲發舒建竪當何如哉又

豈復有所避而不敢爲因循而不欲爲也然則君之爲郎猶之爲令其爲守亦猶之爲郎耳君所部有滹沱河頗爲郡害余嘗念國家仰給東南而北方地力多所未盡宜講求以備緩急嘗欲具疏言之君語余水能爲害亦能爲利引滹沱以溉田是興利避害之策但恐滿歲月遷去不能竟夫以君之才慨然規此使得從容以觀其成固千載之一時也君勉之矣君曰某典在一方敢忘報稱顧爲守與令不同令有所欲爲得自致之民者也守待令而致之民者也夫眞定之爲令者三十餘其能盡如吾意哉吾非畏事避事直恐奉行不善而反多事耳嗟夫君之意念如此是其舉動必不輕而樹立更遠矣區區二千石循良何足以盡君葛君輩乞余言贈君行余于君非但一時共事又在成均時有道義之雅知君實深故書此授之

竹軒姑夫雙壽序

先大父之所出者四人丈夫子獨吾父其三則余皆以姑稱焉者也三姑最少者適楊次適薛余皆不獲事長則配竹軒公今年七十三竹軒公七十稱齊德偕壽云先大夫既鮮兄弟不女弟視姑而弟視之兩姑蚤世忉怛者終其身居恒相卵翼則惟長姑與公殷然手足也公婿吾大父時家故赫邵秀美容止談論風生宿儒不能抗大父婿多醫然獨心愛公公中歲謝儒業挾貲遊湖湘間慷慨然諾不甚操利權產緣旁落吾姑實拮据佐之其

後徙三山十餘年廢著積居貲復大起老而歸鄉日杖屨山水治農圃釀醇酒逍遥對客自娛姑稍憊然猶力佐公爲政客至治具米鹽醯醬必親不以委諸婢曰非我不能當公意也公居鄉而先大夫宦遊吳粤公每飯輒念先大夫即先大夫亦日夕思公不置且歸而圖與公徜徉里中未幾先大夫已矣余小子痛而深念大父之所自出今獨姑存公又偕老焉小子覩公與姑若覩吾大父與吾父也者幸其步履聰明眠食無恙欲前奉一觴爲壽公再三辭謝而會吾里人合辭壽公公猶逡巡久之小子前致辭公胡過遜爲也夫吾里中高年與公齒後先者今其人固無有存即其存者亦唇腐齒落無能步履聰明眠食無恙如公幸其身之稍強則又多困苦貧窮無以逸其生其富有力者又經營奔走以財伐身役役然老死不休求一日之餘閒而不可得即不然亦安得夫婦之間駢祉協休白首龐眉雙聚一堂令望之者若登龍門之山從神仙中人此皆公所知也夫造物之於人也有所輕畀則有所重靳故富厚豐樂壽考久長涉世而無傷畸當之則易而全收之則難往里中人

稱吾大父則庶幾全矣大父乃五十而失吾大母也得全全昌就過於公里人之望公也不啻鳳鸞翔而景星出也公幸而使里人得畢懽於前其在吾儕則百世之先也公遜者何也公諾而小子愀然記先大夫挾余遊三山時日飯公家公子蓄余督之學甚嚴令尺寸竪未有以報公而先大夫間私語余公方旁落幾不自給顧其人長者較然於取予之際卒以此與姑氏之賢也內則不多見焉淡泊儉勤喜施予憫人窮即橫襟泣下其慈仁如此是皆宜食報受福未艾以今徵先大夫之言驗

矣驗矣小子執是說也且歲歲進巵酒壽公公與姑氏毋亦念先大夫幸而舉小子之觴也小子亦庶幾愀然如見吾先大夫哉

蒼霞草序

當代以作者鳴可指數也弘正之世首推李何彼用創爲功與其詩顯耳文則胡稱焉七子代興遞相引重其人往矣遺言可徵烏在乎爲七子哉夫七子直弇州雄耳其才情之宏富筆調之縱橫蓋於明無兩焉然而舉其集或有累篇舉其篇或有累語彼固謂不如是不足見才見才矣即瑕瑜兩存無傷也當弇州時而欲以瑜見者無如新都新都之爲句也與其爲字也工於弇州然吾讀弇州而百首千首而其變不盡也讀新都不十首而法與格盡矣夫弇州才勝故微近率也新都詞勝故微近靡也微作者于近代較可覩已吾以爲文章者神明之所寓也萬有之所肖也名物事變之所綜也忠臣孝子奇人高士微情與衷之所托也吾意有所欲言而窘於舌舌有所欲言而窘於手操縱伸縮不能自主則吾方寸中且壅閼未暢安能使千百歲後誦其文如目覩其事修辭之謂何何以成變化而行遠也吾嘗執此論文所最豔而心折者無如吾友郭美命美命之文章吾不知其可當誰氏然吾讀之而鴻篇鉅裁片語短牘有情無

情有韻無韻隨其意之所欲言無不曲盡及舉他人之所難言與不能言者一經美命之舌與手無不洞然劃然娭暢于心目其才情筆調疑自弇州而外無能及美命者而美命之結撰又甚工無累篇無累語即使新都遇之絜長字句之間不能過也百羽集而競飛弇州其摩天之翼乎新都翩翩可用爲儀其能爲九苞能爲千仞翩翩然翺翔也則美命其人哉美命生平寡交游所投合不二三人而與余最暱時以不朽勉余余愧謝所不如美命者三美命于書無不讀即裨官野史凌雜猥冗之編皆手自丹鉛而余以懶自廢此一也美命自讀書外他無所嗜好兀兀窮年而余間以他技相役心病之而不能除此二也美命爲諸生即稱詩與古文辭部使者與郡國守相有所論撰得郭生奏一篇輒稱善嘆賞青衿登壇居然夙業而余既釋褐乃始學步此三也度余於此道終無所成美命蚤年而成中年而化過此以往莫之或知日新富有又奚足道余不佞上下當世敝以此歸美命矣美命常言文章不可學一家言當如化工造物包羅萬象無所不有無所不妙故文則自六經子史下至近代名家詩則自三百篇漢魏六朝下至唐人皆在胸中皆在筆底乃稱作者其志如此而才又足副然則余之擬美命于弇州新都間也猶之乎未知美命者也

中丞李公撫淮疏草序

諫之途多端其大指不過曰婉曰直世之言曰寬主宜直嚴主宜婉主俞宜直主咈宜婉是殆不盡然也夫主嚴也而爲婉言將以爲怯而不盡無所惕于衷矣主咈也而爲婉言將以爲順而寡遠不深惟其故矣夫事嚴主而當咈逆此非直言不可也嚴主負過人之姿而具絕世之識其于事雖有得有失然是非之致固自明也其于人言雖有納有吐然忠佞之概固自辨也吾言直則必以爲不欺以爲無隱執于心者可以理奪逆于耳者可以

誠動矣昔之稱戇直者無如汲黯黯所事何如主乃多欲仁義之言雖惟其妄發而社稷臣之許于古嘆息爲臣主之殊知黯非直言何以有此 今上神聖在宥太平之業已三十餘年間以鑿山榷貨使中貴人得借而行其私而釀海內之釁中外臣工爭之不得則相與計謂宜從容委婉俟 上之自悟而中丞李公道父獨憤發力爭其爲疏無慮十數上每上無慮百千言皆披心抉膽指事開陳無所避忌如怨如慕如泣如訴讀之者至于神悸魂搖舌矯不下而聽之者凜乎見天下勢若抱火厝薪不能一日安也其所轄境內二三中貴人與中貴人之爪牙百于輩欲有所吞噬公一切裁以法無所假貸諸詆公而不敢肆因而爲謹詠與陽嚴憚公而陰欲中傷者其設謀不知凡幾度其勢皆且 上聞而 上于公之言時俞時咈終不以爲罪于讒者之言若有若無終不以介意間嘗一聽公去主爵者以代請則又不聽其聽公去若以折政言之心而明主威之重其不聽公代又若以昭犯顏之忠而伸吾直臣之氣操縱伸縮莫得其端天下人始意 上之不釋然于公遂以公之

言謂有餘于直而不足于婉久之而知 上之倚公終異于羣臣又知公之所以自結于 上致其徘徊眷戀欲舍而不能舍者乃其侃侃之論諤諤之談有以深中其心而大發其神明之見也今宇內瑣毒甚熾如在湯火中而環維揚數千里閭里晏然無虎冠之暴非公在事何以能爾然則公之言雖不盡見施行而其所施行者已不少矣公又屢上疏乞代真誠懇切若不可一日留 上嚴主也亦明主也嚴主欲臣之奉公而明主欲臣之難進蓋錢若水有言吾輩不能輕視官爵以感動上

心致爲所薄公之欲去而不得去雖不得去而必欲去固宜　上之畫公嘔喻容受其直言而不爲忤也始公爲曹郎嘗以抗疏有所論救左遷去自躓而起氣益振而其爲直益甚大非世之感發意氣一敗而輒餒者所敢望語云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公之敢諫盡言孤立行一意蓋因時而顯夫豈因時而直哉令公而委婉遷就姑言而姑待之如史所云開陳其端以俟人主之自擇者公不能矣黜不能爲弘猶弘不能爲黜此可以觀公公在維揚所條畫甚多如發徐碭之奸瀹河淮之塞計轉漕之宜弭許潁之亂皆具在疏中余不具論而第論公之所爲披鱗觸忌于　上前者如此以見公之所難在此而不在彼也嗚呼千秋而下有稱三代之遺直任社稷臣者其在公矣其在公矣

沙令楊龍浦臺薦序

先大夫之別駕江州也好爲諸生談說經義車轍所至青衿羣擁質疑請業人人意得先大夫亦自以爲適也嘗以視權之暇得地于湓城之西偏捐廩人金錢爲樓曰環勝聚諸生之雋者課誦其中公餘輒造樓手其秉而甲乙之間持以示不肖高斐然章矣而今龍浦楊侯尤其卓出者也先大夫既去江州余守官史局于是環勝樓之會或聚或散杳不相聞而楊侯乃以乙酉舉于鄉過余都下猶念先大夫不置更十餘年楊侯來爲沙令余亦自南曹祗役過里往來延津劒水間去侯治可三四舍其父老諸生盡能言沙令治行有古循吏風未幾而直指劉公報　命則褒然薦書矣邑諸生其其輩羣走而語余吾沙劒州之下邑也山川深阻俗樸而民愿往爲令者既未必盡良即良者亦以僻小幽遐聲聞未易徹有能以賢能自達于郡大夫者少矣況監司手達于監司者少矣況臺使者乎今吾楊侯之賢能而郡大夫譽之監司譽之臺使者至露章而聞諸　朝是不以僻小幽遐視吾沙而可以勸夫將來之爲令者也吾邑士民狂

走而喜以爲奇絶曠見之事願先生文之爲吾邑光余既幸侯之見知于上官而又得其邑中之人情如此知侯必有以致之非私媚也邑人又言侯初下車值旱禱而立雨歲用有秋遂作雨亭以識其事審編之役劑量均平猶胥無所賓奸編氓德之又加意庠序割廩新學舍建魁星樓訓育青衿即嚴師不啻也於乎茲邑人之所以戴侯哉侯時貽書余刺刺往事若不敢非薄以忘先大夫之教即余亦愴然感念于江州之舊遊欲問先大夫之遺跡于所謂環勝樓者而不可得乃侯獨能言之假使先大夫而在親覩侯之行事功狀章徹如此其爲歡欣慰藉當不知何如然則余之當效一言于侯匪獨爲其邑士民之請亦其私情之不容已者也昔文中子授經河汾門下士如董常賈瓊薛收仇璋輩皆有盛名而房魏勳業至赫奕于世乃其子福畤亦能傳其中說以爲素業先大夫生平教授里中門弟子身致通顯者甚多晚在江州復得楊侯即未敢遠方房魏較之董賈仇薛樹立固已多矣余深慚福畤不能推明先大夫之業而徒欲引侯以爲先大夫重侯益勉旃其使先大夫

之無愧于河汾也余滋幸矣

肖林沈公七十一壽序

肖林沈公御史古林公之子太史少林公之兄今德慶守晉陽君偏將軍寧海君之父也古林公以理學直節顯于　先朝公夙承家學與太史公伯仲自相師友文章意氣競爽竝芬太史既首擢大廷以忠孝大義責時相坐是失歡歸臥山中公喜曰弟如此乃不負科名不愧先人矣守君既舉于鄉遂失太史而將軍方以才武重于司馬門公亦自太學謁除丞安福遂判信陽州同知蒲州致其仕歸而守君來別駕吾郡郡人言別駕三年于

茲惟飲三山水而已守君曰家大人三佐州縣懸槖以歸吾一佐郡而遂失之能不愧胡威乎衙齋之內蕭若抱水至薪粲不能給眞可謂廉吏矣當守君之在郡將軍亦以塞下功遷吾閩領艅艎徼巡海上數與倭角出沒洪濤巨浸中所捕斬首虜輒以百十計幕府上功次輒首將軍自邑之海壇移鎮銅山海壇吏士每爲余言將軍血戰逐夷及馭士嚴整所部無不用命曰嗟乎此眞將軍也將軍既移銅山守君之粵兄弟宦遊數千里外公爲視田舍治家人產數數使人槖緡錢走閩粵道餉二子曰以佐若宦若毋以家虞也閩粵之人爲守君與將軍所噢咻而蘇衽席而全保障而獲有寧宇者無不歸德公安得公壽考無疆使伯氏長又寧我民而仲氏得畢力疆埸令海上無烽烟警乎歲壬寅公壽七十加一諸以守君將軍故壽公者其辭甚夥將軍必欲得余之一言以爲公歡余自爲孝廉卽從將軍遊徘徊燕市留連不能割再與守君同上春官計今二十餘年不意其兄弟竝時來吾郡亦不意其能爲廉吏爲眞將軍樹立乃爾而公解組歸來三逕遨遊翛然自適里門之內左

朱旛而右棨戟公朝而問粵守治郡何狀曰還珠矣飲泉無害矣夕而閩行閩治軍何狀曰請纓矣破萬里浪矣有子若此足報　國恩公不亦嬉快乎哉昔岳武穆有言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命則天下太平公家世淸白繩以伯氏又有將軍奮不顧身文武之道萃于一門以質于武穆所云庶無愧色世人知伯氏必稱公曰此廉吏父也其以仲氏知公必曰此其有子能樹勛疆埸者也公之名將與庚桑俱永而銅柱竝垂其爲壽大矣余素嘆史道之汙又見介冑家多怯少奮緩急不足賴故

於公之壽喜以此進公得無勑守君與將軍曰兒曾勉旃史氏有成言矣若是則余之壽公固未艾也

奉別太宰曾見臺先生兼賀誕辰序

始余自留禮量移留銓則吉水見臺曾先生自田間起爲之長其年先生登七十余從相知者爲文以壽時先生尚抗辭而余亦留連里中彼此相隔千餘里雖相慕而不相習僅能言其生平之大都與朝野之所倚重冀先生之速出而已其後先生以屢辭不獲乃裝而來使人徼余於里余亦黽勉行每自念先生當代之名公也其聞望之烜赫德業之隆崇爲龍爲光世之人望而震焉而余以新學小生備僚寀之末厲行而事先生懼無以稱乃

先生一見余而遽有當於心引以爲小友余亦忘其名德年齒之相懸輒自暱就於先生披肝露膽惟恐不盡蓋舉其平日妻子間之所未嘗言者而盡以告先生而先生之所以訓勉於余傾倒於余無一事不共籌無一疑不共質者亦若其夙昔知交之所不得聞而爲余吐之也余於是乃恨向之知先生有所未盡而其頌說先生如登介丘者之未陡其巔泛滄溟者之未窮其涘安能狀其高深之何如乎先生身爲元老大臣而接待後進常若不及通籍四十餘年周流列署於　國家典章諸

曹故事無所不習而每有舉動必籌量而後發舉天下縉紳非其門生故吏則其交游與交游之子弟材具人品無能逃先生之鑑衡而孜孜訪問惟恐或遺身所推轂賢士大夫至通顯者無算而大半不使知於天人性命之際無不究極而未嘗高標門戶偃然以道學自命發爲文章春容雅暢如萬石之鐘不作細響而過自歛抑不欲與文人學士爭著作之場家世宦達貴至孤卿僅僅中人產而口不言生計亦不欲以清白立名海內人士無智愚賢不肖驟而炙先生者皆以爲和風以爲冬

日以爲萬頃之陂久而習之以爲鴻鈞布物元氣周流各以其量斟酌飽滿於其中而不自覺也於乎盛矣先生在南中雖職銓曹而他曹有疑事難事輒問先生先生悉爲之擘畫犂然中窾其有所根盤肘掣彼此撑拒未易爲力者則又躬爲之調停處置曲暢其意而兩解其紛至於事勢之無奈何尚爲之瞿然焦思穆然深念求所以更不調之絃塞久潰之穴而後已以故南中諸曹大夫一切受成於先生無甲乙參商輕重不相得之患其諸曹之事亦大較損益折衷行之便而持之久無跛

蹩偏枯臂指不相運之苦蓋周官所稱統均之職列於六官而六官實爲所兼總者於先生而稍見其端而中外士大夫亦日夜顒顒望先生之爲眞太宰移其用之南者而用之北乃頃者太宰闕廷臣果以先生上矣余方待先生之脂車而會以滿考去先生意不能割則爲文以送余至擬之於東陽而自歉於蹇夏夫東陽少年通達右　稷功非余所敢望乃蹇夏二公遭　明聖之朝僅以忠謹著稱似猶未足槩先生者使先生而爲眞太宰必能聯屬士大夫而轉移　人主使朔洛之纍不生

而宮府之情不隔如易之所稱渙羣納約遇巷孚號先生優爲之矣余麗鼠之技行當止足不能如李長源之於張曲江歐陽永叔之於韓稚圭茲其爲負先生哉先生今歲七十加二春仲其誕辰也余行先十日不及奉觴稱壽乃論次其胸中之所欲言於先生者如此以補向日之所未盡然豈敢遽謂足以盡介丘之高而窮滄海之深乎先生讀之得無曰孺子知我爲多進一觴也則余與先生所爲兩相戀戀而不能舍者亦少慰矣夫

閩粵督撫奏議序

宇內藩服十三遵海而南則閩爲要區挈其地而程之不能當他藩之半而鯨鯢出沒疆埸時警土田瘠鹵無陂塘渠堰可資灌溉故其民內虞歲而外虞島夷無日不岌岌矣中丞金公之撫閩也始至即檄諸郡邑修舉義倉布法周便人人樂趨自省會以至窮鄉咸有積貯下及瓜茹蔬薯蹲鴟之屬亦課民蒔藝至求奇種於異域揭而布之比歲不登民以次第受粟于倉不足則取給于蒔藝盡境無殍者父老相語小民何知向見令下以爲過

計乃今知中丞之慮我曹深而爲德大也倭酋跳梁三韓爲墟將蔓及南鄙公繕甲治兵具艅艎補卒伍戎備大飭時遣間使入島披離兇類情形纖悉無不豫知滄溟萬里如在几席矣而其時又西師徵餉北師徵援採木徵助費皆數萬緡閩帑日詘至無以哺士公悉心經畫劑量事勢有急則捐餉以贍兵稍緩則節兵以省餉海稅商緡尺量寸較無所漬漏大要以寬民力而佐軍興其他如中使所侵　內帑所取盈公皆反復力爭爲一方請命閩人之所以當多事之秋而閭閻晏如公之賜也公撫閩六載先後奏議十數萬言諸條約文檄半之其行有司者曰撫政行將士者曰兵政總若于卷業授梓矣屬余祗役過建州公出以示余曰非敢揭日月而行也以明當事之苦心耳子爲我序之余讀撫政曰此周官之緒也讀兵政曰此孫吳之略也讀奏議曰此晁家令陸敬輿之遺指也蓋詳哉其言之矣然總其大凡則公之奏議亦即其所爲兵與撫者顧公之所爲撫功在于禦荒微獨閩人知之即天下人亦知之公之所爲兵功在于禦夷微獨天下不盡知即閩之人亦或有知有

不知其故何也蓋自公撫政成而閩歲適卤人得寄命于公以免于溝壑其效顯而其功有所自來此有耳目者所共聞見也自公兵政成而兇酋適亡雖籠淡水之謀天復以風伯奪之三十六島怵公之威靈不敢狡然以逞海上雖小有流突然不至大肆其效隱而其功遂若有若無于是知者以爲公制勝于伐謀而不知者以爲有天幸也要據公茲編則公功在閩其禦夷者乃大于禦荒而公之所爲曲折焦勞以爲閩兵計者其心乃更苦于撫而或以見德或以滋議此公之所以有概于衷

而不能已于自明歟管子之論治曰野與市爭民粟與金爭貴其言兵制曰定聞知勝定選士勝定依奇勝定虛實勝公修爭民貴粟之策以爲撫而用其選士虛實聞知依奇者以爲兵卽世或知公或不知公公以定勝之可矣公今雖去閩閩之將吏奉公絜法遵行不廢將旱魃不能災而海波日靖後事之師公不有餘策哉不佞閩人喜言閩事故於公之命也綴一言以詔來許若公生平忠猷直節則人能言之烏庸贅

大司馬少泉郝先生七十壽序

余觀寶笈諸書謂高眞列仙中有人臣輔佐騰翥逍遙心以爲未必然乃今觀大司馬少泉郝先生者語豈虛哉少泉先生今七十矣其神明應物充如也行步矯如也與客語常移時不倦談天下大計纚如也司馬任留都筦鑰百務填委先生裁決如流初若不經意而咸中窾會又時兼攝他曹一日之中更迭視事吏抱牘趨走于前猶或恐後而先生綽如也此非所謂人臣輔佐而列仙也安有此哉方先生成進士時爲嘉靖丙辰去今四十餘年海內同籍之人卽能完其聰明視聽以優游林泉者計亦無幾乃先生矻然爲國重臣表率列卿世人望之若麟鳳之遊于郊而周鼎商彝之陳于廟也昔在先朝有若王忠肅王端毅馬端肅諸公皆以耄耋之年秉樞握軸身係安危後先輝映士大夫至今侈談之以爲天實佑 明界之元老襄有道之長今 天子神聖握符于上而人心皇皇常若有深痛隱憂潛伏而將發維留都根本重地提衡南北四方之所觀望六軍萬姓綱紀于大司馬之一身卽居恒綏靜猶或難之矧在今日先生

在事而士戢于伍民協于居賈安于肆長江千里
警絶波恬萑苻睥睨之奸徘徊而不敢發此都氓
庶見先生顏色則謐而喜曰此我司馬公也南國
之恃以無恐有公在耳然則先生之柄用即未及
端毅忠肅諸公而其身係安危能重輕于世道豈
有異乎顧彼諸公名德雖盛要其末路精神筋骨
亦稍衰矣不盡如少壯時也賦受有限强弱亨期
不可得强以先生視之何如哉先生筮仕即爲名
御史歷典諸藩開府北門功績表著以司空請急
里居且五載乃復　召起少年晚進之士非親承

謦欬者必不能知其强健矍鑠若此而余幸備員
六曹追隨先生後心嘆詫以爲奇會先生誕日諸
郎民部者謂先生嘗攝事其曹欲旅進爲壽而屬
余有言余惟世之言壽則稱引蓬海瑶池容成偓
佺諸神仙者流以爲頌祝凡此皆先生身有之無
待余言惟是　國家大計方賴鴻鉅而先生以耆
德壯猷爲　天子所信向行將畀以統均之任使
畢其功用造福寰區中外人情皆恃以無恐則其
勳烈所被固不止于南國而其爲壽亦不止于先
生之身此社稷之伐而余之所爲先生祝者耳仙

家亦言上士學道輔佐人主中士學道欲度其家
惟下士學道則僅係其身至于證大羅登金格必
三千八百功行乃可幾及如先生所歷功行不
少今方躬輔佐之任日積月累如恒河沙不可量
測其所修證殆將超列仙而上之彼以區區壽考
久長爲先生羨者直下士之指烏足當先生哉昔
忠肅柄用時　裕陵憂其且老以問近臣或言其
祿命宜壽　帝心乃悅　明主之爲社稷計而有
所倚重如此先生觴矣　上即問先生必有如余
言對者此其說或尚在長生家上何論祿命吾知

上之必進然而色喜也余不佞請以此舉觴諸君
喜曰吏氏言及社稷壽先生大矣敬受而書之張
之筵次

溧水武宜中書
新安黃一桂刻

蒼霞草卷之七目錄

孫太公壽言序
內江蕭氏世譜序
嵇氏族譜序
壽耿叔臺先生六十序
林太夫人九十壽序
邑博士崑岡周先生臺獎序
中丞叔臺耿先生九年奏績晉秩序
桂渚洪大夫　覃恩贈封序
福寧州守南池洪君考績序

蒼梧郡守凌公奏績序
學使秦垣沈公報滿序
鄒孚如先生集序
朱氏小宗譜序
孫封君七十壽序
宮保大冢宰見臺曾先生六年奏績序
中丞孫公奏議序
觀察使內齋余先生八十壽序
王母七十壽序
由庚堂集序
大司馬越峰孫先生奏績晉秩序
雅游編序
陳太翁偕配郭孺人雙壽序
郡大夫郭公署邑還郡序
孫母林孺人壽序
南陵戴氏族譜序
湯母柳太夫人加封序

蒼霞草卷之七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孫太公壽言序

世之爲業者皆有所之仕則之乎官也施則之乎名也教誨爾子則之乎昌後也晉有孫太公者不然太公嘗自儒而椽自椽而州吏目仕矣又輒棄去曰吾不以官戀也生平好緩急人力所不能亦強爲之環河東之里叢祠之圮而新羊腸之泐而夷突烟之寒而舉者不知凡幾人謂太公俠而太公掩耳避之曰戔戔者而冒好施名哉伯于典柱

于爲名御史仲領繕部爲望郎厥後昌矣太公恂恂瑣瑣不欲高其門以詫於人曰是可容高車駟馬也嘗一至留京視柱史日鍵戶據梧寂然無營柱史具壺觴請遊諸名勝太公謝罷老人來視汝奉職何狀耳不爲山水也卿大夫之歡柱史者請一望顏色太公益鍵戶使柱史謝客老人不欲以兒曹從貴人周旋耳當是時繕部方理雲間去白下一衣帶水人謂太公遨遊伯仲間寧不勝陸賈耶乃太公急欲歸柱史不能留遂請急護之歸已復督柱史之官蓋踰歲而太公登八十矣柱史自

繕部自黜名未使奉觴上壽兩都衣冠艷爲盛事而南中諸君子遂相與叙述歌詠之柱史函而致之太翁而以其副視葉生葉生曰凡叙述歌詠太公者皆言其福履之盛祚胤之昌也此皆以太公之有餘言耳夫太公者不欲爲有餘而欲爲不足者也故仕而不欲足于官施而不欲足于名身致其子之通顯而不欲足于門閥此太公指也侈言之何嘗一或者曰太公以不足爲有餘者余曰非也夫以不足爲有餘者是知有有餘不足也太公爲下僚不知其下僚爲御史繕郎封君不知其封君爲施不知其施爲高車駟馬不知其高車駟馬夫不知不足是以能不足不知有餘是以能有餘能不足者不受益能有餘者不受損此太公之所以年也太公生平事親孝事二兄恭與柱史繕部言必依于忠義今柱史居留臺丰采翕赫大猾夙好屏跡無敢犯數上封事諤諤侃侃而繕部自李而曹皆有聲稱忠孝之道萃于一門太公之所爲有餘蓋在此乎柱史刻其所哀叙述歌詠之言而閒葉生之說曰是善言吾父者也請述之弁諸簡端

內江蕭氏世譜序

蕭出于微子而大于梁隋至李唐而坐政事堂者入葉蓋其盛也今內江之蕭豈其苗裔然譜弗祖也其斷以爲祖者自元季思德公耳於何而遷自江右也遷之三傳而始貴猶以布衣贈耳五傳而貴者遂以御史大夫鎮百粵於是而綿綿勿替引之蘭臺之驄郡國之符明經歲薦之牘後先相望迨至鶴侶公則九載留臺忠讜表著卓然爲名柱史矣稱蕭氏于今日不幾若李唐之世哉然柱史之告余曰是未足以重吾蕭也吾蕭自始遷以來

世載明德汝明公累行于布衣御史大夫標勳于銅柱侍御攬轡于兩粵澂江肇昌著績于二郡汝明而下逮于友桂六七公蒙褒于貽燕是皆吾蕭之所以重也若夫閨闈之淑累賁宸章栢舟之貞三膺表里光被吾宗施于無窮吾後人實世世賴之彼徒誇簪紱而侈膏粱非吾祖父意矣余聞柱史言知蕭世德焉因問譜柱史曰吾譜創于澂江而未及竣吾有猶子某者今爲姑蘇丞欲緒其業而吾子貢士大成適携澂江之舊草以來吾屬大成校之附麗近事而郡丞斧藻焉因而請之吾翁以告蕭氏之子孫云耳吾聞之譜之道與史通矣史官也願爲我叙之余謝不獲則語柱史公曰公蜀人也蜀之善爲譜者無過于蘇氏蘇譜創自明允至亭而爲之記言其族之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祉猶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以爲慨而其子子瞻則謂近世之公卿大夫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由族散而忘其祖故欲立小宗法以維之其於尊祖敬宗收族意俱懇至然蘇自文忠之子孫已灑然渙然不相合聚而其所謂譜亭者度亦不數傳而已委子寒

煙衰草之中而莫之問也則豈非族之盛衰與譜之存亡皆存乎其人而不係于門第之如何歟今公孜孜焉欲以人重族而不以族重人意蓋如此而公之尊人封御史蔬畯公實深性命之學邇大父某公咸有隱德課成柱史以較蘇氏父子文采不知何如而源流遠矣吾度蕭氏之世必愈引愈長而茲譜之垂于後亦必有繩繩振振以光宗牒而耀蒸嘗不至如蘇氏之寥寥也則柱史與郡丞今日茲舉固長世之徵而昌後之券哉郡丞有祖某公其隱德貽謀與柱史之祖同要皆本于汝明

公後之觀蕭氏譜者可以論其世矣

嵇氏族譜序

譜之于族重矣今氓庶之家多不能爲譜其能爲譜者多卿大夫文人學士之所著而往往不能盡合于雌黃之口其故何也侈閥閱者其辭誇則其世弗覈也寡學殖者其文陋則其傳弗遠也蔑勸誡者其指隱則其義弗著也　明興鉅宗著姓譜不乏矣然世好言空同李氏良以其事核而辭修瑕瑜不掩有史家之遺意耳乃今吾有取于嵇氏譜焉嵇氏之居澉山也自伯八公始也伯八公而上故居維揚爲郡右族然譜弗及也統系之所次

自伯八公而逮司理公九世耳其昭穆行次昭于列眉論世而考其人其行事秩如也司理公又以如椽之筆整齊其緒而粉藻其業斐然成一家言矣大傳之所述外傳之所綴奇行卓履儀表人倫巖穴之隱民社之良賢序之英閨閫之秀犁然畢具乃行第之立以寓褒貶自生卒嫁娶以至宦遊技業與夫爲人後贅壻之類或直書或婉書爲例嚴而寓旨與凜乎若斧鉞焉故讀嵇氏譜而衆善備矣以世則近而章無不覈也以文則贍而裁無不傳也以義則廣而精無不著也此司理公之善

爲譜也司理公之尊人曰少南公少南公嘗三爲令皆有氓髓聲潔廉無害所至人咸懷之其前乎少南公者則南陽公之嚴正竹軒公之豪俠柳庄公之明達存仁公之好施皆能自植立振竪以大其世吳與之故家喬木鬱相望也嵇氏累世布衣簪組冠纓之業蓋八傳而後起乃自始遷以來郡推名家輒數嵇氏豈非以德義代繩孝友敦睦重鄉閭高月旦者世有人耶要以開創拮据肇無窮而垂不拔則伯八公之功于茲烈矣善夫公之言也擇里先仁擇美先靜心苟有瑕何貴乎有家垂

訓如此宜後世之克昌矣然則司理公茲譜不但論述之美無遜空同且使嵇之子孫讀之動世德之思又使天下之人讀之感發興起爲人祖父者各勸于貽謀而爲人孫子者各毋忘其世澤也公譜之所以善尤在于此公理建州明恕平允以經衛飭吏治嘗行守事屬左道猖狂郡人震恐賴公而定蓋具濟變才不獨以循吏著者間出茲譜視余而請曰昔曾蘇二氏譜皆以叙重今吾嵇氏願乞靈于子余不能辭然余何能重嵇氏重嵇氏者其終以司理公也

壽耿叔臺先生六十序

自三代而後儒者之用何寥寥也其在漢唐猶云蜷蜷之日至宋而杲杲扶桑矣然下之常有眞儒之名而上之不收用儒之效此雖世道使然而其時之儒者亦或有立身太峻而於人有所難容持論太高而於世有所難合疑畏既生無由展布遂令後之人謂儒道無關於盛衰至欲舉濂洛關閩之徒束之高閣亦足慨已蓋至 明而儒之用肇起于河東大振于姚江稍稍就矣而其後流傳浸失空虛悠謬騰口說而寡事功益爲世所詆薄而

儒道復絀故夫三代以後儒者之不究于用固用儒者之過亦儒者之不善爲用與夫托于儒而無可用者有以致之也余不佞自爲諸生則聞楚黃有耿天臺叔臺兩先生者今之儒者也其後通籍獲從兩先生遊親覩其行事此兩先生者雖標格不同要皆平易近人不爲嶄然崖異之行而其言論切實鑿鑿可見施行又斷非空虛悠謬騰口說而寡事功者可望萬一私嘆以爲今之世而欲究儒者之用則兩先生其人哉天臺先生在嘉隆間以名御史顯官至司徒亮節宏猷海內誦之叔臺

先生事 今上自曹郎藩臬入爲卿寺以中丞餘
拊循南國向用未艾也我朝 列聖崇儒右文實
三代以後所僅見重以 肅皇興自江漢文治中
天維楚人士棫樸菁莪首被釀化固宜有命世眞
儒爲國家用者出於其間先生兄弟庶幾當之耶
天臺先生沒若干年爲今歲庚子叔臺先生方登
六十門下士官南中者乞余言爲壽余惟壽者恒
久之稱世之最恒久者莫過於儒者之道而儒者
之道所以能恒久者又不在於金石其軀彭鏗其
歲正以其經綸幹濟裕于身有所用於天下爲斯

世不可一日無也先生爲郎而郎爲守而守爲藩
臬卿寺而藩臬卿寺無所不投而無所不效斯之
爲用已烜灼矣乃其大者振鐸于閩閩人士服從
其教無敢失墜今蒸蒸濟濟布在周行皆先生高
足弟子也先生不但以身用而且以弟子用遞推
遞衍引而不窮其爲恒久孰有如先生者先生今
在南國南國一時名卿大夫皤皤黃耇先生或兄
事或弟蓄後先引翼皆先國家之急而毋恤其私
豐鎬舊京矻然增重先生不但以身用而且以南
國之名卿大夫用風聲所樹流播來茲其爲恒久
又孰有如先生者自今以往握大斗酌元氣其用
愈究則其恒久愈不可以數測蓋南山之言壽也
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康成
以爲人君能得賢者置之於位則可以爲邦家基
本享壽考之福先生以名儒向用基莫大焉而本
之以樂只善其用矣其恒久也其無期也此儒道
之光 社稷之慶寧獨以先生私哉先生觴矣孰
爵者以余言進得無囅然曰辨哉葉生之言壽也
而以儒稱某不敏敬加爵以謝

歲癸巳不佞高從里中縉紳先生稱八十之觴於林太夫人前實執管焉言雖不文然誦之而大夫人歎曰此吾仲氏所舉士也仲氏者吾師培所先生也更十年爲癸卯則太夫人登九十高自里中來佐留銓約諸同門士稱九十之觴酌者有言莫適任也則復以屬高高因念自癸巳至今十年間人代之榮枯世事之循環滄海桑田之更換不知凡幾而吾太夫人巍然矻然于深閨秘闥之中蘭堦萱背之上貌若加少氣若加充恬乎其若嬰兒

脩乎其若神仙戀世而長駐也此於人間世已曠絕希奇千萬人而僅覯矣乃吾師以龍德鴻寘脫屣方岳絳韜鞠膽爲膝前娛者二十載于茲其視仕宦之途彈冠解綬覆雨翻雲好醜稱譏窮通得失若晝夜之自更潮汐之自乘漠然不相關涉即世人屈指林間望　徵書之下無不首師師聞之而輒掩耳曰吾母在焉母以官爲也長安之貴人與往日交遊絡繹寄聲而師無數行之報謝或疑其簡亢師不以介意曰吾奉母耳無暇治竿牘也于是縉紳之士奔走干功名而忘情于菽水者既相與愧師之高而其欲退未能欲去不可徒寄情于望雲興嗟于陟岵者又相與羨師之遇以爲自有簪紱以來母子之間聚順而萃歡未有如師之盛者也師既久居山中伯氏司理公乃始謁除宦楚而季公遂自白下釋度支事歸與師朝夕于舍太夫人左顧則師右顧則度支公喜曰賢哉仲季忠而孝矣時令人之楚問司理治狀得明允無害聲則又喜曰賢哉伯氏孝而忠矣南陔可咏西池可觴板輿可御彩服可娛玄牖之訓可傳而魚梁之鮮可却也於乎休哉在易乾坤化成萬物乃震

坎艮之三男遁消息也遁動靜也而坤之三則無成凶則括囊五則黃裳而元吉矣司理效震以承家度支厚終而敦艮要于具濟險才有孚心亨吾師有焉其元吉也其文在中也微太夫人將誰屬乎太夫人今且益履無爲行無疆逍遙恬淡于無名之宇無接搆之域能爲衆母能爲衆母母近而百歲遠而千秋皆未可量而吾師方推轂于朝爲世所倚重行當復出其以太夫人強健御之而往使公卿大夫望翰翟而訝以爲西王母南嶽夫人遊戲人間也不益爲薦紳感事而聖世之休顧哉

太夫人亦必益喜曰吾仲之於忠孝並行而不懈矣高不佞所以頌祝太夫人者如此若夫太夫人之婦德母儀所以佐司馬公之樹勳流澤教誨吾師與其伯李及諸孫焉者則高前言備矣太夫人佞聞之矣不敢申言以煩酌者

邑博士崑岡尚先生臺獎序

郡國之有博士羣諸弟子而稟教焉此眞以師道寄焉者也朝而考德夕而問業北面而横經世不薄也然而仕者或不樂居其官居其官矣或不問其弟子之何如教道之何術而弛然以冗散自委其爲之弟子者亦徒名曰師弟子云耳非有考德問業之資在三如一之義甚者或未嘗覿面卒然相逢如路人焉於是師道廢失而人才衰謝失國家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其亦足慨也余往者嘗教成均成均之弊與郡國同余欲張之而不能

則時進諸生告以大義勸之以行業上下共情吉凶同患庶幾所謂師弟子云者猶稍稍維繫不至瀸然渙然而不相屬如是而已頃于役過里里中諸生凡謁余者無不言其師之賢而其爲之師者則嘉禾之胡君莆田之周君樵川之官君而周君最久中丞金公代去移檄獎周君謂其猶經術負壯志所望于周君甚厚諸弟子捧檄而喜曰中丞知吾師矣又羣以語余曰中丞知吾師矣雖然猶未盡也吾師篤行高標嶄然不圓于流俗忠信坦夷望之可親吾儕承其顏色則鄙吝消驟其言談

也樂爲之說若謂余言足以重周君則余愧矣

充乎其如有所得也生平潔廉不爲苟取蟠衷修
魄問耳目習常以爲固然而名之曰禮者猶謹擇
可否往往有所辭却惟夙夜敦敏率其弟子以服
上之教是務語云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吾師則可
謂人師矣徒經術乎哉夫親有善而子弗揚子之
過也師有善而弟子弗揚弟子之過也願先生有
辭以發明中丞之所未及爲吾師重余唯唯今之
爲師弟子者徒名曰師弟子云耳以余之自力僅
能使其稍稍維繫不至灑然渙然而不相屬今觀
周君之于其弟子眞若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廸
循其教而其弟子亦睽然惟恐其推崇之未至而
師名之不彰此可謂眞師弟子矣在三代時庠序
之師皆其鄉之賢士大夫仕焉而休者乃立之以
教授其子弟故其道易尊而教易行名易成也周
君莆人去吾邑僅百里其經明行修自爲諸生時
邑人士已耳而目之今雖服官諸弟子愧之亦猶
鄉之賢士大夫也卽立不教坐不議如漆園所云
猶將虛往實歸無形而心成矣況進此哉余旣慨
庠序之弊師道之失而于吾邑乃一時而有賢師
三人焉深爲邑人士幸故于諸生之乞言于周君

中丞叔臺耿先生九年奏績晉秩序

叔臺耿先生以御史中丞佐南臺治兵江上滿三考矣故事南中丞多敭歷深而位望著旦夕遷去無甚久者即久亦不能至三考中丞之滿三考自先生始也先生績奏主爵臣上書言南京僉都御史臣某學有淵源才兼經緯以一身繫世道盛衰年勞並懋宜有　眷渥請准　令甲晉僉爲副俾仍視事以需特　簡　上報可先生遂稱副都御史僉都御史之以九年考而晉副亦自先生始也留京　國家之重地也九列備員而曹事稀簡惟

中丞內紀綱百僚外總列郡其所臨制盡江淮吳楚數千里之區最繁鉅矣往以　列聖之靈根本鞏隆吏民安堵爲中丞者取雍容表率以春秋耀吾軍士而已頃歲之不靖中使驛騷封殖其蛇豕以薦食茲土生靈人心長江之波濤幾于騰沸震驚　陵寢賴先生在事其稍知紀法者既俯首革心若諭于教令而不敢肆其桀驁恣睢馮依城社者亦逆相戒戢仰損其兇戾而不得逞而先生所爲討軍實飭戎備爲謀甚周而爲禦甚固南國之得以晏然無萑苻之警者惟先生是賴縉紳之士以先生之久次不遷相與抱積薪之嘆而幾輔百萬之生靈呴咻蘇息于先生之宇下者則私相慶慰以長受其庇爲幸先生恬然穆然無滯淫之感時上書言哀病乞歸田里語甚切至　上輒留先生不聽也六曹之副與重地之開府每乏人廷議輒推先生章無虛數十上輒　留中至于副臺之請而始報可矣蓋　上之加意南國欲借先生如此先生往督學吾閩所拔擢皆知名士後先登高第服官任職者無數今在南中猶十餘曹皆與不佞習值先生之三考晉擢以爲殊常曠典則羣語

不佞吾師與先生交最深最稱莫逆共事南中又最久可無一言余於先生固弟子行也先生引之交游之列而暱就焉不佞感先生知而自效其不腆之辭者於此三矣其始叙得士錄則謂先生伯仲之立教擬於二程而以先生爲正叔繼而修酌者辭則謂儒者之濶論高談無裨實用而厚望于先生由今而觀先生之不爲濶論高談而斷斷乎能收儒者之實用也固不待余言矣獨以先生爲正叔則微有不合正叔斷斷嶽嶽多忤而少容多直遂而少涵蓄當羣賢彙征之日至于分曹角立

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乃先生宅心恕而持論平衆之所譁而靜鎮之俗之所競而和劑之天下人之所曹起而紛以爲必至之勢必然之憂而雍容彌之驟聽之未必以爲然久而無以易先生之說也使先生而處熙寧元祐之時必不爲正叔之激而能爲明道之和朔洛可無爭禍釁可無發矣然則先生之學術源流伯仲自相師友雖同於程氏而其應世接物方圓夷峻於伯淳正叔之間世必有善擬先生者而余何足以知之乎先生今在南國去穆清遠其誠心信志已能自結于明主自此而入承明正文昌之席　天子葵之士大夫信之豈但使　國家之治常爲元祐即蕩平正直之理可再見矣蓋伯淳正叔不用于時千古以爲恨先生伯恭簡公用而不昌究人猶惜之今世方欲用先生而先生又能善其用是天之有意于世道也余不佞不能從先生後姑因諸君之請而書其私心之所擬議于先生者如此以補向日之所未盡諸君事先生久其謂葉生知吾師乎否也

桂渚洪大夫　覃恩贈封序

往余攝事留工則洪大夫爲郎於曹事甚治辦也大夫故郎儀曹徙考功駸柄用矣會同舍郎譴去大夫不自安力請急歸乃復徙而南居頃之當合南北書考而或者謂大夫既南第言南未宜考也大夫愀然曰吾非爲一官計久近顧吾父之肅布於地下而未有一命之寵也吾母之荆布於堂上而未有褕翟之加也吾日夜幾幾然望所以慰吾父之目而歡吾母之心而今猶未也吾愧無以見世之爲人子者而已敢問其他蓋更兩歲餘而天子以建立　東朝上冊長樂覃恩臣下於是大夫乃得贈父一九公爲奉直大夫母程爲太宜人拜　命之日陳其制詞於奉直公之几筵而治其褕翟跪而進之太宜人曰此不肖文衡服官十四年而後得此於尊人者也夫以大夫之服官十四年而後得此於尊人可謂難矣然不得之於郎而得之於大夫不得之於尋常之考功令而得之於聖天子曠世之特恩可謂奇矣蓋新安人常言奉直公之隱德也曰是嘗事其父柳塘公禱於神捐年以益算焉又塟其從弟之露髓者誨植其從于

之蕩者脫其里人之誣於侂者不忍徙他姓之窆於其園者之人也遺德而韜光是有貯於帝所焉而今償之矣有奉直公是以有大夫而大夫則又言太宜人之所以孝事舅姑恭事未直公起之湯藥饘粥之中而還其七尺者數四而不倦至於割襁褓之愛斷大夫乳以未姑而無難色卽自古賢媛自唐夫人外不多見也於乎生人之倫有夫婦焉若奉直公與太宜人者不尤奇而難哉奉直公旣以當戶不究於儒其欲竟未竟之意皆發於大夫大夫棄考功郎歸人或惜其自失要津乃奉直

公顧獨喜之曰孺子能不貧友必不貧公家矣大夫再拜受教其來留曹獨與太宜人居母子相對談奉直公事未嘗不絮泣也計大夫在留曹四五年所佐大司空節縮金錢捐不急之務以塞漏穴者以百千計所與中貴人銖爭寸較橫折其奸使不得靡將作之儲以重爲筦奉困者以鉅萬計蓋前後爲司空者咸倚重大夫而大夫益爲侃侃諤諤以發舒其意嘗一草疏條諸不便事皆人所難言而大夫直任之曰苟利縣官怨德無恤也夫大夫則可謂眞不負公家者矣假令奉直公而在喜大夫之能其官當不啻三命之錫卽太宜人坐北堂而饗大夫之鼎養其所以歡然而加七飯者又豈獨以區區褕翟之華足當其心哉余之所爲難大夫而奇其遭逢者蓋更在於此也大夫被　命吾友呂玉繩以同署諸君子之意乞余言往賀余謂大夫忠孝大節灼然可述而原本於奉直公與太宜人尤其著者是可以勸人倫而風有位也故次而論之詩云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夫忠孝天所佑也受祿而有申命將在大夫他日者其以詹詹之辭爲大夫之左券也

福寧州守南池洪君考績序

歲丁酉余祗役留都所舉士百四十五人而南池洪大夫以尚書冠多士余讀其文宏深粹容知必爲名士也撤棘而都人慶得士者皆首舉大夫大夫隨以進士高第來守秦川秦川於閩僻壤也珍奇之所不生冠蓋行李之所不至守專治一方自簿書聽斷外無他徵逐於舉職差易然而郡治負山憑海綰轂閩浙綠林之豪嘯聚出沒而洪波絕島高牙大檣縱橫境上自睥睨而外皆爲奸藪日者倭奴不靖東南戒心秦川以一障橫其衝守非

賢且才難以濟矣大夫既下車輒與材官將子拮据圖維窮昕夕爲謀飭武備嚴斥堠除戎器時餽餉選士厲兵以待不測已又度地據險斥俸募工築金山寨於州之背矻然金湯矣庚辛兩歲小醜犯順以訊馘告議者不以功將卒而以功州大夫則以綢繆補葺大夫之計完也大夫又清操絕倫居恒自誓不以寸絲粒粟侵民衙齋之內凜凜冰蘗兩造在庭惟明惟公不以喜怒輕重其手操吏植立如偶人毋令關片辭曰若曹肉腐吾民也雖門下茫茫草生伍百至相率徒去不欲留矣郡稍有年徵鑛者蝟起大夫愀然守不佞安得以民膏爲金穴無已則稍爲斟酌調停惟正之外不聞橫歛計大夫在郡三年其利澤可數十年規畫勝置可百年郡人尸祝大夫若將千萬年其不便大夫者獨權有力輩以請謁不行持刺趑趄而不敢進以此怏怏耳報政之日諸生在堂皇父老在門觀者在兩階旅進陳辭自有郡以來遠者不可知若耳目睹記潔廉惠愛無能先大夫大夫上功狀吾儕郡人何以揚詡而參戎張君治兵海上與大夫朝夕則謂不佞知大夫深欲乞一言使所部鼓吹

而奏之不佞聞士民誦說大夫以爲此良吏耳大夫之大乃在固封疆之防和輯將吏鼓舞行間使狡然島夷不敢窺左足而犯東南其功蓋不在一郡而在全閩不在全閩而在濱海之郡國此張君與部士所以頌大夫也在漢郡守以備邊著則魏尚李廣廉范諸君子　國家邊防惟塞與海挈南北而衡之其在秦川夫亦雲中北平之重地已而漢守得筦兵權名曰守其實將也大夫徒持空言議論而樹績乃爾較諸昔人毋論文質過之其處勢難易不什伯哉大夫嘗讀書紫陽山於世味絕

無染指家學淵源著於海內不佞得大夫爲公家慶耳乃今幸而辱於四封海波不揚田里無恙凡芘大夫宇下者皆歸德不佞曰此吾鄉葉生所舉士也大夫勉旃所以賜不佞後矣

蒼梧郡守凌公奏績序

凌公治蒼梧三年矣蒼梧之父老子弟聚族而談吾郡僻在南服重山密菁夷獠之所居征戍之所仰給百物財貨之所不至民疲於征繕卒困於侵漁兩造之待平者苦於寃滯吏治苟且爲日久矣自凌使君之來也而里無夜呼官無晝擾獄無宿繫伍無逋餉帑無漏巵胥史無鴟張案牘無塵積朞月而可三年有成梧民雖僻遠如在 輦轂下矣如使君治郡功狀壅遏不章何以勸長史而大庇民乎於是公之僚佐暨諸邑令長以父老子弟意請於司理林君屬余姻與業陳今乞不佞之言以揚勵公曰非太史先生言於公治行無當也余受牘而識之公之治郡也吏有奸輒論治金錢出納皆躬覈其籍筦庫者不得低昂獄卒或苛曲必痛繩之爲謹擇長厚者使視囚飲食湯沐毋敢失聽訟無大小必得情有犯法而僞死以逃者公從他訟鉤得之人以爲神戍卒當受餉必先上簿按簿呼名一錢無所漏其潔廉惠愛約已而裕民嚴吏而寬民蓋自昔史傳所載循良治績公皆有之乃其大者中貴人馮藉 威靈視梧爲外帑將

取盈焉其爪牙虎而冠虓虓茲七公論中貴人以利害而裁其爪牙以法關市之贏課額之供所可委曲以奉中貴人者太守不敢愛若軍國常需封疆定賦尺寸不可失者太守不敢私中貴人無以難欲以事中公公不顧也粤之諸守吏恃公而強其父兄子弟恃公而無恐微公則梧之帑立空脫巾之變可立待也公雖爲守而重於大吏所治雖止一郡而功德所被常旁及於他郡此則自昔循良未有如公者公今上計主爵者次第治行必曰左璫之毒流遍海內粤以西何以能晏然若是公

之功狀不益著哉子之論政曰安身取譽而霸主美其臣則曰不善事吾左右以求譽譽一也於民則公於左右則私要以民安身安如流水如神明如父母如膏雨譽將焉往公悃愊無華非好譽者然三年而頌聲四起何譽如之三年而當中貴之衝不少撓折何不善事左右如之　天子神聖恩威不測楚璫肆虐棄之如腐鼠公亦烏庸事左右爲乎公政成矣近而一郡遠而全粤又遠而天下操是術也民安身安有餘裕矣始公令南昌以忤璫勢徙他邑其不畏強禦類如此夫居今之世治郡邑而欲稱賢守令非強項局任哉非強項局任哉

學使泰垣沈公報滿序

入閩於宇內裔藩也惟有宋諸儒實式靈之入明而文章經術愈益彬彬閩士重矣自頃士習奇衺文章恠誕閩士波流茅靡失其故轍議者謂閩紫陽之鄉海內士禀其說爲功令不正閩士無以正海內於是吳興沈先生奉 璽書來督閩學先生家世躬修自其祖筠溪公尊大人司馬公名德相承父子兄弟並時振爽先生復紹明而光大之閩士聞先生來無不遹然動容灑然改步以求當先生意指而先生所以訓士千條萬端大較如其家

庭之所誦說士益服習信向出入不悖所聞蓋未幾有公車之役士之舉者率先生高等弟子其羔雉之言一禀於紫陽之成訓無敢竄言剿說干科條而徼徑竇蓋閩之文章至是大變而海內浮淫弔詭之習亦若聞風淥滌一返於正十餘年來明詔申令學官弟子塵格而不行者至是而始大伸則先生之功爲大而當先生來閩時採摭方與物情恠擾先生調停剤量以拯民困不遺餘力其後中貴人與諸生鬨於途幾成釁端賴先生解散中貴人竟不能有加於諸生而青衿無楚漢之禍以先生在耳先生 雖雖教士而緒餘所被常旁及於他署綱紀作人之化雖在師儒乃丰采表著常令馬社挾叢之輩駭慴而不敢肆居閩三歲每藩方劇任需人主爵者輒以先生名上閩之士民常恐先生遷去而 主上亦若爲閩入重去先生疏屢上而屢寢頃者報政自郡大夫而下皆以職事受成於先生欲前申一辭而吾郡黃使君以屬余不佞余自爲諸生至今所覩賢學使多矣其間學術岐趨標尚異軌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不盡合也要於泰 功令蹈繩墨守閩儒之訓以待閩

之學者無過先生先生教閩而閩士速肖聲之閑泛駕於康莊無不騁也導迸水於故渠無不注也而先生又以家學身範儀而表之此其道在易之觀矣觀之言設教也曰盥而不薦上觀下下亦觀上故六三曰觀我生上九曰觀其生我可以觀而後觀人此風行地上不疾而速教之本也先生之觀至矣吏奉職民式化宵人薰德章甫縫掖猶家子弟不下堂而瞿然矣三年有成是在今日自此而進之則神道之教中正以觀天下奚但入閩一方已哉余閩觀之徒無能概先生第嘗承教司馬

公習其家世又竊聞諸生間所豔說其師者而掇拾以復使君使君以爲足獻之先生乎

鄒孚如先生集序

世之論文者曰才曰法兩者遞相勝也衷之者曰才不欲騁而範于法法不欲束而暢于才兩者交相用也夫此猶離才與法而二之也子瞻之言曰吾之爲文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夫不得不行不得不止者法也而能行能止者才也故夫才與法相待而後成相合而無迹者也然而世之文人常患于無才而不患于無法法之所極能尺尺寸寸規方畫圓以毋失其形象而才之所極能鞭霆掣電經日月走江河如鬼神之體物同化工之肖形言之一時而千載如見出之一手而萬人暢心不言法而法自合不合法于已然之迹而合法于必然不可已之神此亦天之所授非人力也嗟夫吾見夫詘于才而逃之法者矣見才高而戾法者也近代以法勝者無如北地屬辭比事爲法者無如濟南北地以龍門少陵法而爲韻言碑銘志傳則精絕以左氏之法爲序論則衰飒而無味此非其法之有合有不才故有短長也夫六經文祖也其源派各殊比事自春秋法耳而濟南欲以此槩天下

無問何篇何體必取古人之爪言聯而綴之以爲工此何解也夫濟南之才饒擬議而少變化宜其持論之如此耳蓋今天下稱能文者中州以聲秦晉以氣江左以調吳越以麗豫章以理其他風氣所習各有偏長至于才則必曰楚楚遠者毋論明興京山齊安下雉皆翹然者然猶奉足以大折海內之心而奪其氣近之而雲社江夏輩二三君子始張楚矣而雲夢鄒乎如先生以絕世之姿八自早慧所爲文章陸離光怪海內傳而誦之以爲倚相靈均千載再見也先生之文上邇六經中及

秦漢下逮唐宋皆所取材皆其具體志傳之贍詳序論之宏博制策之剴正騷賦之要眇古詩之洸深近體之流麗固已驅腐令于毫端而役開元建安昌黎眉山諸公于頷楮之上矣至于馬帳橫經之談皐比講德之語世人所最易陳腐者一出先生之唇吻亦若使濂洛印心河汾却步蓋先生之才情無所不極其于擬議變化無所不盡濟南之所苦心而未能者至先生而始精而北地之有合存不合者至先生而始暢也先生故典銓曹綜別流品不爽尺可封事數萬言鑿鑿持論皆治安大計蘇明允所稱賈生有董生之經而不失之迂有晁錯之權而不失之詐者殆先生謂耶而先生與賈生少年通達故自相類乃賈生一棄不收先生引退十餘年起列九卿駸駸向用雖 明主之勝漢文而余觀先生神精雅淡意識淵澄有憂時閔世之心而無憤悱侘傺之態有逖觀遠舉之思而無孤睽曠絕之迹非賈生所敢望毋恠乎所就之不同矣余初守中局望先生于衆中已心儀之去之二十年而同官留都先生乃暱而交余因得盡讀其文章而相與上下議論以自慰其生平私念

向者與江夏論文莫逆于心江夏每嘆才難過而推余余遜不敢當今觀于先生眞其人哉眞其人哉夫先生之才不盡于文章而余以文章推先生者聊以序先生之文云耳

朱氏小宗譜序

譜譜其宗也然世等之于史夏商以前史官不國著故闕如多矣至周而千八百國莫不有史史莫不繫于周故于八百國之史皆周之史而其後丘明乃合之爲傳分之爲語傳附于經以示統也語附于國以示派也夫經自尼山絶矣語之後沿而爲策昭如列眉故夫周之史所以詳于夏商而其事所以獨傳于後世者國各有史之力也家之有大宗猶共主焉其支分派別而爲諸小宗亦列國之類也周官氏族之志掌于官府故譜寄于史史

失而譜湮後之爲譜者寒門素族既罕見于世而故家大姓又苦于汗漫浩瀚世遠而屬繁遠則不及收繁則不能收愈遠愈繁譜愈失矣未氏于江南爲望族其世則自唐而宋而 明其地則自吳郡而新安而浮梁而豐城高安在豐城者爲穆湖爲燕坑在高安者爲社山豐城社山之分迨今侍御公爲世二十有二爲族屬者指難數計譜之修爲元至正燕坑續于國初穆湖社山闕然者四百年矣侍御公社山產也欲合三族爲譜而未皇則姑就世近而澤未斬者論次于篇其自吳郡而下系所自出與所由分耳不及詳也名曰小宗志而爲之說曰小宗收合之則六宗在焉如國各有史合之則一代之史備公可謂善譜矣非獨此也世譜牽合附會以門地相矜詡公家自新安以來如句容之北街則天潢出焉休寧之首村則大儒產焉里中同姓冠蓋蟬聯皆稱共本公或闕而不輕附或附而僅存其概篤近舉遠詞約而義該統系明親疏辨概諸掌故家言則信史也始公宗人嘗有遠言幾至割族賴先文林公復輯昭先德洽宗盟刑仁講讓以風世導俗公固蓄之素者茲譜也

蓋草自諸生時今在南臺始問序于余余既論公所以譜小宗之意乃申言曰譜宗法也抑周官有云宗以族得民牧以地得民宗法治法之相通猶譜與史公亮節宏猷爲世儀重今所建竪皆治法也本之乃有自哉余史臣將識其大公欲布之宗祝則以茲言先矣

孫封君七十壽序

自漢史傳儒林范曄因之後益以文苑獨行若判文行與儒而三之然則其所謂儒者僅僅訓詁經義無所發明於撰修而所謂文若行云者以屬辭弔詭取名耳于儒道無當也夫儒而不文不行安所稱儒即文與行矣而不得以儒者稱亦安足經世標俗爲天下重哉此固范氏學術不明輕于立論之過亦或其時無有明經之儒質有文行足光紀術而作史者姑隨其所就而書之毋令泯泯云爾　國家以經術求士學官之秀林立蔚起拔其

尤餘而薦之固宜文行彬彬爲世向慕而考其實詰或謬不然以程于范氏所紀儒林文苑獨行諸君子無一肖者遂使明經一途僅以優乎青衿之老而困苦者而其品日輕余竊嘆之頃攝事冬曹與繕部孫君交孫君之尊人封文林公則以明經薦者也封公爲弟子員四十年于經學號稱淹貫博士家北面事之比貢學官試大廷年幾六十矣猶能以文章高等領海內工銓部次第選人虛右秩以待封公而封公拂衣歸曰吾不能蹙蹙風塵中也其趣操超絕如此而生平孝友篤至邪色淫聲愽蒲六博未嘗沈指中年失偶義不更娶此其人非所謂明經之俊質有文行者耶封公既謝遷事歸後三載而繕部君始以儀封政成封封公今歲庚子年七十矣諸與繕部同曹者馬君輩旅進語余冬曹之事繕部舉其十七某輩之視繕部則家督也繕部之大人猶家丈人幸而及于稀齡安可無觴願先生文之余觀世之人僥倖于功名者非有窮經稽古之力一旦遭逢戀戀不舍其得之甚易而去之甚難而封公以四十年之青衿目營手運口誦心唯旦暮不休至垂老而始上公車謂

宜博半綸之綬一官之寄以愉快其平生而一旦棄若敝屣其得之甚難而去之甚易此豈可以常情測者向子平有言貴不如賤富不如貧彼于世可謂超矣然猶矯而言之也封公自諸生而明經自明經而歸田自歸田而受　綸褒服銀艾富貴貧賤躬迭爲之恬然若寒暑之自運而潮汐之自乘無所嬰念安所庸矯哉此莊生所謂至人忝咸不能窺者也彼區區儒林文苑獨行諸君子封公即兼有之非其至矣諸曹大夫欲觴封公其以余此言進若夫封公之完祉備休與繕部之賢足竟

封公之所未究而光昭其緒則凡壽封公者皆能言之封公聞焉其毋乃以頌爲瑱也

宫保大冢宰見臺曾先生六年奏績叙

太宰曾見臺先生以甲辰秋合前司空績當再考上念留京且弊吏留先生使董其事尹竣先生行余不佞方以滿考自　闕下來侍先生僅旬餘日倏爾別去於衷惘惘不能割也同曹諸大夫謂余宜有言贈先生余惟徂歲此時先生送我于石城留連繾綣如不勝情所爲鴻篇大章傳遍都而光載道去之一年所而余不自意復來送先生其衷之惘惘不能割者不殊于先生之送余至欲爲詹詹之辭以酬先生于萬一顧未有以稱也雖然庸

能已于言方余之去白門也自吳而浙而閩又自閩而至　闕下每逢人輒問曾先生無恙神明筋骨何如尚有意世道否余告以先生甚強健步履歆啖少壯人不逮則大喜至云先生歸思甚切旦夕將引去則戚然其不怡也比余自　闕下至白門每逢人又輒問中朝舉措何如太宰虛席久尚有意曾先生否余告以　聖明眷注不久曾先生且北則大喜至云時局紛紜　上意未可知又戚然其不怡也蓋今天下之物情其歸往先生以其身之用舍去留爲安危休戚者如此而先生晤余

則又惓惓問所過民生何如時事人心何如朝政可挽回否余告以江淮之間年穀稍登畿輔災民寖有起色士大夫知畏名義即有參商未至決裂則歡然咲語眉睫爲舒至云　天聽日高世途傾側中外徬徨隱憂種種則愀然動容不覺其喟然而三嘆也蓋先生之憂天下國家視其安危休戚不啻其身者又如此留京國家之重地也往士大夫之來此者率視爲閒曹雍容奉職而已自先生至而氣象一新百弊釐而庶官儆九列之長貳奉先生如督諸曹之大夫事先生如師先生彌縫其

闕而匡其不及赤衷白意貫徹周流三山二水之區幾若太和元氣之布濩孰不以爲先生功也而先生歘然若無以報國自計吏之　命下即自矢曰老臣藉此效萬分一乎其所澄汰甄別一本之至虛而歸之至當往往屈已見以就人言屈私情以就公道事竣之日人情翕如也先生顧每語人退人亦非得已得情勿喜乃稱平恕吾奈何以快心乎其忠厚惻怛愛惜人才之盛心盎然發至誠不容自退余尤以此服先生焉始先生公間再起先後懇辭章無慮十餘上　上終不

南中兩歲餘無日不言去終不能得請廷臣乘宰急　上久不報意者俟先生計事畢乃召而耳先生以其愛惜人才之心操澄汰甄別之權退予奪一本之至虛而歸之至當是茅拔之期正朋亡之會也太和元氣將徧于寰區不獨三山二水得藉有先生矣於此乃知先生之所爲憂天下國家與天下人之歸往于先生者爲不虛也昔文潞公歷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至老猶爲三省長官平章軍國重事先生敭歷名德無遜潞公而任寄未及天佑　宗社以屬先生在此行矣蓋史載

蘇軾之稱潞公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聞者竦然曰天下異人也先生去春明若干年今再入朝凡親先生容儀聽其議論者其相驚詫以爲異人當不止如潞公而余之稱先生稍進于軾先生勉之矣他日者其以詹詹之辭書之國史是余之幸也若夫幔亭九曲之遊奉杖屨以續前歡則成盟俱在請俟潞公之再歸洛也而踐焉

中丞孫公奏議叙

孫公以中丞節撫三輔戎秩修而官常肅吏民輯睦中使締手毋敢肆蓋畿南特公長城矣公特上書言事皆洞中機宜關軍國大計海內傳而誦之其習公者則以公在諫垣所論糺多城社巨奸無所避忌爲列卿京兆所至塞弊穴恤民隱議論侃侃咸切情實自昔忠鯁之臣練達世務才誠兩合未有過公者公在鎮意有所鬱結頻引疾求去其言深切懇至若不能一朝居天下之人惟恐公之得遂其請而　天子知公忠數慰留之公既不得

去而扼擘于時事之艱難痛心于宵人之橫恣恫乎有餘戚焉諸郡邑吏承公眉宇退而歎息以公前後疏草不可無傳則私録而竊梓之而吾門人鄭子自貞定今來爲南祠曹携一帙示余請序焉余徧讀公疏掖垣之劃直也大官罔寺之振刷也畿尹常伯之綜理也鎮撫之紆畫而周防也於古之所稱諫衛犯然具矣而自掖垣以前公以言言故糾彈之疏多自大官以後公以職言故條列之章夥此公封事之大較也掖垣所言十上而九報至卿寺畿尹不報者多矣至于鎮撫以與革請者五不得一以論糺請者十不得一以甦民困止横征請者千百不得一焉公位愈逸而言愈不入上之所以委寄公者愈隆而行其言愈少此何故也其或以用公以言則重在言言不可不行也用公以職則重在職職舉而無所事言矣此　明主之微權也今天下郡國星羅猶古五等之邦中丞其連帥也畿內比于分陝非周召不任六郡三關京師之肘腋內衛神州外捍戎虜其爲重鎮無過于此公之數言病而終不得請也毋亦念公出入禁闥時事而使公臥而治之即公所疏糺中貴人不

即有所施行亦曰有重臣在焉何渠能逞然則明主於公之言雖不盡聽而信公深矣子之言事君也先資成信信不成不可以空言而後世談諫法者乃以五諫配之五常語雖近支要以臣子之道取信結知必非苟而已公自禁闥聞母病亟上章請急不待報策一蹇去坐此請矣純孝之念可格神明百行之綱挈而五常之要舉以此爲忠是庸主之所忽而明主之所求也無沽直無近名無顧一身利害視君如親緩急必赴先資具在無敢必渝此所以爲公哉彼徒以慷慨敢言批鱗折檻

爲奇節云者公不爲之矣旦夕者輟分陝之任匡
贊巖廊則卷阿之篇無逸之訓從容諷議收格心
之效海内方引領于公望焉夫寧謂茲刻也爲足
以槩公乎

觀察使内齋余先生八十壽序

内齋余公以巳未成進士至今四十七年矣與公
同籍者毋論仕版即林泉之下何寥寥也而公貌
腴神王能爲文章詩歌聽新曲飲酒娛樂若少年
蓋曠代而僅見矣方公貴顯時有弟太僕公稍後
公起以弱冠擢省元高第名譽振一時于是余氏
伯仲所爲應舉之文無蹉而走四方經生學士誦
讀以獵進取者亦且少而壯壯而老而其所謂應
舉之文者且不知其體之幾更而格調之幾變以
至于今而希復能舉公之若業者矣公之筮仕在

肅皇帝時已閱　三朝中間時事之遷移運會之
流轉雨雲之翻覆陵谷之代更成虧得失之遞禪
若寒暑旦暮往來于吾前者蓋不知其幾以至于
今而希復能徵公之舊事者矣公之歷官也始而
李繼而銓繼而叅藩觀察于兩粵之東西而挂冠
矣其自李而銓也華亭公知之其自銓而叅而挂
冠也新鄭公擠之而公之在銓則楊襄毅胡莊肅
嚴文清曾太宰許司馬輩皆與公莫逆後先推轂
之今此諸公者僅太宰曾公存而其所爲知公擠
公與推轂公者皆如和風煦日驚飈閃電之自乘

于太虛無足爲公重輕公亦久不置之齒頰以至于今而希復能概公生平之遭值者矣公逾壯而仕逾強而休春秋已登八十而林下居半近世士大夫中壽考康寧如公者尚有其人至于服官之日短林居之日長固未有如公者世或以不究公之用爲惜然公爲李而折寵王之中涓抗妄殺之制府在銓曹薦進賢人君子惟恐不及羊城象郡之間勛伐尤高入計之日行李蕭如也近世士大夫中樹立表見如公者尚有其人至于服官之日短而流譽之日長亦未有如公者公之用已多而

其取贏于造物亦已侈矣公之于與猶子又相繼以才名褒然應公車之對所爲究公之用者尚未有極公歸自學雖無陸賈之金而五子迭養藍輿可昇經庭可趨竹筍江魚可以入饌其遊遨則適乃復過之天小靳公以官而大償公以年小厄公于功名而大娛公于庭闈田里之際此華亭之所不能援而新鄭之所不能排者也公之神不益王而其算不益長哉夫池之爲郡也九華青秀上插雲霄大江萬里通于海門山川清淑實多哲人邪司徒公十加九施京兆九十加二吳都諫復闢八袠與公相望于二三百里之內海內望池陽不啻若漢之商山唐之香山宋之洛社也往占候家言舍譽壽星見于吳楚之分當之者其公等矣公以仲冬某日舉八袠之觴其猶子萃爲余丁酉所薦士來乞言覩公且云公實好余之文章也余惟公成進士之年而余始生乃得從公之同年前所云太宰會公者爲僚于南銓今復得與公講通家之好又以不腆之辭爲公壽因論說其生平亦大奇矣公如讀余言也得毋赧然一笑而加酌乎

王母七十壽序

吾友王康國有母林太夫人年七十矣諸與太夫人有連及獲交于康國者皆奉觴爲壽而康國屬余修酌者之辭余之知太夫人久矣微康國命之國宜有言太夫人之舉康國也先余一年時島夷肆虐居人四竄先通議公與先淑人挈余避之東城而太夫人亦携康國繼至當亂離危困中先淑人躬提甕出汲數米而炊更數年未嘗得一飽太夫人至僦廡以居席地而寢至老猶苦濕疾蓋其艱難辛苦之相類如此迨夷難稍平泛海歸故廬

余家與康國家各具一舟康國之宗人招余與康國同舟先通議公喜而聽之颶風作余與康國舟獲濟而前舟覆矣蓋其當危險厄難中而有天幸相類又如此其後兩家雖完而產日以削所爲操作攻苦以雙腕寸梭待十口之仰給早暮而不得休者太夫人與先淑人同而余與康國皆穉年能讀書有俊穎聲所爲晝荻九熊篝燈佐讀日夜課督其子以底于成立者太夫人與先淑人又同余與康國先後成進士余備員史局竊祿至今而康國理邢州以骯髒不善事上官爲所齮齕拂袖歸余於仕宦中視康國差贏乃余通籍不數年遂失先淑人而康國朝夕子舍奉太夫人歡者已十餘年萊之神潘之輿魚笋之供雕胡之飯娛侍膝前固已窮人倫之樂而極北堂之養矣則康國於天性中視余乃大贏余既以此心羨康國而康國每讀余所論次先淑人事輒悽然傷心焉曰是吾母共之者也其純孝之衷愛日之誠尤有余不敢望者今歲之秋太夫人疾甚康國自三山馳歸籲天泣禱遂霍然起矣人謂康國至行足動神明乃康國則謂吾母慈仁好施予生平所爲德于人甚衆

宜食其報蓋當早歲時亦嬰危疾衆爲禱而愈其事甚奇夫得天者以天全得人者以人全吾母其得天者也余聞康國言而三嘆焉以康國之畸於人詘于官者而取贏于母以太夫人之困于亂離厄於危險者而得全于天有餘不足之數眞若有造物者劑量于其間太夫人今雖稀齡而神明彌王齒髮如少壯其所爲全于天者將百千歲而未有量而康國今且逍遥物外黃冠野服講遂氣攝生之術他日者丹鼎之藥成將奉刀圭而遺太夫人其所爲取贏于母者亦百千歲而無有極太夫

人之年不待祈而壽不待祝矣惟是康國負奇龍采其才厄而不得試世之知康國者方以爲惜行當有推轂于　朝以竟其用五鼎之養以代刀圭太夫人不亦翩翩乎如西王母之遨遊于塵凡哉太夫人有有餘而康國無不足得全全昌允人間世所稀遘也余不佞遠不逮康國而劬勞罔極之恩有萬出于尋常母子之外者大與康國同故因壽太夫人述而張之筵次計太夫人感念疇昔必喜爲康國加觴夫余於是乃益愧康國矣

由庚堂集叙

余自爲諸生即知有縉雲鄭公也方公叅閫藩時閩人士望公車蓋輒譟而聚觀此故爲儀曹銓曹有聲名于海內者也其後公以中丞節撫齊有功德于齊人無何歸而余佐南秩宗公自田間起爲南奉常俱稱禮官相與講俎豆之事洗澄于詞章雍容唱和暇則取史書丹鉛而甲乙之互相印證意氣甚洽余於是窺公之宏博華贍其所蘊蓄不可涯涘間請公所著作以自廣公輒謙讓吾奈何與詞臣競千秋之業哉僅出其所爲遊山諸記及

雜詠示余而余已津津乎不啻大鼎之臠矣公故嘗備兵塞下好言塞事謂制虜無他法勿貪小利勿聽要索過則不先犯則必創如是而已余笑語公俎豆而軍旅吾安能與公競封狼居胥之業哉爲之一噱當是時海內多事每塡撫大臣闕廷議輒推公　天子遲回不即允最後念西事急乃使公鎮榆林虜聞公來相驚是前備兵使者其人耶稽首塞下願受戎索公所爲制馭操縱持衡于欵戰之間以外縻內備大較如前言孽酋一入犯輒大創之二三年來邊陲晏如幕府吏士日椎牛釃

酒投石超距公亦裹帶從容于鈐閫之下覽勝賦詩如在南奉常時初不知其地之爲窮邊而隔垣之爲桀虜也軍書之暇取其平日詩歌文章彙而輯之寄余于白門曰非敢謂千秋之業也聊志吾好而已余於是乃得發公之藏而私嘆公向秘之于奉常者今乃出之于塞下在軍旅而言文墨其誰能窺公也公必欲余有言請復以零旅進古今名將多矣余獨喜韓淮陰岳武穆何也他將用勁用整用精用素訓練而淮陰獨用市人也他將遇敵料度權變用智設奇而後勝武穆卒然遇之而

無不勝也其在文人腐令之驅役刺客滑稽游俠日者龜筮于筆端皆成神奇似足與淮陰對壘蘇文忠矢口縱談不煩繩削爛然成章其視武穆亦可秦韃而周旋此皆天下軼才曠世而偉見者吾讀公之詩歌序記碑傳書疏雜著其體不過應酬其情不過感遇其所寄而游不過目前之景物其鋪張頌說不過當世之士大夫而意態縱橫神情要眇曠然若千載之上而公生平歷歷內典劇萱外領大鎮馳騖于簿書戎馬之間其所結撰大半成于邂逅倉卒之頃而精辦乃爾古今人不知何如要自龍門眉山而後公可謂跡絕矣余所最妬公者淮陰之與龍門眉山之與武穆有偏勝而無兼長公用其談兵者以爲文而用其談文者以爲兵經緯之道合而張弛之義兼他日者名山之藏與燕然之勒並垂無窮公亦太取處已余幺麽竪儒雕蟲小技無能望公藩籬乃妄意詆譏其文章又闖人兵事寧不爲公所揶揄哉聊書之以質公客或謂余子之言鄭公未矣公素講王文成之學玄解眞修使在聖門當居四科之列文學政事根柢于德行此所以爲公子何以未之及耶余唯唯公之能爲文成也兼文學政事而進之也則雲杜李先生言之詳矣夫李先生吾師之師海內修業者之所宗也稱公如此余何言

大司馬越峰孫先生奏績晉稱序

夫所貴于大臣者有所信于天下也天下人情之難調如奔馬然拔之則愈駭其多端而好爲猜如射覆然中者一而射者百矣而大臣者又衆心之所輳衆耳衆目之所伺吾閉之疑于深吾纍之疑于淺吾爲異疑于矯吾爲同疑于狥吾方置身于衆構之途而何以令人信夫微獨人弗信也即已亦且奪焉而不自信坤之六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直則章方則肅大則容此三物者信之具也大臣之業也今之縉紳多以此歸大司馬孫公曰

孫公則可謂大臣矣蓋孫公嘗以御史大夫居田間十餘載屬方內多故內隔而外紛天下人固日望孫公之出而 天子亦遂召公長爾臺不數月晉司馬筦留鑰留京之六軍庶府間 命畢賀曰公在此無東南憂矣廷臣以太宰闕復相與推公天子若曰胥後命士大夫則又相語毋以東南滯公公在揆路無世道憂也南之樞北之銓最稱重任世所虞難其人者也公用于南而人喜其用未用于北而人冀其用天下之信公則可謂深矣公在樞未數月鋤寢園之盜搜憑丸之奸作戎伍之氣塞漁漏之穴提綱挈領上亮下熙年來因循苟且之習爲之一更居恒談論 國家事尤侃侃恢恢卓有獨見不因俗是非有人之所避而不敢言言而不敢盡者皆自公發之公之自信則可謂篤矣始公典銓曹諸同曹盡閉門謝客絕嫌疑養聲名以此相矜尚公不然也闇無鍵刺無訶坦坦如乎時請謁不待絕而消苞苴不待却而遠天下之賢人君子不待游揚而人公之啓事前後爲銓曹不乏賢者要以清通簡要無能及公余頃者獲接公歡見公洞然豁然絕無緣飾立身行已一準諸

矩矱而持論常侯于寬和不欲爲刻覈可喜之事以矜世取譽故公清不能名其清公恬不能名其恬公雄于文不能名其文公功在中外不能名其功中壘之六正劉邵之三材庶幾兼焉六二之直方也吾不爲公難吾所難公者大耳不爲覆誰爲射不爲接誰爲攜公又何所不自信而天下人又何所不信公哉此公之所以爲大臣也蓋蘇子由論大臣曰有權臣有重臣權臣不可有重臣不可無而劉頌乃云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此何說也以重臣較權臣則權臣邪而重臣正以任臣

較重臣則重臣未必信而任臣信也夫操未必信之實以居重臣之名敗道也伊尹之任也而子瞻稱之曰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可謂善言尹矣裴晉公之才不及李文饒而唐人信晉公司馬溫公之才不及呂文靖而宋人信溫公文饒文靖近于重臣而晉公溫公近于任臣也尹未易談矣求孫公于晉公溫公之間宜無愧焉公以司馬合前御史大夫長留臺督撫薊門奏三年績天子褒公德望勳猷又念及塞上功晉太子少保俾仍視事近年以來大臣之受知于　主上未有

如公之渥者公之屬職方劉君輩乞余言爲賀余念今天下隱憂雖多其大端在臣主不相信不信則輕輕則不入始乎壅常卒乎決矣以　明主之褒公如此可謂信公是世道轉移之機也夫自信易使人信難使人信易使君上信難而君上之信在于積疑之後者尤難公自易而及其難以難而成其易旦夕者正阿衡之席一德之交自任以天下之重吾且于公望之溫公晉公又無待言矣

雅游編叙

金陵名勝自六朝以來甲於天下豈非以王謝諸賢重耶然地狹偏安人希曠覽流連光景局促一隅雖佳麗著稱而地靈尚闕矣入　國朝而　神聖宅中綴旒九有其後　鑾輿北指鍾簴不移衣冠文物聲光翕赫豐水鎬京方之猶遜此開闢以來之一時也山川清淑暢爲人文毋論遠者自今上御極以來擢巍科登鼎甲以文章德業照耀詞林者如余焦朱顧四君子並時而起稱極盛已幼峰先生既已焚魚漪園蘭嶋隣初三君亦多從休

沐徜徉里中佳辰美景遐勝招歡巖壑畢搜篇章迭奏琳琅金石之韻被于山川足令三謝讓嶽二陸避響此非二百年文明之化沈涵蓄極勃發于都會之區何以有此近世纓緌之士一入名場興趣都盡而其稍清眞簡遠能日放于山林者又文采闕然無所表見遂令望雲臨水登高作賦之勝事不聞于世而騷人墨客乃得爲政山水之間以自擅其風流要以枯槁岑寂取目前之適耳至于春容爾雅淡藻抽辭使流峙增其高深而菁華盡于攬結自非秘苑宗工詞壇哲匠必不能爲則茲

編可槩見已夫玄暉五字流映潛江供奉七言風
臺增色寥寥篇什尚且如此有如茲編之爲山川
重寧有既哉余獨惜世代升沈滄桑遞換即余遊
金陵數年間六朝遺蹤多不能舉其處而編中所
載梅花水虎洞諸勝已罕有跡者千秋之感又豈
但在烏衣朱雀已也則夫網羅舊跡盡入品題使
荒臺廢榭頹址遺基不至湮沒于寒煙衰草間弁
市廛之中令後朱者得有所考鏡是又四君子之
責而余有厚望焉故因茲編刻成而書此以弁因
以請于幼峰先生先生笑曰子亦詞臣宜張皇吾
黨姑存之

陳太翁偕配郭孺人雙壽序

歲已卯吾閩公車之士九十人而陳緝甫年最少
最有俊才聲名奕奕出儕輩上固謂一第可芥拾
乃緝甫之丞江州去其舉于鄉時已二十六年而
緝甫年僅踰強仕耳顧其向日儕輩半已無存其
存而獲朱其親稱膝下觴又偕老焉者蓋寥乎未
之見也乃緝甫之尊人某翁與其配郭孺人皆無
恙健甚緝甫兄弟五人三爲孝廉兩爲茂才羣從
彬彬光其家世吾閩中推德門望族必數溫陵之
陳而其邇慶源于翁幾若荀之淑石之奇而賓之

禹鉤也始翁爲諸生有聲方且穎脫乃竟困有司
日課緝甫兄弟督成之緝甫之弱齡而舉翁不爲
喜其舉而困于南宮翁不爲慍曰通塞有時孺子
第自力耳夫寧獨翁即孺人見猶是也緝甫之輟
公草就選人無遲回困阨之意夫亦曰吾父母望
我以樹立耳不在一第也在令甲筮仕而得州郡
大夫最爲高等不輕畀也主爵奇緝甫才使佐江
州江州四輪之地綰轂吳楚於留京爲上流號稱
重地緝甫所治在于振保障弭盜詰戎其任寄亦
重下車之初即綰郡符去書生亡何固已儼然稱

二千石矣人或爲緝甫難乃緝甫爲之若素習者不期月而聲聞流洽留都距江州乎餘里諸臺使之有轄於江州者無不稱緝甫賢足當一面寄也於乎此不足徵翁與孺人之教哉緝甫丞江州之明年翁與孺人皆開七秦與諸子里居緝甫南望咨嗟曰吾爲孝廉一青袍蹩躠二十餘年而意甚得以常奉吾親也今銀艾而坐黃堂顧愀然不懌以遠遠吾親也于是走一介之使奉觴翁孺人前而以其意語余余於緝甫爲弟兄交其視緝甫之尊人猶私親也且非但余夫此同舉九十人者之

交於緝甫而視翁與孺人亦何以異于余也以余九十人之所不能得之親者而緝甫能得之翁與孺人以余九十人之親所不能享之子者而翁與孺人能享之緝甫非天所單厚何以有此而緝甫兄弟才且賢又皆如緝甫翁之所爲困于有司緝甫之所爲困于南宮者必且大償然則吾九十人者之福祉皆萃翁與孺人是同籍之光而曠世之遇也緝甫今且酌江水以爲尊引廬阜以爲祝曰某受事此邦四封之內實式靈之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斯之爲二尊人壽矣吾知翁與孺人之欣然而色喜也余不佞方與二三兄弟樂觀盛事敬以一言附緝甫使者明猶于之慶焉

郡大夫郭公署邑還郡序

郡大夫郭公治吾邑僅再月得代還郡吾邑故劇邑也俗競而訟繁好干有司寬則偷而急則怨治之難攝治尤難彼以爲旦夕寄焉者也官無常制民無常尊上下之間苟且相維而已其不省者既因以爲利賢者亦無以自見蓋往事可覩也公受事未幾而獄訟清胥吏戢公庭閒然諸欲請事者徘徊趦趄而不敢進公坐堂皇治簿書不數刻而罷蕭然若無事矣未嘗輕逮一人未嘗輕笞一人而人畏未嘗輕徇一人未嘗輕假借一人而人悅

衙齋之中茹蔬飲水去之日不持一錢眞可謂廉吏矣父老諸生送公于郊嘆息咨嗟相與告語自有邑以來令長之賢者不乏未聞攝令之賢有如公者公歸鄧而吾民欲有所效于公以申吾私且告夫他日之攝者計無如史氏之一言則相率請于余余覩世之論吏治者率岐煩簡爲兩途以爲簡宜鎭靜煩宜振奮不相謀也而說者又云安靜之吏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似若以安靜之不足以收近效而捷得人情者今公之治吾邑可謂靜矣以吾邑之戶口賦役甲于福唐簿書勾攝之擾山積蝟集不可謂不煩矣公不動聲色而事事就理其治煩也猶治簡也而效乃更捷月計之固有餘日計之而亦未嘗見其不足也公可謂深于治者哉昔薛珏治三州皆書上考謂治楚以簡著治硤以廉著治陳以肅著公蓋兼用之者簡以蒞事廉以視躬肅以鎭嚣此三物者皆吏之善執也而要之非肅無以成簡非廉無以成肅公之飲水茹蔬而不持一錢也此所以能成其安靜之治哉柱下氏貴清淨至于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乃其指則在于棄貨外身少私寡欲澹然不見嗜好是以

無爲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其與吾夫子居敬行簡之意亦若不甚悖者公家世吉州理學淵藪師友源流爲日久矣而公歷官皆橫經振鐸躬爲標範以教爲政宜其感乎之速使在聖門當居南面之列彼所云安靜之吏惘惘無華者殊猶未足以盡公也公歸郡矣邑人雖不得朝夕干公公以其簡廉肅者樹官常而風有位近而九邑遠而八閩皆被公賜下邑寧敢私焉不佞多病杜門僅一再晤公覩紫芝眉宇令人名利之心都盡語故不虛故書此以復士民之請夫寧獨爲士民也亦以

誦說其私心之所向往于公者有如此耳

孫母林孺人壽序

歲癸未吾郡同舉南宮者十人而含冲孫公齒稍長名德素重吾輩嚴事公不敢以厲行禮見也乃公顧進之爲兄弟交旬日輒會會輒竟日夜歡呼咲語曲盡綢繆而是時林孺人實從公爲公視中饋益治美好飲食餉客甚精辦也公又時爲余言孺人之賢曰吾少也以諸生爲太守甫東祁公所賞譽擇配而得吾妻吾妻之歸也齎送故饒然未朞年而損其嫁時之裝幾盡吾妻不色慍也吾父母操婦嚴時有所摧折吾妻事之愈益恭久而歡

然解矣乃至吾嫂與弟妹亦無不歡者吾歲旦而鼓篋教授生徒臘盡而休計一歲之中十九在外十一在內其使吾之得安于外者則吾妻以也吾以貧諸生而鮮衣美食文酒過從若忘其故貧吾妻以富家女而提甕負薪織裓炊爨若忘其故富其使吾之得有今日者則吾妻以也余聞而嘆息美孫公之有孺人未幾而孫公去爲崇德令值陽侯肥蟪相繼煽殃所爲拊循其災民而登之衽席者常丙夜而睡不交而孺人所爲焦思極慮與孫公同其憂患者亦丙夜而目尚熒然也孫公既以

流言解綏歸意或不自得孺人輒從旁譬解之有勸其謁除者則力阻止一官雖肋奈何不自割獨不憶爲貧諸生時乎孫公于是堅臥不復出萊庭之袖栗里之觴白傅之筒孟公之轄夷猶恬適于家庭里閈之間絕無牢騷侘傺之感大較皆孺人成之蓋將十年而孫公捐館舍孺人幾不欲生諸子婦強之乃日進一蔬其後以病又強之乃數日而進一肉如是又數年而有子子長始舉于鄉時孺人春秋六十加五放榜之日則設帨之辰也子長歌鹿鳴而歸陳賢書于堂閭里之人持牛酒而

賀子長亦奉觴而賀孺人無不動色相慶者而孺人獨愀然曰而翁望此久矣惜哉不及見也却其觴不御子長逡巡退再踰歲欲申前意而謁余請焉曰將藉先生之一言以有辭于吾母余因念自癸未抵今尚未及再紀向之所謂同舉十人者大半已無存而其無存者甚或至門戶之蕭條箕裘之零替求其有子如子長能紹明先業光大其家世者蓋僅僅見也而當子長舞象時見余於長安質其所業旁及詩歌詞賦之屬余大嘆異爲傳諸詞林一日赫然名動京師矣余方謂子長旦夕顯

脫不意其浮沈諸生間且二十年乃始見收夫以子長之才而發之稍遲以子長尊人之才而用之不究天之於孫氏若予若靳若嗇若豐是殆將以其昭融烜燁者待子長之樹立而以其安貞綿永者待孺人之壽考耶而孺人自爲人婦以至爲人母其焦勞拮据于孫氏者已數十年僅一償于綸章之褒再償于子長之舉而說者以爲不盡酬也然則自今以後之年皆孺人食報之日矣子長又言孺人晚歲開悟能誦楞嚴圓覺諸經修持精猛獨不喜優婆夷及諸檀施小果曰學佛貴清淨

耳福田利益何爲者其見地超絕如此固宜其處功名得失之際恬然不芥蔕于胸中也然則如孺人者竟其所詣行將證無生躋覺路並壽相而忘之彼世人所云脩齡遐筭三千八百之春秋直小年耳胡足當孺人哉子長聞之而喜曰如先生言吾母自爲壽矣烏庸祝其以此代酌者辭可也遂受而獻之

南陵戴氏族譜序

戴氏出宋公族自兩漢來多繇經術顯故廬江以說禮專門平輿以解易重席伯祈號著於五龍叔鸞議高於獨步信華胄之多良哉而其在大江以南若安道幼公輩又皆眞搜冥蹈至父子兄弟守之爲家法其流馥逸韻亦奕奕然千載不朽余不佞嘗謂族緣人重非族重人是數君子者潛見較異而總之能以戴重其保姓受氏祿之大者可置勿問也南陵戴自其所謂七三公箪輅藍縷啓茲蔣塘而由宋迨明驟熠至儒一而復其子充丞仁

七者始爲譜以明宗系不能紀遠斷自蔣塘爲鼻祖實今譜之權輿也今又幾二百年來而族滋繁衍其人大都習爲勤樸孝讓自好鄉里間而紳衿之路抑何寥寥豈于嚮者安道幼公之風尚纘戎而不墜乎譜亦久廢不修而仁七之弟曰仁八再傳爲克濟始一修之克濟再傳爲某先生始欲以鉛槧亢宗而卒弗售然稍出餼饋率族少年之頴慧者與其子虞部君結社相磨琢于是南陵庠多戴氏生而虞部之業亦成先生早世矣歲丁酉余舉虞部于南京兆幾冠幾士稍抑爲詩第二人而今茲試南宮復高第戴氏經術駸駸爲南陵望俾熾而昌不失舊物累誰之力與先是虞部受成于其長老某某而再修譜以竟祖父之緒而問序于余余自童子時受南陵亂峯詩先生之知虞部亦稟業焉先生里居後每與余相聞稱引其邑之後生頴秀而有行業未嘗不首虞部也余舉虞部而喜曰茲許先生之所稱者乃虞部方爲孝廉拮据經生業仰皇皇以收族爲事此可謂知所重矣蓋族之辨至周衰而棼收族之事至秦興而絕今世談士大夫能聯宗屬十百千指以上有恩禮者即

詫歎以爲盛節而如眉山氏所譏切時亦有之然則族大而偪強宗多釁是林林繩繩于譜諜間者顧不必以人重而以人齮齕之江河之委百川灌注而瀦流日益廣駭浪日益厲竟不測其褰裳涉艣之日涓涓自一源也戴氏之經術振而族漸大余懼其非復習爲勤樸孝讓纘戎安道幼公之時可若何虞部蹙然起曰新非能重族者也而幸受教于先生敦睦之節請自新始若以貽諸不知何人則是譜在而先生之明訓在庶幾亦知所愧畏矣余遂書其語以告戴之族人且以明余之所以

知虞部而重之者蓋在此也

湯母柳太夫人加封序

余與元侯崧高湯公早相習也時湯公方弱冠初膺珪組而英氣勃發言論侃侃隱然有干城禦侮之略後若干年而余貳卿留都湯公亦東領軍府相見甚歡余於是乃知湯公有母柳太夫人甚賢明也湯公之先人太保公嘗領軍府於兩都皆有殊績其最後則督漕于淮所轉輸東南之粟以供京師者不知其幾萬萬輓漕士卒膏沐于拊循之恩而忘其勞瘁者至今口碑猶載道也則太夫人實佐太保公以成其勞太保公在日太夫人既受

璽書稱國夫人矣頃者　冊立元良尊稱　長樂覃恩中外湯公乃具疏言臣世受　國恩備爪牙之任遭逢盛典而臣母臣妻名號猶同非所以昭曠蕩之休而遂顯揚之孝也向臣祖母鄧氏亦以恩詔先臣陳乞自夫人晉封太夫人臣不敢望先臣願使臣母得從祖母之例惟　陛下憐恤書凡一再上乃得請湯公之僚都督宗君輩屬余言爲賀余觀　今甲世胄之家閨門之內其以夫貴者常多以子貴者常少以夫貴者每循格而可膺以子貴者必　特恩而後錫也乃柳太夫人與其姑

鄧太夫人兩得之可謂難矣而鄧太夫人有太保公太夫人有今侯皆有勛名光于帶礪奕世繼戎歸于慈訓斯尤難矣往余嘗從衆中望太保公狀貌魁然知其爲國虎臣今湯公實肖之竟所樹立必與太保公後先輝映而太夫人春秋未艾其撫有湯公以享其寵祿當不止如鄧夫人之于太保公也留京　國家根本武備單翔軍府之政大非開創之舊章因循寖廢爲日已久即才且賢無所見奇然湯公在事而戊秩肅然在伍奉法自萬夫長而下稟公教令毋敢愆佚公之爲留京重已不

小矣　天子之所以才公而厚寄焉者必不下於太保公太夫人坐北堂而勉公之戮力效忠報稱明主終其相太保公之志者又寧有量哉夫寧獨此也　高皇帝肇造寰區則六王爲烈功名終始之際蓋難言矣而東甌善處嫌疑克當　帝心晝遊之日　錫賚駢蕃至于夫人皆之承異數諸功臣不敢望焉公之先世伉儷蒙澤蓋開國之時已自如此今公于太保爲象賢之陟于東甌爲似祖之虎而太夫人之視東甌夫人亦庶幾無媿此乃重湯氏矣余不佞備史氏之列且執筆而紀其盛公其告之太夫人得無曰老婦微固寵靈比于先姑已厚幸矣何敢附東甌夫人孺子勉之無媿東甌然則公之戮力效忠報稱　明主者愈無量也

新安黃一桂刻

蒼霞草卷之七

蒼霞草卷之八目錄

重刻通鑑綱目序
咸陽家乘序
枝隱菴詩集序
儀部大夫李明鰲守姑蘇序
貞壽蔣母吳太安人七十序
正蒙釋序
南遊草序
送考功徐德夫晉丞光祿序
封中丞楊翁偕配太淑人雙壽序

林永光詩集序
深水徐大夫報政序
曹大理集序
潘封君七袠序
海嶽山房存稿序
穀城山館全集序

蒼霞草卷之八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重刻通鑑綱目序

通鑑綱目一書乃考亭先生因涑水遺編爲之筆削其義例一準諸春秋大者如黜魏尊蜀削武曌良而韓雄而莽潛而晉之類皆關繫綱常名教治亂興衰所由出凜乎嚴哉麟經之家法也　國朝列聖崇重表章頒之學宮令士子誦習與六籍等柄文者必循以課士寧獨取其該洽良以二千年來是非褒貶折衷于是書不可廢也近世士子雖

言史漢以爲文辭宏麗操觚者所取裁艷而奉之夫史漢固史之變也自三代而上史家率多編年微事則初終易核論世則汚隆易稽修辭則倫類易析春秋衷焉加之以袞鉞述而不作神而明之矣彼班馬諸史雖云成一家言要以記繁志寡則河汾氏有定評矣吾以爲史家自春秋後史漢其支子也綱目其世嫡也凡綱目所以能繼春秋者三而事辭道法不與焉春秋所書多昭代宗國之事有所貶削必微辭以見意而綱目迄於五代近不及宋無知我罪我之嫌一也春秋時國各有史

不能相一魯史舊文間緣列國告報而夫子因之諸所闕如者尚多而綱目則自宋以前代存簡冊即如閏餘之五季腥穢之北朝其事皆臚列是非劃如二也春秋之文夫子但舉其綱丘明公穀各以意爲之發明夫子不及見也故得失參半後世或棄經而任傳或因傳而泥經議論樊然而綱目則通鑑爲之前茅先有目而後有綱無所俟傳三也故夫綱目之作雖以考亭之學術見解足紹統千素王乃事易因也論易定也較之春秋功齊而力半矣世人貴耳賤目貴遠賤近遂謂麟經一書

千古絕筆非後來所可模擬不知是非在人心昭鑠不磨千萬世所公共也夫子不云乎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夫子以三代之是非而是非春秋之天下考亭以春秋之是非而是非秦漢以後之天下何所不合何所不可哉軻氏謂春秋作亂賊懼我朝二百餘年公論昭明姦孽不生未必非　列聖崇尚綱目之力也自史漢盛行是書遂束高閣文人學士議論混淆以揚雄之甘心任莽爲作符命乃力爲煎雪甚且聖武聖賢馮道而齊氓涑水考亭不遺餘力是非之亂極矣事辭勝而道法微弊至此也今石渠天祿之間秉史筆者其文既秘不傳而野史雜編又多頗謬史學日湮人心日詭余竊懼焉蘇守朱君重刻綱目而請余爲之序余謂朱君茲舉足爲考亭功臣故不辭而弁其端夫朱君寧功考亭功世道矣

咸陽家乘敘

滇南宇內之僻壤也自漢求金馬碧雞而路始通自明傳沐二公蕩平疆理而始列于藩服何其晚也然自國初郡縣以來名卿高賢後先不乏聲名文物齒于中邦余宦遊南北每逢滇中士大夫多清眞雅素質而不椎文而不靡有彬彬君子之風焉而今駕部馬大夫與余最習大夫在冬曹時屬余攝其曹事朝夕周旋見其從容恬適而綜理微密竹頭木屑無不得宜心甚賢之南國之薦紳以曹事稀簡相與脩騷雅之業其推奉大夫儼然壇坫之上大夫之尊人紀善公伯子汶川君仲茂才君父子兄弟自相師友皆以文行著名固滇南之世家也大夫又以奉職綴文之暇作爲譜乘俾姓源述先德事詳而覈文約而該足爲馬氏琬琰余讀之而歎曰嗟夫滇之所以聲名文物裒然多君子也其以馬氏哉蓋馬氏之先出自西域當元之初與咸陽王以佐命功守滇始教滇人以詩書禮義與婚姻配偶養生送死之節創立孔子廟購經史置學田教授其生徒于是滇人始知有綱常倫理中國之典章駸駸能讀書爲文辭至　國朝科

舉之制初行滇士已有穎出者則咸陽之遺教也自咸陽而後延安雍國世載其烈德澤勳庸爲滇人所利賴幾與元相終始蓋其盛也　明興二百餘年方內時警滇以新造之區介在絕徼而疆隅晏然最稱馴服豈非詩書禮義之教有以柔靡其心而變革其習其所由來非一日耶則咸陽父子之功不獨在元即嗣庸子明亦當不在沐昭靖下而昭靖食報于滇超五等而上之幾若貞封咸陽子孫僅以明經起家未登膴仕天之所以報馬氏者庸有極乎要以奮跡殊方祚勳中土苗裔之繁昌見于譜中所載者幾徧宇內即休屠之徙七葉相承猶不敢望斯之爲寵已云侈矣余嘗惜元氏有天下百年史書闕略其世臣巨室自四夷薛外罕所攷見乃今得從馬氏論說咸陽之家世知元之所以有滇與滇之所以入明而即與於文教者其原蓋有所自是可以補史冊之所未備而後有博雅君子欲爲氏族之學徵奇事而廣軼聞者其必有取于斯也故論次其概以傳于世蓋不獨告馬之子孫矣

枝隱庵詩集序

昔之高人或隱於山或隱於市或隱於釣或隱於醫卜或隱於金門隱不同也而莊生隱於漆園著書數十萬言其大指乃在逍遥遊一篇曰大鵬九萬里與鷦鷯一枝其適同也吾鄉吳文中僑寓白門名其所居曰枝隱庵日匡坐其中誦經禮佛吟詩作畫雖環堵蕭然而丰神朗暢意趣安恬大有逍遥之致客謂文中一枝適矣浸假而能九萬于將何居文中笑曰夫九萬里者摶扶摇羊角而後上者也何搰搰也而鷦鷯斥鷃經營咫尺之間已自得矣今必責鷦鷯斥鷃曰爾爲鷃爾爲鵬爾必九萬里彼豈願之哉夫吾觀于世之炎炎者赫赫者熙熙攘攘者其志皆欲九萬里也而未必能九萬里也彼非扶摇羊角則不上是有待者也如吾之一技也又奚待哉吾安能舍其無待而從其有待也客無以應以告余余曰文中之言遠矣而未盡也夫以爲無待則扶摇羊角吾任其自然亦非待也以爲有待則一枝亦待也故堯舜之勳業而等之浮雲此無待乎也不然則巢由待箕潁矣方朔待金門矣子真待谷口矣君平待成都肆矣王君公待墻東矣向平待五嶽矣夫有待迹也無待神也迹有所寄而神無所縈如是者忘待并忘其待待是天隱也而文中猶規規然矜已之一枝嗤彼之九萬其猶存乎大小之見者歟客以語文中亦無以應因裒集其所得詩自王元美吳明卿而下凡若干首付之梓而屬余爲序余笑曰夫以無待言一枝猶贅也顧從而詩之梓之又從而序之不愈贅乎文中曰吾聊以寄而適焉耳必如先生言則南華之經道德之五千言亦贅也余不得已爲書于卷端

儀部大夫李明鰲守姑蘇序

明鰲李大夫爲郎南春曹屬余濫二卿曹事簡閒日一入署吏抱牘而進爲署紙尾持去大率太學諸生往來公移耳無他轇轕難辦足煩籌畫眞僊吏也故雖有長才敏幹無所見能雍容議論而已然主爵者每重其選稍異於他曹而賢者處此亦往往有以自效而能重其官不以閑曹故自弛廢也余與李大夫周旋且兩載望其丰采聽其談說徐察其神情蓋卓然能振拔于流俗之中而確然非是非利害所易動以爲　國家有盤錯艱鉅緩急需人則大夫其選矣比後余祗役留里中閭南中戚里互兢于恩澤至煩上聽旁觀者亦甲乙其說而大夫獨申　明詔以衡其予奪不少撓屈朝議卒從大夫乎者喙息無以難也蓋大夫之所爲強力敢任不動於流俗之是非利害者於此而稍賴露其端而春曹之優游閒暇無所攖撓震撼於事權者於此而得明其職守之難奪余蓋竊心遐之更歲餘而姑蘇守以諸生闕而去姑蘇名雖郡其財賦可當宇內之一藩服其簿書案牘之劇皆甲於宇內而又值少年無賴輩新以權稅事鬧於

衢囂孽未消至歷　璽書督中丞臺移鎮以彈壓之爲守者實難其人乃以大夫名上時　天子方慎名器尤靳諸大吏自守以上十請而九不得報顧於大夫朝上而夕報可矣其加意劇郡而知大夫賢何神聖也除目下而姑蘇之人其良善而率化者既相與幸邦之有良守得蒙其噢休其夙猶積奸恣睢而無忌者聞大夫之風亦相與逆自歛敢告戒毋犯其教令大天未至郡而風聲已如此矣昔尹翁歸守東海廷尉于定國欲託其邑子比見翁歸終不敢言曰此賢守何可于以私夫今之所難於吏道者率苦於人之有所私吾曲而成其私則撓吾法吾直而折其私則速吾謗故治無全功而官無全譽凡仕皆然而守令爲甚凡地皆然而劇郡爲甚夫使人人如翁歸則孰有以私干者以大夫未至郡而風聲已如此也其爲翁歸直緒餘耳今之郡守古大國諸侯於吏民君也父母也子弟師帥也吏民之弗若則化導之風勵之子弟之弗迪則教誨之不得已而梗之鋤頑之嫉以使其爲君父母師帥者不得安其位而行其志其與子弟能無悔於厥心悔則懲懲則思善因而化

導之風勵之教誨之於勢差便而於機差易入然則姑蘇昔日之難未必非今日之易也而大夫復先之以風聲申之以教令躬爲之標而法爲之防曠然一洗濯其敝習而登之昭明且以爲神君且以爲慈母且以爲明師世世尸祝大夫也夫寧直如翁歸之在東海吏民畏服恐懼改行自新莫敢犯禁已哉於是乃愈知　天子之知大夫爲神聖矣大夫行其僚湯君輩謂余知大夫深宜有言余所知大夫者如此爲書而授之

貞壽蔣母吳太安人七十序

蔣大夫既以江山令報政封母吳爲太孺人矣比滿度支考進太孺人爲太安人　天語諄諄揚其節烈之異而嘉其才智之奇視尋常里媼以子貴者典若加隆而辭若加賁蓋太安人以格于封不得旌而詞臣之代王言者爲寓旌于封以闡其微也其稱節烈者以失贈公也稱才智者以事贈公之父母與撫大夫也始贈公爲諸生有聲將入太學一旦謝賓客去時父母且老大夫三歲耳太安人年二十有一蔣氏濟危太安人濱從贈公者屢

矣其卒不從贈公者以父母與大夫也其使蔣氏之卒不危者以太安人也太安人奉舅姑于茸獨哀苦之中使之忘亡衾襚而送之于兵火流離之日使人忘其舅姑之亡斯已難矣乃其課大夫也洛誦之聲不輟于耳媟嫚之容不睡于膝豪游俠少之交不至于庭大夫即失怙而儼然嚴君之朝夕也里師之脩脯加豐田疇加闢屋加潤一切經費加充門內外百千指待而受事宗內外百千指待而舉火無不辦者大夫即未貴蔣氏已隆隆起矣盜一窺其戶聞太安人在遽相悔責引去我曹

無狀乃至驚貞婦同室之人恃太安人以免也太安人六十加四而稱孺人加八而稱安人今歲甲辰登七十矣大夫以使事過里觴焉而謂不佞宜有言以懽吾母不佞徵諸　王言既艷大夫之有太安人乃今幸而習於蔣氏又艷太安人之有大夫大夫去江山若干年矣江山之人至今思之其在計部潔廉任職嘗一權關武林四方之過武林者無不頌大夫大夫不以尺帛寸緡南走溫陵北走白下代歸而行李蕭然如其始至清白之操一如太安人太安人不以大夫潤家大夫不以官自

潤太安人不負蔣氏大夫不負國母子之間兩無恨也蓋昔田稷子之母以揮金受賞而陶侃之母以却鮓著稱母則賢矣其子之猶不免于受金而遺鮓可謂不知母矣以視大夫果何如乎大夫往者陳璽書于堂治褕翟而進之里閈皇皇自天申命茲之爲寵已百子秋矣今者之舉觴母亦奉之以　溫綸而懌之以嘉命節以標貞烈以明志才以代終智以啓後四美具矣褒形管而侈無窮是太安人之年也太安人今且自七十而八九十以至百千歲而被封亦且自恭淑人以至太夫人璽書所以褒揚風勵又不知作何語其以大夫之勳業彌隆彌推明于母訓章內則而樹官常又太安人之年也太安人以年爲節以節爲年世不乏節而無若太安人之節世不乏年而無若太安人之年節不待旌而年不待祝此　明天子之所謂奇所謂異也欲壽太安人者無逾此矣余不佞又何贅焉

正蒙釋序

正蒙一書張子自謂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又謂如
睟盤示兒百物具在而門人范育序之以爲有六
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其推崇至矣或者以
篇中所云太和所謂道由氣化有道之名諸如此
類其說稍異要之天地間理氣二者原不相離理
乘乎氣氣之流行即理之著見無兩儀四象八卦
無以見易無寒暑往來陰陽剝復無以見天心子
輿七篇其精者乃在養氣而濂溪太極一圖固云
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夫天地萬物之在于

氣中如魚之在水舍水則無魚天地萬物之理不
能離氣如影之不能離形舍形則無影聖人功用
至于參天地贊化育亦不外是氣之調適耳佛氏
以世界幻妄而欲空之是以氣爲可消滅氣既滅
矣即佛性長存將安用乎故余嘗竊謂衆生與佛
高下雖殊徇性徇生執著則一夫惟吾儒萬物一
體道器渾融空色生滅之名既所不立畔援歆羨
之想更何從來較之彼教不亦簡易而超脫哉張
子固云世人不悟陰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
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莫擇多見其蔽于
誖而陷于淫蓋其立言維世之本意固在於此然
其言精深浩渺非學者所易窺測考亭朱子曾爲
訓釋而尚有未盡錫山高雲從緣其指廣爲集註
而攜李徐德夫篤好此書嘗條其所見謂之發明
以質雲從之說同者去之異者存之異而此失彼
得者去之短長互見者存之於是此書微辭奥義
渙然大明以視郭象之註南華元凱之訓左氏殆
無愧焉始余知句讀時先大夫即課讀性理雖能
誦說而於心不甚了了此余去諸生問之士于已
不能舉其書而士大夫之聰明有志趣者多去而

爲禪即所謂宋有四大文字如太極圖西銘者亦
漫不入眼其視此書眞覆瓿耳余雖欲舉向所誦
說者相與講究之而無從乃今讀此殊爲爽然又
幸儒教衰微之日有雲從講學里中日與二三君
子左袒宋儒德夫應之闡發表章不遺餘力其功
於斯文俱不小矣德夫嘗叙周張二子書極闢佛
氏余謂佛氏言性不言氣故其說多所窒礙而張
子之以太虛即氣氣化即道糟粕糠燼無非教者
正可以挽其偏而救其失然則世之善闢佛氏者
未有過于張子也是又雲從德夫所以註釋發明

此書之意故序而論之

南遊草序

留都六曹備官而無事權非仕宦所趨自頃歲輦轂之下彌成畏途外而藩方復苦多事蹙蹙靡騁矣　留都根本幸及于寬政宦遊者又處不爭之地矢口信步不相猜防薄祿可資朋儕可娛名山勝水可供吟眺閒日入署治文書日未中而罷無他困苦也于是昔之閒曹今爲仙署昔之厭薄今反艷羨矣往者　天子有所督過于銓臣同時南徙者十餘曹而安甫趙公其一也當安甫之徙時人尚未知南中之樂去炎炎而就寂寂或疑其

不無芥蔕乃安甫意甚喜之居南中將十載不徙官人爲安甫嘆滯淫安甫終不爲動每值名勝登臨友生離別情景感觸輒形而爲詩其詩皆冲夷和適有大雅之音欲尋其所爲炎炎寂寂與滯淫之感絕不可得惟是風流瀟灑拔出風塵一段意趣洋溢筆端蓋安甫之性情固非炎寂遲速所能流轉而南中一時仕宦之樂亦若與安甫興致相爲觸發自不覺其吟詠之若此耳往主爵者推轂安甫內而卿寺外而藩方章數十上俱不報最後乃有南光祿之　命造物何心殆若以南中私安

甫者然安甫每與余論天下事輒憂見創睫其又不以一身之仕宦無恤吝憂虞而忘天下也此安甫之所獨結于衷而不敢以見于辭者故其詩愈和平而其意愈遠人或不必盡知而余竟其微矣昔杜陵憂國號稱詩史余謂誦詩論世陟詩觀風凡詩皆史何必杜陵詩亡而後春秋作故非虛語今讀安甫詩而知仕宦之所以樂南中與安甫之雖樂南中而又有惓然之懷微托于詩而不敢盡洩乃卒歸之和平也是亦可以觀風可以論其世矣是安甫之詩所以爲可傳也安甫之南初得儀曹繼得選曹亦皆貳其曹事周旋最久夏月抱病從枕上讀其詩曰南遊草者因有所感爲書此歸之

送考功徐德夫晉丞光祿序

徐大夫既竣計事以勞擢丞光祿矣同署諸君送之行請余叙焉余嘆曰賢哉大夫夫　明興二百四十年留京之弊吏典不知其幾衆矣其澄汰積而式序當主者不乏賢矣未有如大夫之難者也客曰均計事耳何以難大夫余曰吾聞之晉江李公矣當公主計時與同事者分稽之而合證之所謂賢無不賢者所謂否無不否者參商彼此之見不立而甲乙高下之品不淆故易辨也今之計則不然有此曰否彼曰賢矣旁觀者曰否在事者曰賢矣否之者君子賢之者亦君子矣是非之端樊然淆也劑之者曰某某有某爲之請宜少寬也則又屈指曰某署某署有某人矣胡求多也大夫持之堅籌之密有頌言之而人不能奪者有獨裁之而人不及知者事竣之日衆愕然異之蓋又更數時而論始定曰徐大夫之殿最罕不當者則又曰微大夫強力不辦此夫衆是而是衆非而非不難爲也衆之而反以囂則斷難矣獨是而是獨非而非不難爲也獨之而乃以協則公難矣此大夫之賢也乃大夫所受成則太宰曾公曾公偕其事中

丞耿公皆寬仁長者又憐才甚常語大夫慎毋枉一人大夫曰枉不可爲也縱亦不可爲夫以職討論枉之愆浮于縱也以被討論縱之害甚于枉也故曾公恕而大夫嚴所議論不無相遣覆然曾公往往屈其意以就大夫而大夫亦或伸其意以助曾公大夫嚴不辭任怨曾公恕不欲任德天下人固難曾公之能用大夫而要之曾公之難盡人能知之大夫之難知之者獨曾公與余兩人耳非獨此也計疏上而寢不報矣言路之蒙詬者留矣潰于北將波于南羣議譁然謂二百四十年無此也

然其故難言也大夫曰舊章廢而倖賞開不可長也吾且以身爭不獨以官爭草封事數千言侃侃指切余謂大夫少須矣必不得已吾與君共之天子聖明留計無恙大夫乃得安其官而是時曾公業得請歸里中大夫之忠言勁氣足以消覬覦之心而奪其垂成之勢知之者獨余一人耳是又大夫之難有出于職守之外者也客以余言告大夫大夫敬謝君執圓臣執方吾知執方何知難易大夫居恒稱周官六計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夫內廉于已而後可以外廉于人已則有瑕而人焉是求其誰與我余觀大夫善矣能矣敬矣正矣法矣辨矣六德具矣自廉廉人是惟大夫推此志也天下事無足爲大夫難者何有子計吏始余佐南銓時上則曾公下則大夫同曹又多君子意甚樂之今曾公去大夫遷而余亦病矣追惟計吏一事曲折如許大夫實與曾公始之而與余終之故因大夫行述其概納諸行李寧獨爲大夫也將使操柄者而皆如曾公與大夫焉吾不憂世道矣

封中丞楊翁偕配太淑人雙壽序

粵西於列藩爲僻壤民夷雜居其地多重山密箐雕題魋結之所藪緩則跳梁爲梗急則鳥獸竄故其治視他藩爲難往者鎮撫大吏懲于寬政之養亂每有侵軼輒事芟夷幕府首功動以千百計夷少創矣而崑岡之炎所燼實多仁人君子有遺憾焉自少司馬濟寮楊公之鎮粵也威德洽翔三江八桂之間恬然清晏無敢驛騷思明小酋一逞狡心公授筴狙征不旋踵底定軍吏奉公德意所招降款附十倍於獻俘鋒鏑之下無寃民矣而先是

皮林之役公所勘定功最于鄰藩自禡纛以訖飲至不輕戮一人庶幾哉仁義之師以不殺爲武者耶蓋粵人固以此頌公客有習于公者則言公來鎮粵太翁封中丞公誠公以拊循行間慎毋輕用軍法至于用兵尤宜戒殺太淑人從旁申其指甚力公今居鈐閣擁油幢發教施令未嘗一日忘太翁與太淑人之教也計公在西粵數年所拯十餘部生靈于憔僥困苦之後而登之祖席者以千萬計所拔游魂假息之徒于潢池之中兵刃之餘而齒于編氓者以百萬計原本所自皆在太翁與太夫人公爲德于陽而太翁太淑人爲德于陰公功在封疆羽檄倉皇之日有口者能頌而太翁太淑人之功在家庭几席雍容談笑人莫能窺其際而名其烈公所謂仁人而太翁太淑人所謂至人也今歲太翁太淑人并登八十百粵之吏民將士九夷百蠻之君長與其所部咸望公轅門稽首頌祝歡呼之聲動桂嶺而沸灕江吾友永寧林守受公國士之知走使白門以其狀告余徵辭焉余向者因論次皮林事固知太翁太淑人之所以教公也夫一命之士苟有以自效利澤及于人孰不推明

其父母之訓然其所及有限則其功德之所根抵者亦易以窮乃太翁太淑人以一言而全活者至于百千萬人是不可思議之功德也公家先世活一黃雀王環之報至于累葉今日天之報太翁太淑人將自司馬而後世世千孫咸式承之至于伉儷娩休壽考久長撫有司馬親見其功業之日隆而名位之日進則翁與太淑人之緒餘耳蓋世所稱長生家言多本柱下柱下論道德而于用兵乃深致意曰佳兵不祥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夫惟恬淡則不生

事不喜功不樂戰不輕用民命如是而後能與下共生與天下共生者長生之道也以今觀太翁太淑人之所以詔誡司馬公者其殆有合於柱下恬淡之指哉始司馬自縣令擢給諫薦歷藩方所至舉職伏蒲却金之節天下高之　天子葵之頃者修皮林功出尚方白鏹文綺　下璽書褒嘉司馬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司馬方燕喜受祉走使蜀道稱萬年之觴于翁太淑人一時中外大僚福履之盛未有及者太翁太淑人得無喜曰兒子典在封疆能無忘吾二老人之言爲　天子宣揚德威以不至辱命吾二老人其爲百粵之氓黎舉觴夫如是乃眞壽翁與太淑人矣

林永光詩集叙

余與永光少相善也同時有陳方伯道良林給諫謹任皆嘗從先大夫講業四人者爲筆研交而永光最暱就余余少年曠佚而永光循循若處子其文章亦靜婉綽約饒藻澤見者賞心三山諸名士結社談文爭欲得永光永光每葵一篇則社中俱廢時余未有名而永光獨相推許過於餘子歲丙子永光道良謹任同舉于鄉而余後三年始上公車道良以丁丑第余與謹任同第癸未永光乃竟抱劉蕡之屈無不嘆之道良謹任先後居諫垣皆有聲余備員詞林而永光乃爲令連山又自連山移守永寧其地皆僅如彈丸錯雜夷獠間使他人居之將不勝其落莫蕭騷無聊不自得之感而永光處兩地皆甚適每與余書第言居官奉職勉自樹立不敢苟然以負故人耳初不知其官之爲投荒而地之爲蠻烟瘴雨也衙齋無事乃益讀書理篇詠於詩日工其名亦日起而余爲詞臣久之益頹落不自振每讀永光所寄詩輒自愧矣世恒言詩能窮人此雖未必然乃歷觀前代達官貴人以詩名者殊少此非盡才詘也詩之情超而役役者

之于情則不適也詩之境淡而炎炎者之于境則不入也卑者以情而逐境高者以境而累情何以能詩夫永光之詩雖其才具格力之不同而其境之爲連山永寧與其情之因連山永寧而發者不亦甚淡而能超哉然則永光之所以安于其官而忘其投荒者其殆有樂乎此也永光別余且十年尚滯遐方謹任以直言謫歸道良遂化爲異物升沉聚散生死之際有足悲者故書此以貽永光非以叙其詩也聊以識吾與永光生平交遊之槩有如此耳

溧水徐大夫報政叙

徐大夫之治溧水也息訟務農搜奸剔蠹課士興文禁游警惰期年而治再期而大治聲名籍籍在三輔間矣溧水人頌大夫如數聚沙更僕未易盡其善言大夫者則謂大夫有百世之功於吾邑者二而節廉愛利神明豈弟諸嶽不與焉邑之東爲石湖自東壩塞流以湖爲壑浸淫其旁十萬畝莽爲水鄉邑賦大困前令謀所以甦之無他畫也請蠲轉漕之粟而輸金大夫實緒其策頓首爲民請至于涕泣當事者雖不能盡用然因是蠲助役錢十之五矣大夫又精心綜覈澤其中枯而防其外漏錙稱寸累務以便民邑之苦沮洳磽瘠而不甚苦賦者則大夫賜也當開天時邑有芻場其後牧事廢民耕種其中爲日久矣自言利徒與中使躭躭欲因以爲市謀者言前驅且至四境皇皇大夫慷慨力爭不腆下邑備在牧圉惟是桎梏之輸以代藁秣公私利之若盡斥以易金錢毋乃闕四民之業而廢天閑之供且其若　高帝之甲令何也所爲游說百端喧遂沮却邑之所以父兄子弟保有室家而得免于蹂躪者又大夫賜也向微大夫

則邑民之困于催科流離轉徙者不知其幾而左璫之禍中于新都諸䟽者復移而之溧矣夫拊循煦嘔爬搔振刷以噢咻其民此一時之功也禦大災捍大患窒穴于方潰而撲燎于方揚不難以其身爲民請命此百世之功也邑人之利賴大夫者蓋在此矣大夫故嘗令婺源以艱歸再除溧水婺源之人以璫罹虐者相與嘆息有徐大夫在我曹不至此昔鄴令之投巫密令之驅蝗瑕丘令之鋤奸朝歌令之弭盜其於邑皆有捍衛功後世稱之乃大夫所處內則馮夷外則城社箕歛則病民河

潤則病國柔之則虞傷亢之則虞敗調停消戢擁翼俾黎毋逢其災害功倍於前人而難易十百矣溧水人世世奉大夫可也夫留都京兆爲屬者八溧水俗愿而民樸務本業知畏官府差稱易治今之溧非昔之溧矣前令檇李徐君有德于溧人大夫繼之若大馮小馮然此溧人之遭也余貳留銓而前令來爲考功時談及溧事因知大夫蕭規曹隨不獨一邑以宰天下可矣會大夫報政余所寀士孝廉王生輩來乞余言余爲述所聞如此王生輩者所謂善言大夫者也

曹大理集叙

語云人固難知知人亦不易余殆以此致歎于曹大理也大理髫年已負俊穎聲公車之業出儕輩異而譁之余雖賞其神駿而不能無疑于馳驅蓋久之而後知大理之公車業眞有所自得而非若弔詭者之爲其後大理好稱詩詩格益高而其辭益出于獨創衆復譁之余素不能詩亦不知大理之詩與譁者孰爲得失即與大理談亦罕及詩徂歲北行大理寄一帙于途余讀之而喜乃遂至于盡卷每當風塵撲面旅懷作惡伏枕郵亭時輒取

大理詩讀之未嘗不爲之解頤也然猶以爲大理詩人耳其所長在此今歲在南中復得其所爲古文辭十數篇亦大稱其詩其中有一二篇如叙季漢書叙嵇氏譜則余皆有作皆出大理下始默吾向於大理自謂勝之今不及也大理詩刻意三百篇取材漢魏下乃及王右丞韋蘇州其文則如韓昌黎所謂鑿鑿乎惟陳言之是去者故其旨沉以深其節紆以婉其辭清泠而曠絕其初之不合于世以此久而爲世所稱服亦以此余交大理十餘年有里閈葭莩之好乃至今日而始決知大理之

詩文自媿其不及也知人豈不難哉　明興文章沿前代之流病于率易其後矯之以慕古轉相剽襲其爲率易愈甚世稍稍厭之而未有能及之者歐陽永叔有云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夫慕其難工可喜之名而蹈于易悅自足之失此其所以愈趨而愈下也大理工其所難而不足其所易日新月盛過此以往莫之或窮吾又安敢以今日之見爲足盡大理乎三立之事言爲最下以大理之超塵拔俗方由太上而兼其次世有知大理者又將笑余之淺矣吾都名士能文章自大理外有董崇相謝在杭陳元愷皆在南中士大夫相詫謂三山多才獨余陋劣愧從諸君子後大理顧欲進之以此道也其評余文謂直遂而少紆曲余甚服其言而不能改雖非以是自足毋亦畏其難工而姑就其易悅者以應世歟今之叙大理文愈覺直遂乃滋愧矣雖然直遂者其情質余與大理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潘封君七袠叙

自三代以前名卿士大夫不少乃世德淵源庭訓著稱罕有考見惟魯國大儒本之叔梁紇聲光萬祀而子輿亞聖肇自三遷母教章矣而尚不及父蓋其難也然鄒魯之間餘風所被餘躬礪行澤道德而湛仁義之君子常不乏人而後嗣弗揚閒沕而無稱往往有之既擅姥修又開哲徽壽考令名保世滋大生人之倫此爲踔絕矣余頻過鄒魯低回聖賢之鄉庶幾遇其人而塡者以課績往來居鄒者再旬鄒人則多言潘太公也曰太公故修鄒魯之業俎豆而章縫以奇于數而放情泉石闢閭井之人無不敬太公曰夫夫也好學而力行孔氏之所謂儒也而太公有于舉進士兩爲邑令于中州于畿輔爲郎于比部讞獄于晉出守于廬江卓然稱良二千石矣當廬江公之爲令所治皆疲民窮邑而廬江公一意拊循與之休息民無不滲漉于慈澤而依怙于覆露者部使者以浮言中公徙官去中州人失公如失慈母也三晉之役所出之鍛鍊之餘而還其餘生者若而人無不人人號呼得見潘公如見天日矣自部郎推擇典劇郡或意

公以才諝見長公不然也涖政且再朞慈和惇大之稱徧于四封其治不肅而成民不嚴而化姦宄不禁而消六邑兩州之吏奉公教令不督而趨宇內之推治平者無能先盧江計盧江公之爲令爲郎爲守無不能其官功德所被自兩河而三輔而三晉而江淮其人無不謳吟思慕尸祝于無窮乃原本所自則太公之教爲多太公廉而盧江公有懸魚之操太公慈而盧江公有蒲鞭之化太公敦讓而盧江公有閑閑之思太公好施而盧江公有開倉之惠太公之於世若飄瓦虛舟觸之不怒而

盧江公之於官若適至儻來無所介其衷甚哉盧江公之似太公也盧江公爲比部時嘗封太公如其官今歲太公登七十六邑兩州之士民皆思躋公堂爲太公頌祝而余門下士合郫汀令以諸長吏之意來乞余言余之慕說太公蓋得于鄒人之口非以盧江公也乃太公之躬修美行所以播于兩河三輔三晉江淮之間使其人謳吟思慕盧江公而原原本本于太公以致其頌祝者則非盧江公之能子以推明太公之庭訓烏有此也夫登岱者必陟天門而始知丈人峰之尊也遊鄒嶧者必讀圖經而後知孤桐之久也太公之尊如丈人峰而其壽之久將等于孤桐夫盧江公爲天門以階之爲圖經以發明之耳千載而下論鄒魯家世者必將謂子輿有母盧江公有父是無窮之聞而余之所爲太公壽者乃在乎此至于金鼎黃芽永鉛龍虎如古所稱長生久視之云則盧江所部有八公焉丹竈尚存當別求其說而進之

海嶽山房存稿叙

建初先生沒余既志其事而銘之矣先生生平所論者甚多其大者則有燕史永平臨汀上梳諸志玉融古史燕史多至數百卷書成而莫任剞劂故尚未行世即其他亦或傳或否至于名流知已假手操觚則十九削稿不欲傳于是先生之文其存者無幾伯子孝廉汝承彙爲二十卷以隲于穀城于先生大祖賞歎爲論次而授之梓余不佞敬從于先生後復爲之叙叙曰郭先生者余里中人也其尊人曰子長先生爲比部郎有才名早夭先生

幼孤即能緒其業籍學宮以博士業屢冠有司然非其好也其志在上下今古貫穿百氏窮搜人間未有之書羅之胸中以勒成一家言蓋不久而先生之業成海內賢士大夫如馬恭敏徐子與輩皆折節與交以作者相期許先生又練習世務每談當代得失之故如決溜懸河聽者忘倦世遂不能以文士目先生乃竟困一第以明經入太學而先生不屑也去之爲塞上遊戚元敬都督開館賓客延先生蓋燕史所由作焉書成而先生歸葬余已遁籍里居數從先生遊相與揚搉佛林窮日夜不休因竊觀先生之文宏深奥渺指遠而詞修其大致在使讀者深思以求其趣故才可以無不遂而光常韜意可以無不暢而氣常鎔曲折紆迴窮工極態求之近代作者稍類李于鱗而于鱗肆先生典于鱗滯先生遠于鱗以古語傳今事先生能使古語今事混合無迹此其所以異耳自七子之徒推尊于鱗而詞林館閣諸君子不能無異同遂使文章之途分軌而岐趨先生能爲于鱗能不爲于鱗概之于館閣馳驅範矣徒以縱橫諸生不得翺翔石渠天祿間爲諸公所推轂既沒而乃有于先

生爲之表章豈非此道之顯晦離合亦自有數存歟而說者謂先生之才尤長于史今讀燕史一書網羅千載蒐輯前聞名雖一方實該九有其雄洽博贍即方之龍門蘭臺宜無少遜至于薄微箕之誣徵叩馬之妄證　文皇未嘗以大寧予朶顏皆古今大窾繫無人能發明者使先生而任掌故之職得肆力于編摩其所成就又寧可量昔柳子厚以史責昌黎而昌黎終謙讓不敢當知幾史通其所譏彈自丘明而下無得免者紀述之難如此當吾世而失先生豈不惜哉先生集其爲史作者十

之三他文十之三不爲史而有稗于史者亦十之三詩僅十之一要於諸體無所不工而其必傳而無疑者則以議論考索中往往有不可磨滅之見不獨以文已也昔子長先生集識者稱其雄勁簡奥善紀述父子間源流固然乃先生閎肆矣孝廉諸昆仲又皆翩翩有文名郭氏信多才他日竟祖父之志又自有在吾姑書此俟之若先生之質行高風超然拔出于流俗使在聖門必以狂狷而兼文學則墓中之文具矣茲不論

穀城山館全集序

此于文定公集也歲甲辰余過穀城公出其所梓詩命余序之余謂公文何以不傳公曰力不任梓焉余至白門以告太學生周時泰時泰請任斯役公乃裒其生平所著作刪定釐次蓋又更兩歲而時泰余時丁未初夏也未幾而余與公同被 綸旨之命同入都而公有未疾臥邸中不旬日逝矣時泰適告成事以公集來并其詩合刻之稽反覆繙閱刊訛摘謬仍以一帙示余余讀未竟行忽報公目已瞑也異哉公在日嘗語其門人

孝廉應寵序我文者必稱唐然我嘗欲有一言于蒼霞而未及副吾將圖此乃敢請耳公沒而孝廉與公之子緯申公遺指余益悽然因爲之序序曰 明興著作之業至正嘉隆萬之間郁乎盛矣然挈其大凡率有偏詣而罕兼收故理勝者辭或陋格峻者力或衰語遠者意或近致深者光或貿能爲唐宋則不能爲六朝能爲六朝則不能爲秦漢入之途殊則詣之域異出之機別則索之致懸此雖資有所岐亦其才與學不能並到之失也文定公以絕世之才弱冠即入史局窮年矻矻以讀

書爲事固已殫二酉之藏而窮宛委之秘矣其謝宗伯歸卧殼城山中者十有七年地當孔道冠蓋行李往來者無不謁公而公嘗稱病謝客門羅不設蒿逕稀除蕭然一室左右圖書吾伊之聲嘗丙夜不絕故其所網羅搜抉蘊諸胸中者益閎深與衍不可涯涘發爲文辭皆春容宏麗深至委婉于情事曲折無所不盡而于氣格詞理意象色澤無所不工余嘗反覆讀而論之以爲公之文就一篇之中則沉雄規之秦漢流暢出之宋唐乃其取材于昭明之選爲多若概其生平則少年之作以宏

富爲宗故近六朝中歲以後以骨力爲主故參東西京至于晚節則陶洗鉛華自生姿態又若在昌黎眉山之間自非命世宗工人巧天工合流駢出何以有此於乎休哉信著作之大成而 熙朝之盛事也公里居既久屬時事多艱中外皇皇望公之至出 徵書下日四方聞之無不動色相賀而學士先生知公文已付梨棗則又相與張皇以爲山龍火藻之章與經綸康濟之業方並耀于世公亦將以其平居考究研索于古今興衰得失之故參伍籌劃具爲成畫者次第而施行之而國門初入箕尾遽乘 當宁爲之興嗟蒼生因而失望豈不悲哉向余叙公詩謂自昔大臣于文章勲業鮮有兼至而致望于公今公之文章已無遺憾而勲業未竟造物忌全令人扼腕要以于秋而下讀公遺言其所設施亦自可見而今日政地展布實難卽公無恙而居此能不苦心張弛嬴縮之間夫庸知非天之所以愛公而全其名歟昔人有言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公弱冠修業至于屬纊之頃遺編適完故是奇事司馬藏史于名山于雲微玄于後世作者深情一何悽楚然則公之集成而公之日

暝固其宜矣公著述甚多如讀史漫錄兖州志經筵講章春曹奏疏筆麈史摘尚若干種當漸次盡傳于世而余先爲叙此以當延陵之劍然芻論其文耳至于詩則有前言在

蒼霞草卷之八

蒼霞草卷之九目錄

沈太史郊居遺稿序
重刻楚辭全集序
林文恪公集序
墨苑人文爵里序
筆峰集序
石潭先生八十壽序
濟美堂集序
瘠臺疏草序
大司寇心堂趙先生晉秩太子太保序

右司馬叔臺耿先生奏績序
劉母程太安人壽序
西軒何公偕配陳孺人七十雙壽序
送大司成兼宇林先生之任留都序

蒼霞草卷之九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沈太史郊居遺稿序

太史宛陵沈公及第亡何遽歸歸亡何遂不起米及有所張設建豎子世然天下人自縉紳以至婦孺皆知有沈太史蓋風流之士歸其標格豪俠之夫重其意氣菁華之輩美其詞章慷慨之徒推其直亮近代賢人君子得意名場其聲之噪而爲人所趨附未有如太史者自江陵既沒世道一更向時士大夫稍能自異者皆有大價太史所持論光于日月而年齡不逮莫究厥施志士爲之拊心名流因而奪氣良足嘆也余後太史六年入詞林每想望其丰采而不得見而余戚林丙卿者嘗接太史歡能言其事公暇輒相過從抵掌談說令人神王太史有猶子曰有嚴今爲漳郡丞曰有容今爲浙閫帥皆以丙卿故與余善余嘗從閫帥索太史所論著欲爲銓次而未能而儀部何稺孝輯而序之以歸閫帥刻焉閫以一帙寄余自門余生平雖誦慕太史然意其人或倜儻恢奇不受制於繩墨乃今讀其言尺尺寸寸以倫常爲標以檢柙爲防

以明體適用爲學問之宗以進禮退義爲仕宦之準求之先進蓋庶幾羅奕正之眞修而不爲揚用修之曠達使其永年所成就造詣殆未可量而惜哉其止此也世人但知太史爭江陵奪情事以爲欲上封事而不果而不知太史所往復于張氏父子之間正色于朝紳挽留之日其詞最苦而意最委婉懷篤蓋眞欲以天經人紀維持世道以忠告報知已者遺編具在使其時阿附諸人今日讀之猶將擊節嘆賞不能自已而奈之何當日之不然也功名得失之場眞有令人迷惑而失其本心者

不亦大可慨哉假使太史當時亦默默汶汶浮沉其間幸而無恙不過多立朝數年天下後世稱太史者不過曰此鼎元之有才華者耳誰復有問其遺事掇拾其遺文欷歔感嘆而欲其與天壤共敝者此固太史之所以爲不朽歟太史子有則舉孝廉能世其家而郡丞再蒞閩皆稱廉吏閩帥有海上功林丙卿没所以存恤其妻子不遺餘力其篤于人倫如此殆有太史之遺風焉後之微沈氏者可以觀矣

重刻楚辭全集序

朱子曰屈原之忠忠而遇者也此傷原之甚而爲是言耳臣子之分無窮其爲忠亦無窮安有所謂過者悲夫屈子之遇懷襄也身既遭讒主復見詐奸諛竊柄宗國將淪徘徊睠顧幾幸于萬一不得已而作爲騷辭上叩帝閽下窮四極遠求宓妃近問漁父甚至巫咸占卜蹇修爲媒湘君陟降司命周旋舉世人所謂芒忽駭怪之談皆托焉以寫其無聊之情無可奈何之苦當此際也雖欲不死其將能乎屈子死而楚亡湘江之濱精魄未散猶將

感憤悲號恨爲忠之未盡而豈以一死爲足以滿志也夫屈子之死蓋處于不得不死之地固忘其死之爲忠又何論其忠之過與否哉世之輕死者子以孝女以烈此雖出于天經地義之不容已乃罔極之恩伉儷之好維縈綿結若或迫之情之至也君臣則堂陛勢疎晉接日少若有餘于分而不足于情乘有餘以成聚乘不足以成薄而臣節替矣屈子之言曰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其情之婉轉惻切千載而下令人酸鼻凡爲臣子當書一通置之

坐右矣屈子楚辭若干篇後世倣其體者皆附焉朱子爲之註釋而謂有味其言不敢以詞人之賦視之夫朱子躬遭宋季爲王淮陳賈所排宜其有感于屈子其講業建溪自托于遯晦視汨羅之憤爲得其中正要亦所處之不同未可以一律論也屈子死矣毋論忠憤之氣日月爭光即其詞賦亦與六經並傳彼上官子蘭之徒骨朽舌爛千古爲僇亦何利而爲此哉朱生崇沐重刻此集余三讀而悲屈子之志以爲使世之臣人者有槪于茲其亦可以踧然而興感也故爲論屈子之所以死者

原發于至情而于臣子之分亦未嘗有所過以爲願忠者勸其亦竊附于朱子註釋之意也夫

林文恪公集叙

自昔一代文章之盛多出于極隆之朝氣化之所沉涵聲名之所煥發以洩爲詞章而其時亦必有名家舊閥世載縹緗業傳著作如青箱之王蘭臺之班龍門之司馬先後相繩克昌此道非偶然也我明文章自弘正稍起至子嘉隆不啻家靈蛇而戶和璧蓋國家郅隆之理至是而極治化文運若有適相符者而吾鄉林氏自文安公而下三世四卿聯蟬詞苑至文恪公益紹明而光大之居史局二千年閉戶誦讀貫穿墳典其爲文舂容爾雅絕

類盧陵南豐詩歌雄邁俊爽而範以繩墨出以天則無近代粗豪叫跳之習蓋眞得王孟之衣鉢者當嘉靖季七子爲政奮其角距以摧詞林而詞林狃子積衰之勢莫之能亢公又含彪斂采不自矜炫每有構撰輒笥而藏之不以視人以故槖鞬之會牛耳之盟遂不及公公亦弗屑也世之稱公者以爲名臣子孫克自樹立恬于聲利不阿權貴有帝臣王佐之略而用弗究以此爲惜耳不知公之緒餘發于文章卓然足爲一代之名家而無疑使操觚之士平心易氣而觀之寧有不知公左袒者

哉吾晉安在　國初則有十子廷禮馳騁于正聲子羽著稱于應制海內文人稍窺一班其他如王孟敗王中美華同時並奮頡頏執苑而世至不能舉其名以公之文章又號稱詞臣身沒將三十年而猶不顯乃信閩人之不善爲名也要以能門史記僅藏名山子雲太玄幾覆醬瓿當世不知後世必貴吾觀近代跲踔烜赫後然標榜爲無前之業者今去之曾幾何時黎棗尚新而已不勝其譏彈之口矣太液之池後庭之樹範金爲鳧雁剪綵爲花豈不悅目賊心一朝剝落相與厭棄徐而觀洛

鳧飛鷺出沒滄江春華秋實點綴名園必爭憐而競賞之夫安知今日公之文一布而洛陽之紙價不貴也哉公生平峭廉狷介嫉惡甚嚴以此取忌擠不至大用遺集若干卷鄧直指梓之閩中復燬于火公弟大廷尉仲山公與余謀重刻白門以便傳布顧無所得費而大中丞儁李丁公爲公所舉士乃捐金成之廷尉公復命余叙余方有　綸屏之命盡謝筆研然不能已于公又念公之望實宜居此地乃爲人所厄而余以鄉黨晚進無足望公之後塵冒而得此不勝內愧則夫秉章公之文以傳于世是亦余之責也故論而著之至于廷尉中丞之卓品眞修足爲茲集重則士大夫具知之又無待余言矣

墨苑人文爵里叙

墨之製盛于李唐其爲人所篤好則莫甚于宋人主至以爲尚方之寶而士大夫之競相標勝者至啜其餘瀋殘汁以爲八珍五齊而惟恐涓滴之棄即達如蘇文忠亦亹亹言之　明興此道稍衰至汪司馬乃侈言方氏若將彷奚氏父子而緒其統于是方氏之墨幾遍海内而程君房稍後出匠心獨造變化神奇復踞方氏之上而奪其幟海内文人學士爲論述咏贊張皇闡發幾無遺力蓋上自黃扉紫閣元老鉅公下至山林韋布能搦管爲文

者無所不具自有墨卿以來未有如是之盛者也余素不習君房亦不知其技之絕一至于此今歲君房自燕歸過白下介余友于文若來謁因以墨數笏遺余余笑謂君房君之墨盡天下文人學士無不屬賡而余無一挺半丸固是異事君房亦笑吾之墨盡天下文人學士無不品題而子無隻字單辭更是闕事余曰然則君之意欲如何君房曰吾盡吾之所以爲墨與天下人之品題吾墨者而命之曰苑吾又盡吾苑中之人書爵書地書名書字又書其科第而命之曰人文爵里以冠于吾苑之首而未有序也願子言之余嘗嘆奚氏父子之著名于墨而僅處偏霸之朝無如掾之筆以紀其事使其遺芳剩馥無所考見而宋世名人如蘇如蔡如米能以其雄詞麗藻發明此道而其時之爲技如潘谷沈珪輩復寥落不振不足以當諸君子之紀述墨卿之與詞人何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今君房幸當昭代熙隆人文蔚起之日得盡收其篇什以爲宏麗瑰壯之觀令毛穎楮生望之却步而一時宗工鉅手亦得借君房之絕技以宣洩其靈心而發舒其制作他日君房之墨傳則文章

與之俱傳是亦千載僅見之盛事已而君房苑中上窮天文下盡地紀中及宇宙間百物萬有之情狀有大禹之鼎所不能鑄而東方曼倩張華之徒所不能辨者一切羅而致之信爲二酉東璧外一種奇觀非　國家文明之化沉涵鬱勃何以有此然則君房茲苑之作固不偶哉君房自負豪俠嘗待詔金馬門遽棄去所爲重墨卿者且無籍于茲苑而何待余言姑書此修闕事焉

筆峰集叙

天下之最可樂者莫過於遊而其能模寫性靈宣暢湮鬱者莫過於詩文顧人生役役當其壯年既徵逐于四民之業而不暇遊老則血氣衰筋力憊而不能遊貧者治生富者趨利皆不知遊至于詩文則愚者不能爲聰明者又刻意苦思琢其靈府而耗其元神以庶幾千秋之業不朽之譽其弊也至用之爲累而不用之爲適亦因甚矣雖工何益焉古之善遊者無過于莊周其善爲詩歌者無過于李白周之言遊以逍遥取其能自得而無所待

而白之天才豪放斗酒百篇疑若不經意而出者故雖以向平宗炳之流雅志名山而猶須於圖畫須於婚嫁之畢未盡能脫然也以杜甫之聖于詩而白猶嘲其苦即後世于二子不敢軒輊要以馮虛御風俯視塵壒則白爲勝矣又何論孟郊賈島諸人推敲于一字之間以爲工者哉吾友筆峰林君早歲爲諸生遊太學皆有聲名取科第無難乃輒棄去先世饒于貲而不問家人產中歲以後即捐付其子日惟以登山臨水爲事即未能遠及五岳乃吾閩四封之内幔亭九曲霍童九鯉清源黃

巢諸勝足跡無不到者觸事觸景輒成篇什古風近體無所不具序賦記傳頌述論贊諸體無所不該其所結撰皆立談杯酒俄頃咄嗟無不立辦其間利鈍得失往往錯出而其大指主于意真詞暢以達吾所欲言而已故嘗謂君之遊自得而無待庶幾莊生其詩若文誠未敢遽擬長庚亦可謂有其趣矣杜陵之苦心極詣君固不能如郊島輩之刻核寒瘦君亦不屑也余性好遊頗類君而奔逐世網一官鷄肋不能自割其詩文之不求甚工亦與君同而以典筆札稱詞臣于巧拙妍媸之間終

未能釋然而無礙者然則余之愧君多矣今方決計乞歸葛巾野服徧遊諸名山且欲絕去文字纏蔽之苦以返于恬淡自然與君相招携唱和爲方外之友君其操杖屨不律以待余乎君之宗有林日正者亦高尚博雅之士然足跡不能出黎陽山於書無所不讀而操筆甚苦不能盡發其胸中其與君殆各有短長要之不可偏廢今日正往矣遺文寥寥尚未傳于世君方刻其藁余喜而序之因以寓懷人之感焉

石潭先生八十壽叙

駕部陳長卿以選士從余于成均以司馬郎與余周旋于留都甚相歡也長卿之尊人曰石潭公以今歲登八十不佞從長卿徵公之生平將以不腆之辭爲公觴而竊嘆曰柱下有言柔弱者生之徒大成若缺大盈若冲以今觀石潭陳公者豈不信哉公之少也而孱甚足不能勝履躬不能勝衣五歲而後步九歲而後能讀書於斯時也豈敢有功名壽考之望乎乃公能強立奮厲自致于青雲弱冠而成孝廉既艾而服官再綰銅墨踰耆而始謝

事今猶能登山臨水勁捷如少年一何健也公之爲孝廉固以行業有聲名子公車而屢舉屢罷屢見收矣而復失之其爲令于粵之揭陽蜀之高皆以潔廉惠愛爲兩邑人所尸祝自揭陽左遷楚臬所攝四邑皆起其溝壑之民而袵席之乃先後以骸骼爲其郡之守與理所齮齕卒用罷去咸爲公惜然公解官之歲而長卿舉幾閣隨成進士庚三年而仲子大繡亦舉于鄉公以灑然之襟充然之貌陶然之詩酒僊僊然之杖屨夷猶徜徉于親姑之山通德之里幾若解天弦而遊無礙一何適世斯非所謂冲而盈缺而成柔弱而久生者耶江右固賢才之淵藪也名公鉅儒齒德相輝映者代不乏人以余近所遊從則有太宰吉水曾公少宰信州楊公而楊公之舉也與公同籍以行誼相引重楊公年差少于公今方在銓曹柄用矣公之官固不能望楊公而其才亦有所厄而不能盡用然而靈山鄱水相望二三百里間稱黃髮之老在朝朝重在野野重者則楊公方雁行公而兄事之公又以其不盡之用寄之長卿兄弟長卿治琴溪如公治揭陽高縣其在南曹以公廉敢任舉職薦紳

間言曹郎之賢必首推長卿而仲子又且以名孝廉援上第其所爲究公用者寧有旣乎失程之有大中也蘇之有明允也蔡之有西山也其才品學問皆浮其位西山有淵沉明允有軾轍大中有明遺伊川或爲名儒或爲名臣是皆以子究者公得無似之而公家太丘長有元方季方亦以父子有聞然慚卿慚長說者猶有遺憾今長卿方爲郎樹立已如此矣即進之爲名儒名臣無所不可公不亦更愉快哉公教長卿兄弟動引古誼而大指在淡泊簡素以視躬養德家居嘗爲圃僅容旋足又

無雜不甚治客或誚公園何易成公笑曰老人貴易成固自有說非客所知蓋公之所爲柔弱與若冲若鈌者其精以治身緒餘以治官以教子而粗者乃以爲園是柱下所謂無名之朴先天地生而後天地存者也然則八十之年猶公之始孩耳余不佞未窺公之鯤桓其何以壽公姑以此告長卿使私布之

濟美堂集序

歲己卯閩部舉士大司馬吳襄惠公見賢書而喜指小子高名曰是子當有尺寸吾先爲之徵矣高成進士讀中秘書公節制兩粵每貽書述前意時先通議公守養陽爲公屬吏公露章尉薦之父子並受公殊知未有以報公捐館舍高乃爲狀論述公之盛德鴻烈以傳于世又後十餘年乃從公嗣君董檢其遺文若詩釐爲若干卷授之梓而爲之叙叙曰自三代而下名世大臣有德望勳業昭垂來許并其文辭而傳焉者何尠少也而文人學士馳騖著作之場究所樹立又寥寥無可表見此微獨降才各異亦以精神智慮不能兼役此有注則彼有遺其勢然耳襄惠公自爲曹郎即以名德重縉紳間出而爲學使者子楚于粵人士禀其教毋敢越軼謳吟思慕之聲至今未已其後督粵東西所削平林箐巨憝累世爲患害者不可勝紀粵人尸祝公不在韓襄毅王文成下赫乎盛矣世之頌公者率以其姱修偉樹卓然爲一代名臣而不知公之嫺于辭章其所結撰本經據史縱橫瀞博粹乎一出于正有近代號稱作者劌心刻意所不能

及而公固從容出之高嘗反覆讀公之文而深惟其指因有感于文章得失之故蓋自昔能言之士衆矣要惟出于不得已者爲至未至乎不得已而欲求有言者詞雖工非其質也所以謂之不得已者有爲而作由中而發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是故其說常簡而通其氣常和而平不然則必有夸誇震盪不能自持者矣譬之水灘之激而淵之平亦其勢也且非獨言焉而已即其措之事業亦然世固有保大定傾功彌宇宙若無事者亦有竭蹷以赴功僅能得之而桯杌無以居之者此其故可

知也夫公之文雖其鑪錘敲鍊之甚工而其出于有爲而作由衷而發者則其大致固較然矣至考公所建樹小者治辦大者勘定悉數之未易更僕然大約以省事之意集事以止兵之意詰兵要于功成事定國享其實而已不必居其名昔歐陽永叔稱韓公之功獨多其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蘇氏論永叔之文則謂舒徐委蛇放言極論語盡意竭而無艱難勞苦之態兩者皆可以狀公蓋公之精神無所不注而無所甚役不得已而後用故用常不勞自昔名世大臣與文人學士所不可得兼者而公兼之豈偶也哉公恬穆充粹之氣溢于面目見者即知其有道生平絕口不言人過亦絕不暴已之所長處功名進退尤泯然無迹當江陵奪情時公自粵西召佐司農遽陳情歸養世以此高公而公不屑意也高不佞嘗竊慨夫文士也多以才蒙忌勞臣也恒以功受詬殆所謂秀于林而必拔出于坪而必隤者而公獨名完道光數十年間不以其身少蒙世之汶汶此非誠心信志不言而喻大有以詘服乎人心而非如尋常矜長要譽者之爲何以有此此公之所以不可及也高既辱公

深期求所以稱而浮沉碌碌五十無聞無論于公之深詣駿揭如穆叔所稱太上與其次云者不能窺其藩籬即退而庶幾于立言之科亦未免夸誇震蕩以質于公之不得已而有言者猶徑庭也九原可作負公實多故因叙公文而併及之以志吾愧豈敢謂茲言也足揄揚公乎

齊臺疏草叙

三齊于宇內夙稱重地其在我　明則尤重控兩都而扼其衝綰河漕而據其會名爲東藩實則左輔其安危得失之故不在一方而在天下矣承平日久齊稱無事之國撫循差易頃歲齊民嗷嗷朝不及暮此其故則天災三之河伯四之中使五之是數者他方受其一皆不能支齊獨備焉而齊之中使視他方爲尤虐勢且無齊其無齊而有齊則中丞鍾梅黃公以也黃公之撫齊於事之得以專行力之可以自致者固已悉效之民矣其有事不

得專而力不得致者則必請請而不得則至再至三至于數十心欲嘔而涕欲流吾讀公前後諸疏恫乎其悲戚乎其若不能一日安于其位未嘗不廢卷而嘆也曰嗟夫公之爲齊一至此哉昔之爲齊者如管仲晏嬰計然卜式之流皆能用其國以富強其所修明內政禁止重斂心計乎漁鹽牧畜之利班班可考也今則異是我欲爲政或擾之我欲薄斂或浚之我欲予民利或奪之天不恤禍大役時興守土之吏不得有其四封昔之稱沃壤者不燒而赤則浸而白矣昔之稱帶甲百萬粟支無

筭者今欲汰一卒省一將易粟數十鍾不啻如釋重負矣公之爲齊譬如操舟以莫重之載立于至險之衝而怪風怒濤相與爲鬬前者嘭後後者嘭前不疾爭尺寸則爲魚龍漂沫之屬矣故雨暘之不時而多方全活吾以爭之天河流之泛溢而畢力經度吾以爭之地議論之參商甲乙而委曲調停吾以爭之人至于九閽之聽彌高豺虎之群日橫而號天泣血吾以爭之　君父其爭之天地與人而得者常十之六七爭之　君父而得者常十之二三其得者固爲齊百世利其有所不盡得者

亦能使角距摧而燎焰息猶足袪齊一時害也於乎難矣　主上神聖獨運於臣下之言多咈少俞公雖不盡得而亦不至于違忤黃家口之役至問齊撫臣何以無疏陳璫之敗也所條上減免諸欵皆報可公何以能然哉范曄有言正直本于忠誠則不詭本于諫爭則絞切杜牧言人主好與諫者鬬是非決怒氣故迂險之言則欲反之循常之說則必信之以觀于近事豈不誠然公意在諫爭而本于忠誠言雖若險而其實皆循常可按覆者河上之策一不行而百萬金錢委之馮夷之壑矣

是　上之所以信公也今朝端虛席九列乏人旦夕且　召公而內齊民固惴惴惟恐公去夫微獨齊自兩都以及海內視齊爲安危夫寧不以公之在齊重于在內者惟是泰運將興灾星退舍河伯效靈而　天子亦駸駸厭言利矣公即去齊齊民固以公之庇尚有寧宇若求公之所爲艱難拮据以造福齊者則諸疏具在後之徵齊事者將此爲著龜管仲晏子又不足言矣

大司冠心堂趙先生晉秩太子太保叙

吾師大司冠心堂先生居留京十餘載蓋三奏其績矣先是六卿虛席自太宰司冠御史大夫以至留銓留樞每需人主爵者集廷議無不以先生名上而終不得請天下人竊疑　上素眷注先生何久淹若是黃扉紫閣之間誰秉國成夫非先生之故人耶乃使先生困於白雲司不得移尺寸步其故謂何小子某聞斯言也間以請于先生先生第笑而不應先生以三考行南國士大夫相與從吏促裝赴　闕先生戒僕夫脂吾車而南其輳吾將歸遂上書謝病　天子下主爵議所以褒崇先生乃自太子少保晉太保自曾大父而下皆贈如其官士大夫相詡以爲人臣殊遇而中丞丁公方攝司冠事與諸曹大夫將布幣走使賀先生于里門以小子某爲先生門下士使文焉納諸行李某受先生知最深相從子南國之日久私心竊有所擬議于先生而未敢效也有中丞與諸大夫之命則請畢其愚蓋自昔大臣有聲名于世者雖其建樹表見之不同而率皆就其所長以自成其品其所長在是則其意之所自喜者亦在于是而天下之

人亦得緣其所喜以爲附麗之端雖其心固非趨然好自標揭而要之有途則可跡有名則可羶有門戶則可窺嘗是非之所由立趨舍之所由分議論之所由多譬之布侯一人樹之衆人射焉其勢然也先生自讀書中秘繪龍繡虎之辭冠絕于木天而不欲以文章名其爲給諫用直言取忤至厪詔書詰問天威不測舉朝震駭先生從容應之詞婉氣勁雖貶斥不撓而不欲以節槩名其後歷中外開府貳樞佐銓明刑所至皆舉其職即在吾閩當島夷之訌訛言日至先生矻然鎮定不震不

竦閩人賴以晏如勳伐如此而不欲以功業名生平履方董道自修自證于天人性命之奧靡有不窺而不欲以學問名天下人仰先生如景星慶雲北斗泰山及其進謁則恬然穆然無跡可尋無端可揣無偏至一察可以迎合然後嘆先生之不可及也今世所患在士大夫有所異同某不佞以爲患在同不在異夫有同而後有異有喜同之心而後有惡異之心同既不立異安從生故士君子涉世非不爲異之難而不爲同之難非不爲同之難而使人不得其同異之難如先生之恬然穆然游衍乎無畛之途而徜徉乎無名之宇又安有同異之可言哉蓋劉邵稱十二流而歸重于清節法家術家謂之三材以爲三材備則三公之任三材微則冢宰之任其說甚辨然以三公論道冢宰統均而翹翹昭昭揭三材以爲名亦不廣矣邵知聰明平淡之爲主德而不知其即相道也平淡則無名無名則無同異無同異則蕩平正直先生優爲之矣　主上既以三公秩先生旦夕者方召而居冢宰之任有如中丞公之使方及里門而徵書適下則請以小子某茲言也藉玄纁而進之

右司馬叔臺耿先生奏績序

耿公爲右司馬未浹歲而遽報績者以前副中丞合考也公爲中丞自僉而副報績者屢矣而茲始赴　闕者以中丞奉　璽書治兵江上不得離所守也公十載留京遊宦之日久乃今將取送故鄉修桑梓之敬意甚樂之南國之士民將吏奔走送公戀戀不能割卿大夫聚族而相與語公綱紀百僚張皇六師以撫柔此邦功德懋焉吾儕事公如披春風如晞冬日如薰蒸于太和元氣潛受其益而忘其自夫吾嘆公之十年淹也而又悵公之一

日離也吾何以爲情于公哉蓋一時人情難于去公者如此余時亦逐隊送公而心羨之送而深念公之最不可及者有二今士大夫處功名之際孰不言恬然未有眞恬者也即恬于貌矣未必恬于心公以十年淹而絕口不談及斯已難矣徐而察公之隱微實未嘗有一毫滯淫之感陰陽之患芥蔕于胸中公之不可及者此其一也士大夫開口議論孰不言平然未有眞平者也其甚者又以不平爲平公論事論人瑕而瑕瑜而瑜是而是非而非瑕瑜不相掩則少寬其瑕是非不相貸則獨尊其是無深文無曲附無吹求洗索加人以所不堪昔人所謂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者于公見之公之不可及者此又其一也嘗試以公涵養與恒情較之猶之水焉彼其崎嶇迫側于山澗之間往往爭竇而出爭壑而奔至于江海之汪洋豈復與衆流競尺寸之途乎而善觀江海者亦不以驚濤駭浪吞天浴日之爲奇惟至于晴空煦日萬頃如鏡望之者有浩渺之觀涉之者無風波之患魚龍舟楫夷猶出沒于其間而不自覺然後知江海之爲量弘而爲德大也此可以論公余隨公居南

中最久時蒿目于人情世態之不齊難不敢有躁心勝心以蹈不恬不平之失然而內省于獨知默觀于清夜其所愧公者多矣公嘗語余吾鄉李文正之評劉忠宣也與物無競遇事有爲吾安于無競而愧于有爲余竊謂公惟不欲有爲是以能有爲夫欲有爲而必遂則將有躁心矣欲有爲而未必遂則將有勝心矣不恬不平害乃滋多公之退然若不見其有爲也此公之所以不可及也方公之去留臺代之者爲樵李丁公其佐留樞長之者爲餘姚孫公皆當世賢者孫公之倚信公固異於

常僚而丁公常爲余言吾每有事必咨之耿公公未嘗不悉心爲吾畫也於乎使世之君子于先後彼此之際其存心皆如公天下豈有不可爲之事哉公先督吾閩學教澤猶存公三有慶事閩人與公門下士三徵余言今而後復有請也其說窮矣雖然公之意念深而余之言辭淺何足以殫公竊意今世運否塞已極旋轉有期　天于仁聖不減孝皇公入而筦樞機膺心膂之寄返泰道而踐夷庚則忠宣之業是公楚人之故事也鋪張盛美章一代君臣之遇繼弘治而再見不佞雖駑尚當有進于此

劉母程太安人壽序

關西劉君之郎計部自畿令遷也畿令者是五方之所剸百蠹之所叢諸司庶府之所委也長安洛陽自漢唐難之　明興並建兩畿畿置兩令南北提衡而南中去　轂下遠有六朝綺靡之習其小人脆而苦誅求其君子文弱而能爲口語而列署之據其上者稍相駘藉令之權日奪職守漸失而不勝其困蓋視北若尤難者故夫留畿之多敗令亦其勢然也今宗伯晉江李公在南銓時每語余上元令劉君之賢曰是節廉幹力人也李公意在

軫畿民之困敝與之休息一切取不煩耳而劉君所行事適與之合余嘗讀華亭何元朗所著叢說謂留京和買之弊往往以銖兩微物破中人產大有足嘆者自頃歲以來都邑晏如隸卒無持尺檄以呼于市劉君蓋與有力焉畿民固以此德劉君而劉君在計部精勤任職余嘗攝事其曹諸曹大夫又共推轂劉君以爲賢度支郎也當劉君之爲畿令每治事之暇輒西望咨嗟脉脉不自得人問其故則曰吾有母老矣不皇將也吾柰何舍其母而爲人父母哉故劉君得度支而喜曰是可圖便

以省吾母也爲度支不數月遂歸里舍無何母復
促之官劉君不得已來大司農推擇君使典浦口
倉浦口倉者建於江之北凌雜而困苦莫肯任者
君慷慨受事時而持籌時而涉屺皇皇如也君之
鄉職方劉君駕部馬君武選高君皆習于余則以
君之意請余言壽母余聞母故起寒微卒相封君
以有計部可謂難矣計部三爲令母兩從之官使
其子所至有廉能聲即相去數千里猶兢兢泰慈
訓不敢失墜母非甚賢明何以有此　留京於國
本根帑空廩耗在事者嵩目憂之竭澤則傷民弛

網則傷國漏卮則國與民俱傷計畫無復之矣劉
君自治邑起于利害之端甚晰而熟必有所以處
兩者之間並行而不悖者今之浦口其小試也君
能如此母即相去數千里其志豈不得焉母今已
開九袠其視百歲猶之旦暮有子在官有孫曾在
膝人倫樂事可謂罕覯可以壽矣余不文徒述所
知劉君母子之間者如此不欲益一辭母程姓以
劉君故　天子推恩貤兩封自太孺人進太安人
制詞甚懿夫余所知劉君母子之間者　天子具
言之矣於是而知劉君之所以爲太安人壽者乃
更大也

西軒何公偕配陳孺人七十雙壽序

環吾里而居何氏稱甲族與吾家世婚姻也西軒公倜儻好義先大夫雅重之以余女弟許公之伯子余請曰大人愛女欲擇所歸此爲愜意乎先大大夫笑曰此非兒子所知也夫吾與汝母且老矣又只一女欲其嫁比隣可朝夕相近也何既世姻西軒公又長者予女奚疑焉余唯唯其後先大夫卒官先淑人繼謝余先後家居七八年煢煢茶苦中惟公父子日相周旋殷然骨肉于是乃嘆先大夫之蚤見也無祿女弟不獲終事公二孤之稚孩

公撫之而輒泣曰安得復見吾新婦哉余宦遊兩都公念之不置頃歲再以公事過里得再謁公留連不欲行屬公偕配陳孺人俱登七十里諸生具公行誼聞于邑大夫大夫爲檄旌公予之冠服余既喜公之偕老眉壽光寵于鄉閭而以女弟之不及見爲恨已又愀然深念使先大夫而在得與公爲林下之樂杯酒之往來三徑之遊遨當無虛日而今不可得矣幸而公與孺人之無恙也請以一觴爲壽公輒遜謝蓋屢強而後諾于是公之族人及里中親友諸凡有連於公者皆來前壽公余不

侈辭而言曰夫公於人間世可謂全矣公早歲遊四方貲不甚饒累致千金偕諸昆季築室于故居之南輪奐輝皇田疇園圃之利足以自贍則素封之業也性又好儒子姓數十人皆使受書戶外洛誦之聲旦夕不絕禮接塾師加他人數等今公子若孫皆以諸生遊太學而從子中亦有藉諸生矣則貽燕之謀也公與孺人白首相莊閨門之內無疾言遽色儉勤治生伉儷如一則舉案之風也夫此皆公之所爲全也乃公之所以全則進于是公雖由十一與而未嘗有機心機事忠信坦夷皎然不欺足跡所至幾半天下凡與公習者皆以爲長者嘗道拾遺金卒求其人歸之邑中歲推擇高年篤行可賓于鄉者無不首公公聞即引匿其謙讓遜避發于至誠無以強也世之行賈而不求利好修而不求名有如公者蓋可謂君子矣先大夫之所以慕公與公爲婚姻者夫豈苟然已哉公今稀齡而步履強健早作晏休少年輩不如孺人似之度其年皆未艾余不佞敬奉一巵爲公孺人壽公歡然余乃加爵曰請以此代女弟觴則又加爵曰請以此代先大夫觴公毋辭也夫觴公與孺人

乃權輿于今日矣

送大司成兼宇林先生之任留都序

歲己卯吾閩舉於鄉者九十人余與庶子翁公諭德林公編修黃公同官詞林其後南北參商不相值今歲乃聚於都門又有計部傅公陳公共把臂甚歡每念自己卯抵今已三十年古人所謂一世吾兄弟輩壯者衰少者老其在仕路者多桂冠謝去且半已無存而吾六人者乃得周旋咲語如曩時亦奇遘也顧未幾而林公去爲南祭酒祭酒尊官然吾詞林人以南故多不欲往而林公得之獨甚喜曰吾先人嘗爲國子先生吾視兩司成如天

上人今往踐其席寧不足耶則語余于嘗教國雍又在南中久習南事願爲我言之余憶往在國雍大較謹守繩墨循故事蕩佚簡易不爲苛細諸生以此親余而或者規余之寬謂　國初科條不如是余曰　國初諸生歷三舍遂爲給事中御史次乃郎曹待之甚重故其法嚴而易行今之太學貴郎所托徑耳教於何施急繩之何益雖然此爲北雍言也南則異是南之習汰於北諸生多賈人子易與爲非小之而平康狹邪之遊大之而扞罔使氣之事銜轡不嚴則佚而敗矣當余在南中時江

夏郭公爲祭酒操士廩廩而持躬甚悉米鹽刀尺積久叢奸不可問且易染指者郭公一切勾稽而簿正之日以文義科指督厲諸生久之人人輸服郭公去代之者爲南昌劉公其行事視郭公較若晝一南雍近時祭酒有聲者率推此兩公今林公又繼之此兩公寧得專美耶自古言敷教則曰寬言師道則曰嚴指若背馳而實則互用余以寬用之北而江夏南昌以嚴用之南意皆有在林公儒雅恬夷藹然可親而生平行已不失尺寸酌南北之宜以善寬嚴之用公固優爲之矣南中諸曹清

暇士大夫無簿領之苦往來過從相親善每聚談則輒言天下大計人士流品無所忌諱故不肖者亦知憚懼而賢者常易於取名又其地饒佳山水名園上刹遠近相望仕宦者有登臨之樂酒杯詩筒流連掩映公之所以樂於南也蓋在此哉余去南中且滿歲寤寐不忘公橋門之暇登鍾陵燕磯清涼雨花樓霞牛首諸勝得無念此吾友人葉生所習遊處今方局促中書一席地不能展足豈不苦耶然以公資望安得久南而余以任使不效行且乞歸夷猶於幔亭九淙之間則公與余之相代爲苦樂又安能定其俱也公行而傅公輩悵然戀別有感於二三兄弟聚首之難而屬余以一言送公余遂述其意若此傅公陳公皆以望郎久次當出典藩獨翁公黃公留故余既送林公而愈有悵然之懷矣

蒼霞草卷之十目錄

忠烈祠碑記
重修一拂鄭先生祠記
詹事府題名記
擬癸未進士題名記
瀹潭方氏宗祠記
重建福清縣儒學記
侍中黃公忠烈祠記
順天府題名記
龜川董先生祠堂記

重修萬全都司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揚州府重建儒學記
福清縣闢城記
福清縣重修城垣碑記
福清縣新建文昌閣記
福清縣重修儒學記
重修報功祠記
兩淮巡鹽御史應公善政碑記
奉律亭記
南平邑侯堵公生祠記
九江太守邢公生祠記

福清葉向高遂卿甫著

忠烈祠碑記

忠烈祠者祠宋招撫使劉仝祖與其妻林氏及林氏之兄處士同也林劉皆邑世家其先多顯于宋招撫祖麗守瑞州處士祖琢守紹興它顯者不具論然皆近之稱二千石後矣景炎之季宋室播遷越在南海招撫以國千丞家居與處士念世爲宋臣圖所以報宋乃建局于處士之家募卒繕器日夜爲興復計未幾與元戰兵敗處士盛服坐堂上

囓指血題詩于壁賊至大罵而死語具忠義集及八閩志中招撫敗而轉匿元求之急遂自經有司執林氏責反狀林恚而叱曰吾夫吾兄以死報國何言反乎血詩尚存汝不知耶遂遇害其時元燄方熾林劉子孫僅存如綫入明而其事已更百餘年稍以湮沒又更二百餘年而至隆萬之間劉之裔孫宗獻乃鳴其事于邑令南陵許公以聞于學使者永豐宋公開府桂林殷公博稽故實甚核而章乃檄邑爲特祠以祀業有成畫而直指南昌劉恩爵獨格其議屬宋公徙官而吳興徐公攝學事其議甚力直指無以難乃報可然猶責祠費于其家不復給官緡劉之子孫乃請邑令擇地于城東山亭堂之左而建祠焉樹棹楔于其前額曰忠烈祠祠成而父老人士之稍知故實者咸咨嗟瞻拜嘆忠義之在天地閭更歷代而不可泯滅如此邑令春秋致祭俱如儀無敢闕怠至後令乃弗躬而葺郡乘者至訛林氏于永福劉之諸生繼忠力白而正之而請邑人郭建初爲紀其略建初博物君子也其論次甚辨且謂不佞高汝爲史官搜舉古今之奇節逸行毋令沉晦不章固汝事也奈何

於里閈而失之汝宜爲之記不佞槩觀史傳忠臣義士不稱之矣乃世獨艷稱文信國之忠揭而與穹壤並垂豈非以胡元大變亘古所無中華之憤莫此爲甚此信國之所以爲烈也處士兄妹之懍慨捐軀失義皎然何慚信國乃信國以元宰處士以布衣林又女流斯愈難而奇矣招撫之敗而自匿也倘亦有黃冠之思乎宋社未墟殷頑猶在蹈瑕遘釁事尚可爲招撫之心固不能一日忘讎元也彼其當垂盡之勢橫一韋以障洪流終不幾幸而愛死明矣或者以招撫處士之忠節得林而

後顯當矣又責其倉皇舉事方試輒敗其持論似輕非吳興之表章則直指說申俎豆闕矣忠而不食遠而遂淪責於誰該不佞蓋過燕市而徘徊信國祠下爲文以弔固悲信國之死元亦意人心以憤元而益悲信國乃招撫事烜灼若是沉淪三百餘年而猶關甲乙之口至于羣議難奪且復蘄官府之巖餘使忠臣之後獨任其勞失國家所以褒忠勸俗之意則豈非久近之世殊而爽幽之情異歟桂林吳興於是乎有秉彝矣天之報忠臣終不爽池余甚傷忠義之晦而復爲之幸因紀其始末

令爲劉裔者勒之石以垂無窮且爲吾邑重若其世家源流與紀載參商微相牴牾則有郭先生之籍在足傳信無疑茲不論

重脩一拂鄭先生祠記

一拂先生者宋熙寧中上流民圖鄭公俠也罷官歸只餘一拂故稱一拂先生先生吾邑人其祠於此者以嘗從其父監稅江寧讀書清涼寺後人即其地祠焉也嘉定中易先生名爲介今祠名仍稱一拂者以此邦人習焉不欲改也祠久圮廢太史金陵焦公言於督學使者豫章饒公重新之僅五楹使僧典灑掃亡何僧私爲精舍奉佛像其中不知有先生矣焦公以告余余與少宰晉江李公逐其僧移像于他所稍稍飭其弊壞樹以棹楔復爲

堂五楹顏曰忠清流韻周垣繚繞雜種竹樹與四山松柏蒼翠交映使清涼寺僧仁濟守焉焦公率諸生白其事于攝京兆宣城徐公京兆姑蘇徐公以春秋致祭祠下脩舊典也吾友計部鄧君暨水部陳君太學博士董君助教陳君翰孔李君錦衣黃君倡吾鄉人之宦遊于留京者歲時展謁春秋祀又相與捐貲買田若干畝給祀費其附祠地若干畝以贍守僧于是留京之薦紳大夫咸知有一拂先生祠時來肅拜至于太學郡邑生徒以及齊民過祠節無不咨嗟感歎徘徊不忍去因而輸貲

助經費者有之天理民彝之在人心固如此本之則焦公力也公又語余子之鄉幸而有先生先生之祠又幸而及子之鄉人得無湮沒能無辭以詔來者余惟先生聲名在天壤忠義在簡編魂魄在名山俎豆在郡國千秋無斁烏用辭也徘徊者久之已取先生傳及謚議讀之而嘆曰嗟夫世之淺窺乎先生也彼以流民一圖爲先生重耳夫先生力拒權相之招至唱以美官而不顧屢觸羣奸之怒至中以危禍而不辭汲汲皇皇爲萬姓請命此其人豈僅以慷慨敢言自表見者銀臺之疏一上

人主至感嘆咨嗟徬徨不寐舉其平日君臣間日夜講求以爲振古之事業者一旦而幾于盡格是時元老大臣如富韓諸公力爭而不得而先生以監門小吏乃能得之其精誠力量爲何如乎先生一爭于安石而俛勝再爭于惠卿輩而遂不勝人主一中于安石而俛悟再中于惠卿輩而遂不悟新法之行而罷罷而復行先生之竄而歸歸而復竄以辛成元豐紹聖之禍焉此天也非先生之所能爲也吾讀先生前後疏語皆忠憤激烈至于用兵之利害羣小之奸欺反覆開陳無所顧忌千載而下猶足酸鼻宜其足以感人主之心而動其聽使世之臣人者皆如先生天下豈有不可爲之事哉先生之志雖不售而精忠勁節已足暴于天下萬世無所復憾獨惜元祐彙征之時僅以廣文一秩置先生于遠郡而無能推轂同升以究先生之用則司馬諸賢亦有不得辭其責者後之議先生謚者曰介然特立于衆小人之中猶可及也介然特立于衆君子之中不可及也斯其爲知先生矣夫金陵自六代來寄跡者不知其幾皆湮沒無聞而先生讀書一片地經今五六百年草木猶香廟

祀勿絕回視半山之亭不啻霄壤然則監門小吏其所得固已多矣是尤令人瞿然而興感者也先生大節具在宋史其詳在宋景定建康志初建祠者爲總領商公碩以嘉定十四年有上梁文并謚議皆得自焦公家藏而計部爲梓行附以祭文題詠雜作而余爲書此以復焦公且使過祠下者有所考焉祠在清涼山之麓其右爲耿天臺先生講學處時萬曆三十二年癸卯之冬月也

賈誼有云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東宮建官從來遠矣　國家稽古定制視昔隆重設詹事府自詹事而下分僚列局悉選詞林英儒畀之授經引義以陶成睿資培翼令德即虎闈未出官不輟置蓋詳哉其慮之矣二百年來碩輔名臣垂勛流耀者多歷其中旋躋鼎軸而其禀道毓德纘嗣昌暉出震繼離光垂奕世固躬　神聖哉亦擇人輔養有此具也昔三代之隆其光于儲訓也咸寵有元臣慎簡吉士用誠于嗣王毋以匪人參維時百司庶府罔非俊乂乃其重固在此夫寧逸其躬而尊顯之爲毋亦以百司庶府業一職效一官課功昭昭而畢慮一察耳本本原原宗社生靈之大計于誰之尸能無重也重故難任彼以儲貳之尊當冲幼之年吾欲爲之登善抑惡明陳其說則或咈而不行抑亦婉約其辭微開其端又恐意之弗諭而其燕居狎處或亦有道淫教邪以格吾說而就其所易溺何教之能豫彼以爲視膳問安下闕趨廟足盡輔養之道畢吾責哉夫三代之臣所以奉嗣王也毋亦積誠披

繁乎之冥冥以消其逸心暢吾道德仁義之指以明耀其志使悅于訓典教令朝夕恪共毋即比淫用怠棄其身斯之爲教乃稱難已難故任愈重圖其難以無負其重任是職者可思已夫三代之光于儲訓也其臣亦永有休聞明興　神聖迭興亦千載一時已士附青雲而聲施即百司庶府咸有貞珉矧依日月未光備秩東寮托潛龍以展采者哉胡可令遏佚弗彰也是用紀其名于石以俟其盛并告夫後之君子居是職者圖毋曠厥官以共襄國家有道之長也

擬癸未進士題名記

歲當癸未四方之士鱗集而比闕下屬　主上以東明啓祥覃恩方內外九落羣生濡溯湛澤而諸士際昌遘會抱筴藏猷覬一旦之遇以自光寵顧未有以塞于是部臣請廣制額彰一時之盛　制曰可視舊額加五十既卒事　上臨軒發問賜及第出身有差故事立石太學題其名頃歲廢弗舉于是科臣請修故事　制曰可如故事故事題名有記命臣某爲之記臣惟國家待士之典與士遭際之奇可謂兩盛矣往古之世士白首而名湮滅

何可勝數今士稍稍通一經鹿鳴詩之工歌饗之有司勸駕遣之比鴈行而進　天子之庭親屈萬乘尊嚴連茹拔士且勒之金石昭示無窮士幸遭休明依日月之光名垂乎來許不謂奇覯哉顧臣謂士生于今日所患者非名不彰也猶有尊名者在耳安用靳名況名者上所設以勸士非士所宜靳也士一有靳名之心則志不樹志不樹則神不守神不守則薄于中而炫于外故有善游以膠其譽鬻卷以附其交脂韋以梯其進不者釣奇飾行迹若是而心則非總之皆爲名使耳安所貴士乎夫士平居稱引藉以自重者非虞五臣則周十亂漢唐而下諸名臣勳業奚卓者溟涬然弟之矣然彼五臣十亂不求聞于世當世之君亦未聞有勒其名傳之於後者而其名昭若懸寓與天壤共敝彼固不石而壽不鐫而堅者耶士安用靳名爲也語云烈士殉名夫士而殉名此古所稱任俠之徒立然諾自負求尺寸有聞于後言儒者且擯而不道安所比士士今高者爲　天子文學侍從之臣稍次補外亦爲郡國吏受民社之寄至貴倨矣其務殫乃心力毋以聲華自伐一稟之于精誠蹇蹇

諤諤披赤見素不靳名直批竅剸繁轂運環轉不靳名通測疑洞眇發兆彰來不靳名智戡難定功柱流迴瀾不靳名勇幹國禎邦磐石四維不靳名忠此爲純心之士國家所託重恃力不可一日無者是其名也且不石而壽不鐫而堅令後世稱我國家得士之盛伯仲虞周士不亦有榮施哉不然而徒以名相炫詡操左券而責其實茂如也則是題名之設非惟不爲士重垢彌甚耳不亦重負上廣制額待士意哉周康王之命畢公曰公其爲我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夫無窮之聞　上固

已貽士矣士惟一心爲國家建無窮之基安用求闕不求閒閒乃無窮臣故願諸士毋以名爲靳也

瀹潭方氏宗祠記代

自江以南多名郡新都爲大新都巖邑碁置歙爲大其人嗇于奉而勤于力高者以經術起家不則逐什一爲業四方奇贏之利日夜灌輸以時畸羨趾相錯也故能以勤力自致素封然其嗇于奉愈甚車馬官室園池林沼之觀無所紛華茲亦廩廩乎古所稱陶唐氏之風歟然詩紀唐風褊心致刺又何說也彼其纖儉質僅至併娶婦廟見之禮而失之椎此志也其於事亡報本之義闕如可知已夫三代聖王以孝教天下而夫千稱禹首言菲飲食而孝鬼神相提而論其輕重何如也吾邑方氏自宋世卜居瀹潭迨今族益蕃萬餘指矣先祠故濱江圯于洚水方廷曦者慨焉告諸族人曰吾方之先厥世其昌爰有寧宇以蒸以嘗有廢不興孰祝而將孰濟而躋凡我族人其毋忘厥常皆曰諾遂相與輸財而息之後若干年累金以兩計者至數千祠工始興又後若干年而祠成前堂後室規制咸備方之子孫重其事而請記于余余竊觀世之人藉于累世之資務侈其車馬宮室園池林沼之奉歲時伏臘享祀其先人曾蘋蘩之弗虔甚者

粢盛之無所于供不得以其身爲先人效一日灑掃之役恬然安之斯乃匪人哉何令死者食報之薄也彼以爲幽明之理誕于齊諧而遠子重譯五世而上且視若不知何人而安所隆報爲彼其厚已而薄先則俗流失而闇于一本之指也若吾鄉人之俗既已大較可覩已而方氏之族人復兢兢然惟先靈之未妥以墮其宗祊是懼以此觀風幾傳所稱儉而有禮矣昔商人俗質而尚鬼今讀其廟祭諸詩若顧蒸嘗賚思成幽冥感通定于呼吸豈設爲窈眇之談虛窾而無驗哉誠見鴻濛之中一氣相屬無所隔閡夫祖宗猶近者耳故曰精誠之至則天地爲昭況其他乎方氏之子孫自今而有事斯祠也將必思曰是翼如者而徒輪奐飾耶穆如顒如愀然如見其祖焉見則敬敬則不忘不忘其祖則必敦恤以睦宗明德以合離毋便利其身而秦越其本支方之興也未有艾矣昔野祭非禮夫子悲其爲夷俗之敗壞由禮失也所從來久遠矣余嘉方氏茲舉故不辭而爲之記微獨告方之子孫且以見吾邦人之俗儉而比于禮者也

福清縣重建儒學記

邑學之立舊矣其沿革具往籍可攷已嘉靖戊午島夷內訌焚燒學舍　文廟堂宇悉爲灰燼嗣是民勞上下俱詘長治者逡巡莫之能舉禮器章程失其序者瀕七年所維時陳公仕賢以大中丞縣車里門過故宮廟輒嘆唏低回不能去乃捐金醵衆鳩工庀材請諸有司重建之經始于甲子之春越明年仲春丁祀告成邑人士方脫鋒鏑袍鼓之危幸相與濟濟蹌蹌而駿奔歌舞其中則謂中丞公實大造我將勒石紀厥伐用垂不朽會公捐館舍愴焉中輟迨今又瀕四十年所而學宮重修業已謬屬余不佞記之諸生因聚族與語吾曹今丹艧矣誰爲堂構敢于中丞忘頌說乎遂偕公孫庠生韶祖謁不佞請復追紀其事石諸學宮之傍不佞高竊覩斯文離合之大數而深嘆公之功在吾黨大矣夫秦之所爲不道也則燔書最烈戎胡索虜五季諸夷之蹂踐中原也則士氣大傷蓋合天下而言斯文離阨之衝毋踰于此者漢承秦末章六經史稱得人爲盛閩岩方有樓船下瀨之役無司馬相如王褒之流爲之喻俗而講德箐叢阻險

不列于職方至于建武且墟其地蓋海內皆離秦之苦而閩獨未蒙漢之化文教闕矣至宋承五季休明祚開濂洛關西續綫肇緒而吾鄉以山陬海國比隆東土昭融潤色抵今遵其業不廢蓋海內皆蒙宋之化而閩獨得宋之宗洪濛以來于斯爲盛然而吾邑僻處海濱聲教雖敷而儀章未備官府規模因循固陋絃誦樂育之區幾于附贅至嘉祐間邑人游冠卿乃輸地爲學宮千年衣冠之所自始跡其膠合附離寢明寖昌之故蓋自中原而之閩自閩而之吾邑更歷代而後章縫有專業師

儒有定居其艱難開創一至於此 明興詩書之教旁暨四達邑之鴻儒鉅公後先輩出此亦千載之一時已戊午之變猩穢凋殘羆火夷狄災害並至自一邑而言夫非當一大離阨候耶有司謙讓未皇七載于茲可謂久矣中丞公慨然首謀身任其役俾燼者興墟者完廟堂門庶櫺星半辟與夫庖廩廨庫祝祭燕射之器煥乎一新吾黨日挾策而遊共修其業令毋失墜以力追斯文與海內結軌而馳兵火盜賊災而不害庶幾 國家文明之治無隔閡于下邑非漢宋所敢望則公之挽離爲合振厄爲興其功倍冠卿十百矧冠卿以提舉本路而公以懸車其難易不尤較然哉傳曰不有廢也孰能興之又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公好學躬儕居官循良節槩卓然爲世表儀能舉而能興者也邇來重修益增其所未備夫亦不敢廢公權與而爲之式郛烏爾公與學後若干年而沒以行業俎豆學宮於乎使瞽宗之祀皆如公諸生求爾鄉有餘師矣矧又公之功在諸生哉是役也所費金若干公首輸其百力請官帑率士庶以協厥成並護其事則公子世良世良之友郭造卿也皆一時

明經高第例得書

侍中黃公忠烈祠記

忠烈祠者祀建文中死難黃公及夫人翁氏與二女也據舊志黃公募兵江上聞建文君遜國自沈羅刹磯夫人　詔配象奴不辱與二女俱沈淮清橋下青溪之居民憐而祠焉或者曰淮清橋非夫人死所也夫人之死乃在賽公橋今塟瘞其處祠宜于賽公不宜青溪也余曰公夫人神無不在即兩祠何不可者且賽公僻久則沒矣青溪通衢過者式焉是可以風也或又曰青溪故有小姑祠乃蔣子文之妹亦烈女也譌爲翁夫人耳余曰趙宗

伯記中稱居民時時見冠裳者携女郎二三人立溪畔故就其地構祠僅三楹以時禁未解置土穀神蔽焉又云顧瞻遺像欷歔泣下則公夫人之有祠有像所從來矣非自小姑譌也豈小姑故有祠今失其處耶公夫人祠得宗伯而顯又後數年而少宰晉江李公稍加飭焉然堂迫于門門迫于衢淺隘譁囂登際無所余時爲禮官念欲改作而力詘未皇頃自留銓攝曹事屬署中有所摘發得數十緡余與儀曹汪君葺謀因以爲資太常就李丁公從史甚力復有捐助會太學生汪宗孝者以百三十緡貿祠傍民宅一區輸入祠基址益拓于是鳩工慮材諏日從事以太學生潘廷讓督役祠故背河乃改而面之既竣既堂無不具飭闢其旁爲路樹楔焉移水亭于左無使蔽祠甃石爲岸以禦河周以欄楯顏其前曰一門忠烈廟貌翼如視昔改觀矣已復撤舊宅爲精廬使僧奉香火既落成客有過祠下談靖難時事輒咨嗟感嘆於諸臣之死若有難言者而且引叩馬事爲解余直語之曰無以爲也　高皇帝肇造乾坤功德冠千古然而有　高帝不可無　文皇也何也　高帝艱難開

創王業未康繼之者其力難微　文皇則明尚未得爲明也當永樂時建文之故臣以功名顯者不乏人然而有　文皇可無建文之故臣也何也　文皇神謨遠略以守代創輔之者其力易即微故臣而明亦不失爲明也夫天下事視得已與不得已耳　高帝不可無　文皇則　文皇之靖難爲不得已　文皇可無建文之故臣則故臣之事　文皇爲得已昔管仲事桓夫子仁其功以爲微仲則不成桓耳而子糾未君則仲亦未臣故可以無死夫如黃公輩者死可哉乃婦人女子志節皆與

公同斯爲奇矣或曰然則　文皇固欲死諸臣否歟余曰此亦　文皇之不得已也夫諸臣不事文皇而又不死則固無所置此身矣死之以成其是而使萬世知有君臣是　聖人之微權也他日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蓋予之矣祠諸臣者從文皇意也諸臣合祠曰表忠而黃公與正學方公各有特祠黃公祠重建于萬曆乙巳之仲冬成于次年之仲夏經理其事者爲儀部汪君國楠堵君維垣洪君佐聖祠部葛君寅亮鄭君三俊客部施君浚明膳部劉君洪謨司務李君允懋余爲次其事勒之石

順天府題名記

令甲三歲一計吏治自岳牧以至尉史鱗集于闕廷而京兆實釋郡事綱紀之意蓋云維茲群吏其式化于王畿故郡國吏之視京兆不啻望表起鵠夫內備列卿而外倡九牧秩尊而于民親則無如京兆者二百年來名公鉅卿多由茲奮尹確山劉公嘗刻其名于石而司空豐城雷公爲之記歲久石溢今尹廣陵錢公少尹關西劉公礱石續刻而以記屬余夫司空嘗官京兆宜能言京兆余越俎而譚非其任矣然余有職于掌故不能辭則嘗取

司空言讀之若慨然有慕于　國初諸臣之丰裁而恫切于年來因循叢蠹之非是其爲京兆規不啻詳矣余惟國家初造耳目維新聲靈震乎遐陬而功令肅于庶府京邑翼翼四方之極奉職順流亦可以爲理故其治易也其後襲恬承熙輦轂之下日膏沐涵濊于太平之休澤寢以窳惰而五方殊技輻輳灌輸奔命于上固都市之政雜而多端奸日萌生治稍難焉又其後則恬熙益深耗蠹愈甚九閽之聽既高而豐蔀之勢易壅郊圻之內若隔萬里勢家寺人作奸犯科官府之憲令閣軹而

不行因循則虞偷操斷則虞掣繩墨周容日不暇給京兆之難治遂爲天下最矣蓋嘗總郡國之政論之其在開創則外難而內易何者依日月者愈近而愈易爲光也其在承平則外易而內難何者憑城社者愈近而愈易爲蠹也方司空時去國初纔百五十年度事揆勢已異昔日駟至于今又數十年矣職京兆者其感慨嘆息當抑又甚焉弊久則窮窮則復思其始今日之京兆亦起弊反始之一時已在漢以賢京兆稱者則趙張三王然大都皆以精嚴爲理而治行第一之黃次公一受事而輒謝去此何以故本始元康而後漢當極盛宦戚漸滋五陵豪少寅緣恣睢浸不可問如史所稱吏民懈弛桴鼓數鳴厘縣官憂此其時亦稱難治而次公一切以郡國寬和之法行之宜其格矣故夫勢有宜乘化有宜更難易之形殊不可以一術操也要于補偏苴漏酌緩急之施疏宜底滯無所壅閼惠京師以綏四國斯惟尹之任而稱乎其爲羣吏表已今　天子神聖加意三輔赫然有願治之思而錢公劉公皆當世名臣協力同心以理京兆將見畿甸太和百度咸修寧復有如司空之所慨

也者夫數之相禪貞下起元彈冠振衣猶從其新而況躬奉寵靈爲郡國首者乎是名之新題或亦事之適相符者余故樂爲之記以請于二公若夫建置之由事權之重寬嚴忠佞之不同足以鑒往詔來語具司空記中在事者業稔聞之矣

龜川董先生祠堂記

今之學與古之學吾不知其何如也試即其言論觀之吾夫子之聖也猶云語上語下擇人而施至性與天道則終身秘之蓋總魯論一書其學問規條森然井井然大要就其切近精實者導人以易遵而姑留其高深玄妙者俟人之自悟蓋聖人之意遠矣後之君子一有所窺則昭昭然揭日月而行執途之人而語之曰何如爲性何如爲命何如爲盡性至命彼途之人亦唯曰吾已知性命矣問其所以盡與至之方則曰此不可思議也不落言

詮也嗟夫此七十子之所不能聞者而今途之人皆得聞之尼丘大聖之所不敢言者而後之君子皆喙然言之是不亦待人之太高而立教之太易也哉吾不敢謂言者之盡無所得然而使天下之人相率從事於不可思議不落言詮之境界則其教雖若易而反難循其所得雖若精深而反以恍惚而無據然則今之學與古之學可槩見已江右於國朝固儒學之淵藪也二百年來脩人淵士代興輩出而其學亦遞盛遞變不局于一途蓋至今日而盱江之學廣大直截學者靡然宗之然其

後亦不能無弊此非獨盱江之過也不善爲盱江者以其廣大而爲廓落以其直截而爲高簡沿流迷源遂生得失而臨川有龜川董先生者嘗從鄒文莊先生遊以布衣講明聖學爲盱江所贊服以爲得文成先生三昧然而先生之學雖得自言外顧獨以躬行實踐爲主嘗言世儒務爲高簡廓落驟至踰閑蕩檢非有力者以身爲砥柱而力挽之將去遺愈遠故先生生平食貧勵志孝友敦睦斤斤然置身矩矱不少踰越其道雖不得用于天下而稍用于家與鄉亦既有明效矣中年以後教授

里中所虎就甚多厥嗣司寇公遂以庭訓爲世名臣蓋先生造詣深而廹履實見地徹而言論輒依于平正有廣大直截之趣而無高簡廓落之病非黜思議非落思議非離言詮非執言詮砥柱末學使無橫流固先生其人哉先生沒邑人士請祠于鄉而司寇公復即故居江田爲祠奉先生俾董之子孫蒸嘗勿絕而謂不佞子爲我記之不佞嘗從西江士大夫誦說先生行誼及今所聞于司寇公先生眞儒者也儒者之疵豆其大者乃在天下次亦在郡邑若家之宗祊則孝子順孫以是中庶本

追遠之念非輕重于世道也然　明興從祀之典每愼毖而不輕畀而郡邑之祀間或有所濫而不盡當其不輕畀者既非人子之所敢望而其有所濫而不盡當者卽得之而人子之欲揚親之美者尚恐其不足以傳信於來許故私爲之祠祠爲之記非獨以申報本追遠之念亦欲使天下後世考其事而想其人因尚論其生平則其所爲躬修實踐挽末學而昭聖統者亦以可見其于世道未必無輕重也司寇公之所以惓惓茲祠而欲得余之一言也其意或出於此歟余故緣司寇指而著先

生之大以告後之爲儒不徒爲董之子孫勸也祠有堂有寢室有儀門其外爲坊表環山帶江江中有石如龜則先生所爲號也經始于萬曆丁酉仲夏成之日爲是年孟冬

重脩萬全都司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萬全都司之有儒學始自宣德七年學宮故居城東南隅地稱形勝二百年來人文蔚起甲於邊陲矣其後以增陴蔽塞青矜之士進取絀焉乃羣請于今中丞王公願新之以完風氣公躬履周視見堂宇湫隘且圮廟前路橫縮縱蹙大不相當壁水橋門迫窄潢汙周旋無所慨然嘆曰興賢造士之區而陋廢若是其何以勸學乃謀之督府王公直指何公咸謂宜如諸生請亟檄從事諸度費鳩工則備兵使者孫公都護麻公協殫厥心百凡胥飾

儒星以內闢爲廣術又移泮池以便趨蹌廟貌堂宇赫然改觀矣顧堂後有隙地燕甚中丞公曰盍不薙而築之建尊經閣乎僉曰善乃爲閣五楹高可憑覽河山縈繞如帶如屏左右爲室藏書數千卷其東築臺于堞杨曰魁樓象文明也既落成鎮之人奔走駭矚安得塞下有此偉觀諸生亦更相勸業自今伊始若猶是不兢也將安所委咎因聚族而謀頌述中丞功中丞謙讓今茲之役督府主議直指協心兵憲殫畫都護飾材不佞僅僅爲之始計爲之受成其何敢尸之乃復請之麻公麻公

曰嘻此盛舉也不可無記轉石而屬余文之余惟五帝開天軒轅爲盛基自版泉營于涿鹿功化翔浹萬國合符維茲上谷固神靈之奧宅而赤縣之首區也戰國而後夷于邊疆武略飈興文教少鬱然而建武恢復幾殆邯鄲竭節先驅則琵人是賴禮義之風由來遠矣石晉淪胡且數百載至　高皇帝乃挈而還之中華鎬京再奠爲國北門沐潤依光比于三輔茲亦軒轅以來之一時已諸生誦說詩書雅稱帝世今幸身親值之薪槱弓旌後先相望雲蒸龍變亦惟此時豈其厄塞自甘上孤

明聖必不然矣非獨此也洪永初基風聲未暢成弘正嘉之世旁皇盛矣然內邵雖洽邊境尚棼雲中上谷無歲不中虜鉦鼓之聲殷于絃誦維時章縫士子猶艱關講德毋敢失業今虜酋馴伏近塞按堵督府中丞後先建節紆畫周防使辯髮委命諸生得雍容俎豆無虞于干戈高閣新宮顧瞻巨麗藏脩不廢風氣攸完茲又　明興以來之一時已士所矜奮必倍于往日蓋頃者　主上慮士習日非屢下詔申飭而愈挽愈流莫或底止文極而衰固其數也上谷士質樸深沉有軒轅氏遺教勸之以象指廸之以尊經毋惑異端毋趨流俗此如登高順風招呼甚易夫庸知海內士之不以此邦爲鵠哉然則上谷今日或反爲盛而中丞公與諸君子之所爲風勵其及甚遠又不但區區興起一隅計已也中丞齊魯世家文學天性兵憲由名御史遷俱在塞上久洞虜情振士氣參以都護沉毅好文功并足述云昔晉人頌僖謂既作泮宮淮夷攸服今虜服而泮宮成宜有頌不佞不文姑受而記之

揚州府重建儒學記

揚州儒學因宋元舊址而加飾焉大脩于宣德而
毀于嘉靖其後二十年間繕葺者三至萬曆十五
年守王雲鷺再脩則費緡錢以千計矣未幾而兩
廡就圮徂歲仲秋守土之吏率僚屬師生有事于
先師脩常秩也禮未成而廟毀齋房學舍相次頹
塌生徒皇皇無所登降守吏不遑寧處徇于邦人
維揚大國四方所觀李子來聘爰自邦溝仲舒大
儒江都作相流風猶在若斯之烜奕也而學宮一
旦剪然弗治以辱先聖之神靈無所于棲即博士

諸生能恬于弛業守典在此邦其何以坐堂皇而
臨吏民之上乎日夜疇咨料度經費非數千緡不
可屬上下告匱無所取辦相與憂之直指使者喬
公來董醝政視學之日慨然太息悉索經賦得羨
金若干曰是可捐也則檄郡鳩工吾以二千八百
金爲若助守與吏民及博士諸生皆大喜公實妥
我聖靈而大造人士令下吏得逃其罰其敢忘公
賜乃以公命遴三老之幹力而慕義者得朱枋等
四人使筦其事以其年季冬肇工先廟次廡次齋
舍次號舍次名宦祠廟楹五廡二十八齋舍三十
二號舍二十八名宦祠三皆從始創自堂而門而
經閣而箴亭而啓聖鄉賢祠則大飾其舊樣敝者
撤棟撓者易垣傾者築路穢者闢華靈廣術言言
翼翼以至豆籩簠簋鐘磬琴瑟之倫無不煥然信
數百年來未有之觀矣守君與余嘗共事留曹述
其事請記焉余觀禹貢序列九州畫江以南率皆
揚境要以吳越閩粵僻在遐陬有如綴旒惟廣陵
襟帶南北一太都會與神州參重迨漢而吳王鑄
山煑海富甲天下揚遂以饒名後世因之以爲脂
國中辱于隋煬殘于高駢殲于金元經此幾厄而

揚乃大困詩書俎豆之業闕如多矣然至宋而有
安定先生能脩洙泗遺教以訓其生徒卒開一代
文明之治其爲揚重乃在此也　明興　高皇帝
起自濠梁咫尺湯沐　列聖噢咻擬于神皐與壤
即三輔列郡不敢厲行四方商賈奔走輻輳待命
于鹽筴歌鐘列鼎擊筑吹竽相望閭里而章縫之
士雍容絃誦于繁華都冶之中以取巍科登鼎席
卓然自表見者後先常不乏人較之宋世不啻倍
蓰固亦千載極盛之時已士生今日宜何如矜奮
昔在江都正誼明道二言儒林誦說幾若經訓其

後鹽鐵議與文學與大夫反覆辨論累千萬言不少挫折此其人皆問江都之風而興起者諸士奮跡膠庠奉　大廷之對行有日矣高則爲江都次則爲文學以無忝于爾鄉之安定母使吳越閩粵爲揚裔壤者人文反出其上而爾揚都會之區賢材之藪顧以鹽筴掩名庶無負　國家豐芑之思而稱在事者所以作新勸相之意矣夫漢大夫爭鹽鐵今使者明先王之道秉節以勵士計功謀利之談不出于口而又有文翁吳公之流爲之師帥于以廣薪槱而闢周行固將使道化增隆而表章

邈烈然則茲舉也微獨揚士以風四方可也役始于萬曆三十二年十二月某日成而落之則次年某月某日共用金若干自使者捐外不足取諸郡使者名某字某荷氏人守名某字某餘姚人俱壬辰進士同事者爲某官某官

福清縣闢城記

福清爲縣自唐聖曆二年割長樂縣南八鄉始置時稱萬安從鄉名也至閩龍啓元年始名福清元州之明復爲縣而俱無城嘉靖甲寅以島夷毒閩蔓延濱海四郡福清內蔽三山而外遏莆陽泉漳實綰轂重地夷所出沒始議城城時師環其疆倉皇畢事北傳高山西跨岡巒而東迫陵阜賊登阜而攻若對壘焉從東望西周垣畢睹我之戍守虛實較若列眉而最害在北戊午之變賊據北山俯而瞰城每發輒斃守堞之士披靡奔潰無有以一

矢加遺日未移碧萬室蕩然論者咸爲城咎亟欲議更頃之夷創歸城遂如故迄今三十餘年而莫任其事前令廣昌羅侯清遠歐陽侯先後爲牘言城失險狀俱報罷歲壬辰島夷肆虐朝鮮海上戒嚴邑父老諸生羣走請當道下其議屬領邑事者謙讓未皇無何丁侯自德化徙令是邦侯嘗讀前令牘業爲扼腕下車首循城慨然三嘆茲城之不更即一旦有急令何以從邑子弟立脾睨間往事之不忘其安能晏然于此土也父老諸生頓首願受畫疾乃陳便宜甚具以請俱報可屬以募卒增

鑄造艅艎公帑大詘乃令民以丁畝輸金召父老之幹力者董事闢城跨北山而臺其上移西城山之半包岡縈澗縮東城避阜爲臺以當敵衝四門益以月城一新諸樓櫓敝堵窪垣咸有增築經始于癸巳初春入夏而告成事金湯砣如實父老相勸趨役而侯固日夕拊循却蓋徒行暴烈日中版築犇走雲集于來城成而過者詫以爲神侯乃悉稽城垣經費其所某役受金若干巨細條分纖悉無漏籍而報諸當道榜通衢以示民物情大孚父老固已心德侯又念其勞苦功高相與謀爲祠祠侯侯力辭謝則相率造不佞謂是役也實邑萬年之伐太史宜紀其事以詔來茲余惟任事之難昔人所嘆病在處堂偷安築舍撓議慮之者不審而聽之者易淆往往無窮之業以小利害棄矣然皆其禍福未形是非方隱非抱獨知之契者難以從事未有如邑城之失險受禍往轍昭章耳目所共睹記無俟懸斷而豫卜者也乃猶或懷承平之安以不腆敝賦勤君侯之焦思則吾邦人愧矣昔高皇帝既定天下其經畫濱海獨詳閩自列郡外疆衛者四融居一焉而翼之以萬安所夫寧重福清誠重閩也福清完而三山之屏樹閩南之道通淵乎　神謨此所謂見萬里之外歟然則君侯之功寧下邑是賴即閩百世祀可矣茲役也臺使者監司咸贊其議而太守山陰何公爲尤力詳具薛觀察所爲記中計移舊城四百餘丈增新城二百丈並月城臺樓及修築諸費共徵編戶六千七百餘金莫有逋者督役則邑丞某簿某效勞則耆民某等七十餘人侯南昌人諱某字某別號見白豈弟明敏卓然循吏尤能任事加意興除此其大者云

福清縣重修城垣碑記

福清城創自鈕令君更數十年而丁令君來用父老諸生議徙其北之下者于山徙其西之高者于山之半稱金湯矣而北稍曠遠爲臺于山椒其形斗絕夾兩垣而通臺其形矢射形家有後言矣于是張令君縮臺而傅城守陴便之然而臺高數仞益以危樓其形鶻起樓高數仞益以復簷其形虎踞形家益病之四明鄔令君下車父老胥白山城巖爾十年之間再煩長吏寧敢有言乃茲樓之不更下邑之人實有惑志惟君侯圖之令君唯唯不

穀出都門日已聞之矣雖然吾懼其與前令左也紛更之謂何父老更進君侯不忘往事而綢繆其鏟以遂其成勞固前令志也更而不紛左於何有令君曰邑方無歲當大禜而輕用民其誰與我父老敬謝君侯念我曹矣惟帑有宿鏹以資保障無煩徵歛且是逸道使也誰敢告勞令君遂慨然奏記當道自中丞朱公直指劉公而下咸報可而是年春復不雨二麥就枯日晞皇皇令君竭誠祈禱雨大沾洽爰用有秋乃(農隙)鳩工徙樓于城之陽當祀始茲試龍脉所經高丘時焉向厄于故城

髡其頂而鑿其趾令君悉復之風氣大完爲屋以覆臺周以睥睨乘障之士不苦露栖而用武有地矣令君復環視城垣自臺而下至于東偏表卑而裏薄且多就圮乃復謀諸父老吾將一勞而永逸不憚征繕以固吾圉其若之何父老喜躍微君侯命固願有請乃悉撤故城三百餘丈易卑而高易狹而廣版築之聲登登相聞凡百有衆相勸趨役不洽月遂告成事崇墉言言雄于曩時而民不知役父老相語吾聞之前事邑有興作衆口嗷嗷莫適爲政君侯詢謀于衆折衷于獨無師成心無惑

道旁此一善也間者民聞往役輒相率規避君侯推心置腹人人各盡所欲言人人各以爲君侯親已利害相通慘愉不隔又一善也往舉事倉卒無暇周度千慮一失寧能盡無君侯畫必百世動必萬全經之營之匪疚匪棘又一善也吾儕奉君侯寵靈獲展手足之烈封疆有衛生靈有苴誰之伐也何以詔來者則相率詣不後謂茲城也丁侯先之張侯繼之今侯成之歲則十更役則三舉垣則兩修臺則再徙前後協心期于永賴蓋至今日而後作者竟功議者滿志一何難也向丁侯畢役則

太史有言矣今茲之事能無意乎不佞敬諾令君在事百廢俱興壇而祀神廟而祇聖館而寅賓橋而利涉廩而儲胥或創未有或修既墜幽明咸秩制度不愆曾未朞月而犂然底績矣重之以茲役而閭里晏如頌聲屢作可謂神矣要惟令君真誠愛利孚洽民心節廉以風之慈惠以勸之故聞令者不督而自趨執春者不扶而自力也昔薛宣之子爲彭城令宣過之橋梁郵驛不修即嘆其不能而張忠定以縣令置頓嚴辦更鼓分明送稱爲好官彼細事尚爾況令君所剏建皆無窮之規不拔

之址哉是可以紀矣令君善政甚多不能具述姑記此以復父老之請且令後來者欲論次邑事得有所考鏡云爾令君浙奉化人諱某由萬曆乙未進士初令分宜復除吾邑役始于萬曆三十年夏五月竣子其年之某月費共若干緡協賛則丞某薄某尉某效勞則耆民某某例得書

福清縣新建文昌閣記

今章縫家多祠文昌以爲天曹桂籍惟神攸司欲乞靈以階通顯蓋在在有之而吾邑尚闕屬四明鄞侯來有繕城之役撤舊樓得美材焉曰是可因也相地于癸方得高丘焉山脉蜿蜒而鑿子往歲曰是可復也令典在一方其將爲邦人圖闕事乃壘土厚基伐石爲垣崇以高閣丹雘塗堊盡飾備規言言翼翼奉神以居而顏其門曰躍龍岡表地脉且兆利見也閣高數仞登之則玉屏如戾旌馬如揖黃蘗紫雲石竹大小帽及海上諸山羅列環

繞如展旗如疊障如嚴城周廬儼乎帝居怡心暢目邑之形勝視昔大增矣父老諸生歡聚告語事有時舉運有待興異日者蕞爾山城頻頻令長居不獲寧皇修其闕今天惠仁侯奠我攸宇悉慮以圖耻一不利既教既治彝典既修誕及茲閣默爲章縫請覘於冥冥以大振於我邑造我髦士我其敢忘則謂不佞典在文章可無言以紀其盛余按天官書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其占與三公同未聞有神而爲之者世所傳九十七化龍漢鸞臺之事其有無不可知子不語神是將焉取

且慎修言行祿在其中經德不回行法俟命天爵人爵之論何娓娓也吾儒干祿莫徑乎是何神之爲要以神道設教輔于皇極今觀化書所紀梓潼變現一以忠孝爲本累刼積修始超三界所以攝誘羣生靈應禍福者曷嘗不惟經德言行是視苟焉而已哉無神則已有必佑善其不扶助凶德以玷冠宗也明矣由此言之孔孟之理顯而正文昌之化陰而神顯則易玩正或難從陰而神者雖有無不可知而能攝人祈嚮之心使之頊然矍然欣欣然入於其中而不自覺是爲陰助名教而堅其

從者然則侯之此役夫豈惟其神之爲是亦侯之所以爲教者也邑人士念此必且飭躬勵行一意修業赫若帝臨而凜奉侯訓斗魁兩兩之間且有黃潤之氣歷紫微經陰德爛然文昌之次必吾邑人應之矣閣共若干楹左右爲耳房前爲廻廊因舊材僅十之一費且干緡所請官錢及輸助不能足多侯捐俸成之經始于萬曆壬寅年五月以其秋落成侯自紀其事推功于前令且不及祠指不佞謂不可沒其實也故直書之侯浙之奉化人諱其號平階乙未進士在邑愛民恤士雨暘祈禱無不嚮應神實鑒之其建寅賓館南北壇修預備倉造瀘溪宏路二橋皆久廢莫任者若修城役尤鉅則不佞別有記

重修福清縣儒學記

福清儒學舊在宋西城門儒學坊外嘉祐間邑人游冠卿提舉本路輸地爲廟乃移邑治之左元豐廣爲學宮其後代有損益故籍可考已至　明嘉靖戊午島夷戕邑學燼焉後稍建廟及堂餘以時詘闕如也歲壬申邑令南陵許公爲學舍數十楹于堂之東偏集諸生絃誦其中公去而弛業稍復頹圮博士龍溪蔡君以孝廉來奉職令則嶺南歐陽矣相顧咨嗟謂融實閩中鉅邑才賢蔚起而學宮顧簡闕不稱無以觀四方吏職之謂何相與謀

從事而難其費令曰帑有金可發吾牘而請之然懼弗給也博士曰公先之士民有繼者矣乃以所請六十金始事建東西兩齋諸生幸毋雨立隨念啓聖祠及　肅皇帝御製敬一箴亭居學宮之後湮沒榛莽莫跡其地乃移祠于堂之左腋而亭其前壘土爲基奭塏煥奕傍宮地數武故沒于豪奪而歸之庠瀋溝以疏流潦伐石爲周垣水不能嚙又垣而橫于大泮之前望之若屏觀視大肅工業有緒乃稽理兩博士舍曰胡以爲弟子師而居同僦廡哉然而所請金不足當役之半自令而下各有捐邦人亦稍稍相勸輸乃其子學舍詘矣謀稅其餘于民而收其緡錢爲繕費諸廢一新既竣役邑諸生某某輩羣走而請余爲之記余自籍青衿而游於斯徘徊宮墻穆然深念乃今二十年來而覩有茲舉也令尹博士之功于此邦爲烈矣昔在草昧閩號闔胥職方之籍不比于中土觀察肇與文教乃闡引于今茲愈熾愈章跡往而譚昌明之運啓于一方亦有其時融自往代彬彬稱隆入明而南宮之舉與公車之上纍纍若貫較閩初造不啻昏旦乃求勳名即掏齊軌前轍與海內競爽

學宮之掌故具在亦邦人士所扼腕也山川之氣不盡于宣洩則將有所儲以鍾其靈淑今融士日盛於閩爲前茅矣令尹博士順風而呼視觀察難易倍蓰無笑融士脩故業而光大之值熙洽而贊休明事半功倍在此時也有啓而興有兆而合良非偶矣或者謂閩實多賢乃其爲閩重則建溪諸儒　明興而俎豆者四閩無與焉視往昔替矣重閩在士何可以不勉旃以余所聞建溪之業肇自道南同時及門實推信伯固融產也建溪引濛汜而中天故于今昭爍信伯再傳而亦之又再傳而

希逸晨星沒矣源流正學邇于前脩闡自建溪外宜莫先融紹明久晦之緒以有辭來許亦在此時也夫脩業有方而遵道有儀固國家建學造士之意余是以並及之以俟游茲地者覽焉茲役也肇于辛卯歲季夏其秋博士上南宮再至而始迄功令尹未迄而去乃功俱可述矣

重修報功祠記

去吾邑二十里里曰方民鎮曰龍江民物繁阜甲于一邑嘉靖乙卯倭數十人突至民倉皇不能禦殺掠無筭室廬蕩盡自冬迄春乃息山峰阮公以中丞節來撫請于　朝得賑金七千七百兩有奇鎮之士民合辭請公不願賑而願城賑之利有限城之利無窮公惠吾民爲其無窮者可也公曰諾惟爾民其胥此以生守土之吏敢不戮力以保障爾毋蹈于前車徼下所司相地形鳩工從事東城衛卒欲撓敗之謂城踞塔山將不利于枯骨率其

伍力爭公曰擇利莫若重柰何以死者而棄生者卒城之其規畫營置工役次第與一切經費咸出自公城成倭復大至鎮人率厲乘城以死力鬬倭不能克逡巡去父老歡呼徵中丞公我曹復魚肉矣乃相與醵金慮材爲祠于瑞峰之巔奉公祀焉歲時羣走祠下瞻拜涕泣曰吾鎮人世世賴公以生也公蒞閩日淺又軍府草創兵食俱詘倭以數萬衆攻會城勢且岌岌公且戰且守卒以却倭未幾爲流言所中去後數歲參戎戚公提兵入閩與倭連戰寧德福清莆田間卒破滅之戚公者故嘗

以部將從公于浙廣倭海上者也當公之去閩倭益肆其巢吾邑之牛田者亦不下數千至耕牧其地爲久計戚公一鼓蕩其巢所馘殺殆盡諸流徙者皆復其業于是鎮人復聚而謀天不遺吾民中丞公先之戚公後之保障之與戡定功相埒也而戚公之來又中丞公所推轂祀戚公以配中丞中丞必喜文武並食用表元勲此吾邑之光不刋之典也盍相與圖之蓋又若于年祠稍稍圮父老重新之遂奉戚公配公而屬余爲之記余惟凡人之情禍不烈則功不章痛不深則思不永以吾邑之

蹂躪于島夷蔓延十載幾無噍類而鎮人以數萬生靈飽鯨鯢之腹至屢而未已此其爲禍且痛當何如者公從兵革倥偬中不憚與大役以規永利金湯言言屹于海上不旋踵而收却賊之效至于戚公以孤軍深入殄積年之巨寇掃氛祲而廓清出湯火而衽席此其以功見思又當何如者鎮人之祀公而及戚公蓋祭法之所予也而公功未及竟吏議隨之迨至今日冤雖白而報未伸徒勤造物者以其不盡之澤施公之子孫而戚公乘餘勁禦虜薊門勛烈爛然晚亦失職以老終不蒙裂土之封疇庸之典　國家所以勸勞臣而昭公道者於此亦或有所未盡歟要以尸祝一方血食萬祀峴首之石長存銅柱之標無改公與戚公亦足以不朽矣公故督浙學倭迫錢塘開門納奔者全活數十萬淛人祠公於武林其在桐鄉以死禦賊全其城徐海陳東之擒公尤有力余往來浙中多有能談公事者公名鷄號山峰皖城人戚公名繼光號南塘登州衛人祠建于嘉靖某年月日修於萬曆某年月日諸於城有勞者具項叅藩記中不具列

兩淮巡鹽御史應公善政碑記

侍御應公奉命按視兩淮鹽筴屬方隅多事言利如刺蜚外應河隄給軍與諸需而內實宮帑開中之額視往歲日蹙乃轄地日縮割南陽予晉割楚郡三江右郡四予粵鹽遂大壅公亟具疏言新例當罷故地當復狀其言甚晰當事者雖不盡施行然賈人子籍是寬矣楚璫肆虐以鹽筴利藪將逞志焉議使商輸銅供鼓鑄議以錢易鹽議嚴譏察所以漁奪百端諸賈衆足毋敢走楚則羣訴于公公曰楚地大戶蕃其受鹽也猶尾閭之注水也尾

閭塞水必逆潰楚道塞鹽必不流故夫使商不敢走楚者是無楚也無楚是使縣官歲失三十萬引之利也國必大傷于是再疏極言之璫議乃絀諸無賴惡少寅緣爲奸利莫之誰何公一切重繩之惡少亦揺手相戒毋犯公所部曰公在我曹安得肆諸賈之仰公如黍苗之仰陰雨微獨陰雨之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矣公在淮兩歲所遭值時勢較往事難易不啻十伯所苦心調劑較往事勞逸亦不啻十伯當意有得行則喜動眉睫或有阻格輒彈指憤懣慨然太息曰奈何與此輩共爲政也復越境而亂吾治哉以故不憚出死力爭之于此時也微公淮幾無賈公得代諸賈伏而泣曰公去而耽耽者將復魚肉我公曰毋虞　明天子終不困汝曹于是相率請于轉運陶君勒公事于石曰吾儕小人非敢頌公以爲後事師耳轉運憐其意屬余文之余聞鹽筴之利與自管子管子書具在其所以恤商至一乘者有食二乘者有芻菽三乘者有伍養如此其厚天下之商歸齊若流水齊以富強國家經費半倚鹽策兩淮于諸轉運爲最鉅富商豪賈雜沓廣陵市大者貲百萬小者亦不下數

萬至殷盛矣而余聞洪永時每引輸粟僅二斗五升較其子母利且十倍夫豈左計而讓財哉以爲商有餘力則國賦饒此管子之意也比歲以來日削月朘大賈化而爲小賈小賈若掃矣皮之不存毛將安傳公孜孜拊循去太去甚使毋鳥獸竄邊儲上供賴以不乏以法臣而筦利權佐軍國緩急公其卓然者也公所上書千條萬端而其大指曰水商之運阻則內商之賣阻內商之賣阻則邊商之引阻邊商之引阻則竈戶之煎阻故水商病無所不病矣水商甦無所不甦矣其洞鹽筴要領如

此諸賈之伏泣而不能去公有以夫公再令吾閩皆有惠政居臺中以丰采著今職鹽姑論鹽

奉律亭記

夫移風易俗未有舍禮與法者也說者曰法施已然之後禮禁未然之前夫禮誠禁未然矣皇皇三尺布在象魏揭日月而行天使人望而不敢犯顧畏而不敢輕以身試此法之功也豈徒施已然已哉三代而前禮勝法故其刑簡三代而後法勝禮故其律詳蓋至 明興 高皇帝之所刊定 列聖之所闡繹至精至當凛凛乎不可踰越守土守民之民奉而行之轉移風俗易易耳句曲有三茅山道家所稱第八洞天爲金陵地肺茅君成道處

也每春夏之交四方之人以祈靈至者輻輳雲集至于婦人女子亦借此爲名趾相錯于星冠羽服之間恬不爲怪蓋正犯大明律所謂燃燈禮斗褻瀆神明與軍民人等縱令婦女入寺觀神廟燒香之條今太常丁公嘗爲句曲令刊律文于石亭而覆之又請于南春曹及備兵使者皆有禁又騰檄四鄰豫告所部毋犯吾約故終公在邑婦女不敢至公去而防稍弛焉更二十餘年公起家官南中去句曲近邑之士民羣來謁公曰我父母也公亦每念未嘗不在邑人時談及亭事輒曰此風化之

原何可忽諸邑諸生輩恐久而漶沒無以稱公所以樹防正俗之意以余嘗爲禮官又攝事其曹請記其事以詔來者余惟在禮婦人不出中堂夜行以燭待傳姆而通言如此其嚴今吳越間靚粧艷飾十百爲羣遨遊通衢佳辰勝地留連歡賞墜簪遺履錯雜喧闐此風浸淫被于四遠居民上者不力爲之矯革禮教將蕩然矣公學通愛人孜孜爲善歷官所至問民疾病常恐不及而尤加意民風規條曲盡茲防之設非徒爲茲山與一邑計已也蓋將使自江而南家喻戶曉夫戒其妻父戒其女

長吏戒其民一洗弊習不變之是公之所爲借律以明禮因禮以立教自邇及遠自著及微其心若而其功大矣後之令茲土者皆操是心而脩其前事使不至因循廢失以虛公之意庶無負于長民之責而茲亭與石與茲山共存可也不然貞珉徒樹而過者弗睨皇皇三尺徒爲文具居官奉法之謂何必有任其責者矣亭建于萬曆六年費若干緡皆公所自辦不以及民公諱其辛未進士浙之嘉善人

南平邑侯堵公生祠記

堵侯去南平若干年士民思之不置相與聚緡慮材爲祠於城之東而俎豆焉屬余之官留都過祠下顧瞻徘徊士民則又擁余車而請曰吾儕不能忘侯無以報之而爲此區區也吾恐千百年後徵侯者之無所于稽也願乞先生一言而貞珉勒之以示來許余嘆曰嗟夫鐔人善思矣思而在數年之後也可以徵政矣夫所謂思者以去言也其人已去思其政其政猶在思其人思其政則相與歌詠而頌述之思其人則貌而奉焉趨蹌而瞻對焉

祠之所由作也以繫思也未去而言思已去而或不思奚祠爲嗟夫吾觀夫今之守令其眞有去後之思者殆亦鮮矣若堵侯則可謂眞思也侯在南平吾不能悉其行事何如然而徵思者之口則曰侯在而吏卒無驚吾雞犬者不逞之徒無敢誘吾子弟以淫於蒲博者一切官府之至於斯無有責供帳儲胥以奔走吾者市廛遷化泉貨四流無如往日之壅格者吾朝而累粮至于訟庭事畢而休于舍腹猶果然無越宿之停留者常賦之輸及額而止無有浮羨以損吾脂膏者吾子弟之秀而文

列在青衿教之誨之無有不率者又其大者吾歲之不登衆方嗷嗷而豪有力善射利者且盡貨吾境內之粟而騰其價吾無所得食以俛於亂幸矣之令下而聞風者無敢遏糴糴而多者得章服矣發倉粟爲十碓碓給若干坊坊以大販分以小販自通都至窮鄉無不沾及矣戎伍之待哺者請必給給必先期無脫巾而呼矣四方以粟至者爲平價以鬻毋抑毋昂而轉販之夫無不麇集矣酌倉粟之直而浮其四之一以散之各坊而城市在在無不積貯矣吾民之所以俛死而生俛亂而戢室

家相保聚不至顛越者則侯以也吾將令吾之子孫世世毋忘侯而奚但今日蓋鐔人之所爲余言侯者如此余記歲甲午吾三山亦饑諸豪有力者閉糴病民大較與鐔同衆譟于市望室而掠矣開府陳兵威之至有所斬捕乃解去使其時有如侯者未亂而豫爲之處分已亂而善爲之調停當不至此夫民之所重者生也無食則無生無生而欲其無亂是絕嬰兒之乳而責其毋啼也豈不悖哉管子有言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危墜而不能存安滅絕而不能生育故令不行而心不服耳侯所規畫眞可謂能生育矣能全安矣固宜民之久而思思而祀也昔崔子玉爲汲令開渠溉稻民賴其利迨遷濟北汲人堊石作壇碑頌而祠之彼尋常疏導自令長事而見德尚爾況侯哉況侯哉侯諱維垣字師甫號太冲無錫人已丑進士今除服令江山江山人德侯同于南平祠凡若干楹董其事者某人某人

九江太守邢公生祠記

余少從先大夫於潯陽習其山川風俗與其百姓之所急考覽其郡乘自漢以來守土循良勤恤之吏自宋均而下不過數人其行事較然可知也豈非難哉豈非難哉今去先大夫爲別駕時已二十餘年而潯人猶與余往來不絕詢及郡中事無不極口今使君邢公之治行其感人之深至千闔郡奔走聚會爲之弓韣祓祥不啻若家人父子然此即古循良不多見者余方爲潯人喜而未幾公以憂去潯人涕泣追慕肖像以祠而其士大夫子弟

至馳千餘里乞余言以志不忘余見今之守令無功德于民而浮慕畏壘桐鄉之名以覆蓋其短而其民亦窺其意之所欲得而妄爲之俎豆以中其歆上下相愚澌然無味蓋衰世之弊一至此也有如邢公祠可哉祠可哉始公之至郡也民苦積逋徭胥乘之得輕重其手公差其賦役而爲之限書之於單而戶給之緩急多寡比率從事官無致期併責之擾而賦額漸輕臺使者下其法于十二郡無不便者公又革坐封裁粮頭節冗費嚴禁銷弊實悉清民歡呼輸納使君生我我何敢逋也郡役夫受直千南昌梏腹而待哺莫之急也以愬公公曰吾潯賦宗祿矣越三百里而輸之南昌胡不兩易之而兩利之議上當道無以奪蓋役夫自此不梏腹矣封郭桑落三洲隄壞嚙田數萬頃無任築者公以冬春行堤導其淫而障其決公在郡而水不爲災也田皆畝鍾遇旱公則步禱禱無不應以豐歲勸民積粟實社倉以備不虞又時其疠病而醫藥之所活無筭月旦則行鄉約詔以 聖諭聽者灑然思當公指矣有訟師賊魁爲民害者教戒不悛公捕治之悉論如法自是相戒無敢犯公公

又精于讞斷德化民趙守彥與傳五九宿侂也彥夜被劫晨遇五九貿布于塗執以爲賊訟繫之所株連甚衆半斃獄中公驗布廣狹不類白其寃盡釋諸逮繫莫不感泣微使君我曹無生矣胡劉二姓爭牛牛大小同即其主不辨也毛而別之又不得公令齒驗之以牛歸劉胡不敢言亡何獲其牛於盜家愧伏待罪諸豪訟者聞之望公庭而返曰公實神明何可以無情嘗公也公自奉廉不輕貿一物市肆晏然至於學校祠廟先賢遺跡有可興人文裨風教者不難出力營之雖費無惜嘗建文

昌祠餙城隍廟建武城祠祀先賢繕思賢橋竪浸月亭百廢具舉又立社學簡民秀衣巾其塾師大修學宮庀祭器緣民譽而修俎豆之典無蔽無濫歲時至學行禮群諸生而課之藝厚其頡楮察其不能婚嫁者資助之而時勉以行誼士皆感奮公真吾師帥善藩餙人善生養人善班治人者也計公在郡雖僅四年所規畫創豎長育教訓其利澤可數十百年而未竭潯人之戴公欲尸祝公雖出於一時而其心常若數十百年子孫世世奉公而無休已蓋至于讀爲公祓祥之辭真懇溢出惟恐

其嗣胤之不蕃而食報之不遠然則今之長吏其綰結于人爲所思慕未有如公者也往余在潯時聞諸大夫言潯四輪之國瘠而澆難于綏馭故凡有不得志于官者率未免委過于其地乃先大夫以一郡佐所至見思思而輒爲祠以祀至公守郡復以士民之意請學使者秩祀之學宮然則潯地雖疲而其民風之厚人情之易感較之海內亦未有如潯者也公之見德之深數十百年而不忘也固其宜哉余雖未及承公下風親覩其行事然度其人必真誠悃欵發于中心達于面目不言而人信之非粉餙鋪張塗人耳目者可望萬一此其所以惓惓慕說于先大夫也今者公之祠成而敎一言以不朽公余真有不容辭者矣故因士民之請書其事俾勒之石祠創于某年月日成于某年月日凡若干楹董役者某人某人

新安黃一桂刻

蒼霞草卷之十一目錄

薊遼總督題名記
改建浯嶼水寨記
鎮東衛新創兵營碑記
陳氏家祠祭田記
都督劉公祠記
重修醉翁豐樂亭記
豐樂亭五賢祠記
金陵各寺定租碑記
贈大夫游公祠堂記
好脩堂記
式好堂記
雲山社祠記
餘清亭記
操江重修公署并修
遊九鯉湖記

蒼霞草卷之十一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薊遼總督題名記

國家定鼎幽燕自遼陽以至開城爲重鎮者九而薊門去京師不數舍內護陵京外禦戎虜蓋視他鎮爲獨重遼陽直其東北以控扼建州諸夷捍東虜全部則次重當　肅皇帝之庚戌虜鴈郊關烽火達于大內乃設提督重臣典戎事未幾改提督爲總督轄薊與遼及右輔諸郡賜屢廣而權寄隆居是任者多具文武材習塞上事爲公卿所推轂蓋自錦衣孫公而下更二十餘人而今大司馬西蜀蹇公嘗以薊節謝歸里居十餘年屬東北多事羽檄交馳畿內凶荒盜賊滋有　天子慨然圖惟前功起公于家俾仍鎮薊公辭不獲乃驅而來將吏士民望公前塵皆舉手相慶公來而吾壁壘旌旆增新塞垣增固三輔之地亦增重也受事再踰年戎備脩明威澤洽暢所部晏如無風塵之警中外翕然以爲公功公深自遜謝上者　天子寵靈下者有羣公之規畫蓋自建鎮以來五十餘年甸服綏寧胡馬不窺于轂下干城鎮鑰實有其人而

名姓不章久將湮沒何以章往烈而示來者乃伐石勒名命不佞高爲之記不佞豎儒耳不嫻疆埸之事何以復公雖然亦嘗從掌故家言聞其一二得失之概可略言矣　高帝開天殘胡屏息樹藩啓土因險爲防遼陽上谷東西聯絡薊門在堂奧之內比于中土則治邊之上策也永宣之世大寧內徙三衛憑藉微勞芽孽其中蠢茲異類與我爲隣藩籬撤矣而內治方脩　皇靈時震　文皇三犂之威　章皇寬河之役皆足警慴游魂俾奉戎索匪但羈縻良資屏蔽餘威所被至于東北諸夷

奉職惟謹方之前事猶得中策其後邊備日弛戎心浸生肆其孤然陽順陰挾小而要求大而導虜誅之則結怨愈深縱之則養驕彌甚醜類因之毒我邊鄙庚戌之變所自來矣雖事勢使然其亦制馭之無策也嘉隆以來懲前愆後上下綢繆薊門亭障碁置星羅坐教不戰之伐遼左雖困于土蠻而幕府上簿時效首功虜亦不能大得志于我分閫制勝之效于斯著矣今此所列二十餘公者大之石畫訏謨敉寧戡定與方召爭烈次之亦繕固封疆獎率吏士隱然爲　國家長城其或夷險殊遭成敗異致至于蒙危難而不獲避夫疇非前事之師而將來之鑒歟後之君子參伍折衷于今昔之故則國初之事未易言矣要以詰戎保險用固吾圉使在薊能以守爲戰在遼能以戰爲守而又恩威操縱聯屬三衛使常爲我用而不爲虜用以無失　文皇制馭之遺意其于安邊禦虜之策殆庶幾焉雖然又有難者昔之虞專在塞也而今兼在海昔之虞專在外也而今兼在內蓋自平壤之役興而兩鎮之軍實爲虛戎馬爲耗至于今未復也而島夷尚逞志竊窺以憂吾屬國吾中瑠之橫

行于遼陽三輔間者其爲民患又甚于二陲撫綏備禦力倍蓰于往時此蹇公之苦心而前此之所未有也夫蹇公之惓惓于題名而欲余記之也其亦有所慨夫

改建浯嶼水寨記

浯嶼水寨故在大担南太武山外後徙于中左所之厦門所轄地北至崇武南至料羅料羅稍近其去崇武且四百里緩急無以應而厦門自有遊兵地亦割隸不相攝也太守清江程公建議徙寨于石湖曰是在崇武料羅之中可左右援又海舶之所經也外可以扞扞非常內可以扃鑰全郡於計便中丞滇南朱公下其議於巡海四明徐公如程公議疏聞　報可以其事屬把總究陵沈將軍將軍故贊程公畫者乃度地宜料徒役庀材具先爲

監司署次防海署次寨署次徙建玄武祠次閱武場咸宏壯塏敞矻然爲海上鉅鎮經費七百餘緡取諸捕獲諸闌出財物及捐舊寨地予民而收其直未嘗費公帑一錢諸行間卒長欲有所捐助咸謝罷之寨成而有東番之役東番者海上夷也去內地稍近而絕不通亦不爲寇暴頃倭據其地四出剽掠將軍便宜興師冒風濤力戰蕩其巢中丞臺喜以爲奇功聞諸　朝泉之士民相與告語吾郡介在海濱倭實攸然寢處吾圉使我室家不得恬然以嬉賴諸大夫及將軍之力赳赳桓桓干城

茲土用弛于戒心此百世之伐也古者師捷則飲至獻俘告於廟社彰威靈而譽不諱若斯重也今以偏師之力在事者之謙讓無所于張皇幸而及吾寨之新落執訊獲醜海若效靈和門生色將士之氣爲張而島夷之醜益奪亦百世之遺也宜紀其事以示不朽將軍遜謝屬余在里門則以告余有容待罪行間不皇啓處賴諸大夫之靈獲有寧宇維茲寨之建二百餘年矣地經再徙謀出僉同有容躬逢盛事願勒貞珉俾來者有所考焉余不佞觀傳記所載保衆域民內綏外禦莫不先據要害以爲勝算故受降築而天驕不敢南牧青淵城而曩霄遂鮮入寇　國家海上之戍基布星羅咸稱險要江夏東甌于茲烈矣浯嶼之孤懸于大担偏枯于厦門先後遷移皆有遺策微程公守在此邦巡行封域酌輕重緩急不憚更張爲保障計長久孰敢任斯役者然沈將軍經營拮据不遺餘力亦安能使草創之區一朝完繕使士卒如歸忘其轉徙之若是也而將軍又不敢即安乘風破浪與倭力角而勝之其功于茲寨亦豈小哉使自此而守土者紆畫周防益懷徹桑之慮而將士皆戮

力同心務殄凶逆微獨清源即全閩皆有賴矣是可述也役始于某年某月某日竣于某月某日佐其議者爲郡司馬楊公總戎施公而余不佞爲之記余自孝廉時習將軍于燕市今二十餘年矣附書之以志疇昔之感

鎮東衛新創兵營碑記

濱海困島夷久矣　明興幾二百年無夷患則國家之威德實式靈之嘉靖季夷大苦閩屬承平日久戎備弛廢耀邑衛所相次湮殘而鎮東獨以力戰無恙後數年定遠戚將軍提兵入閩夷燄乃息隨度宜視險置戍募伍凡數十屯而鎮東爲三山屏蔽地最重總戎大將以春秋臨其疆櫜鞬及矛之士不下二千人皆雜軍民而居譁囂無紀日尋于爭訟所司以嚴法繩之莫能禁也疆圉之吏心知其不便而憚爲事端因循歲月無長遠之圖蓋

此邦爲之騷然矣大將軍呼公時參戎事慨然嘆曰夫設兵戍守所以爲居者也而令戍者與居者相魚肉保障之謂何乃奏記中丞麗公請爲營于城東之演武場以居行伍傍衛署搆房處麾下之士毋雜居人啓釁滋擾於計爲便中丞公是其請捐餉金助工諸畫地宜料經費計徒庸迄于竣事無遺慮焉皆公策也營既成而士安其伍民安其居無譁于市而干于理者未幾公亦鎮閩已徙鎮粵已謝事家居而東城之人念公伐不置曰微公則鎮人無寧歲矣即營士亦私祝公曰微公吾何

以帖然于行間乎而其爲之長者則又歸功公曰
徽公將安所約束吾部曲且時訓練而無虞離次
也于是相與碑其事而頌之而屬言于余余因是
窃有感也閩自中倭以來疆事爲重元戎專閫大
冠若箕耽耽然惟朘奪吾軍士是圖曾有審利害
計經遠創百世之規以爲民便者乎彼其推鋒冒
刃出湯火而衽席之懲往戒來綢繆桑土五校鱗
集列屯星羅一旦緩急恃以無恐則戚將軍之烈
所以光萬禩也事既寧矣爰亦旋滋相尋起怨喪
馬興謠久則難馴戎成不戢而相協厥居胥有寧

宇張拳裂眥之患消而投石超距之勇奪蕭墻釁
慮圍備增脩則公之功所以繼戚將軍而並耀也
令司戎柄者而皆存兩公之心又何憂夷哉彼耽
耽然朘奪吾軍士而于邦人之利病若胡越者安
用其鴟張斯地以春秋張皇其威靈也公亦可以
頌矣公名良朋字如蘭即衛人由世胄歷征蠻將
軍都督僉事頌曰蠢彼島夷昔逞無良爲豕爲蛇
以肆其殃爰有戚公受命于王謀若飈發士皆負
霜冱戮羣醜式慮我疆蒐乘簡卒載實戎行維我
東城濱海爲鄉寧閩斯屏亦寇是當乃建二旅以
固爾防大將時臨其徒洸洸孰圖爾居入我堂皇
蠻蠻無極虎視斯張呼公曰噫爾毋胥戕禍不可
蓄憂不可長乃白中丞胥謀其臧曰城東隅有地
孔將是搆是築是圃是場爰聚爾族往即爾常毋
苦騷驛毋廢戎章衆志用協我武斯揚肅肅徒旅
言言金湯維公之勞于戚有光於萬斯年海波不
揚

陳氏家祠祭田記

閩中陳氏自晉渡江至唐吾邑有聞人而南陽未之聞蓋唐末乃自固始入三傳遷長樂之江田于遷者稱始祖則合族有祠矣宋長樂有聞人而江田未之聞十有四世文海遷古槐其子念故居不置而取心田爲號復建寢堂至孫某割田以供故祠歲時薦饗風雨勿替尊祖敬宗所由來篤夾其世有聞人　國初進士始江田古槐尋舉于鄉正嘉間舉進士則封中丞公及兄太守公也中丞公廉潔偃蹇不究其施比子少司馬已未登進士公

乃遷邑之東隅壬戌以御史祿養建堂三間于居前謂江田有祖祠尊始祖而別大宗故惟曰祖堂署孝思焉祀雖自祖而以南陽世澤扁于庭則追江田以先遠矣萬曆戊寅于左搆餕堂以祖堂闕夾室翼兩房以代之尚歆然而謂司馬堂宜居之左今伯居面之而仲居背之非宜宜移展而潤色焉司馬敬諾乃左之加夾室爲五間懸誥勑于梁以昭　天寵臺門署陳氏家祠閎偉壯麗以遂先志其加舊者或倍或半餕堂惟忌辰薦祖考爲子孫享胙之所耳存舊不敢加昭先儉焉辛卯蒂之具尺寸以示慎也小子雖不佞竊願志其大者自古故國世家夾保宗廟創承之道克艱則一阼胤永者稱商周其祥先後爰發始或播越中或震業彌昌彌永累自憂危登歌清廟穆乎思矣維時皇澤淪濡休光下逮象賢似祖代有世臣即詩書可鏡焉我　大明興自玄德簡在陰騭源流不可窮故一統之業振古獨盛　祖製皇陵之碑歷叙先世多艱狀伏讀而不流涕者非臣子也然迺草昧剖符苗裔之存希矣而縫掖起家延休滋世視詩書所稱亦有其人其在閩中縉紳簪纓之有奕陳

氏爲盛陳獨古槐其初有繫戎伍籍者寧夏之役孟公忍喪明而沒齒閩中之調季公屢赴闕而傾蒼中丞之所爲傳竊體皇碑遺意歷叙祖父劬勞奉讀而不流涕者非子孫也用是奕奕成進士者五爲舉人者三贈封輝赫光于寢庭春秋駿奔鄉貢士國子生弟子員蹌蹌數十人蓋由南陽而江田江田之古槐古槐而之縣東其全昌未艾以翊贊靈長之祚即周禎商士且遜前猷寧能忘厥初哉中丞追先忌辰自祖考始祭田祭器闕然未備司馬加蒸嘗百畝及忌辰展墓之費田居其六祠

三器一凡千金豈襲繼迹之名而厚費以觀美乎哉蓋尊祖合族守禮教以永譽未有不如此而能世厥家者此中丞之所權輿司馬爲之式廓也小子世同鄉邑今吾師又司馬猶子竊附門下士故敢元元本本告陳之子孫且令諭世者或有所考焉

都督劉公祠記

閩故無大帥其有大帥以夷難故帥閩故無祠其有祠以戚將軍平夷難有功德閩故自難平而戚將軍移他鎮父老過祠下無不流涕嗟嗟肅拜然後去將軍重閩閩亦重將軍矣其後代者數公值承平無事日夕建牙朝軍吏春秋耀武海上而已甚者黷而墨橐中之金錢不以椎牛犒士而以苞苴司馬門以其餘葷之舍中買良田宅市歌舞自娛玩而無震震而弗思胡祠也即祠無當已彼不能身重閩柰之何其欲以閩自重也帥閩而以閩重去而將吏見思思而相率以祠者則今有茶溪劉公公鎮閩閩亦當無事即公不能創爲端而功閩以自表見諸將吏失公俯訇于旌門之下太息而不忍舍然不能創爲說舉公所以功閩狀以志其思乃其貌而祠公則無不懽喜從事奔走供役而無懟辭也祠成而爲之長者乞余爲之記即余就而問公所以功閩狀猶然不能舉嗟夫公之於將也殆古之遺愛哉愛故思思而能言其功以功而愛者也思而不能言其功不以功而愛者也夫多難尚功承平而功紬夾功紬而愛不衰此非有

深結吏士之心而聯其渙漫難收之勢未易及此也故以功愛者事難而情易不以功愛者事易而情難乃其係人思均也思故祠祠生于思故情合而典稱乃足貴也公祠成而余未及至不知父老過者能咨嗟流涕肅拜而後去如戚將軍否然而愛在行間思在去後合于情而稱于典以身重閩以閩自重則自戚將軍後烏能舍公哉公鎮閩日適余家居閒得過從公恂恂儒生也好爲詩歲再行部至東城輙登瑞巖鏡石以紀遊公去而東城之士此于峴首焉余既辱公知因記公祠而論將

吏之所以思公者如此亦庶乎其足以槩公也或曰公少孤早貴性儉樸蔬食布衣持戎柄三十年不受部下一錢竟以人言失官公殆廉將也於乎廉生惠惠生愛公之所以俎豆此邦而其下思之不替也蓋在此哉即公能苞苴司馬門以固其官厚田宅歌舞自娛終不易此矣公去前三年而戚公亦以流言解將印死父老歲時伏臘走祠下奉祀勿絕也公六安衛人由世胄歷今官祠經始于某年月日成于某年月日董其役者把總某某云

重脩醉翁豐樂亭記

醉翁豐樂二亭皆以歐文忠故聞于天下余三過滁陽皆不成遊甲辰之冬以報滿道滁則仲山林先生長僕寺聞余來甚喜治具飲余于豐樂詰朝遊醉翁放于琅琊觴焉于是生平之所心艷神往以爲不了之願者至是而始償顧其山童水涸求所謂林壑之美蔚然而深秀者差不逮于所聞亭之翼然者寢以頹醼泉之潺然者寢以湮塞而不治也心竊嘆之州守盧君方謀脩葺而未竟其明年余復至留都仲山先生則以書告余曰吾頃者

再遊醉翁矣是非與子同遊之醉翁也吾視其途徑甚除其若堂若閣若祠無不飭者其泉之翳鬱者濬而加香且護以周垣毋使滓穢矣其梅之手植于文忠者若增芳妍其亭之爲見梅者則以舊墻之障礙而鑿之甫之門而樓之其池之環亭者疏泉注之毋使虞涸又周爲石欄可倚而臨池且望梅也其循池東折復南而爲皆春亭業已久圮則撤而新之榜之曰山高水清又決池水環之復注爲半池如玦如鈎疏而爲澗可以流觴矣其餘力之及于豐樂者輪奐奕然可以覽憩凡此皆守

君之晝也其木石慵作之費爲金百而醉翁居十之八公帑民間不費一錢凡此皆守君之捐也夫吾與子之遊于今半載耳而景象之異至于如此吾恨不得與子載酒其間共賞今日之勝願吾子記之余惟自元祐以前琅琊之山川寂寥無聞至文忠而始著自文忠以後琅琊之山川雖著久而漸以圮廢至今日而始復計其時世皆當國家熙隆久道化成之日良爲不偶顧方宋之盛滁介江淮舟車商賈之所不至其民得安于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守土之臣得因民之樂以流連于名勝之區而脫然于風塵鞅掌之外固亦其地使之然者而今日之滁則南北冠蓋之所經中使之所騷驛其民困于徵發而失其本業蕭條窮苦無以爲生爲之長吏者亦日奔走逢迎束帶折腰經營廚傳之不暇而暇及于山水之樂又使其民從之遊而樂乎蓋其時勢之不同有如此者守君日夜孜孜拊循其疲民而與之休息故其民雖病而有起色雖勞頓困憊而常有寬然自裕之意而守君因得以其暇隙蒐訪名賢之故蹟而復其舊觀使滁之人偃僂提携而往遊者幾若文忠之盛以今程

昔其難易不十倍哉而文忠爲守雖日以蒼顏白髮頹然于兩亭之間不聞其時有如林先生者以一代名流從容覽眺以共增山川之重是尤守君之可自詑于文忠者也獨余荒陋之辭無能望文忠後塵是爲愧守君矣爰紀其事以復林先生先生名某號仲山閩縣人守君名某浙東鄞人役在萬曆甲辰冬不踰月而竣董其事者爲判官劉如湯吏目方廷儉

豐樂亭五賢祠記

古之君子其意有所超則其情必有所寄寄之大者無過于山水盖夫子嘗言之矣後之人思其人而不得見則往往就其所寄者而寄其思其甚者至借以爲山川之重羊祜之峴首孫登之蘇門長庚之采石杜甫之浣花陶令之彭澤子瞻之儋耳皆世世血食其地盖賢人君子之繫人思如此至于守土之吏功德在人加以游覽登陟之遺跡宜其思之爲益深且久也滁州之山川有豐樂琅琊醉翁諸勝自唐以來賢守甚多其最著者則韋蘇

州王元之歐陽文忠張文定曾文昭而文忠尤稱于世其以豐樂醉翁二記爲人所膾炙耶蘇州以詩名其人之恬淡高潔亦稱其詩元之文章氣節取重人主而終于守郡天下惜之文定之諫用兵與爭王安石之變法可謂大臣子瞻叙其文擬子孔北海諸葛孔明不盡溢也文昭以宰相介弟踽踽元豐紹聖間而逆料惇卞蔡京之禍亦中行獨復之君子矣是數公者皆有利澤及于州人俎豆學宮世世勿絕乃豐山有二賢祠祀元之永叔而不及蘇州文定文昭仲山林先生來長岡寺謁祠下慨焉謂五公之賢同守州同文采風流被千後世又同此祀彼遺毋乃闕典于是視祠之墻垣榱桷弊壞弗治者飭而新之更其名曰五賢諏日奉主合祀其中以書告余曰是吾與子遊豐山時所擬議者也當爲我記之余既感嘆子賢人君子之爲天下重雖子百世而下于其轍迹之所經遊瞩之所及令人馳慕勤惓一至于此因念唐宋時士大夫多以京秩出守列郡其賢且才既得以自見而無淪晦湮沒之患其高懷遠韻亦得以自放而無牢愁羈紲之苦亦良法也國家自鄉寺而上不

任外職日奔走于京洛之塵九衢之車馬欲一寄其情子高山流水之間而不可得盖愚者逐而甘焉而賢者乃或病之矣而留都冏寺獨在滁陽當豐樂醉翁最勝之處無民社之寄而有登臨之樂又有其人之賢而文不減于五公如林先生者日迴翔觴詠于其間豈非千載之奇觀哉然則五公之合食于今日而修向來之曠典也非偶然矣昔元豐間羅畸知州事或言州貧陋畸曰此歐陽氏醉鄉也琅琊幽谷白雲于頃以爲職田庶子紫薇香泉萬斛以爲供給何云貧陋嗚呼後之有職事

于茲土而過五賢祠下者其尚有味乎嗣之言也歟此尤林先生崇祀意也祠在豐樂亭後亭久弗葺修之者爲守州東陽盧君余別有記

金陵各寺定租碑記

自佛教入中國儒者羣然排之昌黎氏至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世以爲名言然其說終不行也蓋自漢至今千有餘年間盡世之賢人君子與之力爭而不能勝其甚者如魏道武唐武宗宋道君以天子之威靈毅然欲刻除其教曾不踰時而復其故是何其抑之而愈張撲之而愈熾一至此耶歐陽氏乃欲修三代之教明禮義以導之使其自息余謂其說似矣而有未盡也自三代而上民生未蕃分田制里之法足以衣食長養其民無饑寒凍餒悍獨怨曠之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不待勸誘而自相收恤佛氏雖欲以慈仁化導之固無所用後世民生日衆朘削日甚饑不得食寒不得衣壯不得有室鰥寡孤獨不得自存者不知何限而其人又率自私自利同室之內漠如胡越民有窮困以死無復之耳于是佛氏得以其教羣天下之窮民而養育其中其稍有貲財者又奪以福田利益之說損其有餘以補不足庶幾于古者相收相恤之義故自王政廢而佛教行雖其清言渺論足以入人亦以爲教之便利勢有必趨

不能止也　高皇帝神聖聰明卓絕千古其立綱陳紀宰世蒞民一循五帝三王之道乃于佛教亦存而不廢近畿名刹大者六七處皆有　賜田以贍給緇流蠲其常賦定其租額載在御製集欽錄集甚詳夫　高皇帝豈不知游手游食之無益而爲是以滋蠹哉正慮天下之人有不得其所而吾衣食長養之恩有所不及存此一門以收恤之明吾治之廣大耳夫庶人之家耕奴織婢自是生涯至于力稍饒裕則必有園池林館使一二閒人遊客得寄食其中而況于天子之尊四海之富

哉近世士大夫不明此義談空說幻者既駕言于高帝之崇佛欲使其與尼山爭道而馳而守土之吏復賤棄緇流不得與齊民齒閭右之豪因以爲利若故業然加賦減租日侵月削浸淫不止且至無田是于　聖祖之意殆兩失之寺田故隸祠曹因循日久莫有問者自武林葛君來典是曹始悉力稽查籍在則問田田在則問租條分縷析升斗不遺尺牘文移往復甚苦于是田始有租租始不逋雖不能盡如舊額而亦庶幾十之六七矣或有引昌黎之言誚君者君曰吾不知其他知吾職耳且　高皇帝能以天下之大覆露羣生而不能以區區尺寸之土田自行其意是何臣子之敢於僭違也夫守職遵　制自尋常事又何譏焉事既竣君乃悉籍其租賦之額刊之于石而以余嘗攝事其曹請爲之記曰藉此以垂之他日毋再湮沒也余曰君過矣夫以　高皇帝之詔令炳如日星而且弁髦也其何有于茲石與不佞之言哉雖然孟氏有言惡害已者皆去其籍夫籍在則惡害已者終有所畏而不得逞也是使後之爲葛君者得有所藉也是君之志也夫

贈大夫游公祠堂記

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廟以祀其先而天子之七廟又尊其有功德者以爲宗百世而不遷下此而諸侯則祖諸侯大夫則祖大夫以爲滋世延休源流有自重本始而昭親賢固生人之經而仁人孝子之所自盡者無過于此也然古之諸侯出于天子大夫出于諸侯雖浚明亮采咸有休聞而馮藉世資蒙休襲慶基崇而累爲力差易至于近世士大夫多奮跡寒微克自振竪或于其身或于其子用以俟廊宗祊昭融閎閱其爲締搆抑又難矣廟食崇報宜何如者吾邑之游出自宋大儒文肅公定夫五傳而居仁公徙居故侯官居仁之次子瑞再徙逕江又數傳而爲贈大夫懷江公則永州太守之尊人也自文肅而後游氏時隱時顯其在逕江顯者自太守公始而太守公之顯本于贈大夫大夫故隱于賈而好儒自逕江徙三山以便太守講業太守居樓上讀書大夫自樓下竊聽書聲微輒呼而責之太守以是業益進文酒往來率皆名士大夫與其耦林宜人力作以供太守至晚年家中落太守始成名而大夫與宜人不及見矣

太守之教國雍佐御史臺郎度支以至剖符劇郡所至皆有建樹　天干嘉太守才賢而推原其所自再下　綸章褒大夫太守解郡歸乃卜地逕江爲祠祀大夫既寢既堂前爲棹楔宏壯巨麗甲于邑里客有言其侈者余曰否否君子之效于親惟力是視何論豐約今夫高門甲第之爲觀而洞房別館之爲樊凡富貴而有力者往往皆然世無譏也客不觀夫太守之居乎其門不足以容駟馬其麤事不足以宴客傾其橐而爲茲祠此其用心固異世俗異矣不彼之病而此之尤非吾所敢聞也客曰太守居三山矣祠胡不三山而逕江也曰以重本也夫大夫自逕江產者也枌榆之鄉魂魄之所樂也孝子之于親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嗜況其所樂而棲者乎太守則可謂善思矣客又曰禮大夫廟三今胡以祠大夫而不推而上之也曰此余所謂賢而有功德于宗猶之乎諸侯之祖諸侯大夫之祖大夫也夫亢游氏宗者自贈大夫始也夫情無所不極而報有所獨隆大夫之特祠也其亦百世不遷之意也此可以義起者也余于先大夫亦有此意而力未能乃甚愧太守矣然余

閩太守又將爲室于寢堂之後以祀其合族之祖其所謂推而上之者尚有待也吾益信太守之爲仁人孝子也太守祠成以余同里閈又同舉最稱莫逆能知其意之所存命爲之記余遂次其所與客言者以復大守俾刻之石

好修堂記

自三代以來有國家者必推隆本支以爲是麟趾天潰別于凡庶而世人亦尊而異之曰神明之胄不敢望也然而史傳所載公子王孫行誼修飾良可指數彼其席寵怙資驕奢淫泆即素封家子弟猶然不見況于托體皇王樹根磐石者哉故其下者走馬鬬雞彈絲吹竹二八龍陽更迭左右明得意耳即不然者亦不過治宮室園池招延賓客飛鄲子之觴賦小山之桂如是而已以兩漢之盛獨稱關東平號稱賢王其他宗室子惟劉辟彊清淨

少欲見重于世餘無聞焉子政文學忠讜冠絕西京猶以鑄僞黃金幾伏重法一何難也明興高帝功德亘古獨隆削相纂圭代有令譽下逮諸王孫遞相矜奮徵諸通呂豫章則芙蓉園中州則西亭中對爛然修騷雅之業學士文人相與揚詡以爲盛事余心慕之頃宮呂金陵從齊王孫修吾遊修吾恬雅好文逡逡儒士驟見之不知其爲帝屬居僅數楹而廳事楚楚有翼小齋羅列圖史竹牀木榻臣坐其間時閱黃史內景參同眞誥者之術脩乎其有以自樂也金陵

多修吾屬雖尊而年尚少居然爲之祭酒卿
卿豫章源流則魯衛也行誼則壎篪也國族之多
賢信千載而一時已要彼諸宗履順蹈常立名差
易維齊先王爲　高帝愛子中道失國胤祚替矣
有後人焉樹立若此不尤難哉昔辟疆先世亦以
失國居京師卒起布衣爲漢宗正求之今日非修
吾其人歟修吾居在聚寶門之西扁其廳事曰好
修堂而屬記于余余惟中山王聞樂涕泣而臨淄
若四節之會塊然獨處至欲辭遠游佩青綬安宅
[illegible]室斷焉奉車而不可得今王孫雖絀猶得子孫

世世長育舊京左瞻　陵寢右望　闕廷與都人
士并軫遨遊無所約結亦云厚幸自此而振振繩
繩飭躬砥行皆如今日上無負　國家下無負斯
堂則豈惟朱邸之光將　高帝在天之靈實愉悅
之其爲寵祿又何必白茅青蓋有土王侯乃稱侈
哉然則茲堂雖隘即兎苑梁園承芳花蕚不與易
矣詩不云乎美如玉殊異乎公族又云君子有穀
貽孫子修吾之善貽也其能重公族也皆可書也
余史臣姑記其槩他日有執筆而論列藩世家必
於此乎徵矣

式好堂記

青田陳先生自謝奉常歸十餘年矣故居三山僊
臺之下僅蔽風雨其後子姓益蕃無所于宅而先
生官至九卿歸裝蕭然諸公子非自力時憂饘粥
無以拓其居因循者久之至萬曆癸巳之春乃始
聚緡慮材構堂于居之左而燕處焉堂成先生名
之曰式好而命小子高爲之記小子不敏恐無以
明堂構之意以爲輪奐羞顧獨念先生之命名在
詩而小子少受詩或有所聞宜繹其旨蓋昔先王
[illegible]紀人羣昭明法誡家庭兄弟之間極其致意往

往著之聲歌悲恫懇惻令人反覆咏歎而動其良
心蓋其盛也有行葦之恩其衰也有角弓之怨其
盛而變也有棠棣之懷其反而復盛也有斯干之
雅盛則文昭武穆麟趾螽斯濟濟繩繩相與固維
城之基衰且至子同姓諸國子戈日尋自剜磐石
之宗而周隨以盡蓋逆順得失之林遼邈如此然
總其致子兩言曰相好毋相猶今跡其相好大端
不過在于飲食邊豆燕饗會聚與夫妻孥合之
私而原所以相猶亦徒以乾餱細過疎遠而絕日
以生嫌其起端甚微而關係甚大此亥此公建國

蒼家法度具于周官而深情苦心所不能載故詳發其旨於詩以深垂其戒于後用意精密故其子孫雖當衰替苟有興者猶能追尋其義以動其本枝之想可嚀告戒于作室之日而即以此爲續祖之大猷盖源流遠矣故曰泰和在成周宇宙和生于好好生于無猶近而家遠而天下微乎微乎興衰之劵未有不徵斯者也近世此義不明亂本日滋而張氏以匹夫九世聚族考其時代與六朝終始直至于唐中更變亂不少即有土侯王尚不能保其世而張氏乃得以世其居可不謂相好之徵而詩教遠哉先生博通六籍尤深于詩即先大夫嘗以詩就業先生所禀承實多而先生盛年歸來未究其用爲政其家曲折規模俱有條理盖眞有以見詩人之心而察興衰之故積小成大由微至著不可以忽故其命堂之義有取于此非苟焉已也嗣今而居是堂者繹其名則毋忘其義懿親在念世德可求歡欣綢洽和氣薰蒸寢明寖昌引于勿替陳氏之世將莫知所極何論張氏哉先生即歸裝蕭然無以遺公子乃其所遺固在此鹿門遺以安先生遺以好穀而貽之是數楹之居厚于阿

堵之積也小子雖無能稱詩然竊有感于先生藏翼之意而樂爲之說若夫綠野三槐畫錦醉白此皆世所稱述賢卿相有辭來許者然而矜歸來之寵華侈林泉之娛遠程勳業而算陰功非詩書之指無當于先生矣堂若干楹深廣若干丈尺經始于某月某日成而落之則某月某日也

雲山社祠記

社有祠以奉土穀神此禮以義起者也吾鄉祠久矣後稍頹廢莫舫也余讀禮家居乃倡諸鄉族捐貲撤而新之始落成余復入都門風塵奔走每念未嘗不在祠下也所過從多冠盖貴人然念鄉之父老愈甚歲時伏臘輒憶在家時從諸父老子弟斗酒豚蹄相對爲懽乃今在萬里外愀然其情之不怡也歲當薦饑余懼鄉之人不獲遂其生比聞稍登未嘗不色喜也盖余不能一日忘鄉之人則安能一日忘神之惠吾鄉顧余遠矣朝夕以致敬

于神則惟鄉之人而鄉之人所以致敬于神而承其惠者又不在于牲祝之虔香火之供惟能以孝弟先家庭以和睦處鄉黨患難相恤危急相扶強毋凌弱衆毋暴寡一切利己害人順己逆人之事俱相戒勿爲則吾鄉爲德義之鄉神之聽矣其家必盛其族必興如或欺詐私利同室而起戈矛同聚而分胡越惡人之成樂人之敗漠然無親愛之意神之聽矣其家必毀其族必衰理有固然毫髮不爽凡我鄉人幸戒之勉之余居恒時作是念而自媿其所行之未盡如其心恐得罪于父老爲神所督過然不敢不自力且欲鄉之人同存余心使鄉里鄉黨懽然藹然猶骨肉一家則余雖在萬里外喜可知也余行時父老輩嘗請祠記未及爲公暇因謾爲書此以告吾子弟並以告鄉之于弟使過祠下而讀余言者亦必有感而勸于善矣

餘清亭記

太宰見臺曾先生自田間起長南銓先是有　兩宮之役廷臣捐俸佐經費彼此相沿遂爲故事或以語先生先生曰工既竣矣而助尚不休是將安極且非所以爲名也　主上神聖豈以此望老臣哉遂止不助識者嘆曰先生得大臣之體矣再閱歲先生以滿六年考去留其金署中曰吾不欲以靳之官家者而私吾槖也余謂先生此常祿耳受之當先生不聽余令人致之家亦不受歸之戶曹無曹不可余與子部諸君謀是安所置此金哉顧

視署左舊有亭亭有池循池而南有隙地數武竹樹蕭森綠陰交映亦一勝也乃稍雜其穢塞鴉工慮材爲亭于其間輪奐丹雘無不具飾又以舊亭之湫陋而撤去之爲屋數楹以俟冢卿之游息且使大計時與事者有所棲焉蓋奐然清署之美觀矣役既竣諸君謂余何以名此亭余徘徊久之乃額曰餘清諸君曰夫餘清云者豈非以留省優閑簿書稀簡退食自公無盡瘁鞅掌之煩乎余曰然又豈非以修竹茂林清池曲檻臨水望雲脩然有凜濮間想乎余曰然又豈非以輟助坊諛留金表潔羔羊素絲標前修而風來許乎余曰然雖然猶有說焉夫余與諸君從先生于此地也將三年矣先生視吾儕不啻子弟事相籌也疑相質也跬步相隨也有聞見相告語也神情色笑相綢洽也愉戚慘舒相縈繫也無論諸君即以余之陋劣無當于先生而先生每掩覆其短至于有寸長片善則又爲之游揚獎借唯恐其不聞南國諸士大夫亦遂以先生之故而信余故自先生在事而余得信卩而談信心而動不復知世路之艱危也先生去揣余始孤倀倀然其若有失每值事勢之有所錯

迕而難行人情之有所隔閡而未暢輒思先生而先生居恒所與余論說皆天下大計如時政之得失人才之消長有關于理亂安危之故者未嘗不當食廢箸相與講求其俛回之方而不得輒容嗟太息不能自已海內之人方望先生之柄用而先生得請歸矣威鳳祥麟不受羈紲孰不嘆其去之驟而以斯世之不得長有先生爲惜而吾署中夫先生之儀刑未遠余與諸君徘徊于此亭猶庶幾羨牆步趨而追隨其芳躅即後來君子猶想見一時和衷之雅也則先生之所餘乃莫大乎此矣若

徒侈職事之雍容矜亭榭之雅勝固未盡余指即以捐數十緡之俸錢爲先生表清節也此中士之操何足當先生哉諸君曰如公言可謂知先生矣宜書之以爲亭記亭建于萬曆三十三年乙巳之季秋同事則文選趙君邦柱胡君嘉棟考功徐君必達董君可威驗封畢君懋良胡君汝政司務韓君偕甫而稽勳陳君邦瞻以公事歸

操江重修公署并修題名記

國家創業金陵以江爲險其後都燕則金陵爲留京南北並重六曹九列無不具官而以御史中丞視師江上命勳臣爲帥上至潯陽下至姑蘇凡游徼戍卒艅艎艅艦之有事于江者皆隸焉以時訓練蒐閱縮其縱惰而備其不虞艇鼓之聲烽堠之警千里相望有臂指之勢蓋矻然南北之巨障矣出江東門二里許有公署前後夾河而前蔽于闤闠署亦久不治寢以蕪廢屬襄城伯李公先後中丞耿公丁公請于　朝下少司空徐公鳩工庀材

一新其舊耿公當得代出餞金若干李公丁公佐之市民廛若干區悉闢之直達于河列置棨戟樹棹楔于中規制壯偉將吏士民莫不改觀屬余被綸扉之命李公丁公送之江于李公舉酒而言曰古之善爲師者居則建牙行則茇舍油幢列戟鈴閣分麾若是嚴也以吾儕之備在于椒而視事之區剪然弗治其何震之有乃今經之營之幸有寧宇大者　天子寵靈次則中丞次則司空吾子游茲地久茲役之興適與行會請一言記之丁公加爵而言曰古之善爲吏者必視成事前人之得失

後人規焉故百司庶府咸有貞珉用示來詩而吾
署二百年來名姓罔稽卽嘉隆之際已若存若亡
況其遠乎及今不圖後將焉考吾子其並識之余
唯唯惟茲署之建畫江而置戍蓋取諸坎與師坎
之義爲王公設險而其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
事師之象則曰君子以容民蓄衆夫非容民蓄衆
不足爲師非德行常教事習不足爲險此聖人之
所以經武而周防也　留京聚百萬之生靈限以
浙江語衆與險蔽以加矣藉令庸是任者忠信未
孚恂以言常申令不時何以言習舍常與習衆必

不附又何以爲師中之吉乎自三公在事加意綢
繆鶩鶴魚麗無日不討其軍士而訓練之可謂習
矣李公居此已五六年耿公將十年丁公代之雖
僅期年而官南國久眞誠惻怛日以愛人利物爲
事人亦信向之可謂常矣今茲之役耳目一新師
徒生氣三山二水增其高深蓄衆安民殆有餘裕
而丁公復惓惓欲修題名之闕典以詔勸誡則不
佞請竟其指今方內稱泰寧無事而沿江上下綠
林潢池前後竊發廣陵京口之間煑海之徒出沒
爲奸莫之敢問是亦南國之大憂也當正嘉時流

賊劉六劉七輩往來江上無能發一矢而島夷以
五十人蹂躪幾輔縱橫千餘里如入無人之境吾
不知其時在事者爲誰論世而考其人夫庸非茲
官之辱歟德前事察亂萌深惟設險之義以張皇
六師奠安根本是在今日其亦丁公與李公之微
意也余故書之以俟後之君子有所考焉李公諱
承功世封襄城耿公諱定力黃安人丁公諱賓嘉
善人俱辛未進士徐公諱大任宛陵人戊辰進士

遊九鯉湖記

吾閩山水奇絕大者武夷次則九鯉武夷以行轍所經嘗一再遊九鯉去吾居不二百里屐齒闊然蓋夢寐久之夏月客逕江友人林可繼可度大默力從吏余往余心許之而足不能前荏苒歲晏可度復來約邑鄉令君知余且行檄宏路蒜嶺兩郵爲具輿夫乃決計往以仲冬十八日偕表弟郭汝偕五鼓出西郊黎明抵宏路可繼大默已遲余于漁溪三酌而行頃之可度亦至午至蒜嶺丞孟舜來迎余亟止之吾方魚服而子乃跡我乎必如是且阻吾行丞乃去余憩民家飯畢約勒諸傔從母以姓名告人行十餘里抵江口爲吾邑與蒲陽分界民居頗盛隔江一望萬井鱗次乃邑峰頭溟其人以漁游爲業歲所入腥鮮鬻鯊之利可當一名都賦亦壯鄉也十里至謝埔十里至涵江已昏夜憩宿劉家園花樹數株團欒堪賞晨起行十餘里至興化郡治吾師肅菴先生別二十年矣欲一望顏色念方謝病不宜出疆即吾師能原之其何辭于郡邑大夫盖徘徊趑趄久之遂徑去自北門緣城繞郡治之背可數里有林園甚巨麗稚于迎門引入余與可繼歷數亭臺即出可度大默汝偕遲覽津津其勝詢及主人則鄭姓新解州郡歸汝偕語余吾兄城西別業覩此何如夜郎之與漢余咲曰彼此各適未見芥子之小於須彌也自此路漸峻二十里至熨斗二十里至莒溪兩下如注從者皆憊止宿茅舍中短簷破壁風景蕭蕭亦自有致丙夜雨不休大默謂仙靈妬我曹耶何敢人遊與乃爾余曰不然彼知吾至引天河以注溪流使瀑布珠簾增其雄麗耳旦日且晴諸君毋慮晨起果開霽四山如洗與夫皆喜躍行嶺路可十餘里稍平衍又六七里抵九仙宮宮傍爲公館午飯館中畢觀雷公溪溪流喧闐真如豐隆驅霹靂令人神奪其下滙爲湖可十數畝深碧映人又下爲瀑布爲珠簾珠簾故勝懸流數十丈餘沫四噴如雨如霧如霰如絮如縈絲如掣電如萬斛明珠日色映之金光照爍不可正視恐龍門鴈蕩無此奇絕其傍爲玉筯水自他澗來雙流如筯本不甚奇又奪于珠簾殊覺落莫自此而下路絕非縱綆不可度遂歸探石洞有峰可丈餘梅蕾其頂亦一奇也其上爲閣拾級而登荒涼殊甚夜宿館中可度盛言

麥斜嶮之勝余恐爲人蹤跡不欲往可繼大默汝偕意俱銳旦日取麥斜道行可二十里原田每每夷猶平野中不知爲萬山絶頂矣抵山門林木菁葱如春夏秀色映人仰視峰巒皆累石嵌空大似鄒嶧山及吾鄉瑞巖宋末有林姓者栖其地力辭元辟有司顔曰節隱入門行萬樹中透迤曲折殊忘其困半里許有石洞傴僂而過又半里抵寺飯畢登峰頂叠石如垣當是居人避兵處路稍峻削可繼不能從夜宿寺中商度歸路偶有遊僧爲余言從此取蘗山八十里減程四之一余大喜屬僧爲道以五鼓行曉烟未闢復乘高而下足屢前陷如是者四十餘里始得平地飯逆旅中回視經行處萬峰縹緲上揷霄漢捫參歷井語故不虛矣午後抵延壽里有溪廣數丈以片木梁其上輿夫度余輩不能度汝偕鼓勇先行余繼之遂畢度薄暮過林儀部新阡左圍右庵皆弘敞園中一樹可合抱三木附麗亭亭十餘丈故是奇絶行不數里昏夜失道倩村人前引無肯應者余輩無柰何乃舍輿徒步魚貫而進可六七里大默先所遣人爲具寺中者同僧持炬火來迎望見甚喜夜宿方丈以

倦極寢甚甘晨起歷寺前後見法堂新燬詢之僧云寺後有猪婆石能作風頽寺前石虎制之而法堂礙其中不便爲鄉民所焚耳此說殊渺茫然問之土人輒云天且風則石上有青衣婦人出遊不數日即狂飈大作田禾若掃殆不可曉出寺十餘里抵江口始循故道歸午飯蒜嶺驛薄暮過綿亭晦菴先生手書刻石斷裂風雨中可嘆也中表郭茂才徵宿其舍可繼遂先歸茂才與二兄盛言郎官海可隄而耕余咲謂君欲滄海爲桑田耶果爾吾當檄滄水使者助君大默默然次日至漁溪與可度俱別去見大帽峰頭積雪如瑤京二君復挽余往遊并窮黃蘗九淵諸勝余意闌遂歸盡暮抵邑茲遊也不具衣冠不設賓主不擾緇黃肩輿徒步各隨其力肉食菜羹各因其便呼牛呼馬各任其意尋水問山各從其趣雖非寥廓之觀差有逍遙之興矣至於遊覽之奇珠簾偉矣麥斜次之九淙之石門棋盤將軍飛鳳足雖未歷按圖而尋一解不如一解不遊可也

進十三經註疏疏
進唐書疏
請祭大禮疏
請舉大禮再疏
賀 皇孫誕生疏
署戶部請止欽取錢糧疏
催考察疏
再催考察疏
諭及瞻等衛屬夷檄

論本邑禁糴倉糧書
應天鄉試錄策一
策二
策三
河南鄉試錄策一 代不用
宣大武錄策一 代
戊戌武舉錄策一 代
戊戌會試錄策一 代

蒼霞草卷之十二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進十三經註疏疏

竊惟聖賢垂訓理道攸關書契以還經籍漸備說天莫辨乎易徵事無過於書自三禮之修明極萬端之經緯詩兼四始迹既熄于東遷傳列三家文遂成乎西狩博綜取諸爾雅道德要之孝經他如鄉魯之宗傳一皆皇王之心法淵源既遠後學各守其師承流派滋分諸經漸繁乎註疏歷更數代義纂衆言雖一二習外承訛至來絕經之請然十九參稽互訂難泯譯經之功誠爲聖學階梯足備經文羽翼惟是濂洛關閩羣儒之集傳若 令甲而獨尊遂令漢晉魏唐諸人之發明同稗官而幾廢不知會文切理宋儒似頗其精若乃顓門名家前人實剖其秘雖忘筌於得兎可遡流而迷源我 皇上天縱聰明 日新德業左圖右史道術綜乎古今 緯武經文聲教翔於華裔謂 典學斯可以蒞政而造士莫要於尊經故一道同風諸不在六藝之科勿令雜進乃詮經證往各勒成一家之學必欲兼收請自儒臣適符 帝意遂命校梓于

胄監庶令流布于人寰既次第以雕鐫頗晰亥魚之辨隨陸續而進　御屢勤　乙夜之觀第細素頗多而殺青未竟紫楮萬二千葉歷時十有一年適愚臣叨貳乎辟雍喜完書告成于掌故念經明于下士風正固宜布在學宮而經明于上治本端尤宜先之　帝座雖不必尋章摘句下同呫嗶之勞亦似當博取精收仰冀　聖明之助惟煥寀而御講如宮牆以臨朝勿愛尺之璧而重寸之陰開卷自知有益匪嗽藝之芳而味道之旨力行不在多言則聖訓賢詮無非　廣厦細旃之委潤而錦

文緹帙寧徒石渠天祿之侈觀臣無任惓惓懇款之至

進唐書疏

臣惟帝王賢聖之蘊洩于經而理亂興衰之迹備于史三五以降統緒相承自漢而來惟唐爲盛其累傳之基業本由太宗即一代之昇平亦推貞觀其求賢若渴納諫如流惟幄得關其忠紆繩得盡其職雖貽謀垂範尚遜前古之哲王而致治保邦抑亦輓近之令辟迨于後嗣厥有明皇惟開元治紹乎祖風乃天寶孽成于女寵苟初終之不替雖明哲其何加德宗以艱難之餘而疎陸贄憲宗以削平之後而任承璀一則猜忌存心一則倦勤

移志較初年之功烈遠不相侔及曉節之沉迷同歸于亂辭遂衰于長慶覺已釀乎元和夫此三宗皆唐英主乃或躬遭否運而罔恤令圖或治致小康而自蹈初績迹其治忽之故用尋得失之原大抵以憂勤而興以宴安而敗以任賢從諫而昌以信讒殖貨而替按之一毫不爽推之百世可知貞如影之隨形無待徵而後見者矣我　皇上睿資天縱　大業日新即政要之披宣尚無當于　聖意豈唐風之福陋乃敢陳於　上前頓羔取琴觀而事存轍跡葑菲儻或可采埃瑕自不相妨苟

清燕之時少加　繙閱其于善敗之際必有明徵十漸六箴皆足裨于實用台衡宸扆不徒托之空言將舍已從人近取于秋之鑑而與治同道遠追五帝之蹤此實臣等惓惓之愚不能自已者也伏惟　聖慈　俯賜留念

請舉大禮疏

爲　大禮留期羣情望切懇乞　聖明亟賜舉行事臣等備員留京竊聞　皇長子　冊立冠婚久軫　聖懷迨者　明旨渙頒好逑豫定人人舉手加額喜吾　君之有慶卜　祚胤于無疆臣等何幸躬逢　聖典乃自冬及春爲期已迫在　廷諸臣連章上　請一槩留中臣等庸愚莫窺　聖意不勝款款之衷相與揆度謂　皇長子茂齡今已十九自古以來帝王之子未有當此之年而名號未正元服未加婚媾未遂者參之事理必不再遲

況我　皇上慈愛篤至歷年　勑諭委曲詳明頃又暫停講讀　蓋以將息其乘春陽而舉　令典蓋萬萬無疑矣然則今日在　廷諸臣之　請亦不過仰體　聖慈恭成　獨斷云爾豈敢謂此時此禮猶俟人言而後行哉惟是普天率土延頸跂踵共待茲舉早一日則慰臣民一日之望矧春陽已屆事貴及時萬一蹉跎恐愆佳候願我　皇上速斷而亟行之如或以　大工未竣經費未克尚欲少待則臣等聞翼翼　宸居成在不日無庸待也度支二十餘萬之金錢必非一時所能遽辦不

宜待也以　大聖人行　大典禮何必爲此而徘
徊其間哉臣等遙望逖聽情不能已輒敢冒昧上
聞伏乞　聖明遵禮昭信　俯垂鑒命　宗社幸
甚臣等幸甚

請舉大禮再疏

爲　綸音久渙　吉典難稽懇乞　聖明亟賜舉
行以昭　成命事臣等以　皇長子大禮踰期曾
於初春合詞上　請未奉　俞音隨從即報伏誦
勅諭謂俟　慈慶宮工完次第舉行臣等欽欣祗
候不敢再有陳　瀆今工業報竣而　大禮尚稽
寒冬在即勢難再緩及今不舉更待何時四海臣
民竊相揣度謂　皇上之於　皇長子倫序昭矣
好逑定矣　睿質克矣新居飾矣百凡處置無不
精詳此自古大聖極慈有慮未必周者而　皇上
悉念及之然而當　婚未婚當　冠未冠當　冊
立未　冊立屢期屢更輒　請輒寢遂使十九齡
之　元子垂髮獨居未正名號此尋常家人父子
有不能一日安者而　皇上顧緩視之揆之事情
靡得其故　明旨宣云諸臣當仰體　上心臣等
愚陋反覆思惟大凡人情無不以有子有孫爲樂
以子孫成立有室有家爲吉祥善事竊意　聖心
亦當如是故惓惓懇懇不避煩　瀆以此爲仰體
之萬一耳今事勢已極萬不可緩若再遲延竊恐
列聖神靈　聖母慈念皆有未安而臣等受罪

厚恩當此大事不能披瀝感動　天聽律以臣子
分義尚何顏面以自容哉伏望　聖明俯順輿情
亟頒明詔擇吉舉行　宗社幸甚臣等幸甚

賀　皇孫誕生疏

臣等近接邸報伏覩　勅下禮部萬曆三十三年
十一月十四日戊時　皇太子第一子生臣等躬
逢　大慶不勝懽躍竊惟　聖神有作功與德以
並隆　祚胤克昌子因孫而益衍故螽斯麟趾式
昭有道之長而　鶴禁龍樓載篤無疆之慶眷此
文孫之誕育益占　帝曆之綿延恭遇我　皇上
深仁必世駿烈同天　長樂尊崇有至德要道以
順天下承華垂裕惟咸正罔缺而啓後人多福多
壽而多男三應華封之祝　重輪重輝而重潤兩

看離照之明爰自元良冊立以來以至　大婚禮
成之後　青宮玄圃陶成玉裕之姿瑜珮鏘函嗣
檐蒼蘂之譽屬皇天之篤祐肆　宗社之垂休適
當長至之期有此一元孫之慶黃鍾龢六琯一陽
來復于斯時紫氣滿千門庶彙騰懽子此日在
皇上則子而有子鬱熙朝間值之嘉祥在　聖母
則孫下見孫光振古希逢之盛事況慶源遠濬
慈闈之花甲初周而　少海常澄奕世之　銀潢
未艾凡有血氣孰不歡呼臣等職列　留京情懸
魏闕　五雲天遠每翹首於鳧趨　萬葉祚長欲

齋心而燕賀追惟　元子誕生之日曾於　詔書
未到之先虔集羣工恭陳微忱茲敬循乎舊典庶
仰荅于洪休蓋茂發　孫枝　遂九廟神靈之顯祐
而欣逢　帝祉乃萬方臣子〻同情伏願　蓋順
歡心旁流澤　迓天休滋　至匪獨樂于已而同
樂于民　貽哲命初生以遠　垂于　孫如近垂于
子則　鴻基燕翼侈錫胤于周京而甲觀畫堂陋
鍾祥于漢代此實　聖謨之所素裕而亦愚臣等
不勝惓惓者也

署戶部請止欽取錢糧疏

爲根本重地積貯已空懇乞　聖明亟圖節省以
保治安事臣一介書生不諳錢穀項因入乏播事
戶曹諸曹郎見臣輙蹙額愁眉謂帑藏匱竭萬分
困急留都　陵寢所在六軍庶府朝夕仰給事勢
如此莫知所終臣稽之往事搜之故牒自萬曆二
十年以前庫中存貯尚二百一十餘萬其後日侵
月割耗費殆盡尚書張孟男憂之至忘寢食不得
已議改折議留榷關之半以救燃眉然改折既不
可常行而榷關所留亦僅二萬有奇所入無幾而
無名之　宣索無窮之協濟無常額之供應源源
而來滚滚而至姑無論其遠者即近六年之間所
准工部咨取已六十餘萬目下　制帛一項所費
物料亦且五萬蓋總計每歲出數可四十餘萬入
數只二十萬遠不相當今見在庫銀未及二十萬
尚不足半年支給若　欽取之錢糧繼此未已則
戶部之帑立空而枵腹脫巾之變可立待矣　陛
下奉承　宗社顧念　高皇帝創業之區豈宜以
不經之費可已之役坐令空虛匱乏一至于此況
所取之物名爲　供御而實則羣小營謀覬爲奇

貨射影鑿空巧立名色一聞　詔下蟻聚蠅趨奸商之冒濫內使之侵漁吏胥之橫索匠役之虛糜百孔千瘡展轉奸利一金之直動費十金十金之直動費百金而其他道途之傳送舟車之絡繹驛遞之騷擾州縣之賠累又不知凡幾比入　御府亦徒委之泥沙俟其朽爛而已　朝廷被其虛名羣小享其實利當事者苦無米之炊旁伺者幸不耕之獲似此奸弊　陛下不得而盡知之也　祖宗設立六部各有職司戶部所掌責在軍儲一切營造不相干涉即如　朝廷歲供亦俱有常數各

部所掌自行祗辦一切錢糧不相假借近因該部空竭束手無措彼此通融遂成故事濫觴于隆慶而大困于今日應之則力不能支靳之則勢不可已相憐相病各訴困窮相計相謀各稱無策似此苦情　陛下亦不得而盡知之也往弘治中大同乏馬　詔以戶部折糧市補尚書周經爭之　孝皇卒改命別給夫市馬以備邊此軍國大事尚不敢輕動戶部之折糧而況　尚方器物之屬雕文刻組之類在南京各監局年年有奉時時有進　祖宗二百年來並未稱乏何至今日乃欲奪六軍命脉以供例外之工作哉即無論軍餉所關不宜冒破但當此窮迫之秋一錢一帛凡屬公家皆當愛惜臣等愧無神輪鬼運之能點砂化鐵之術剜肉醫瘡望梅救渴尚無柰何而坐視痛瘵不關之輩糞土用之尾閭洩之狼籍耗散一至此極此臣心之所甚痛也自鑛稅事興百姓皮骨俱盡重以催徵之令嚴密峻急變產傾生賣妻鬻子以完官府之逋負臣等目擊心傷無敢以寬恤請者正以軍國大計不得不然倘催併所得只供如此之用則何爲取彼膏脂填此漏穴斂之既極其難散

之又極其易此臣心之所甚惑也年來災異頻仍孝陵之焚木　皇陵之暴風黃河之水怪皆在南畿地方天意如此亂形已兆一旦有卒然之虞不可知之忠勢須備禦而問之庫則庫以供應竭矣問之倉則倉以改折空矣問之他部則他部亦無不空無不竭矣空手難搏空令難行　高帝之寢園東南半壁之天下誰爲捍衛此臣心之所甚恐也　陛下加意留京每事寬恤豈于此等隱憂不關　聖念良由只據該監奏　請便爲允行至于此中戶工二部危困之狀蕭條之景與戶部所用

盡皆折色軍糧目前分給不敷那借不充之苦無有爲　陛下言者故臣敢冒昧瀆陳亦以勢窮事極萬不得已爲　陛下之憫念而爲是疾痛之呼耳伏乞　聖明察臣言之非誑臣慮之非迂　併賜留神以後凡額外　欽取盡行停罷即歲供物件亦乞　勅部臣悉心節省任怨任勞毋容別端以滋耗蠹其所裨留京庫藏地方大計不淺矣

爲計疏未奏　綸音臣工不使供職懇乞　聖明速賜檢察以重　國典事臣部於今年正月二十八日准吏部咨文遵奉　欽依舉行察典該尚書臣曾同亨會同各該衙門矢公矢慎列名上　請專差新事官傅尚義齎進臣同亨隨於事竣之日以補考離任獨臣在部署篆日與諸臣伏候　明旨而禪令月餘未蒙　批發臣惟　令甲六年一計內吏其議論在天下萬世之公故一毫之私意必不得容其關係在紀綱吏治之大故一代之舊

章必不可越自　祖宗以來二百餘年並未有停留寢閣如今日者留都去　輦下遠求其故而不得輕相揣度輒有憂疑百司庶府不敢營其職業而坐待　君上之去留世道人心將日趨于傾危而妄窺　朝廷之舉動悠悠泛泛如浮不繫之舟擾擾紛紛似涉欲風之浪豐鎬重地景象若此甚非所以肅官常而重根本也　陛下試度如此等事可終停寢否此等事停寢可成世界否則必有惕然　聖心而不俟終日者矣臣躬在待罪豈敢言他顧事繫朝章豈容終默伏乞　聖明　早下

原疏以慰輿情以厲庶職其有光于　聖政良不小矣

再催考察疏

爲計疏候　旨日久人情疑駭愈深再懇　聖明早賜批發事臣切惟治道多端然其要不過曰同民心以出治　國家設考察之典正以同舉錯於民心而昭大公於天下每六年一舉中外臣民翹首拭目以觀　大典庶職之所以勸懲　朝綱之所以理亂皆由於此其所關係甚爲不細今南京考察且三月矣臣等催　請亦兩月矣一槩留中莫知其故將以留曹閒冗無關重輕則　祖宗根本之區固　聖心所軫念也將以進退去留未

符　宸斷則天日鬼神之臨亦　聖心所洞鑒也展轉揣度意見滋多遂使　皇上有果斷之　神明迹顧涉於猶豫　皇上有率由之　美意事反違乎　典章衆口囂囂莫知紀極　聖明在上豈宜有此臣竊惜之天下者　皇上之天下也進賢退不肖以共維天下非爲臣下計　皇上自爲計也今賢者趑趄不肖者觀望欲去不去欲留不留人人自疑官官皆曠此其利害得失在臣下乎在國家乎而何以遲回不決之若是也臣竊惑之宋儒眞德秀有言公論者國之元氣元氣塞關不可

以爲人公論湮鬱不可以爲國　留京豐鎬之邦
夙稱清議如考察之久停恐公論之彌鬱將來不
職之吏何所懲戒而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朝廷
之舉動與兆衆之心思常不相合故蹉戾之患生
一代之　紀綱與庶官之法守兩不相維將危亂
之禍至臣竊懼之凡臣所言皆得於此中大小臣
工及道路之口以臣等職掌不得不言必不敢妄
掇浮詞輕瀆　天聽伏乞　聖明俯賜　采納將
前疏　早行批發庶舉錯公而人心服大典竣而
羣言息矣

諭衆顏等衛屬夷檄

告諭衆顏等衛服屬中國之日久矣往　高皇帝
時建衛置戍比于內臣　文皇帝經營天下爾與
有勞遂俾爾大寧寇帶其酋令世世勿絕爾諸夷
介在戎狄獲有寧宇至于今無害則誰之賜也惟
爾先世感國家恩慕義服從洪永之際貢幣歲通
事我中國甚謹其後悼心失圖稍稍軼我邊郵焚
我郊保犯我漁陽謀間瓦剌通毛里孩以滋我蠹
賊我　祖宗懼爾之有戎心也第裁其貢使猶不
忍爾絕是我國家有德於諸夷甚厚爾乃益肆狠

心聯結土蠻諸虜窺我兩河蓋至今日而邊境之
間騷然靡寧則職汝之由議者咸謂爾名爲薊鎮
之藩籬實爲遼左之大患不大芟薙以戚其心禍
且未厭　陛下聖德兼覆遠近謂爾諸夷先世曾
效順於國家毋是剪除爾亦或者悔禍之延而欲
邀福于我　二祖之寵靈也以蟠然易念長爲外
臣　陛下實與嘉之其奚以與戎爲疆圉之臣奉
宣此旨不敢妄自啓釁日夜俟爾之改圖也而爾
未有悛心陰謀益甚意者尚未諭　陛下赦過兼
容之盛心乎爾獨不念我中國全盛士馬精強謀

臣猛將雲集霧蒸材官蹶張之技百倍於控弦如近日建州諸夷一入犯輙捕斬首虜數百級軍吏奏凱之聲日夕達闕下爾寧不聞之今軍吏欲加威于爾而　陛下不忍果何愛爾諸夷也固謂國家素於爾有恩不與建夷諸虜同耳且爾每歲貢獻皆駑蹇疲羸不充于天廐而國家時出金帛牛酒以犒爾衆較其費費遠不相當我中國豈有賴焉亦惟是累世之故不與爾爭爾忘如天之德而與虜爲媾利其鹵獲從而瓜分之委德于身而委怨于諸虜於計狡矣萬一　陛下震怒憮然忿諸

之有非正名天下以夷德無厭蔑恩蓄禍責行間諸臣減此而後朝食爾其何辭或者有狂謀之人爲爾畫計以爾結連青把都土蠻諸虜足爲聲援不知青把都土蠻所以結婚姻納厚交于爾者以爾猶臣事中國能爲彼中調耳一旦　國家絕爾歡卹後橫水之北彼安敢奮螳蜋之臂助爾抗我天朝哉夫桑積世之恩捐萬全之策而托于不可知之虜以自固計孰外焉爾誠悔于厥心與國家併謀協慮毋通別種毋啓難端使我邊圉之民無遂其災宥是爾之成也當有休嘉以答爾勞長享中國之賜令名厚利爾實兼之何如徇小利而忘大害棄前勳而以身爲戎首也爾其熟圖之毋貽伊戚

論本邑禁糴倉糧書

福清僻在海隅戶口最繁食十之七十饒給二三故其民半逐工商爲生南資粟于惠潮北仰哺于溫寧此其常也往者歲登穀價不騰南北舟航來往如流稍稱甦息自十六年秋晚稻絕粒民已告饑猶賴遏糴之令未行撤運林贈民情恃以無恐至十七年春乃有如民倡爲搬運接濟之說聳惑動搖嚴令禁絕田遊魚于釜中饑嬰兒于掌上十萬生靈置之死地亂萌已生識者駭嘆幸天不鞠凶春麥頗熟禁網微寬物情乃定而夏秋田禾一

粒不登民遂大困告凶請恤洶洶不寧蓋往歲以來此邦荒歉最甚八閩矣間有軒車使節往來地方輒言瘠清田土尚爾薄收未至大歉不知下邑之地十一係山十九濱海郵道經過皆依山處所泉源溪流桔槔灌注畝之所入高可一石下猶數斗至于濱海極目彌望寸苗不青百里俱赤非但田潤兼之井枯取水饔飧遠資數里下邑數十年來未有如是困苦而危急者也而遏糴之令各處增嚴束手窮途傷心駭目向非泉漳之人貪于厚利轉粟高潮犯禁浮海闔邑之民久爲涸轍然而搬運既少價直日高米斗幾二百錢富者尚可貸何以支畫室啼饑携纍乞丐道途之間餓莩相望仁人見之可爲涕零夫閩中之粟本未大乏福寧羅源莆田諸處固倉露積在在皆有向使通融勻濟無大隔絕效秦穆之三施明齊桓之五禁亦何至一隅之人偏困若此哉而當途不察其弊反使奸民得售其欺良可嘆也乃以福清爲接濟則又大枉矣夫接濟者以爲濟外夷歟則海上高牙大舶縱橫出沒勾引爲奸利果何郡何邑之人福清無通夷之舟安能神輸而致之以爲濟他處與則

閩中諸處之粟無貴于福清者轉貴粟而就賤直計必不爲之也又接濟之說謂接此有餘濟彼不足今下邑之人父兄枵腹妻子啼饑但聞穀至懽聲如雷彼其身家饑餓之不恤而爲他人資計又不爲之也下民之情隔閡莫通不肖念及此惟有仰屋嘆耳然此猶天禍下邑未敢盡咎人也乃編氓怨嗟衆口嗷嗷則以舊歲大歉翹首望蠲蠲既不得賦且益增每石米加銀至於四錢詢其故爲往者行條鞭之法輸納稱便即倉糧每石折價六錢軍民兩利近乃被攪納刁戶欲肆侵漁妄訴上

官勒民上米夫軍民一體義無異視米賤則折銀以便軍米貴則索米而虐民肥瘠不均法令莫一此其不便一矣況倡爲此說者亦只攬納斗級奸猾之雄者耳軍人支米既憂浥爛復苦侵尅不如得銀反爲實落借名便軍實則害軍此其不便二矣輸米上倉舟車轉運費既不貲衙門之常例收納之折耗率一石而致五斗此其不便三矣窮鄉下戶不能自致率歸之大戶大戶歸之攬納多科名色廣張騙局窮民扼腕摩究其說令擔米上倉科銀一兩八錢三倍于往年無敢誰何此其不便

四矣省下常豐倉猶轉輸輻輳官府稽覈收支雖費積貯尚存至于福清之萬安倉則雖云上米徒有空名攬納之蠹索既充糧官之溪壑亦滿但懷私計寧補公儲此其不便五矣往者歲稔既皆折銀陡遇荒凶便令納米厪贏之人而壓以千鈞顛蹶可虞號呼難忍此其不便六矣夫軍人即欲得米不過以米貴耳今誠徵價于民倍往之十五民猶稱便也而必欲強民所難剜饑寒之肉以實奸猾之腹此其不便七矣民既安于折銀而卒更其法必不樂從拘呼之擾四及于窮鄉鞭朴之威日逞于賤隸官民俱困上下相讐此其不便八矣即此一事其利害難以俱陳大略如斯已自可見而上人必欲行之或自有說非草野之所能窺但都見愚衷竊意爲政之道惟求利民民利爲興民害爲除即有害于民而事不得已亦當委曲調劑或公私兩利之策矧凶荒之後人情大擾禍亂之生多在乎此爲民上者欲設法拯濟勢誠未易惟當日夜撫循除煩去苛使下民曉然知上人所以愛我之心而無可奈何即至死亡不忍爲亂此弭災安民之至急者也今倉糧一事誠未知當道之意何如但下民無知怨聲載道咸謂公門萬里民隱莫通即使積貯難虛倉廩當實然何不先徵于粒米狼戾之秋而驟賦于半粟不登之日又何不少需于來歲豐稔之後而遽責于今年凶歉之時揆之事情誠有難解今常豐倉業已起解而萬安倉猶可調停下邑民情誠在倒懸不勝祈禱去此意外之征便是法中之仁仁人君子能無動念即如常豐倉果不可已亦當通融斟酌令有米之處輸米而無米之處納銀補偏救弊安民止怨或在乎此惟覽察而裁施之窮民幸甚

問文章關于世運衆雅言之試論其世亦有不然者漢之文最盛于建元而後乃不數傳炎爐中微唐至元和韓愈氏稱起八代之衰而唐祚亦自是不振所謂關世運者安在歟亦可得而推明其故歟　國家文明之化至今日極盛乃世道人心識者每有隱憂至歸咎于文章之弊欲力爲挽回其說當歟且所謂弊者可縷陳歟昔談菴家或言以意爲主以文傳意或言輕心怠心昏氣矜氣皆不敢萌于文或言忽于特操果于進取爲文士病或言當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或言纖人奪人鄙人貪人淺人詭人之類皆可定其文其說夥矣與今日有相詮歟憂世者恒曰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今業知其然矣相與挽之不得也其患毋乃滋甚歟夫文章士緒餘也乃轉移之難若是過將安歸士幸其以對　丁酉應天試錄

文章之變有知其然而然者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有知其然而然而無如之何者風之有淳漓也而文與之爲淳漓文之有盛衰也而世與之爲盛衰此知其然而然者也方其淳胡然以漓方其盛胡然以衰墨墨而來冥冥而赴此不知其然而然者也既漓矣欲反之淳而益漓也既衰矣欲反之盛而益衰也上禁之下莫之或遵下爲之上莫之能格此知其然而然而無如之何者也蘇子曰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夫不知其然而然則其端未形其敝未施苟知其然而亟反之尚可爲也惟知其然而然而無如之何則其錮已深其習難反非有矯世革俗振衰起敝之宏功固未易一旦而反之正也嗟夫文章之行于世也如日月星辰之行于天也天無日月星辰則蒙蒙耳世無文章則瞶瞶耳此其關繫何如可任其日流日下而不爲之救哉世之言曰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漢復起漢之文至六朝而病唐興復起夫三代漢唐之治也戰國六朝之亂也其文章高下懸衡于世運若徽影察形孰不知之顧漢自建元而後作者日盛不數傳而炎爐中微唐文三變而後起然及其文之起而祚已促矣是又若無關于治亂之數者何也愚以爲方漢之盛獨其詔令制策書疏與馬班二史之紀述簡質有古風耳若長卿賦上林子虛使人主讀之飄飄有凌雲之氣一何侈也

揚雄好奇其言軋茁高出青天深入黃泉一何詭也樂府新聲白麟朱鴈蕩然無騷雅遺響一何淫也賓戲解嘲達旨釋誨與七發七激七依七命七厲之類迭相祖述一何剽也說五字之經至二三萬言一何冗也凡魏晉而後文之所以靡靡而不止者未必不濫觴于漢故有漢而不能無六朝也至唐之以起衰名者獨韓愈耳愈之下爲柳宗元宗元之下爲張籍李翺皇甫湜不過數人耳制科之詞賦如故也明經之帖括如故也凡愈之所爲起衰者獨愈躬爲之于唐文不盡救也故有唐而

不能無五季也然則三代之文起于漢而亦自漢而替也何也彼雖能去戰國之俶詭而于六經之典則固已遠矣漢之文起于唐而亦自唐而替也何也彼雖能返六朝之偶麗而于漢人之淵源抑又遠矣此豈非所謂淳而漓盛而衰冥冥墨墨不知其然而然者耶故夫漢之中微與唐之終不振也未可謂文章世運之不相符也更五季而宋而又可知矣蓋至　明而文稱盛　明至弘正以後而稱極盛也修辭之子踵接肩摩不啻家崑璧而戶靈珠此非千載之曠期文明之隆際哉然而俗化日漓人心日詭或有甚於漢唐之季世者其故何歟說者謂今之文名盛也而實衰也自衿于盛而適以爲衰也愚嘗繹而思之今之文則誠衰矣彼其高標門戶淩躐前人如侏儒之衿張不自知其陋也雕文纂組疑心眩目如桃梗之衣冠不自知其僞也工爲佞辭吹簧轉轂如媒妁之行言不自知其諂也拾唾竺乾輒誇三昧如巫祝之談神不自知其誕也哀歌慷慨無病呻吟如優伶之雪涕不自知其非情也凡昔之爲詭爲靡爲俳爲弱者今皆有之抑又甚焉此其始固不知其然而然

而其後遂浸淫膠結不可卒解也豈非所謂知其然而然而無如之何乎愚嘗求其故矣今夫古之爲文非衿誇見所長也情理苞塞不得已而言生言之紆徐曲折不得已而文生故曰三代無文人非無文人也有浮于文者也而今汪洋悠渺辭指乖剌范曄之所謂以意爲主以文傳意者不可得矣鑿空如此文何以不弊仲尼至聖不居作者游夏大賢莫讚一辭寧爲是謙哉言出爲經談何容易而今盱盱雎雎攘臂登壇橐鞬旗鼓唇搖舌張柳子厚之所謂輕心怠心昏氣衿氣不敢萌于文

者世皆犯之驚名如此文何以不弊夫文至漢唐宋誠迤降矣然而宋之人豈不能卑訾唐人以創爲尊嚮其爲唐人之逢蒙故不爲也唐之人豈不能模擬漢人以號爲奇懼其爲漢人之優孟故不爲也以故文雖日下格則代存而今尸祝西京陳言是獵甚且紀今之事竄古之名餖飣掇襲一唱衆和頗之推所謂忽于特操果于進取一字一句志凌于萩爲文士病者語不虛矣標尚如此文何以不弊昔之以文稱者類負該洽之聲如子產別臺駘敬仲對駁象卜氏辨三豕子政紀貳負終軍

覈鼷鼠方朔名藻廉文通識蚪蚪是以發攄胸中冷然順沛然行也而今新學小生操緩未能窺班尚媿輙嫻然自命搦管炎梨韓退之所謂養其根而俟其實如其膏而希其光者世寧有若人乎速化如此文何以不弊自宋以前詞章人品猶相爲引重故日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而今稍知雕劌不問操持放浪形骸希心曠達課以倫常茫如摶影王仲淹之所謂織人夸人鄙人貪人淺人詭人不列于文者一切推尊居壇坫之上矣鮮修如此文何以不弊夫此數弊皆弊在下者也乃上之所以轉移化道亦未盡其術焉姑毋論三代即文人尊漢詰言漢漢龍黜百家推尊孔氏今漸經畔道之禁得無寬乎漢詔書律令下者史稱其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今如綿如絲之體得無萎乎漢制吏民上書字歲不正輙棄劾今封事奏對之辭得無冗乎漢張霸以左氏訓義解尚書百二篇覆秘書無應者吏當霸辜大不謹今支離割裂之習得無莫懲乎蓋漢當重生時已有損文用忠之說故世主猶存此意然其末流浸淫且不能不弊也況于潰防決網滔滔漫漫莫爲之

障塞如今日哉則夫文章之壞庸可盡謂下之逞也物窮必反其始反始之計莫如損今日之文用弘正之質又損弘正之質用　國初之忠習尚質端則天造草昧之風未可盡革也源流欲正則本華青田之業未可盡疵也格調欲醇則龍池自期之篇未可盡貶也經術欲正則濂洛關閩之表章未可盡廢也要以寧儉毋侈寧樸毋靡寧率毋偽上操其術下祛其弊使淫哇之調息大雅之響作世道人心其有瘳矣安在乎知其然而然而無如之何也抑愚有說焉今天下之病可爲蒿目焦心

其利害爲任庸人能知而豪傑之士逡巡却避而不能者如此事之所謂知其然而然而無如之何者蓋不在文章同知執事者大亦借文章以象也

問天下之道貞夫一而已矣乃談者率云學術事功茲兩者可分途而趨歟後世言學術則曰儒言事功則曰才儒與才果分屬歟吾夫子亦嘗述儒行嘆才難矣乃其指何居可舉其要歟三代而下儒術人才則漢宋爲盛其當時人品與學術事功之分合見前史所載者可詳陳歟後世尚論似漢人多伸宋人多抑然歟否歟　明興求士本合學術事功爲一途士亦以是應乃後稍分矣分而不已且至于競果孰爲得失歟宋人有謂講正心誠意無關痛癢者又有謂任

氣禀識見不知戰兢工夫者然則學術事功之相持且今斯今矣茲欲救其弊非明學術不可顧學術如宋儒精矣乃今人彈射不遺餘力何歟　國家欲得真儒真才之用諸生以儒進行推擇爲才者顧相與究之　丁酉應天試錄

國家之所重于士者二曰學術也事功也品學術則曰儒而儒非守一家之言暖暖姝姝焉已也其用可以章三光而綜萬品乃稱儒也語事功則曰才而才非抱尺寸之長嘩嘩訚訚焉已也其原由于澤道德而闡性靈乃稱才也世有兼才之儒亦

有無才之儒而無才者恒托焉以自逃是枉儒也世有真儒之才亦有非儒之才而非儒者恒充焉以自張是詭才也故夫儒與才不可分也儒與才分則學術事功之所由弊也唐虞三代之上世無所謂儒獨八元八愷五臣十亂以才名固萬世之儒宗也自周道衰而儒名立吾夫子之言儒也曰夙夜強學以待問愨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言才也曰弓調而後求勁馬服而後求良士慤而後求智能以是知夫子未嘗專言儒也儒而必及儒之用故其體該也夫子亦未嘗專言才也言才而必要才之原故其用粹也漢武帝表章六經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于是世競于儒其後復下詔求跅弛非常之才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于是世競于才然即馬班二史所紀載儒則丁寬施讎韋之于易伏生歐陽生輩之于書申公毛公輩之于詩高堂生魯徐生輩之于禮胡毋生輩之于春秋皆株守遺編專門授受未免窮經經亡之誚僅一董仲舒正誼明道復國于江都而災異之京房希青紫之夏侯勝入圜刺豕之蔡國生已稱儒者之白眉則漢之所謂儒可知已其逮才也如東使則

張騫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詞賦則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皐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皆隨世立功與時俛仰未免頑鈍無恥之習僅一汲長孺守正不阿復老于淮陽而曲學之公孫聚斂之弘羊陰陽人主之張湯並誇一代之鴻羽則漢之所謂才可知已蓋漢人以通經爲儒而不求儒于事功故事功卑而儒益絀也漢人以事功爲才而不求才于學術故學術湮而才益雜也遷遂病儒者博而寡要勞而罔功斯固不知儒固乃謂異人慕嚮羣士並出至推而

附之版築飯牛之朋一何其輕于論才乎至宋而儒術彬彬迹追洙泗之傳愚未服更僕姑舉其爲然者才術通敏臨蒞皆有治聲者周茂叔也間陳詳說以誠意感悟上心者程伯淳也居諫省十九日而開丁氏經學排靖康和議者楊中立也論治人先務講求法制粲然可行者張子厚也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天文地志律曆兵機無不洞究者朱元晦也夫世以太極圖西銘定性諸書爲諸儒重也又以少事功爲諸儒病也是皆見諸儒之偏而不見其全持論者之失也乃其一代人才則又有

可言矣澹然無欲如李太初直亮忠信取重天下如杜世昌正色立朝自信平生所學如王孝先不欺二字終身行之如范希文謂修身誠意不可不謹如韓侂胄生平所爲未嘗不可對人言如司馬君實此數公者其問學源流雖未能與諸儒方駕而並轡矣其功業所就皆有本原顧槩以本閒道少之且也然則論人于漢宋其大較可知也而執事謂漢人多尊宋人多抑豈以漢治之不如宋而爲是耶言歟得以爲漢之人主雖不能盡儒之用而猶知崇尚之者至宋[illegible]之小與且有甚

名而黜之也漢之人主雖未免用才之雜而猶能盡才之用至宋則拔茅之日少且弃其才而失之也漢之才與儒分而治隆其失在上其得亦在上也宋之儒與才合而治衰其得在下其失乃在上也　明興　高皇帝規天闢地獨創　大猷非經術不以取士非庠序不以服官使海內奇心銳氣豪傑雄行之徒皆俯首而就于明經而其家衣緩帶禹行舜趨之徒皆昂首而赴于功名何儒非才何才非儒故二百年來名卿碩輔揚系勒勳後先不絕即二三君子俎豆宮墻之側亦皆卓然有所建豎而不爲清言渺論以欺世蓋　明法之善而得人之盛固非近代所敢望也乃在今日則稍異矣縉紳先生席太平無事抗顏而高性命之談而負奇韞采之夫意有所約結輒瞋目咈口而談經濟于是二途始分其究也不相爲用而相爲病雖相爲病而相爲藥其得失之槩可略陳焉今夫閒狀微言原原本本使如綫之緒不絕而常新此學術之功也然而厭薄倫常希心妙悟豈不徑捷而于績荒矣筌蹄可謝赤木獨探豈不神奇而于靈寶矣當體便是動用即乎豈不獨詣而于機玄矣

互標法門爭誇證聖豈不誤閒而于發繁矣合契自然蠲除理障豈不超灑而于用迷矣此則言學術而人爲本如孤懸泡影憂時語難使平談之士御其而不前其于功之力也然而蹈瑕遺會徼取世譽者與遲取不可與奉公廣樹交游多通而謝可與敦聲不可與效實捷踰炙轂智解連環可與超異不可與度務勃奮輕擲計不度時可與勇往不可與沉幾蹲沓翕訾害成畏敗可與談說不可與稽古此則談事功而失焉者也故朱元晦謂任氣意識見不知戰兢工夫誠切中後世之膏肓矣

乃陳同文謂謂正心誠意無關痛癢語雖過激亦未敢必世儒之盡無也兩環則兩攻兩攻則兩敗弊日甚翔鶴翰卑性命爲迂闊而詩言之嗟夫士生宇宙間其此身心其此世界其此感遇其此網紐而高者抗之以爲名卑者溺之以爲利非六通之道也彼一是非此一是非趨合則以相爲關見分別之交爲陷見爭鬥之操也總其一察大其會通皆是而西之迷書方而圓之象其昭昭之罪也故大人之學術事功愚未知于漢何如要只深于宋而且不逮也何也宋人實而今人虛也論于宋

而用不逮也何也宋人純而今人雜也欲救今弊必先覈事功矣欲覈事功必先正學術矣欲正學術必毋輕宋人矣夫今之彈射宋人者必曰窮理之爲紛也躬行之爲迹也居敬之爲拘也常惺惺之爲擾也分知行之爲歧也而思以爲置此數端更無學問易之言崇德廣業也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夫天非地不成崇非卑不積故曰禮者履也舍履則無如矣居敬躬行窮理惺惺皆所謂履也夫惟大雅君子辨其所履以修其德業日新富有兼資並進何精何粗何內何外何學術之非事功何事功之非學術脉脉然載天下以驅于周行而 國家收真儒真才之用世必有若人而何屋執事之過計也

問難成者事易失者幾執不嘆之乃難成易失之故可得而言歟易云知幾其神幾者動之微幾與機亦有辨歟昔人有著論謂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或者以爲此縱橫家言不軌于正然歟否歟三代而下豪傑之士幹大事成大功者如目付方面弭沙中之語馳單騎而定陝虢之亂與酸對壘而飲博自如訖言行妖而開門坐鎮猶主將之命而易置偏裨遂以止變振袂一麾[illegible]奉書檄獻馘即返曜將士而逆藩魏沮因宰臣請具票京師令其人自取而彼謂朝廷

有人諸如此類皆人所難辨非應之盡得其機何以隨試而效歟大事機之來何日無之乃如數君子者不多見于世其故何歟抑別有撓之者歟昔人有謂處大小事皆當用智又謂識見欲遠豈智識向所以當機歟諸士其明者于篇以參他日

丁酉應天試錄

夫成天下之事至難也事之來也紛投卒遇恍惚微眇不可爲定故慮之于歲失之時刻慮之四方八之中央此成事之所以難也然而成敗之勢非朝而至也其成也必有所由成其敗也必有所

由敗投之有會應之有機故機者萬化之候成敗之所由生也吾執其機而周觀其變不避患不倖功不輕爲不重發立談袖手而事已集矣譬之省括已精應弦而倒卻窾已得迎刃而解耳夫機者萬事之窾括也蓋孔子繫易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夫動則爲機動而微則爲幾故聖人慎之而是機也又非可以揣摩想度而得安排布置而就也其動在此其端或在彼其兆在彼其微或在此至難測也衆是而或以爲非衆非而或以爲是然乎然安覩乎不然不然乎不然安覩乎然至難

定也有急而若緩有緩而若急有重之而反以輕有輕之而反以重至難執也俄而吉俄而凶俄而失俄而得循環糾纏莫知端倪至難擬也先爲之則恐其驟且虞泄也事至而後圖之則又恐其疏而周章失措至難伺也故曰機者動物也因物也變物也隨事而遷因勢而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不察也蘇洵之言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讀者以爲洵縱橫之流也夫道則經權盡矣安所得機者而稱之斯言也似之而非也道寂然無爲經權者道之用也機者所以乘乎經權之間而

神其用使聖人而無藉于機則彼東山之征夾谷之會三都兩觀之舉豈不揣事情輕于一掷而隨時之稱宰成之戒又胡若是娓娓哉即所云聖人與世推移所推移者果何物也三代而後豪傑之士能幹夫事成大功者雖于道未必有聞而其所爲因時應變張弛闔闢之方皆能執其機而用之而非漫然嘗試于萬一故投之以危而不驚臨之以卒而不撓當之以變而不亂設之以詐而不窮沙中之語人情蓋岌岌矣子房畫雍齒之封而諸將立解陝虢之亂關以西且相繼起也李泌朝受

命而夕入其軍抱琵琶以斂手夫勢當危疑易動也而以單辭隻騎安漢唐之宗社非機胡以應之故夫投之危而不驚者留侯鄂侯是已澶淵對壘戎馬在郊此何等時也寇準又飲博自如幾收隻輪不返之功京師訛言妖起民有駭而交耳王曾令夜開里門補倡言者未幾遂定夫事變搶攘易擾也而杯酒坐談使上下恃以晏如非機胡以應之故夫臨之卒而不撓者沂公萊公是已郭令公入朝懷光狡然將爲戎首非杜黃裳矯令易置諸將朔方豈唐有乎鄜延禁卒欲相挺爲亂蓄謀已深微向敏中振袂一麾羌戎起幕下矣夫禍蘖勃發易逞也而權宜秘畫從容指揮收之俄頃非機胡以應之故夫當之變而不亂者黃裳敏中是已李正已跋扈淄青其獻錢二十萬非恭也以覘我耳崔祐甫請就賜其將士一介方馳而正已已心折矣趙德明崛強西夏告饑而輸之粟衆知其非矣顧未有以塞也王旦請具粟京師使自取之朝廷有人不旋踵悔謝矣夫逆藩悍夷情形狡譎易惑也而譚笑解紛以空言而賢百萬之師非機胡以應之故夫設之詐而不窮者崔祐甫王旦是已

之數子者皆有絕人之才高世之資其先機慮事如輅之占負之相季主之卜無不中也其機至而應如射隼高墉無不獲也其應之而適會其度如倉扁相寒暑候陰陽察有餘不足之辨而緩急其劑無不效也假令中智之士當之有瞑目而馳卻步而交耳又況其憒憒者乎故夫機者庸衆之所迷而豪傑之士所爲謹伺而不敢失者也而何世之昧焉者衆也蓋各有其病焉利害雜遝左顧右盼方營其利復虞其害則其病眩也端倪初生俄頃易向而猶豫逡巡未有所決譬之臨道躊躇坐

矣千里則其病瞀也未至泄泄已至皇皇迨至皇皇遂委于無可柰何則其病痿也信其獨智悻悻自用事成欲專其功事敗欲逃其罪則其病愎也神不內充氣復外懾一當禍變未免弁股嘶聲脅息喪膽則其病痿也陰陽變幻如鬼如蜮寵嬖則工捷旋反拙則其病鑿也數者之病浸淫蘊崇未易卒解此天下事所以百爲百傷萬舉而萬不當也乃其所以害機則又有可言焉夫機非權不行也誠使人各有心衆皆爲政甲之所是乙之所非甲與乙方爭而事已去矣上之所可下之所否上與下方爭而事已去矣盈庭莫決嘖室徒煩將爲百夫之孤寧止十羊之牧非所以當機也夫機非密不神也誠使宮府隔絕脉理不通代造膝以奏章朝徹九閽而夕騰四裔矣委屬垣于媟近言方脫口而意已旁馳矣曲逆六出之奇必不得施中令雪夜之謀將安所用非所以藏機也夫機非速不運也誠使計失聽熒視因指亂必然之畫可一朝而裁且以旬月淹矣不必然之慮當兩言而決復以狐疑沮矣尚書省之牘如山司馬門之使不報茹吐雖明啓閉達度非所以決機也夫機非圓

不流也誠使膠執成心罔稽石畫寐會未章而先爲與指阿意者爭趨矣情形倏變而堅執前圖慮難者引邪矣違覆不求其中參伍靡盡其變遂使借箸之籌轉圜之美曠然不可幾于世非所以審機也夫所謂機者主于成天下事耳而成之者一橈之者百因循不察遂使豪傑非常之士蠖濩而不舒牽掣而不前雖使留侯郭侯諸君子奮于其間不亦幾于納孟賁之手而縶驥騏之足哉然而豪傑非常之士則不可不自盡矣其道在識微夫風雨之至也而鶴鷁操其符陰陽之變也而律呂表其應豈以成敗禍福之來而茫無早見則無爲貴豫矣夫惟微影知形見表知裏似絺疵之進規等士熒之遠慮而後機可圖也又在廣受夫蟻馬之微也而或師其智則蹙之殷也而或賴其用如使以獨見獨明可衡天下事則無爲貴謀矣夫惟操契于幽合算于明備梁公之藥籠資曲江之小友而後機可參也又在本忠夫離朱之明也左右視則昏賁育之健也左右攫則廢人臣誠懷身家之念而能爲國慮忠則無爲貴一矣夫惟守職奉公罪慮不返顧效希文之先憂同武鄉之盡瘁而

後機可斷也三資者備而人主能虛衷委已使從容展布以畢其奇又何患乎事之難成而機之易失也而要之謂之曰機則識其要焉陳平周勃豈盡純臣陳蕃王允豈不忠漢乃成敗頓殊則其識懸耳故張子韶謂識見欲遠而張復之謂大小之事皆須用智非虛語也而是識也又非機智考索之謂也文子云神者識之淵張載亦云考索至者如猶料于物約見彷彿惟明睿所照如目所睹纖微盡悉嗚呼天下而無事則已天下而有事也固必明睿神識之君子而後可語機也

問范文子曰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夫內憂外懼皆非順治威嚴之世所宜有也然較二者而論之果孰爲急歟今外懼則倭與虜矣內固可無憂歟昔人有憂土崩者有憂州邵怠慢諱言盜賊者有憂江湖巳命數犯州縣百姓轉徙者茲其說亦有切於今日否歟世言盜賊之患甚於夷狄又何見歟周官弭盜之法如司盧司寇之類遜矣漢以後則趙張兩京兆及渤海朝歌廣陵之治皆有異績可稱亦可倣而行之否歟乃或者又以根本切要在于人心夫人心信國家之所恃以立者也今中州自災荒以來礦役煩興人心蓋岌岌矣茲其可憂不視天下爲甚歟諸生爲桑梓計宜究言之執事者將以聞焉

天下有輕重之勢有治亂之機內外相懼而輕重之勢可見也憂外而遺內其失也恃輕重相衡而治亂之機可覩也舍重而謀輕其失也闇故善圖治者必審其勢而察其機審勢則內外辨內外辨則輕重分輕重分則知制治防亂而機可以無失矣今天下之所謂極重總總而虞竭蹶而經營者

必曰北之虜也東之倭也是二者其能爲中國患也孰不慮之然而虜雖跳梁我以關市羈縻畜之三十年于茲矣倭徘徊海上察其志固在整朝鮮也我亢其上朝鮮角其下倭安能一旦得朝鮮而移患於我哉即患我而我猶能以全力制之不遽紛也此皆未足爲大患也今之爲大患者不在外而在內內戢矣即倭虜交訌固治機也內紛矣即虜欵關倭解辮固亂機也昔建元時天下全盛北徙胡南誅越戰勝威加而徐樂有土崩之懼武帝不悟卒使關東盜賊蠭起繡衣直指斬斷不休而

西京之業替元初時方征先零西羌誅南單于所在克徙而陳忠有州郡怠慢諱言盜賊之疏安帝不悟不再傳黃巾遂起毒流海內而東漢之基從至德時回紇吐番震撼京邑日備禦不暇而元結有江湖亡命數犯州縣百姓轉徙之慮肅宗不悟其後王仙芝黃巢之徒搶攘倡禍逼逐乘輿而唐祚遂緣以盡此三君子者皆當國家焦勞外患之日蒿目深思洞本計陳遠謨就當時觀之若迂緩而不切于事情乃卒之亂亡之禍反不出於彼而出于此然則內外輕重之情形已事足觀已故夫內之釁常挾外而生也外之釁常待內而成也外釁有形其來必漸也內釁無形卒至而莫覺也虎狼窺藩人得而禦之蜂蠆入懷則壯士變色矣洪水滔天人得而防之螻蟻穴堤則千丈必敗矣嗟夫此三代而下所以多盜賊之憂土崩之患歟

國家德澤法度維持綰結內恬外靖垂三百年于茲加以皇上寬仁蓋邦翼而濡沐之間以歲之不易爲之慘怛于懷賑荒使者四面而出恩非靳也州縣之制犬牙相錯一有緩急尺一之詔郵而致之四方無不奉命惟謹威非微也固宜閭里晏

然無萑苻之警矣而邇歲以來荆楚三吳往往見告其他探丸鳴鏑白晝禦人郡國不絕此非細故也而上下玩愒莫爲銷弭有建元元初至德之漸而無徐樂陳忠元結之憂一旦糜潰橫發其患寧止于倭虜已乎執事所爲惓惓于輕重之勢治亂之機非過計也乃愚之所慮則莫甚於中州矣夫中州國弁莊吳楚燕齊之交天下一大都會也自戰國時已稱三川周室爲天下之朝市至漢宋更都衣冠文物他郡國不敢望焉天下而無事則已天下而有事也禍必先被譬之車中州輻也軸敗

輪折輻必受其傷故他方爲難中州未有能獨完者也譬之身中州胷腹也胸腹受毒必潰于四肢故中州發難他方未有能無恙者也然則以諸郡國視夷狄諸郡國重何也夷狄外而諸郡國內也以中州視諸郡國中州重何也諸郡國外而中州內也毋論往代即勝國之禍不自汝潁倡哉近南陽宛葉之間已有嘯呼而抗三尺者此不可令四方聞且見也故今日爲中州慮則弭盜爲就就矣然而譚弭盜于天下則中州難何也天下列藩之地多阻迫山海其廣袤不過千里于概游徼易相

及也而中州幅員廣邈莽蒼無垠如甕琛所謂四遠赴會五方雜沓寇盜公行里正不能覺察蓋可見矣而其人又不力本而習侈窮困無聊扇誘易動故弭之難也譚弭盜于中州則今日尤難何也往者盜起多閭左奸徒作奸匿遁自爲雄長白蓮異教焚香結社誑誘愚民非有饑寒之迫不得已之計也而今連歲凶祲閭閻若掃哀鴻暫息天災復行欲以區區三尺之法檢柙待斃之民譬之防癰久將自潰故弭之尤難也又其最難者則閭礦之地十九盜區往者以嚴令驅之猶不能格今乃

使之千百爲羣蜂屯蟻聚有利則緣利而釁生無利則緣無利而釁生識防雖密亂本已滋愚恐中州之釁必自盜始矣執事欲撫舉昔人弭盜之法以鏡往詔今則愚請陳其槩趙廣漢爲京兆尹善爲鉤距鉢兩之奸皆知之盜賊屏跡故以擿發弭之者趙廣漢也張敞治長安召諸盜魁貰其罪使集諸小盜以赭汗其衣吏輒緣收捕窮治行法由是桴鼓稀鳴故以嚴法弭之者張敞也龔遂治渤海令民無帶牛佩犢盡賣刀劍易農具渤海遂安故以德教弭之者龔遂也虞詡爲朝歌長設三科

募求壯士令入盜中誘以劫殺伏兵待之多所誅殲故以方畧弭之者虞詡也張綱守廣陵值張嬰寇亂單車造其壘宣國家威德諭以禍福嬰遂并謁歸降故以開誠弭之者張綱也此數子者其設施方略雖有不同然皆能因時造務導窾解紛固利變之良材而銷萌之美術也乃施之于今則有未盡然者執事試籌今之中州一旦有意外不必然之警可以鉤距取乎斬斷銷乎雍容教令釋刃劍乎三科壯士盡得賊乎單車一臨即立解乎愚恐其未能也其故何居昔之盜下聚之而今之盜

上聚之也昔之盜病在標而今之盜病在本也本者何人心是已往中州嘗遭藍鄴之亂齊彥名趙鋒等之亂而不至土崩者　祖宗之深仁厚澤浸漉流貫于人心固未易動耳今日之人心能如向時乎貧者轉徙于溝渠富者困躓于刁猾而二三自徙惡稽　威靈至魚肉長吏憲令不得施白簡不得治蟲蟲之旺寧能堪此蓄憤既深其發必烈故今日之弭盜則收民心爲最先矣民心欲戢吾毋芬之民心欲靜吾毋動之民心欲安吾毋危之下寬大之詔而鑿空生事者必誅重捐衢之責而

許綱犯禁者必罪罷閒採之役而希旨言利者必無赦以授珠抵罪之心爲建威銷萌之圖採艱難根本之思於安靜和平之嗣則瑕釁不生而奸宄自化然後嚴保甲以糾其奸飭武備以威其萌廣積貯以救其災蒐逸材以消其黨綱維畢張周防無闕鉗有奇心衰行巨奸大猾安敢睥睨于其間哉昔唐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禁之太宗不從惟輕征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數年之後路不拾遺夫帝王欲有所爲于天下何求不得何願不成而患此區區之盜爲也今日所爲審輕重之勢察安危之機以成順治威嚴之化者或在於此范文子曰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爲外懼夫懼與憂皆非全盛之世所宜有也然因懼而知憂則外可戢內可安也外紛而恬然不知懼既懼矣而泄泄然忘其所大憂此愚之所謂閒與悖也書生之見如此執事幸毋曰于中州士爲桑梓計耳而迂視之也

問軍政無過於賞罰自古善兵者推孫吳武用吳起用楚魏其強國治兵皆操此術乃司馬法謂及不罰殷不賞周用賞罰而德衰然歟吾歟三代向上如春秋之奉穆漢高祖文帝武帝曹孟德諸葛孔明皆能役使豪傑以成大功者或以一敗而敕或以設謀不效而誅或無功而先裂土或上功差級而遞下吏或不用其言而賞或用其言而免不免於誅其故何歟我太祖高皇帝以白戰定天下恩威予奪古今稱神武焉其深有可言歟今四方多故將帥兵鼓舞之

術斷自宸謨與聖祖同歟春秋以下無論要以夏商周與國家今昔之故其賞罰規模安所拆衷歟茲欲祛積弊肅人心轉弱為強以制虜馭夷遵何道而可諸生其明著之篇

宣大武錄

夫兵者國之大事也隆圖外之懼乘不馭之勢夫安危之機寄億兆生靈之命而非有所以誘之於前與有所以驅之於後則戒之而不遵令之而不肅成而無與程其功敗而無與任其罪故兵不可一日而廢法也賞罰者法也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懲則所以酌恩威之施神張弛之術而善用其法者也古今善兵者推孫吳吳子六篇孫子十三篇其言用兵之道不啻詳矣考其行事武之所以勝楚霸吳其籌畫不槩見史僅紀其斬宮嬪一事起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士其告武侯以戰勝守固之道不外于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二子之強國治兵威加諸侯其行法之心雖非三代聖王之心而其法則三代聖王之所不能廢也司馬法乃謂夏不罰殷不賞周用賞罰而德衰夫有虞之師義和之討凜凜以孥戮常刑為戒肅于三令五申之條也夏何以不罰亳師初誓叮嚀於大賚之頒殷邑肇遷申命乎世勞之選寵利成功臣且兢兢戒焉殷何以不賞克咸之旅世與其同休不廢之戎明試以顯戮謨烈重光滋祚八百其所以維持防制有此具也周何以德衰故司馬法之言非定論也要以夏去唐虞未遠謨象舜于之化淪台丁繼世故其治簡其法寬也則不罰之說也殷承夏後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已行于式國受命之始故其治肅其法嚴也則不賞之說也周監二代而救其

將軍攻大備出車采薇之歌形弓卣鬯之錫多譚于詩書而致詳于肇容故其治文其法繁而浴習積哀至于削弱而不可救則德衰之說也蓋三代之治兵馭將周最詳而其國勢商最强商衰而奮者數四變與周陵夷而不復振也則豈非寬嚴之效殊而操法之致異歟三代而下惟漢日滋而頓奪日甚跡其行事兵勝名流而日以昌者必其法得也兵敗名辱而日以替者必其法失也然而殺函之役三敗而無誅九江之招一見而裂土烏桓之征非諸將之謀而反以成功行賞法胡寬歟蓋

棄盟徼利蹈師於險非孟明之罪也當英雄角逐之日非大破常格無以固其心千里徼幸於計非完不賞忠謀沮矣則秦穆漢高魏武之所以善用寬也馬邑之畫一不效而途誅雲中之捷差六級而下吏南蠻之伐用馬謖之計而卒以街亭受戮法胡嚴歟蓋設詐挑胡躬為難首此王恢之誕也當邊吏上功之秋非嚴為稽覈無以懲其濫益州疲弊寧堪再敗不誅軍政廢矣則文帝武帝諸葛孔明之所以嚴用嚴也總之執有定之賞罰以程功罪而用不測之恩威以鼓士心奏以之強漢以之昌蜀以之存非偶然也我　太祖高皇帝再造寰區威德加于西夏千古讓烈焉彼其提三尺于淮甸而奔走天下之豪傑莫不景從寧獨逐其時哉干戈未戢而廟祀功臣帶礪方盟而勞求鐵券曲宴盡家人之歡疇庸錄死事之後徐中山元勳也一綏奏功則深致田單魯連之戒朔德濟功臣予也一挫西師則欲行穰苴莊賈之戮平蜀逗留賜書切責破虜微眚解印就閒蓋　高皇帝之恩威真澤如雨露肅如雷霆而其賞罰真無私如天地觀其　諭臣下以賞罰大權宜主至公又謂藩鎮跋扈由于姑息夷狄侵暴由于不振漢唐而下覆轍可鑒則　高皇帝之所以篤馭諸將削平海內而開萬世之太平者其概可覩已迺來疆埸東西多故　宸謨獨運將吏胥奮寧及之役不難于賜劍平壤之伐不格于盈庭茅土之賞日懸請室之徵時急蓋　皇上之心即　高皇帝大公之心而其法即　高皇帝大公之法也固宜戎伍脩明威靈丕振海外有重譯之琛塞上無南牧之騎矣然而將日偷兵日弱夷虜日橫甚至窮島小酋敢為跳梁而旁皇無策則其故何歟愚以為國家閒

創之初有殷之強而其後不能不爲周之弱也周以諸侯吞併號令不行故爲　國家全盛二百餘年安綱覆盂而愚懼其有周之弱者勢有所漸陵而法有所漸不行也是故世肖之子以紙紵成風移壇之帥以苞苴借寵則法不行上焉者苟無車之安而不成處堂下焉者踵因循之習而工爲場寵則法不行時知其罪也以諱敗而掩之明知其無罪也以叢忌而擠之則法不行殺傷未當捷書屢聞斬無辜首功大溢內不復案求而外無所論訴則法不行議論起于愛憎而即以愛憎爲曲

直乙意見生于同異而遂以同異成矛盾成敗之算既淆功罪之衡靡定則法不行一爲未竟而旋議其功系口方勝而曲蔽其罪譚者病其覬場任者疑于借寶則法不行法不行故百賞之而曾無一勸也百罰之而曾無一懲也又何怪于武備之不張而國勢之日浸以弱歟故嘗論之天造草昧英雄力爭艱難百戰而取之人絕僥幸之心官無假借之政故法嚴也既嚴矣承平恬熙耳目玩愒兵革之事諱譚偷安之風漸長故法寬也既寬矣紀律益疎三尺罕用旋纘有不及閫閫有不及察故法靡也既靡矣貪緣竇竅黑白淆亂神叢佔于暫借太阿失之倒持故法亡也夫爲法而至于亡國與幾何然則欲審用法之規模者其必察于強弱之情形而後可也乘強之後猶弛干寬乘弱之後庸病于嚴則商周之季可徵已周雖車攻之響僅聞而姜戎之績已敗商則聲震赫濯至其諸侯來脩歲事惟祈免禍謫爲幸奕世詠之猶以武稱則商之君能察于強弱之情形而周不能也今日之國勢而既有周之弱矣欲以法商之強非嚴曷由焉所謂嚴者非印刓不與以爲慎也非徙木棄

及以爲信也非縛五賁之手絆騏驥之足以爲制也則莫如審名實矣躬壇坫者非韝鈴不庸而寇駟削跡備行伍者非技擊必沃而竄匿干誅將必求其知兵兵必求其有用以此行法是法以名實嚴也則莫如覈奏報矣魚貫而獻馘果虜首級重載而出邊果市賞歟五原烽火勿邀呼韓之虛名萬是寬號勿騁塞布之飾說以此行法是法以奏報嚴也則莫如要成敗矣一事之任務徐課其始終一人之身務總程其功過壇而授鉞泮而飲至不得苟且于目前不得移患于身後以此行法是

法以威敗嚴也則莫如公聽覽矣衆所共功即甚憎不敵衆所共罪雖甚愛不原爵則干朝戮則干社宮府之情既暢城社之奸莫惡以此行法是法以聽覽嚴也要在持之以公平正大之心而不墮于徧陂振之以精明果銳之氣而不狃于因循殺而可赦也而馬邑必誅剖符可封也而差級必罰忠言可賞也而喪師必戮神明不漏乎媟近權重不至于潛移則　高皇帝所謂姑息不振之弊庶可免于今將見鼓鍾未設而誠貺流通齊斧未陳而嚴威震疊近以紹　開天闢地之規而遠以符

般武撻伐之烈其於醜虜狂夷直鞭箠使耳此非今日轉弱爲強之一大機歟六韜之言曰賞信罰必貴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夫爲法而能使不聞見者莫不陰化法安有不行而勢安有不強昔齊威王寐國耳諸侯且陵齊威王一旦發憤烹阿大夫封即墨大夫師未出境而四鄰畏服振衰扶弱若斯之易也況于席一統之勢乘　明主之威靈行賞罰振紀綱以馭將治兵其勳烈可勝道哉嗟夫是道也寧獨兵家者言即治天下由此矣

問語云王者不勤兵於遠蓋恐勞師費財禍釁無已也然有苗之征鬼方之伐即帝王之世不能廢何歟兵法以去國越境而師爲絕地乃犯之而勝者多矣有違衆而破烏丸者有刻期而下遼東者有以三十萬衆破突厥於黑山者有以三千騎襲定襄破頡利者有以節發諸國兵定莎車者有請募勇士作偏箱車討定京州者安在越境之必絕哉然而英雄之主衆天下全力困於高麗即我　國家神靈郡縣南交亦旋而棄之何以其易若彼其難若此也夫兵誠忌遠

乃又以自戰其國爲散地則近又未必利矣果勝敗之數別有所由不係于地歟孫子有云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夫能以遠爲近其方略何如願諸士究言之毋徒創近事而以不勤兵爲解也　戊戌武衆錄

兵無定形亦無定用無定形故縱橫出沒相乘而迭出焉以遠近程也無定用故闔闢操縱代運而不窮焉以方域拘也夫惟舍兵者策出于萬全慮周于必克能逸能勞能靜能動能合能分能常能變謀之廟廊券之邊部散之四夷收之中央近戰

可遠戰亦可以近待遠可以遠待近亦可觸靡不摧跳靡不仆神乎神乎至於無方此兵家之妙筭也而世之議者以為譚兵易決勝難決勝于門封之內易決勝于四封之外難茲其故可知已飛芻輓粟千里有摩中外騷擾以奉戰士其甚者三十鍾而致一石則轉輸輦至也由用道里曠絕困遠兵勢敵情朝昏移變則間諜難信也懸軍深入孝與敵逐清野堅城相持歲月欲掠無資欲歸無路則進退難操也勞逸之形既不相如客主之勢又甚懸絕敵兵益集我衆日孤則恇怯難鎮也履霜蹈瑕幾幸萬一首尾銜絕聲問不通則救援難及也故兵法以去國越境而師為絕地勤兵于遠王者戒焉茲二說孰能易之雖然猛獸之咆吼于原野也其初以為無害與人無傷也低而寬藩則格之難矣低而入戶則格之又難矣故夫拒猛獸者與其門庭則不若藩籬也與其藩籬則不若原野也易之言師也固明以行險訓矣夫險非兵之所得詳也有苗之征鬼方之伐帝王登樂勤兵于遠者哉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容民而蓄衆耳三代而後窮兵黷武而敗者多矣乃其勝者亦自不乏蓋

有度我之可以制敵而勝者有度敵之不我虞而勝者有度可以衆戰而勝者有度可以不待衆而勝者有度可以用中國兵而勝者有度可以不用中國兵而勝者度我之可以制敵而勝者司馬懿也公孫淵叛據遼東燕薊蓋岌岌矣懿請以百日往百日攻百日返六十日休止設為三策以料淵而淵果如期授首矣法曰用兵者必審敵之虛實而趨其危懿實有焉度敵之不我虞而勝者曹操也操欲征烏丸諸將皆以道遠不欲行操獨用田疇計出無終至柳城出其不意一戰而誅蹋頓法曰行千里而不勞者行于無人之地也則操有焉度可以衆戰而勝者裴行儉也行儉率三十萬衆以誅突厥都護蕭嗣業方奔北矣乃伏兵檀車以誘虜合衆大戰卒擒其酋溫沙等以歸法曰弃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行儉得之度可以不待衆而勝者李靖也定襄之役靖僅三千騎耳頡利顧大驚謂兵不傾國來靖安敢孤軍至此遂脫身遁而虜衆大潰法曰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李靖得之度可以用中國兵而勝者馬隆也西羌倜機能反隴右騷動衆莫敢任也隆請募精兵二千

人製偏箱車轉戰經年克破降之法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如鳥擊如赴千仞之谿降蓋計之審歟度可以不用中國兵而勝者焉奉世也奉世使西域屬莎車與旁國攻殺漢使損其奉世以節發諸國兵斬虜名王威加異域法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勞也奉世能辦此矣夫此數子者皆犯天下之所難與兵家之所忌而大戰大勝小戰小勝威震乎裔壤而名傳于殊俗其故何也蓋嘗論之遠戰有所難亦有所易選卒輕齎因糧于敵野積露梧皆吾外庾軍儲不易供乎弁銳養威伺彼懈惰救左擊右救右擊左彼無所不守而我無所不攻間隙不易乘乎士卒背鄉井去親戚以將帥為父母吉凶禍福呼吸相關上心不易聯乎人情既深勢不得反復有進死無退生意氣不易振乎敵腹心奪其險要形格勢禁莫有鬬志聽日持久受且內生倘形不易屈乎蓋兵無全利亦無全害有難而反易有易而反難舍用之則窮荒絕徼之外成敗得失靖于毫芒動中其符謀合其契雖有百萬之師千丈之幟拔而覆之堂上不舍用之則倉惶周章舉動乖迕眉睫不及窺堂皇不及備四

境之內徒以猜寇而資盜耳何問其他故夫勝負之機綰于方寸進退之數轉于儀檝不可以一途拘不可以一蹈盡有仲達孟德之智則白狼可登玄菟可蹴不然則大業之所以困于遼東也有裴獻公之謀李衛公之決則陰山大漠可掃穴而空庭不然則李陵浚稽之覆轍也有子明孝興之敢任則玉關西外秦隴而西可使內屬以斷匈奴右臂不然則王韶熙河之末路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乃肩肩焉論封域之殊較遠近之槩不亦竹哉若必以近可恃遠可乘則陳餘泜水之師裡信耳千里轉鬬者其勞逸何如張步臨淄之守視狄弁孤軍獨進者其緩急何如而胡以國墟身僇一敗而不可復救也故兵法雖貴以近待遠然又以自戰其國為散地兩者固相準而衡矣或者曰唐太宗之以神武定天下也兵未嘗挫而卒困于高麗非以遠耶夫太宗蓋有所忽而輕用之也又自所狃而蹈用之也千石之弩為鼷鼠發機或反有不中穿傷之技射楊葉而不止弓斯撥矣 國家威靈暢于四裔大兵肆征直窮斗北偏師獨克遠盡日南郎虞帝干羽殷宗撻伐畏以加矣獨南交屢

叛卒棄其地竟所謂縛之長不及馬腹乎然而張英國三人其都橋其僞王如振槁然成山劍安遠陷惜用武之不終也夫寧以南海北海風馬牛之不相及哉乃在今日有足詩者申許之戍既未有解期矣九邊吏士無以一矢射長城之北而遼左一出棄遂復其軍愚恐懲美蹈覆轍且將散落離棄屬國僅洋爲自保計矣夫飛江大漢則滄溟不爲廣遼鎮望氛則重壘不爲遂蹕馳跨參則南斗不爲闊計非譎也犀銳相角則長技五之瑱環相徂則貴賄百之宗鍵相逐則關士倍之其非乏也而

廩廩虞負者何也愚以爲今之用兵有所甚難而前所稱引不與焉夫卒不素練以其將予敵故自古出師朝發命而十萬之衆不日中而具矣今倉卒徵兵尚在萬里之外羽檄之遲留舟車之淹沮計不歲月不能成軍爲將者將張空拳而博乎則難在集師夫兵貴拙速未覩巧之久也今東征之役業已踰歲而吉語杳然夫久暴師則銳氣浸挫銳氣挫則智計浸塞挫銳塞智何以待敵則難在持久昔太公告武王立將之道曰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夫君命有所不受況其他乎而今百人令而一人行或言當深入或言當堅守或言當留屯或言當撤兵或言當撤北兵而留南兵當事者將誰適從乎則難在夫矣昔亮不以故而逗參軍之戮脯不以親而貸督護之誅今　天子之賜劒曾不敢輕用于一慢令之百夫長況其上者乎夫三軍有進死無退死奈何能驅之赴堅敵哉則難在立威前代用九節度四經略皆以致敗今南北異將異將則異心異心則人有功欲讓之已已有罪欲移之人智不用之料敵而用之脩鄰勇不用之戢賊而用之爭功則難在同力成功之難

大率坐此非遠討之罪也蓋孫子有言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夫能轉遠爲近則虞絕域若閫井居遐陬若衽席正今日困倭之長晝矣夫議者之所爲患苦遠討者無他以所役中國之兵所居異國之土而所守又異國之郡邑也則見以爲遠而智者謀之則皆可轉其勢而爲近夫朝鮮兵燹之後雖人力綿心惙然彼四右渠高官之遺黎豈遂不可整頓耶謂宜至誠懷柔令不我疑選我偏裨中一二閑將略者分領其兵訓以戰法且戰且練不半歲化爲勁兵矣如此則屬國之兵即吾兵也

也田之說久行矣而未聞有成效也或謂我兵故多遊惰奈何能知南畝事夫事固可習治田即勞不倉愈于抱槁餓死乎謂宜簡士卒而分用之其精悍者專操戈而驚敵者專秉耜戰者備畊者則畊者無蹂踐之憂畊者供戰者則戰者有飽腹之樂我兵日食其土之所有不思歸矣如是則屬國之士即吾土也闔屬國無城可守故賊取之易若拉竹我師也守其間未得安恍卧也今誠擇要害都邑督彼結城城固既堅賊銳則嬰城而守賊懈則出奇而擊戰則無衝突之虞守則有樓櫓之禦

如是則屬國之都邑即我都邑也治我之田守我郡邑用我之兵安我吏民直枕席上過師耳何言遠乎昔者班超護絕域三十餘年其安不異處庭戶之中至使于闐侯王爭抱馬脚惟恐去己居其地因其糧用其人橫行西域中若虎豹敺食于鹿聚兔犀之中東西馳突莫不如意而無敢攖之者地之險遠烏能難之哉愚不識今閩外亦有定遠其人否有之則遠近之形勢固可不論也

問天子守在四夷存包桑靡有兵革之事甚盛今虜三世拜王爵古所未有然所部尚有順有逆有時順時逆　詔令順則羈逆則絕一歲順則一歲羈否則絕　廟謨豈不遠哉乃在諸將宜如何西陲數戰嘗懼其疲而蜀故無虜患今亦見告敢裔制虜又宜如之何西南則緬甸嘗梗矣頃情就平宜若為撫綏者諸內地夷必欲使之長安樂懷服無敢後何術而可安南昔人謂封之不如絕今復為黎自縛請　命以都統使羈之果得策否南方之夷為猺為獠為蛋為蠻

種類多又海外國無慮數十行貨于閩粵間得無有他虞否蠻倭閩東南久始殲之而比入朝鮮則或棄或戍或封或剿議不齊　上赫然致師而煩費久勞亦所不恐此尤策之所宜亟圖也王者之治詳中國略四夷顧不得置四夷不問茲欲總攬長策柔遠能邇收效于千祀者圖于王會何脩而可以臻此　戊戌會試錄

王者之制夷狄必操其權始矣操其權而敵急與急敵緩與緩戰守縱舍惟我之利而後得與天下安于無事不操其權而敵急與急敵緩與緩急既

鮮暇緩亦虛日而敵制其權以役我將奈之何所謂備非都爲標悍橫行以逞之謂也兵械誠備將士誠整儲峙誠富組綱誠設而內治脩也法幾愼慮靜若淵澄動若發機而　廟謨定也此道之外盡皆虛僞茶雖百工蔑一濟矣日之制兵者苟幸幾無事因循罷之而兵卒不可罷此於名美而實戾故愚以爲必有事而後可以無事也蓋自昔患夷狄者西漢苦虜東漢苦羌唐苦吐番宋復苦虜是皆與國相終始而較禍淺深則宋甚唐次之漢爲輕大漢時匈奴非不勁也西北羌戎非不數侵

軼邊而不入爲害何也漢之具常脩將常選甘泉之警一聞則細柳棘門之軍可立辦南越之釁一聞則戈船下瀧之師可卒發先零罕開一警則後將軍可行便宜可守燒當迷唐諸種反覆則護羌校尉可以威鎮武都太守可以計散故終漢而戚不絀也有由矣我　二祖威靈震華方外而寒下海上之戍基置星羅中山既寧經營于西北東瞰江夏修力于東南控制之方至纖至悉然且樹七衛以通西域立茶馬以縻諸番建重鎮以屏全滇土司納款則仍其故俗島夷效命則錫以土司操縱有宜經制成備此　二祖之大權也二百餘年蒙安龔泰雖虜之桀驁而俯首擅場者三世于茲又何蜂蠆介鱗之虞哉故緬甸就平則金沙之武不必黷南交請命則都統之號不必靳五溪百蠻誠善撫綏則貪蒐獸獮之舉不必煩海外諸國行貨閩粵誠嚴戢姦人毋使誑惑則關市之利不必棄即有反覆如播州僅如黑子之著面耳而曾何當于蕭斧乃可異者朶顏三衛爲我屬夷帖然耳目虜以窺我而我未能詰也火酋蠶食番番不支將折而入虜我未能庇也倭奴蹂躪國樂浪玄菟

之區兵未有解期而我未能誅也何大者之順而小反逆昔者之柔戢而今乃棼如哉豈非內治之不脩而　廟謨之未定致然歟請言其概夫衛所森列什伍屯聚且毋論中土即沿海五十九城非乏也而尺籍空存操戈不值無事則養軍有事則募兵軍與民爲二兵與軍民爲三力安得不蹙以朝鮮一隅而徵兵半天下閩浙兩粵騷然矣楚蜀諸夷亦復調發何以示中國強大而逆折邪萌也茶馬之制雖存而奸商以茶予虜虜以予番利權倒持莫此爲甚安在其能制西戎之死命乎九邊

屯田鞠爲茂草雖開墾之令時下而空文相冒守
陴乘障之士安得不仰給於大農也執事誠度今
天下有如虜不靖倭未夷更之數歲當何若夫
二祖之略遠出漢人上而後世之頹弱乃在唐宋
下愚所見惑也今即未能大復如初亦宜且以蜀
漢諸葛亮之守臣而專心倭與虜虜嘗遞逆遞順
以款憑我故東款而西掠昔款而今掠而我恐其
東之武也升西而款之狃其昔之恭也弁今而款
之此虜之所以橫也今之　制曰順則羈逆則絕
一歲順則一歲羈否則絕甚善顧恐彊吏又陽爲

絕而陰示之羈耳倭往者亦似順似逆以封緩我
故朝敗而夕乞封夕封而朝復寇我欲其封之成
也忘其敗而縱之冀其寇之緩也復以封而縻之
此倭之所以逞也今之　制曰選卒齎糧一意戰
言封者罪無赦甚善顧恐彊吏亦知戰而不知所
戰耳則愚以漢言漢孝宣嘗勑邊守尉曰匈奴大
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一入其數反爲欺故
虜之情形不可不審矣自倉答後而大半之衆實
繫其中向背離合不盡同也誠諜知其情而乘其
猶擣其黨不令之合有所邀索毋一切輕狥而後

謀可伐款可久也趙營平有言胡之欲與羌合非
一世矣故羌胡來往常勑使者解散其謀而張奐
招誘東羌共擊南匈奴卒破逐之今之番漢之羌
也番恨虜夫常徙以中國媾虜不敢釁而且漢實
不能庇故棄之虜耳誠結以厚賞撫而用之令其
共致死于虜虜必不敢越番以窺蜀而藩籬可固
也張騫嘗謂烏孫本與月氏共在燉煌可招令東
居故地斷匈奴右臂今自嘉峪至哈密皆燉煌地
近瓦剌往七衛不微不足以當虜先臣陳九畴嘗
以瓦剌破馬黑麻矣誠招居其地彼與虜嘗必鬬

虜虜彼安得舍而窺我而禍釁可乘也營平之破
羌也堅請吏士屯田武侯祁山之師屢出屢撓至
于渭之屯而懸困千里魏禮兵家大忌況踰山海
之險乎陽嘉間嘗置玄菟郡屯田六部史稱沃沮
肥美宜五穀誠倣此法倭靜則出鋤以撓之倭動
則堅壁以老之一二歲後吾知轉輸可罷也漢之
經營西域皆用其國兵班定遠之行纔三十六人
耳徐幹和恭往助皆不能過千人何事煩中國今
度遼之兵已不下數萬而計朝鮮文子兄弟無不
欲制刃倭者誠得一班定遠而輯睦其君臣訓練

其士卒比及三年有勇知方而戍兵可撤也陳湯副校屬耳其伐郅支甘延壽以都護而從湯計樓船左將軍之攻朝鮮也兩將不相能至煩天子遣使往乃克降下權作忌起不可不念誠令將吏協心而使相矛之釁消清人之詠息則外難可杜也由前三策以馭虜由後三策以制倭倭退弁力于虜虜靖伸威于倭而又脩茶馬之政復飛輓之法明軍伍之制嚴內地之防構而誅之服而舍之急緩之權常操于我故可與華夏共無事而偕享太平之福不然我欲靜而彼方動自救且不暇其何

能安抑又聞之曰合天下之智勇以謀國無不濟也盡天下之智勇以自謀無不敗也今或邊臣苦心畫之而朝臣片言撓之或政府與樞府之指出于此而制府開府之見出于彼款有成心欲力撓乎羣謀戰無石畫徒取掩于衆口甲乙參商何以當敵又聞之曰內計定而後及外無不弭也內憂深而徒事外無不折也今或邊民苦戰也而益之轉輸沿海苦汛也而加之增餉採礦之使四出則盜伏生告訐之門一開則里閭駭小民喜亂而不知長亂士大夫諱兵而不知弭兵不蚤是圖恐因敵而增兵兵未出而內生敵也因兵而增餉餉未集而內生兵也因兵事而收材官材官未盡應而內生心也何以自備劉安曰凡用兵者必先廟戰荀卿亦云徙臺進退欲安以重夫廟戰與安重豈直施之治兵而已哉先施之　國家可矣則愚所謂脩內治定　廟謨而自操權之說也審若是即舞干羽耳王會可也

兩浙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封文林郎翰林院
修撰見溪翁先生行狀
容齋呼公行狀
都管勾事益齋呼公行狀
司徒林公行狀
封文林郎仲測李公行狀
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環浦鄭公神道碑
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可齋游公神道碑
南京工部尚書簡庵陳公神道碑

贈通議大夫南京通政使澤塘楊公偕配宋
淑人神道碑
贈福建布政司右布政使益庵徐公神道碑
雙溪陳先生墓表
大中大夫廣西布政司右參政南岐薛先生
墓表
于母虞太安人墓表
殷孺人墓表

蒼霞草卷之十三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兩浙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封文林郎翰林院
修撰見溪翁先生行狀

先主諱興賢字懋卿別號見溪先世居閩之莆田唐史文光傳所載翁廷贊其祖也當宋世兄弟六人並第進士有官諫議者徙玉融十五傳有名進者徙候官洪岐遂爲候官人進生弼弼生朝建俱以隱德爲郡大賓賜爵一級朝建公號厚岐娶于施生二子仲卽先生初施孺人就館厚岐公夢金

冠朱衣人數車列廳事上揖之曰興賢興賢俄而異香滿室遂誕先生因名焉先生生而穎異弱冠以易著同里周延尉延同諸子業女以甥女卽沈安人十八補郡庠以高等廩餼聲名冠諸生從而稟業者輒滿戶外先後七試棘闈副中者再然竟不第至戊寅乃應里選督學四明道先生閱其文大加賞嘆曰此非老經生終當爲賁北神駿耳而先生是時心念有子能嗣業而翁可且休至無適秋比不然試輒拊名登曹以歸諸同輩更來挽留不能得其扶厥嗣太史舉于鄉明歲先生遂偶選

授建陽訓尋轉諭江山教授延平復移金山衛學
權皐比十餘年清修飭己豈弟作人終始不替門
下士成名者甚衆江山則鄭生景濂國望王生光
祝金山則張生冀軫李生凌雲徐生光啓徐與鄭
文掇元魁所學之盛從昔希有人士碑頌其功先
是金山武弁處文盛軋已爲木將軍關弓射文廟
甚者毀棄聖像爲厩衙先生究青烏家言捐俸濬
泮池得木將軍聖像于汚泥中觀者駭詫其在江
山則爲民請邑令蠲力役定埠直以蘇邑困至今
賴之建陽有娶婦之子被令箠且死先生察其寃

力爲白得解後太史過其地娶婦物色貌類先生
突前泣謝凡先生所至樹德多此類長吏雅知先
生無私干謁故有言輒聽兩臺及學使者察舉先
生賢薦書歲上然官雖屢遷終不越黌序最後乃
轉判浙嶠時太史已滿修撰考矣先生慨然曰吾
家世逢掖安能執牙籌算銖兩哉遂拂衣歸或勸
之就官則曰吾病不任也其歲封儒林郎翰林院
修撰太史以使事過里跪進　璽書先生色喜曰
吾今乃覺曠懷矣仍勗太史以　國恩厚當圖
報稱促之還朝家居健戶課子間至會城往反三
十里晨出暮歸亭午則就蕭寺與僕從市餅餌充
饑或勸置別舘則曰吾貧未能也郡邑長歲時延
致賓席俱謝不往惟與二三朋舊留連詩酒間恬
然有以自適故雖希年精神益王每晤太史書札
皆手書蠅頭細楷纚纚千言無一畫苟者衆謂先
生年未艾胡遽已耶卒之日爲萬曆己亥正月初
六日距生嘉靖己丑十月二十九日得年七十有
一生平一意嗜學淡于聲利韋褐蔬糲終身不廢
太史或致綺衣輒屏去曰福當徐享吾非惜衣乃
惜福耳居金山嘗以試事偕同僚扁舟赴毘陵至

則就乘興去先生獨挈兩役步行間有指者曰此
殿撰若翁也衆相顧嘆息所居弊屋數楹皆先世
舊業無所增益每以清白誡太史曰士登高第必
如范希文王孝先乃不媿科名太史奉教惟謹士
林稱之始厚岐公没有遺庚金氏年六十先生事
金如厚岐公在日金優游暮景壽八十終復爲寇
突與次婦吳氏同窆焉撫伯兄孤如已子訓誨提
挈不遺餘力與沈安人白首相莊不畜媵侍沈氏
之娶婦得瞻孤女得嫁皆先生力也其敦倫砥行
啬已厚施蓋居官居鄉如一轍矣子男四人長即

修撰名正春壬辰廷對第一人娶林氏封安人先先生百日卒次正謨正誼正誼正選俱庠生正選早夭墓在祖塋之東某山某穴史氏曰仕宦之情避涼而逐氊人槩然矣翁先生徘徊廣文白首不厭一當利途而遂棄去此豈可以常情測者漢人言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先生固人師其所至弟子聞先生沒皆泣下也

容所吳公行狀

南京兵部尚書容所吳公卒于家兩臺使者疏聞大概稱公純德名臣　卹典宜備厥嗣太學君將以得請之日葬公乞銘于鴻筆而以小子高爲公門下士使具狀焉小子自蚤歲辱公非常之知得藉手而狀公甚幸公諱文華字子彬別號小江晚更號容所先世自光州固始入閩居岱山始祖贊爲施州守再傳士典徙連江遂爲連江人士典數傳至寅訓導太平訓導公生處士公瑲處士生廣西按察司副使公世澤公以右都御史秩滿處士

副使皆贈如其官副使娶贈夫人陳氏生公公十七補諸生即爲督學錢塘田公所器重嘉靖乙卯舉子鄉明年第進士當授北曹郎以母便養乞南得兵部適三殿工興內璫主進顏料牒所司具舟三百艘公裁其半璫怒甚脅以危言公徐應之曰中貴人欲多索舟爲市販地耶夫使舟不任載者責在郎使舟任載而故爲逗留以乏上供者責在中貴人璫無奈逡巡去是後凡進奉舟皆損其數所省郵傳金錢無算頃之　景藩之國道留都復當具舟　藩即從人橫甚道路苦之時公已從督

草場他郎在事莫敢任尚書以屬公公代綜其役事事治辨間謁王傳與約非　王命而私要索者請治其非傳唯唯一夕而去無譁者其督草場屬振武營變後尚書創前事多所假借卒有訴增租者即爲奏減　報可矣公得檄持不下曰此其地固昔瘠而今腴昔乾沒而今受賦者也稅額有定何可更且此曹驕宜裁以法曲法以長驕憂無日矣尚書不能從未幾去公從吏代者疏請如舊制乃已居南中六載才名蔚起爲諸曹冠癸亥晉湖廣提學僉事端模範絕請托士子相慶得師初抵

任業迫試期公疾走列郡晝夜校閱所衡隲錙銖不爽今少司徒應城陳公大中丞祁陽陳公黃安耿公太史京山李公祭酒漢陽蘭公皆拔居首選諸經奬借而登第成名者無算楚人至今稱賢學使則云前喬後吳喬者關西喬公世寧也乙丑晉四川參議分部上川南武定叛酋鳳繼祖者滇部也逃入蜀界兩省合誅之連歲不能得用公方略乃就擒天全招討副使楊時譽以承襲爲招討使高定所困相仇殺久之邊境騷然公檄諭二酋咸悔懼因代時譽請兩臺俾得襲事遂解明年晉廣西提學副使其教粵士如楚而以粵俗樸開誘爲詳已巳晉山東參政歸里中省侍太夫人留連踰歲乃屢任屬藩臬乏人公兼攝數篆督儲清戎課吏折獄咸咄嗟辨中丞真定梁公服公幹局特疏薦諸　朝有貞勤忠亮之語人以爲核踰年晉按察使仍山東臨晉江西右布政使釐正賦役十餘事衆咸便之歲癸酉比士公職提調總校易禮二經所拔士皆知名錄文爾雅多公筆也其冬晉河南左布政使以扶侍歸未抵任適大計羣吏　天子修曠典旌治行異等者二十有五人公爲之首

塑書金幣下大梁士林艷之大梁故苦藩祿計畫罔措公至則酌盈虛嚴出納禁羨耗積逋盡輸諸宗胥藉以給先是　詔祀華陰諸臣有司寢未舉公慨然曰此衆忠盛典也胡可緩檢汴志得鐵公鉉等五人建祠祀之又下檄修　太昊陵及濬復南陽水利他興革甚衆皆持大體務裨益于民乙亥晉應天府尹在汴所積羨金萬餘藏吏具籍進請納行李不則牘而白之臺使公不應第以籍授代者充公帑而已其廉不近名如此去之日宗藩及汴人扶攜追送至車軹不得行途次晉右副都

御史巡撫粵西粵西方旱災流亡載道公疏請賑恤不待報已先發廩庾矣仍令人齎帑金乞糴鄰省稍倣常平法給散募民能墾荒者予牛具種子地利益闢饑而不害已乃覈田賦均驛傳飭兵戎疏設昭平縣建養利州學割武緣縣屬之思恩移兵備于鬱林增河池同知經略種種足規永利六平寨猺突出爲患公檄叅政陳應春剿平之擒斬三百七十級昭平賊首黎福庄父子聚衆剽掠執孝廉歐鳴鑾索贖聞公至懼釋之公佯爲不聞會督府徵師討羅旁兵盡東公陰留三千人屬裨將

韓文昭等之斬福庄乘夜攻下五指白冒諸峒斬一千三百餘級俘二百餘人捷聞陞俸一級予賜金幣區招撫餘黨二萬餘人即其地建營堡二十一得田二萬六千餘畝分授新附及諸戍兵事聞賜金幣又以撫降岑溪諸猺功　賜金幣蓋一歲中論功受錫者三亦異數也其後北三功尤甚北三者柳州賊巢也聚黨萬餘人慓悍善騎射號刻馬賊諸將縮縮無敢嬰其鋒公策之曰賊強而負固宜智取毋力爭適河池哨咳有警公選拔七千餘俾叅將王瑞倪中化往剿既得捷即馳檄諸將曰吾名攻河池耳意固在北三今河池捷北三謂我兵疲且休矣必不我虞可擊也遂督兵分道進賊果不爲備連破七十餘巢斬四千八百級俘獲稱是是役也兵不及萬費不踰千因糧于敵不浴月而蕩累世之巨寇本兵偉其功擬策勳告廟而督府某者相國私人也當公舉事時謀甚秘督府不及聞相國欲以爲督府功度不可乃薄其賞僅　賜金幣錄一子太學生戊寅晉戶部右侍郎以都御史報滿沐　恩如　令甲隨以太夫人春秋高陳情終養時相國方奪情諸言省侍歸養者

皆惡聞縉紳相戒無敢啓口公獨觸忌不顧時論趣之太夫人聞公歸喜甚夙疾爲瘳再踰歲乃逝服除守臣以　聞時相國沒矣臺諫交章薦公癸未起兵部右侍郎仍撫粵西夷蠻夙戢公威惠境內晏如獨湘源熟猺苦催科謀爲變公檄諭之遂定田州酋岑大祿與母梁氏不相能梁徙避他所隣酋合聲罪欲瓜分其地公曰此亂階也亟諭大祿迎母歸好如初觀覦遂息其年晉刑部右侍郎徙左皆需代不得行隨晉右都御史總督兩粵故事郡邑吏歲時獻遺稱觴上壽糜費不貲公一切

禁絕幕府經用自軍市租及常賦以泰戰士其他
榷稅夷船所入有司不敢問公悉歸諸官毫無染
指又以其贏六保昌浮糧八十石民藉以甦轅門
持戟之士以數百計強半空名徵其餉充橐公悉
按諸空名吉籍多餉其存者以隸裨將使訓習宿
弊盡除粵人補官府潔廉公爲第一歲乙酉淫雨
沒廬舍城不浸者三版民號呼水中公親乘城集
小艇渡之發倉粟哺被災者又請留餘金七萬餘
以備蠲賑慶吉二郡故行粵鹽有議奪以予淮者
公疏爭乃已粵人至今賴之督粵三歲餘屢有平

亂功其最者如平樂營兵叛公會吳中丞盡殲
之府江諸猺爲捷徼大帥呼良朋深入征之捕斬
千餘級擒渠賊首嚴秀珠剿掠封川諸邑公徵兵
若爲西司者以元旦進剿斬八百餘級二捷並
聞賜金幣餘一千太學生侯奴流突海上發舟師
與戰斬七十餘級餘悉沉溺死捷聞　賜金幣程
鄉妖徒劉青山煽亂公捕其魁七十餘人貫于法
餘悉就撫奸民陳鏡等集衆盜珠公矜其愚徼諭
散去獨鏡等拒敵捕斬四百餘級二捷並聞　賜
金幣惠州賊巢岑洞者最險遠王文成平浰頭二
十四寨獨岑洞鞫廢撫之至是賊酋江月照益恣
橫肆掠公分布諸將先伏要害襲月照擒之斬二
百餘級捷　聞賜金幣瓊州黎出掠遣將渡海剿
之以訓導林立知兵使參軍事斬八十餘級降九
千餘人羅旁餘孽復出以兵屬副使鄭人逵捕斬
一百餘級二捷並　聞賜金幣方公未督粵時山
海諸寇出沒縱橫蹂躪州邑官軍雖往往小捷然
得不償失自公在事遍發遣撲無使滋蔓毋命將
出師授以方略輒懸合機宜往無不克其所撫納
降附十倍斬馘尤洞於應變方珠盜起有蜚語廣

州主客兵欲叛應賊者上下皇遽公不爲動第移
鎮會城合諸營兵樑練犒賞如平時密捕海上諜
一人磔以徇內外帖服往粵有軍興輒苦餉公從
容籌畫寬若有餘經費之外積金至十九萬餘諸
節縮供應之數不與焉海忠介公嘗過治所顧瞻
堂宇嘆曰今日方成衙門意蓋獨推公也丁亥秩
滿報績沐　恩如　令甲其年晉南京工部尚書
粵人爲祠以祀所制平經畫處皆磨崖鑱石紀其
功明年履任即疏請蠲課之久逋貧不能輸者及
場地之漂沒者咸豁除之不數月改南京兵部尚

書叅贊機務南兵驕又脆不任戰公畢力振刷稍稍改觀會太湖劉汝國倡亂公念南國根本地宜周防乃疏陳六事練兵葺械選鋒修城重權嚴警皆保障至計下部議從其四天策衛卒以儲饋腐浥嚚訴主者公計若促治卒罪且益嚚或遂階亂不治則非法乃召倉曹諸役及嚚卒渠魁六七人立庭下數諸役曰士卒寄命于食典守之不嚴爾無所逃罪叱杖之卒以公爲已死也匍匐謝公更數卒曰彼役誠有罪爾曹柰何不白之官而遽譁在軍令譁者死三尺具在爾自圖之咸股慄祈哀

公曰今姑貸若薄示懲乃痛杖之徙戍他所行黜其長事遂定中璫有怙權恣睢者爲言官所劾上怒杖言官公率南九卿抗言宜治璫罪有言者語甚切至不報遂引疾乞休疏三上乃允仍令瘞日守臣以聞公既去而司農上會計狀獨公節省最多蒙旨褒錄後　詔舉邊才南太宰餘姚孫公及諸臺諫共推轂公癸巳起南京工部尚書朝紳方望公再出而公一意堅臥懇辭者四乃仍以舊秩致仕家居優游十載無疾而終旬日前邑人見東方星墜大如輪兆在公矣距生正德辛巳年七月初八日得年七十有八公弘厚之德出於天性溫粹之氣溢於面目終身未嘗言人過失發人陰私雖卑官下吏妄有觸忤亦笑而受之其或誚誤必曲爲掩覆惟恐有傷至於褫躬屢道則矩矱裁然不爽尺寸辭受交際尤爲介特每仕宦往來必經會府公輒從間道不欲一錯趾公庭或竿牘相訊亦絕不及私親朋有不得已祈請輒贈以金不輕發片刺也通籍三十年粹然完節未嘗有纖瑕寸類挂人牙齒當江陵敗公卿在位者十九波及獨公先事引去不入國門明哲見幾人莫窺其際

晚年益難進易退持大臣風節其以司空再起相知者迺來勸駕長安貴人貽書相屬謂公一出則揆端可俟公俱不答虛尚書席兩載而後得請蓋于功名之際眞澹如也在林下謝絕賓客蕭然一室左右圖史即邑令不得見面惟懿親數人及門下士最厚者過訪相接對爲歡而已居官無一錢而席先世遺貲稍有餘即以佐交遊戚屬之貧窶者買學田百餘畝給弟子員建浮圖于邑東以完風氣助常平濟河渠修橋梁皆竭力爲之邑諸生某失令意坐以殺人抵罪衆稱其枉賴公乃得白

有衆明經者者矣學使者欲奪其餼公憐而極之皆不使其人得知介而和嚴而恕屏絕干謁而常爲德于冥冥沒之日縉紳嗟惜鄉里奔走赴哭如私親也生平寡嗜好獨詩歌書法至老猶習大得唐晉人三昧所著有督撫奏議留都疏稿濟美堂集藏于家配王氏御史德溢公女早逝贈夫人繼陳氏封夫人子三皆以蔭叙爲太學生長承照側室戴出娶叅政游璉孫女次承熙陳夫人出娶副使陳復升女次承烈側室杜出娶太僕少卿林煙女孫男六維基維堂承照出維臺維陛維圭承熙出孫女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寶溪山之陽與二配合

葉生曰史稱黃叔度澄不清淆不濁韓魏公言及橫逆事則詞益平氣益和余心想其人以今觀公豈異哉近世名公卿賢者多矣然識者猶不能無得失獨于公翁如也豈徒以功業之盛出處之止要必有不言而成蹊間風而向往者耶公爲行常畏人知即家庭不使聞故多軼不傳所可得而具論者如此

都督僉事益齋呼公行狀

都督呼公既沒其子鶴來乞余爲之狀以請銘于名公大人余憶往爲孝廉時公開府閩中一見定交公徙帥粵先大夫爲守復與公歡先大夫沒公經紀其喪與余約爲婚姻而余子不幸殤公亦捐館舍乃復以吾弟女許公之孤明不敢忘公也公在時余旬日輒過東城從公遊累日夜不能去自公沒而余望公之廬且泽泽出涕也安能狀公蓋遲回久之度不可已乃勉次其事公諱良朋字如蘭別號益齋其先和州人始祖海以開國功授保

定衛千戶宣德二年徙鎮東遂爲鎮東人海無嗣以任勝繼勝生志志生榮榮生文靜公爲都督僉事榮文靜贈如其官文靜號潛庵嘗署衛鎮撫全活窮囚有陰德配閻太夫人生公公生有祥光鄰舍異之稍長玉貌豐姿望之肅然七歲而孤家壁立太夫人日抱而泣娶躬之不憂其無奈此孤然者爲溝中瘠也族祖賓襁之三山請恤于官渡峽江風大作舟幾覆賓籲天獲濟比得請復爲債家持去窘益甚公每假輒留其半太夫人強之盡則指其腹曰此已果然矣太夫人心知其故益自傷

比出就外傳讀七書百將傳取大意而已常亟歸任薪水弱冠受職　閩下歸過大椒惡少妄以爲賊閩奪其牒公上書邑令張公晃乃解閩閩復以失期督過公公抗辯卒無以罪抵家與太夫人慟哭諸曹偶出入騎從甚都公徒步行市中市人固相與目公夫夫步也而騎者後矣已婚張夫人悉剖簪珥償贈公時所負不少靳時倭方中閩中丞皖城阮公檄公巡海上斬巨酋通二囉等十餘名于東梅山戍名遂振以功領中軍嗣後中丞天津劉公新安游公汪公成都全公皆雅重公當游公

時賊據莆中閩南道梗聲息不相聞公獨以小艇渡海傳命往返甚駛而汪公與都督定遠戚公察諸閩將獨謂公可大用先後委督兵轉餉迄于倭平論功進指揮同知世其官後與巨寇曾一本麋戰海上賊鋒銳軍幾不支公親發大砲沉其船轉戰大捷功第一全公爲閩諸　朝道守衛汀漳至則繕城料兵覈田充餉武備一傍制冠黃榮杜高山用平遠公督所部解其圍汀人祠而祀之進遊擊將軍兼全營屬閩南閩參將以公往攝公嚴前舟師設伏出奇大破鄭寇何廷輝閩廣之禍稍息

已責補其官巨寇林鳳據彭湖出沒濱海患苦諸郡邑無已時奉　命會剿公先登策入其壘以功賜白金文綺項之進副總粵東兵而閩臺使者謂公不宜去閩具疏請會公已晉署都督僉事總兵鎮粵西未行乃如使者請從鎮閩公起孤窮自奮于功名殺力行間二十餘年遂佩大將印建節鄉里春秋防海居鎮東軍容甚肅衛官廨署爲行營諸故與公同僚及據公上者皆以軍禮見匍匐頓首不敢仰視公晨夕朝太夫人于堂市井聚觀此呼氏孤每食不能飽爲戲虜所困辱者也今乃能

如此相嘆息以爲榮公亦自惟　國恩深厚圖所以報稱日夕以防海爲事倭一入犯輒督舟師戰斬首五十餘級鎮東有戍兵與市人雜處競而譁公創議建營城東聚族而居之遂以肅然詳具余所爲記中閩落梟大夫意公部人或有所降禮公持繩墨斤斤如也以故蜚語浸淫南臺諫交章劾公公亦自乞罷樞臣知公章竟格已復徙鎮粵西佩征蠻將軍印公單騎就道抵粵廉知諸蠻戍多潛逃取空名月廩而已公一切勾覈戎伍稍充種傷息不敢動昭州叛卒據三尚峰門爲亂公計

之或謂賊勢張輕進恐失利公曰此緩寇也如魚肉吾民何必速誅遂檄參將白玉間道趨荔浦公自督大兵繼進盡獲諸叛者斬以徇昭民大悅事聞　賜白金復奉　命征府江部分諸將以二萬人爲四隊絕險並進斬虜徭賊數千進擊諸支洞盡平之綏戢良徭至千餘家當是時微公兩粵道路幾絕公念江峒紆回林箐蒙密易以藪姦即今日撲之異日將復聚憂未已也乃區畫善後八事其大者置戍建堡分田給餉賊無所憑怙以其間令戍卒刋蒙翳治橋梁郵置亭館絡繹不絕兩江

之間往來如砥昭州劉司理爲作府江行饑諸石捷聞　賜白金文綺初公徙粵以太夫人春秋高難涉瘴鄉留張夫人侍於家至是思慕不置又以積勞成病力懇臺使者聞諸朝詔許公歸公歡然就道　宗藩士民擁別道左多泣下抵家纔浹月大張筵集客爲太夫人壽督僕力耕治園蔬瓜則與余登麟岩騁望徘徊覩滄海溟濛慨然歎曰吾結髮從戎乘風破浪于此蓋三十年往矣乃今得朝夕膝下優游泉石間誰之賜也余念自東南多事與公鴈行起者若而人十九擅吏議顛踣困

頓無能以功名終即如戚將軍之勳猶憤悶以死乃公獨終始無恨年方踰艾乞身自娛超然羈紲之外人間世吉祥善事可謂兼之心以此艷公未幾公忽寢疾余過視公猶強起劇談扇余以後事再諭曰逐終公終之前歲一夕忽語余吾夢帝符召偕漳南吳司馬渡海征蠻見桃花爛甚司馬已先逝矣及抵吾其往乎果卒於萬曆庚寅三月初一日距生嘉靖丙申六月初二日年五十有五計聞子祭葬如　令甲公雖以武興然慕好儒生容貌詞氣恂恂如也絕不類諸將家故所至縉紳大

夫爭推重公與交歡事太夫人極孝謹幕府餘貲不自私一錢盡以輸太夫人所出納惟命莖贈公時羣虎至塚上公稽首而去其孝感如此妾媵雖數人然與張夫人相莊無間恤寡妹撫其孤甥授產三季父族祖賓故襁公請恤者侍養終其身微時少年齡乾公比公貴其人自悔謝且虞公修報公曰豎豎子乃公豈以一日遭逢而傷汝曹令韓淮陰咲人第休矣毋恐其後少年中文法益爲解救不使知嗟夫跡公生平亦可謂篤來滂行有長者之風矣夫寧獨勁悍慓疾摧堅挽強以富貴明

得意者爲是槩公乎公二子長仰鶴來嗣指揮僉事以都指揮爲鎮守生營側室林氏出娶孝廉李柱女次鶴鳴側室蔣氏出聘余弟亮女女長適參政施公祥孫太學生一孟張夫人出次許聘孝廉陳陽和子次幼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史葉生曰吾閩介冑登壇建大將軍號何寂寥也近所覩記則公與温陵俞公酌公起海上同其帥閩帥粤又同而公尤爲慕俞公爲建祠于粤俾父老歲時伏臘拜祠下趣固有所合歟乃俞公身經百戰勝敗時有公危而不敗所居官疆埸恬如也世遂以公爲有天幸要公困極能奮艱險備嘗兩更大頓未嘗蠲體又吏卒自保其身名此非偶而已也昔江陵相國雅知公歲時問遺皆却不受進使者好語而主福將吾無東南憂足矣何縟禮爲嗚呼公之爲余稱說江陵蓋如此也

司徒林公行狀

余小子辱與碧麓憲副連獲拜司徒公堂下覩公貌溫而禮恭報謁諸公不問寒暑罄折周旋翩翩若仙而所談皆天下大計不及私心竊艷公今歲憲副起家浙臬念公老欲上書謝不往公屢促治裝且屬余小子曰幸語楚也亟行矣　國恩之謂何母以老夫爲念老夫專視聽健飲啖如昨孺子何慮焉迺憲副竟逡巡不忍發未幾公捐館舍憲副得視含哭盡哀都人士莫不津津憲副孝而嘆公之老不忘君眞大臣也公沒而兩臺使者爲聞于　朝予祭予塋如令甲將塋憲副欲謁當代鉅公銘其墓猥以狀公命余小子小子椎不文烏能狀公萬一第竊論其世云爾公諱某字某號肖峰福州侯官人也父爲貴陽守旗峰先生母爲封安人陳氏大父則封戶郎公汝和自封公而上以孝廉顯者四以選舉顯者二其居侯官則自蜀奉節今支蔚葉官歸隱始是爲公始遷之祖累傳有官宋戶部侍郎士衡者父子羣從並第進士里人至今艷其盛蓋與公稱兩司徒云公生有奇表年十二從旗峰先生宦都下賦三忠祠長律鄭吏部善

夫覽而奇之妻以女曰孺子非常人戊子頒鄉書爲貴溪汪公所賞識壬辰會試以三禮魁多士釋褐知頴上縣頴上故苦苛政聞長吏至輒亡匿公善撫循不浹月而逃逋盡歸調浙秀水當三吳孔道煩簿書而苦供億吏奔命不暇給公調停有方事事精辨能以節惠自將吏民畏而懷之故事官舍所需一切倚辦里役日役一人謂之掛牌公至立裁之賓至出俸金治具廉聲大噪有道人寄蕭寺中一夕被殺無主名前令蔽罪主僧僧不勝拷掠誣服矣公訊獨疑之竟跡得殺者主名廼布工

王刷經也抵布工罪破械出僧一郡驚爲神明又雅好進諸生爲闡繹經義甲乙其課無不人人心厭從他郡執經至者纍纍嘗與名僧倡酬篇什往往傳吳越間而邑事益治吳越間言風流文章無出林令君右者甲午入簾充分校官所校得人爲盛明年韓公應龍握大魁後汪公鏜官至學士宗伯本公所取士也丁酉晉戶部湖廣司主事秀人夾道遮挽公舟不得發父老有泣下者公在計部尚書重公才常屬公起草不以錢穀相關會吏曹闕太宰心儀用公公遜謝不欲當而鄉人顧有欲

蹶公上者公遂托疾篤婉轉請告歸人稱其恬退已亥改禮部祠祭司主事用夏文愍薦辨事　誥勅房一時訓詞爾雅久之不樂供奉爲青詞力求出爲精膳司員外郎奉　命使兩廣便道省親即家拜湖廣常德府知府公久歷華省不當出爲守即守不當之常德其守常德猶以前不樂供奉失大臣意擠之人謂公不無怏怏公顧怡然就道常德直楚西鄙接諸峒蠻當滇貴之交民彫敝而榮府官校又挾王勢齮齕人號稱難治公下車一以剗梟獷殖柔良爲本首核兵餉節郵傳縛官校不

法者置諸理　王悔謝公諸巨璫屏息搖手戒毋犯常德守乙巳歲大祲流民麕至公命吏治糜飼之躬自按視畀以醫藥所活甚衆密籍大室閉糴者名召至郡庭溫言撫之俾面受直歸出粟民廼不饑在郡務約已裕人官舍圮竟遷去不更葺而創修石堰則不憚勞費爲百世規遷廣西按察副使去而民共尸祝公也副使備兵府江府江故猺獞出沒地公至慎哨守明賞罰控馭諸土司皆爭爲公盡力猺獞望風斂迹丁內艱服除補治兵贛州其方略一如府江時陞山東右叅政分守登萊

力格御史所上蔡暨河議條言力詘舉贓非國長計且河工必不可成　朝議是公御史闔人也心不無望公公竟不顧三弇按堵公之力也陞廣東按察使威名信甚嘗法勢家奴謝諸生平清逮四會冤背以勞再受　賞無何陞廣西右布政當軍興身指十餘家其決如流轉左右調鄉試是歲賢書列滿植廣右第一以多出公手已未拜南京太僕寺卿在滁陽與故太宰胡莊敏公定交嘗條具馬政利弊十餘事會遷去不果上庚申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河不害漕入爲南京戶部

右侍郎候代彭城適　景府將之國公預勅沿河長吏治餼牽丹煩代者南戶部新值振武營變人心洶洶公以鎮定佐尚書衆志遂定以原官改北督倉場是秋有事　帝社稷命公行禮時袁州爲首輔袁州襲爲大宗伯時故知公公入朝謁袁州無殊禮袁州胃予衙公甚謂公輕我將發公會朝議遣風力大臣一人往勸鎮實邊左右戶侍皆不欲往預屬吏部以推公遂有旨兼憲職以行公督倉庾有　勅不宜出出公實胃予意公對諸公語侵胃予胃予益怒不可解嫉言官劾公賴吏部持議不肯下　世廟知公猶竟調公南京公不復自明諸公卿頗有知其故者爭爲公扼腕不平言官亦交章徵爲公理左右侍幷太宰皆坐是去公自念束髮登朝備位亞卿終不能俯仰當塗取貴且家大人老矣如烏烏何遂力請告得　旨俟調于家而太師徐文貞公者前督學兩浙公爲屬吏文貞察公治行最著以御史徵嗛公力解其意且薦公爲良吏首公在告文貞欲留公不能得意甚恨袁州敗文貞爲政詘吏部起廢先公然竟不果用家居撫按交薦公無虛歲而文貞已得謝世無

復能推轂公者公亦業已倦游不復通中朝書築且閑堂願老軒以見志時從旗峰先生北嶼中歌舞爲驩先生滿百歲公皓首子舍春構鞠脛率寇副爲壽先生前邪人艷之先生歿公旦夕孺慕不以老而殺哀撫二庶弟與語惟恐傷之具孝友蓋天性也性又恭儉仁恕寡言笑不喜飲酒居常正衣冠危坐無情容分授諸子業課荼頌治蔬果供賦役米鹽瑣屑井然有條迨易簀而神不亂少好稱詩爲古文詞與西蜀任少海湖陵王道思吳興蔡子木長洲皇甫子安最相善以詩文相切劘詩

得王孟陶韋之趣文倣歐陽文忠公皆爲秕林所
膾炙徒以入仕後雅稱經世之學遂不究其業莫
年有所論撰多削棄其存者十僅二三然斯已足
傳矣嗚呼公之精神才力毋論其大即出其緒餘
爲厥薄不經意之業猶能絕塵而超世蓋如此也
生于正德丙寅年六月十日卒于萬曆癸巳年五
月二十六日春秋八十有八配鄭氏即吏部女累
封淑人男四長即憲副君名如楚娶祭酒龔公用
卿女次如粵娶某女次如虔娶某女次如安娶某
女繼某女孫男六昌世昌禧昌兆俱庠生而昌兆

不佞婿墓在侯官縣五芝山之南原
葬生曰公起家邑令荷 肅皇帝特達之知致位
卿佐不爲不遇蹟上壽脩然仙去不爲不久父貴
陽守而子憲副天倫樂事不謂不備得全全昌公
斯極矣迺世論者猶以公通材朗識遭逢 聖明
而不至大用爲恨嗟夫詎知公之不大用者則以
有憲副在也且公不盡用其緒餘于天下而收其
精以治身天下不獲當公之身竟其用而欲大用
于其子則公惓惓勉憲副以無忘 國恩也亦庶
幾乎不用之用哉公意遠矣余是以論而次之以

俟採擇焉

封文林郎仲湖李公行狀

仲湖李公者豐城人先世居湖茅有贊胡氏者遂從胡家學部胡有古溪翁與公父某公相友善家饒無子乃子公甚憐愛之其後古溪翁自有子人或間公公故豪爽伉直不能爲人下且不欲以身嗣他姓遂辭歸或謂公且重失其貲公不顧也其志行橫落動以古人自期世俗委瑣經營碌碌靡覩之度如生是常苦貧賴其配雷孺人助以女工稍稍給業雖空也所供具交游親友未嘗之絕有貧困則賑恤之緩急必躬赴人以此親公顧獨不

假借豪貴人與惡少子弟爲所憎嫉里豪每訴公曰李生狂士公亦不恤胡氏宗人以公先世貲居公父又文弱意其孱且難自立及公挺然卓樹顧反嚴事公無敢狎視者公時挾冊教授新安宣州二郡間郡人高公行業相與尊奉之異於他師其後公有子今符卿公且長乃以其學課其子又廣覓名士磨勵講業不以貧故輟能符卿公知公指益自力踵難困阻精進不休遂成進士令錫山以循良高第　徵入爲吏部郎再起守今官時公沒且十年矣方符卿之爲令公嘗至署中勗以砥礪謂居官三事旦夕不可忘符卿受之爲令數年未嘗有一錢之入公顧而笑曰是尚不如家食時乎是乃不負令矣令以滿考封公如其官公爲封君有子郎吏部貴顯矣公益頊頊自操持於產業不長尺寸時苦不給則稱貸佐之終不一錯趾公庭比符卿自吏部謁告歸公乃謝家政與鄉社諸長老娛遊杯酒間兩弱子三孫並侍膝下公與孺人俱壽康可謂人倫樂事乃公以丁酉年六月初八日終距生嘉靖丙戌九月十二日得年七十有二公生之前夕父夢黃龍繞屋以告古溪翁故古溪

子之幼時父携以適外祖周翁翁亦夜夢有金紫人抵家且而衣冠酒掃以待乃公父子也其貴徵如此子三長即符卿名復陽娶涂氏封孺人次復霖次應鵬孫男三東昂國子生東昃邑廩生東昺郡庠生以某年月日葬于廣豐鄉白塔山符卿乞余爲之狀以請銘余與符卿同稽二十餘年今同官留都而後相知之深也彼其清眞恬淡脫然子聲利蓋可謂有道君子矣微公孰爲成之公之塞而能通貧而能奮貴而能約強立獨行亦庶幾哉不淫不移不屈之丈夫也公晚歲受業李見羅先

生毋歎聞道不早嗟夫今之稱聞道而愧公者蓋亦多矣余是以狀公而有感焉

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環浦鄭公神道碑

萬曆十有二年甲申春二月刑部右侍郎長樂環浦鄭公卒于家閩守臣以　聞予祭葬已陳諫議璧疏稱公風節踔絕足廉頑立懦宜　詔所司議謚以風有位議者逡巡尚有待也不佞與諫議皆公鄉里晚進知公深矣公不謚而誰謚者公沒踰十年隧道之石尚闕子詹簿君始請于余余以風昔謁慕之私得藉手而爲公役甚幸要以公令德未易更僕則姑著其大者公諱世威字中孚環浦其別號也生而廣額隆頂濬目聳顴端默寡言笑

識者異之弱冠舉嘉靖乙酉鄉試第六人己丑成進士會臺臣闕　詔從諸進士推擇衆競趨之公曰才脫章句遂躐司耳目耶毋論躁且虞曠也竟不往初授民部郎丁外艱乙未復除比部丁酉出僉廣西臬尋改廣東戊戌丁內艱辛丑復除江西臬適貴溪夏相國方　召入爾臺藩臬詣第修謁率循掖門進公呼閽者叱之相國尊然柰何今邪大夫踰蹈而旁趨還吾刺去耳閽者錯愕闢中門公乃入汪廷撫玄錫偕夏有事上清宮以祝釐爲名藩臬皆從往公祝祝辭相君祈胤耳怫然語其

僚吾僚爲相君來耶時在事者皆御史公祀立竟
拂衣出北疏　問强公著名公不應夏問已恚公
項之公轉參浙藩適夏再入取道武林公所部也
諸大夫郊迎公獨否夏去一令詩以有所諸事復
留行意因觀諸大夫來已而果然所不能致者獨
公愈憾公不直戊申公復以臬副藩江西是時嚴
分宜代夏柄國勢張甚族黨虣豪所司不敢問公
輒三尺繩之有抵重法者獄具矣傳廵撫某撼于
嚴將改論公持之堅不能奪熊憲副楫者嚴姻也
以輕直占廢寺田千餘畝會歲祲公估平直糶田

賑饑熊持嚴手書來冀減直公不爲動竟以成案
報凡公所爲撓分宜多此類分宜卿公甚于貴溪
矣當嘉靖季相權重能予奪生殺人士孤媚織趨
者十人而九公先後宦所相臣鄉獨矯矯持寸裁
即吾鄉馬恭敏公素稱不阿然其在豫章與公共
事習公忤權貴狀輒心折以爲難辛亥遷稱參政
公念分宜父子終螫已遂投劾歸歸且十年而分
宜敗中外交章薦公丙寅起南通政隆慶改元丁
卯擢僉內臺晉爲副尋遷南少宰戊辰入爲少司
冠會　詔採珠及珍石疏乞納忠諫崇節儉不報
遂稱疾乞骸骨歸公歸自蜀藩尊貴矣環堵蕭然
薪槩且不繼食指故少悉屏去僅留二三蒼頭習
耕者躬爲督作時荷鋤灌畦陶陶如也及起田間
晉貳卿稱九列大臣比還里中不異參政時日同
桑麻至與保傭雜作里不知有侍郎客有謁公者
遇公田間授公刺云爲我通主人翁公諾而入項
之衣冠肅客即向遇諸田間者也主客相視而笑
公歲時不一至郡邑長吏居數歲遷去多以不得
見公爲恨而公亦非故爲苦節釣名其天性固爾
方總卯即題其齋曰志樂顏鄒貧甘范甑蓋生平

具是矣郎比部時歙陝以西獄平反百餘人爰書
爲天下最周歷藩方所至皆有惠政于浙條畫鹽
法減無名課數千緡于江右議清贖鍰備庾賑且
謂肺石而徵之筐篚而糜之是好國法也取盈于
公庸而尾閭于權門是奪民救也纏纏于吉讀之
恫切至有鍥以傳者通籍數十年朝野參半自對
大僚臨下吏與處農氓一本之至誠絕去緣飾兩
相國日甘心公然無所得瑕夏欲及公於計典以
徐文貞故恪御史歸懋卿希夏指生島夷闌入妄
劾公會夏敗乃免神之聽矣好是正直蓋謂公歟

然使公當分宜世不去亦竟不免公誠而幾者也其學一以濂洛爲宗取六籍及儒先語日誦繹之錄其粹者獨證于心曰心嚴明爲師心直諒爲友展也宋儒實獲我心即他有異說操戈而入吾靈府惺惺標之門外矣蓋公之敢任力行禔躬粹然一禀于正無岑蔕于是非利害概如此也所著有岱陽稾長樂乘年譜經書答問十卷行于世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得年八十有二先世從汝南固始來至了翁始卜居長樂幾傳至子悅績學工詩子悅生孔祥孔祥生嶽嶽生德容以孝讓著蚤世

德容生汝慶公父也德容汝慶皆贈如公官大母林氏母鄒並贈淑人配李封淑人子應曉即詹彌君孫男國基邑庠生曾孫男尚幼墓在麒麟山之原公沒之明年閩當都試諸生數十人詣祀公郡之學宮邑父老復以爲言遂兩祀之焉史某生曰余聞之爲神云方公居內臺廷議從祀王文成文貞主其議公故受知文貞者也謂謂而相文成誠遂中格今文成祀矣公亦以其年沒道不同不相爲謀豈非數歟要以公所自得道則河東遠則考亭宜與文成左矣夫文成自文成耳欲晉世而爲文成故僞者逃焉公內絜心而外絜行安所逃乎文成揭日月而行莫之敢非公排羣議逆知已以獨伸其是此非苟已也尊躬修者稱河東茲爲公左袒矣下學上達吾夫子有成盟在與其獨剝母寧袒述百世而往孰能廢公說也直道而行公眞三代之遺哉余蓋以此識公之大也銘曰

維鄭初分遶彼汝濆其來沄沄既泓而渟公乃肇興淆之愈澄義哉秉憲如羶斯慤公則匪美炎炎宰樞如穀斯蔬公則矻如彼人之忮實惟公忌耽耽其視疐不謂公毋直爾躬以與禍逢公曰有命

勿渝吾正神將汝聽岱陽之隈有田每每吾其歸來 帝驅苛妖返公于朝以式百僚公來何晚秉節蹇蹇進思補衮式玉式金毋即奢淫惟 帝用簽亦有閒人學則齗齗爲世所珍公不彼與於時踽踽遂解其組公歸何促亦云止足其人如玉居亦有茨食亦有薇鈞亦有磯溘然翱翔乘彼鸞鳳歸于帝傍神爲九州蛻焉茲丘奕奕千秋

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可齋游公神道碑

可齋游公沒且三十年隧道之碑未樹公伯子醴陵令與先大夫同薦于鄉仲子上林丞與余同官都門兩世交游皆甚歡上林君則問謁余請修闕事余無以辭公諱居敬字行簡別號可齋其先出宋儒游定夫自建溪徙居南平數傳至廷賜廷賜生祐祐生綸以選貢令睢陵封中憲大夫娶吳氏封恭人生公公年十四入庠即爲郡守陳公所器二十三舉於鄉爲嘉靖辛卯明年成進士選讀中秘書文與日起已授山東道監察御史按南畿一

意激揚不避權貴池守某歙令某並墨而殘與執政有連人不敢問公皆劾去之時新學方興所至聚徒講誦士趨附其門公雅不謂然曰洙泗正傳自伊洛諸子耳入室而操戈吾不忍聞具疏極言之其人卒罷去公亦坐是出爲浙江按察僉事分部杭嚴二郡杭俗喜遊西湖天竺之間簪屨相錯遊僧復藉受戒爲名羣聚煽惑公一切禁絕之時他部有鑛役中璫恣睢爲奸利莫誰何部使者檄公往攝公約束嚴璫不得肆民賴以甦辛丑轉廣東按察副使督臣方有事南交聞公來甚喜引共

籌策逆酋莫登庸款關輸罪公有力焉丁未轉湖廣左參政贍 宗祿建義倉賑饑民立催征法以處積逋事事有條再踰歲擢浙江按察使楚人思公不置公既蒞浙益端執秉度憲秩大修獄輕重受讞皆得其情民無冤者屬當大計單車詣闕下諸凡權貴無所問遺畢事歸而浙左右轄之命下矣隨聞吳恭人訃奔歸服除守舊官時倭難倥偬軍儲鉅萬取給燃眉胥賴公以辦有議裁客兵者客兵噪且爲亂公庭論之立解居浙三年所節縮經費無算比以睢陵公憂去悉歸其羨金于

臺使者不私一錢服除補山東其治如浙江頃之擢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有平阿堂功阿堂者東川夷酋祿慶之部曰也祿慶死子位幼堂謀得其處因與霑益州夷酋安九鼎治兵相攻連歲不解禍延內郡公具疏請征之 詔下會川貴守臣議以聞議未上公念兵事宜速築舍無成遂督兵徑進堂窘急自刎死餘黨悉降邊徼復定而御史王大任入沐朝弼讒劾公擅興師騷擾內地逮下獄始朝弼鎮滇多不法爲寘嫂陳氏訟于朝下守臣問狀朝弼不悛公至則大陳珍玩爲賂遺斷寬其罪

公峻拒之奪其所侵騰越州田歸之民朝碼已憾公矣又故事調發夷兵非鎮守符不應公疏請巡撫得兼軍務專調發分鎮守權朝弼愈益恨屢從大任媒孽公而大任者分宜相國私人也當相國柄事時無徒官不謝者公爲巡撫獨不謝大任揣相國嗛公又爲鎮守修怨乃決計劾公矣公既逮至朝鼠稍枉然竟坐擅調發罪謫戍粵以 穆皇帝登極肆赦 恩宥歸田里於是尚書吳公嶽林公同及諸臺諫交章頌公在雲南有功負寃宜亟召用已已起南京刑部右侍郎尋改北部尚書闕

公輒署篆所平亭疑獄甚多時新鄭相國再起欲甘心華亭以非時考察諸給事御史多所斥逐公間語所善同官曰相國何太褊必欲報素嘗睚眦者且相國何虞于華亭假使相國能畢處殫忠功施 宗社此乃爲善屈華亭矣新鄭聞其語大不悅又聞公將有疏陳中貴擅權幷時宰作威狀嗾其門生以年老論公會公疏請羅李二大儒從祀相國從中調 旨責其疏語太繁奪俸三月公遂乞骸骨歸時已三年滿矣不得考而去去之四閱月卒蓋隆慶五年九月十日也訃聞 賜祭葬如故事公生平恬淡簡素蔬食布衣所臥席十年不易漆枕櫛匣皆青衿時物毋徒官行李蕭然戍粵日有太學生半非進千金幕僚覬齊帑輸進五百金托公爲居間公怒逐之乃公歿死瘴鄉不失作清白吏能爲若玷乎其雅操潔履若此故雖官爲卿貳家纔具中人產尤精藻鑑在粵在浙在齊三典試事所得士如汪濱等皆名流常語人曰文章不宗六經剽竊子書及良知等說以希進取將安用乎蓋公學一以其鄉四大儒爲宗片片繩墨見新奇可喜之論感如也躬行實踐蓋眞有宋儒之

風焉配李氏子四人於北卽醴陵令於廣卽上林丞於臯於幾俱庠生方公逮繫時上林君年十六從公至京濱死者屢矣其居官清愼與醴陵皆無愧家聲云史氏曰余讀國史見公以東川事蒙譴心竊痛之夫萌芽不伐將尋斧柯阿堂悖逆不獨萌芽令公不滅此而後朝食滇禍可勝道哉而當時乃以調發爲公罪斯亦不明于大夫出疆之義矣要公直道而行兩忤執政不究其用歲寒後彫於公見之於乎公亦稱乎爲定夫後矣其爲御史而力黜新學有以也銘曰

維游之先爲宋大儒翊源伊洛遵軌而趨討冠代
與總其神武中秘抽書殷方陷矩乃典往下屹屹
惠文伏蒲引諍矢志理輪寒直白將爲世所忌一
麾外臺南游歷試維彼滇南孽夷肆驕畀公節鉞
往戢其器公秉壯猷用施九伐便宜興師迅如電
發何彩么麽敢逆爲行望風殞命國紀斯張亦有
碩臣怙寵肆豕公落其距戢興謠啄謗書來上天
聽遂高幾殆殫鄉無改故操維　帝念功乃即謹
回司冠式卿式谷黃耇峭峭相國釋憾是謀公也
一言如盾于矛知足見幾飄然歸去三徑依然入

門咲語大星忽隕龍劒遽騰有赫　帝綸貢于泉
扃吁嗟世路孰能不靡雨覆雲翻惟公卓爾百年
旦暮孰能久存灰寒飈盡惟公名尊鬱鬱松楸峩
峩幽宅千秋萬年過者必式

南京工部尚書簡庵陳公神道碑銘

正嘉以前東越之姚江有三君子焉曰謝文正王
文成孫忠烈其所秉樹赫然在人耳目而其時又
有大司空簡庵陳公名德著于國史而世人或有
知有不盡知不能如三君子之烜灼要其壽考福
澤顯融令終又有三君子所不敢望者此非偶而
已也方公沒而　人主悼喪老成遣使治葬及祭
寵在窀穸矣今且一甲子隧道之石尚虛玄孫祠
部君治本請余修闕事余幸與祠部同署又論述
其職也安能靳按狀公諱雍字希冉自號曰簡庵

其先出陳高帝隋幷江南分置上虞之小穴後再
徙爲餘姚眉山人家世在隱顯間及公鼎貴得贈
其祖好古公父頤庵公官皆工部侍郎祖母鄒母
胡皆淑人而門乃大矣好古公名誠信嘗從事蠡
吾客死不能歸骨頤庵公日夜涕泣傷哉貧也公
生端敏有度舞象時已好稱詩工結法弱冠治三
禮即以三禮傾都人士爭闢館延致之矣成化癸
卯公年三十餘始舉其鄉第十人逾年成進士觀
工部政戊申授工部營繕司主事主治通州倉兼
督磚料糾察得法遞匿一清又移磚廠于水次以

便輸納省車綿無算滿考改刑部主事員外郎斷獄平允部尚書白公昂侍郎嚴公珊咸賢重公他曹有疑獄輒問陳郎云何郎所擬法廷尉不能反也滿再考乞假歸省隨晉湖廣按察僉事分治湖北決滯獄劾貪帥所部肅然改治荆南屬　壽王之國公迎謁途左爲詩箴　王王稱善宜都令以僊王爲名漁千金公糾治之還其金于民左右欲倚王爲奸利皆憚公不敢發公私賴之大盜黎氏兄弟出沒蘆坡中吏不能詰公悉捕獲之他盜聞風皆自歸曰公在不敢逃也以外艱去除服補江

西淮藩諸閹相訐蔓及宮闈浮築諸生六人宿逆旅殲焉莫知殺者主名二獄久不決臺使者以屬公公分置諸犯次第呼鞫之皆得其情歲甲子監其省試事得士爲多以內艱去除服補山西晉其省參議副使逆瑾繩諸藩臬之不附已者將及公擯抑無所得乃以他事罰公米者三渾源有孫布政迕吉者瑾密戚也子兵部司徐璁怙勢張甚媚瑾者踵集其門公獨不爲禮璁治其招公公不往大恨恨思有以中脅瑾敗公奉詔籍其家孺缽不貸人心快之擢廣東按察使部民以爭田殺人詞連元宰梁文康子次摭次摭素暴橫爲鄉里所患若然殺人時次摭實不在側徒以宰相子被重劾莫敢爲雪至遣給事曹郎往迅猶不決公當次摭謀殺人知而不行律減等謫戍奏上報可晉河南右布政使無何移貴州爲左以平香爐山叛苗功賜金幣隨擢右副都御史撫鄖陽時荆襄告災疏乞香餉數千緡賑貸復條上八事察奸恤民飭兵備餉繕城弭盜興學清訟皆畢力舉行民賴以甦漢中守賈銓不法劾去之武當戍卒鄧璽等豪暴且爲亂悉繩以法在郎三載境內肅然適　兩宮

工興有採木之役上察公賢能使董其事以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總督川貴湖廣三省公跋履險阻深山窮谷靡所不到事辦而民不擾以勞　賜金幣驛召還治部事　世皇登極公奉命祭告太和山還攝易州廠無何遷南京工部尚書公之南頗以攝廠時抑絕弊竇爲謗書所中廷議深惜之然公去志決矣　天子爲慰留不得則詔有司給夫廩示眷仍賜楮幣爲道里費時年七十有六公既歸而官府不復有公半跡寸疏惟輕籃小刁夷猶于春潮夕照間佐以觴咏卜夜不

倦夜闌客去猶或尋一帙理之而後就枕雖三號仍危坐起矣其神湛氣完如此歸四年爲嘉靖己丑以恩例進階榮祿大夫又十二年爲庚子守臣以公九十聞詔臺使者即家存問加賜夫廩使者以德壽樹公棹楔是時公伯子孝廉文匡仲文斐皆前卒而其歸田後所生二子曰文忠文恩業已髫年夾侍公而拜詔于門鄉里觀者嘖嘖曰公其天人哉殆未央也再逾歲壬寅以微疾考終正寢公壯年登朝廻翔郎署藩臬且三十載可謂淹矣竟登八坐受　人主知顧恩遇終始至林下不衰

亦奇觀也性既善詩凡車轍所至觸事述懷皆斐然可觀至于君親忠孝之際言之益津津有味入仕後即再至蠡吾躬負其祖骨歸與鄉淑人合葬士大夫詠歌其事有雙王集採木事竣所司進奏金數萬公嘆曰茲役也民困極矣吾輩可染指下命籍而歸諸帑　兩宮成論功公方佐司空以讀前侍郎劉公丙　詔兩錄之當乞歸日言者或求多公公終不與辯亦毫不介意惟　人主心知之國史論公生平曰以人自乞休　上憐其枉蓋實錄也沒後學使者緣諸生請祀公學宮公娶楊氏贈淑人合葬蓮花峰右孫曾數十人祠部君以進士令鹽城有惠政晉今官史氏曰余讀公所爲簡庵箴而後知公之所以酬世與其所以自完也夫人一心耳而當萬營其孰能不波公之恬愉勿矜去汰去羨眞得抱一御萬之旨即不登三事不享百年固已超然于人間夷險成虧好醜稱譏之外矣又況其得天之單厚者乎今學者與主東越國神不測自詭于崇效要以至靜而德方公爲實允蹈之者矣公家雲來振振尚無敢以易名屢　人主恩而公竟當以簡庵自名余爲之銘銘曰

有嬀有姜其繇八世莫之與京公家眉山亦越九葉始驕正卿屹屹明經如巖抵璞剖乃連城冬官之屬埏埴攸司刃始發硎改服三尺衷情與法廷中稱平于倒于宣于彼二湘彭蠡是營爰及晉粵中州鬼方莫不頌聲寺人弼虐公剪其類城社隳清大疑大獄衆曰須公公則神明維彼鄭襄三藩錯壤將吏來迎公以節往恤其災患除其蟊螟帝宮需材汝作司空伐木丁丁既召乃遷憮然止足稽首乞身　帝曰汝留二水三山佚汝頤齡公歸益決稽峰翔鵠鑑湖潛鱗有斐君子寬兮紳兮

會弁如星龍蛇何年化鶴騎箕奪我典刑惟　帝
震悼秩宗遣祭葬取水衡行天歸土爲眞爲幻其
孰能名蓮花峰阡儷彼禹穴玄圭乞靈石笋千虹
我銘勒之萬祀無傾

贈通議大夫南京通政使澤塘楊公偕配宋
淑人神道碑

今少宰止庵楊先生以清標姱節儀刑一世世人
知先生之風足廉頑立懦而不知先生之主張正
學剪穢闢蕪闢邪說以正人心其功在世道斯文
乃更大也余後生晚進無所識知先生引與交甚
暱得論其家世乃知先生之學其源流遠矣先生
父曰贈南京通政使澤塘公諱某字某以布衣祀
于鄉故太守江公某爲著逸民傳者也公生而莊
嶷周規折矩甫長通經術頴悟能解人頤固習博

士家言而薄之曰學貴窮理盡性耳以佔俾階世
資非吾志也會正德初元辟民間俊秀充弟子員
郡邑以公名應公辭謝吾方力田以養安能屈首
諸生間令我猶事以憂吾尊人且祖母老矣非干
進時也公自是遂終隱而同時所辟桂侍御輩三
人皆取科第至顯官獨公朝夕爲膝前娛各自得
也其事親備盡志養親沒柴瘠踰禮哀慕終其身
與二弟合食門內雍雍如也弟負責不能償且被
訟公傾橐償之無吝色道行拾遺金馳百里還之
兩臺使者察公行誼以　詔書徵郡賜冠服歲給

縑帛重爲之禮太守江公故推轂公禮成意公往謝公終不謁也江素有簡亢聲於士大夫間甚蹈蹈礪必欲致公爲重公曰往見非義吾敢縣布衣節哉江乃紹介郡中名流具威儀蹕屐造公一望頹色退而嘆曰楊公可見不可得詘也郡邑歲時舉公蜡賓公皆力謝蓋公門之內無公足跡矣其後郡有開礦之議郡人洶洶莫敢爭者公心憂之會守江疾延公診視公強爲一往因進說曰公無病也病乃在郡夫郡礦必不可開也其地介萬山而交三省叢林深莽足以藏奸土之所產皮毛畜實足以資盜今聚無賴以搖礦礦灰揚而田稼傷土民必徙他日者礦窮而無賴者不可卒散也有挾亡命奸徒起而流劇如往年鄧葉之事耳是郡之大憂也公奈何不虞郡病而虞身病乎守矍然曰微公言吾幾誤計立請當道寢前議橫峰窪民相與閱議設邑治公又語守是壤狹而役繁必多割也不多割不足以成邑後必悔之守不聽其後以邑小果不支守大恨恨吾不用楊公策也公生平無撑言無撑行非其力所獲不飲食見人善亟稱之一聞訾毀則掩耳尤不喜殺生春萌蟻穴亦不踐不折於世間富貴貧賤升沈得喪處之泰然

嘗作定說以自喻指濂溪太極圖曰此心圖也其黑者陰也血也白者陽也氣也黑白錯者血包氣氣含血也乎則得中偏勝則爲害其獨解懸悟如此又有河圖易說字說數十篇多自爲發明不襲陳語旁及星相堪輿卜筮諸書咸有論著蓋可謂博學篤行君子矣配宋氏封淑人與公合德謹事舅姑和妯娌勤作苦稍有餘輒推與貧人止庵先生爲孝廉里中有欲以私干者淑人戒毋使先生聞先生以曹郎榷稅武林方受安人封治冠服將市珠淑人復戒止之曰人將以此爲武林物也居官舍三月歸篋中僅布絮耳貿之以分諸戚屬里人以淑人比于士行之母云淑人與澤塘公皆累三贈而至三品在今甲得碑于墓道先生謂余曰于之文吾所好也吾先人爲有道子爲中郎可乎余既次公與淑人事而爲之論曰顏原有言玉生于山剖則寶貴矣而大璞不完士生于鄙野推選則尊遂矣而形神不全夫有道之士其逃爵祿也非以爲高也懼靡其璞而傷其形神也澤塘公之力辭徵辟而不見郡守其意蓋爲此哉乃公一言

而罷礦議策建邑所宜洞若觀火隱士能之乎夫儒隱與節隱致不同也節隱者避世而欲潔其身也儒隱者憂世而欲不輕用其身也其趣操同而學問則懸絕矣蓋公嘗有言學者不務養性情不躬行實踐徒空談道學不可以爲眞儒此其識詣何如而江守乃僅以逸民傳公猶爲未知公矣於乎余之謂止庵先生之學源流遠者固如此也銘曰

自世喪道疇能不趨矯矯楊公爲世大儒壠不稱未肆亦懸壺雖乏肥甘菽水是娛解帝之裘味道之腴偃室永謝陳楊長虛孑孑于旄在公之廬謂公報謝公矢弗渝維彼貨臣鑿山是圖公起而爭郡以晏如亦有玄言赤水探珠豈曰逸民文乃在茲淑媛僊徵委春把鋤陸通操勵鹿門偶俱並開名世以賛帝謨自天申命賁于幽居豐碑載業史氏所書

贈福建布政司右布政使益庵徐公神道碑銘

蘭溪之徐爲浙東著姓其先自衢之柯山祖玄德當國初爲麗水尉治兵其郡遂家蘭溪五傳至諱號菊逸居士以居積雄里中行誼尤著居士四子次孝廉袍是生益庵公詩用光宇成乎其官工部郎中其贈與孝廉公俱福建右布政使孝廉公以積學屢困公車沒而以未竟之業期之公也公少稟學家庭已頗異督學關西孔公奇其文首拔之奕奕諸生間矣歲己酉領鄉薦明年捷南宮以襄事歸更三歲　廷對授工部主事治水都城南焦思殫晝日夜露棲河上爲月河一爲橋二爲壩四爲隄岸一千八百丈其最難者洩蘆溝之水使毋漲漫害畿東諸邑至今利之晉其部員外郎督磚臨清兼治河會河淤梁家鄉且百里害漕議者謂宜上　聞大徵發乃辦公咨曰事在燃眉而千里望救非計也且吾力足任無事煩縣官矣乃捐公帑之羨召募疏濬不浹月告成事漕冊畢達州守李某貪人也負與援張甚以事逮寵戶張欲索重賂不得箠殺之公上狀請論治卒成遣之津要欲

爲李地以公詞強無以奪也清源氏大德公故事
竈賈給發金錢率制其贏入之官公一切謝絕諸
賈知公廉終代去不忍獻一錢惟相與籲天頌祝
公入爲屯田郎中追送數百里與州民皆泣下有
具牛酒獻者公謝遣之勤苦汝曹使者三年飲清
源水今行矣乃受人牛酒耶其人愈泣公亦泣抵
京不旬日失其偶唐夫人又數月失公始公幼孤
與母胡夫人奉祖母嚴胡夫人篝燈辟纊不能給
公又下帷苦讀母子間辱困殊甚賴唐夫人椎布
操作事嚴與胡夫人皆恭甚胡夫人沒嚴年八十

餘每顧唐夫人而祝爾年似我爾子孫之婦似爾
唐夫人從公于清源公莅屯田夫人以病留潞河
竟不起公聞而痛可知也嗟夫誰知公之繼夫人
而逝哉公生平不問家至不識衡量爲諸生時即
與其弟魯源先生講學羅山之庵趨然有所自得
舉南宮後家居三年足跡不到公府強立獨行亦
其性然也公沒若干年而清源入祠祀之名宦浙
學使者亦檄蘭溪以鄉賢祀公生嘉靖丙戌六月
卒嘉靖庚申十一月得年僅三十五子學聚學聖
學聚以福建布政使晉中丞開府其地屬同年友
人葉生爲公碑銘葉生曰世之言學者多矣要之
於視躬砥操居官守法不盡然也孟庵公起自孤
貧脩身履道不失尺寸至于軋貪守却例金兩肩
河役規永利而省鉅費皆斷在不疑蘭陵令所謂
大儒率道而行端然正巳不爲物傾側者公其人
哉中丞公之堅凝粹白憂國奉公卓然儒者作用
所從來矣銘曰　寶婺之躔瀫水淪漣仙尉所遷
爰及六葉孝廉聯聯公也武接河水湯湯版築是
防啓處不皇畿內既理漕河用底惟公所履彼是
之夫躭躭負嶋壽及無辜公氣逾勁爲民請命皇

恤柄政賈人稽首願進牛酒以爲公壽公絕勿通
小人私乘母汗乃公賈人絮泣公壁而立一錢不
入吾懦蚩蚩誰食誰衣惟公之貽昊天不惠奪公
伉儷公亦溘逝爰留其贏以及中丞蔚爲國楨四
岳功高　帝念厥勞　恩綸薦褒松楸鬱鬱被以
華黻令聞無訖孰銘諸幽史言不浮千秋萬秋

雙溪陳先生墓表

吾閩中稱德門則吳航之陳陳氏之以文章行業顯當世而躋崇膴者肩相比也而雙溪先生獨沉抑下僚窮困齟齬終其身而不悔也蓋蕭然無慕于世世亦高之直節皭行光人倫而垂不朽矣或言先生之賢得令子司馬故其名益章余謂司馬汪汪爲百谷王望之者如汎滇渤不可涯也若夫澄泓萬里百折而必東利澤及物而不私其潤則江河之所以爲中國紀也其先生謂哉夫古人祭川先河而後海先生爲之先而司馬爲之後不相

掩也余小子不佞嘗識司馬於長安中矣先生之賢則郡國有口碑鄉閭有月旦小子何敢私焉遂綠司馬命表先生于阡先生諱大濩字則殷雙溪其別號也生而頴異絕倫髫年補弟子員遂應公車成進士弱冠受上虞令能以法抑上虞之巨室械詐者撫其單弱而訓其子弟諸貴有力人無便先生者日孽之上官而其父老誦先生賢不置然竟不能勝貴有力及上官之口調楚之永興以憂歸起補光山會光山苦飢他邑且有役役光山亢詞爭之天降災于下邑而柰何又重之虐無已則徵直于民猶愈孽民于道也臺使者無以難寢其役交章薦先生遂徵入而時宰修逢迎之郄奸人復中先生以上虞事故諸同徵者率補御史給事而先生僅僅通判高州以去通判間曹先生治行多以攝令顯遷知道州道州則濂溪周先生鄉也先生謁其祠盟心自許行事矯矯如故操撫臣入州佐讒論調先生隰州先生怡然曰我固知佐之有厚托也而不能以吾民供佐魚肉在隰州未幾復爲醝使者所論劾使者嗾先生以弗修謁故而先生下車已捐州四門榷征廉聲大起矣銓部爲

格使者章旋遷思恩同知同知視守州秩等耳地又夷人爲先生怏怏先生曰此非王文成公所鎮撫地耶而奚爲夷視之遂單車往大闡文成之學夷風丕變又爲民闢水關築晷廬戢盧蘇王受除黨當道者才先生使假守横州横州與思恩之民因不能斯臾去先生而先生飄然陳蹀歸矣歸之日幞被蕭然教授里中兒自給歲稍侵至壞酒鎗輸賦或請先生宦久矣胡自苦爲夫夫也以廉遺身而以貧遺後先生愈自喜居家杜門屏迹先後邑令數造請不能得也至年好若朱中丞紈素慕

說先生願效斯臾懽竟辭謝嘆息去嗚呼先生之潔廉自好不滋垢蝹蠖于俗固天性然哉而其循良愛利所至見思晉楚吳粤之民及今念先生猶有泣下者獨以航辭取忤仕宦六政而官不過下大夫位不過五品淡薄沒身而大發于司馬先生之所以自遺與其所以遺後者何其融顯而灼烈也彼不悅先生者能厄先生于身而不能厄先生令名與司馬之振竪也是可以爲獨行者勸而褊心忮懦者戒矣而余聞過吳航吳航之人又爲余言先生遺事母高夫人夢鶴棲膝而誕先生頂糸

宛然故其爲人清遠閒放若不受樊籠者邑居日島夷爲虐邑幾不守先生悉出所有倜士憑堞鼓之城賴以完夫吾吳航民所以保廬舍有妻子而不大困倭者則誰伐也古稱鄉先生沒而可祭于社先生其人哉先生其人哉先生父涇貧有行誼嘗冒死上書脫其宗遠戍以子大用貴贈監察御史孫瑞爲兵部尚書稱兩司馬云葉生曰甚哉先生之爲廉吏也三徙其官而無簞瓢聲彼齮齕人者何所不用而莫能汙先生其爲廉吏如此夫陳氏之澤至司馬流遠矣贈公爲之崑崙爲之岷山非先生以百折之勢必導其趨則何以有司馬司馬能顯先生先生當其身而有廉吏名又有大功德于鄉顧不重歟則安在其以司馬顯也

大中大夫廣西布政司右叅政南岐薛先生墓表

南岐薛先生者先大夫之執友也先生沒余尚未髫迨今二十餘年每過先生墓下輒徘徊欷歔有感于先世之誼顧瞻隧道闃然未碣逝者有靈以待小子矣庸能已於辭先生諱曾字師孔別號南岐世與余同里父泳涯公孝友有高節與先大父月隱公雅相善結社談詩躬授經先生先生爲諸生聲稱籍甚乙卯舉於鄉丙辰成進士授中書舍人封泳涯如其官母黃太孺人頃之封君卒京邸

孺人卒家先生且扶且奔毀瘠幾殆除服補故官當選給事御史會閩人闕銓曹華亭徐相國語太宰是無如薛舍人者其以舍人爲兵部主事居二月從吏部吏部諸郎故尊貴然自負外郎而下無所關預書諾而已先生謔謔其間意有所不可輒衆辯之所擁掖善類甚多人無知者諸郎固相與目擿先生而胡某者爲郎長憾尤深乃出先生備兵威茂威茂蜀西南徼古丹驛國也岑阻窄陋所部皆獉獠蠻蜑十不能一先生下車適草坡蠻焚掠諸村先生曰是賊怙亂久矣不誅之不靖即率兵擣其巢捕斬三百級餘匍匐自歸輸賦還所侵地誓不復反已黑虎寨曾頭寨水磨溝諸蠻相繼爲亂黑虎最強先生度未易力下乃用諜者得其謀因急攻之盡殲其黨未幾守將捕斬曾頭渠魁夷酋誘水磨寇來降指授方略皆出自先生始二州人爲蠻所掠非重賂不得贖商賈相戒不敢道其地邊隅大困自是撻後蠻夷讋服不敢動民乃安業道路始通茂州江嚙城數築數崩三歲工不就先生以五旬竣役又鑿石洲殺江流茂城自是無患爲司祀神禹于江子曰茂禹鄉也而闕不祀

顧淫黷之是崇外哉學宮圮壞亟下所司修葺時進諸生論說經義靡然向風矣居茂五歲轉叅粵西藩將吏士民送數百里皆泣下爲像祠祀之先是　莊皇御極覃恩贈封公爲中憲大夫太孺人爲恭人先生欲歸而布　命途次得疾抵家再浹旬終病革無他言第曰天乎吾之不獲登先人丘隴也歸何哉歸何哉卒之日爲隆慶辛未六月十二日距生正德戊寅六月初五日年僅五十有四娶葉氏封恭人男雲路雲緘雲峰雲合雲綬雲峰邑諸生雲綬太學生諸孫若干人起震爲邑諸

生方先生沒時先大夫與執手訣歸而爲小子言傷哉吾友勞苦生平而竟已乎蓋先生蚤歲故貧與先大夫相煦沐兩人更推許以名節勸勵終先生世先大夫尚布衣食貧然終不以故人通顯有所求望而先生居官砥節亦無改故操在銓曹謝絕苞苴交游間遺一無所受前倘兵使者日費且十金一切裁罷之曰毋困吾邊氓布衣蔬食處之淡如客或請間公守官善矣獨不爲諸公子地乎先生曰客柰何以見曹溫飽欲墨乃公哉後禁勿復言家人問語及產業輒持杖擊走之自蜀歸行

李數篋沒後檢視皆圖書諸子分異無半畝薄田日稱貸爲生猶恐不給世或以先生歷宦多脂膏寧貧乃爾久乃信其然而先大夫爲州郡十年不肖兄弟尚不能其蒸嘗嗟乎若先生之與先大夫者寧可於今人見哉先生坦直眞誠出於天性望之洞然藹然口不能道辭而遇事迅發無所忌避在蜀所興除皆爲百世規蜀人至今思之其奉尊人諱歸請當道築堡衛鄉族至今利賴云葉生云自先大父以來與薛氏交三世矣知先生宜莫如余先生之勤苦潔廉守職奉公型範來許眞所謂鄉先生沒可祭於社者也近博士弟子以爲請當矣而屢上屢格何哉或言公子貧無所藉游揚之口故格爾嗟夫世有官三品歷銓曹而後嗣無立錐此其人何如乃猶靳學宮之尺地使公論弗伸廉吏安可爲哉要之祀不祀無足爲先生重輕余姑表此俟維風者採焉

于母虞太安人墓表

表墓非古也婦而表愈非古矣乃于母虞太安人可表也曰是雖婦也而士人其行其明智慈良造次仁義又有士人所不能及者矣始安人之歸都事公也舅姑王舅姑皆無恙而王姑繼也性奇嚴姑亦嚴罕所當意安人事之而亡不當意也乃至率諸姒亦亡不當意姑寢則昧爽起居姑病則晝夜侍湯藥不少離姑操家則助爲擘畫姑責女紅則織紝刺繡供諸郎叔及諸小姑每漏下四鼓不休於是姑吳安人驩然語笑解莊而和異疇昔矣

姑沒事舅愈恭飲食必手調而進之每炊必擇精米舅甘之爲加匕者忽一日病思食麥餅麥故難餅安人以意創爲舅又甘之曰婦能適我賢婦也而其勸都事公學又甚力都事公試不利爲大父所嗔安人從旁軟語胡不自力而見嗔爲都事公乃遠出力學安人商左右欲馳報安人亟止之毋以我故溷郎君讀一切家事皆安人治辦都事公不聞也竟以此成名都事公好客安人治醇鮮供客客至如歸都事公得危病病瀕死者屢安人侍病憂勞萬狀都事公愈而語人曰吾妻賢微吾妻吾無今日也當都事公晚歲與安人異榻安人則飾二嫂進之待媵又甚恩前媵師氏病乳且死穢不可近安人登榻撫摩執手相向泣媵之子若婦咸泣悲不能仰視媵死猶伏枕嘆恨無以報嫡吾聞賢世未有也安人於于爲丘嫂舅棄世兩郎叔尚孩收而撫之自疾病瘡疹以至就外傅就婚辛勤備至諸姒與安人居歡忘爾汝後來者或自遜避不欲講鈞禮而安人引與爲行不敢少有所加比析產則從臾都事公務厚諸郎叔諸郎叔素德安人其長者曰嫂吾兄也少者則曰嫂吾母也吾

嫂之賢亦世未有也安人有四子五女操女甚嚴小不中程即譴訶或解之則曰若曹受父母責不愈受舅姑責乎既嫁猶時遣女師視爲婦何狀舅姑歡乎婿相重乎不則女奴十輩往責矣乃于諸子稍寬人以問安人安人曰有父在爾安人雖寬乎顧未嘗廢訓仲子刑部君方五歲即舉司馬溫公與羣兒戲事詰之曰當兒墜甕時若以何策出策中予若果刑部君躊躇未即應左右爲請安人笑曰以繫若心耳刑部君知讀書則教使取友聞所友得人則喜或時言人過失則怫然汝曹見之

乎而談之覈若是所延師必躬治廩餼事事務適其心曰以兒曹委焉安敢忽刑部既成名客有習于氏事者咸以書往賀不曰都事公庭訓而原本安人曰賢母教也安人沒而于族人哭之甚哀曰喪女宗矣諸婢僕哭之愈益哀曰喪吾良主母矣而刑部君則又言吾母有甚難二事方吾祖之逝也遣侍姬十數賴吾母即安一姬病瘵死母躬爲含斂疹蟲出於口縷縷如烟或勸之避吾母不避也曰吾而避誰弗避者家有女師病瘵吾母朝夕就候延醫診視或謂瘵氣傳染不宜近母太息生

師之死棄之耶卒療愈之其後女師病於他家他家強遣之母聞之曰是不以病死當委頓死輿而療之復愈嗟夫今士大夫生平相與至歡也卒緩急不肯一語相助望望然去矣視刑部所言虞安人何如哉此余所謂士人不能及者也凡安人所爲無一不比於禮都事公沒趾遂不踰閾外家強迎歸終不許有陳魚龍之戲於庭者婿輩請一覲佯許之而終不出嘗見姻親中有夫婦同入兆則嘆息以爲佳事卒如其志沒之日爲萬曆某年月日得年六十有六刑部其仲子名玉立與余同舉進士相友善諸家世婚姻及他懿行具郭司成志中不具論史氏曰史言賢婦人若文伯之母樂羊之妻張氏之禮修李氏之英胥崔之慮楊之泰英卓然爲形管光矣柳諸懿行虞安人無所不有安人生時有夢鳳之異和鳴鏘鏘其天之開于氏也昔華陽志謂泰英之教流於三世安人所開百世猶可何論三世哉余所以表安人也

殷孺人墓表

余以丁酉歲校士南畿得瞿星卿衆譟而喜曰是文懿公之季子能世其家學者也更三年星卿成進士亡何而失其母殷孺人將附於文懿公之藏而制伏謁余曰願先生之有一言於吾母也余徵其行曰有伯兄之狀在伯兄者世所稱洞觀先生令辰州太守也星卿之學成于辰州公而殷孺人實督之其教戒星卿輙舉文懿遺事曰汝父生平不欲冠方媚人汝兄能承先志孺子勉之無忝汝兄矣蓋其大指如此已足見孺人矣孺人事文懿公僅八年事其嫡夫人加五年母星卿四十年其事文懿公也于南于北馳驅勞瘁米鹽擘畫皆當文懿公心嫡夫人之不從文懿也則曰有賢媵在吾可無行耳孺人雖從宦然終文懿世篋中未嘗私片楮有遺金必籍而歸之文懿沒而與嫡夫人相依如左右手所以事嫡夫人者甚于事文懿公樂則同歡悲則共戚病則分痛有勞事困事則身自經畫母令夫人聞也時念文懿公悲傷顧頡輙自匿母令夫人見傷其心也自夫人沒孺人哀思泣血濱死者屢矣比星卿能就傅駸駸有時名娶婦舉孫始一解孺人頤而孺人居恒孤燈總帷煢然一室藥爐紡車朝夕遞伴竟若無心于人世者每與星卿言輙依道義語母謹服母華跬步母離繩墨間人有善則使識之有不善惟恐其聞也星卿三試不利孺人不爲慍比舉南宮亦不爲喜勉之以立身揚名母致失望而已蓋孺人之奇行卓識所以處嫡庶母子之間而貞於存亡得失之遇者往往動於天性而似出於學問非尋常女流所能彷彿其一二也晚尤信西方言女工之隙即莊誦內典晨夕膜拜鮮濃之味一切不入口子婦或強進則曰吾從九死得一生即以蔬食延殘喘於分足矣其能忍於乃祖之餘哉生平待婢僕尤慈恕終歲無叱詈聲有子則撫恤加等星卿或詬怒輙召之侍側度氣平乃遣口如此庶無悔事矣隣兒有胠篋者跡得之家人將理之官孺人不可是迫于貧無奈何耳以篚掠固之吾所不忍其身所施舍賑恤虛食藥餌以緩急人間者不可指數甚至輟七箸以充無吝色也殷居士亡歲時伏臘啼泣薦享者二十年衣食寡姊終其身沒之日神氣清明侍婢見新而手舉竊言有祭孺人張目叱之

母妄言更祖衣者手傳髓稍作怒色以嘗詈之其嚴正貞良動合乎禮義所謂死而後已者耶蓋永州公狀孺人既述星卿言而復傳以所親見孺人之行事余合而次之如此以表于其墓而爲之說曰世所最難言者莫過于嫡庶庶不無論已江沱小星第頌其嫡賢耳至于幸其悔而賢其命之不猶猶若有怨心焉然聖人猶不而存之以爲人情之所難而如此亦足以風世也乃如殷孺人之與其嫡也不亦千載而覯見哉夫顯母之于周也侃母之于陶也是庶而賢者也以視孺人之敎星卿

尚若少遜而孺人又以宗伯耦也以某夫人嫡也以辰州爲嫡之子也人倫之美萃于一門是天之所以昌瞿氏矣辰州又言先宗伯嘗夢南斗一星墜地寒芒迫人拾而爲某其文長蓋未幾而吾弟生名之說而字之星卿也其奇異如此然則長庚之降夢蘭之兆不虛哉不虛哉

林母薛氏奇節傳
大宗伯肖泉林先生傳
瓊田林先生傳
龍山鄭公傳
泰母冠夫人傳
筠溪沈先生傳
居烈婦傳
林李公傳
季亦卿傳

處士王公傳
雪林李公傳
林叅軍傳
慈節董母傳
典客孫君傳

蒼霞草卷之十四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林母薛氏奇節傳

林母之節奇矣何以奇也曰所謂節者從一而靡他抱貞而不或如栢舟之矢陷桑之彈被耳斷鼻之誓以完其軀而母渝其志耳十載後猶艷而稱之有如林母二十八而寡也寡而抱其孤以未亡人白首也斯之爲節已無遜往籍矣乃其最難而奇者母十三而聘十六而夫有惡疾夫家又孤寒蕭然四壁矣當婚期諸中外嫗嫗咸勸母毋行奈

何以皤然之軀爲厲之姬夫夫也方自絕盍改卜乎母恚曰此身已屬林矣即有不幸天也復何言竟歸林夫婦閒唱隨雍雍甚有禮也夫疾發必躬爲浣濯濯畢即注水臥內曰母令人見之生厭長也再踰歲舉子初解胞即寄哺母家曰吾欲奉夫安得復乳子子纔數歲夫殞母欲從之或曰從夫可也如此數歲兒何且夫人從夫于惡疾義也從夫丁地下而墮其一綫之祧非義也母乃解竟撫其子成立躬以壽終史氏曰母節之甚奇者三嫁惡疾一也事惡疾之夫而執婦禮愈恭無幾微之

芥蔕二也舍其子而專奉夫三也乃天之所以成母者其甚奇亦有三焉而生子一也子而無恙二也夫婦同枕席將十年而不傳染三也蓋世有曠絕之行必有曠絕之報夫娶醜娶瞽士君子以爲難誰敢望婦人以嫁厲乎又誰敢望婦人當未嫁之先知其夫之必死而委身從之且恬然安之乎即所云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者亦業已事人無奈何耳非如林母之身尚處室而機尚可轉移也此蓋古今絕無僅有之事可以感天地而動鬼神故天之報母而昌其後亦出于尋常耳目心思之所不及未易以恒情窺恒理論也余是以表而著之爲世勸焉母薛氏名家女今方伯鳴宇先生其姪也夫名以聰子名大春東瀚人亦名家

大宗伯肖泉林先生傳

昔孫文恪有云不忮不求吾友當之而莆田康司空至扁其齋爲學林深乎其有慕于吾鄉大宗伯肖泉林公之爲人也公諱廷機字利仁別號肖泉閩之濂江人文安公第九子而康懿公季弟也母爲朱夫人文安公子皆貴顯其舉公晚然獨心奇之十四持父喪下帷發憤十七補郡弟子二十舉于鄉三十成進士值 肅皇帝臨軒選入爲庶吉士二年授翰林院檢討預修大明會典充甲辰春秋同考官所薦拔皆知名士而臨海秦宗伯遂冠大對更三載伯子嫌亦爲檢討時相嚴方用事士百端求附羶集其門公父子居僅隔蕭牆人或諷公是隣舍可親也何以自遠公辭吾寧抱氷毋寧炙手其人迂公不懌去久之遷國子司業諸生莫不懷戢用建安李太宰薦擢南祭酒數月徙卿太常祭酒遷不宜太常公爲太常三年淹矣人爲公慍而公晏如也自太常貳工部又二年改禮部在南且十年徒以故長安隣在事力厄公隣廢公乃尚書南工部工部主內府歲供器皿及織造御服費鉅萬計公率裁其濫中涓欲有所染指憚公廉

不敢犯故事歲遣部主事一人榷稅蕪關久且滋弊多奮緣公疏請擇人并給關防以往撥郡邑廉辦吏爲主逋歲溢課二萬餘衆服公幹局謂不徒文墨議論而公前貳冬卿時兼攝戶篆時振武軍變戍役侍郎諸卿無敢任戶部者公至給餉無後時鎮靜寇和亂遂以弭部署郡國漕剔蠹殆盡異時漕事列邑俱竣方得歸諸曹吏卒又爭持金遺權貴人爲請近水諸庾以省轉輸其最近者至露積水次不能收而遠且空庾數年主吏幾餒死人人苦之公發令漕者事畢立遣毋相及手自探籌

輸粟不以居間爲遠近勞費大均四方聞之不督而赴以是公雅有經世譽至其爲司空政益習望日益高三載改禮部仍南諸與公並時詞林及後進多居鈞要公每以考績入京師相見輒踧踖媿爲公先而公終不能改故操以干進會伯子爲祭酒仲子煙亦舉進士爲戶部郎中公遂從逼中疏乞歸力請乃可公歸十五年閉門卻軌蕭然如貧儒時從賓客飲酒賦詩所論揆皆深醇雨雅評具許符卿所爲序中歸未幾祭酒亦歿公位丁母李夫人憂侍公于家縉紳士庶望盧致敬以公父子名德過于二疏不以兩宗伯故重歲庚辰伯子暴疫卒公始忽忽不樂仲子解廣右觀察歸侍數月公竟以悲恰逝　天子賜祭葬如儀中外聞之莫不悼惜始朱大人誕公適文安公有參贊之命故以命名而公事朱夫人及母兄貢士司理俱極恭謹初入官失貢士公方奉太夫人于京師即請急扶歸其居太夫人喪哭泣欲絕與司理同居二十年門庭穆如撫恤孤姪甚至捐貲攜濂江祖居以收族人宗婣故舊有緩急及生待室而死待土者竭力應之生平寬和廉靜事不近名至剸繁解結

開適從容即負才謂者不能及人無智愚賢不肖見公未嘗不心醉雖一時飾詐久亦大自媿屈謂林先生長者何可以不誠應和嚴雅欲釋憾于公然終不能得乃公一徙而南遂不復北世惜公之不究其用而公固安之恬然于久淹之日毫無動色夙夜奉職惟謹不以淹懟官不以躁徙節公殆眞大臣哉公沒之日而江見巨魚巨星殞于郊光芒甚長至于燭天也

贊曰吾閩族姓多徙自中州濂江爲最著即中州之許遜焉乃自撫守而下清白長厚咸世其家國

紀民望從來久矣世每扼腕以文安抗逆瑾不得相而分宜江陵兩當公父子之世爲恨嗟夫公已矣令人過世忠祠輒低回不能去民秉長存安在必以相重乎人言觀察大似其父余從之遊甚習因想見公之爲人孫文恪康司空之言信矣信矣觀察貪不能具中人產嗚乎不可得而繩其爲世忠如此

瓊田林先生傳

瓊田先生者世所稱獨行君子也其孝友廉潔濟於聲利脩然高舉古之人歟古之人歟敎之衰也俗相靡以薄而相馳以競日以愈波非先生其人安所風百世哉余故析慕而爲之傳先生名慶字世章尋以字行更字尚聞其先徐之下邳人也徙三山河口再徙長樂坑田今爲坑田人父中菴公亦明經篤行娶陳舉伯子六十四而以繼鄭舉先生先生年十一相次失二尊人毀甚稍長伯兄欲分異中割其產先生固讓願均產兄子不中割也

世咸難先生弱冠補邑弟子員遂飲學宮久之始成進士諸進士駸駸嚮用而先生獨雅志澹泊上書乞郡博士得吉安吉安多名儒流風未泯其人士褒衣緩帶而談鄒魯然望見先生無不心折者吾師不言而躬行君子儒歟而先生亦嘉惠陶成立科條敦行檢闢白鷺書院課高足弟子爲諸生式其成就爲多徙守國子博士聲譽隆起再歲當遷先生復白銓部願守南曹銓部旋博士久敍其今胡復南也且若固不當南先生力請乃得無何以水衡使者按眞州往使者多墨其良者僅課辨

奉職無害而先生獨多所振刷平價懲猾立短戟諸法收浮尸瘞之置義塚買園供祀其有德於貞民甚厚民碑而頌之代之日行李蕭然或言故事使者有羨緡可割充橐先生笑使者爲羨緡來耶竟不持一錢去爲水衡若干歲今 皇帝上 兩宮徽號贈先生父如其官母陳鄭皆爲宜人先是贈公已稱博士矣而格不逮母先生時不自懌曰吾何以見二慈於地下故雖秉志高尚而重去其官至是而後喜可知也曰吾願畢矣力欲謝官歸而諸尚書水部者留之堅然不能得也則爲請予

告冀其復用而先生已飄然喜遂其初無復繫藉念矣家居屏跡市囂築耕隱亭顧眞堂於墓所徘徊兩塋瞻慕流涕泫然不自勝尤好爲德於鄉捐重貲新圯橋白里中戍籍之訛者遠近誦誼或諷先生復出先生否否吾山中松桂無恙君毋相惱布衣徒步卒遇之不知其爲貴人蕭然終其身矣先生貌朴行和語絕緣飾於世味一無嗜好簡素寡營大類陶徵君出處之際亦復近之宦橐九載僅兩蒼頭挾圖書數卷抵官舍執鑿滌器躬自分功暇則讀書自娛翹視世紛故三受事而兩爲弟子師一居酒曹皆世所稱抱氷厭海欲去者而先生顧自愉快得明已志任職不懈行業方章遽自陳牒世莫察其指也彼翔翔千仞而寧與鷦鷯爭榆枋之棲哉其出青門策款段從故蒼頭毋忘吾舊所攜書耳家有薄田視先世所遺不長尺寸諸子雖受書然皆課耕自給無所紛華余從其叔子孝廉游最懽孝廉貧至假貸爲生余乃以此知先生也初先生試政兵曹太師楊襄毅爲樞長亟稱先生曰而古君子也之吉安贈之以詩而嚴諫議用和於同籍中獨嚴事先生亦以先生爲古人其

見推名流如此所著有同紳錄自警章及岐黃內經陰陽卜筮堪輿諸說皆有論撰藏於家蕘生曰叔世之仕何多詭也得詭之惠失詭之夷要以中情粹白皭然不滓斯爲難耳蓋在吾鄉清修高蹈則有司寇鄭先生及先生而兩司寇踽踽寡合然獨好從先生游道固同耶或疑先生之勇退爲狷而果夫先生負經世才自諸生已然其仕也而寧夷毋惠意蓋深矣司寇遯與遯歷世途其可知裴進退何常道貴不窮蓋先生沒而司寇流涕爲銘其墓也

龍山鄭公傳

鄭公既奪靳守歸居恒念靳民不置曰嗟乎吾民何罪而困於虐瑫也即守能以官殉靳而不能以身殉靳其能自祖席而忘故所拊循者之湯火乎蓋佗傺咨嗟如怨如訴未幾疽發于背殞矣公所謂以身殉靳者也友人葉向高聞而悲之因爲之傳傳曰鄭公者福清萬安里人也名夢禎字開甫別號龍山祖惠爲邑諸生有名惠生君璜君璜生二子伯諸生夢舉仲即公幼從父徙三山穎秀能文伯兄所友善少司寇謝公潮守盧公潮陽令吳

公輩皆聘名士然試公文輒嗟賞吾小友也行將遍人弱冠補諸生邑令大司馬歸善葉公督學冢宰奉新蔡公皆首拔之隨以隆慶庚午舉於鄉上春官屢不第白發戶讀書或下帷山寺屹屹窮年罕與人接僑寓謁有司爲人居間公甚厭之爲孝廉二十年未嘗輕錯趾公門醆司以故事饋引若干公不受也與伯兄菽水奉兩尊人皆極歡里中人稱鄭君眞孝廉矣兩尊人沒公哀慕不置又久困公車意不樂仕伯兄誚之曰弟嘗言迕世易自樹難今何不爲其難者且以慰地下望也公不得已謁除教諭寧晉待諸生甚有恩惠所得俸入皆以予貧者爲婚葬資不給則畀以草書使售之在寧晉五載薦章數十上擢南國子助教益以文行著縉紳間大司成揭李馮公雅重公每有評校必相與印證方擬遷諸曹而靳州 命下矣至州壹意綏懷立條教問疾苦與學造士見慕福慶不少休 靳藩護衛地入民家歲久一日 王忽語公欲得前地公曰藩衛制矣責地何爲必復之且動搖千家此非守臣所敢任也 王不懌以危語動公公正色曰守臣爲地方計耳何知禍福徑趨出

王無以強也久之 王調知此惡少搆民家藉藩府以逞耳乃悔而謝公益善遇之府中事悉屬公處分諸宗奉法惟謹于是乃知 王賢王也能不撓有司然非公執之堅所傷不細楚瑫陳奉鷙暴其爪牙虎而冠大肆威福公揖奉與抗禮奉議征稅公曰靳濱江瘠壤商賈不集何稅之有奉索庫金公曰靳無積儲浚民膏以爲中貴人歡守實不能奉大怒慢罵去復檄靳包稅包瑫公一切拒之靳民胡大裕所居山不數畝廬其趾而葬其巔奉欲鑿之公再爲牘白上官爭之強奉又使其黨

王金吾至蘄開迎山鎮且求賂語侵公公不堪忿抑獵纓起曰鼠輩豈以吾重去官耶吾有先人之敝廬足棲而薄田足食也吾歸矣遂陳牒乞休蘄民留公公不聽乃羣起毆王金吾金吾逃歸以愬奉奉積前後忿劾公以重法公齋沐聽逮　天子仁聖僅謫公爲貴州按察司經歷公去州民皆號哭送數百里奉使人尾公將甘心焉以州民擁護故得免始公與奉搆人知其必危或勗以明哲保身及勉其行權爲民屈者公太息曰吾非不念此也吾絀身以紓民不待勸爲之矣身絀矣而民不

得紓是空以身垢也彼因吾絀而愈張是反助彼翼也吾寧以身豪其禍而使彼挫其兇稍爲民紓萬分一乎議者無以奪公歸未幾馮按察疏奉大逆十罪奉復搆逮之波及何司理邸郡丞楚中大騷然　天子自是悟召奉歸更置內臣楚鎮息肩矣本之公等所力爭也公自楚歸不持一錢先世業不長尺寸潔靡惠愛出於天性楚人譚言有云懷金誰敢夜相遣衆以爲實錄疾革猶數問楚事若何鎮撫停否憂國愛民之心至死不衰矣一叶聞而蘄民爲罷市巷哭數千里之遠猶極酸楚聞者傷之方公爲考廉與諸生陳益相往來益死奔馬下市人無識者公抱之而哭曰此吾友陳生也益目未瞑公曰予於我殯乃瞑公悲愴累月不解與伯兄終身友愛人稱難兄弟云生平酷愛草書學懷素大得神解詩追宗三百若漢魏六朝浮華相勝鮮風人之體何論其他其持論如此汉之年爲萬曆庚子距生嘉靖己酉得年五十二史氏曰聞之　先朝權璫用事諸公卿脅息無敢與抗且多所詘禮惟祭酒李忠文公挺然不屈至褒三木太學門神氣自若此之謂大丈夫哉公故官太學豈

聞風而興者耶乃公以遠臣秩不過下大夫而強項乃爾斯尤難矣璫之欲覆楚也公之欲張楚也勢必不並立公去而璫譴璫譴而楚安公志得矣楚安而公亡公亡而璫存天實爲之爲之何哉

秦母寇夫人傳

秦母秦將軍經國母也將軍有大功於海上爲時名將然說者謂徵母寇夫人安有將軍將軍以功母夫人以節世兩奇之乃余不難功於將軍而難節於夫人則以夫人之所以處節者難也夫人將家女十七歸秦秦氏子疾喪明人爲夫人慰乃夫人益嚴事其夫忘其盲居恒齊眉敬之家本世胄以盲故廢不襲產日旁落蕭然四壁矣失人操作治生內外之務總萃其躬應之無所失未幾夫沒時將軍幼二女襁褓中或謂夫人難處此矣即夫

人賢不以身負秦然奈是藐然者何也夫人持將軍泣曰嗟孤哉嗟孤哉爾母不負秦孤不負母天其或者未廢秦乎益操蘖茹荼日夜督教將軍甚力將軍既成立抱祖券受職闕下歸拜夫人夫人喜曰發今者庶可以報秦氏矣已復悲也語將軍曰汝父廢不得比於人孺子非大功德難以振矣即爾母艱難忍死僅以延如綫之緒持是報秦非其志也將軍跪受教其後島夷毒閩將軍須艅艎百戰海上夷遂大困迄於難平次第戰功則將軍與定遠戚將軍爲稱首將軍既已赫然以功名表見於世秦氏遂大諸習秦氏事詫相語曰孰謂廢而不可興危而不可扶爾觀秦氏孤嗟夫秦氏之以孤興也夫人之德遠矣夫人年七十八而終時將軍亦解兵政居膝下余雅慕將軍而心難夫人不忍令泯泯而已也因稍次其事以傳於世論曰世難婦節以爲節難耳要以伉儷歡綢天日盟重有所迫於誼亦有所戀於情去就之際未易輕也又或處境稍夷爲志易遂沒雖長謝存有可依以此難節是徒其躬難耳寇夫人事瞽夫丁蹇運提携遺孤形影相弔何戀何依而能守哉卒之亢秦

宗延世澤一女子而代夫以男傾否以秦此其難不獨在節矣不然秦將軍之勳豈不爛然爲閩海長城而余何以易將軍於夫人也乃將軍出奇報國庶幾李將軍太史公多李將軍功閥而稱其事親孝若將軍之孝又以成母節也孝益光矣

筠溪沈先生傳

筠溪先生者湖之歸安人也姓沈氏名應登字叔良其先爲吳興著族自餘慶公徙竹墩五傳而爲守愚公守愚公四子先生第三官歷三郡別駕有五子伯子本右司馬叔子未實慶守司馬復四子仲儆焞虞部郎叔儆炎閩學使者孫曾數十人爲國子郡邑諸生者甚多沈氏大蕃本之自先生也先生得年八十六親見其子若孫之顯貴而享其奉者若干年杖履詩篇行遊自適翩翩若神仙世之艷先生者以爲造物私人而謂其德足以享之

非適至儻來乘時命之會也始先生之誕母談夫人夢緋衣神人捧老人星授之曰以此昌沈氏先生能言即善屬對試之如響遺以珍果則辭有兄在耳客大異孺子敏而文且有讓其孔北海乎七歲就外傅十歲通經籍十四補弟子員隨試高等當就外傅時里朱翁奇之許以女爲弟子員則邑令戚公學使汪徐二公皆大奇之戚爲脫其父踐更名日重矣而累舉不利以選貢卒業南雍爲高陵增城二文簡所器里中名士夫若御史大夫張公宗伯閔公方伯陳公輩咸相與講業心遜弗如賢書出無先生名輒嘆曰劉蕡下第耶久之以親老謁選通判寧國甫下車即著廉平聲嘗署廣德州雪丘氏兄弟寃法豪民施王二氏有父子同罹大辟者爲蕡其一戚惠並行州人戴之以外艱去除服補鳳陽時河工方興臺使者知先生廉幹檄使董役事辦而民不擾用積勞當擢而修郄者以蜚語中先生坐調主爵難之補青州青州亦雄郡也往佐郡者監泰山香稅不能無染指先生力謝不往封還臺檄者三歲祲佐其守發廩勸分民賴以濟屢署劇邑皆有惠政而以失督糧某公意復

坐調始某公有所遣武弁至郡橫甚先生逆折之條其狀聞某公爲斥武弁而默念沈倅辱我思有以報矣時先生方念母甚得信遂徑歸曰去官吾志也諸公知其事者累書勸駕皆不應家居蕭然課耕奉母環諸子膝前督勉之至心身之旨聖狂之界敦復誨諭往往見於詩歌不但佔俾取青紫而已族子故受先生恩而反操戈侵及先壠先生將聞之官以司馬成孝廉遂輟司馬登第令姑孰爲歌鸞鳳叔子繼成孝廉爲歌祖德司馬守建昌爲一來官舍視其政曰恭信以寬明營以斷矣吾

何憂司馬儁兵廣布有事羅旁爲貽書戒毋貪功妄殺叔子登第令句容就養句容爲舉姑孰令建昌守故事曰勉之毋愧而伯矣而是時司馬恭楚藩往來督漕江上司馬之仲官南廷評父子俱集龍潭與句容令奉觴更爲壽先生前先生樂之爲言　國家恩德不可負司馬開府晉陽爲遺書勗以位高心下益自司馬兄弟爲諸生以至大官未嘗一日忘訓戒言言道義聞者皆爲感動司馬自晉陽過里猶力促之官而遲回不發無何先生沒矣先是十年先生已辟穀以導養爲事沒而端坐

瞑也生平慕諸葛武侯之爲人淡泊寧靜二語終身誦之每官將遷輒見左人爲不堪而先生恬如少年時以諸生謁唐一菴先生將北面受業語未畢唐先生驚曰君吾師也敢辱弟子列乎遂引與定交其學一本於躬修敦名檢戒浮妄忠信孝友通於神明伯兄病疫周旋不少離毋以上壽終孺慕勿替其他恤族周貧皆竭其力所能爲無幾微靳與人交洞洞坦坦披心見腹無賢不肖皆愛而親之可謂篤行君子矣詩亦雅淡有致學輞川襲陽如水流谿自靜雲入寺應迷風定不聞榕葉響雨餘猶覺野泉香皆警句也沒後十餘年學使者茶公論祀之學宮史氏曰余官南都蓋獲從司馬游其人博大端詳造次不苟固當世名臣也有先生焉爲之前所從來矣夫東越之學頓悟徑造其末流何如哉作法於奢其斯之謂先生之躬修篤行恬於進趨使及聖門則原閔之亞矣於乎此唐先生之所以心折先生也

居烈婦傳

居烈婦茅氏者觀察鹿門先生之女而居仲子妻也仲子名翼隆秀慧能文觀察公擇壻得仲子喜甚或言其貧觀察公曰仲子才何言貧仲子父太守公卒官仲子乃不能治婚具就婚於茅烈婦雅相敬而意微不樂謂婦矣胡猶女也居矣胡猶茅也言之觀察公觀察公乃歸仲子仲子有嫡母徐生母沈是兩姑也皆稱新婦賢仲子勸于學烈婦贊之居恒鮮蒸見無何仲子病矣病亟值烈婦舉子家人匿不聞仲子不瞑者移日後十日烈婦乃

聞屢慟屢絕曰傷哉夫子待我以瞑我不能從夫子以死耶陰刺三尺綆納懷中將殉仲子左右防之密不解姆氏曰仲子死矣以母望昆弟以孤望若若死何以報仲子烈婦無以應稍自寬久之托男仲兄女季兄曰兄子之猶吾自子也兩兄諾烈婦則除絰泣曰吾今者可以釋姆氏言矣已又佯語侍婢吾從吾母奉佛持誦作優婆夷也聞者皆信獨怪其幽居咄咄若共語狀久亦不之訝寒食展仲子墓欲止宿女奴察其有異促歸羣防之烈婦復佯自寬旦起誡曰吾疲甚思寢汝曹毋譁亭午不起排扉入雖經死矣未死前五日夢仲子來迎曰若苦甚來從我若翁母過悲蓋烈婦以此決焉烈婦死年僅二十有四其季兄國維爲之狀仲兄水部君與余同籍時言及烈婦事未嘗不酸辛欲涕也嗟乎寧獨水部余蓋爲泫然矣自古婦人殉節者多矣寧有如烈婦之從容委曲志決而義盡者乎其托子於兄也必死於三年之後也蓋其中劃然有成算焉計定而徐赴之不促不徐適中其會斯之爲大奇矣或謂烈婦有子可以無死余謂不然仲子死而烈婦得就訣仲子命烈婦以不

死則可不死也今仲子不瞑以待烈婦而烈婦不得聞不得訣仲子竟不瞑也仲子不瞑而烈婦不死非烈婦所安也此烈婦之所以必從仲子也償此恨也烈婦無夫於地上而有夫於地下烈婦之孤無父母於家而有父母於舅氏斯不亦兩得而無憾哉又何必爲烈婦愛一死也余姊氏亦以死殉夫被　旌矣而無子以翁姑奪之迫乃死其遭値與烈婦殊而其從容處死有大與烈婦類者水部有妹余有姊足相詡也故因水部請爲烈婦傳如此水部能文得無意一言於吾姊乎

林季公傳

先大父之女弟四其季適同邑林鏡水公有三子伯質卿仲昆卿季乃丙卿伯忍而強齮齕仲仲謹避不敢與抗季念均吾兒也而弱者魚肉不能平稍左右仲伯遂舍仲而嚙季家故饒至分異仲季乃不能具薪爨季稱貸營十一利貲斧復爲伯所奪乃去而之燕竟用賈興至千金生平倜儻不拘小節既稍窺則益自發舒好游俠斜遇當意揮擲不少靳姬劉者有聲曲中貴游爭慕之一見季歡甚托以終身季遂破數百緡取之或問劉世欲得

卿多矣季賈人子輕委身何也劉曰季能爲人負不能負人此吾所以托季也季既得劉不復問賈事族子上舍生某破產落鬼又負人金多季念之甚悉籍其凭鑰召而付之曰而謹視出入吾從酒人遊耳某遂悉季槖償負金他日季歸視其槖無有也且復有他負皆坐季季困甚則語劉吾且幕溝中若當歸平康毋相隨俱斃耳劉涕泣既許君矣寧窮而去之有死不爲也季大喜卿乃若是吾何憂乃勉起修故業次第償所負更歲餘復稍稍給待族子如初復代爲入貲授郡幕復數年季廢賈再貧乃之楚訪幕會幕已奪官貧不能歸徙家他所季日夜走三百里抵其居相慰藉幕意季且徵負季曰吾實以貧來乃今知若貧甚我也復何言因出券還之幕不受季曰吾留此無傷他日不可知吾兒且徵之若兒是種禍也捫神中得十金仍舉以贈幕幕內媿不自容季竟徒手歸而生平所善孝廉林某者復坐事敗負季且千金其子走闕下欲上書暴父寃狀顧囊中無一錢諸故與孝廉驩者皆自引匿旁皇四顧無所托足季獨憐念吾故人子可令飄泊長安市哉延至家衣食之爲

徧請諸貴人事雖不白而人以是重季季先後所貸與人不下數千金償者僅十二三坐是益困客吳楚閩粵間道聞劉死慟幾絕疾馳抵燕日夜刻玉爲主提携不少休爲長短句題其背曰入倒郎懷出時對郎面隨郎南北復東西芳草天涯堪遶遍勝寫丹青圖勝粧水月殿玉魂與香皈都在這一片願作巫山枕畔雲願作盧家梁上燕莫似生前輕別離教人看作班妃扇少年輩嘲季是章臺枯柳何鍾情若是季不恤也輩劉母供養謹於劉在日世以劉爲知人得所托伯既逐季產亦

隨盡後竟坐殺人死獄中季大傷遂挈家自燕歸撫其孤姪或謂季胡忘伯之虐哉季曰吾手足也能忍諸仲聞季且歸則大喜遣其子迎季於燕余送之都門曰嗟乎季也乃今有天倫之樂矣季愴然曰吾乃不及伯之存也在原之謂何季雖疎蕩自喜而大義皎然多此類行至武林念所善漢陽蕭太史方家居之楚訪焉太史故從同官宛陵沈公檇李馮公所識季三公交爲季延譽其游如布衣歡季至漢陽太史留飲十日復之粵西其從兄壻薛雲綬爲藩幕強留不能得僦舟東下行再舍

并其僕及同載三人皆爲舟人陳亞三等所害沉其屍于江掠其資去亞三等素以行刼爲生往來桂林蒼梧間所殺掠無算行旅苦之莫誰何吾友蒼梧司理林君廉得其主名捕治之搜其窠得玉主大驚此吾邑人林丙卿所爲奉其姬劉者也若何從得之豈丙卿西遊若殺而有之乎亞三情得咋舌死窮索餘黨盡伏辜粵人快之閒府戴公檄藩幕行求死者屍其他皆糜爛僅瘞其骨獨季顏面如生肌肉無損時炎暑經再浹旬矣觀者駭異粵當道咸哀憐季且以季非緣玉主則空葬魚腹耳誰復知者此劉之報季於冥冥也相嘆息以爲奇劉毋聞季死長號而絕生平識季面者談及無不隕涕季早年行賈罕讀書而長篇短牘雅俗並陳燦然可觀劉死時揆斷腸詞數千言讀之悽絕所交歡多名公貴人然無所請謝曰吾不受貴人憐也值困時家或不能舉火行歌自若終不向人言貧其意氣如此

論曰始余與季約百歲後吾爲公傳季謙讓吾何稱於世而足傳乎季既死司理貽書具言其事且屬余紀之余惟季之行訾者以爲蕩譽者以爲俠要以傾身慕義無閒盛衰斯爲奇耳劉不負季於厄卒殄其讐彼賈人倡女耳相然諾若是世之煦煦生平緩急若秦越而自矜跬步不失尺寸視季何如哉末俗庸庸而下流皎皎吾故因論季深有感焉

季亦卿傳

昔在癸未讀中秘書者二十有八人陳州季亦卿爲第一十餘年間浮沉生死大異昔時乃近者復失亦卿情其如何因爲之傳亦卿名道統字亦卿先世昭信公自宣州徙陳昭信公四傳至贈檢討公是生亦卿亦卿少而穎七歲之母家里師問孺子知書否因探古文辭令讀讀已輒成誦覆以難里師里師遂謝季氏見未易輕也弱年試補弟子員久之乃第以庶吉士授翰林檢討居翰林沉精覃思大肆力於文章乃聲詩尤工四方稱詩者踵

附其門亦卿皆引與切劘持論甚高而大指在輞川襄陽二家致亦似之以使事過里屬贈公沒亦卿猶及視疾至卒喪皆如禮再入翰林分校禮闈稱得士已晉司業涖雷雍南中士汰易爲邪亦卿約束甚嚴務納之繩檢諸生廩廩坐舍中講誦不絕聲趾無敢戶窺其才者喜得師更來稟業文日彬彬矣先是雍士登薦書殺故額五之一亦卿疏復之是歲自成均舉者皆高足弟子時謂亦卿操士嚴亦重其倫鑒無何以疾乞歸疏三上不得請遂自免去行至荆山卒會有詔徙北雍以左中允視事而亦卿不及聞矣方亦卿去時心念太夫人甚晨夜疾馳冀得一見然卒弗見也悲夫計自白下來衆相與訝季卿貌重而行淳庸詎止此已復相與太息安得風流文雅如季亦卿者亦卿善飲雅以佚自負登蓬逡巡若不勝爵比四坐稍酣亦卿乃引滿無算強客與俱客多避伏引去亦卿故自如益復浮之旁睨坐者君胡不自力令高陽生笑人於是亦卿酒聲與其詩俱噪其在吾黨惟四明王季孺蒲東楊曰泰稍相酬酢業皆先亦卿往亦卿默不自得去之留雍喜官舍稍勝有亭水竹

間課士之暇輒坐飲其中且飲且吟後半歲以病謝客而近酒治聲律如故或謂亦卿之詩得酒爲助其病亦十一由之廣柳歸里人皆哭往里中有某姓者修郄於其鄰誣以拾遺金抵法衆共寃之亦卿白之官乃解阮孫二姓約爲婚宴不能就亦卿出資佐之凡亦卿之樹德於鄉多此類卒以見思亦卿既沒遺稿多削僅存若干卷有子鏡能世其業云論曰楊子雲有云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然而禮言嚴書言寃何相左也槩其指歸嚴則尊而寃則行孰能廢諸季先生與余並時而教兩雍

科條不同要於尊道立教是在吾友余不及也夫江左六朝之遺也流風靡靡非吾友厚爲之坊習愈替矣昔司空在坐桓譚變色嚴正之移人如此故余因論季先生得教指焉

處士王公傳

今宇內推名家則新城之王王氏自北海遷及今僅數世耳而冠蓋蟬聯潁川基之太僕拓之司徒中丞父子益光大之詞苑中臺藩臬曹署錯起代興何昭燦也豈其先有達人陰德厚乎余頃獲交中丞公論其家世乃知王氏之大非偶爾矣蓋中丞有高祖諱伍以布衣行義鄉人德之布衣公父諱貴居北海初家莊適元末白馬軍作亂貴公徂擊之殺一賊度竟不能抗乃避居新城新城之有王氏自貴公始也貴公王子公其最少者亦最醇

謹事父母諸兄皆得其歡心尤好施予歲時勤力治家人產計口給食餘悉以振鄉里之貧乏者門前植槐一株枝葉扶疎公時作糜哺餓者諸餓者以次坐戶下受糜紡其笠於槐纍纍如也鄉人呼公曰王菩薩而稱其家曰大槐王氏語具錢令尹記中歲旦公禮神盜撤屋椽公念此何時也而甘行竊非饑寒逼迫不至此遂自撤其椽手一布與之一夕貧生某窺公寢且穴壁公從燈下望見之曰某君耶何至此遺粟數斗竟隱其姓名公一日出遊得遺金欲還之卒無主名乃盡以糴粟會歲

饑公發粟徧給餓者所全活甚衆凡公所爲德甚多然絕口不欲言即子姓無知者獨鄉里長老誦說其一二如此耳有被酒者過城隍廟侮神忽身舉去地若懸因苦甚呼號於衆言其故衆爲禱不解則曰若無爲須王菩薩乃可耳衆共請公公謙讓神誕若乎乃公何當焉衆請益堅公不得已爲一往禱辭未畢酒人已無恙矣匍匐泣謝徵公我何逃於神罰公曰此神德也誰敢貪之人以是愈益敬公閭里少年聞其事相勸勵爲善曰曷不自力學王菩薩以取敬於神事載邑乘中識者自是

卜公後之必大矣公娶丘氏生六子次麟以文學爲潁川王傅故稱潁川公潁川公八子其最顯者爲太僕重光以貴州參議沒於王事贈太僕少卿太僕公六子最顯者爲司徒之垣司徒公三子最顯者爲中丞象乾司徒兄弟則有爲部郎憲長郡丞中丞兄弟則有爲方伯御史閣丞翰林檢討邑令孝廉詳具山陰王相國所爲太僕公碑中太僕復有兄耿光爲馬湖經歷于之都舉乙未進士皆忠孝相繼不獨以名位著云史氏曰世稱布衣行義祚胤蕃昌則燕山之竇然竇自一傳而後鮮有著者王文正父子著矣乃三槐之植斤斤然操左券而責於天猶之乎有市心矣公以一編珉爲德于人所不知神闡其幽猶引避不居同伯休之逃名陋馮暖之市義此其心豈敢有一毫以後嗣徼福哉愈引愈昌帝所命也太僕以死勤事施及孫子毋替作求世臣之烈于茲爛然矣論世者謂北海之王肇自虞氏神明之裔代必有興亶其然乎

雪林李公傳

李公諱梅字元季別號雪林貴州前衛人也先世自汴徙杭　國初以編伍籍貴州公父曰靜菴公演樂善好施生三子伯松大寧縣學博士仲椿公其季也公生而孤母陳孺人詰曰爾家先世非儒則農孺子安所從事公即應聲曰儒也陳孺人意殊喜則佯謂未亡人須孺子力田以養寧能屈首受逢掖家言公涕泣固請孺人笑曰吾試汝耳乃遣就塾受詩即善言詩衷韓魯齊毛諸說而發明之駸駸折塾師角矣已籍學宮累試高等先後學

使者謝公萬公況公皆大相賞拔李生當咄嗟取功名乃公竟不偶爲諸生二十餘年殊厭苦欲去會從孫蒙亨舉于鄉遂謁學宮曰李氏讀書今有種矣何必迺公杖策從蒙亨至燕爲輔行道出桃源蒙亨方就婚令舍有富人子當坐法賄公囑令公峻却之令聞大重公公既謝儒業日以碁酒自娛時年僅四十人惜公之廢業而亦美其高曠居家羣從子姪訢訢如也有天而不嗣者公爲經紀其家內外胥服大寧公卒官公奔赴迎櫬歸中流舟覆公身翼櫬浮水上誓與遺骨俱葬江魚矣已救至得免若神相之者居恒思大寧公不置則輒其手書成帙時展讀泣蘇蘇下曰天乎稚而奪吾父髫而奪吾母乃今復奪吾兄也後死之謂何能不悲哉有二子時調時華皆穎秀則盡舉其遺書授之曰而翁不卒業貧若大母意在汝乎時華者今侍御君也侍御既舉爲重慶李官公從之重慶躬操筦鑰譏防周慎官舍肅清三載褒封受冠服愀然安得以此爲先人寵侍御李官高第召入內臺凡再奉　命按漕按兩河公輒移書告以軍國大計及吏民表率不可不慎故侍御立朝侃侃輒

車所至威澤暢洽卓然爲名御史禀公教也公年七十侍御圖省侍不果比兩河報　命乃請急歸居里中再洽歲意欲留母行公輒促舍人治裝令速發爲而翁稱百歲觴者不如爲公家治一事侍御不得已行抵都七閱月公計至矣方侍御別公時公固甚壯冬夜科頭啜水若健少年不虞其至此卒之日得年七十三生平慈惠亮直廝養僕從每食必問均否始自舉箸好面折人過有片善即稱誦不容口人以此親之少所受業李師病疫家人踵死莫敢視公曰死生有命在三之義寧能愬

然也躬爲無問護之卒亦無恙郡守高公誼屢欲
賓之鄉公強一再應遂力辭不赴沒後學使者從
諸生請祀公學宮
史氏曰世言李氏多本枉下有言天道如張弓下
者舉之高者抑之故或損之而益或嗇之而豐或
餘之而故不足微乎微乎孰原而孰委乎夫以李
林公之風慧績學不早棄業何詎不顯乃敝屣青
衿以遺侍御可謂達天人之際矣概其生平使在
聖門抑亦七十子之流亞也俎豆宮牆宜哉

林參軍傳

參軍林君養蒙者余邑化北里白石人也其先自
河南固始遷世饒隱德數傳而至敏宗族始大敏
宗者君之曾大父也敏宗生鎮鎮生惠惠娶於某
次乳乃舉君君生而性孝友雅慕節俠早讀書了
大義輒棄去曰此語障也去而之賈邑邑不自得
曰此不足見奇也又去爲臬司掾臬司重地稱利
藪君晨興盥櫛朝諸大夫罷扃戶誦爰書凡諸弊
竇爬搔無餘力絕不肯以意出入人人稱林掾
長者文亡害矣諸大夫相與歎息是雞羣鶴也掾

滿入都從事比部王中丞中讒下獄主者以爲賂
且不貲謀之君君力白其寃王竟得釋登門造謝
吾無所報掾吾願掾爲定國爲賀其子孫印纍纍
而綬若若也久之事侍郎萬公恭于山東萬素嶽
嶽君以廉潔有幹才稱意臨別賦詩贈之謁選京
師縉紳先生熟君名曰是嘗活王中丞而稱潔廉
亡害者爭爲延譽授蔚州經歷有訝其窮幕者君
謂古人捧檄原爲親屈吾不能自致青雲而以貲
郎終庶幾微一命爲光顯視自潤孰多未幾以外
艱計至擗踊哭泣亡所不如禮急買舟舟人意其

亟奈也夜半將日心焉君呈述匿水中比狀後賊乃大悔吾視吾子于吾視廉吏而君竟溺死矣事聞賊黨坐戚相口皆爲頑涕君雖起文法而友于倘至家庭間見有疑急輒傾私室爲食尤加意文學叔輒史守與從兄遁上庭情微時多君濡沫之而婦之弟爲鄂州守夢禎雅重君君二子大成大亮二孫啓泰啓光大成嘗從余游故爲君傳論曰余邑什三治儒什七治賈其以掾史顯往往有之乃君始而儒中而賈終而掾史至服官也猶心爲孝要之死殉國可予儒者之行矣夫儒者誦法詩書

終身俟死何言身命故務光之淵溺也靈均之湘溺也王子安之海溺也君之淮溺也淵溺見節湘溺見忠非其比矣海溺者迫於省父淮溺者迫於哭其父何輒輒焉檀弓云溺者不弔不聞爲死者言之也嗚呼君可聚矣

慈節董母傳

著中有董考功者余雅重其人居恒忽忽不自得也時引領北望若有思也或問之曰思親乎曰然而不但親也而思之甚于親或曰人之思固有甚于親乎曰非謂甚于親也以爲微斯人無以有吾親而又無以有吾也因爲余道其事余曰嗟乎微斯人非但無考功是將無董氏矣考功有祖母丘氏金陵人也父曰衛舍人英仲考功之祖嘗爲建平令去其家三年配徐宜人病且革子又屠宗祧如綫耳建平令聞而憂之乃以六禮聘丘治內事

丘事令甚宜令去建平丞問寺晉郎民部丘皆從居官舍約束嚴閑無不飭者民部去其官歸亡何而逝丘年纔二十四一子方孩欲殉者屢矣嫡徐宜人力譬解之逝者之有若也以爲宗祧是之不圖而相從地下以爲快乎且吾息奄奄耳誰爲撫若兒者丘乃強起斷髮毀容趾不窺戶奉徐于牀褥中湯藥饘粥無不謹者而徐竟不起民部有兄其姪某聞丘之少也欲嫁之則盡民部之嫡子某百計窘丘復相與謀曰是其槖可利也不得則切之且甘心其孤丘泣曰未亡人之不死者徒以有

孤耳財何爲者而以貴禍乃悉散案中裝以與其故嘗睥睨者而自勤紡績爲活号功之尊人封文林公是以得成立考功生八年有弟六年而失母丘復收而養之海育備至考功既成進士以司理晉今官每從文林公蒲伏上鑄祖母前父子間談說前事未嘗不欷歔泣下也當是時民部之嫡子已前死又無血胤天固以丘延董祀而以考功之父子彰丘節哉夫寧徒節節而功矣蓋史氏聞丘事而嘆曰世之稱節者率以存孤爲難以有難于節也然使內無陵迫之憂外有父母家之援力猶

易耳乃丘氏以一女子形影俱單纍生于骨肉而禍結于蕭墻俟泣吞聲誰因誰極其艱難危困之狀談之足酸鼻者于此而能忍死以持之從容以弭之空其所有以安之其才智絕矣夫語節于伉儷猶其偶也庶而節罕前聞焉況節而功哉又況其遭值之若此難哉此董氏之所百世祀而考功之所以思也乃考功又爲余言徐宜人曰是辛勤猜嫉以相吾祖于諸生時傷哉貧也有足悲者其與丘居又甚睦此雖吾祖刑于之化然可謂賢矣於乎內德若此宜董氏之克昌矣余故紀之非但爲採風地也有採形管而繼中壘之業者其將有取於斯焉

典客孫君傳

孫君之六十也則吾友郭宗伯以文爲之篇今歲七十中舍黃君索余爲之傳中舍之室則君女弟也故爲請甚力余曰生而傳禮歟中舍曰禮有之矣人生七十曰老而傳說者曰以家傳之子也夫可以家傳之子者則可以行傳之天下傳者傳也又奚疑余乃爲典客孫君傳傳曰　孫君名承誨字汝知別號如亭休寧草市人自其先世爲郡著姓父文紳壯而客死有三子長者纔十歲少者尚在襁褓中子八歲則典客君也大父傷諸孤之幼

以家屬其從弟紈而使諸孤業估俾稍長君乃讓其伯兄紈業成均而躬自操家頗其爲估俾自如所交遊盡文人墨士又爲好奇書異字旁搜博采爲之訓釋當者宿者服其淹通性絕孝謹大父客千里外君時遣人候問往來不絕家事纖悉必以聞大父喫曰吾無子有孫復何憂母戴氏既蚤寡哭泣憂思至至喪明君朝夕左右所以娛侍者無所不至稚年時嘗侍食大父母側食舉肉大母詔之曰老年非肉不飽稚子而饗膏粱乎君頓首奉教其後侍食大父復賜肉君終不舉筯伯兄自太學歸季弟亦成立先業益拓相與闢地築荆園甚靚麗汪司馬爲之記比于三田然君自兄弟賓客過從宴集外終不數錯趾曰爲編氓而有林園池沼之奉吾懼其汰也妻之兄爲林屋吳公家貧君助之貲入太學甫七日即入棘遂舉孝廉下第歸失其偶兩孩呱呱君抱而子畜之吳公乃得一意講業後十年卒成進士時太息微妹倩也吾不及此君父察族黨之貧者周其緩急有構爭則扶其弱者曰毋使爲強食也佃而逋租者度其力不能償則捐予之人或爲君德君笑曰陰德冥冥吾尚

以求天知爲淺也而揭之人乎家居雞初號輒起夜分乃息七十年如一日生平無疾病無忿悁口不識藥餌足不識公庭冠服樣素不識時樣姻戚內外多貴顯歲時聚會冠蓋烜赫君獨褐衣布袍酬酢其間恬然自以爲得人亦爭重之里中長老暨文學弟子上其行于郡邑聞諸中丞臺皆下檄旌君蓋郭宗伯爲壽稱之曰徵君稽其質行庶幾弓旌之列者也晚歲遇　恩詔子孫輩爲納貲授鴻臚寺序班君語客曰吾不識金馬門作何狀乃稱典客耶客曰東方生出入金馬門而稱隱君不

識金馬門而得典客乃爲奇事君笑受然大非其好矣君兩聚于吳副以徐有五子或得君儒或得君賈其紀君之行以授中舍而請于余者令子名光寓　史氏曰吾從太宰曾公識中舍也方中舍上書言　儲事杖　闕下幾死報至家自家人以至交游姻婭無不危懼涕泣典客君慷慨言曰此宗社大計天之所佑必不死即死死忠義耳何懼爲從容語其女弟母自苦也嗟夫雷霆之所摧擊聞者喪膽典客君稱引大義皎然于造次顛沛之際者如此是其居恆親戚相磨礪必有烈丈夫槩

矣中舍之侃侃觸忌濱危殆而不悔有以也夫

家譜宗居圖引
家譜列傳
家譜內傳
家譜宗伍傳
家譜宗鑒傳
家譜宗隣傳
家譜宗威傳

蒼霞草卷之十五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家譜宗居圖引

吾居在玉融東南六十里鄉曰孝義里曰化南境曰雲山俗呼曰厚葉從吾姓也其山自黃葉東行三十里突起高峯曰大吉又東逶迤三十里爲黃鍾山形如覆釜更十里三峯連絡如編貝曰三山自三山折而南五里許有山秀而拔曰福興山逆折而西亦五里許曰天馬山復自南而北舒爲橫阜如列屏然吾居負之而面天馬山其中有石隆

起曰大石山右曰鳳跡山左面下者曰鐵臺山自大石山展而北突起曰豪山倚吾居之肩何氏聚族焉其未至天馬山側行而南數里曰韓窑山岐山北里許突起曰雙石山俗名陳嶺山吾曾祖祖葬焉與吾居相望居三而皆高宅當其窪形如燕巢海水縈繞黃葉大吉諸祖山環護之青葱浩淼相映發固一勝也其東則大讓東鏡諸山高入雲表如展旗如貴人識書所謂三神山者環拱于外又一勝也惟天馬山破裂如火焰形家謂之廉貞居人稍嫌之余謀之父老將樹而薈蔚焉以告青

烏李生生曰君繆矣君居所以住在此山也樹焉將凶父老曰然往山嘗樹矣樹可材也而鄉無寧歲後赭其樹遂無恙于是罷不敢復言樹而吾居之左有樓焉李生復勸去之余曰此青龍也何傷生曰君但知青龍而不知爲刼方耳余遂徙其樓嗟夫吾居之在海上彈丸耳然宗人世世保焉自大塊觀之其以爲蟻封也以爲蝸殼也吾之營營過矣雖然吾焉知大塊之不爲蟻封也不爲蝸殼也而況于吾居故圖而識之列譜首焉

家譜列傳

古世族多聞人微獨婷儁亦緣貴盛有待而彰自昔然矣吾宗在先代頗有顯者入明而舉不過孝廉官不過邑令至先奉直公乃稱大夫何僅僅乎其他慰人長者雖多然率皆巖穴布衣脩身隱約其卓然者以素封樹德耳寧敢侈然自附於名高惟是孝友忠信質行彬彬鄉人頌之來世刑之亦足述也小子不文過佚是懼因撫而識之

始祖宜興公文值公嗣子自公而上居雲山尚草創公始卜宅奠居據一鄉之最勝即今中厝是也當公初卜時南向左倚天馬山後枕豪山授室二子伯東仲西仲後寢盛貴顯矣然多外徙伯後仍故居改而天馬山與仲後之舊者割爲南北田而伯後遂蕃本之自公晝也公壽九十餘論其世其宋之末造歟

宏公宜興公七世孫家饒好施里人有急皆叩公每夜輒治具若遲客者門晨啓候者數十輩予酒食予錢各厭其意去時纏百金乘白馬隨所之人望見白馬輒喜曰我公來邪競延至其家樂飲醉

則解金去矣其貸公金者亦輒有天幸能相償無負者沒葬西嶺下形家云葬此當斗量金後益饒如其言

孝廉公孟禎字履祥宜興公七世孫以永樂丁酉年舉於鄉官至陵源令公高祖俊衡公仕元爲鹽鐵副使因行鹽至惠安樂其土風欲卜遷迨子元吉公亦仕元官至行省通判鹽鐵娶林行省娶盧皆惠安人遂家惠安行省五子其四皆入仕有處公者當　國初以通經授南康丞善草書自署雲山葉希大以疾卒官未幾而公繼起葉於惠安遂

爲望族矣公少年穎慧爲弟子員即有聲以孝廉司訓高州之官未幾念親老陳情乞歸省隨改授泉州朝夕子舍備盡孝養久之遷順義教諭自教諭爲令棄官歸行李蕭然稱爲廉吏邑有陳御史者橫甚鄉里苦之公上書陳狀御史坐削籍惠安人皆德公其剛正不撓多此類余少時見莆田林太史文有送公歸省詩藏於家今失之第憶其後四句云江燕迎人語山雲傍馬飛到家歡侍日應著老萊衣其時公尚往來雲山修宗譜自爲之序讀其文想見其人可謂眞孝廉矣

贊公宏公三子藉父業客尤溪貸于母錢屬鄧茂七亂子錢家久負其後歲豐爭以穀償錢公悉聽之粟既多又山谷阻絕不能致且紅腐矣越三歲大歉遠近皆來受粟倍其息公視貧困者予粟不責直娶於魏魏賢而精女紅一苧布可當一金魏之姪侃者無賴甚先後貸公錢多猶不厭糾海賊四十二人圍公宅掠三千金害公魏從火光中識之亟呼曰汝侃耶負錢猶可何爲作賊侃懼併擊魏傷手歲餘終公兄子渝赴救賊刺之飲鴆渝抽槊反刺賊斃之時公子淮公漢公俱客遊漢公歸

訟侃於官考掠死而餘黨悉逃不能得侃子玄郎襲盜背以賄結吾門欲復通婚伯祖廣文公遂爲子朝佐納其女曾大父力爭之不聽玄郎子應奎以掾史滿考且得官有知其祖父事者嘆曰是禦人者而子孫官耶未幾應奎死後垂絕有天道矣淮公贊公長子與弟漢俱遊閩清有惡公於閩清令者令遂公歸未幾邑凶賦盡逋上官督之急令窘甚問計於三老三老曰此君侯逐葉其邑人無所貸金故逋耳盍禮而招之招之而來使輸賦可旦夕辦也令如其策招公公立應之令大喜以鼓

吹導公而使其民次第爲參納公懷公笑曰自吾父子兄弟與邑人交至歡矣今有急吾固當拯參何爲哉踰歲大稔民爭負粟償公直反浮於賦

高祖諱漢贊公次子也長身黑面如世所稱玄壇神者衆因呼爲葉玄壇性沉毅英果慨父伉未復衣不服采革履葛巾終其身與兄淮公相友愛買宅左畔地將築室察兄意若有望者即中割之愛敬儒生飲食贈遺不少靳閭清有鄭仲達者孤貧好學公與遊十五年一切婚嫁喪葬皆倚辦公費且千金或謂公鄭生貧樹立未可知奈何多予金

公曰吾與鄭生誼宜爾不能靳也未幾鄭舉於鄉教授高州邀公與俱公辭謝鄭以詩寄公曰道誼情深見肺腑天南天北會何難洪江別去春三度越水相思漏幾殘金贈遠踰蘇叔厚玉酬尚愧鄭氊寒炎涼本是平生事誰向塵埃識冷官滿歸發其槖若千金張具置酒延邑長吏文學博士及鄉士大夫而虛左待公公至自令以下以公爲鄭重客皆恭甚公亦不以布衣故有所屈節酒酣鄭泣下語坐客仲達所以有今日者斯人力也不然溝中殍矣因起觴出前金爲壽公大驚儒官貧奈何以此加我鄭固強往復久之終不受坐客太息義士哉世寧有若人乎後鄭官提舉歸復酬前金公亦竟卻之公居恒嗇甚教戒子姪諄諄於勤儉乃樂施如此沒年僅五十五遠近悲悼

仕佛公淮公子軀短腹便便然面方耳垂性又慈良人以爲佛子遂名佛能終日危坐不動作字雖千萬帙無一畫苟者邑令況公以巡行至其家公庭謁令嗟異呼長者又廉得公行誼榜其名於旌善亭歲時賜茗厝示殷勤一日公方宴客鄰有詈公者公若爲不聞客十餘輩皆里中豪也相與怒

小人無知敢辱我公羣毆之公力爲擁護乃免其人走邑中愬公令怒若不覩亭中名乎何以汚長者痛笞之歸病死其子愬上官謂公殺之上官不察也逮公公夙昔不識公庭懼不能置對或者又謂公出罪且不測遂愈避匿亦會令遷去無爲公白者愬者益張逮益急公窘甚胥大父朴菴公公同祖弟也奮身爲公理里父老亦庚相語鄉有良善如乃公而一妄肅人能魚肉之我曹能無及乎且令我曹愧見長者乃相率百餘人詣公庭具言公不殺人狀按察使某公聞其言稍動而公亦出

重貲遺按察所親使居間按察乃好語留大父曰吾固知而兄枉也而無奈其避匿何而語而兄第出吾能直之於是公出就理形憒然以兩人翼而前匐伏堦下按察望見即拍案罵大夫也不勝衣能殺人耶立杖愬者斥之出事乃解然公產自是耗矣其後又爲其義弟子廣徹所訟更四十年乃得直語具宗鑒傳中蓋公厚德有餘不察幾不逆詐躬爲德於人而躬受其螫可嘆也

曾大父朴庵公諱仕儼高祖仲子少倜儻奇特長軀美鬚髯玉立洪聲兄者異之高祖沒公毀幾滅

性治喪一切俱豐腆襄事日四遠畢至公布席以待自堂皇至墳所可三里許漿酒不絕或言其後公曰彼皆爲吾親來吾何愛於青蚨事寡嫂撫弱弟孤姪惟恐傷其意三分產以上者予姪中與弟下乃予予嫂有後言叔也操家久索中得無有私乎公泣曰惟嫂命割數百金如是再三公金盡矣人謂公所以爲姪則善如子何公曰子與兄子何以異也且吾子有父而兄子孤多割固當從兄佛公爲隣人所誣訟匿不敢出逮捕急計無復之公奮然曰我在也而人敢虐吾兄手足之謂何遂身詣公庭備受楚毒至脛骨爲削官語之曰吾所欲坐者而兄耳而毋自苦公泣曰兄實不殺人即欲罪以殺人第坐其官無如何久之竟得解公復挂五百餘金生平又好客客至酒食酒連畢歡而後去所貸與人金負久者輒焚其券產日削而行義自如嘗嘆曰財有贏縮義無存亡吾不因財而失義也宅後搆一樓扁曰雲樓呼伯祖及祖語之曰兒知吾命樓意乎以青雲期若輩耳伯祖祖讀書其中公時延文墨士與游暇則登樓命觴雅歌投壺移日不倦伯祖爲諸生有聲祖輟業爲政於家

公喜曰二子賢吾無憂矣蓋優游庭戶者二十年忽感微疾立召二子曰吾將逝矣謂伯祖汝當竟業謂祖汝性柔良戒之在怯謂吾父汝必讀書成吾志伯祖輩泣受教已又曰葬我必雙石山田園在焉兒僕輩日往來不寂寞祀我必書樓高明且密邇吾志所安也幸毋遺語畢遂逝聞者莫不隕涕葬日遠近來赴執紼者千餘人

常秀公希福公孫孟景公長子也希福公之先北支或徙或逃無存者希福公居母服三月而父死母占洋何氏矢志撫孤長而子然耳先世遺產甚

厚多爲人奪去又苦賦役累有以濁醪雞黍相邀者皆書券割與之鄉人有田園換酒餌之謠於是產復盡而希福公至饑寒不能支則徒手鋤雙石山荒地數畝種麥豆以自給又時往牧羊其間鄉人憐之以公行一因呼其山曰一公山也希福公雖貧甚而有二子孟景孟晨皆賢孟景公尤醇謹著稱而貧如故雖勤苦力耕然皆磽瘠地無所入豐歲亦不能給夜常令公持磁甕從余曾大母乞湯水曾大母知其餓也輒予粥公父子恬然閉門相對無慍色公長逐機絲爲利稍饒已乃大饒有

數千金矣歸就故居築室甚宏壯鄉里畢賀先大夫敬進吾宗兩支如左右體其半幾枯幸而發榮有辭於宗祏則公力也公曰非也往我父母貧刺骨徒餘四壁與我耳嚮子嚮室以救饑寒世人比比而我父母忍死不爲我是以有今日凡此皆父母力我何有也言已泣數行下先大夫聞之愀然動容焉公嘗委五十金於人而逃或曰此人負公請追之公曰我有金故有人負者如我向日不負人難矣誰負我哉禁勿追人以此益服公公有二子茂桂茂柯皆不嗣茂桂性慈良人詐其金俱不

問金盡復質其田園爲人貸金不數歲田園亦盡於是公之產無尺寸而孟晨公有二子長曰眞任公與公先後起亦以機絲致富埒於公行誼亦相伯仲眞任公好儒族子弟能爲儒者禮之加族人數等一弟二姪皆使爲儒一切里師修脯交游問餽之費皆出自眞任公姪文煥籍諸生更二十年而不肖舉於鄉眞任公耄且病矣猶抵掌歡笑亟召至牀下語之曰孺子舉矣吾目可瞑也眞任公再娶皆無子皆先公死以弟子茂柟嗣意匆匆若有恨也一日大怒劈其妻之主投厠中曰老嫗誤

人乃翁其若敖矣又年老不能操家家大耗鬱鬱終其身嗟夫公兄弟皆起孤窮身致數千金慕義好文所稱說皆有長者風可謂賢矣顧一因於躬一因於子不能再世享也而又皆不嗣施報之謂何陶靖節有云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可慨哉可慨哉

茂才公諱廣才朴庵公長子也長身粹貌美目洪聲聰悟絕人下筆數千言立就時里中業儒者尚少公既補弟子員屢試高等薛名日起人謂公一第無難而公殊無進取意讀書闊略取大旨而已

不甚鑽研每就試所課經義皆忘其傳注第以已意揣摩爲之往往懸合年未五十卽謝諸生業以例給冠服稱儒官日與弟贈通議公詩篇倡和相娛樂鄉里望之以爲偉人生平壯健無疾至老不衰將終前三月卽絕粒日惟飲水一盂而顏面如故一日忽衣冠詣宗祠展拜已與贈公偶拜已呼子寵公及先大夫與家人旅進升拜畢謂寵公曰舉木來而父將往寵公大驚大人無恙何得爲此言公怒督之急侍者曰公謬言耳姑聽公乃舉木木至揮手而入臥其中戒勿歛歛苦我也頃之若

將瞑者已復張目顧寵公有一偶句而爲我書之句云碎穀身輕總把淸高還造化降生任重尚慙忠孝謝君親語畢溘然逝矣異哉公曠世高才不欲竟其用意固有超然者顧獨屬望先大夫每語之曰顯吾世者汝也先大夫舉子晚公當屬纊指堂前燕巢曰汝今歲當有子如此巢矣子又且貴蓋未幾而不肖生嗚呼公何以神明至此哉先大夫居恒告不肖汝伯祖非常人疑有宿世因如其言微孺子殆有尺寸乎因具道其臨沒時奇異者如此也

大父贈通議公諱廣彬字大宜別號月窻朴菴公次子也少聰慧日記萬言爲舉子業甚精以親老兄爲諸生遂輟業治田園雜事然誦讀自如經史百家下及陰陽算術無不淹貫貌恂恂謹樸若無能者見人疾言遽色應之益恭或有詈者卽走匿帷中戒家人急閉戶毋外窺俟其人去乃聽出家大小皆笑公怯公恬然安之久之人皆化公德無侮者先世客閩淸邑有謝生貸百金計息當倍而謝生亡矣曾大父憐其孤也蠲息予之曾叔祖繼往復徵息謝唯唯以其半歸公公曰父蠲之子受之耶違親獲利其失多矣堅不受時公年十四耳人已徵其識操曾大父聞之亦喜甚曰眞我子也曾大父病公日夜籲天祈以身代及沒幾不勝喪旣塟搆小樓於居左扁曰永望又作終慕軒奉曾大母居焉廁牏浣滌必親曾大母沒公六十餘矣毀愈甚而先是大母沒公年未艾竟不再娶事伯祖如父伯祖產落以公稍饒時或求多公惟意是從不少靳伯祖遊吳楚公每當食嗟念或至輟食比歸則張筵上壽爲詩以志喜橫嶼鄭十者嘗貸金不償更貸其子復不償往徵之有謾語公心不

能無少望欲訟之官已思曰彼貧故負金急徵且鬻田宅是禍之也檢券還之鄭與妻子泣且拜曰我無以謝公聞公未孫此鄉有九天一悉眞人祠其神靈甚我夫婦刎望爲公禱以此謝公蓋踰年而不肖生至今典祠者能言其事不肖自翰林歸過其地鄉父老猶來索錢供香火曰毋忘神庇也歲乙巳大歉公貿粟於福安館人利公金鑛公臥所招鑛夫三人令殺公漏初起忽邑尉至其家警夜達旦公晨發隣人密告曰公知夜來危乎所共飯鑛夫磨刀霍霍者意在公也公福人不然幾殆

公笑曰有命其襟度如此晚年學問益深與伯祖及里中友人薛公廷宣等結社談詩嘗自題月窗曰天光清淺夜如練桂影高低月下明坐向中宵猶白晝卻疑月窟在靈扃又曰小構幽窗與月通清輝瑩徹此心同仰天不語無人會靜對明蟾獨省躬他篇什甚多皆心得語非漫吟者不肖五六歲時依公膝下公教之誦詩夜則挾與俱寢從枕上口授經史以覆諸善本無一字訛者壬申歲不肖年十四補庠生爲邑令南陵許公學使盧陵宋公所賞識公喜甚與賀客酬應不倦然常喜熟寢父請曰寢安乎曰安殆將還造化矣又曰世人謂將死有鬼物大妄我但覺氣盡如五穀黃熟自歸根耳又天堂地獄亦杳茫縱有之吾行可質鬼神非所懼慎勿效世俗供佛飯僧薦福也因自誦曰八十年來識更眞深知言行切修身謹言慎行無些過細數吾鄉有幾人已復泣下父曰怛化乎公曰非也吾今安坐待往思吾父母沒時病苦故悲耳遂起拜天地祖先復臥語音尚琅琅而耳鼻漸冷又聞堂上客語亟索衣欲起迓忽謂父與不肖曰吾逝矣遂終年八十二生平無一事苟且無一

語不由衷無一人不信公愛公鄉里田產賦役及折券交易米鹽瑣事年歲久遠者皆能記憶有爭事疑事輒問公公詳言其故無不立解服其信且精覈也居家儉素非對客不飲酒不食肉終身惟服二布袍沒時猶整潔如故課僕力耕而躬自飯牛至老猶然一日爲牛觸僵什父恚謂大人何不自愛作此細事公曰百里奚飯牛而牛肥此細事邪汝試使僕往牛必饑牛饑則無以耕是廢農也可不慎歟不肖今所憶書猶有公飯牛時教授者於乎公之醇誠惻怛通於幽明大德細行兼修無

闕眞司馬君實陳仲弓黃徵君之流巖穴弗彰惜哉以父貴贈奉直大夫廣西太平府養利州知州不肖爲南京吏部侍郎再贈公如其官

廣仁公仕俊公次子性最純實力嗇作勞不妄求取配張氏故富家女頑愚好飲食烹鮮刺肥日無虛晷公不知知亦不能禁也以此傾其產嘉靖乙巳歲大祲餓殍相藉公不能自食先大夫亦窘常損食食公久之公慨然太息曰志士不忘在溝壑況此饑歲人不聊生而以我故損食我奈何愛七尺軀重爲人累哉遂獨身去無知者跡之不能得

竟失所終先大夫既貴又不肖登第與家人道公事輒欷歔涕泣曰嗟乎吾父子受　國恩飽煖矣而當時不能活一從叔使殍死也雖然叔不去亦必不殍彼其輕七尺軀而不欲旦暮寄食以延其天年推此志也飽焦爰旌目奚讓焉公沒若干年諸孫多成立振其家

朝寵公茂才公子貌魁偉讀書成誦即終身不忘少與先大夫同學爲文章甚有才情而公意厭之操數百金客楚之荆襄稍稍從俠邪遊久之不歸金亦盡茂才公躬往督之乃歸公既喪其貧斧不能遊於是以其舊業教授里中兒佑嘽之暇肆力詩章亦復斐然鄉人以公文藻且家世儒者尊敬之先大夫別駕江州方迎公官舍而公沒矣公初娶魏再娶林林悍甚與魏子新不相能新去之三山林復與妯娌日鬩爭公不能禁也一日林忽語其所善吾夜夢一緋衣神人持炬火燒我我避之不能覺而體猶痛此何祥也次日林就爨下炊火飛出焚其衣衣帶結不可解倉皇以水沃之愈沃愈揚遍體糜爛生虬臭穢難近公日扶侍爲理出其蛆死而哭之慟厚歛之可謂篤於夫婦矣

考府君諱朝榮字良時號桂山童齔即好讀書贈公以獨子不欲使業儒常抑止之府君修業益勤每挾策出經歲乃歸弱冠補諸生滯學宮三十餘年其後督學京口姜公奉新蔡公皆拔冠諸生嘆息其淹屬

莊皇帝登極詔推擇郡國子弟入成均蔡公乃以府君應時年五十四矣既卒業丁贈公艱服除謁選得九江別駕主督賦潔已恤民逋賦畢登歲入白下掣通關盡卻例金往返無所問遺郡有榷關故事以丞佐爲司關者主進府君嚴鍵閉愼出納

分毫不緇省舟緡無算已有罷使者至遂謝不往使者敗多所波及府君皭如矣江州五邑府君嘗署其四其在瑞昌彭澤最久瑞昌有瀼河湮不治徙而嚙城邑人苦之府君亟策疏淪又于下流鑿新河殺其勢水遂歸故道而風氣亦完邑科第曠七十餘年是歲府君所取士李汝祥遂舉於鄉彭澤城垣久圮府君下車慨然曰茲邑江省門戶而保障闕如誰爲緩急者即鳩工繕築不數月城成府君每興作皆躬自循行旦暮不休又日聽斷其傍以贖鍰佐工故費省功倍二邑人德府君至今

尸祝之語具祠碑中在江州滿六載擢守養利州州故土司改流官未久百事草創府君至始築城建學鑿陂塘墾田導水經畫刱置赫然改觀暇則與諸生談說經術文章又多建鄉校歲割俸金延師課鄉子弟時躬往督勉告以綱常大義父老相扶携來聽莫不向風至蠻夷君長亦欽闕受學州俗一新夷於中土矣滿考　褒贈如令甲遂力請解組業戒途疾作不起士民巷哭奔走請當道爲祠祀府君春秋俎豆外瞻拜不絕闕學使者亦從諸生請祀府君學宮席君生平淡泊勤苦絕無他嗜惟以讀書窮理爲務四書五經及性理綱鑑皆默誦如流至老無一字遺忘尤精於說詩常自言吾說詩不在文字於治亂興衰之故燦若指掌即五經與義具在其中苟有用我舉此可行也故其言津津有味每有質問即旁通曲譬累日夜不能窮聽之亹亹忘倦居官公事畢即坐小齋中呻吟咿吾至夜分乃輟母氏常笑府君尚欲舉進士科邪何自苦乃爾府君應吾非此不樂何言苦乎其學務躬行積累不求頓悟當官孜孜爲民不啻其家所蓋雖止數月常爲數百年計糲食布衣出入

多乘馬或步行盡捐與夫直爲興作資佐郡守州十餘年沒之日子姓俱不在側諸僚佐檢其囊惟敝衣數襲書數函而已所教授鄉里後生爲諸生者至二百人登科甲者纍纍誠詔不孝孤書至數萬言皆勉以勤苦立身而要歸在誠曰一不誠則百美莫贖吾平日學問止此耳方中年喪吾祖母哭泣不絕聲間往授徒講誦畢即走入空山大哭乃歸以此鬱鬱得奇疾無能療者將革見一星冠神降空中授方服之立愈後倭難流離神降者再覩得免語具神惠記中在養利日有伍州幕女死

復甦曰適至一所若世所稱城隍祠衣冠而南面者太守邪幕驚訝秘不敢言未幾府君沒論者謂府君居恒自盟無一事不可告於神其沒爲明神不誣矣同郡大司馬吳容所先生稱府君爲眞古人司寇謝繹梅先生又稱府君爲循吏爲醇儒而惜其用之未究斯其爲知府君哉所著有詩經存固四書述訓瑞芝堂稿俱行於世

孝子向永余異母弟也余母甚愛之弟亦戀戀過於所生質稍鈍讀書百遍不能成誦然綜理家事輒井井父兄有命無不盡力余爲諸生課時義日數篇成則弟爲書之冬月嚴寒人皆縮手弟操筆欣然或至深夜無厭倦色余謂作字勞得無苦汝弟曰弟不能讀書以此佐兄甚喜何苦爲父守舅西家人不能從弟時思念涕泣奮欲往省時婚纔三月或難其行弟曰親在萬里外吾能枕席安乎且伯兄守官仲守家而季尚幼我而不往其誰往也遂行抵粵西勞苦甚又觸瘴毒遂病病中猶時呼余不置不數日死矣傷哉弟幼時患痘已死將棄之忽復蘇意且有後福又醇誠孝友根於天性不宜夭而竟夭也天其謂何余檢父顯稱弟篤行

傷之甚欲與林家姊共爲烈孝祠以祀今尚未及爲葬祔父墳從弟志也欲爲銘銘弟亦中蝦蓋余念及弟輒泫然流涕不忍文焉

贊曰吾宗世德所可得而具論者如此皆舉其灼然者若鹽鐵行省已隔異代其遺事雖有傳聞不敢書也惠安之支相距幾三百里耳目疎矣雖有賢者不盡書也要所稱述亦足光譜系而訓來昆矣後之孫子尚念茲哉

自劉向作列女傳史家因之壼範章矣乃弄黛者流行不踰閾非耳目覩記而湮沒弗彰者可勝道乎吾宗先世婚嫁多名閥賢婦賢女代有可稱至林氏姊益夐絕矣此皆吾宗所視以輕重盛衰也庸可忽歟書之庶將來者勸焉

何氏占洋何眷女配仕傑公公卒時何年僅二十三矢志撫孤大節凜如壽至八十二終

郭氏玉塘郭袞女余曾大母也少讀書知大義年十八歸曾大父朴菴公公有寡嫂孤弟曾大母奉之甚謹曰吾不及事舅姑嫂叔舅姑之遺也敢不敬歟伯祖茂才公爲儒多致賓客曾大母治餉具甚精辦一日客以薄暮至廚空矣徒有一伏雌挑而烹之家人謂酉不殺雞不聽曰豈可拘忌而簡客哉年老獨居一小室或出至堂中族婦女皆整衣肅拜曾大母則命坐爲談說人家興替所由要歸於勤儉孝敬聽者無不竦然聞其聲即相戒勿妄笑語伯祖有妾以微故抵觸曾大母怒不食伯祖跪牀下數日爲謝終不能得立夫之乃食其餘峭如此

林氏運江林廷翥女配廣德公性婉順孝敬與公相莊自少至老無違言出語必柔聲和氣人不得聞即臧獲不妄詈有譴訶亦從容發之未嘗疾言厲色妯娌相會皆肅拜儼若賓主有衣衫不飭者不敢見也其餘範遺徽至今人猶能述之卓然女流師表也

贈淑人郭氏澤朗郭公元明女余大母也歸贈大夫月牕公時曾大母未五十即委以壼政淑人事之甚恭至老保護如嬰兒嘗曰慈幼日長供老日短人或愛幼子而忽老人何哉曾大母病痢淑人朝夕視其惡曾大母嘆曰新婦賢孝報爾在子孫矣家故殷也而淑人於織紝舂汲事事必親每敎戒家人人必有事故有兩手惟是兩手所以資口手不可閒口不可快循是而行家乃不敗歲乙亥所居災失亡無算宜人益勤力補塞竟以是瘁絕憐愛先府君而訓勵不廢府君補諸生嘆曰吾有一子欲其蹈儒行成儒名耳何必取富貴墮世網中哉爲不怡者累日閨門嚴肅巫覡星卜一切謝絕疾病無所禱祈將革之夕惟爲府君言平生勞苦狀曰此事吾嘗爲汝陳之恐未記憶耳已又慨

然曰人生雖荒亂流離久當復會吾母子永無會期且汝未子他日孫兒不識祖母顏面此可痛也遂終年五十有七府君傷大母未登上壽又辛勤沒世每談及輒雪涕蓋吾大父樸茂長者不善封殖其艱難拮据以垂裕來許大母力居多至吾諸母壹衍其遺教不敢替今女婦幸早臥晏起美衣甘食機杼聲絕至酒漿不能治豈復念先世哉吾竊懼之矣

林氏南莊林某女配廣衍公公沒無子以兄子朝紀嗣紀亦隨卒林年方盛誓不他適撫嗣孫乾甚

有恩愛孀居三十餘年沒時盡以遺產屬乾曰此爾嗣祖所留未亡人謹視不敢失者也余觀世之娶婦無子多狎篋其貲而泰越其嗣人以是語節貞而凶矣如林者可不謂賢哉林性陵諱有不當意輒詈人族內外嚴憚之然咸重其志操云

陳氏平北里埕邊陳某女配朝綱公公先後五娶獨陳最賢勤儉孝敬族無間言女紅尤精絕一時宗婦無能及者公病陳日夜禱神求以身代至滅朝膳以禱公隨愈而陳用勞瘁終年僅三十一賢孝二夫人者余前母郭氏康氏也郭諱長於大母為女姪父彥龍公母朱早卒鞠於祖母疾稍長事疾至孝十八歸府君事姑郭太夫人如事疾晨興躬煖衣衣太夫人代為梳洗曉奉湯盂為太夫人浴每食視饌食已乃退太夫人甚愛之時府君已輟學夫人不善也從容語府君妾閒君才久矣何不讀書使妾他日得徼一命歸葬母以為寵光乎府君曰吾母不欲可奈何夫人則自以其意請于太夫人不能得乃復語府君第學不必仕何傷遂治裝具糗糧促府君行府君乃奮往從師勤勵精進非竟歲不歸隨補弟子員太夫人恨恨涕泣

夫人百方慰解乃稍寬未幾夫人誕男不育因感寒疾終年僅二十四臨革猶囑府君卒業慰地下望更二載康夫人來歸康夫人諱秋蘭瑤峯康公俊女歸時年十七性沉靜終日不言趾不窺閨佳辰令節妯娌招邀有所遊賞輒辭謝儒家婦當服勞攻苦何遊賞為治女紅常夜分不寢人夫人喻且休答曰秀才家在外讀書此時尚親燈火婦何敢自逸父母家屢迎歸寧堅辭不往府君曰歸寧禮也何辭為夫人默然良久曰父母使妾嗣君其箒者以君賢能旦夕成名耳今君猶諸生妾猶諸

生婦也即父母幸而念妾問所以勸學何狀其安所置對君勉矣妾歸有日矣於是府君學益勵而康家知夫人意亦絕不復迎未幾病卒年僅三十生二男一女男俱不育女適林守定以烈旌蓋自不肖孤有知府君業宦遊每舉二夫人事輒傷心太息曰微二夫人誰成吾於儒者已又曰孺子念之毋忘前母之勞矣孤涕泣跪受不敢忘府君守州秩滿贈二夫人俱宜人不肖再贈俱淑人

母淑人林氏內行具壙志中

曰厚者宏公女也適本里顏某顏夭而族人有觸

重法者株連死徙族遂盡厚時年二十一無所依乃去之母家紡績自供諸兄弟憐而衣食之俱不受日只一餐人無見其面者或勸之曰顏宗覆矣爲誰守答曰吾守吾志何知其他年七十終族人至今祀之

曰從貴者贈公長女適澤岐薛如岡曰從介者贈公季女適洋平薛用溥皆余姑也嘉靖季倭難作季姑爲賊所得欲汙之憤詈不已賊大怒斫殺之糜其屍長姑避至三山家無餘貲力作自給遂致饒晚年與如岡公歸故鄉築室宏麗田園多膏腴

夫婦優游幾二十年乃沒余不及見季姑猶獲事長姑長姑子視余每就業三山輒飯姑家有餅餌果實佳者皆藏以食余曰吾兄老矣吾能不憐愛此兒哉長姑好施予丐者至門形容慘惡輒爲之流涕其慈仁如此

曰默者府君長女幼失母林夫人子之余少時呼爲姊姊甚愛余姊弟間不知其異母也姊性聰明通經史絕當府君意適林守定守定母早死父質卿有所嬖悍甚虐守定至死姊欲從之府君力勸乃解然度其家不可居常懷寸刃欲自刺府君迎

之歸曰而第居此可明志何必林哉姊泣曰豈有嫁女而依父家以終身乎府君以薦入成均姊復去日夜撫夫柩哭質卿則陰納富人金將強擁以行姊偵知之不復哭膏沐靚粧以待至期拜夫柩若爲別者拜畢自刎死族諸生林大用輓云梁屋忽成空一夜烈霜寒六月肝腸誰識破孤燈青簡照千年邑人聞其事於當道咸嗟嘆褒異之後十餘年學使者麻城耿公與直指公爲請於朝旌其門

贊曰女貞尚矣若顏氏祖姑卒老吾家而林氏姊

必歸而就死所謂歸潔其身者耶要所源流自先夫人而上內訓皎然彼此相漸爲風教首先施宗祀非偶然矣

家譜宗伍傳

國初摘民充伍用戒戎作其後軍政廢而召募興矣兵出死力民出穀粟而所謂軍者堅鮑耳然而遠戍佽離逃亡相續追呼紛擾破產傾生其于國家曾無分毫之益而民力已重困矣近有就近勾補之說最稱便利而或行或格其故謂何豈重改舊章無恤患害哉吾宗戍塞下最遠二百餘年幸無失伍以憂族人行者之勞不可不念也表此以示子孫且識吾臆焉

宜興公七世孫曰大者以洪武九年摘充鎮江衛軍籍名葉大郎大郎死不嗣行籍勾補時族人多遷徙其存者又竄入他籍獨康公宏公兄弟二人當行而宏公幼父母戀不忍割康公慨然曰我不可以憚役憂我父母且我長也我固當行於是携妻子赴役未幾調龍江右護衛荷戈之暇輒誦說詩書忠孝大義其曹偶皆傾聽悅慕之康公沒子貴公嗣　文皇帝入南京下令軍中予我者左祖不則右貴公獨右　文皇帝怒命斬之已而曰此義士也其爲我備北邊乃徙戍懷來子孫遂世世來爲老家屯田產亦蕃至有牛數千蹄羊數千

角矣然以遠故聲問絕而其時淮公父子以富名諸惡少年屢要挾不遂則恐喝之汝家軍也何得久逋淮公無以辨則腰百金與所善者林確疾走懷來訪之相見歡甚解腰金爲贈辭謝數四乃受留月餘歸惡少乃罷不敢言而自是懷來軍每十餘歲輒一來視族人族人輒斂錢爲治裝更相飲食畢歡而後去諸兒童輩皆呼之曰軍叔也嘉靖乙卯後倭難流離族人多貧困軍叔來而意憐之曰我奈何復以索裝累族子弟哉且爲是僕僕道路也遂去絕不來蓋貴公之後獨賢矣貴二子長

全次勝全亦二子長京次恕京三子長佛受餘皆失其名而當貴公移屯時康公有長子壹次子貳留居鎮江其後有仲輝者以孝廉同知吾郡嘗一至雲山展墓去今亦不相聞

贊曰昔在天造彷武又吁君子于役往矣弗繩誰其嗣者則有友兄義代弱弟驍驍其在一博而參壯激靡攖翠華既遜右祖昭誠　帝曰忠哉昇揖北庭黃沙曠絕披斬榛刑光茲尺簡有邁宗英

家譜宗鑒傳

國家成敗禍福觀之已然者而可見矣故曰殷鑒不遠國鑒於國家鑒於家小大雖殊其致一也吾宗先世無大闕失聞之祖父有一二事可傷心而變色焉存之以示來許亦前車之義也尤溪有林阿環者妻池氏名玉娘生子烏弟阿環死時淮公以獨子謀置貳或言池氏宜子遂納焉并携烏弟來烏弟孩善何人意事淮公及佛公皆得其歡心於是佛公呼之爲弟更其姓曰葉而名之曰佛勝言勝已也鄉鄰慶弔往還歲時宴會皆

使佛勝代久之鄉鄰人亦以爲佛勝者佛公骨肉兄弟也佛公既自有五子又爲佛勝娶郭氏亦五子皆講見季禮每出入肩隨踵接濟濟然矣而佛勝之子多黠慧佛公子取醇謹耳智數不及也或語佛公此如養虎行將噬人佛公不應比析產所分與佛勝子財物不能當已子於是佛勝子廣徹等大鬨我父淮公子佛公弟我何以減產訟之官官不能辨也令割產子之遞割遞訟又會有同知某僉事某者其月姓與廣徹同力左祖之佛公愈絀諸子又不善訟無如何徒憤悶結塞相對嘆息

耳未幾佛公沒次子廣徽乃奮與角稍得直而廣徽等復株引他事告訐無虛日最後按察其公廉得其狀大惡之嚴逐廣徽等使別居事乃解廣徽公益以此終其身而佛公之產十削七八矣已又有仕仲公事仕仲公早歲甚貧以織儉勤苦累千金再娶皆無子買妾莆田居二月生子伯祖茂才公爲名曰勃或問其義茂才公曰謂其勃然生耳勃長仕仲公甚憐愛之飲食衣服務美好適其意勃亦不自知非仕仲公子也仕仲公死姪廣道逐勃奪其產勃訟之官官謂廣道曰勃雖非而種而

伯父子之久奈何驅之吾意欲中割產以半予勃何如廣道不聽訟積歲兩家產俱盡廣道勃亦竟無子勃老傴僂且窮困灌園自給宗人指而相告曰是釜歲嘗鮮衣美食學游閒公子者也又曰是仕仲公之假子坐此破其家者也先大夫嘗言使仕仲公不子勃而子廣道或愛勃而稍以貲給之聲其非子分義素明爭何從起若是則嗣可延家可保也而溺螟蛉之愛不早自割至於顛覆悲哉雖然彼猶爲無子也欲以有子名也乃淮公有子矣子多孫矣何愛何利於他姓之尊而卵翼之以爲子孫憂哉此不亦長者之過而闇於慮事致然歟或曰此非淮公意也蓋佛公爲之夫佛公所謂啜其泣矣何嗟及已者也

論曰廣徽五兄弟子孫十餘人稍蕃矣今無存者余猶見徽長子朝瑚英豁人也與先大夫善蓋深悔前事矣瑚妻亦善人有三子移居董坪人成尊敬瑚稱爲葉先生云先大夫嘗與余過其居瑚父子歡喜奉觴進食甚恭然先大夫私竊嘆曰瑚必不昌是其先背德多矣蓋未幾而三子皆夭死瑚與妻繼之徽後且盡天道神明如此哉

家譜宗鄰傳

周禮少宰以八成經邦治其三爲閭里爾雅謂巷門爲閭閭侶也二十五家相羣侶也羣則洽侶則親故曰洽比其鄰親仁善鄰不可忽也吾居之鄰多同姓其或自吾姓分或自他姓來而附吾姓皆不可知親之洽之猶吾宗也即非同姓而親之洽之猶吾姓也吾是以附著之

環雲山而居者數百家吾居中央又近水故曰田墉在吾居之後而稍右者曰墻裏意其初以墻爲界故曰墻裏也墻裏葉姓其祖曰琚公以主文名

琚公兄弟十餘人以洪武間摘充南京武德衛軍每踐更輒物故諸兄皆盡至嘉靖末遺孤僅數歲乃改戍福州衛今其裔不數人自爲戶應軍役而琚公後遂蕃今析七戶曰南厝民戶曰新厝民戶曰後厝鹽戶俱隸六圖曰上厝民戶曰北頭民戶曰北頭鹽戶俱隸五圖曰利廳鹽戶隸二圖合之近百人與吾家講宗禮慶弔往來最密在吾居之後而稍左者曰師厝以其業巫祝俗稱之曰師故曰師厝師厝亦葉姓八戶曰公俊曰榕郎俱民戶隸六圖曰仕美鹽戶曰思謙民戶隸二圖曰仕清曰仕楫俱鹽戶隸三圖曰保渴民戶隸三圖曰伯琳鹽戶隸六圖合之亦近百人其先世不能詳惟公俊之先相傳謂自泉州廣孝寺來其居正當吾祖居之背門前有井曰官厝井蓋吾家鹽鐵所發今爲所奄有此與師厝附麗爲宗者而伯琳所居別名坽下亦非其種最麗雜矣在吾居之右而稍高者曰前宅其地故林姓曰上庄林今遷化北里而葉氏居之戶三曰世敬鹽戶隸五圖曰德立鹽戶隸三圖曰邦佐鹽戶隸二圖德立邦佐爲一族甚微而世敬之族分居山西後析三戶曰瓊瑤曰

洪江曰魁榮俱鹽戶而瓊瑤魁榮六圖洪江三圖合之可百餘人多治梓人業又有別戶曰有賢附山西在吾居之右而稍前者曰薛厝其地故王姓而薛氏自里之東薛來贅焉未幾王氏絕并其旁麵店葉氏皆歸於薛薛氏軍戶而方陳二戶共之族可三四十人其顯者爲薛逢粥以尤溪弟子員貢爲會同訓導遷枝江教諭歸教諭弟逢吉從姪廷光皆諸生廷光已釋業時稱詩古文辭有可觀者此數家皆吾密鄰皆共社社有祠以奉土穀神又有天妃宮創自勝國初年凡再修再丸地亦再

徙今復故基稍宏壯詳具余記中山西故共社然其人衆而習每歲時迎神報賽爲社會輒使酒罵坐甚至鬬鬩鄉人苦之頃社祠圮更築父老議不歛山西一錢損不與會山西亦自創社不復來會社會之免于紛呶自分社始也而薛氏以在吾居右有所繕築形家謂白虎強不利屢相口語後兩家各悔前事相與講爲盟約築室毋過高毋壘土于堤自此懽然子弟文酒往來無虛日葉薛之大睦自講信始也往鄉人以元夕設醮天妃宮大張燈少長皆聚酒食諠譁因生得失吾祖父乃戒子

弟元夕則自爲醮而諸鄰共爲醮如故吾宗醮于家諸鄰醮于宮元夕之分醮自吾祖父始也凡鄉葉姓者居恒稱叔伯兄弟至燕會則微論門地門地劣者不得坐皆坐以此日有爭後遂不共席矣余家居與之爲無町畦鄉人亦皆無町畦雖不能盡忘然已油油然矣鄉鄰之不爭席自余家居始也鄉故有苛禮每相過從則具濁酒刻木爲葉置案中客主相禁酒毋慮數十杯乃飲飲僅二杯脣方沾而腹已折矣余甚苦之頃乃與約非別久而會毋具酒即酒毋立飲毋獻酬從膳命觴適意而止鄉人遵之至旁近他處皆然飲酒之少拜揖亦自余家居始也當國初時吾里文風未暢其始爲諸生者則盧亨鄭禮薛德廣而吾伯祖繼之伯祖既以青衿知名鄰人重之始相率向文學于是有薛逢良葉惟仁近則葉旻而逢良傳其弟教諭連綿不絕惟仁亦績學惜早夭今其子尚讀父書吾鄉之業諸生自伯祖始也蓋自余有知二三十年間鄉之習俗稍稍變更昔質者今或文昔繁者今或簡昔合者今或分昔疎者今或密因俗順流亦其勢然耳其至今不變者人好禮畏訟非徭役不

識官府非衣冠不相過從尤惡盜竊有匿者公共執出之其人亦愧赧不敢齒于衆蓋吾隣習尚槩如此也自鄰外去吾居咫尺誼與鄰同者北則占洋何氏南則北山陳氏坂頭薛氏西何何氏又其南則王楊二氏而占洋何氏族最大與吾家婚姻世世不絕

家譜宗戚傳

隋季良謂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諸解九族者或云母族三妻族二或云姑姊妹之子女子之子皆在其中然則親戚亦可言族也吾鄉俗厚而尚戚一通婚媾世世綢繆中表往來齊於昆季矣夫伐木歌諸父而卽及諸舅親親相及毋間異姓吾鄉其猶行古之道歟吾故擇親戚中善惡較著者數人附列于譜蓋云此亦族耳法戒均焉其他尋常姻婭所不論也

郭公孔陽澤朗人余祖母舅也父曰元明生二子

公其伯也性至孝好讀書至老手不釋卷對客談書史述舊文一字不爽愛弟如子愛先大父如弟大父有所適公必與俱時詣吾家則與大父同寢終夜談笑欲別則依依不忍去大父倚公甚于同氣公沒而大父痛哭者累歲公有子大梁棄儒爲掾貧困以死郭氏世衰矣而當公在時吾大母已先逝先府君常嘆曰舅卽母也母沒舅存存亾之感既在身前舅沒子孫微與衰之感又在身後能不悲乎余聞府君言公甚詳其槩如此焉

郭公尚達孔陽公從弟余族兄乾其壻也公少而剛介嘗讀易至澤山咸曰君子以虛受人因號澤山爲舉子業不就改就掾執役藩司以潔廉無害稱役滿赴部選刑部都吏容止詳雅曉暢法比時潤飾以儒術大司寇某公稱之曰掾秀才也何難進士舉哉謁除得任丘尉執法不撓邑人大學士李文康公嘗語諸部使曰吾邑尉賢者稟有司直風惜位卑耳以憂歸除服補雩都復爲王文成所賞識有天下第一之譽轉大冶主簿大冶故苗地長吏多不樂往得除目輒棄去公時行令事多方撫恤盡卻例金錙銖無所取至褻餐不給部民有

餽白粲者嚴却之民苦請非敢溷公不忍公貧耳公曰我貧尚有祿爾毋慮也歲荒邑多逋賦公坐奪俸民聞公奪俸更相責讓曰吾簿無俸不餒死耶何不自勉而累賢簿爲日夜輸納課更以最南湖張公每見公輒曰吾兒子恒有愧心任久不調力告歸邑人追送數百里號泣載道爲祠祀之郡守吳希賢贈以詩曰十年作簿貧如洗不改生平一寸丹抵家囊無十金無半畝田衣無寸帛攜羹蔬素常不充腹意恬如也所居炎短褐敝絀俱盡次人有爲河源尉者積金錢巨萬以衣一襲遺公

公不受卒饑寒寄寓以死歸沒謂二子曰吾作官二十年無分寸遺子孫慎毋假貸治喪以累汝也公家以掾史興者甚衆獨公最清白先大夫謂公有陶靖節風余近者過公之子見環堵蕭然面有饑色爲之感慨因書一聯云濱海村落許多此處見衣冠家文物吾鄉縉紳無數惟君是清白吏子孫於乎此可以觀公矣

薛鳴岐者余長姑子也父曰如岡生三子長即鳴岐少頑獷不馴而有幹濟才以倭難同父母避居三山貿易爲生饒機變射利如隼不十載累千金

駿以驕奢妻俞氏妓婦人也相與計吾夫婦勤苦有尺寸而仲季安坐享之不能平因時相鬬鬩母從傍解之擲鐵器中母額幾殆父屢誚責不悛將訟之官鳴岐秋利劍恐吶其父曰訟我我即屠若家父無如何則以丙夜焚香書其罪狀訴之帝如是久之忽夢一道人語之曰汝嘉善人也尉嘉祥家二十口有金三百兩遇強賊薛滿八殺死大小長溝盡沒汝金今作父子父醒書之籍心念此兒以償債來其不久矣遂罷不復訴不數日鳴岐疾作遍體如刺號呼之聲人不忍聞屢自經求死家人持之則叩頭求哀曰速與我死免人磔我也先府君往視方入門即呼舅救我府君曰何方可救曰與我死即救耳如此者彌月乃死俞氏屢舉子不育妾遺腹生子未週歲亦死遂絕不嗣而如岡公收其遺貲歸故居與吾姑皆以安樂壽考終

贊曰郭公以掾史卑官厲羔羊之節至躬無一縷而不欲受衣于匪人彼誠有所重也今厚祿尊官而好自潤苟然子取子者豈少哉何以輕雜流也鳴岐究凶德而賊天常當世猶難況夙業哉可爲處骨肉者鑒矣

先母林孺人壙志
亡女壙志
嘉議大夫兵部左侍郎贈南京工部尚書許敬菴先生墓志銘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南京戶部尚書震峯張公墓志銘
雲南鶴慶府通判少南吳君墓志銘
奉政大夫　吉府左長史天池謝公墓志銘
徵仕郎媿泉許公偕配林孺人墓志銘

封文林郎陝西道監察御史簡庵湯公墓志銘
中大夫山西布政司左參政燮軒林公墓志銘
文林郎虞城知縣率菴顧公暨李孺人合葬墓志銘
詹公神道碑銘
明奉政大夫吉安府同知警齋林公墓志銘
奉政大夫通政司左參議元中李公墓志銘
明工部都水司郎中二岑茅公墓誌銘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先母林孺人壙志

不孝孤以萬曆辛卯年十二月十三日酉時葬母林孺人于羅灣山之原從先大夫桂山先生兆也葬宜有志有銘宜請諸名公大人不孝孤見世之稱婦德者語率沿襲侈艷無當情實而吾大父農而儒吾父儒而農吾母周旋艱辛其事又瑣微不足以瀆名公大人之聽不孝孤是以勉抑哀腸枝淚次其大略以藏諸窀穸示後世勿忘吾母化北

里上井林翁壽女也吾前有二母郭宜人康宜人皆事吾父不久連舉子輒殤父多病又鮮兄弟大父甚憂之中夜徬徨泣也吾母歸而舉不孝孤時島夷肆虐海上居人奔竄母逃之外家適彌月俗謂女誕其家者不利諸族人共驅母出母皇遽出依敗廁頹垣而生孤故孤少名曰厠示艱難也大父父聞舉孤甚喜父從風雨中簑笠持豚蹄雞酒來餉未浹日夷復大至母徒步抱孤出避曼爲賊所窘與大父父相失足盡瘀不能行匿叢薄中賊屢睨其旁而孤又呱呱泣母輒祝曰天乎兒之有

成立也止勿啼輒視輒止如是者數四已復迷失道至海隅既無復之會潮退履泥淖行十步九蹶海水鹹嚙膚盡裂痛楚欲死顧視前後婦人負兒者悉棄去獨身逃或謂母夫人命在須臾而孺負不舍何也母不應最後窘甚一老父遇而呼曰媼乎事迫矣盍速行吾爲若負兒先趨約至某所還汝母曰吾夫年幾五十而有此兒寧俱死不忍棄諸道路之人適大父在旁恐賊至兩斃勸如老父言母乃強聽匍匐行至某所則老父已先待矣問姓名不答遂去居東城東城迫隘避亂人稠母論

米珠草桂即飲水泉竭晨起出汲井中之指相拿如蝟母以夜分興躬提甕取水半雜泥沙家十餘口每餐僅升米糜而食之母最後覩盂中空矣竟日常撑腹終不言饑益又更五載而後平骨肉生全返故居室廬蕩盡田園荒廢母力任瑣碎鞭撻皆督使力耕盛暑必自炊爨家又無菁蔬草根作麥飯徧餉家人從釜隅蒸裂稍少許輒入孝孫趨就外傅已復煑粃糠雜和麥飯餉鄰家竟日不得休突煙薰涕下承睫冬夜屢寒治蔴十指爲裂時孤稍有知見之心傷母于于然安之也大父既早失大母父又多出授經母所以事大父極恭順大父性儉戒家人毋進肉母貿所織布得金間數日輒市斤肉進之大父怒何忽忘吾戒乎母詭言此如娌所遺義不可卻再三請後大父齋容舉箸乃退撫三庶弟愛埒不孝孤先大夫判江州及守養陽孤備員史胥父子受祿公家大父大母前二母皆以父故褒贈大夫宜人母無改故操蔬食布衣恬然自適孤強進一肉輒以予諸孫曰吾口中久不甘此味兒母苦我製一綈衣詭請服母佯爲一御旋已襲之曰吾生前分布素矣留此爲百年需

且母更累汝也寒暑張一紵幃已百紉不孝孤請更之曰此汝父所遺汝志若父乎孤泣而不敢更孤既釋先大夫服當之官請母與俱不能得遣廻不發母督之嚴業已遣尚書則矣乃強借孤行力再舍堅欲歸曰我頭岑岑也恐跋涉冒霜露以憂孺子汝行矣使汝備官而務恤其私又以我爲贅我何以見汝父地下汝若重濡滯也勿見我孤不得已泣而別然而躊躇趦趄南望咨嗟鬱紆倚徐而不能一息寧也嗟夫嗟夫誰知孤入都之席未溫而母之問遽止哉母別後益強健躬課農業米

鹽必親生平苦脾痛至是亦減晨興視園蔬歸途而臥再越宿遂終於人駭訝實萬曆庚寅年十月十八日距生嘉靖丙戌年三月廿三日得年六十有五不孝孤念古今稱女德者不乏人矣未有如母之辛苦焦勞流離顛沛出萬死一生以相吾父而亢吾宗者也昔陶母斷髮柳母丸熊皆能成其子名母賢類二母而勞苦過之孤不肖媿死矣而母性尤慈仁好施與簪珥皆分戚黨之貧者至聲篋無吝生平未嘗笞奴僕孤或加笞輒詬怒損飲食時告孤避亂時事曰全吾母子者老父哉借哉

失其人也慈能勞貴能思儉能施沃能勤母實有焉沒之日族隣知戚下迨臧獲莫不欷歔泣數行下也孤同母惟一妹弟向亮向亦向亨皆庶母林出孫男三成學成敏成昌孫女六婚嫁聘字具先大夫誌中不孝孤撮裂之餘何能述母德萬一矧具其槩若此不敢溢片辭以跗夫母之治襲後艷無當情實而媿幽明也因偕系之銘曰　而大澤負重岡趾陰首陽鬱鬱蒼蒼中有哲人息于其鄉誰之偕行茲爲吾母林孺人千歲萬年之藏

亡女壙志

女名江余第三女也俞淑人出余庚寅北上至浙江女生因名焉抵京不三月以先夫人憂歸時余妾有子長子女一歲女雛孩提即知相親愛兄妹嬉娛余顧而樂之釋服北上妾子與女皆病痘而妾子殤女時五歲能慟哭聞者傷感余貳南宗伯俞淑人歸送次女還方家女隨余赴留都時方十歲不戀母而戀父人以爲奇居兩載余以祝　釐竣事過里中踰歲當之官行至劍州意中阻其疏請告女謂余父年未艾奈何遽乞休且一室如斗

經費苦不給何不借官舍以安身貧薄祿以糊口也余不應女復以意告其母及余妾相與牽挽余終不聽返棹至白沙余往遊雪峯女與家人先歸余後五六日去家一舍聞女死矣余驚悼欲絕詢余室則謂女在白沙已有病第戒家人勿令父知父方樂遊恐以我縈念也而余妾又言女歸即沉篤日握妾手與語謂病必不起又太息曰吾父不歸吾殆不至此嗚呼傷哉女聰慧有至性或時戲弄余戒之即止余室或與妾有違言女輒譬曉其母且深以爲非有餅餌果實佳者輒藏以遺妾其

死也余妾哭之甚于其母即余不德殤子女多矣未有如哭女之甚者也女許余同年吏科都給事中林公材之次子某林公卜兆將迎女喪而告余曰吾爲壙者三左以葬而女虛其中與右俟吾兒與爲吾兒室者百歲後合焉余惟嫁殤非禮然有可以義起者且女固林婦也庸何傷遂諾林公之請以萬曆三十四年二月某日歸女喪于林塋于某山枚淚而志之女生庚寅年某月某日卒壬寅年某月某日年僅十三銘曰　汝舅塋汝父銘汝有歸魂魄寧不同室終同穴百千秋誰短折

嘉議大夫兵部左侍郎贈南京工部尚書許敬菴先生墓志銘

近世言理學者多挈一事爲宗其名曰攝柄又多厭薄經常直明心體一切世法皆以爲纏繳而盡黜之其名曰超悟德清之許先生不然曰學者貴實地貴眞修以程朱爲階以孔孟爲的外此悉邪也蓋自隆萬以來道術陵夷浮淫煽惑非先生以一人挺然防其潰而障其瀾將舉世靡然趨之不復知正學矣先生之官遞起遞躓其人品行業在人口吻者亦遞晦遞明然至今日而無不稱其爲君子爲眞儒至　制詞亦云得鄒魯眞傳先生之論定先生之身沒矣豈不惜哉先生諱孚遠字某號敬菴故世稱敬菴先生其先叔剛在　國初卜居德清山叔剛生昂昂生璿璿生宗明宗明生輔輔生松先生父也爲諸生以文行著名後以先生貴封吏部郎配沈宜人有五子先生其伯生而凝重有至性瞻視不妄十三補邑諸生督學薛方山先生試第一二十四舉于鄉長興黃令爲衆主宴諸門下士酣甚先生愈益恭令拊其背異哉許子將分孔廟一席地耶比計偕衆皆有請事先生獨

否令贈以乘車下第歸館茅鹿門先生家茅先生故豪于文然心折先生謂其文言言語錄也已稟學唐一菴先生聞討眞心之說進修日勵壬戌成進士與李見羅萬思默二先生爲同年懽然相得切磋于學問先是御史大夫張莊僖公嘗招客容未登進相與譁先生與李萬默然已心相重矣同邑蔡司馬白石稱先生爲一佛出世謁除得南虞部權龍江關督瓜儀河道皆有廉能聲在儀集羣士及四方學者會講資福寺楚人何心隱從其徒數十人借所善朱某來謁語次及唐先生朱曰家

數小耳已語先生孔子匹夫爲天下萬世師今之世亦有孔子蓋指何也他日復倡言于會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位非君臨是斯文之所屬也人非帝王是布衣之聖人也夫聚人曰財無財不可爲聖人故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其意蓋爲海內士大夫之棄官嚴家以從何者以微動先生先生不答歸而嘆曰夫夫也市于學無忌憚矣遂絕不與通其後何敗死世譁言其學先生自虞部改南考功再調北司勳入都展覲止定布胡莊肅公嘆曰手帕蘑孤今再見耶銓司吳公素重先生數款語異於他郎而太宰關西楊公以年家子且賢欲相引重先生愈自匿太宰嗛之會當徙曹銓司欲超許郎太宰持不可他郎遂媒孽其間會有閨察與太宰爭所知一二人不能得遂自司封謝病歸優游于舍盜謂吏部郎有厚索火其居先生扶沈宜人抉寶出而獨身當盜焚灼無完膚終無所得僅以宜人冠帔及簪珥數鏹去而先生之廬燼矣庚午乃起就官前媒孽者急補先生考功隨出爲廣東僉事分部海北大盜李茂許俊連倭夷訌內地嶺海大困先生發

十策練民兵豫糧餉設漕艦扼水寨據岡峒調狼勇實省會專將領定夾攻截歸路語皆鑿鑿督兵薄倭營以二軍掎焉諸夷迫乞降議者懲往事不敢受先生力言無他于是茂俊等擒倭酋莊西嶺七十人以獻而遊擊宴秋元欲掩以爲功茂俊懼復遁去先生慨然曰今茲非尺檄所能招吾當躬往遂航海抵賊艘示以血誠茂俊感泣羅拜願悉斬倭孽散部落爲編氓事定復建十二議降者按堵所省軍資鉅萬論功僅　賜金董移武平用事者復修前郄謫兩淮運判先生恬不介意因謁周

元公羅文恭祠有太虛無色相山氣自晴陰句抵淮議官引滸河弛禁以甦困商給折色以恤貧甘鏹緡出納皆有主者漏穴盡窒部生者但國客也重于緡紳間浮慕先生來謁拒不見稍轉南太僕丞請以數馬注數最歲省馬戶四十萬先是甲戌王文成爲太僕卿至今且一紀先生謁其祠爲詩云已知道共千秋脉況復天門六甲期提李有情需化雨江山無語歷見知尋晉南選郎聞沈宜人病亟奔歸以不及訣爲恨除服補駕部　上謁山陵駕部主輿馬中貴索賄不應故事當謁大璫

不往江陵相國嘗衆中睇先生曰許某耶先生唯而出仲子歸楚索郵符如近例予之仲子曰益先生曰相君法可自壞耶仲子投其符去時江陵忌講學先生日與諸名流如張鄧二太史弗深論不輟太宰王公修邵史給諫波其弟某令先生爲之太宰不懌遂出先生守建昌先生爲守惟以正風俗育人才爲務保甲鄉約注合注等文廟雨雪俏舞生一切廢墜無不蒐舉寫當文明明萬祈霽歲旱步禱麻姑山而立注　益陽治劉宮保民界民格其使者　王大怒先生亦怒多所搏擊而

徐請于王母窮治王遂釋然新城民嫡孽爭產孽獻之王邑大閔先生戒戢閔者而勸王歸其田事乃解鄧孝廉元錫以學行著不見有司先生謁而禮之與論學世兩高之晉督關中學益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取士重行誼校文尚體裁掄管提命無異塾師正鄉飲禮爲圖說戒厚葬停喪令以荒禮速舉民齊奉令獨　秦藩諸宗不聽會以請祿懇先生先生曰吾亦有請願公等聽我諸宗曰何謂也曰願歸公等先人于土耳諸宗悟一日而塞者數百家孝廉王某行甚高扶病聽講先生禮之

同鄧元錫劉元卿薦于朝　璽書徵聘亦曠典也教既成以念封公甚上書乞歸抵家權應天府丞封公促之官歲祲躬糞糜食餓者江南北皆來就食行縣築堤障高淳溧水二邑田高淳地下欲買當塗湖灘地爲堤邑大姓持不予訟且數十年時同鄧吏部章君爲當塗令先生貽書獻解之堤乃成又疏請發官錢萬五千緡爲旁堤高淳民祠祀之李見羅先生以演事下獄先生貽書當路暴其寃被劾鐫三秩歸丁封公艱薦書日上去幸平湖陸公急先生甚甫禪起廣東僉事大計以公廉寡

欲爲天下第一旋移粵西以通政　召入晉僉都
御史出撫閩時平秀吉猖狂島中濱海岌岌朝議
主封貢先生偵得其情形具言其廢主僭位六十
六州切于成上下怨毒勢必敗堂堂　天朝奈何
假之名器而與之市疏上議乃格于是益蒐士儲
餉征南臺稅罷行都司及各巡司歲省費數萬緡
軍食益充乃遣間使至島中撥原義久使內應亡
何倭僧元龍來報命事且有端而先生擢南廷尉
去先生在閩撫政之暇多延見士大夫及諸生講
明理學閩人故林守紫陽緒說不敢爲高論而先

生尺尺寸寸一禀于倫常其詞旨貫穿淹洽聽者
忘倦以是多所感發興起先生又創共學書院置
膳田捐貲助文公祠風教大行矣自南廷尉佐留
樞復遣偵者龔威卿等浮海得關白殞歿與前策
合人謂先生功而先生不居留都戍衛單舸舟師
復應調東征先生益募士簡材官造艦分寨爲根
本計嘗代大司馬署事所用將領必推擇謀勇不
以奧援徇　兩宮獎再上疏以回天轉治爲說語
皆切至滿考當赴闕以大司馬在告例不得行亡
何　徵入爲左司馬行至清源疾作乞歸其明年

大計以人言五疏堅請　上乃許家居閉戶潛心
訂學庸述作學庸支言大學攷論語述等書因管
東溟先生六龍解爲作評揭易義大綱六篇及乾
坤屯蒙諸卦示人皆深得義文周孔心法復覘山
逸老堂杖屨逍遙論文講德郡士大夫咸從之遊
嘗扁舟過錫山與顧叔時高去從諸公以所學相
質定意甚樂之甲辰登七十其秋七月二日病脾
沒訃聞　天子震悼予祭葬贈南京工部尚書蔭
一子學使者以諸生請祀之鄉賢諸紳衿復請特
祀郡守陳君主其議五閱月而落成祀之日遠近

雲集不自千里至者先生之學初慕陽明念菴晚
乃專契程朱每言從古聖賢精一克復洗心艮止
格物止善苦功密詣千琢萬磨猶恐不至決無鑿
空蹈虛懸悟超脫之理故其律身寧嚴持論寧實
雖時與高明之士枘鑿抵捂而斷斷諤諤終不少
變在留樞日諸名碩講學多以無善無惡爲宗先
生不否人心雖無一物而實爲萬善之根本易曰
元善大學曰至善皆先聖明訓豈可以無善誣心
於是作九諦及諦解往復辨證不遺餘力今留都
士大夫間重名行崇繩檢談玄說幻之習爲之衰

止則先生力也生平所交游盡天下賢人君子所至聚會緦緦勸勉進德修業雖氣誼投洽終不標立門戶彼此相附麗爲名高人有以小失相規輒欣然樂受鄧孝廉嘗因會講激諷以沉默大以爲然其爲論語述以虛空爲空空之空余力言其非先生亦不忤也性故嚴重燕居無惰容而接人款款莊而能和稱人善惟恐不及及門之士徧天下有聆其單辭片論者皆自喜謂虛往實歸在都門嘗活廣文沈某于垂斃丞應天中貴司折薪者密饋以金先生却之或勸其露章彈治不屑也其篤

行清操如此類非一而絕口不談及詎生嘉靖乙未十一月初二日得年七十配舒氏累封宜人子二元受早殤大受娶孝廉孫弘緒女女十一孫二孫女一大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于某山走白下乞銘于余余素不知學其交先生也晚而先生顧喜余謂可與言記往者嘗從閩人壽先生謂今日之弊不患道之不明而患其不行先生首肯之今去之十六七年而世道人心又一變矣吾又患道之不明也夫三代以上傳道以心三代以下衛道以言勢有固然無足怪者故輒之辨愈之闢修之本論考亭之鵝湖昔非得已也夫先生之爲諦爲解爲述也不亦言愈多而心愈苦哉嗚呼後之論先生者徵之此可矣銘曰　自世之波斯文爲厄荆榛塞途莫之敢闢不有鉅儒貿貿安適孔矩猶存寸寸尺尺是究是圖我心則獲耿耿靈源如辨黑白無惡則足無善乃僻彼喙徒鳴我教無斁非說之長惟道斯擇千秋萬禩視　學脉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南京戶部尚書震峯張公墓志銘

余居留曹八九載所周旋最久者無如大司徒震峯張公見公敦重樸恭慎密而練事造次不苟心嘆以爲真大臣器公以乙巳歲五疏乞歸四得溫旨勉留視事其最後　旨下而公沒矣先是公嘗袖疏草視余所論皆國家大計曰老臣且去以此報國矣病革從牀頭出面封授厥嗣孝廉使馳聞即前草也其惓惓愛君憂國之意發于至誠有足傷者公計聞　天子使使治葬事諭祭襄事有

期孝廉以余知公屬誌而銘之公諱孟男字元嗣別號震峯開封中牟人先世諱珪者元禮部尚書十傳至繼祖繼祖娶婁生文敎文敎娶徐生公繼祖文敎皆以公貴累贈南京戶部尚書婁徐皆贈夫人公少凝重讀書僧寮每扃戶靜坐吾伊終日儕輩嬉戲公獨否所居近蔡河蓋津逵曠無識雖晝日行者常凜凜公常以課孰暮夜往來率有物前導即雨淖無失足同舍生皆異之二十八舉于鄉更三載成進士爲嘉靖乙丑授扈平府推官俗雜燕代多[illegible]之焦吏作姦舞文公秦讞精明一裁以法肅然無敢犯而大意主于平恕不欲以深文見奇常嘆曰殺者所以去殺也若以能殺爲快是殺之郵耳　徵入當給事六垣而行部使者以小禮望公中之銓曹出爲漢中府同知輿論譁然自同知入爲順天府治中自治中晉刑部員外郎改禮部自員外郎晉尚寶司丞皆不浹歲則以前屬故在尚寶四歲不遷則新鄭相國尼之新鄭夫人公姑也于公爲密戚意公且暱已公自公事外無私語自歲時謁拜夫人外無私覿新鄭語夫人曰尚寶疎我不念姑耶夫人曰姑且如此何有于公

公聞之曰非所謂疏也夫朝事不及戚我不敢以官溷公內事不及官我不敢以戚溷夫人何疏之有新鄭以譴去危甚交遊親知皆引匿公獨周旋不避新鄭內愧嘗過公握手流涕曰往者吾少子今忝子矣于母我怨公笑曰公何言之過也夫能不盡于公也者是能盡于公也者江陵柄國矯新鄭之爲公自司丞晉其司少卿已晉卿已晉南京太僕寺少卿凡三歲三遷江陵自謂知公公復踽踽無所暱就滿考赴　闕客有道江陵意者謂公宜報謝公曰相君知我我不敢自媚于相君是乃

所以報耳至是歲四歲不憂江陵敗公自少卿晉其寺卿已晉太常已晉大理卿已晉工部右侍郎皆在南自南工改北掌通政司事凡四歲四遷在通政嚴出納抑干請權璫關說無所撓甚舉其職晉刑部右侍郎改戶左明年晉南京工部尚書又明年改戶部仍南時留計匱竭軍儲不給人情擾擾公節縮搜剔不遺餘力檢贓贖見逋負日多嘆曰夫郡縣之賦其轉輸于司農者無南北一也北多輸而南多逋者北能操守令之殿最而南不能也誠宜重總督糧儲之權覈其稽刺以上下其衡

庶人心肅而夙弊自祛矣爲疏具言之報可蓋自公受事時庾粟僅支二年不再歲遂有七年之蓄本之皆公畫也曹郎以差事有頓言公劄覈其宜著爲絜令至今遵之而蜚語遂騰公引疾乞歸疏四上乃得請里居五年詔召公守故官力辭不獲乃就公既明習計事又前所規畫章程具在申約束謹筦鑰令不煩而事集主藏吏言金錢且盡無以給軍公總其蘊縮而泉益之諸守令圖公有事爭以逋賦至餉賴以充督儲久闕公攝事且四載勾覈精勤分毫不漏故事修倉責水衡度支僅佐以席竹餘羨公悉出罰鍰二千餘爲建府軍倉三廒或語公何乃代司空費公曰彼此共公家耳何岐視也及再罹浮言杜門求去猶從臥內區畫署中事如分水兌實倉儲及豁除軍折諸欵皆井井有條于是非毀譽之故絕口不談亦恬然不介于胸中也屬續時孝廉兄弟環侍作兒女語公正色曰吾年七十三不爲不壽官至宮保不爲不貴得正而斃復何憾爾曹何不譴也因令孝廉出吾方納息靜坐爾且少休頃之遂瞑爲萬曆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其生爲某年某月某日生平無聲

色之好歷官四十餘年清白自持在戶曹日喪其伯子署中進羨金爲喪費公曰吾寧以私戚累官帑括俸金償之嘗讀咎繇謨至勤儉兩言嘆曰大聖尚爾何況吾儕時揭以自勵自公之服不縻覽誦尤篤好史記繕寫數通搜抉精義用資官政既早失怙恃孺慕終身事諸父如父撫羣從如同生自宗黨外姻以逮閭里無不周卹邑有大繇賴公倡議得免里人尤以此德之身所奬進人才甚多皆不使知或有自列者惟退然愧謝而已世之不知公者或毛舉細事以相加至于公之處功名進

退泊然無所附麗兩當攝扣一蔑孚一知已皆遊之若澆能自完其身名此則雖極力洗索者亦不能不心折公也余每覩仕宦之途染指集擅無介而親穴實而媚顛覆淪胥何可勝數如公之挺立獨行終始一節不與波俱出不與汨俱溺非但履方董道亦可謂知戎識微之君子矣此余之所以慕公而論其大也公娶于祝甚賢能佐公先公沒三十三年贈夫人子四民望民表祝出民粲側室魏出殤賀來王出民望娶朱繼冉民表娶和民粲婿田女七孫三曾孫二曾孫女三葬于某年某月某日孝廉即民表有文學能世其家銘曰　仕宦何常惟其所值矩步以躋捷足反蹶惟司徒公秉節蹈義懿親當揆遠跡如膩攝相繼之欲公已北公也矻然毋甘其餌戚我者疎知我者忌雖則淹迴其究乃利歷踐清曹周流卿寺司空納言地官正位以爲公償公也何意何避何趨誰德誰慰泰職業官匪躬盡瘁方其持節度支告賈悉慮以圖倉廩斯備既去復來　帝心所寄計相是尊宮秩載貳解組未能終其勞勛遺疏陳情九廢賈淚生也憂危沒猶有冀大臣之義庶其無愧白日幽宮明綸薦貢恩遇始終可稱備至嗟彼世途纖趨巧媚奉公如遺營私不置廻瀾柱流匪公曷覩我銘其幽以告羣吏

雲南鶴慶府通判少南吳君墓志銘

余守史局時少南吳君方典大官居相隣也吳君善奕余亦好之君每有客奕輒呼余往來相過從晨夕無間以此甚狎習久而知其人文雅修飭非如世所稱貲郎者流其大官之卿若丞踞君上者每稱君善于其職一切難事劇事輒倚辦君嘗一奉 命督工作費省而役舉有 旨令主爵優敘君然君僅以考最得山西都司都事人爲君不滿君爲都事又得士卒心歲饑米貴軍杓腹噪于轅門君單騎撫諭立解去臺使者上其狀尉薦君攝

篆廣昌賦長八人以侵漁抵重辟君勾稽積逋并諸所耗損故爲白其寃八人者卒得不死擢判鶴慶府屬郡乏守君行守事又兼攝麗江控制既遠又番夷雜居號難治君綏以慈惠兩郡晏如鶴俗喜訟奸吏乘之輒破產君聽讞一憑三尺吏無所爲賓訟者亦手入公庭畢事去矣故事郡歲以贖鍰六百緡佐公帑每糴朴取盈君捐俸補之歲可八十金寒暑時行視獄因坐瞻繫者皆免出之間鑛之役所徵採民間者至六千緡君力請寬輕得減十之二郡西龍潭久塞濬之所溉數十里皆成沃壤築亭榭潭上雜植花木遂爲勝地又葺瑤峯書院羣諸生講業其中貧者資給之在郡三年士民甚宜君而君轉落僚以去郡人遮留不得則相與祠祀君鶴郡之有祠獨君與前守祁君耳君歸亡何而塲其弟太學生時薪鴻臨時蒞以君故皆與余習請爲君志銘余憶君之滇時猶過余白門爾連竟日而後去君之解官猶冀一晤乃今竟已耶海內交遊零落日甚能不愴然因念世之致身青雲泯然無所表見者何限而君起上舍生所至輒能樹立乃爾是亦足以有辭于世者矣於是志之曰吳君名時鳴字某別號少南世居新安稱溪南吳氏曾祖應騰祖元紅父太學生守業娶于汪生君十歲而汪沒君哭之如成人弱冠從大父客江都遂補其邑弟子員已歸掇庠入太學試皆高等祭酒瞿昆湖先生數稱其才七試不第始就官生平篤內行事繼母孝處兄弟間終身無間言其生爲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得年六十八配汪氏子如德娶大司寇紀公道明孫女孫男二賓廷娶汪鴻臚某女賓延娶殷司徒正茂孫女孫女一適方御史元彥子某壁以某年某月銘

曰　吾與爾共陸沉金馬門爲坐隱之娛而爾與
而與慕遷而題輿皆卓然有績之可書浮沉之愧
乃實在余爾官已歸來年及懸車逍遙以徂而余
復銘爾之居二十年間變幻須臾寧堪回首問長
安之酒爐嗟乎吁

奉政大夫　吉府左長史天池謝公墓志銘

公當七十伯子在杭歸自京師將觴堂下越三十
五日而公病病十日而公沒鄉里嗟異嘆在杭之
得遂其私而以公爲介福而令終也在杭猶痛不
自勝手狀幾萬言走使秣陵爲不安志而銘之不
佞嘗奉公歌又與在杭習其安能無言按狀公諱
某字某居新寧天池山下故號天池系出江左從
東越宋季有官福清者遂家焉七世祖鍾當洪武
時奉　詔由福清之海壇內徙居新寧更七遷而
始得江田里則今所聚族也鍾生琬能詩與王恭

爲廷禮輩相唱和琬生砥砥生文禮舉成化乙酉
鄉貢教授處州文禮生廷統廷統生浩爲邑諸生
慷慨能文公父也母太孺人鄭氏誕公先一夕有
燈花之異父方授經數百里外忽告其主人曰吾
欲歸視婦婦當得雄聚共詫之公生而穎悟絕倫
九歲避亂入郡城從祖觀察公一見奇之曰必亢
吾宗稱年喪父哀毀如禮環堵蕭然奉母伊吾其
中突時不烟不顧也出就郡邑試皆第一薄郡諸
生遂以明年嘉靖戊午舉于鄉方弱冠名傾曹擢
諸擬南宮上第無能右公者而公雨罷春官即亟

以母老乞祿養得錢塘廣文年二十六耳立教斷
斷壹禀功令所造就名士至貴顯者甚多先後督
學直指咸首推敏公臨安四方當事者謂井蹟廣
文不可公力辭不獲乃往檢宿蠹法浮征寬贖鍰
邑政一新又上書請行條鞭法以甦民直指下其
議衆口紛如歲餘乃決疏請者爲令令海內之行
條鞭實自臨安始也邊武義令當久旱下車即檄
公禱嚴禱三日而澍且不出其四封武義人爭詫
此眞吾令公雨武義故嚴難治公至賦無侵牟費
無浮頷賤吏者平舞文者法不三月境內大治組

飾盜賊相戒不入境郡伍伯有之邑索富人錢者
自部使杖之論輸鬼薪等甚恨而無以中者一費
以內嬖歸囊不能名一錢又盡調曉明徒說出國
門士民號泣送者以數萬後除安仁其治與武義
而邑當孔道供億頗遝簿書至不可枝公部署處
之事事辦治時條鞭新行它邑令紛紛多得罪安
仁奉詔若從事秋毫不投民至爲降曰瀕江清且
鮮長官不受錢太學生徐元等以詩曰昭公公立
治如法豐城大狙李詩許爲御史章巡薄至邑公
立辯具偽捐訊伏辜浙戊輪撰所遍郡邑剔掠無

忌獨過安仁肅隊而趨後有十數牽長許持浙餘
將入城爲亂又輒覺捕無得免者餘十到系出民
倚篙峭出沒蹤聚千餘人至殺里正及僉事有司
匿不報勢愈張且攻縣矣中丞劉公急召公問計
公畫諸地形便利某所賊出沒某所最阨塞歷歷
如指掌且曰是易與耳請幕府兵百五十稍傳以
兩邑丁壯馳至圍困之賊突走四急擊之泉渠魁
十餘輩它釋不問不數日而事定中丞奇公功上
書爲公知兵甲召入兵曹以疏尼濁考僅晉承天
府同知承天故　肅皇龍飛地濱漢帝沔綿數陝

洛鄖襄化居輻輳而萑苻窟宅其間公設方略跡
捕悉烏獸散當陽大賈張格行千金附江陵故相
屬籍困而多爲不法又齮齕其邑令公廉格罪狀
當大辟故相子爲居間且危言怵不爲動也將都
護奉祀　獻皇帝陵席寵橫不可問奪名田甲第
無算公立下其豪奴于獄將焰爲熄當是時中丞
御史臺監司大夫急公如左右手事有不理輒問
承天丞云何京山賦册失序檢公往覈三月而畢
然景陵困于水公躬行阡陌間所疾苦力請蠲賑
邑賴以完潛江濱水近盜議城以公董其役城成

民不知勞費而百姓歸然至今民爲謝公城　顯
陵諸衛戍伍多虛月按籍核之無敢以憂應公既
以發舒任事受當路知益孤立行意無所忌避德
安守藏者故漁金與守市莫可誰何公按治守藏
當城旦舂守爲請不得心銜公矣會公秩滿中丞
趙公將疏請以公備兵湖北守大恐與將都護軍
行金錢中貴人所嗾主爵者左公主爵驚謂此丞
也非前後中丞御史臺所交劾誉不容口者耶公
何左之然竟持不能堅左遷公　吉府左長史報
至當事者相顧愕眙心知其辭其爲嘆息而已公

驅其車曰行矣仕宦至諸侯王徂故不薄既至條
上六事規王王故賢王也覽之大悅恨相見晚下
所司悉衆行宮禁起居稍不如節概使閣覘相國
知否其嚴重如此公又念王侯深居宮宮妾日
以皆欲中之宜有以易其好每朝畢輒率廣文諸
弟子員進講大學衍義詩書春秋大旨即寢和諸
什娓娓不忘規王每虛已聽公故事王相于臨可
以客禮見觀察趙者故江陵相客微知江陵以疏
節有望于王且及其相遂行部長沙欲抑公微郡
吏禮公曰斯禮也自賜履以來未之有易趙吾不

敢使諸藩以隳禮敗度自吉始爭之強禮不能奪
公因投牒乞歸矣王留之不能得頗行復疏四事
王皆嘉納且手其書泣謂左右曰何奪吾督者之
遽無何觀察敗去王亟遣使邀公返且議進秩公
力謝不可笑撫在杭額曰孺子它日必能秩遷公
無用更僕僕曳王門裾爲也竟致仕歸歸年纔四
十有四所居僅蔽風雨畝不益一畦猶歲割其半
以食兄富委家例于弟霖使同臥起幾三十年一
錢不私妻子比弟與婦相繼沒撫其孤女三操垢
治奩與巳女等公之友于其天性也生平自居官

奉職外惟以課子爲娛在杭既早失母不就外傅
其弱冠登第有才名皆公所成就方理吳興時公
一往視善其治而憂其不能事長官迨移東郡則
移書告之曰齊善地孺子雖賤其以奔矣幸毋改
故操也家居閉戶掃軌凝塵滿席郡縣當鄉飲禮
守令備安車到門請餘十載卒謝不往宴會非其
人亦不出出則該名理徵往事間以晉謁皆有意
致一切營生殖利之談不出于口當在承天日中
表陳公爲方伯念公貧以催舟屬公公曰此刊數
也衆方類焉得之且叢怨剜吾而矯前人之爲則

章其過不則以十年之操徇一旦又何利焉方伯不能強中丞金公爲公高足弟子先後觀察閩府于閩歲時修謁禮甚恭公自公事外卒無所言久之中丞喟然嘆曰某終不能自效于吾師矣晚年益嗜書毋令在杭購秘笈異集及郡邑乘曰吾老矣獨此心未斷豈亦犯在得之戒耶其或差勝于求金索貨者也嘗蒐羅古今載籍條分類析刪爲百餘萬言共八十八卷名曰碎金皆手書端楷十年始脫稿最稱簡奥尚未行于世于文酷喜龍門眉山詩則少陵嘉州所撰著亦似之惜多軼不傳

其生以嘉靖丁酉五月三日卒萬曆丙午十月五日以在杭司理最進階奉政大夫在杭名峯湖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始公娶于高繼徐高無出徐生一女適鄭紹卿側室趙氏生峯湖娶鄭參議述女繼黃藩女余氏生肇湘聘戶部郎中陳長勉女峯潼聘兵馬指揮林貞勝女葬以丁未年十二月十四日墓在郡北蓮花峯下與高宜人趙安人合不佞生平所得于謝氏有三君子焉自通籍御與司徒公歸里居而謝長史公其後乃交在杭司徒年位名德皆先于余而折節友余蓋不啻曲江之于長源矣在杭風流文雅掩其治行又余所心遜者以長史之廉而辦簡而文早休而重積其足爲文之玄而朏之莊也又何疑焉司徒沒而余心傷之不能已常語在杭掇拾其平生論次之以傳于世乃在杭尚未有以復余也此余之所以誌公而不能不重有感于司徒歟因爲銘曰　爲弟子師而有大功德于人爲邑令嘯嘯而乎亂民爲郡丞常見部使者喜而墨吏嗔爲王傳能折監司之暴使不得伸歸來兮食貧恬淡兮返真有美子兮視爾瞑蓮花縹緲護住城歸于其居魂魄寧

徵仕郎魏泉許公偕配林孺人墓志銘

許公棄參軍歸爲園于西郊日蒔花種竹雜植果木講郭橐駝之術意致蕭然不問家人生計家亦益落吾鄉人多椎鄙逐什一射利三徑菊松不知爲何物又見公久宦減產以爲不能自封殖相與誚之公亦閉戶鮮過從灌園自適而已自余徙邑中居與公隣亦買西郊地數畝去公園咫尺薙而樊之從公乞花竹果木稍位置其中公亦時來課余僕葺灌溉滋培或一日而三四至暇則攜酒殽與余輒爲主賓歡然往來無間也余時方謀解組

自喜得公可爲林下娛而以上書見格復出就官時貽公書謂旦暮且歸公爲吾視西園毋令寂寞也乃別未歲餘而公計至矣公年方六十六甚強健無恙有所愛少姬以余行時衆一子公留余食湯餅而後別今遽已耶公雖以椽史爲下僚然食祿二十四年官吏九遷卒自免而去其所至皆以奉公舉職爲上官所愛重初除得廣昌尉地當窮邊值虜酋新款塞公主互市虜衆帖服其明年市公不在事酋輒問許尉安在開府鄭公乃復檄公往公遷密縣衛鄭公疏公習虜事改簿大同居九載以塞下功六　賜帑金當道疏薦爲其郡通判時公已遷南管繕丞寢不報公亦以艱歸除服補北以　壽宮勞四　賚金幣爲同列所朔僅轉德興丞自德興遷烏撒府經歷當入計白銓部乞休太宰孫公與臺長考功皆知公留不許隨遷甘州衛經歷公遂棄官歸矣公有弟六人同產者四其二則庶出公視之如一父爲三河簿垂槖去官不能歸流寓長安市公拮据經營賴以存活其後諸弟皆成立有生產而公晚益貧人以此服公之孝友也公爲人神清氣和言論恬雅見者皆以爲宿

儒歷官既久明達世務余時就公問隆萬間事及當今所急輒娓娓能道之蓋縉紳中不多見者娶林氏有賢行能相公先公沒七年與公合葬公子江都簿守楨諸生守志乞余言納之窆穸余嘗以暇時默念生平竹馬嬉遊之儕筆研朝夕之侶冠蓋往來之朋猶零無數方圖投老歸來與公爲泉石煙霞之友而亦不可得矣此余之所以悽然而悲公也公葬以萬曆三十五年丁未十一月二十日其秋余被　召北上舟次書此以報守楨儻及公之墓草未宿而余得歸來尚當以一巵酹公誌

曰公名梆字國瞻別號愧泉其先自光州徙居仙遊至宋乾道中有名孚者再徙福清若干傳至明明生廷啓廷啓生汶即三河簿公父也生公以嘉靖庚子年十一月初四日卒萬曆乙巳年十一月十一日林孺人生嘉靖壬寅年九月初十日卒萬曆庚子年正月十九日其稱孺人者以公貴也子三守禎守志守恩守恩庶劉出即公晉余食湯餅者守禎娶周守志娶莊女二長壻董巨瞻次亦劉出孫男五墓在永福里浦尾馬面山坐壬向丙銘曰

公齒則宿我官則尊其交已晚其誼彌敦西

郊之外相與灌園清泉白石永矢弗諼我不自堅而復出山公不我待而遽蓋棺他日歸來誰與為歡是公負我是我負公幽明恨恨殆將無同我慈公欠慰公無窮

封文林郎陝西道監察御史簡菴湯公墓志

銘

柱史湯公按吾閩不三月威惠旁洽所捕治巨奸夙猾為民患害者咸當其辜郡邑吏廩廩奉法無敢肆下至閭里無賴少年皆斂手屏跡相戒無敢犯榷稅之橫濫者一切裁罷民歌呼鼓舞歡若更生矣未幾公聞其尊人封御史簡菴公之訃奔歸閩人相弔如失所天每遇墨吏豪民恣睢為暴輒衍天太息何以奪我御史御史在安有此也公歸而負土築墳以葬簡菴公為狀以請銘于余余雖

不文其能不藉手為閩人報乎公諱某字用道別號簡菴其先有起宗者自滁州全椒從龍渡江以千夫長守義興生四子伯歸中都世其官仲以功世莊浪千戶叔德季中仍為義興人中生姚江承誼四傳至儒娶于某生公公生八歲失怙母孺人內訓甚嚴延邑人王孚齋先生于家教以道德名義嶄嶄如也已又師事萬文恭周都峯二先生其學歸于居敬主靜嚴義利之辨元坐冥心窮年不倦嘗登大潮絕頂趺坐密參者三餘月心境融徹見草木昭蘇欣然有會時同及周先生門者

爲吳太僕安節先生師弟三人皆喜靜坐夜漏將盡先生輒披衣起呼用道叔行公從蕭國上應之如響叔行者太僕字也隆慶初周先生起家南司業公負笈往來先生深嘆其攻苦克己其後復從龍溪王先生聞解脫之說公雖領悟而常曰王先生如柳下吾以魯男子學之而已自童稚時事母至孝母性嚴公婉承之有不當意即長跪不食至老猶然與其配某孺人居白首相莊敬柱史兄弟動依名義曰願汝輩爲聖賢不在科第也柱史作令公躬送之官條示科指及張設所宜皆爲邑百

世利柱史　召入內臺公尤款款告以實心爲國母爲名高孤行一意母爲首鼠即　天子不可狥何況宰相與僚友哉柱史頓首謹受教其居喪手采震赫侃侃發行無所廻避本之自公指也公尤恬于聲利柱史舉于鄉報至公方居靜室若不聞也者少年頗豐裕中乃挫產徙居村野蕭然自得比爲封君益不問生計居間請囑之事無敢至于耳觀風使者及郡邑守令欲借公勸俗干旌至止輒鑿坏而逃無得見其面爲諸生時值江陵方限士其黨豪有力者竄入邑庠諸生欲爭之以學使者怒甚不敢發公從衆中白其事使者曰吾檄已下乃欲停格耶生輩持之堅即從我于白門矣諸生縮無敢往者惟公與某兩人偕北入爲使者方立威恐公公條答雍容首吐清辯使者無以難卒黜其人質有腴田千畝爲姻伯逃竄且至烏有公履畝而嚴之一如舊籍邑乘之役公職分纂書成稱董孤焉　蕭皇帝升遐公入臨縣吏大慟或笑其迂公曰沐浴浩蕩四十餘年能不悲感公雖困經生而其慷慨之才忠孝之節勃發于青衿而微露其餘緒者往往如此乃性實寬厚不欲言人過

稠人廣坐譏彈四起公獨默然尤不欲爲非情事曰人情即是天理惟立身矩矱不敢失耳居恒衣冠嚴肅盛暑無袒裼柱史趨庭或步履稍失即訶之曰汝心放也長起科頭亦加責讓每言人不可占便宜譬如燥濕其迹若擇燥而處誰居其濕歲庚辰邑大疫人皆走避公周旋護視卒以不染封有寢丘者多鬼公以晦冥時行吟其側不少休也其誠心信志發于由衷毫無假飾幾不知人生有機械事見童隸卒亦能信之中歲以後門人日進標範立的矜莊整齊大類王先生而其誠感動似

若過之教人以立志爲先曰字內事皆分內事持
患志不立耳柱史自塞上歸語之曰吾老無他營
惟覺與人爲善此念轉篤嗟夫此亦徵公之志矣
柱史既被　命按閩猶留連子舍上書不欲行既
不得請乃驅而往念公夙昔強健無再宿之疾惟
自辛丑哭母丙午哭孫稍見衰微然猶能托于詩
卷酒杯以自娛其生而寄其精神可冀無恙也而
誰知柱史行部之日乃公捐館之辰哉此柱史之
所以悲哀而不能自已也公生于嘉靖戊戌年某
月某日辛于萬曆丙午年某月某日享年六十有

九其生平自講學力行外稍及詩章然亦不逐時
流作綺麗語嘗自吟云閒觀緇世無何有靜隱烏
皮我喪吾又云重門半掩春常滿生計無多樂有
餘又詠康節詩云珍重至人常有語落便宜處得
便宜其蘊藉襟懷可概見焉子男二長即柱史公
某娶溧陽諸生繆某女次增例生兆亮娶尤繇習
丞曹某女女二孫男四葬公于某山不佞聞諸閩
人柱史之業在小雅之章矣芃芃黍苗陰雨膏之
去其螟螣及其蟊賊天假歲月闕其有瘳而奈何
奪我封公使柱史不得終惠閩也小宛不云乎敎
誨爾子式穀似之夫柱史則可謂似公矣于是乎
銘銘曰　學欲悟而務砥于躬是眞儒之宗名欲
立而毋染于濃是達人之風識冠嶽嶽有邪是觸
誰之式毅驄馬翩翩以澤入埏誰之開先奇則青
衿逢則豸史凡在人倫視此父子

中大夫山西布政司左參政樊軒林公墓碑

銘

樊軒林公與余同衆于鄉同成進士又同出吳航陳先生門在文遊中相得至歡公沒數年且葬其弟韶州君爲狀走使白下乞余銘蓋以余宜銘公也按狀公諱國相字廷贊別號樊軒世爲閩人其先有林蘊林藻兄弟者聲藻之後爲九牧者平傳至疇自錦江徙居瀛州疇生彌高元至正舉于鄉再傳爲思普永樂間以經明行修爲稱饗者日從君四傳爲石椿公鄉生慕椿公某嘗以公貴贈中

大夫河東運使慕椿公娶于許生三子公其伯也公生六歲受書即通大義九歲能屬文弱冠與韶州君同籍學宮其試郡邑學使者皆第一歲丙子韶州君舉于鄉汀守華亭李公方分校貢首薦公爲主者所抑更三歲乃舉仍拔自李公亦奇事也癸未第南宮再踰年授戶部主事值徙業文門一錢不入私槖太宰商丘宋公者上考督儲江南屬大沴公疏請改折民賴以甦故事列芭歛金錢爲使者費多者至百餘緡公悉裁罷之在曹五年甚有聲出守惠州屬與郡久閉獄滯奸滋百端叢弊公下車坐堂皇令吏抱文書立兩造于庭次第決遣咸傳情法旬日間逋牘悉清閭閻賞者兄弟也業已析產貧貧貿其田于齋既得直復訟公論以至情皆悔泣焚其券爲兄弟如初惠俗婚姻無媒妁以檳榔爲信輕相背負無日不訟公取六禮條布之不率者刑又嚴禁婦女之爲市者申　高皇帝六諭款爲之訓以導民俗乃大更郡故多盜肆行殺掠公捕其渠魁葉邦權等論如法廣設方略控制之境內遂安道紀聶日升亡其印訴公公笑曰爾無恐也其歸索之神座下已果得印如公

言人驚以爲神居恒好獎進諸生校秩論文常無虛日貧不能婚喪者皆有助學宮弊壞蠲費飾之下及橋梁道路陂塘渠堰皆加葺治惠人戴公至呼以青天當入計藏吏請以贖鍰百三十緡爲道里費公却不受其留此以供郡志湖堤二大役計畢遷河東運使公守惠六年循譽大起二千石治行無先公者其遷河東則以白所部歸善令之任侃侃面爭爲主爵所嗛人爲公不無少望公笑曰主爵即薄我猶令以中大夫佐人主急我何望爲河東鹽產池中與煑海異每苦旱潦損課公在事

有天幸課倍往時中使垂涎侵利權疏請得報爲
御史所持紛拏不解公爲畫分課鹽餘鹽以餘鹽
輸內帑爭乃息其年池鹽不生　上聞之召中使
歸十月鹽復生往鹽生必於春夏十月非其時也
民因號曰瑞鹽而以爲公所感致公謝不居鹽政
之暇葺學宮立育才館興社學敎孜孜士又創士
倉以贍其乏修地橋建鹽鹽凡所興作多割己資
至日用供億亦分毫不爲民費門閥仲德不以口
腹累安邑余何人哉居河東六年中丞臺使者交
章薦卓異仍請徙公晉藩從晉人望章三上乃報

可以左參政分守河東晉人大喜河東鹵公檄所
部究催科問疾苦發倉粟濟所全活甚多嘗兼攝
分巡事裁決沛然案無停牘未幾以入　賀行主
吏請括贖鍰郡縣循故事有所獻遺皆辭罷之阮
竣事則疾驅歸省行至桐廬病亟乃作書慰父母
且云必得一見也地家之日口不能言以目視父
母而瞑計至河東商民皆奏經哭盡哀爲特祠十
餘處諸生請學使者祀學宮直指曾公喫以爲自
年所未見公天性孝友居官常不以家從自者不
欲遠膝下而亨妻子之奉也與二仲聯床共被自

相師友者將二十年既宦遊各方間訊無虛月早
年議論恢豁落落負奇曉乃講治心之學衆念善
惡輒稽記之常慕司馬溫公之爲人取其可對天
知可對人言二語顏其軒曰二可自奉甚薄食不
再肉衣必三澣至恤宗收族未嘗少靳置祭田以
祀遠祖義社以贍族人義學以敎族子弟墳墓地
壞必爲修治沒之日內外親知無不傷之所著詩
文矢口縱筆皆有可觀如遊吳草燕粤吟河汾草
山居清事詩共若干卷藏于家其生爲嘉靖庚戌
年十月十九日卒萬曆癸卯年十月二十四日得

年五十四娶鄒氏封淑人男一恒祐娶尚書陳公
瑞季子員外公長勉女女一適參政鄭公岳男太
學生申奠于某年某月某日葬在某山余既志公
事而有感焉近世士大夫一典錢穀給州縣符檄
捆載而歸怨汝詈汝若弗聞矣公自計曹而郡守
而鹽官皆脂膏之地生有令譽沒有遺思此豈苟
然取自潤澤而無恤謗議者能有此哉因爲之銘
曰　汝官僅參知年未及耆胡止于斯五嶽之人
汝祝汝尸三晉之人奔走汝祠哭汝則悲千秋萬
祀魂魄何之歸焉茲丘汝友有爵

文林郎虞城知縣率庵顧公暨李孺人合葬

墓志銘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臨淮顧公者當代之名臣也其亮節宏猷著在　國史與琬琰並垂矣太保之孫是爲虞城公公先令湖口嘗及事先大夫余從過庭時聞其賢又廿年所而公之子茂才甸甸來謁則公以丙戌卒千家至是始以狀乞銘余讀狀而嘆公與太保雖宦位大小不相及要之姱修卓樹功至節見豈非祖孫媲美先後比烈者哉公諱承顯字于純別號率庵先世自吳江徙臨淮高祖

英曾祖安陸太守震皆以太保貴累贈都察院副都御史公父季謨太保少子也公幼穎辨工經秋王晉齋司徒亟器之屢試冠都謁乙卯遂舉于鄉俄丁外艱哀毀骨立家雖世貴而環堵蕭然終不以孝廉故乞潤於有司會數屈公車相髀歎曰古人貴祿逮其親即河清可俟謂老母何謁銓得玉山令甫至吏以疑獄嘗公公訊之立得老胥慴伏邑當孔道公爲第役三等而調其節次貧民無失職者匝月以太夫人憂歸民如失慈母服除補湖口湖環江多盜劇賊楊季二恃險出劫邑兵不能下境內荼毒甚公設奇購間生致之遂解其黨遷卒獲盜艘盜多引平民希脫死尉以爲奇貨曲聽之公立致之辟而盡縱諸楚掠者稍暇輒進弟子甲乙之擢穎爲餼之舍中躬爲指授無何大試多中選今許司勳其一也嘗督公府鍰民有慘容問之甫齎見以應公泫然出俸贖歸之邑有相嵩客故御史某憸暴甚其橫入民財亡算于姓習爲不法莫之敢撄公一旦窮治之無所貸某大窘請間不得會計吏構飛語中之藩大夫極口辯乃調虞城虞以河患害民稼者且二十載公至而置水準

察地凾曰陽侯安得爭吾民慮帑金之羨責夜舂鍾築堰于城北亘里者四十以障之堤成而水過其下歲以大稔蓋民始得一飽名其堤曰漊水堤鄉民祝如川者頗居積一夕室有槀尸而喪其元家人恂恂懼不測公馳眎笑曰是不類生人子刃者殆讐之爲乎挾匪凱而思覆其巢奴非相汝財耳命偏索諸野得新阡有遺首焉攜而合之腐如也邑藻以爲神歲洊饑公挑民徧廩之活者甚衆當是時公治平冠諸郡他令成劍目偵又負戚負恥以媚自售屬大府法而險謂虞柰何以水槀矯

我有所非分責他邑率先意虞獨不應府大失望使人微撼之公欺曰是傲我戀棧豆者柴桑令獨非人耶即投劾求歸府志其慈陽爲好語謝而陰下之石公笑曰陶先生故倦游督郵真知我者虞人皆號泣軹其車不得行公以間逸去歸值李孺人喪又次子夭忽忽無好懷會郡守下車例旅謁而守飾崖岸峻甚謂令不當伉上座公徐引故事以對守愈作色不能具賓主以出守亦以故敗自是罷客雖千旄過從往往以病謝然不能忘情身後名嘗讀沈計部所爲壽言而喜曰此小足暢我

居歲餘以末疾卒得年六十有二虞人聞而巷哭至今望其堤如峴首碑云公初娶于司別駕番氏繼爲給練李女孫李多懿行與君起困約得太孺人歡公既廉于吏孺人阜綈茶盞亡慍色公好賓客必躬調滌甑至成鄰有急不惜其遺脊方公數宦數躓孺人輒曲爲調譬迨歸而忘懷得失皆孺人爲之及卒未數年而公亦長往矣孺人少長于公一歲卒時年五十六子三夢龍夢鶴夢鳳余觀公三爲令不務赫赫聲而扞菑振物有足多者至縛負固之宿寇破匿首之狡圖又何奇也昔彥先以內史有聲丹陽而迺祖雍爲吳賢相及簡子攝吏部彈壓權倖而其孫憲之令都下著甚至飲酒吉者輒號曰顧建康比其清且美以視太保之有公抑何其先後巧中懸合也顧有人哉而李孺人又以女德佐之宜其得全全昌在此不在彼也既志其合葬且系之銘銘曰 河澎澎畏捧土蟻巖巖畏伐鼓虎牙翼飛取膏斧民式以康歌且舞修蛾寒芳誨以蠱於人雖畸道則膴有與同歸埒桓姥不知其人視爾祖

兵部左侍郎食從一品俸贈工部尚書角山詹公神道碑銘

余往以　正史之役討論塞下事而深嘆左司馬角山詹公之功也雲中癸巳之變卒殺其帥以與夷媾封疆之吏莫之誰何至以重兵環其城而不能勝岌岌乎無雲中矣卒之雲中所以全皆由詹公公亦由此嚮用歷官左司馬會大司馬闕　肅皇帝意屬公而公適以病求去　帝怒奪公官公歸未踰年遂沒守土之吏莫敢爲公請　鄒公有一子又病廢諸孫皆稚僅藁葬公于城南之大灣

蓋更五十餘年而公之孫霆爲南銀臺幕語余以家世余乃悉取公之勳業著在　國史者以授霆曰此而祖之烈也湮沒弗章惜哉霆遷爲京兆乃上書具言其事　天子下所司覈皆如霆言乃詔復公官予祭葬加遼又贈公爲工部尚書霆歸致　天子命于公之墓而請余爲之碑余嘆曰嗟夫　國家之於勞臣久而不忘如此也可以耶主恩焉可以觀公論焉可以勸臣勵焉其容已乎辭公諱某字仁甫別號角山其先爲吾閩尤溪人洪武間有詹旺者始以戎籍隸山海衛旺生玉玉生通卽公祖若父也皆以公貴贈右副都御史通娶于繼楊贈封皆淑人楊以弘治庚申九月初一日舉公公少卽英敏年十二補衛諸生屢試高等嘉靖四年舉于鄉明年成進士授戶部廣東司主事榷稅河西監兌湖廣皆有廉幹聲晉山西司郎中督餉大同大同帥李瑾者馭士驕軍中不附屬虜窺塞下瑾令卒浚濠四十里遏虜騎刻日竣工衆譁攻殺瑾守臣以聞詔遣郤永爲帥劉源清督師討之叛卒懼欲誅首亂自瀆源清不許趣攻之終不能下乃相與謀城可灌也公曰雲中重鎮以

數十叛卒隳其城非計且鎮人何罪而以爲僇乃與都指揮紀振遊擊戴濂鎮撫王寧等歃血盟討賊而私察賊黨馬昇楊麟者有才略可用也爲請貸其死昇三千金使自募士昇麟遂討擒亂首黃鎮等九人斬之又捕斬許章等二十六人縛獻王寶等二十八人內外警伏公乃開城門延諸制府大帥直指使者以次導從鼓吹入拊循城中城中人皆歡呼動地曰微詹公我輩皆魚肉矣自變起至事平凡五閱月焚掠無算獨公所部戢穀儲晉秋毫莫敢犯論功晉光祿寺少卿以艱歸除服補

尚寶司卿晉南京太常寺少卿隨擢僉都御史巡撫甘肅甘肅地與諸番犬牙時肆侵掠公宣布威德勦撫兼施境內晏然尋述貢使留甘帽者九十餘人大帥楊信驅以禦虜死者九人公切信夷以好來而用之鋒鏑傷向化心且示虜弱非計也詔奪信官厚恤死者樟車送歸國夷皆悅服大同巡撫趙錦與帥周尚文不相能事多附掣廷議公故于大同有功宜徙公大同　詔從之虜以數萬騎入公與尚文禦之黑山斬五十餘級殺其一酋論功晉右副都御史　賜金幣明年虜復犯中路

鐵裏門鵝鴿峪且將深入公嚴兵遏虜衝而遣游騎四出邀擊斬獲甚多虜遁去捷聞　賜金幣公又修邊墻一百三十餘里爲徑七爲墩臺一百五十四虜自是不敢窺大同　肅皇帝喜甚璽書褒公　賜金幣晉俸一級代宗克灼與其黨張文博等謀爲亂使告虜若來吾爲內應又遣人焚諸草場絕芻牧以困我師公偵獲之克灼等俱正法論功晉兵部右侍郎巡撫如故當嘉靖時虜張甚其大酋帳直雲中日蹂躪塞下人情皇皇而公爲撫翁公萬達爲督尚文爲帥相與戮力戰守邊備大修虜人輙創去最後以數萬騎犯滴水崖裨將董暘江翰與戰死之尚文遇虜曹家庄三戰三克所斬虜過當搴其旗捷聞晉公俸一級隨　召入以右侍郎攝曹事屬當防秋公條上十策皆施行隨轉左而公病矣其卒爲嘉靖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得年僅五十二娶曹叔人無出側室何氏生子于遠娶布政使李克湯女女四婿王養正張國化吳夢桂蕭大坤孫男三瑚仰俱夭庭爲順天府通判嘗從余于太學娶譚氏曾孫男三曾孫女二其壟爲嘉靖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余嘗聞雲中

變起永嘉當國主用兵莫敢撓其議詹公以一曹郎從容籌畫弄敘卒于股掌之上不血刃而全一城微公吾不知其禍之所底止也而公卒建節其地抗方張之虜而奪其魄此其功不在卫祀哉自公罷歸虜震驚幾甸大司馬死西市史臣遂謂公能以智免是殆淺之乎窺公矣銘曰

詹來自閩乃隸尺籍再世而昌勳殆竹帛業業雲中爲國北門帥殘卒驕嚚蠻斯屯師環其郛五月外下萬衆震驚行詐無赦起而乘險其憂難圖惟公紓畫殲厥兇東終朝廓清萬室按堵開門納師

前部後舞鎮以德公匪祝伊尸其後十年公來視
師虜一寇邊大衂而竄再犯再奔斬馘無算惟
帝念勞返公于朝將畀戎柄以遏奸驕公言臣病
不任羈紲　帝謂汝遠於汝鳴块公歸無幾遽返
其真荒原寂寞行路酸辛　今皇聖明靡幽弗燭
綸綍輝皇夜臺朝旭豐碑突兀偉伐是鐫司空所
樹萬禩無刊

明奉政大夫吉安府同知警齋林公墓志銘

歲癸未吾郡舉南宮者十人而莽陵守林君年最少最有才名衆皆期以大受乃君爲守不十日逝矣自君沒而其尊人警齋公始爲令爲守爲倅所至以循良著聲卒拂袖以歸終于牖下蓋去君之逝已二十餘年而君之子登瀛以吾師泰知陳先生之狀來乞其祖墓中之志若銘余安忍辭公諱繼志字克尹別號警齋其先爲莆之九牧人有曰全者贅閩縣之興頭因家焉全生逐逐生濬濬生庭植教諭靖江有三子仲春秀廬州同知季春茂

錦衣經歷獨伯春生績學不仕公父也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南安州知州奉直公念廬州公不嗣命公爲之後公爲諸生即有聲晉學丹陽姜公拔置第一隆慶丁卯以麟經舉第四人因公事久之而莽陵君乃先第公猶同計偕也泰順者浙東海邑時苦倭暴公爲令繕城垣練戍卒頒所學兵法士卷使軍中誦習邑是以有備閩府咨嗟林令儒也而將略若是爲取其法盡行之所部以邊才爲公泰順民有子犯妖公檄神驅之立去歲旱淥竹祈無不立應治行爲兩浙冠僅遷守南安州去之日

邑人遮留幾不得發南安夷地以播州之亂八年無守其來者率坐贓課不辦罷去公課閩知額又陰以其餘償前守之負人謂公是可充官中不則當白之上官可以買名公不屑也當之吉安州民知公廉無以治裝相率具杯筷數十羅拜馬首爲壽公峻却之其尾而送公者夷漢以千人至十餘程不舍至吉安即詢知郡有浮賦爲民累長畝而除之歲大疫虔禱于神教民以良方多所全活擢郡士尤者楓之白鷺書院教爲授經所成就甚衆廣文先生突公車公扶其從人其後廣文爲人所

中公又力解之郡守張君甚重公其遷去舉以自代公攝郡數時聲名益起吉人皆欲得公爲真守矣而公意已倦遊時欲投牒會有監司某者嘗守吾郡遷鹽官去快快不得意甚望郡人微示郡于公公喜曰是吾志也適直指按部公出迎遂疾驅入杉關從吏問何往公曰歸矣吏皆駭然部使者及監司遣人邀公于途項背相望不得則移文閩省促公守令造門請公終不起或問其故公曰吾跋涉宦路者以爲親也今親已衰封矣戀戀何爲築別墅烏山之麓巖壑亭臺頗稱幽勝觴咏之

暇顧謂子孫吾他日魂魄終棲此矣蓋夷猶四年而終爲萬曆丙午年十二月三十日距生嘉靖辛丑年十二月初五日得年六十有六始公爲兒時諸父皆愛之公亦承事備至錦衣公沒公在泰順哀慟踰月不能視事爲後以仲子事叔母如所生伯兄垣先逝撫視猶子甚篤吾鄉稱林氏孝友相傳不獨以科第顯也孝廉王廷桂者嘗欲以女許茶陵君後與公計偕道卒公復護其喪歸卒取其女配宜人鄭氏當議婚術家謂公命不利外舍鄭翁咲吾得壻耳何問其他翁既歸女于公有子人

遂亦通顯官至按察使人服其識公所著有公餘稿兵書要覽行于世春秋秘旨藏于家亦精堤防先世墳皆所自卜子三長即茶陵君名紹用次諸生紹英娶太常卿陳公聯芳孫女次紹寵娶少保馬恭敏公森孫女女二長適按察使陳公奎孫弘祖次適同知鄭公相孫臺孫男五登瀛登獻登受登衡登岱登瀛諸生墓在候官縣湖頭象山半甲向庚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冀余貳留銓太宰曾公者吉安人爲余極言郡司馬林公之賢而惜其去因徵及監司某事蓋郡人以此愈前監司不久亦

去矣要公之挂冠不以監司也吉安人又以公治狀方曾平陽汲長孺獨其不善酒不臥理稍異此足以見公矣銘曰

胡爲明經乃靳一第胡爲美子奄然而逝胡爲良吏夫官若蛻東越鬼方流澤未央鷺水庚桑烏石徜徉茲罕如者其休焉之鄉而桑梓衣冠莫不景行者耶

奉政大夫通政司左參議元冲李公墓志銘

余與元冲李公同成進士其先二十年間雖相慕而不相洽迨後余貳留銓而公來爲南符卿乃歡然稱知己余入　綸扉公亦　召佐銀臺同朝同心方望公我助而公稍引嫌稀相過從亡何公沒矣公爲人沉密有識度慮事深而持論乎不隨俗俯仰處世道紛紜之日能明晦兼用落落穆穆不見其跡其論學以反躬自得爲先粹然盎然之氣溢于言貌蓋可謂君子矣始公釋褐令無錫無錫三吳最劇邑難治公下車即廉知賦役偏累爲民

害盡搜而發之升斗不能隱民大稱便績遷盩厔邑饑公設法賑救災而不害學宮敝壞爲飭之改服輙與諸生講學其中諸有興作如修城築圩皆公自計畫不費公私一錢嘗訊一重獄罪風條理公曰此其有寃乎爲悉心辨析卒取故納事反之姑蘇民貸粟于臺不能償豪詐之官坐以劫盜公白于臺使乃寬緩入有青天之稱當入覲吏部第諸邑治狀以公爲異等　召入爲禮部主事錫人祠祀之自禮部改吏部歷考功文選驗封三司清通方介甚有聲名嘗再謁告侍養再起爲驗封郎

中屬　上有所督過諸銓臣公家調南部以外艱
歸補南武選以內艱不赴除服即家　擢尚寶司
卿仍南尚寶清曹又苦侃舍貴公買舊宅將新之
顧無所得貲乃請於兵部豫給薪直不足貸乞本
局於工部又不足則割家中田補償矣余吠曰公
居此幾時而僕僕若是公曰吾不爲後人計耶其
爲納言不以家累隨沒之前數日長子東昂遽至
既屬纊東昂泣請遺言公舉知止知足語之已又
曰守分忘機吾生平不愧天人汝曹識之迨瞑東
昂奉公喪歸且葬而請余銘其墓余深念以公之

學問器識當大有所樹而年不及考官不過五品
命也顧余所不能忘公者有三余躁公規以靜余
淺公規以蓄余碌碌無聞公規以學道公已矣誰
復爲此言者余其終負公矣故因銘公而益悲焉
公諱復陽字宗誠別號元冲始祖承龍自唐末以
檢黃巢功爵通侯食邑豐城居淵從之新城里五
世祖謙贅厚郭胡氏遂家焉謙生恭先恭先生如
鍈如鍈生大幹大幹生應樞應樞生尚卿即公父
封尚寶卿嘗夢范文正公至其家而生公爲嘉靖
辛亥年十二月初七日沒于萬曆戊申年七月三
十日得年五十八娶徐氏封宜人子三長即東昂
次東昊皆以諸生入太學次東昺郡諸生昂娶黃
昊娶劉昺娶丁孫男三右藩右屏右城女孫二葬
以某年某月某日某山銘曰
爾躬不勝衣言不出口是孰測其有乃淵然之抱
挺然之守是孰窮其受其退甚恬其進未久胡爲
生芻胡爲廣柳夜壑藏舟寒光射斗千秋萬年茲
爲不朽

明工部都水司郎中二岑茅公墓誌銘

二岑茅公與余同舉南宮同官南曹雅相善也甲辰之歲余聘公於燕邸而公病心甚憂之公病間以才推擇爲治水使者分部河濟之間而余以被命北上計且與公爲十日權乃行至真州逢公之弟維以公喪歸爲潸然泣下踰歲公之子元儀疏公生平以屬朱宮諭文寧爲之狀而乞誌銘於余夫徵元儀請余固心許公矣公諱國縉字爲卿別號二岑父曰按察副使坤世所稱鹿門先生也自按察公遞遷而上曰遷曰珪曰剛曰孟麟又隔數

世曰千三公龍當元末爲池州路總管棄官歸卜居於華谿茅氏之爲歸安人自千三公始至按察公析居若上又析練水皆不出其疆按察有四子公爲仲幼穎異能作奇語常傾座客十七補諸生二十入國學所交多名士于午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除章丘令章丘脊嚴邑庶饒而嚚訟公爲治簡靜不煩民甚便利之俗亦大變邑當孔道故事役諸富民爲達官治供帳宴犒送迎所費不貲公悉辦之官民自是不知有過客芻邑有三驛龍山青陽白山歲賦章助役錢三千緡後青陽省章爲代

役又賦民錢千二百緡公曰此重因也請于上官得羨金四百節縮給之蠲其賦條鞭議起有言其不便者公力持之爲立均賦募役諸法任地徵輸較若畫一大戶得免催科而貧人樂業所法減冗役千餘人省費以巨萬計歲甲申大祲公請臺使者疏聞得存留金三千有奇漕粟萬六千石進父老于庭令具諸所當賑以實開次第給散比卒事民無譁者丙戌再祲　上出帑金數十萬分道賑章得二千六百金公佐以倉粟給散如前法具威儀如在闕下民皆呼萬歲其明年秋大蝗聲若風雨所過地皆赤公咨嗟泣下盡得金七千粟萬八千石章民始甦是時齊魯燕趙兩河間頻歲饑上念之甚詔發臨德兩倉粟數千萬聽縣官以當直于民而歸其半于官章去倉四百里若十轉輸公先發邑倉三千石賤市之以其贏直爲[illegible]公不以煩民旌旗鉦騎相望不絕途遇[illegible]爲[illegible]車擊節下其法于他縣公爲章數歲三[illegible]爲精心善計劑重於公私之間以爲民請命者不遺餘力所全活無算已丑　召入爲廣東道御史薦名賢趙公錦等十餘人寇清擢用時　東朝未

建公疏請語甚切至李公材以滇南首功不實逮繫公引朝議申救卒減戍有尊按察公病篤者遽請急歸屬大計外吏王爵中讒以章直令訐公公遂不欲出而按察公督之急乃補浙明時浙川亦苦饑流民嘯聚聞公至輒解去公單車裹粮所至詢問疾苦建倉積穀申鄉約保甲諸條畢舉驟荒使者每得公條議輒下別邑旋台河淮間宋而不害乙未擢南屯田司主事又請急里居三年起補南部水有　詔取麗皿屠障燈金皆不急務內豎緣而侵漁率高其估至以一爲十莫肯不從爭公

力裁之其甚者如　孝陵燈價至千六百金公減爲三十六金余嘗署冬曹倚公而强公又檢往牒當萬曆初庫金七十餘萬今僅存二萬而尚方鑛稅所入山積皆剝民膏脂爲疏幾萬言勸　上以節儉省費惠養小民不報明年按察公發九十公以公事過里稱觴留連久之乃之官蕪關故稅竹木璫李道欲重征之遣公視關政務書切責璫璫怒然憚公卒除其稅亡何失按察公除服以故官補北至建　長陵明樓多所節省內璫進千金公峻却之時方疏黃泇二河夏鎮爲之綰轂最重地乃以公往河使者用公議請賜　璽書晉公秩郎中公至則延鎮人問河事悉得其源委桑以已見爲便空條上之使者大稱善專以河事倚公矣漕艘入泇屬大旱水涸又河面狹舟不得回旋牽挽甚苦公議建三閘蓄水廣其狹齋而禱滄浪之神水忽湧出漕賴以濟而公以勞瘁甚移病乞歸自是愈劇忽一日取巵酒與客盡懽因嘆曰秋風一夜起客散孟嘗門公等去矣先是嘗呼元儀告之而翁將以閏六月十三逝卒如其言公在鎮一萊一肉皆以平直市罷警夜者入百家飲食教誨其

子弟就學者至百餘人鎮人德之公沒皆罷市哭是年爲萬曆丁未距生嘉靖乙卯八月初三日得年僅五十三始茅氏以按察公大逮晚年稍獲蒞舍中兒多生得失公既第則嚴飭家政痛絕諸捍僕內外楚楚其後郡中諸大姓多被人齮齕而公家獨無恙人服其早識事按察公孝按察愚疏旦夕侍湯藥妻蔡病卻甚弗視也事伯兄如父弟繼早慧按察憐愛之欲爲卜居公輒推所居與親族人貧輒割產周贍通割遞廢公終不屈最後捐上腴五百畝爲義田籍之官如戚以婚喪來控者皆

有助鄉里交遊沾潤於公者尤不可殺計施太守
峻嚴太守正邪孝司務雲龍及李之驥十一人從
某九喪或殮或葬皆公給其費有所負欠逃其家
蔡別駕炳齊或公指其遺孕曰男也吾姪之女也
吾娶之已生男公遂予女蔡宗人亦庠生齊且及
其孤賴公乃得全因名孤門武而自笑曰吾其為
程嬰杵臼乎會稽趙佩之逾五十公贈之婢乃泉
子嘗自娶一婢面有淚痕詢之知有夫而以貧鬻
公即還之不問金北上買廣陵雇喻年邸歸父母
家猶完璧也里居日有編審之議公與宮諭公詣

畫田任賦貧富適均當路行其說湖民大利而議
者亦紛起以此市怨生平最嗜書常手一編節家
人吾甚樂此一切玩好功名富貴不能易也官留
都日與諸名輩結社讀史將刪其繁穢勒成一家
言今東漢兩晉南北史皆已就梓餘尚未卒業所
著有菽園詩草行于世嘗再分校東省所薦拔如
劉士驥吳鴻功臧爾勸龐時雍輩皆名士娶蔡氏
司馬汝楠女繼陶氏孝廉鏡女繼丁氏署正良才
女子二長即元儀聘沈中丞季文女次元玠聘沈
舍人甸女墓在烏程淑三圩葬之辰為萬曆戊申

十一月某日嗟夫余與公同籍二十餘年矣其前
十餘年猶落落也南曹以後余始知公自嘆其不
及而公尚屈首郎署間無能推轂至于今而公已
矣能不悲乎故為志其事若此銘曰　當其始人
但知為名父之子及其終人乃知為名流之宗兩
邑禦災侃侃蘭臺挫亦不回于南于北所至節膺
毋恣蝕賊河水湯湯萬艘是統盡瘁以僵存而曰
碑沒猶巷哭于官則屯于躬廉恩明德若鬱魂魄
茲栖豐碑孰題惟爾友之以今

蒼霞草卷之十七目錄

大理寺司務雲門陳公偕配林張二孺人墓志銘
刑部河南司主事雲橋郭公偕配盧安人墓志銘
亥隱君偕配陳孺人墓志銘
湖廣布政司左布政使武公墓志銘
海嶽郭先生墓志銘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公墓志銘
贈文林郎藍田余公偕配龔孺人墓志銘

工部主事舉巖方公墓志銘
大官丞庆廷陳公墓志銘
中順大夫潮州府知府盧公墓志銘
孝廉工部庆衡司主事羅鐘石先生暨配劉孺人墓志銘
封文林郎守愚史公墓誌銘
封承德郎刑部雲南司主事墨山沈公偕配陳太安人合葬墓志銘
例母馮太孺人墓志銘
南京刑部廣西司主事葉公墓誌銘

蒼霞草卷之十七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大理寺司務雲門陳公偕配林張二孺人墓志銘

陳公諱樂字九成別號雲門先世光州固始人宋有爲成紀令者家臺江數傳爲壽官公珪遷江南藤山珪生銑登弘治乙丑進士守太倉太倉公生道沂以公大理職滿疏請贈登仕佐郎娶少谷先生女生三子公其仲也太倉公賦歸早林居五十餘年公爲諸生有聲太倉公尚無恙比寢疾手其

袍笏與登名之籍授公曰若勉之必續而祖矣公領丁卯薦書宴鹿鳴時私泣下蓋念太倉公不及見也未幾登仕公亦沒公毀瘠幾殆除服當計偕以十乖未竣弗行始登仕公嘗得奇病公晝夜侍側渴甚則含水呴之三見所臥床自舉離地不爲怪竟以得瘳鄉黨咸推其篤孝歲庚辰復下第念鄭孺人老謁除得南靖博士蓋公自乞之以便奉鄭孺人比抵家則鄭孺人病不赴乃單騎之官而留其配張孺人侍居南靖五載所成就士類甚多故事新進生必贄具然後許廟見公駁曰此賢關

也而市道交乎立命廟見且戒貧者毋贅即贅不納也學使者微劣行公輒不應曰平原自無耳尹某好齮齕諸生以公在不得肆公事尹無詘禮尹有所示意欲公貶損公卒不許先後部使者惟轂行誼文章爲七閩博士冠擢南雍學正逾歲鄭孺人没公毀益甚復除北雍兩雍士居公館下者皆自喜得師久之當轉司務得大理大理最冷局衆共厭薄又時有他部缺爲次者所攙得人爲公不平公悟如也守職斷斷時與寺卿爭得失有貧胥逋免役錢冬月繫徵急公曰是寒苦無所衣食安

從得錢且其人病卒物故奈何請釋之寺卿悟如公言大璫歲奉詔決獄廷尉署從騎驛騷兩邑五城大修供帳奸猾貪緣漁獵編戶困擾公覈舊籍而裁之無溢無漏所減公私費幾半或謂公無虞璫嗔乎公曰禮如是非簡也何嗔爲迫畢事璫卒不能有加于公寺卿喜欲條公所畫著爲令會公病不果是時公再滿考且遷而病日甚一日余過視公方至廳事公輒喜語其子太學君此太史先生來吾欲與語亟延入余入則公已困憊然尚握手款語神情不亂越宿遂終時萬曆丙申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距生嘉靖壬辰年二月四日得年六十有五太學君奉公喪歸卜某年月日塟公某山始公娶于林早夭無出繼娶張生四子長勳以選貢入太學才名蔚起次烈次杰次然杰早卒無子子其弟之子公葬以林張二孺人祔二孺人皆有賢行林没時語公安得繼者賢能事君乎張雅敬林逢忌日必躬自饋薦至老不廢其卒先公三月耳傷哉公外貌質樸不事矜炫而夙有奇抱嘗輯古今應變事蹟爲一書曰經世要畧倭躪朝鮮公策封事必敗具疏將聞已而嘆曰廷議紛矣

言將安用遂焚其草爲孝廉時嘗脫姊子于厄白同年子之寃在太學僚某中浮言公力雪其誣皆絕口不道或以公久滯問曹勸求善轉公謝曰已矣娶也老而倚門乎其沉厚不伐恬于進趨如此少年警悟絕人聞塾師與高足弟子講易先後天輒自爲解反出師說上詩畫草書皆不由傳授自足名家然以爲小技不竟業也所著易說六卷及詩文若干卷藏于家葉生曰余與陳公周旋久公衣無采食無肉臥榻無帷帳病中乃布席以禦風沒之日非賻贈不成喪貧哉宦乎然公口未嘗言

貧賓朋享會皆備物盡歡清畏人知公實有焉余嘗謂公居大理甚苦曰吾官雖冷猶日食太倉五斗米何苦也嗟夫余輩之媿公多矣銘曰

爾官之久莫糊其口爾蓄之宏莫竟其有衆避獨趨衆兢獨否膴膴高原遥遥廣柳何以徵天曰視爾後

明刑部河南司主事雲橋郭公偕配盧安人

墓志銘

刑部主事雲橋郭公之葬若干年配盧安人後公沒甲子踰一周厥嗣肖雲公同諸孫奉安人柩合窆焉屬余以志銘余與郭氏同里閈先世有連先大夫又與肖雲公兄弟爲莫逆交習于郭氏時爲余稱說刑部公及安人事蓋悽然有足悲者公諱萬程字子長雲橋其號其先居福清化南里之雲屯三傳至處士定定生世治爲邑茂材以文行著稱善其里中友人盧某指腹定婚茂材沒盧公卒

以女子其子即刑部公也公少孤貧盧公撫而教之不甯已子以此得自立性至孝痛母何守志窮苦與安人竭力奉養躬自負米數十里外母病肺畏寒冬月無被夫婦共抱特溫以背尤刻意力學達旦不寐雖在弱冠其淹洽若老宿年二十四補邑諸生旋試第一以文行爲督學婺源潛公所賞識郭生天下士奚但一鄉二十七應選貢尚等明年舉順天隨成進士與郡同年馬恭敏公交最驩居同巷同試政銓曹朝夕閒磨礪切磋意氣日上每揚搉經傳訂隲疑義斷斷如也恭敏公心折公

謂子長志道勇究所就吾不能及都下諸名公多遣子來學四方士就講庠者如雲公一切廸以繩墨於心身性命之際尤多發明不但以文孰相課督也少宰霍文敏公令諸試政者條上所見公爲荒政鄉祠社學僧田均驛弭盜六議霍公大嗟賞以爲通達居邸中久之日益貧稱貸自給有以干謁風者曰是及門多貴人子可道地也公笑謝貧自吾常奈何以居間與門弟子爲市又時語其弟子曰人仕宦則志窮居以窮居爲仕宦節乃可立當謁除銓郎劉公有二子在門令探公意公終無

一言在刑部獄鞫明允甚有能聲亡何忽遘病時有奏獄干犯貴諸郎逡巡莫敢治公奮然力疾起按之窮究情罪無所怵避其人卒輸服而公病轉劇不可治顧妻子曰吾起孤貧非吾母無以至此修短數也亦何恨恨不見母耳潸然泣下亟呼恭敏公托以後事恭敏撫床慰之子有懿德當食其報何至是公嘆曰德不過顏子連呼母數聲而絕槀中無一錢恭敏與吾鄉薛諫議爲經紀其喪而盧安人携二匊子扶以歸行至車盛郵吏歸陰待闕學使將寘公喪道周安人泣曰吾夫以曹郎沒法當乘傳即學使尊貴奈何委逝者于草莽學使聞而壯之躬致束芻安人令二子跪請姑旌學使嗟嘆賢哉婦也當患難而不忘姑人聞遂如所請邑大夫廉公故無居謀毀叢祠納視安人曰吾夫清白因喪以爲利未亡人何以見逝者辭不受媚居廡操門內外肅如日挈刑部公遺書以授二子嗟哉孤也爾父志業未竟爾必勉之二子卒成立伯即肖雲公名遇卿棄諸生官至遊擊有塞下功仲海嶽公名造卿貢入太學以古文詞名海內詳具余墓志中諸孫濟濟咸世其家郭氏大昌本之

安人力也人又言安人有隱德嘗拯同舟者之溺有寄視者風濤急將棄之安人爲營護以免其後倭難興以舟濟安人家及諸同奔者則寄視之子也萬曆初有司奉 詔旌其門恭敏公與方伯吳興徐公各爲文壽安人安人絮語子孫以往日貧賤困苦時事與其失刑部公間關萬里旅櫬茕然及歸而辛勤撫孤狀輒悽然泣下曰老婦苦苦餘生感念逝者其何以舉觴子孫輩聞安人言皆悲慟不能仰視其後徐公復緣諸生請祠刑部公于學宮公生正德丁卯正月某日卒嘉靖戊戌七月

十一日年三十二安人生正德己巳三月某日卒萬曆戊戌七月二十一日年九十子二伯娶孝廉項志仁女繼陳某女仲娶林裘女孫男四應宿應響伯出應寵應時仲出應宿應時太學生應寵孝廉應響邑廩生俱知名士墓在里之黃眉山盧公所卜而安人躬負土以築者盧公亦自爲兆于其傍史氏曰吾鄉稱古文辭始自郭氏蓋余讀子長先生集雄閎簡奥足稱作者乃篤行力學一介不苟恭敏公傳先生稱其年雖同顏學則希孟不亦彬彬乎質有其文哉雖然微安人無以成先生微

盧公無以有安人也安危亨困之際若有爲之斡旋天之所以開郭氏信不偶矣因系之銘銘曰

孤之屠而祚于天途之永而短于年以爲子輿以爲子淵其浩然者已塞于兩間而卓然者未逮乎一間胡奪之易而成之難伉儷其良子孫其昌孰嗇孰豐孰促孰長黃眉之山如斧如坊茲爲子長先生與盧夫人之藏

袁隱君偕配陳孺人墓志銘

袁隱君有子曰文紹舉孝廉高等出吾郡宋司理門司理余南畿所舉士也以是余往來建溪孝廉必來謁余始第奇其文耳久而知其砥行力學卓然有欲爲聖賢之志不但文也今歲謁余出何儀部所爲隱君與陳孺人狀乞志銘焉儀部君子其言足徵況有子若孝廉所以徵隱君孺人者不較著哉隱君諱天爵字子修別號仁石父曰中規應明經舉母曰張氏繼母朱氏翁氏葉氏隱君兄弟五人張出者二朱出者三隱君爲伯持家棟一切

米鹽瑣屑諸務皆手自擘畫而陳孺人佐之內外井井無後言以故明經公得安子儒不問家人產朱母病革屬明經公就試三山出囊金數百授隱君曰我死汝兄弟四分之隱君拜泣母幸無恙長撫諸子如有不諱當以遺三弟某何敢利焉朱母沒隱君卒請于父如其言三弟長欲分異父視隱君君不自得者詰其故曰兄弟一體庸可分乎明經公嘆而止明經公沒三弟中前意隱君不能強乃請族人均其產或曰伯氏家督也於家又有勞今茲所遺誰之力也而均諸隱君敬謝此先世餘

澤某敢何私焉且某操家數十年不以此時私而私今日乎族人咸嘆息罷去蓋終隱君身與三弟處人不知其爲異母即三弟亦不知隱君之非母兄也而隱君事翁葉二母又如朱母家庭之內和氣藹如當是時邑有趙觀本者奉佛好施邑人德之隱君與趙善而行誼亦相埒歲所衣寒者哺餓者藥病者棺死者貸窘者與蠲不能償者常與趙相半爲費亦不貲以故家雖饒而橐常竭里有貧而鬻婦者隱君聞之亟呼至予十金贖婦歸遂以舉子夫婦相與祀隱君朝夕拜且祝而隱君有女

弟娶居無子賴隱君得完其節邑令廉隱君賢欲賓之鄉隱君力辭謝以布衣而抗禮邑大夫吾所不敢且以此足重乃公乎今之賓其非昔之賓也令終不能致隱君其後監司使者乃爲撤旌其門曰孝義隱君之爲孝義孺人實成之孺人爲婦歛飭如處子明經公嘗言使諸子婦皆如陳氏婦者家何以不昌而隱君之三弟其最幼者纔周歲失母孺人鞠育之如子姑翁病瘵家人皆引避孺人爲櫛沐湯藥饘粥甚謹翁且死顧孺人顧來世爲君婦報君隱君嘗得篤疾孺人日夜禱于天請減

笑以益壽如是三年而隱君愈又數年而孺人逝時隱君年僅四十感孺人意不再娶孺人恪孝旅學甚嚴修脯膏油之費或不繼不憚損簪珥爲資孝廉之舉也孺人不及見蓋談及輒泫然泣數行下焉隱君生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得年若干孺人生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得年若干合葬杭橋西子文紹文衡按狀表於建陽爲望族其先杭新城人明經公父曰紱邑志孝友孝友公而上若干世曰貴十者則始遷之祖也孺人亦名家女父曰貢士鵬史氏曰儀部之以隱

標表太公也謂其躬弗耀也夫隱者獨自潔其身耳太公行敦于家而澤施于里其精似儒而粗似俠隱者有是乎龐之耦也鴻之德耀也能以夫隱而不能以子貴孺仲之愧子伯而其妻解之亦借以自寬耳若孺人之偕隱而成其孝義也又能啟孝廉也不尤難哉是宜銘銘曰　爾行之修不越尺咫爾潤之及不止九里俠其骨儒其髓有良匹相表裏于何食報視爾子

明湖廣布政司左布政使武公墓志銘

歲甲午楚藩臣修歲事貢魚延鱘鮮如　令甲
上謂近已　詔徵直且增額何以格不遵罪左布
政使奪三官議者謂布政賢且貢在　詔前非格
也不宜罪于是自輔臣宰臣至臺諫皆疏爭甚力
上益怒竟削布政職歸天下惜之然猶冀　上意
回可復收用乃未幾布政沒矣布政者溧水武公
尚耕字邦聘別號泰川者也公有子孝廉爲余丁
酉舉士十某年某月某日葬公請余銘其墓余按
公先河南陝州人靖康亂始祖正六公徙溧水之
蒲家村六傳至安安生鎮鎮生澤澤二子長昂次
昂澤昂皆以公貴贈中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參政
昂號橙墩娶于李生一子復娶王生三子公其季
也公生歲餘橙墩公始自青溪歸撫之而喜曰兒
必大吾門十歲失王淑人哀毀如禮後從橙墩公
于青溪使任居息并其好也則以書修十一業夜
篝燈讀書放祖某倚其志爲請橙墩公使就學十
九補弟子員學使者吳公耿公王公皆器拔之隆
慶戊辰以特選入留雍所交游朋切多知名士甲
午舉其鄉第三人明歲成進士選戶部除廣之

程鄉令程鄉負山而近海俗獷難治業已敗數令
主爵者欲以才進士往乃屬公公至則畢力興除
惟恐不及邑故十八里復割其四他隸而以十四
里分爲二十公謂地削而里增名實無當且滋擾
乃請于當道仍其故往邑有徭役取給編戶豪民
因漁獵爲利至累及市商公行免役法一無所擾
里甲故有供應或以例請公曰噫此民脂也亟蠲
之贖罪故有鍰公戒毋鍰其輸粟以備荒有兩盜
相訟當庭鞫時介者數入闕門內餘數百人寇門
外伺公意有重輕即俱闖入或勸公且引避公不
爲動正色詰之盜讋伏徐令尉出諭餘黨皆逡巡
去邑人謂微公縣且喋血癸酉克其省考試官所
取多名士其冬當入計以疏留毋行　上褒公卓
異賜白金文綺公感異知益思自效劇賊葉峰椿
者嘗陷城執舊令久逋不獲至是復入境殺掠公
選鄉兵擊斬之以其餘勁躪朱艮寶于海還俘掠
無筭十羊子徐文江碧山等皆宿賊縱橫出沒郡
邑苦之公悉捕獲正法奸民服慄竄入他省獨渠
魁王常最雄黠爲樓堞箭砦數盜嘗以五千入由
掠夔入領州無禦者督府議剿公謂剿難宜用撫

乃爲檄諭常仍遣邑佐往爲詳陳禍福常雅服公
威信蒲伏槃顙率其子詣謝公移之禍遂弭乙亥
徵入拜禮科給事中言論倔倔不激不阿其請勵
聖學疏尤婉切有體　上嘗見公偉幹豐儀心識
之每疏至輒曰此長給事章卯奉使　荆藩過家
道拜戶科右給事中尋補外爲江西僉事分部湖
東公居諫職有聲不宜外又不宜僉事而是時江
陵柄政公其門下士也少還往江陵意望故有茲
遷公之湖東練兵詰盜督勵諸將皆奉命戎具大
修境內晏然屬歲不登計戶子穀多所全活奏績

爲諸道最以擢擢公憂歸服除仍故官移蒞江漳
兼轄程鄉程父老自公去復苦盜相率走訴公馳
檄定之賊吳雙謀刼漳捕得赦其黨與郡人訛言
相驚欲徵兵自衛公不從卒亦無他汀上抗有兵
不任戰其將邑佑耳既而無震公簡壯士部伍之
使武弁知兵者代將一軍遂清又上幕府書議益
募土著幕府欲募漳人公謂偏汀則宜用汀人爭
之強幕府不能奪諸料例簡品皆用公書凡增兵
若干民不知費滿考績淵愈奉盛治節上漢水決
南子垸荆西夏夏夏爲魚公力任築築躬命揮畫

夜不休時巡行諸隄補罅苴漏水不爲災郡民賴
之晉四川按察副使巡上川南建南夷糾五咱大
咱及黑骨諸夷並稱亂中丞宛陵徐公請討之以
兵事屬公遂擒五咱于昌州追大咱于阿六出箐
射殺之建越平而賊乃酋撒假者黑骨種也與中
鎮夷白祿連結爲逆黨公計當先誅遣指揮李獻
中等取他道往獻中等違節度背敗死徐公乃益
徵兵分三道剿之以中道最要害使遊擊周于德
將公監焉又屬公都護諸將公以冬十月進兵抵
官廖河賊迎戰公令天全酋陽土司兵擊之而潛

師亂上流繞出賊後賊驚潰斬白祿子阿則等逐
北冷溪河後渠魁阿擺賊退據馬蝗山公度兵遮
奪其積儲以餉軍賊復據大鳥崖阻殺馬溪口守
欲老我師公以除夕進兵乘墟搗其巢輒白祿子
陣賊失險臨落矣以方大雪度我兵不能遮道而
公冒雪進兵遇險即蟻附而登大鳴鼓角賊驚駭
失措鋒纔交斬獲大酋徐潰去遂進破賊乃益凱
撤假窮追逾大渡河曰賊悉矣安遺小亦曰宜略
備且謂諸將了此不過十日耳諸將不聞然已皆
如公料諸巢既平夷人稽顙願世世奉約束毋侵

叛公磨崖題後馬溪爲界立鐵牌鐵索與盟而旋師是役也拔險砦十九效首功三百皆輯夷還被虜漢人以千計復侵地百四十五里兵威大振而公意主招來降附耳不欲多殺爲功夷人懷之論功陞俸一級賜白金十五兩晉爲其省叅政仍故銜以分守兼糧儲邊寄益重公亦益明習邊事條上中鎮善後十策皆見施行北虜遁松州幕府廵公入計会駕之塞上夜度鐵龍橋橋以鐵索偫仮維其壘于兩岸下臨數十丈波濤震蕩行者戰慄失色公復之自如抵流沙縣登高望虜指古

維州城慨然曰此邊疆要地没于番今雖少創而黑苦巴竹諸寨猶雄逼吾不恐虜而恐藩牆矣因選卒耀兵發火器番人震恐歸命公厚撫給之使遮虜其他防禦計甚悉虜不得志遁去未幾黑苦番竟亂用公策以定公以蜀屯饒爲奸豪兼併使兵食坐困可歎也乃嚴爲勾稽復屯田八千九百餘畝採木事竣公以勞賜金尋代藩伯入計歸晉其省按察使未幾晉湖廣右布政使尋轉左公在楚藩斤斤節縮至交際常儀皆裁罷冗庸吏進奚金公驚卻之積其金白諸臺使甲午試士公職提調方竣役圖修覲事而魚鮮之　命下矣始公治郢上時守備璫王某恣睢不法縱爪牙奪民田四萬七千餘畝公按治之還其田于民王敗代者璫孫政以公戒諭稍戢比公長楚藩孫以　上供事與鍾祥令搆祈公左袒公不應未幾孫死二憾黨力謀傾公公坐此譴矣而公亦正有乞歸意友人周觀察謝事歸沔公造其廬嘆曰孤鴻已摩天去吾儕戀稻粱跳擲羅網中耶失官之日怡然就道故居在青溪上結社談詩自號秦淮漁長南曹諸公造門請見皆辭謝旋去之山中里逍遥田間有

園久蕪治其半署曰半園喜白少傅從前日月皆羈旅自此光陰屬散人句榜于亭寄况焉一日方宴客浮白甚歡越宿病作語孝廉曰適夢至一所守者蕭余入請勘宗錢余不能辭將去汝矣遂令孝廉扶坐復曰期屆矣遂瞑時萬曆乙亥四月八日距生嘉靖癸卯十一月十四日得年五十有七公天性忠厚橙墩公以公貴壽踰八十乃終公猶以晚年不及奉菽水爲恨既廢處每遇慶節必肅衣冠望　闕稽首曰此臣禮也叔兄博士君欲分與公爭之不能得乃受田廬之最下者以圖書甄

好盡與博士君曰兄守卽吾守也居官所規畫皆爲百世利而在蜀尤著先後中丞徐公李公皆倚公如左右手其移總鎭松藩調副帥建武募兵建堡諸策俱出自公西陲至今賴以無警云配周氏累封淑人子男四長卽孝廉名光賜次光冊光緝光儀女四人所著詩文若干卷藏于家史氏曰余有宗人爲程鄉令也言程鄉人至今思公春秋俎豆不廢公循吏哉其策兵事又何曲折周至懸合而奇中也此其人豈僅節廉慈愛稱者今西南事興海內騷然公在蜀不至此矣余是以志公而三

嘆焉銘曰 以爲令 帝曰汝良賜汝以金爲羣牧倡以爲給諫 帝曰汝忠叶汝言其昌汝軀則長以爲藩臬 帝曰汝勛勳屢典封疆以爲方伯 帝曰汝貢弗恭叶賜汝以玦匪余汝忘衆排天昌炎炎孰當煽自孽瑨考槃徜徉休于其蔵如斧如坊斯之無疆

海嶽郭先生墓志銘

吾福清有郭先生者其自稱爲玉融山人而世尊之曰海嶽先生其人名僅籍太學而所知交盡當世名卿賢士大夫未嘗剖符僭爵而筆畫成敗論古今得失源委九邊三輔列藩阨塞夷險攻守所宜如列眉觀火行不齋書問以典故疑義及奇事僻語莫有能難者家故廉吏後幾至負薪乃海內故人夙好力能拯之輒辭及頗爲居間報謝或餽遺非所宜受竟不一顧卽貴有力人非夙昔相善不可得見人飲之酒未嘗辭竟日夕不言去然其

爲賓主之禮益恭終其身無酒失玩好靡麗曾無置念而遇幽奇勝絕輒徘徊瞻眺不能舍生平足跡幾盡天下名山遊塞上餘十年晚猶以耽小瑞巖竟沒于此先生非今世人也而以少好稱詩善爲古文辭遂以文章掩名乃質行灼然可徵已先生名造卿字建初爲諸生器于父友馬恭敏公稱其孝友令受業吉安羅文恭之門嚮往彌篤夷難興避遊吳越問客胡少保李襄敏所持論甚高而無所關說歸從新安汪司馬于閩中丞臺中丞奇其文曰良史才也其代新安者以諸生徵不往久

之用客禮乃見二開府既雅重郭先生諸介冑武臣無不願奉郭先生歡乃先生獨歡戚都護元敬以元敬有平冠功又先枉車騎爲知己義不能辭迫報謁長揖據上坐終不以都護功高而詘諸生禮凡是不可訓也其後李都護求繼好堅謝罷之餽金無所受邑令欲延先生公署中度不能屈乃館之蕭寺定莫逆交公去而惠安令邀定其政書約歸爲羅浮遊惠安令世所稱葉化甫先生邑令則今以司馬平叛卒有社稷功龍潭先生其人也兩公故叔姪又皆世名人其交先生惟恐不及以

爲安得諸生中有郭先生哉而先生固厭薄諸生業不欲就最後吳興徐子與攝閩學強遣與討偕爲儀郎所格諸公卿共非請儀郎奈何拘拘而坐失天下士先生顧獨謂郎執近例固當更過從相稱慕世兩高之卒業北雍今元相太倉王先生時爲祭酒親臨其舍遇以國士或邀先生試中書不從祭酒大稱善時吳興以江右左使入覲而戚都護在薊門交辟之都護禮甚恭行李相望于道促治裝先生獨念徐先生俎豆吾父而旌吾母功德施矣未有分毫可報稱者在三之謂何遂間道從之豫章吳興沒卒籍其力治喪立後傳其遺文去之汀哭故太守祠下繪像樹碑力爭祠地于官毋爲豪所沒後復爲請祠于其鄉於是乃知吳興知人能得士也先生既已報吳興乃之薊門曰向所以辭大將軍招者徒以吳興公故公今捐館舍此吾從事吾友之秋也至則都護爲築館漢莊請草燕史未竟都護去先生太息吾不可以廢成勞而矢外史職令山霧笑人且恐後世無復知大將軍之爲人者遂留竣事不受廩干官前後部使者修款無所謁謝故邑令分部盧龍從道中爲班荆之

雅而維揚顧中丞至親治具館所樂飲然後去皆不答拜中丞書海漕活遼人十餘萬本之則先生策也先生既久居塞上塞上之人日益親附欲留先生不能得去之永平屬舊祭酒拜相或勸先生謁除先生矣而去從故永平沈司理公爲五湖遊倦而思歸杜門掃軌戒子弟毋納貴人刺故人帥閫干旄屢至門堅臥自如日婆娑巖岩中觀滄海微茫及石竺靈源諸山爽氣襲人輒命酒叫呼人莫能窺其意頃之以登樓偶蹶卒享年六十有二鄉鄰故舊其稍識半面者皆來哭極哀天乎郭先

生而止于斯也太夫人春秋高悲不自勝曰傷哉仲也仲孝于母而某于伯天乎仲胡止于斯也往來道路之人聞郭先生沒皆嗟嘆以爲至行動人不獨文章顯耳始先生父殯資公以主政卒官先生幼扶喪歸葬爲行旅塗道間學使者貴溪江公涖靖先人所不軍于地下者以人母節未旌大夫辱念先人孤單布其私江公嘆孺子非常人竟如所請後二十年江公家旁落獨因大孺先生爲自于文女觀察許公已復脫公子汝閣于厄其不忘人德多此類乃身所爲德甚多未嘗自言沒前數

月夢從吳興遊其賠化南書有將老遺耀語者爲之兆云所著有燕史蓟略臨汀上杭志忠列祠略玉融古史及詩文若干卷皆深醇古雅類秦漢間言今俱傳于世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娶遂江林公棄女子應能應時皆能世其學爲時名士能娶指揮吳繼祖女將娶戶部郎王一言女葬某山之原坐某向某按家世居邑化南里之雲屯自鄉賢公而上爲茂才世治茂才而上爲處士定又上而三世則始遷之祖民才配何鄉賢配盧俱以節旌盧里中宿儒雲鶴女郭氏之所以昌盧公蓋有力先生每談及外家事未嘗不泫然泣數行下也葉生曰葉司馬有言郭生矯矯若狂然可託肺腑寄死生徵諸吳興貴溪及辰都護事益信世或謂先生以吳興新安顯名乃余居都門日聞蒲州相君欲致先生竟遜謝彼方惡名而逃之烏乎用聲施哉閒巷而附青雲此何當于先生善乎顧季狂之歌秀才也篤志自藏不規不方與世無炎涼以爲真古之人於乎可謂知先生矣小子不佞敬志而銘之銘曰　名賢哲流縱流芳驂駕四海馳周行北遊關塞南豫章徘徊五湖

歸故鄉發爲詞藻餘輝光名山石室應可藏脩然高翮霄漢傍網羅莫致意難將修文期促心煩傷鈞天往聽沐蘭湯一坯之土掩衣裳我銘其穴永熾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公墓誌銘

拙齋劉公沒且葬厥嗣茂才具狀介吾友柱史徐君乞誌銘于余余聞從史局徵當代故實知劉公嘉靖間名臣也而柱史又公甥戚其知公核余何可辭按狀公諱祜字叔修拙齋其別號也東萊掖人五世祖寬有隱德寬生宣宣生通通生眞眞生廷佩是爲公父眞廷佩皆以公貴贈大中大夫浙江布政司右參政公幼穎異絕人日誦數十萬言終身不忘十五補邑弟子員聞松江蓬峰周公負人倫鑒時剌平度州挾策往師焉周大相賞譽諸

生崔桓者有俊才周語崔若當北面劉生其他固無能先若也未幾公遂舉于鄉後若干年崔乃舉首世以周爲知人公既舉益肆力于學越三載爲嘉靖癸丑成進士授中山司理折獄明允登薦剡二十六以高第徵入爲兵科給事中佩佩言事無所迴避歲壬戌選庶吉士進士某者其父方貴顯賂相嵩使爲地公直疏其事且引昔人所論九品中正之弊爲喻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上感公言詔罷選嵩擬試題進怒擲之地自此有逐嵩意矣都御史某嵩黨也撫閩多不法公疏劾之并總戎三人皆抵罪中外肅然隨以贈公憂歸毀甚陳服補吏科屬大計所彰癉悉當輿情四明宿司理嘉興侯太守被流言公力爲申救得免其後二公並至大僚歷有聲公所爲保持善類多如此轉刑科右兵科左已出守淮陽故事左右諫不當守公爲守則以前貴顯者方柄銓修郄左公公怡然就道至郡首葺徐節孝祠梓其遺文以示風勸列侯某建節督漕勢張甚前二千石皆伏謁公獨長揖山陽沭陽二令暴橫爲患按其罪罷之屬吏凜凜畏公如神明乃其民愈親公有訟者公涕泣

誨諭輒悔罪解去郡逋賦十餘萬公奏蠲之淮人相率祠祀治平爲天下第一當事擬有異擢修郄者欲撓公則語當事淮陽守信賢第氣豪甚宜稍挫以藩臬使老其才遂晉浙江按察副使備兵淮楊時海寇繹騷公日夜治兵逐賊島中再戰再勝捷聞 賜白金文綺通泰鹽徒縱橫出沒至執殺官校公謀誅之或懼挑禍公曰縱賊殃民如職守何即不濟願以身殉遂以除夕進兵夷其巢淮楊民始安業晉浙江右參政分守金衢吏民舉留兩臺使者聞諸朝 詔從其請以新秩視事僅七浹

月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大同爲九邊要害地去虜最近桀酋俺答吉囊方相繼深入陷石州屠昌黎塞下岌岌咸爲公難之公至則諏咨利害得其要領謂雲中西聯東勝東接右衛聲勢連絡自二邊失守以險予敵五堡之役復以兵亂不終雲中遂孤懸不支矣宜乘時聚落番休控險成犄角之勢漸而復五堡援右衛屯田訓士且戰且守庶有寧宇於是相地形增亭障稽覈耗漏率勵勇敢戒諸將各守分地毋輕出塞犒勞邊政大舉虜不得利引去間一入寇公督兵禦之俘斬數

百奪馬牛羊千數捷聞賜白金文綺仍陞俸一級虜自是稍挫其部落多來降公疏請便宜處置千人以上則爵其魁游徼卒敢逃掠者罪 制曰可當是時微公雲中幾殆然公治軍嚴諸紈袴子弟不得竄籍冒功遂騰蜚語公亦以念母官太淑人甚稜疾乞歸時年方四十三日率其弟次公娛侍膝下于樂也太淑人病時公旦夕禱北辰跪進飲食竟愈春秋登九十乃逝公歸養且二十年矣於人子之心可無遺憾公猶哀毀不減于哭贈公時蓋生平孝友出自天性家故無厚產田園稍腴者盡剖以予次公次公亦知公愛弟誠不謬爲讓也族姻知故貧困公次第周給故童子師尹先生罷縣佐歸窘甚公絕少分甘終尹身無敢失早年即嗜濂洛關閩之學紬繹不倦晚益精詣以爲學問在正心體不墮知見賦詩作字皆非切務海內名人接公者咸遜服自謂不如家居薦章屢上而公已絕意仕進以其年月日卒于正寢距生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三娶徐氏封淑人繼譚氏藍氏男二夢熊兆熊俱諸生譚出始徐淑人舉子屢失公年踰四十憂之甚或時對縉紳戲欷泣下

有習公者解曰公在中山治獄有陰德寧獨憂蘭玉乎後果如其言夢熊先聘胡中丞戚少保女皆未及婚後娶少府毛公女兆熊娶大司寇吉亭趙公女女一適開封府周同知子庠生德容孫男永壽聘應天府通判孫延女長松未聘孫女一蓬以某年某月某日余讀書中秘時聞 肅皇帝朝有選館報罷之命不知其發自公也夫以分宜之猷而公摘其私不幾撩虎口哉一麾出守幸矣昔汲長孺以強直忤公孫丞相守淮陽公一何似之而長孺十年不調公出未數年已三徙官至開府建

牙樹勛紫塞遭遇勝長孺遠矣而識者猶以不盡公之用爲憾嗚呼公何以得此聲于縉紳間哉其強力獨行恬于進趨固古之大臣也是宜銘銘曰

泱泱東海代有鴻鉅嗣起惟公不吐不茹彼夫耽耽莫之敢攖公以身當　帝聖其誠淮海握符維揚秉憲留則胥歡奪乃羣怨業業雲中貌翰狂馳惟公顯允建節往治先聲蔽路狼奔鼠伏一犯鴈行駢首胥裁洶美者庸北顧是紓胡爲強仕倏爾懸車戲綵庭前息機世外翩翩宴鴻矯繳靡害既壽而愉溘其返貞鬱悠幽宅麗以貞珉

明贈文林郎藍田佘公偕配龔孺人墓志銘

佘之先居江南自池陽別駕明卿以星卜占元亂遯清源明興而佘孔生以閭右戍鎮東衛弟孔輝孔昇孔哲相從徙故佘氏爲福清人輝生昭昭生鋸鎬欽三子鋸字國器號藍田贈文林郎新建縣知縣配龔氏贈孺人皆以子計部君夢鯉貴佘氏居福清及今僅四世然邑中稱德門則數佘氏自輝公而下皆急貧好施至公尤甚而雅負氣節不以權利詘武弁利其貲夜置斧于門繫公父脅之毋私爲行賂得解父知以賂解幾憤絕必索之公

自約百金爲若索償者以懼父而束裝往訟會其人中奇禍懼公反螫歸前賂乃休公父子以是有彊直聲而鄉人以是占天道可信公亦益力行善歲丙戌大祲券而求者踵公門公差等授穀約豐歲乃償至貧病者却其券乃翁急汝困耳操券何爲途遇負責者告公饑甚將鬻妻以償且免兩鬟公泫然出券焚之仍予穀使去其人德公叩頭謝至流血不休然公亦坐是費出多門下食客又教公黃白事稍稍廩其財公遂坐詘又苦衆子遲年四十龔孺人乃衆子雲峰弱冠有文名以溺死公

念家世好修卒困于施天其報余氏哉意在兒乎雲峰死而公痛可知已然計部君已隆隆頭角公摩而詔之曰而兄誤若翁天寧蒙也今以孺子定吾天矣益勉使讀書親隣以公因勸徙業公笑謝若曹知天終困我乎少俟矣待兒時就館視計部讀見竹梅書遂題其上有凌霄謂鬼語蓋深期之也冀孺人亦辛勤攻苦躬織雅毀未遑以相其子學而成公志公日夜屈指望而日者言公歲在斗運將傾至癸酉元旦忽流下闕干語計部君曰吾宵而見夢也不利日者言將微吾去汝矣傷哉不及見汝成也越數月寢疾時計部君試三山歌書促歸且速先世陰功及身所完活若干人後必有興曰孺子識之愼勉旃即吾地下逢祖父問遺賚吾爲言孺子也遂伏枕三日終享年七十有四襲孺人先公卒享年若干公沒後十年計部君始貴又十年始買山於新安里之原坐丑向未以萬曆辛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奉公孺人合窆焉而乞誌銘于予余觀余公破千金產至窮阨無聊以死志足悲矣乃言必稱天恬然無悔彼有所自信非大言爲譏也世人謂天道遠茆取一二未定者以

藉口故跖驕可爲如公直鼓鍾于宮而索寄于隣耳樹德滋徵效必公殆達天人之際哉夫以公之困也親隣之勸徙業也感者鮮不奪而冀孺人助之二人同心耳好修者亦安在信沾沾之口乎蓋葉生志公事而嘆曰嗟茲乎余公之徵天人也此獨知之契也銘曰　屯于躬排于口以公徵天果何有泰居三陽離九以後徵天信乎否

明工部主事犖嚴方公墓志銘

吾友壯行方先生沒且三年其子始克葬而屬余銘其墓余何忍銘然舍余無能銘先生者即能銘先生而先生不慊也余乃拭淚而爲之先生諱某字壯行別號犖嚴世居吾邑永賓里之東大父某父某皆以隱德稱先生以行人滿三載疏請封父如其官于是里人稱爲封君封君配某氏舉先生幼而朴誠警敏大父躬課之學補弟子員大父不及見先生痛甚益勵志攻業友諸名士會文于龍江旦暮還往走四十里不言勞竟以己卯薦于鄉

癸未成進士皆與余同舉而余官翰林先生爲行人儆舍比鄰臥起相對一蒼頭應門孑孑然突烟時冷先生甚自適也策蹇行長安市見儕輩或鮮衣怒馬徵逐諸貴人輒蹙額不接談而去故其交遊自余及二三邑子外絕不爲歡兩使塞上一使大梁皆遠道省侍而其自大梁歸遂不欲行曰二親老矣能爲萬里別乎封公強之急乃行抵京值推擇給事御史莫不儀先生然竟厄爲工部主事人爲不滿而先生顧甚安之曰郎官不薄且曹事簡吾好也終不以寡交游失援爲悔部尚書貌方郎謂愿謹自守耳屬上有事西山當治道時雨後泥深沒馬足事急旦夕衆莫肯任共以委先生先生拮据營辦往來如砥尚書乃始謂方郎賢者吶而敏于事有大役輒前使申畫工部多富商主辦給上供諸需貧絲曹郎因藉以自潤先生獨謝絕不與通奸竇大塞未幾丁太夫人憂歸毀瘠幾殆竭力襄事除服謀于余欲遂留里中奉封君余謂子昆季多而皆能家子可毋留即留尊人不歡也其母乃遣之憂先生終趦趄而封君日夜促治裝乃泣而別余送之郵亭中強余與俱至三山曰

吾神情惘惘如有所失也吾行殆不佳子何忍遽去我乎余以病新瘥不能從然甚訝其言黯然者久之途中累書訊余皆似別時語最後乃稱病頃之訃至矣余聞之不信也謂世天死者或才而佻華貌而淺乘內行弗敦而枝薄喜傾此皆非壽徵先生無一焉功業未建何以死乃先生竟死也死之日囊不滿十金衣服無一完好者非賻贈幾不能殮鄉里宦都門及稍識面者莫不隕涕喪至家邑人士咸往哭道途之人相與嘆息不言而成蹊于先生見之先生未第時太夫人夢黃冠語之而

子貴然嗇子年先生第而太夫人不色喜也對公車畢夜有物綠璧而下始若鳥既則人矣亟語曰子第子第項之室中有光連呼伺舍生相駭以爲神已而皆驗然則先生之止于斯也數限之矣生平孝友篤至不欲一日離膝下自奉極節嗇積俸餘及稱貸搆宅一區溝田數畝盡分與諸弟伯父與封君有遺言頓首請母失兄弟懼其深情苦心蓋他人不及知而余獨知之嗟夫先生可不謂賢行君子哉其慈而辨樸而裁恂恂而有特操蓋非今世人也令先生不死得竟其志業烏可量乎昔

賈生標才于通達叔度抗量于清濁吾友庶幾兼焉而奈之何竟夭死也亦足悲矣没之日爲萬曆壬辰年六月二十五日距生嘉靖己酉年八月初十日得年四十有四娶王氏男三長某娶諸生陳某女次某聘孝廉陳君奇女次某則余婿女長適工部郎中張公德熹孫某次尚幼以某年月日葬塋柄山之麓祔太夫人兆也銘曰　孰汝嗇耶而貧此不貲孰汝豐耶而弗寃厥施是造物之不可知汝有大年探之無涯墳如睪如其無歎于來茲

誥贈明故大官丞虞廷陳公墓志銘

虞廷陳公之爲大官丞也僅以兩僕從没而僕護其喪歸其子茂才汝修跣而逆遇于清源安德之間乃復走其僕鄉門乞志銘于余語甚哀余傷孝子之意不忍辭蓋曆甲午歲余釋服守官承明方始識陳公恂恂長者也維時同郡官京師者十數公歲時過從讌飲修鄉曲之誼公齒稍尊每宴必虛左待公公十九辭謝不欲往衆相與訝是里閈交游爲歡耳公謝者何耶而其故習公者則謂公無他徒不欲以齒自尊據吾倚上耳蓋其生平爲

長者多此類其丞大官則又勤其職麴糵醯醬薪粲諸需受公畫者無不精辦中貴人雜沓求索無休已公徐而應之無所厭苦晨起櫛沐候禁門開趨而入日昃而出居自愉也庶幾于東方之隱者耶今歲乙未春公遂得脾疾杜門簡出欲請急去章未及上而公没矣時五月朔日也同郡之官京師者哭公莫不哀已復相與嘆息公以貴公子累金不貲寧重一官哉即一官而厚自奉擊鮮市酒廣游從以樂心志其孰能詘公也乃公苦形焦躬自放于恬淡寂寞之鄉糲飯一盂蒼頭三尺爲貧

士之所不堪而公安之蓋近于道家之所謂嗇者嗇則宜壽而公年未耋者竟以客死豈非命夫豈非命夫要以節嗇善治生持嗇肇晝不憚猥瑣固天性也公弱冠爲邑諸生有聲中歲遊太學所交多知名士幼失母事庶祖母邵孺人及繼母林太恭人甚謹季父邵出女弟林出公奉而撫之皆極歡在太學日聞父大參公病即馳歸居喪毀慕廬墓側經年公可謂淳于內行者矣大參公諱柯娶林氏以嘉靖丁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生公按其先五代時自固始徙居三山遂爲著姓至源清舉

于鄉教諭如皐贈尚書郎公大父也公諱鳳鳴字時應別號虞廷配鄭氏御史鑰女男二長即茂才室鄭州守相女次汝存室鄧主事原岳女以某年月日葬石鼓山下岐之陽大參公所預卜者嗟夫余入都門歲保耳始而接公訴如也繼而哭公痛如也今而銘公脉脉乎若有思也曾月月之歲何而余於公情三變矣悲惟無定夢幻徒勞故物應等於蜉蝣而達生齊乎修短公亦何所恨哉銘曰弗汰于豐以沃厥躬惟爾之通弗年于徒以信厥植惟爾之塞丹旐飄颻路阻且逆傳竟斯招石鼓

明中順大夫潮州府知府盧公墓志銘

萬曆丙申年閏八月十八日潮州守未人盧公卒于官公先大夫友也而與余同領鄉書同成進士同官都下朝夕過從公遂忘其行之尊而弟畜余權然諧謔無間也公沒而余悲甚自度宜爲公銘及葬厥子果具狀以請遂拭淚次之公諱一誠字誠之別號溪南後更爲未人世居福清之秦溪曾祖聲祖必貴父國清皆有隱德國清以公貴贈徵仕郎行人司左司副配林氏贈孺人生二子長一諒邑諸生先贈公卒公性聰敏十五補弟子員踰

年遂食餼先後學使者奉新蔡公萬安朱公京口姜公皆推擇冠諸生顧久弗第以貢入成均已卯庚辰兩得捷年四十九矣復馳歸居三歲乃對大廷成進士授行人奉使 刻藩餽遺無所受久之轉司副滿三歲爲正副正皆滯員人不樂居公獨安之往卿寺貴人多假借使節行至不闢白正正亦不敢問公獨毅然曰奉使有專職胡可使官具疏將劾之其人再三謝乃已以此有強直聲諸同署皆疏公使規大飭鹽政南戶曹南曹多優假獨公所治江西司最劇錢穀出納姦竄穴其中公悉釐剔之僚某榷城門稅適方增稅額懼不中程議倍征司徒以問公公曰征商有定法胡可變也母漏母漁額當自足議遂寢其後有任子爲曹郎以榷稅嚴部民訐之郎以病請司徒欲劾郎他郎皆阿意莫爲辨者公言郎以持法劾法必廢廢法以徇下下必陵不可長也爲宜治訐者罪予郎告司徒不聽疏上朝議竟如公指江右守臣移文爲南昌新建二邑請改折時邑多貴人莫敢難公念留都根本地值四方多故兵食日增虛廩庾以自弱非計力格其議爲書與陸中丞戴令尹具言之

或以貴人懼公公厲聲吾爲天子吏知守法耳何知貴人居職二歲餘曹事大舉主爵才公擢守潮州公性簡貴度不能折腰取媚欲疏辭徘徊久之乃往潮故名郡僥甚吏茲土者多墨敗公毫無染指上下交際踽踽如也有黠僚莞郡榷乾沒多以其餘遺公公怒叱之臺使者知公廉欲并以榷事屬公公不可守奈何奪丞倅職操利權自浼無已則稍爲稽覈勿令漏耗而已郡俗喜訟即贖金足潤槖公受詞甚簡且多寬釋歲贖不數金亦竟不入槖也介冑之帥欲修故事問遣僚佐欲以誤辰

奉觴皆趦趄不敢前鄉里交遊有所干謁公戒閤者嚴拒無得錯半趾于庭郡人咸稱公潔操峻行爲年來守潮者僅見而公竟以勤力刷蠹治爰書丙夜不休勞瘁成病忽一日讀歸去來辭有感投冠乞歸當道強留不得行無何遂卒距生嘉靖壬辰年十二月十八日得年六十有五公生平澹泊蔬食布衣至二千石不改善談論商確古今竟日不輟口聽者忘倦遇事果敢爲諸生時值倭難作諸武人率縶僇良家子邀功族隣數人在繫中且就刑公見入督撫具白其枉竟得釋士論壯之太

倉王相國故爲祭酒知公及柄用公自旅見外絕無私謁相國或遣人致聲公不答也在使署久始轉一官又南曹或誚公不善宦公曰吾寧守冷局安能從權貴干澤乎其節槩如此篤嗜經書性理及宋儒語錄諸書手爲訂隲故所爲文章率根極理要不事雕刻而經義尤粹見後生剽襲莊老緒談輒蹙額不欲觀曰先輩典刑盡矣都下士大夫俎豆新建結社談學或招公公謝不往曰吾不能操戈入宋儒之室也居恒所厚善獨先大夫其見解亦大相類先後以守州郡卒官痛哉所著有講述十一卷行于世前配陳氏贈孺人繼王氏封孺人子五伯儒太學生爲兄一諒後娶薛氏庠生廷楫女伯雋娶薛氏庠生大鶚女伯家娶陳氏庠生所願女伯華娶林氏知縣廷植女伯勳娶薛氏大參曾孫女皆郡諸生雋勳王孺人出儒家側室高氏出孫男五胤嘉胤哲胤元胤聖胤吉孫女十寶姐適庠生陳志子一新冬姐許孝廉薛輝子士　餘尚幼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山之原公所自卜也始吾邑同第癸未者五人連翩盛矣未幾方劉坳謝公復繼之曲江之題墨尚新而其入已半

塵土矣余是以爲公銘悽然筆不能下也銘曰

玉融之東大海爲疆爰有君子實稱士鄉挺生大守王質金相十五振藻名動膠庠五十始仕一官迴翔如弦斯直紉蒲爲芳朱幡皂蓋賁于潮陽靡室靡家夙夜不皇鱷馴于境魚懸于堂潮人戴公歌舞相將公曰歸止三徑就荒脂車方駕二豎搆殃潮人哭公奔走若狂南山之原衣冠斯藏魂魄來遊樂哉未央

明故孝廉工部虞衡司主事羅鍾石先生暨配劉孺人合塟墓誌銘

歲己卯余舉於鄉而長汀羅鍾石先生先以貢入南雍亦舉于畿既通籍鄉人艷之曰是故學使奉新蔡公旌其閭爲知孝而丹陽姜公強其以線經見不可得者也余幸得兄事之然先生卒以困春官謁選爲令以令高第徵入郎署皆著廉吏聲而蔡公之自藩臬晉冢宰故知先生而急之即二三鄉紳儀醇行而味清節亦多推轂先生者駸嚮用矣而遽不起今年伯子晃與其仲昌謁余金陵拜

且泣請銘其墓按狀先生諱尚賓字晉卿自號鍾石先世由寧化徙居長汀之巖頭自昕暨先生諱曰用始徙今横岡即先生父以滿武陵考贈如其官者也配江太孺人生先生有異徵稍長已知武陵公扼腕一青衿而思振濯之丙夜讀易至嘔血不肯休既連試得雋廩於學宮矣而猶授徒他邑以繼典中之甘亡何武陵公鴉蔡蓋星馳歸拭創進藥喝符爲公分痛者垂三月嘗其糞驗甘苦如不可活則宸衝露禱願從齡以代父而弗復也至絕而甦者再四矣比塟遂廬於墓墓在萬山中虎跡交喪一犬一僕而先生非傾晨夕匍拜墓下至僵仆手足盡裂下痢幾殆族醫曰是不宜委苦塊而恃蔬水於是太孺人躬往歸之若不慮有老婦乎先生泣曰母之尸饔有弟其在賓得以死侍父側不負母矣終弗歸當是時姜公爲學使好謂羅生強起一見我乎使再至弗應而代者蔡公之旌亟下矣既除服念獨太孺人在堂事之益苦太孺人有所愛少子未成立先生撫而誨之盡畀以先世遺產有二女所適貧遂并其婿延之家贍恤之沒而爲成其喪太孺人以是愈益安先生而先生

又贖田以祀馬氏姑贖孤孫以養林氏姊歸妾子之寄養者以嗣族叔婚舅子之無家者以延母族之祀爲義益力而產緣是大挫往往行貸以伸其志所累責且千金矣人爲先生危先生怡然曰吾自急人倫天必不困我也既除武陵屬有劾海忠介者將具疏爭之友人曰爾爲祿養來而輕一擲耶乃焚其草抵邑途儉歲縮腹治事裁罷一切供費惟太孺人嗜食鮮日市一鮮進而已躬巡行賑貸窮鄉僻壤足跡殆徧父老拜馬首胡不令丞簿來而煩令公先生曰丞簿來驟汝曹耳有以鷄酒

獻者絮語殷殷終無所受故事十歲一審丁率憑大戶大戶多得錢妄爲增損先生盡屏諸大戶而躬勸諭細民令以實聞民感公誠且不擾遂盡輸之邑社倉久廢先生度道里遠近置倉十二倉置穀三百石自割廩爲民倡出納不領于官人甚便之呼爲羅公倉武陵人恃此以不虞歲即旁邑人無歲而乞貸潤于武陵者不勝紀也于是御史薦武陵令謂賑饑日活百命人以爲實錄土豪金某居濱湖出沒爲奸利先生收捕杖殺之陳按察某養子殺人時蔡公方分部湖北爲請不能得竟論

如法其強執如此乃大意常在寬恕胥役張某以罪逮御史臺禍不測先生白御史胥不足惜然其祖母老矣且張氏僅此種也胥遂得末減邑民萬某訟其兄兄諸生也先生令列其過而遣入以他役逮某某曰我諸生家不當役先生笑曰汝今亦知諸生耶某感泣罷去諸生賀某當責方試而疾作先生嘆息數十年辛勤一朝棄之耶爲列其美行于學使者得無恙居武陵數載治行爲三楚冠先後七登薦書歲辛卯徵入補御史疏且上矣屬太宰咨藩臬賢不肖狀先生第具賢者對再問對如初失太宰意遂移爲工部主事旋以太孺人憂奔歸哀毀廬居一如喪武陵公時服闋補虞衡以督造北上西華二門拜 賜金及差驗試廳筦節慎庫皆精鉤校嚴關防輸納者一錢不關入縣官一錢不關出甚爲部尚書所重亡何有督造清江之 命清江善地固辭不獲乃行督造兼司榷先生首革巡欄老人船稅五尺貨稅五分而下悉蠲之所當抽分聽商自報吏不得夤緣其間督府慮有漏稅議盡拘商船閘行之先生曰清江十萬戶非搬壩爲生則鳥獸散盡矣力持不可事乃寢往

稅木者以意多寡至一木而稅二三緡先生以繩圍之圍尺寸若干輸錢若干較前稅省十之七釘鐵過淮故事率三而留一甚且課其輸金先生罷輸金又大減所留額商入便之至勒石爲絜令嘗一代署戶曹屬前後二曹郎以稅額低昂前郎被劾行勘先生謂前者以凶年絀後者以豐年蠲皆無他端不當竟前郎乃免戶曹故有供應取給各行先生曰吾代庖也烏庸此悉罷免之近署有湖漁于官先生曰官不市魚魚將誰市禁弗取清江民居多茅舍每延燒輒數百家先生弔問賑恤殷

若同室淮人無不德先生諸有事于督造者覩先生所釐革又嘖嘖嘆羨謂從來將作使者未有也時先生以處脂膏不宜久堅意乞歸力請之總漕方許疏閒而先生没矣没之日猶與客奕飲食言笑如平時端坐而瞑喪歸行李蕭如也始先生自武陵就徵垂索入主藏吏跪進羨緡二千峻却之在工部商人林鳳等跪進常例二千又峻却之如此類甚多篋中終不蠃一錢居恒自念吾不作兒孫計但奈此夙逋何比來清江謂劉孺人曰庶幾藉手償乎孺人哂之曰豈其前之廉而後之貪也

廼公爲德不休終當愈挫產耳比先生没卒如其言孺人者劉宗豫女也事繼母以孝聞十七歸先生值舅姑相繼病孺人自暮進湯藥至廢飡寢者三年而不懈先生之廬墓而危于虎人謂孺人宜往視孺人卒不往曰吾心可念身不可往從宦武陵益以儉裔佐先生清節攜奚祖布淡然無改既以武陵封貴顯矣然常爲姑所詈屏息不敢言小姑語母嫂侍奉謹且貴而有孫何宜輕詈姑曰吾過矣益章婦賢耳孺人没而先生誄之悲曰成吾廉成吾厚者妻也無吾妻而吾志不展也又其夫者吾欲早休而吾妻輒從史我母官戀也昔人謂休官不謀子妻子非然哉非然哉嗟夫孺人之賢子是爲不可及矣孺人卒先先生兩歲爲萬曆丙申閏八月二十二日距生嘉靖壬辰五月十三日得年六十有五先生卒萬曆戊戌六月二十日距生嘉靖甲午年正月二十二日得年適同子二郎冕昌皆太學生墓在朝斗巖山下史氏曰余游羅先生古貌修髯有俠士風其於人倫間何肫肫也傳云教民親愛莫善於孝夫孝者百順之原而鉅以塞天地細以及昆虫皆是物耳精白一心奉職

官下而貽父母令名又其較著者矣其初謂選而欲折御史之喙以伸海忠介也在郎署又數數建白務申其惻怛也求忠臣必於孝子蓋素所蘊蓄哉然武陵清江之政亦足見先生矣狀言太孺人之孕先生而夢入神廟神皆起避及淮安有厲鬼附王氏女言新城隍神自清江至而府主方迓之乃先生適以飲淮守醉臥起而無疾以逝與鬼語合夫冥怪之事儒者所不道余獨異先生之爲貞孝廉而劉孺人能與之媲德也因系之銘銘曰

墓中人昔居廬押視猛虎如伏狸今墓中夫婦藏

丹烏曜雀紛迴翔孝子有子眞不死清白相傳亦如此

明封文林郎守愚史公墓誌銘

守愚史公有五子長爲御史次爲姚江令姚江令則余丁酉所舉士也公沒而姚江令奉御史公之牘及于叅知所爲狀來白門屬余以誌銘白門去公居數舍耳諸人士多能談公事余心異之乃今按狀而悉公之生平愈詳覈矣公諱洪達字以道別號守愚其先溧人也七世祖河陽公生材及彬彬登永樂二年進士自中秘出令平原樂昌歷守鄭州祀名宦鄉賢材生詢以家難徙居金壇之瓜渚舉丈夫子七次者徽徽生夢暘夢暘生鍾華鍾

華娶蔣有子四長即封公封公少聰穎書一再讀輒成誦日記數千言其王父絕憐愛之期以亢宗屬嗣夷內訌郡邑吏課諸大姓治樓船爲戰禦討傾產不能給公父在籍中憂之甚計無所出公廢卷嘆曰此豈人子安坐談詩書時耶奮往受役家賴以完又代父操家柄門內食指頗繁一切經費咸取辦公公極力拮据佐以內人贊珥無所倦屬當分異形家言祖居最吉公知父心在季弟即推與季弟而自築室于園徙居焉仲弟老無子公絕憐念之坐臥寢食必挾與俱時引諸子語之曰傷

哉而仲父之獨也而葦能視仲父如父仲母如母則而父歡矣御史公兄弟頓首奉教仲是以忘其獨人亦忘仲之獨也從兄故饒于貲未衆子欲子姚江君公力辭謝吾兄方艾何憂乎嗣續且吾兒寒畯暴微庇于伯氏以導之沐而生族人心非福也亡何從兄果衆子從兄沒子蕩其產公卒擁樹之公課諸子讀甚嚴而其指乃不在博青紫苟富貴當曰讀書在識道理以忠孝爲本吾儕小人奉法輸租亦忠之屬也姚江君第報至屬御史以崇安令覲回奉璽書封公如其官方張筵上壽賀客

相與奇艷嘆息厚福哉此翁乃公登降酹酢終不改常度客退而教戒家人子母以兩郎君貴故有所怙肆使吾憶見鄉里而已有欲投附者輒斥去此輩狐假損人名節何利而收之其居家內外斬如也嘗一至崇安視令廨舍陋飲食疏糲則大喜如此乃任令矣廨有梅亭趙清獻所植也指以語令清獻每事告天即而祖拙逸公亦常言晉下有天須敬畏迪前修念祖德爾必勉之其後復過姚江君治所則又言姚嚴邑也地大人衆而多巨室匪吐匪茹政乃以和不但如爾兄治崇廉靜足辦也姚江君奉其教未期月治行大章公遂去姚歸御史公請就養留臺公辭以他日時從里中故舊曹偶留連杯酒相娛樂聞御史伉直謇侃有聲留臺則大喜御史日遣人走金壇道問公善飯狀意戀戀也一日方草疏言漕河事假寐如聞公至甚驚訝再越宿計聞矣公沒之日猶晨起與仲弟立談忽命家人具巾櫛登堂危坐化去寂然無知者宗黨內外以至道路聞之皆雪涕始公宗人多棄來不相下公獨有長者聲所以收恤其宗最篤至遇緩急竭歷趨之如救焚拯溺然以是宗人輸服

無間言隣人韋姓者僦公別業失火延燒諸同舍爲所持窘甚逃矣公亟止之曰若誤耳何罪仍築舍居焉歲巳丑邑大祲公盡發囷廩散給之所全活甚多蓋其爲長者如此尤不欲以貴勢矜人自崇安歸費錢數百携一老蒼頭邑人逢之不知其爲令父也去姚江臨發見舟車絡繹盡謝遣之此去吾家一衣帶水耳安用此邑大夫時賓公于鄉輒力謝不赴人愈高之生于嘉靖庚寅八月二十七日卒于萬曆壬寅九月二十六日得年七十有三配封孺人吳氏子男五長師御史公名弼次即

姚江君名樹德次懋功懋禮懋智俱庠生墓在大
掄頭坐壬向丙公存日所嘗語諸子曰足吉壤
也吾百歲後甚樂此爾曹勿改卜不佞曰嗟夫史
封公可謂達者矣其于死生之際何豁然也昔人
謂貴不如賤富不如貧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公之
能外生死也是以能外富貴也其當伯仲競爽之
際而處之恬然宜矣乃所策崇姚二邑政俗緩急
施行次第又何曉暢知大體也是宜銘銘曰　人
亦有言豈不折薪負荷是虞公有五男兒大者名
御史次者良大夫其方穎脫者又肯章甫之儒瞻

非式穀而不自居疇非福澤而衷歐如以爲歸墟
以爲尾閭孰知其盈虛儵儵乎其乘化以徂斯之
爲達人而與天爲徒

明封承德郎刑部雲南司主事墨山沈公偕
配陳太安人合葬墓誌銘

墨山沈公以己丑葬去今十九年矣今歲丙午二
月二十七日厥配陳太安人卒以其年某月某日
祔焉禮也太安人舉四子其伯則世所稱繼山先
生以御史大夫兼右司馬得請歸不佞高嘗識司
馬于長安市別來十餘年彼此不相聞忽一日司
馬以書來屬銘其尊人之窆余自爲諸生聞司馬
爭江陵奪情杖闕下遠戍心慕以爲奇男子其後
通籍居金馬門司馬方　賜環日嚮用至大僚然

其與世落落齟齬不相合如故乃至不能盡其用
以退歸于里又至今不召此真中行獨復之君子
卓然自植立不以通塞改操者也夫使余得以不
腆之辭爲司馬二尊人役爲賜後矣乃墨山公與
太安人之事又甚奇讀其狀三嘆焉墨山公諱某
字某生二年失母祖母顧撫之既成立乃出後其
仲父長史公長史宦遊公任其家長史來子公脫
身歸不持其家一錢時公父既屢家政于伯子無
以資公公亦自不屑薄田敝廬恬然安之不復問
槖中裝太安人在陳時無母兄弟有庶弟家人或

有向背太安人輒告其母弟雖庶猶母出也且當
戶者弟女何敢望焉年十七來歸事所後姑張宜
人甚得其歡解嚴而慈墨山公爲諸生有名矻矻
窮年不問家人產太安人拮据爲生食指多又值
儉歲筐篋問遺諸姻戚家皆出自奩具不十年罄
矣公自所後歸太安人實從臾之舅有子而君有
父彼縱不言丈夫忍置身于人所不言乎既歸而
夫婦更相慰也相與事兩尊人甚謹太安人又事
其母如姑至脫簪珥傾鄰舍迎居以便養曰弟遠
遊吾代之子母爲弟愛無何喪其舅又連喪三子

兩子婦家難頻仍司馬又自北部戍瘴鄉當是時
權相威震天下所權擊無不立破傳聞非常邸人
匿報不遽出舍中益危公恬然曰毋他故也甚則
坐言事死耳客問何以知之公曰吾見兒讀書時
每擊節忠義事以此知之其後人傳戍所有不測
轉相疑恐骨肉間不無詢詢公雖不爲動然自念
凶疚摧殘一子在嶺外存亡不可知內難將興身
世如此殊無聊賴太安人抱兩孫絮泣相譬解豈
瘴鬼也而助權臣以意殺人吾且十之天蓋更六
年而權臣殞　天子即戍所召司馬還朝公猶刺

刺戒以母失足要津父子間持論強立如此始司
馬令番禺上計當封父母公意有待辭不受比薦
明經又不赴至是　天子念司馬甚修先歲東朝
恩公與太安人乃有今封　制詞褒公教忠無怠
人以爲寵公雖具章服亦常自匿不欲見貴人其
非貴人而見且當意則留連不能去少年時師事
錢海石先生講隨處體認天理之學躬修力行老
而益篤其他流雜嗜好一不關懷惟稍喜相塚書
行游山水輒携以自隨司馬嘗引疾歸視公居無
何而公逝矣太安人持司馬而泣傷哉而翁爲人

後不得終爲後爲人子不得長爲子爲人父又屢
哭子不則患難別離爲歡幾時輒棄去也汝以
主上之聖明生還瘴鄉而胤續未蕃何以瞑逝者
吾爲大宗計有兩孫在汝其圖之司馬頓首如太
安人教太安人素方嚴不苟言笑諸子孫婦或稍
偷必莊語告戒吾向爲兩家婦上謁尊人進止生
立皆屏息候命既坐猶戰栗不寧漿酒臛肉必親
治未嘗以七清清唇絲枲組紃夜分不輟至老猶
自力以爲常自大兒遭誕諸兒諸婦相繼死吾十
餘年間洗面惟眼淚耳汝曹處此當如何蓋司馬

述以告余其辭悲哀不忍竟覽夫微獨司馬郎今爲心傷矣背倚母拮据于艱難滂母慷慨于禍患太安人其殆兼之乃墨山公之履方童道終始不渝是父是子以質于　天語所褒何愧焉司馬事太安人久于墨山公世不能安司馬而司馬得安膝下是天以司馬奉太安人而償其困苦也今太安人奪矣天能無意于司馬哉司馬狀稱太安人子四天其三女二孫二士龍皋人士皐太學生曾孫男一曾孫女二婚嫁聘字與沈氏家世具太司馬會稽趙公所爲墨山公誌中余因誌太安人合

而論之如此太安人之先出宋參知政事文肅公世居郡商湖里父太學某母高氏其生以某年某月某日得年八十三銘曰身爲名士乃奇于逢子爲名卿亦斬于庸人曰式穀帝曰教忠是孰齊而孰豐艱危震撼淑媛是同何笑何哭浮雲太空上爲白日下爲幽宮云誰之栖惟光暨鴻昭茲無窮

傅母馮太孺人墓誌銘

吾友中舍傅君自里中來也瞿瞿營營若有失也傅君素伉爽無嬈躁之患衆以此訝之或言傅君方哭子哭婿情怛故耳因更相曉譬不能解也余徐詰之乃知傅君有母馮太孺人者春秋高方傅君以使事過里意欲留母行太孺人強遣之且謂孺子方奏考其庶幾及老婦之存也而被　命焉傳君不得已乃行雖行每念未嘗不在太孺人也以此故不懼余往者情實類傅君蓋深傷其意也因問君母年幾何曰八十五矣起居無恙否曰吾行時送之門尚不需杖也君與從子袁州君幾世矣曰袁州之祖吾伯父也吾母事姒恭得大父母歡比折箸而從吏吾先人惟伯爲政里有戛羨者相語以爲愧吾父與伯皆以八十二終伯母加其三世以爲順微吾母之筭其未艾乎君之兄弟幾人曰吾母舉不肖孤耳伯與季實嫠出母之子伯與季甚于孤而嫠之侍先大人固母強之其時母初歸傅氏也季夭其天年母慟幾絕日夜撫摩其孤哺而誨之吾諸子不敢望焉君母今老矣何所事曰吾母蚤歲好誦瞿曇言持齋茹素務賑施嘉

靖之季邑值兵兇孚相望于道吾母所餓而廢及死而土者不可勝紀蓋眞得慈悲旨者老無他營獨修持誦念愈篤耳吾之來猶引裾詣彿前令下拜曰兒第力於官母吾念也君之外祖父謂誰曰吾母出自馮于縣尉公爲仲女令馮氏世衰矣歲時虛墓之間灑酒行泣鬼不爲若敖而如綫之緒不至爲弱肉者則母以也蓋傳君所以爲余言母者甚詳然大較若此矣頃之有傳言母變者傳君杜門哭泣不自勝然猶謂母健甚幾言者妄奈之何竟眞耶傳君固自悔其來又恨不能生而徵龍

于母乃狀毀而狀母事以請銘于余余視狀所次者君向固具言之即清源之人能言之不待狀也顧余于此則泫然矣方余免奉直公喪還朝而傳君奉贈公諱歸及余免先宜人喪來傳君復奉太孺人諱歸先後荼苦吾兩人共之而吾母之所以促余之官者其大指與傳母同傳母之慈仁好施篤于庶而恩于嫂又大類吾母顧吾父年殺贈公者十吾母年殺傳母者二十吾之愧傳君多矣是以誌母而重有感也母生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傳君名賓鳳伯儀鳳季來鳳孫男七道立道範道縉道程道朱道昭道男孫女九曾孫男五作金作羨作粤作訓作藩婚嫁聘字具贈公志中葬于某年某月某日墓在五峰埔之原從贈公兆也銘曰　彼婦之口倫則弗友母也勸厚彼婦之伎庶則弗視母也均字布澤于窮以弗厥躬內典是崇教忠于仕以勗厥子天子是使　帝綸之需爰答母劬胡不須臾歸于新阡其芳可寒是爲母年

明南京刑部廣西司主事葉公墓誌銘

比部葉君諱鳳翔字德羽別號扶雲婺東雲莊人世稱閭右始遷自夢至公甲第蟬聯君曾王父傑王父允升皆博士弟子著聲父時新教授里中以醇謹稱舉丈夫子二君其伯也甫識丁王父纂禮經手錄而句讀之囑曰箕裘在是君拜受若有悟者弱冠試黌宮輒弁聲大噪德清房學使召偕諸名士讀書齋署人人推君遜弗如而君顧連舉不利門人吳嗣衍資之偕入太學明年甲午薦順天又明年乙未成進士俱三禮第二人學士慕其文

懸諸國門初筮令江夏江夏楚省會地他省會多建二邑楚獨江夏耳繁劇百倍前令以瘠殞客勸君更請君曰初仕而擇地非臣節也遂之官率未明將事丙夜方得歸邑多逋賦君廉其故曰此市猾乾沒攢造飛詭所致不治逋無已時乃覈稅額置櫃聽自輸絕其羨司筦者不得爲奸往令有帳具則邑賈爲主饋內關出而外關入君謝罷予直平準自祭祀射飲外不貴民一疏至一切贖鍰并蠲勿徵藩邸王孫貲成者以君折獄衷皆厭服無敢虓張鄉約保甲久弛君申飭周至巨盜會少山等隨發隨捕他如節郵役戢胥徒釐塵牘滯囹圄靡不中窾暇則進譽髦課之邑熊生遂登解額歲庚子分校葩經尤稱得士維楚多才君風勵遠矣播之役羽檄紛紜責餉于楚稍不逮以軍興法繩之楚民大擾君徧宣德意次第其則布之賦不稱苦黔蜀賴焉楚藩中奸弁　詔遣大璫及錦衣責貨鉅萬禍且不測君按其事力白之璫嗛不稱旨譸張恫愒君不爲動事竟寢邑治災囚逸去旦自歸堂下君侯恤我何忍負之及改井諸費悉倚薪不足則遍請公家之美民不知役而百堵興纖

纖一令耳支井當之蹙飽征繕之軍安楚社稷而莫維城此尤三難也其難之難者奄奉暴楚甚欲釋憾于君張拳者屢矣君從容鎮之奉卒不能加江漢間挺臂大呼倉皇莫能退君提白羽扇分江民漢民數語煦濡而圍立解諸不逞者曰所不剌刃刑餘之腹者恐累君侯耳未幾君有蜀都之命去楚月餘難遂作督府而下多被譴乃君獨完然君在邑亦鬱鬱不自得曰父母斯民之謂何而令凶監至此極也屢欲投劾不果竟以憂瘁成疾抵金陵則形神槁矣猶力疾受事夙夜不懈大司寇

趙先生聞而憐之時令休沐自便無何遂不起南中士大夫知不知皆爲流涕焉君體素羸弱若不勝衣將之江夏時別余請益余語之曰不憂君不任令憂君七尺耳行矣善自愛嗚呼孰謂吾言竟中也生平孝友謙和甘素茹淡既貴常持布衣操與人言恂恂一本于至誠可謂鞠躬君子矣其子幼學扶櫬將歸葬門人論次其事請誌于余余不文掇其凡勒諸石而嘆曰余向者佐成均蓋從諸生中識比部也今來南中聞比部至喜甚乃溘然逝矣世知比部者多言其潔廉絕俗去楚蕭蕭圖書數笈田宅不長尺寸死之日非祝諫議爲募賻幾不成喪作吏如此僅僅遷而南南而且秋署也知人信不易哉魚苦則尾赬牂苦則首蕡星苦則搖人苦則憊主爵者聊以六月息比部不虞其至此也汪駕部嘗稱比部有日記以志省斯闇修遠而清獻君實之徒也可托不朽矣乃爲之銘曰

寰水之泉玉蓮峙焉篤生葉君詩禮淵源有卓其才甲乙脫穎相彼盤錯無兢惟郢苟利于國無愛于膚棠蔭日茂蒲柳日枯甫遷奚塢乃瞑而逝蓋棺無資齎及簪珥獨有清白貽厥子孫槐庭森森

慰于亡魂

蒼霞草卷之十八目錄

四川布政使瀛江魏公墓志銘
中憲大夫浙江湖州府知府雲屏張公墓志銘
通議大夫四川按察使洞齋張公墓志銘
定番州同知靜江莊公墓志銘
南京光祿寺卿南濱敖先生墓志銘
徐母潘宜人墓志銘
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止川周公偕配石孺人墓志銘

文林郎廣東臨高縣知縣融麓林公墓志銘
馬叔華墓志銘
贈中大夫南京光祿寺卿雙泉徐公墓志銘
贈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弘宇周公偕配封太淑人陳氏墓志銘
益府紀善瑞野李公墓志銘
中憲大夫廣東按察司副使龍岡施公偕配何恭人墓志銘
貢士封文林郎廣西梧州府推官文川林公偕配吳孺人墓志銘
臨高縣尉省吾林公墓志銘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贈少保見臺曾公墓志銘
四卿贊
少司徒見峰王先生贊
祭許敬庵先生文
祭曾見臺先生文

蒼霞草卷之十八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四川布政使瀛江魏公墓志銘

魏方伯瀛江公既沒塟塘頭之兆餘十年矣其子孫輩乞銘于余余自稚年從先大夫于長安寶館穀公即比成進士備員史局先大夫沒而公亦歸老矣猶得從里中望公顏色公顧之而喜今公之墓木拱而隧石尚虛也余安可辭公諱體明字用晦先世居鶯山自遷融之後瀛至公父贈中憲公德祥十世矣中憲與林太恭人皆以公貴中憲俶

儻多奇節喜施敢任里族人怙以爲重無不嚴事焉者禱於神見夢遇老父石室與之白羊遂生公有紫胎之祥公少奇頴讀書尤深研博極試數高等既而失中憲公公侍疾衣不解帶居喪毀甚既除領乙卯薦書乙丑第進士推擇爲吳令吳劇甲諸部直指使常數人冠蓋出吳間日夜相望人吏黠如鬼上掣下伺令困不得展故仕無樂令吳者公早作晏休聽決如流水出束帶謁貴人無所失禮顧不飾廚傳媚客客時嗛公然偵其潔廉無以難也裁決成於手中掊擊豪強繩猾黠之吏賦入

雖錙兩得輸民便其寬亦不失額然惟公精敏強力能耳嘗白林元明謝守禮之寃有神君稱居三年薦者章十三上於是以吳令爲刑科給事中歷兵工二科左右給事條上謹天戒慎刑獄與戎政防守所宜急者又陳時政十二事及兩廣六事穆皇悉嘉納見謂洞達而便於國相趙公議更營制於是近甸有虜警給事疏謂輕變兵制非祖宗法夫致戎者相國也上尋罷相國內豎李進殺人都市以醉死聞給事劾之卒正法大鐺鎖王印等且戍邊矣竟救釋之嘗糾恭順侯違命之喜勛臣

股栗會太夫人憂歸既除服當遷爲都給事矣於是江陵相慊國重其才要與相結給事不屈也相國怒出給事爲副使備九江兵鄱陽彭蠡間固藪盜盜數發乃增戈船游徼勒兵守要害渠率就縛所綢繆防禦練習之法爲後事帥而以其間閭民所便利者築堤百餘里水不害稼又清軍屯以萬數於是九江治爲諸道冠薛中丞特疏聞相國心恚格不行因敕天下兩臺臣毋特薦士及大計副使當以清廉蒙異數海內與是選者兩人耳以相國憾故仍格不行而循資叅山東藩分守青萊調

停河運之法除進鮮千餘戶東人甦息進按察雲南多疏雪滯獄官兼雜夷嚮唷喇必叛宜勿受貢恐墜其詐中當事卒受之尋以叛聞上怒盡逐督臣而下而按察以先見任職如故弁攝諸道乃益畫策廣儲峙用計謀讐治夷夷益畏滇以無事居三載矣始轉滇右使已遷蜀左使蜀所供採木文錦官扇諸物費以數萬計詔旨旁午左使爲區畫民不知疲而上亡乏供會當上計有仲子之喪慟甚欲毋行度不可迺強行畢覲事徑歸臥矣公爲令已著廉聲既久居位益斤斤自將居滇蜀所積

贖鍰羨金至數百千悉封識而去之其歸也圖書蕭然分與諸子產業僅僅中人耳當爲給事時高相國有愛女殤臺省無不亟走唁者公獨否曰柰何以相國殤女奔走天下長者乎其居滇沐國前驅來弗避也既廢家居公府絕通問邑大夫以歲時謁見公自報謝外不輕投一刺雅自負人倫鑒所獎拔皆名人總裁豫章尤得士所著文若詩藏於家殁前之夕有星隕于故居之東其年辛卯其月夏五距生癸未得六十有九年元配楊恭人溧林氏六子尚賢尚友尚義尚紹登仕尚寀公沒若

于年學使者豫章徐公檄祠之學宮史氏曰世言魏方伯居諫垣如數馬尾不言溫樹以爲慎密人也乃不知其屢上封事及忤權相劾巨璫凜乎有勁特之操焉又方伯筮仕即令巨邑後再典滇蜀二藩稱脂膏矣或疑其有餘貲令子孫衣食裁充至有貧不能給者人固不易知蓋至今日而方伯之論始定也方伯方盛時子弟恂恂無敢以盛氣加人無敢侵人尺寸及至家居鄉之人若不知其爲方伯視近日士大夫何如哉如方伯者亦可謂賢矣是宜銘銘曰　材之良而德孔仁守之堅而

氣愈振是維邦之司直而天子藩宣之臣彼權者忮而我益伸而遂其初而返其真雖世不盡知而吾斷斷乎以爲長者其人

中憲大夫浙江湖州府知府雲屏張公墓志

銘

張公諱邦彥字允楨別號雲屏其先自固始入閩以譜燬無能舉其世其近而可知者曰士昭公四世祖也仕昭生華華生銘銘生文漢以公貴贈戶部主事配林贈太安人太安人舉公有奇兆七歲能屬文強記苦誦十二失贈公獨與大父居而大母繼也憐愛已子甚意不能無厚薄公與太安人事之甚謹卒得其歡心十五從大父客金陵登報恩寺浮圖爲詩以見志讀書旅舍中刻勵精勤至

懸髮刺股大驚其傍舍生業且成以大父官粵西從之粵西大父沒視不能歸公號訴當路忠使楊公見而奇之試以文大相嘆賞爲延譽諸公間相與賻而歸其喪時公纔弱冠衝匍萬里孑然一身人咸難之未幾補弟子員每試輒前學使者貴溪江公稱之曰張生異才也癸卯薦于鄉明年第進士除進賢令太宰某家奴殺人捕論如法或請寬其獄公矍然曰殺人者死復何言其強力奉法多如此治無何邑中奸獘清士民慕頌會以林太安人艱歸大母繼喪苦居者五年除服補烏程令烏程浙鉅邑俗嚚又多強宗稱難治訟牒填委公一準以法無所阿縱每有繇役必先覈輕重多寡疏其名于牘按牘而徵有力者不得免衆以爲平當審編諸貴勢家欲以意上下公廉得其實籍記之比呼名某上某下無不當者邑人大服稱神君邑多逋賦監司督之嚴公歎曰昔緩之今急之民則何堪爲設法令使宜轉輸賦遂以完自公之暇雅意學校歲時校閱獎拔多名士廉其貧者資恤之無不感奮居三載擢戶部主事時以校士在闈中直指使者語公曰張令行矣尚慎旃公不曉所謂

比撤棘始知茲遷也實爲咸寧侯鸞主餉鸞怙寵張甚多折辱曹郎甚者至論罷公資未當遷而以前爲令時所忤勢人欲摭公使鸞甘心焉人爲公邑邑而公晏如也行至維揚鸞敗入都邊警繼至部尚書才公使出關督餉已督鑛已督運直沽已督築都城外郭所至幹辦中貴人有所干請欲貪緣爲利公一切謝絕已奉 詔求龍涎香晉秩員外郎郎中許便宜行事留滯南詔諸羌間幾四年還 朝擢守湖州公故習其地士民聞公來亦大喜曰此前烏程令也能撫我公至值大沴流離載

道則爲開水門達淤塞治橋梁治道路發粟作糜以哺餓者藥其病者民忘其沴僚屬久缺俸爲撥給長與軍儲二千餘石獄囚輕者釋繫重者存恤之無庾死者巨寇亂武豐間衆議誅以兵公計擒兇渠散其黨郡內晏如時災沴後公私告詘無以餉軍議欲罷城守公曰城守以衛民也何可罷且歲凶而奪之糈是速亂也乃稽其老弱者捐餉十之三豐年而後汰上下便之擇地創吳興書院課諸生其中樹桑蓄魚以給費豪家欲奪其利公持之堅卒不能得也又爲郡邑置學田有捐田以充

者請於學使者旌其門湖人士翕然向風矣在郡四年薦書十數上每當入計輒以保留不得行方擬有殊擢而直指修宿憾劾公公遽解綬歸始直指留公意且得重謝公不應又以他事嗛公不入謁而前豪家欲奪書院利者復從旁媒蘖之當道有索筐篋于郡及請印章者公若不解其意以空篋銅章應之大恨相與搆公矣公歸與里中耆宿結社招尋居恒手一編屏跡公府無所請謝晚年以病目多服寒劑侵入胃腑一疾遂不起時萬曆丁亥十月初二日距生正德丁丑正月十八日得年七十有一公天性長者少年時嘗窘於族人既貴待之彌厚衣食殯葬其從叔婚從弟嫁從妹假貸其親識而不責償者甚衆乃自奉澹泊不重肉不襲綵在郡日盡却織造常例有屬吏橐金而雜他物以獻者覺而追還之沒後郡守江公每談公輒曰張公溫溫恭人也其見推重如此娶林氏封安人子男三俱庶出秉德叔欽秉忠叔欽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椰山之陽而從其外舅林公乞余文其隧中之石余觀公爲守令時撫摩煦沫其民可謂良吏乃至抗權貴不賂遺當路至去官而

不悔此爲古之人哉今之君子爭一官半職而奴顏婢膝于權門者豈少也其人又皆以才品自標異者也亦可慨已公嘗渡錢塘潮覆其舟恍惚有呵護者竟以獲免豈弟君子神所勞矣神之聽矣好是正直蓋謂公哉因系之銘銘曰　以爲健吏而慈祥闇懌民愛之如父母以爲循吏而強項獨立權有力者去之惟恐後千秋有碑萬衆有口孰詘孰羸孰好孰醜此公之恬然于真宅而名垂不朽者耶

明通議大夫四川按察使洞齋張公墓志銘

余釋褐時謁御史張洞齋先生先生以年家子待之有加禮余猶記先生儀觀偉肅言論剴正有道君子也居內外臺皆有聲皆不竟其業縉紳間共惜之捐館舍若干年伯子武義君始襄事而以孝廉李宗謙之狀來乞銘孝廉能文又雅知先生其言詳而覈余不佞得藉手焉公諱治具字明遇別號洞齋其先自光州固始徙居漳累傳至康主安溪簿因家晉江之筍江里康生惠惠生成遠成遠生儼儼生鑑鑑生浴江公甍贈中憲大夫江西按

察司副使娶贈恭人林生二子公其伯也公少異凡兒恭人嘗携歸林舅御史沙溪公奇之謂恭人爾子貴過於吾禮之如上客嘗欲笞一僕以光生在坐罷遣之二十歲能通大小戴受知郡節推葉公然性好尚書家言遂徙治尚書先後督學使者試諸生輒首公文日有名而屢困有司至甲子舉于鄉後六年弟主政君治樞亦舉與先生同計偕先生遂第進士又十年主政乃第主政少受學于先生當先生偃蹇時贈公意不懌先生詭請天殆以某成弟學乎卒如其言初拜邑令得廣西永淳

永淳邑小而四輪當事者重其地故以先生往下車即除浮賦三百石進諸生萬俸田應秋輩課以文稅至旁近邑皆來就學彬彬然矣邑故詘科第至是而登薦者數人賈人矛賂當道請鑿鑛先生力爭之不得爲設重稅困之卒報罷亡何移令臨海或言臨海多巨室難治先生曰巨室所以導民也不亢不狥其誰撓我臨士大夫竟以此服先生無間言尤精聽斷俄頃取辦無不服者以邑賦繁重易竇奸乃分所轄爲四都都聽子掾掾聽于官隨收隨解庫無停積名曰全法考上下便之郡丞

王一麟陰鷙入也修郄先生毀其法子巡撫徐公謀之御史鮑公鮑公曰此法立爲公乎爲私乎徐公色沮計乃寢治臨七年百弊俱釐邑俗丕變以高第 徵入拜貴州道御史巡視京通二倉兼河道銀庫十庫西城事事治辦中貴人憚先生嚴無敢請事 上嘉其能命再督新運以林恭人憂歸哀毀逾禮除服補湖廣道扈 蹕謁陵還過老君宮 上意欲留以先生諫趣歸疏語切直縉紳傳誦之奉 命按南畿攬轡就道慨然曰民生在吏治覈吏治者責在御史此吾爲令時久概于衷

者也行部所至懲貪旌廉不徇毀譽破窩訪鋤囤戶囤戶者豪家蓄無賴輩以術禁人兒女鬻以爲利也先生道逢訴者立遣吏窮治其奸所出數百人溧陽史某以貲逸故相驩其奴尤七所爲多不法先生按劾之史雖脫罪亦斂手避先生矣代歸監乙酉順天試故事放榜先一日取墨卷校對先生執不予主司恐至期遲悞先生曰遲悞御史責也寧敢辭爲按號棄次以待隨取隨應人稱其便後遂遵行之已奉命按楚其察吏如南畿而尤以明倫敦俗爲務楚人貧不能活則奴于其族至數

世不得講宗禮先生諭禁之俗稍稍革土司有坐小忿至相構以大逆先生曰細故也胡足治比訊報卒亦無他所轄郡十五州十六縣百餘文移山積批答無停咨每當訊讞奏成于中情法俱愜主文以故事先具帖覘先生悉去之行部荊州過故相廬爲之欷歔損鍰金存恤其老母往王郡丞歸乾先生者楚人也業前死其子聞先生來徒楚旁邑爲走地先生怨藉之有加禮士大夫稱爲長者採木之役蜀人困甚先生以鄰壤分其勞事畢蒙金幣之錫先生居臺十一載三按大都所至皆有

建監臺中推名御史旦夕當內轉忽遷江西按察司副使備兵贛州贛地介四省巖谷深阻猺獞穴以爲梗先生撫馭恩威帖服無敢動如人挾養砂術聚衆且爲亂悉擒治解其黨隨代臬長入訂已晉其省叅政分守饒州以時給發藩祿衆無囂者覈 上供磁器物料埏戶不得侵漁費以大省部民有好鬬者化之以禮讓遂不復爭督學使者試諸生屬吳推官折卷譁甚吳懲其從人乃愈譁無以解也至欲使推官詣郡庠謝先生召至明倫堂爲言其不可諸生唯唯罷去擢四川按察使撫臣

爲給事論劾行勘上狀與劾章相左或言如省臣何先生曰劾者風聞勘者據事詘法以媚人吾不爲也播州民苦楊酋殘暴避入內地時議驅出之先生曰播人吾人方離穽而復納之非情夫馭夷母太嚴太嚴啓釁母太柔太柔召侮爲設法安戢卒以晏如亡何入計江西撫臣紀先生言張某精明渾厚第有可訾者二事夫諸生窘推官至亡等也顧爲講解建昌宗室告歲祿至闕于其門失憲臣體先生聞之拂袖歸有習江右事者嘆曰張先生未嘗攝建昌也當諸生譁時先生不爲解則誰

爲解者然先生卒不甚置辨也撫臣沒賻而誄之無憾詞居家首立先祠置祭田衣食其宗人之貧困者待同祖弟如同胞其孝友敦睦至老彌篤如此始先生成進士贈公不及見爲御史林恭人不及迎終身以爲痛主政君既登仕籍猶同居不忍言拆箸沒而舉先世遺貲盡畀其諸子女兄弟五最少者適余同年尤計部計部嘗爲余言吾學賴張公以成也少年時師事莊方塘先生切後覩其子孫如骨肉尤樂道人善身所獎進成就士大夫無數而未嘗自德有所糾劾人亦未嘗怨不爲皎

皎之行而大節凜然自縣令以至藩臬四上計皆不取公私一錢交際取成禮耳即權貴人無所加厚其按南畿與楚峻事日一切往來金幣悉斯之郡以俟代者在楚間主政沒遣承役持尺符往護喪無郵筒以發贖鍰承役驚訝謂從來未有在饒州有以磁器餽者曰此例也先生愕然 尚方物何以及我峻却之終三年不取一器嚴而恕和而有特操人以此愈服之嘗自言吾生平所爲惟此念之不欺始終一誠蓋實際語云[illegible]臨海皆祠祀先生沒而士民猶有來哭者所著有尚書會解門書初說諸儒辨旨初東集訊讞藁觀風雜言乎獄要語而會解最行于世生嘉靖己丑年十月十八日卒萬曆辛丑年三月初四日得年七十三配黃氏封恭人子三長即武義君名國棠舊名允棠墓在晉江七都方廣山之原史氏曰荀卿有言志安公行安修可謂大儒矣張先生之敦倫禮躬與歷官所建豎其志行何如哉乃在粵而寢鑛議在蜀而處播州何蚤見也夫使謀國者皆如公天下長無事矣是宜銘銘曰 儒而醇經明行修粥粥恂恂吏而循禮祀蒸嘗于臨于淳柱下諫書力回

乘輿三楚兩都公澤是濡西江流波蜀山嵯峨公德不磨彼何人斯乃速公歸千秋萬年孰是孰非視此銘辭

定番州同知靜江莊公墓志銘

莊公諱若山字子鎮別號靜江先世自光州固始徙入閩居福清之海口再傳遷江陰沙塘洪武間有希俊公舉孝廉官至濟南太守六傳至宗繩宗繩生煥煥生德良德良生桐封徵仕郎南京府軍左衛經歷配嚴氏封孺人皆以公貴徵仕公有高行鄉族稱之生三子公其伯也仲寅季端余自爲孝廉時即獲交公與季咸重其爲人季之沒也余傷之甚乃今復失公哉公雖以椽起家而故操儒業能聲詩淹貫該治卓然爲經掖領袖其歷官所

至皆以文雅操行見推筮仕留都八載始遷霍州判官甚有恩惠州守張文炳與 宗室搆爭至聞于朝 命下勘處矣當道不能決賴公周旋乃解公亦以思親故婁陳牒乞休部使者知其賢不許而徵仕公與嚴孺人相繼沒公廬居且八載除服補歸州判官州介山谷瘠而貧又楚蜀接壤屬當軍興羽檄旁午守州者以督運行一切倚辦于公公應之甚暇事集而民不擾名譽大起隨攝其州篆兼攝興山縣皆以治辦稱庭無留訟官無積牘民服而懷之時有校士之役故事郡邑吏以他途

起者不得預學使者周公雅知公有文學檄下公所殿最盡當使者不能易也且語公曰不意一州兩縣士乃自子而識拔之耶隨擢定番州同知公特已倦遊又念勑使縱橫恐爲所困辱徑拂袖歸抵家還其牒于有司衆咸尼公公不恤也與里中儒紳結黃花社爲文酒之會間余自南中歸喜甚過語移日別去方訂後期而忽聞公訃矣卒之日爲萬曆三十年某月某日距生某年月日得年若干生平忠信坦夷凡有一面者無不愛敬性尤淡泊三歷遠宦皆不以家隨與二弟相友愛弟死子

其孤姪解衣推食以周閭黨戚屬常唯恐後其沒也邑人共哀悼之配陳氏于男五塋某年月日葬在本里後蒼山余不佞于公有深感焉世之名公鉅卿多矣然白首仕途竭蹶而不休甚至以身殉官進退之際若是難也公辛苦一官爲州上佐一旦棄之如委土飄葉無復星礎卒終其天年老于牖下達生知命世有幾人是可以銘矣銘曰 謂爾像耶而業儒謂爾佐耶而綰符謂爾樂仕耶而未老懸車脫屣風塵詩酒是娛人貌天眞達者爲徒是可以愧世之卿大夫

南京光祿寺卿南滇敖先生墓志銘

吾師敖南滇先生者當萬曆初爲御史是時江陵柄國諸臺諫多濡足其後引繩批根罕有得免蓋十九以江陵敗矣其不以江陵敗者則必硗硗皦皦以江陵名者也而吾師爲江陵門下士容與其間不亢不隨世莫能議涉孟門太行之途而無傾輈失楫之患於乎豈不難哉方先生以孝廉入成均江陵時爲司業試先生第一大嗟賞之引爲知己比同朝自旅見外無私造謁按閩而舉其所嫌若習太史蔡比部不少卻顧江陵亦不忤也江陵

沒而先生由御史爲大理丞晉少卿再晉南京光祿卿方向用而先生沒矣先生名鯤字化甫別號南滇臨江新喻人其得姓自楚若敖氏後散處四方其在江右最著顯者纍纍而先生曾大夫資評大父審和父維琛皆隱德不仕維琛以先生貴贈文林郎監察御史配贈孺人黃氏年五十舉先生衆咸異之先生少即警敏凝重善屬文伯兄大參蒙泉公中丞梅坡公咸賞識謂必能亢宗弱冠補弟子員試 牧高等戊午舉于鄉監試五台徐公嘆曰茲卷也文醇而字楷無一畫苟必端人也三上

春官不第至戊辰乃第授松江府推官故相國徐文貞公郡人也亟以老成練達稱先生無何丁憫公艱歸補懷慶所至持平恕不尚鉤摘人咸德之部使者屢以最薦 召入升御史奉命按長蘆鹽課長蘆分部最廣弊竇最多先生按行稽察凡竈一清比代去所修交游縉紳覿問視故事一切減殺諸同事者皆以爲難已復按福建按順天歲已卯福建鄉試士先生實監臨之百凡慎慮每卷必竟閱親爲品題榜中官詞林者今已四人而向高其一也順天在 輦轂下事多掣肘先生持大體

無所撓屈貴戚憚之不敢以私干太宰某公以私人囑列薦剡先生不聽太宰敗先生亦不以語人也其介特有執又不近名大率類此生平坦易無城府與人油油然即與隸亦不輕詈見之者皆以爲可親三按劇部士民望見輜車輒懽呼謂賢使者造福地方乃先生固未嘗有更張創建求赫赫功其下吏奉約束甚謹無敢欺負而先生亦未嘗峻其威稜以搏擊爲能不肅而成不嚴而洽不言而成蹊其先生謂哉沒而學使者采公論祀之學宮也其生嘉靖庚寅九月二十六日至萬曆丙戌

八月二十五日終得年五十有七娶黃氏封孺人子二長承祐次承祺塟本里湖洲祔贈公兆右爲丙戌年十二月朔日後十五年太學君乃持官詹龍華先生所謂狀過白下請銘于余龍華先生者先生宗人也其言先生醇實簡諒居家孝友立朝忠厚正直眞端人君子可謂深知先生矣卽余門下士欲不朽先生安能加龍華先生之言也惟是先生質行躬修耻事表露其所陰施默設便國家而利生民者皆絕口不談卽余輩日侍函丈不能徵其一二何以盡先生哉要以先生之誠心信志

昭著于天下士大夫知與不知皆信慕其人稱不容口必非苟而已也徵先生者此可矣此可矣銘曰　楚有若敖以官爲氏苗裔蕩昌代有顯仕吾師光祿爲眞御史昔在成均相國弟子相國秉成其執不緇侃侃闇闇惟吾師以退不買名進不脫韍中立獨行萬夫所視列卿書近造物胡爾盛德弗諼淵停岳峙不盡之施及于千祀

徐母潘宜人墓志銘

余佐留銓而徐大夫典考功雅相重也考功君往令太湖再閱歲而失其母潘宜人不及視含焉至今言之猶悲甚乃具狀而請余銘之曰其以先生之言報吾母也余讀狀而傷孝于之意至不忍竟又不意并黨中乃有儉勤孝敬明禮達義卓然爲婦宗女師如宜人者故爲之志志曰潘宜人者雷州倅徐翼所公配也父南溪居士母曰鮑媼宜人生端凝幼知禮讓甚婉嫕徐潘兩姓鉅宗相望雷州公髫而才儁嘗就外傅于潘居士毋倚墻聽書

聲而嘆曰徐氏子必亢宗矣遂許昏禮成之夕南徐燬于火勢且迫忽風反而免里人詫之曰前徐燃後徐完新婦賢實由天于是內外翕然占宜人之有福矣宜人居室時爲父母所憐愛未嘗問操作既婦而自力并曰釜甑皆親蒞姑嘗以居士索逋急至捐其奩田以償有怒于潘約婚非其意以故操宜人稍急愛臧子諸婦宜人事之愈益恭雞鳴盥洗畢卽從姑受事事未畢卽滿盡不敢休盡斥其私奩以佐家費不少吝尤篤于娣姒有勞則躬任之不及則助之舉子乏乳則代乳之以此得

諸姒歡姑意亦稍稍解不復談前事而雷州公爲諸生與其季游學大率取給于宜人歲甲子伯季同舉于鄉報者先季宜人賀姒且請任牛酒比伯報至宜人曰家事任長勞費吾肩之毋姒累也雷州公既屢困春官教授生徒宜人蠶織愈力雙腕寸梭幾終其身雷州公守嘉州屬當採木與諸番爲市宜人猶出所織布爲犒資也嘉州孔道使車絡繹宜人從中廚治具佐客餐不以累父老兒女輩欲有染指終不聽此以待而翁不時需耳閫堂上箠楚聲則愀然多所勸止嘉州人實父守公而

母宜人比去郡爲兩主以祀公以爲非宜斥毀之考功君爲兒時聰穎善讀書宜人躬課之喜甚已自傷也是安得使而外翁聽之如聽而父時乎其令太湖跪請母教宜人爲案語大指在清白乎恕母近脂膏母憚縱舍母呵挺儀從母縱諸嬉惰而休織官舍有隙地種蔬自給而已考功君奉其調母敢失自太湖歸歸再補溧水皆以循吏稱兩邑人思之如嘉州人之於守公也宜人既以嘉州滿考得封誥稱大夫妻貴顯矣而躬不服紈綺口不進肥甘蕭然若寒素時其衣食考功君兄弟皆纏

纏既仕亦無所加沒之日猶諄諄傳語婦輩以饑杼爲常勿恃官餼蓋考功君之言母曰吾父貴而先宜人猶糟糠妻也吾貴而先宜人猶糟糠母也豈不信哉宜人歸徐若干年而失居士外家盡樸其奩田置不較又迎養其繼母姑緣舊意不善也爲苦心調護彼此始安蓋凡宜人之所躬操皆貴富者之所難而能安之若性其所委蛇俯仰于庭闈之際或賢者之所難而能精心曲至以盡子道此考功君之所以囁嚅噤吟以爲不言則隱母之苦心言之則又非母意也嗟夫于是而益見宜人

之不可及矣宜人所以詔戒考功君自飲食行步嗽唾寢處無不周至其言雖淺近皆有名理語在考功君狀中不具述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得年若干子男二長光祿寺署丞行遠次即考功必達光祿娶費舉人朝憲女考功娶陳給諫所學女女一適太醫院吏目陳啓祥一適舉人九成一適萬象孫男六光祿出世潘世瀛世瀛未聘考功出世淳府庠生娶戴少卿鳳翔孫女世濂聘陸主事錫恩女世湜聘茅知州一桂女世濬未聘孫女三俱行遠出一許聘譚進士昌言子某一許聘某史

氏曰余志潘宜人蓋泫然淚下不能屬草者久之當先大夫之佐郡守州潔廉惠愛所至尸祝頗與雷州公同而先淑人之所以佐先大夫與教不孝孤者又與潘宜人相符券也艱難困苦殆有甚焉孤爲史官無一絲寸纖以奉吾母其溘然而不及訣也又同於考功乃今與考功共事而爲其母役也能不傷哉能不傷哉因爲之銘銘曰　姑之嚴婦竟憐夫之良妻與肩子之令母教然如其賢如其賢報方食祉彌延孰爲此猗嗟天何以徵之前徐燃

明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止川周公偕配石孺人墓志銘

止川周公有子爲翰林院編修與余同署又夙昔遊好雅相善也周公與其配石孺人開七十則余有壽言更數歲而兩人者同化去編修君匍匐而至白門請余銘其藏余憶向者壽公謂百歲未艾也今止此耶又伉儷偕耶夫使余得借壙中片石以終壽公固余志也於是爲之誌曰周公者吳江人也父虹泉公孤貧贅于沈翁公遂姓沈名思周其後復姓周名思沈示兩不忘也字惟章止川其號蚤歲任俠不問家人產外王母孫媼時譏責之太夫人以獨子憐愛甚時時飲泣公聞而自傷遂折節治生與其配石孺人朝夕作勞公力田治穡孺人佐以縫紉刺繡至躬自掃除炊汲夫婦問相勞苦也公又有心計善操縱其在田間能使人盡力故終歲所獲率倍十之三所買田皆擇取高阜人謂公胡不爲汙邪之多獲公咲曰三江淤矣汙邪將不利亡何災作汙邪盡沒而公之高阜獨隆然無恙也以此殖其家公既用本富起居恒恨恨不卒爲儒編修君兄弟就外傳督課甚嚴每入里

塾聞吾伊聲而喜曰孺子竟而翁之志矣即石孺人素慈蓄兩兒乃其助公課讀顧愈益厲稍不當意輒嗔怒土偶祝猶靈爾曹宜然耶公不樂邑居徙之八斥請孺人偕孺人曰兒業未成即僻處誰爲師友者爲飭勝從公而身與編修君留邑中勉之修業迨編修君業成而携以就公則所置滕已復舉二子矣公與孺人更相慰也已而嘆曰安得使吾父母見之編修君補弟子員哭而目腫者淡月其哀慕如此事沈翁孫媼尤謹甚媼性奇嚴以女蚤沒繼沈繼唐咸不當意怒怒不自得賴公與

孺人調護媼乃歡而沈翁好施冬月所解緼袍與凍者歲常十數孺人每豫製以待翁媼沒公喪之如祖父母人稱其厚爲公性伉直不能容人過不受挫于人然洞洞坦坦事過即休無所芥蔕素不能飲客強之則相對引滿客醉而公自如有以急難告公無不立應蓋猶是少年任俠也乃居家嗃嗃婦子無喧者言論必依于道義居母喪值島夷焚掠誓死不去此可謂篤行君子矣生平無疾忽手足浮腫以萬曆壬寅年三月初一日卒前一夕猶取曆諦視曰詰朝良距生嘉靖辛卯年十二月初五日得年七十有二孺人以哭公不任痛後十八日卒距生嘉靖己丑四月二十六日得年七十有四公祖曰岐山公孺人父曰處士文瑞公母曰金媼子男四長道復娶張氏次編修道登娶陳氏封孺人次道狎娶馬氏次道基殤道冲道基史姬出即孺人所置從公于八斥者孫男五繩孫振孫蟄孫道復出雲孫懿孫道冲出振孫育于編修以萬曆癸卯年十月二十四日編修君合葬公孺人于東字圩之新阡而泣語余曰嗟夫孤之酷罰于天而使吾父吾母同棄孤也夫孤方微　曠蕩之

恩以顯父母乃吾父先十二日吾母後七日而皆不及見也是胡不少需而使孤抱終天戚乎余解之曰君母傷也夫君之父母以于貴而不必以子顯者也且君謂顯于地上庸愈于地下耶編修君收淚余畀以銘銘曰　其出自沈亦既反周事沈如周偕此好逑豈無良田汙邪弗謀人棄我取乃用有秋式穀爾子如農之收石渠天祿大弓天球雙玉瑩如貫于茲丘

文林郎廣東臨高縣知縣融麓林公墓志銘

融麓林公謝臨高令歸行至廣州卒臨高之人聞之而哭其所嘗攝令文昌陵水二邑人皆哭粵西懷遠邑入與徭蠻之受公化誨者又皆哭曰天乎吾儕非公何以有天日哉始公之棄諸生來粵西也李都護實招之屬有懷遠之亂賴公而戢懷遠者古牂牁地國初置縣隸柳州編戶三甲雜處徭獞中漸淪爲夷縣令率寄治他所萬曆初令馬嗣武一入其地爲所戕事聞　詔大發兵誅之久無功且議屠三甲公爲力請得免三甲人祠祀公于

古尼山公於是往來蠻洞間稍稍說誘之未幾皆輸服復其縣公又言于都護曰夷性無常不以禮義變革其俗亂未已也請以單車往都護不可先生休矣吾將以百金爲先生壽公咲而去吾爲一方生靈計豈利百金耶搜其橐得五金盡市經史諸書挾一老儒通蠻語者與俱途次修仁有老人盛供具出女行酒請侍巾櫛公佯醉去之誅茅古尼山栖焉諸夷聞公來大喜餽問不絕更迭來侍出則具肩輿佩刀劒以從公與約毋行刼毋相戕毋闌出入犯禁者衆共攻之取其貲夷唯唯請受令相率遣子入學入始知書矣公又開道以婚姻男女之節更椎髻而冠服之別倫類通語言禁巫蠱俗尚大變窸窣有華風黑徭不便也謀害公公作木契頒諸峒徭入犯則傳契發兵合力共拒之徭卒不敢動右江以安都護忌公功流言公得夷心將有異圖公避而出夷復亂公入則奉約束如故流言乃息亡何公以所教夷童吳敏等十四入進于郡能誦大學章句歌鹿鳴南山章甚雅容也試經義破題則立就自郡守而下皆大驚何物林生能使侏儒速肖若是遂以進督學使者皆列諸

生兩臺使欲俾公世官公力辭乃以諸生食廩餼仍請于朝以明經應選公行夷人追送夾道泣公慰藉良久乃得去謁除得陵水訓導陵水海外邑陋甚公却贄講業士日向往條上瓊州五議興學明禮防海化黎釐弊而化黎又爲十議皆鑿鑿可行當道才公使攝文昌令蠲醝稅千餘緡已又攝陵水多辨出疑獄黎冠萬州大司馬連江吳公授公甲擒其巢巢有兩隘黎伏兵左隘使其黨僞爲耕者給我從左公策之趨右黎出不意大敗走追至丫婆嶺峻甚會日暮且兩裨將請營山下公叱

曰此非命將軍沒兵地耶亟策馬先登士卒從黎復不意敗走五指山公窮追至山巔悉破降之勒石銘功歸捷上　賜帑金其明年黎犯儋耳公再討平之所斬獲尤多再　賜帑金李茂者海上巨寇也聚黨數千人以盜珠爲業業已聽撫以訖言復自疑且叛去謀殘諸郡邑人情震怖計無所出公單騎說降之先後征黎多從其銳士失亡頗衆賊黨爲衰然尚保據巢穴未即散公說之曰汝曹罪惡當死以有征黎功足自贖不來此時買田宅自比于編戶而尚欲陸梁山海間將令他人利汝

曹以爲功矣皆稽首聽命即時占籍者六千家尚存四百餘家公請于當道護之歸不聽遂復入珠池爲盜亡何公遷梓潼令士民乞留堂使者疏聞請改臨高方待命再攝文昌制府下令盡捕諸盜珠與私販者公策必召亂亂則首及文昌亟戒民爲備草檄遣邑丞馳往諭諸私販者毋從賊仍誡丞渡江速歸吾度此賊暮且發少遲不及濟矣丞不信方飲于巡司而金鼓大震報賊至乃急渡賊望見冠蓋問孰誰或紿之曰官知若亂令邑丞以卒三百來爲備耳賊駭不敢趨文昌攻清瀾所破之文昌距清瀾僅十里城中居民不數百守者皆清瀾軍餘聞清瀾破悉逃去獨民兵百人公分其半守隘其半伏蒼莽處張旗幟爲疑兵賊望之稍却屬有裨將提兵至公犒其師留共守或傳賊且悉衆薄城其人恟懼夜遁去公訣別家人誓以死殉項之賊至公大開城門賊不敢入登陴數其罪自旦至日中語不休忽指一渠魁曰汝非陳前溪耶曩吾抵汝巢見汝有子髫而秀今安在曰不顧家矣公曰凡人所以自苦者爲妻孥也身爲盜且夕不自保妻子爲戮於汝何利焉夫去盜爲民矣

名也室家歡娛抱子弄孫長無骨肉之憂至樂也禍福何常汝宜自擇賊大感悟相顧泣下然懼以破清瀾爲罪公謂汝曹無慮第遣急足走轅門告招吾當爲汝請賊喜羅拜去歸所掠三百人以待命會有黎將率師至乘賊不備焚其舟賊大潰瓊南遂安都護欲盡殺被擄上功公力爭乃免文昌人家祀公矣事聞復　賜帑金而臨高命亦下公赴臨高過郡屬浙兵方鼓噪窮治兵使者望公來皆跪訴公泣諭之向者黎之役吾與汝曹出入鋒鏑間萬死一生以有尺寸功汝曹柰何棄之而犯

此不赦罪也有所苦第以告吾吾能得之當道衆遂解既抵邑以清淨爲治獄訟大減至降邑皆來質成公田三百畝令弓兵耕以給食歲省餉若干某諫議利其田公持不予遂搆公公遽拂袖歸自號四素居士蓋謂生平於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備嘗之也過東粵故人更來祖餞酒酣以痰壅不起時萬曆甲午年九月初四日距生嘉靖戊戌七月二十三日得年五十有七公名立字尚中號少竹更號融麓其先自宋諫議旦居鍾門入明而泉州教授仕植始遷龍江三傳至瑗衆景泰丙子鄉試

官隨州守瑗生湖湖生材材生輔之邑庠生公父也公少好談兵於天文地理諸家無不通曉爲諸生每試輒冠邑令大司馬歸善葉公鄉先達大司徒馬恭敏公皆大器公以爲異才所著鄉約書粵西志及條議數萬言具在獨詩文厄于水娶陳氏典史顯女子二長慧郡庠生次慈鎮東衛百戶墓在某山余嘗謂班定遠以書生立功萬里千古奇事彼猶持使節宣天子威德也林公衣一縫掖入不測之境擾異類而馴之若搏兎然至以孱廣文提勁兵躍虎穴一弄提出又以空言折方張之寇卒保孤城茲其才視定遠何如哉定遠侯而公令且以讒去茲其爲負公矣夫吾鄉詩書起家者多矣若名不籍里閭業不隸博士格不緣功令而建樹如公是曠二百年而僅見者也是宜銘銘曰

爾爲德在牂牁蠻夷拍手舞且歌漸我王化無干戈爾爲功在珠厓勒銘黎毋誰與偕潰池之盜盡招懷險阻艱難無不有博得一城大如斗雙鳧忽去不來歸百粵哭之如父母嗟哉書生名不朽何必金印長擊肘

馬叔華墓誌銘

吾友馬叔華之卒也而郭汝承爲之狀謂不佞誌而銘之不佞自奉諱歸方從江上與吾叔華語也而今遂誌銘吾叔華耶盖潸然筆不能下者久之雖然銘叔華者竟不佞也叔華諱燊大司徒恭敏公叔子故人稱馬叔子云叔子貌類司徒公生有責徵入井不溺司徒固心異之而性復聰警數齡曉經史聞司徒與客語輒從旁聽不休間舉以質司徒司徒大驚客所論天下大計兒何從徵之愈益奇叔子此吾家季方翁不能勝也十五補郡諸

生隨試于鄉司徒往有深德門下士雅欲報司徒而未有路會來守建州力能爲叔子地心念報司徒在叔子矣然莊司徒弗敢請請諸叔子叔子好語其使謝不報守甚慙叔子而叔子亦屢舉屢罷困諸生久之顧名聲大噪先後督學使者若崇陽胡定之太倉王敬美皆器叔子推轂爲多士先不欲以諸生禮見也叔子既以博學能文章名重縉紳間諸縉紳固慕司徒公而叔子復稱其家兒則無不願交叔子者叔子顧自重不輕修謁聞騶從呵殿聲輒匿去三山貴人兒日相過從爲游閒公子之樂叔子無所驩而獨驩不佞及汝承數子句日一再逢娓娓談夜分乃休不佞第守章縫家言而叔子旁通曲暢泛濫諸家又明習當朝典故銳情世務論治亂善敗得失人物臧否如在眉睫間意所不可輒忘其避忌中丞某修怨侍郎洪公斃之獄尸暴無敢弔者叔子故從聽司徒客語時識洪公則往哭甚哀偵者孰何之吾中丞有令籍弔者生不聞耶叔子詢若何以不識馬生自登其籍去人咸難叔子叔子之好奇節而引大義多此類也而內行又甚修司徒捐館舍築臺志思與伯仲

分異取薄田數十畝環堵蕭然即司徒負當世望不事家人產乃叔子所昭融令德固多居恒慕遷史壯游歲丁亥過豫章拜司徒祠下浮江踰漢歷荆湘遊善卷洞一疾而卒觀察丁公往爲閩李日雅重叔子至是爲經紀其喪也叔子精敏絕人於書多所窺文沉雄鬱勃類其人書人文徵仲室所論著多未就有批點檀弓左國行子世年僅三十子垚先世具司徒誌中以其年月日葬福興山即叔子所嘗讀書處不佞與二三友人謂叔子生平雅慕洛陽生洛陽狷褊自棄天年叔子屢蹶不悔

量乃勝之而竟亦夭死天其謂何然洛陽用吳守
薦顯名叔子遭逢非乏而以諸生終豈其時非耶
建守乃欲以其私成叔子異哉其爲吳公矣叔子
即蓬累而行終不欲借父資成名此所以爲叔子
人言叔子具用世才司徒陰德厚矣何以不食報
于叔子也夫叔子夭死不朋志固以令名遺親其
讓產仲氏也哭洪司冠喪也與其却守請也宛然
司徒家法歟司徒有子叔子有父象賢以德不以
位天之所以報司徒者在此不在彼矣　銘曰厲
胡修研胡折惟修匪仲惟折匪抑曰惟汝賢嗟哉
執謂馬生竟夭年

贈中大夫南京光祿寺卿雙泉徐公墓志銘

覺齋徐先生自田間起長南光祿　天子推恩大
父某以布衣父某以封南京工部主事皆贈如其
官大母母皆淑人先生歛戲而語余曰先子之葬
也墓石尚虛乃今幸徼　曠蕩之恩賁于丘隴若
潛德之不揚何以稱　上命而明世澤願吾子文
之余不佞竊覩先生清標流映超絕人羣子輿氏
所謂廉頑立懦百世師也乃其襟度冲夷言不出
口又遷史所謂恂恂鞠躬寬然長者也余自通籍
以來即慕說先生幸而相從于留京得以不媿之

辭爲贈公役至讀先生所爲狀則又嘆曰嗟夫徐
贈公者固古之篤道賢人也其所孜孜訓勉其子
有味哉是安得不啓先生也按贈公諱沛字克順
雙泉其號世爲宛大姓高祖昶永樂中鄉薦爲任
令生宗政宗政生廷雄廷雄生某是爲靜菴公即
公父也娶師氏生公公儀觀修整少時誦書日能
數千言了其大義見謂不凡而以家中落未父命
徒業治家人產蹐蹐自好足未嘗跡城市會先墓
侵於豪聚族與豪訟豪中公爲一至郡庭守劉公
見而大異之曰此福人也立遣歸封公既肆力於

治田而王太安人更以勤儉與共作苦以此生計日饒比次第舉先生兄弟公乃稱曰吾以養親徙業耳吾終不使兒子爲庸衆人於是力田所出既以治大人甘旨極孝養之節盡斥其贏餘以供先生兄弟讀書費戊辰先生舉進士客皆賀公咲曰此何足賀使兒子他日能不負斯衆始當賀乃公耳先生初除爲建寧理官公語之曰仕宦壇路易喪人守故夫子以不變塞爲強塞者實也典曰允塞謨曰剛而塞皆是道也且理法官也寬則慢猛則殘不寬不猛政乃以平平以用法塞以律身非

但服官亦以學道兒必勉之先生聽受教因就鄉養所見平反無害即色喜後三十年而爲萬曆戊戌季君大望復舉進士得番禺令乃復訓曰夫令與理異理者糾虔之司令則拊循之任兄善理弟必當善令勿忝爾兄以愧科名番禺君亦聽受教當是時公年近九十矣猶勤於誨如是公爲人剛直好義重然諾雖伏處田間而文采燁然器性宏恕眞心質行有猷恥樂道之風既貴錫冠服而絕不喜世俗貴人父者之爲常支節徐步閭井間嗒然若野叟里中目公爲南州孺子有問公古今成敗時務得失則亹亹快談洞悉窾會聽者忘倦見里中篤老必尊事之常推食於貧窶人緩急扣門無弗應者三爲鄉大賓於郡皆謝不獲乃強往公論重之始靜庵公以醇厚有長者聲公復繼之故宛溪人推名門世德必曰徐氏云公生正德壬申四月二十七日卒子萬曆戊戌年十一月初三日壽八十有八子七人大猷郡庠生大任即覺齋先生大化醫官大望即番禺令大年知印俱王太安人出大範大伋俱邑庠生庶施出墓在某山史氏曰名利之於人何易染也拙染而巧樸染而詐淡

染而濃訥染而便給百鍊染而繞指有以夫雙泉公之惓惓以變塞爲誡也要以蕪范有言后生堅蘭生香覺齋先生之清貞履道其生然矣孰得而變之是父是子故自奇絕吾故志之以愧夫悠悠之徒因爲之銘銘曰　世之教子欲取富貴公也不然母染世味世之封君欲明得意公也不然布素無異瀰瀰宛溪其清徹底惟公父子清與之比生封清郎沒贈清卿　帝命不愆是訓是刑

明贈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弘宇周公偕配封太淑人陳氏墓志銘

少宰周公方直　講幄教庶常而失其母陳太淑人先是戊戌歲公父官詹公捐館舍業已卜兆於桃源鄉大包橋之西至是　上命水衡廣其塋制以太淑人合仍諭禮臣祭視　令甲加一壇將以某年月日襄事少宰公自燕馳書屬余以誌銘余與少宰同籍同官托臭味之好二十餘年矣即不文安能已按狀官詹公諱仁字子重別號弘宇以少宰貴累贈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世

居鄞清道鄉曾祖琰祖諶皆有隱德父萃贈如公官娶朱淑人生三子公其仲也公少治經生業精大小戴逾壯方籍學官益自勤勵哦書高樓聲徹晝夜聞者皆驚異誰家書生苦讀若是然竟困有司以其學課少宰遂薦公車時公年已艾嘆曰吾老矣豈能復辛苦鉛槧間博青紫哉乃輟業更十餘年少宰南宮高第入翰林封公爲編修公爲封君猶徒步城市中不與不蓋布衣蔬食無改平時或謂公似太貶損公咲曰我故諸生耳柰何以一命侈哉其治家織儉節嗇事無大小區畫井如以是能自給而少宰得安于官無饘粥憂公沒而家復困少宰太息曰吾今乃知家大人之庇我也公又篤于天倫與伯季同居至老不析箸與人交洞洞坦坦絕無城府好面折人過而胸不停留緩急松控必竭力救助故嘗被公折者亦終不怨公曰公肅而慈眞長者也太淑人之歸公年纔十八業不逮其姑矣太淑人曰長嫂猶母夫姒也不猶姑乎朝夕恭事不敢鉤禮家政悉聽姒而躬任薪水箕箒之役暇則織紝衣公與諸子且以佐少宰讀常丙夜不休少宰少倦輒誚訶學苦乃成孺子何

不自力其御蔽獲甚有恩意不輕詬詈也終其身口不道雌黃面不見喜慍蓋閨閣中之知道者非但以婉淑稱矣太淑人初不宜子慈谿有張醫者嘗赴公族人之招至則其人已就木家又皇遽無暇及醫醫困甚賴公父延而飲食之買舟導之乃得去醫請公父長者家有病欲療使其藉手報乎公父謝無有已思之曰吾婦久不孕是可藥否醫曰是不難也診而遺之方謂月進三劑三月而後孕太淑人服兩月而輟醫後遇公父詢知其未孕也曰亟續之毋廢前功如言而孕人咸神其術識

者曰周氏其昌乎醫之神天啓之也蓋周自贈公而上世世好修四明人稱德門輙推公家公父子祖孫三世被　命秩冠宮端而少宰以經術行業結知　明主爰立有期非其先陰德厚何以有此謂之天非耶公生子嘉靖丙戌正月二十一日卒于萬曆戊戌夏五月初一日太淑人生于嘉靖辛卯十二月五日卒于萬曆乙巳三月二十日公年七十三太淑人嬴其二子男三應貢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卽少宰公應寯應寀俱諸生少宰娶趙封淑人後太淑人十日卒孫男二元起

元超元超恩生聘少傅大學士蛟門沈公女史氏曰余觀官詹公發憤下帷潛修力學宜通顯矣然不予其身而于其子方之前代亦明允之子子贈也子贈以才遇亦以才擯則明允縱橫之學誤之耳少宰恂恂善用其才其所得于公者遠哉乃太淑人之敎少宰以視蘇母程夫人奚愧焉是宜銘銘曰維周之先厥德世滋鴻儒繼起學不困窺在璞弗剖孰究其施燕婉同心如蘭于芝翕而後張良史嗣之承明入直啓沃論思誰其留此報食無涯東海新阡雙玉埋斯司空式廓宗伯陳辭高岸深谷視此豐碑

益府紀善瑞野李公墓志銘

嗟夫此吾友李君之墓也余欲銘之輒淚下不可禁君有遺言銘我者必葉生也余忍負其意君諱汝祥字旋吉別號瑞野其先出唐西平王元季有普勝者自建昌徙居江州之瑞昌傳至華以孝廉爲邑令有循聲再傳至元元生繼芳娶于徐生君君自爲諸生即負才名每試輒冠而再困有司先大夫攝瑞昌下車即試士讀君文大奇之延之署中偕余講業余爲文好馳騁而君獨深沉簡奥彼此相賞其交如弟兄歡深相得也然先大夫每以

余爲不及君歲已卯同舉于鄉時瑞昌士厄于科目者六七十年至君始舉世以先大夫爲知人是歲江州缺守先大夫代上計挾余與君同行明年同下第歸君又挈其弟汝禧同來署中講業癸未余舉南宮而君復不第君之文以骨力勝既累舉不利則益爲刻苦之思其結撰愈精而船華愈落世遂希知君者即余亦不能自堅時勸君少貶以逐時君不屑也蓋六上春官而六躓君意猶未已余力勸就選人曰丈夫樹立何所不可豈以一第爲輕重哉君勉從余言謁匹得淛令淛三輔近邑四封如彈丸而中貴人戚畹窟穴其中善持令短長干謁無虛日君一切謝罷之所問遺皆卻不受地當水陸輪蹄雜遝前令至割俸以飭廚傳君踽踽涼涼無所加禮有貴人嗾君幾欲中傷之余爲婉解乃已經賦之役胥吏貪緣夙奸欲上下其手君按籍差次獘實盡塞且告其民曰戶口有消長尹鐸損之王成增焉寧爲尹不爲王力役有輕重富人苛矣勢獨哀哉寧役富不役貧京兆尹甚服其能舉以最諸邑君又剏學宮鑿泮池課士興文爲禁牧弛力薄征諸法以甦諸馬戶屬採榷事與

中使絡繹東征士馬芻餉取道邑中日夜不絕君極力支吾邑人賴之前後部使者上君治狀以十餘輩聲譽大起余赴南秩宗發潞河君招余飲署中見衙舍蕭條繩床茶竈別無長物二三蒼頭猶似田家作苦面目舍傍有隙地鑿池僅數尺蓄魚其中客至則取而烹之風流眞率大有柴桑餘致余留連竟日乃別去蓋自是不復見君矣亡何有禦人于境者修郄者遂以此中君移粵之新安新安僻小又新造學宮草創五載未竣事君不淡月落之鼓舞人士如吳允誨輩遂以癸卯舉于鄉區

畫鹽筴禁私販募開中商竈便之邑稍以饒市井無賴子弟與海上惡少堆埋作姦君多方化諭皆輸服願自新條上便宜十七事直指李公嗟賞之著爲令居新安僅五月會大計猶以前事左遷楚之憲幕故事幕官受事于兩臺君謝病不往時與其僚登黃鶴樓舉酒賦詩以見志嘗一部解入都鏞銖無所染方伯甬東薛公亟稱之漢陽苦積逋令不能督臺使者計非李君莫可任也乃徙令署他邑而檄君往攝君問父老賦何以逋父老曰無他故也富者巧免而貧者代輸下戶困矣不甦其

困逋未已也君曰吾知之矣甦困必均賦均賦必更里甲具爲議上治粟使者業見施行竟爲家有力者所格君遂解邑歸復攝咸寧咸寧劇邑獄多久繫君悉爲斷遣一旦遂空兩造至庭罷辭立決民有李青天之謠開府某公嘆君簡亢又因君有足疾將求多焉君方乞歸而 益落紀善之報至矣歸里中亡何卒時萬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日也距生嘉靖癸丑年閏三月初一日得年五十三余與君別七年常圖他日解組將彼此命駕相訪續疇昔之歡而今已矣慨念先大夫生平所成就人士甚多其最屬望者無過于君余少受業先大夫未嘗有他友而獨友君又最爲暱就君之厄于一第而困于一官皆未售其所負顧君之厄于第余不能知其困于官則余已逆知之何也君荒辭不能下人又觸事輒發不少忍與人交不欲爲脂韋意所不可輒形於辭色此皆善宦者所避而君皆犯之余常以規君而君行其意自如也官之困宜矣然余又意君之才既不以文章爲世所知其居官建豎或有知君而推轂者即官雖困當不止於令長乃世竟無知君即知之亦無能推轂者

且排擠焉使君三仕三躓而卒不得志以沒也造物之謂何余不知其故矣君內行甚修卵翼諸弟惟恐不及事諸父盡禮盡葺祖塋之頹廢者置義田以給族之不能婚葬者歷官七載產業蕭然所居僅蔽風雨娶于陳子五人自明自新自善俱諸生自格自齊尚幼自齊庶出墓在某山塋于某年某月某日銘曰

才于世而屢不偶譽于官而僅五斗宜永于年而未中壽惟是有令聞于躬有利澤于人斯之爲不朽孰銘爾幽曰惟爾友

中憲大夫廣東按察司副使龍岡施公偕配何恭人墓志銘

不佞高方十齡從先大夫于太學得謁龍岡施先生先生蓋蘭孺子有奇氣是可材也則數召與語坐之膝上因見其何夫人嬉戲庭除無間蓋與先生子今孝廉君三提若弟兄然小子雖稱年業心感先生其後小子舉于鄉而先生罷廣臬家居猶得一望顏色乃未幾先生沒矣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後三年夫人亦卒萬曆癸巳十月某日孝廉君奉與先生合窆焉而命高合爲之銘高不能辭

按狀先生諱觀民字子我別號龍岡福清龍田人其先自河南固始遷曾祖浩祖積茂父見可成賢而弗耀見可有聲諸生娶何氏生先生累贈中憲大夫常州府知府何爲太恭人而先生配何夫人名進士世祺女也亦封恭人先生伉爽駿發生平思自表樹不浮沉于俗督學朱司空奇其文擢異諸生隨舉于鄉成進士爲度支郎督崇文門課政寬而賦溢才名日起典倉清源祛納戶苑饉積弊尚書大以爲賢遷副郎督漕屬河決張秋先生策不十日河將陸乎尚書弗是也已而言果驗漕艘大壅先生散其糧貯之民居而日夜撫循將漕之卒無怨聲迨至畢事先生功居多轉守晉陵晉陵江以南劇郡也簿書填委猾吏穴其中莫之誰何先生大刷弊竇召其尤猾者庭詰之吏相顧睨眙使君神明我曹何能欺訟獄皆畢斷立斷至旁郡亦願來受理視若大府尤惡深刻吏平亭仁恕郡人黃某以貲雄被誣竄匿先生直其寃僚佐謂使君不虞嫌耶先生嘆息以嫌而寃吾民守不能爲柴阿四緣僕行刼坐死先生夜坐恍有白頭翁稱寃遂白阿四無賴子殺母逋法以老嫗見夢且自

言其地蹤跡如所夢論如律郡人益讋服政聲爲江南諸郡最乃尤大得士人心下車之始首闢龍城書院拔郡士之秀異者講業其中置田爲資旬課月試切劘如師友士心大奮又鑿玉帶河以當風氣癸酉秋舉于鄉者三十餘人明年孫太史對太庭爲第一太史諸生時先生逢人輒言吾孫生定魁天下如射覆焉至今郡士絡繹頴脫者不絕然無能逃先生物色者先生既政成適主爵貴人過郡以逢迎疏節嗛先生轉備兵海南阿者復中以郡事奪其官晉陵士民既深惜先生去而寃其

被孽莫不陨涕御史吳公乃採公論白諸朝復先生官奠其復出而先生杜門謝事與何恭人娛侍中憲公及太恭人甚自適也罷郡歸囊無百緡田宅不及中人產甘旨之外經用時窘何恭人糲飯布衣以勤儉佐費一如其爲諸生婦或謂恭人自苦得無悔與郡時耶恭人笑吾向居郡閤業以廉謹勗吾夫矣悔者何也家居二歲餘中憲公沒先生與恭人拮据襄事未幾先生病遂以不起病革無他言第以不能終事太恭人爲恨於是何恭人代先生以事太恭人者天三年而何恭人亦沒沒

又無他言第以不能代先生終事太恭人爲恨嗚呼先生與恭人亦可謂純孝矣先生方宦游中憲公日青幾翳白數千里迎醫抵家一針遂明人以爲孝感而恭人家世貴顯執婦道甚恭終始不渝其勸先生置媵廣嗣皆人所難乃世所深惜先生以爲績業方章遭罹讒慝雖公道復明而不究其用以沒甚且以先生勸學勵士之良規而反以爲罪府其毒被于天下至使郡國守令噤口卷舌于詩書之場而秦越學宮之弟子蓋數年而其烈未已是俎豆諱談于聖門而文翁取譏于循吏也豈不悲夫先生博極羣書工古文辭尤精於周氏言所著有詩文數十卷藏于家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年五十恭人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年五十三男一郎孝廉君娶某孫男二某聘某某聘某慕坐某向某葉向高曰余往來毘陵其父老率能言施使君遺事使君十一爲吏十九爲諸生師郎他守日晏坐堂皇治簿書稽稱不給安所得從頌青衿間哉又言使君去郡日行李蕭然恐不能具饔餼以憂吾公子其見思如此乃其自使君事者則以使君之爲循吏亦賴有恭人然則

先生與恭人沒可矣先生沒而人士至今遵其教不衰孫太史至走數千里來哭其喪也銘曰

以爲吏世莫不才既歸之才胡忌之媒鳳而不祥荃而不芳疇能定其常爰滋爰儀有寒于斯亦女士是釐歸于其居千祀弗隳

明貢士封文林郎廣西梧州府推官文川林公偕配吳孺人墓志銘

文川先生者先大夫友也當先大夫時士風淳茂學者以經明行修相規飭文質彬彬有可觀也而文川先生其灼然者先生當七十余爲之壽沒而爲之誄今墓矣厥嗣考功君手狀乞銘焉且泣曰吾母之墓也祔于祖蓋三十餘年矣遺命不孝孤他日別墓父者則遷與之合不孝孤不忍遷也而合父於母子銘吾父願及吾母余悽然不忍辭先生諱俊民字思揚別號文川世居福清之東隅自

監州孟重四傳至清以成化壬辰進士令開化郡志循吏清生聞御聞御生憲及容容以孝友稱娶于吳生先生先生四歲失恃即知哀痛事繼母王盡歡愛二庶弟如同胞大叅吳公見先生器異之妻以女補弟子員食餼廩爲督學天台金公京曰姜公所賞識嘖嘖林生天下士也然先生久不第家又雜夷難中落徒以其學教授生徒自給而已往教授者多諛合無敢失弟子意先生斷斷諤諤程督甚嚴弱冠以上夏楚無所貸操當人于尤急曰無以重稽廢吾師道也考功兄弟能讀書教之如諸弟子考功以壬午舉于鄉先生年六十六矣或勸其釋業先生曰奈何以兒曹成名而灰吾壯志哉其辛勤咕哔如故蓋再踰年猶應省試揆觚濡墨儼若少壯時又數歲乃舉明經是時考功已成進士理梧州以奏最封先生如其官母吳爲孺人而當考功之少也以先生命出後其從父或謂先生是子才素何以子久沒之從弟又無尺寸利乎先生不聽伯父大宗吾父所敬事兒若遺顯是慰逝者矣考功卷弟時嗣母已出於籍名不使人又勸先生更嗣先生戒考功卒不更也先生之得

封考功援新令疏請其去先生貢時纔歲餘先後不相妨人尤奇之先生既久失孺人號復喪其妾鄒氏忽忽不自得臥病久之忽見冶後事者搖手曰亟吾兒且歸吾須此而往耳亡何考功移南銓以壬寅秋抵舍值先生誕辰奉觴上壽先生猶強起陳聲樂嫔賓意甚適也時從考功治行考功戀戀不欲發乃先生逝矣始先生爲諸生講業書院都講陳生口吃衆共胡盧先生與先大夫獨傾耳注聽竟日無惰容同舍生吳大揚孝子也貧不能具衣冠先生製而遺之朱邑博卒官爲經紀歸其

喪黠僧聚徒萬靈庵借祈嗣宣淫聲其罪干學使杖逐之諸生聞無不高先生之誼而憚其嚴正邑令南川督公龍潭葉公皆雅重先生意有所請事先生自學宮旅揖外絕不踐公庭大叅公有舊僚左遷來作令好語先生吾與而舅善生有所欲以告我先生遜謝無有也考功既貴先生益頊頊杜門掃軌告戒子弟毋憑藉以陵鄉曲考功自梧州歲時致餉必問所從來傳敎梧州理絜身愛人奉法守職毋自黠以辱官常考功移官歸檢其橐無一錢而先生喜可知也吳孺人歸先生能以勤儉

得舅姑歡夷難起盡亡其嫁時裝大叅夫人以爲憂孺人不少介意益治女紅佐先生干君先生困諸生居恒怏怏孺人每譬解之其敎督考功兄弟嚴于先生也孺人没姑哭之慟天乎喪我賢婦乎老婦何以終餘年先生悲悼者終其身先生生嘉靖丁亥七月十一日卒萬曆壬寅九月二十三日年七十六孺人生嘉靖己丑六月二十九日卒萬曆甲戌九月初六日年四十六男七茂材茂家茂槐茂桂茂梅茂楠茂梗茂楩即考功君孫男七國煒國煥國耀國炳國燦國晉國炫余以孫女許國炫先生甥爲某山某月某日葬在石井山旁開化公兆不佞嘗論先生經學似鄭康成高絜似井丹不受人憐似閔仲叔達于富貴貧賤似向子平真所謂有道之士矣施于考功清白無愧益潤源于開化公者遠哉是可論其世也國爲之銘曰

明經而至白首不爲不窮白首而薦明經又被褒封不爲不逢前開化惟爾祖後考功惟爾子清白相傳有如此淑媛同歸洵儷美誰其銘之視惇史

臨高縣尉省吾林公墓志銘

省吾林公以功曹起家官止臨高縣典史去而臨高之人祠之黃大參爲之碑海忠介爲之叙此其人足重也公之爲臨高也臨高城且圮公下車即進父老告之茲邑介山海間而備禦之弗圖脫有變其何以支往者七方峒黎之難可鑒也父老頓首請鳩工公日夜督之垣墻樓櫓煥然一新矣竣事不兩月海寇許萬仔率衆薄城下衆恟懼謀潰去公按劒怒曰劇賊肆暴尉誓與此城俱存亡汝曹有父兄子弟去將何之巢毀卵覆誰任其災乎

衆稍定乃厲兵秉城視賊所向輒摧敗之賊頻却乃謀夜坎城而登公度所從入蹙石以待何其至躬下石殺其二酋仍募黎兵兩射之賊乃遁自始受圍至撤警凡數閱月公寢食睥睨間親冒矢石所捕斬獲生以百計口未嘗言功又爲邑築四門月城屹然金湯矣邑大旱公跣而禱雨隨至以私俸治獄舍規民餘力塹河除道大修學宮臨高人相慶得賢尉至他縣人自相語輒曰吾尉奚不爲某尉居臨高六年當遷去忽投牒歸栖遲麟山之麓與生平故人往來歡宴無虛日諸孫能讀書爲延師課誦有文會則躬自掃除晨而起丙夜乃休蓋至老不倦也其卒以萬曆乙酉六月十四日距生正德戊寅八月十六日得年六十有八配陳孺人有賢行先公卒子元豪娶陳氏孫男有施郡諸生娶翁德麟女有臺孝廉娶邵思然女墓在新安里之禾嶺山即陳孺人兆也墓以某年某月某日孝廉手爲公狀而乞余志銘余讀狀嘆曰嗟夫世之君子受民社之寄平居意氣甚揚揚也禍變卒發兵刃交于前不奉頭鼠竄則束手無復之耳林公以一尉力守孤城抗方張之賊而不懾其雄心

勁氣雖賁育何以過哉以卑官終惜矣余又聞公爲公曹時白同曹之寃脫於垂斃給事部署逢投匿名帖言曹郎陰事者亟揮手令逸去人人謂林掾長者也身所撫孤子三皆任其婚娶所殯外親之喪七子孫同居者四世沒之前旬日隣有事鬼者言公且謝賓客至期又言戶外導迎狀里人趨視而公逝矣異哉公諱邦達字廷培省吾其號其先世在宋有仲雅者居玉融西市累傳進士明甫徙方民之象渚七傳至講講生公鎔曰　汝爲尉而人汝思奔走蒸嘗紛其來斯冉冉祠前白馬朱

旗我父我母莫我肯遺其千祀于茲孰銘汝居史氏有辭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贈少保見臺曾公墓志銘

見臺曾公自司空起掌留銓居兩歲餘得謝去當是時天下多事中外隔閡士大夫間輕重不相得識者憂之則相與計謂非有名德元臣能關誠竭慮忠厚惻怛爲世所信向如曾先生者必不能挽蓋日夜望公之入而公卒不得入又遠去雖既去而人猶望其入乃亡何公逝矣海內之人甘聞謚不識皆爲悲痛臺使者聞于朝　天子下旨官祭卹視故事有加仍贈公爲少保厥嗣太僕丞之可

以公葬有期而屈指公生平宦遊之知已無以過余因屬余爲志銘嗟夫公以已未第而余始生余以癸未第而公已列九卿年位先後遠不相及乃得與公爲僚于南銓朝夕周旋歡然如伯兄弱弟而忘其非天屬也斯亦奇矣公寢疾聞余有〻綸扉之命喜而有起色公訃至余爲慟哭至今言及公猶泣下也然則銘公者非余其誰按狀公諱同亨字于野別號見臺其先延鐸者仕唐爲常侍家南豐三傳建徙泰和之梅溪又數傳嵩徙吉水泥田遂爲吉水人嵩若干傳生爆爆生述述生伯崇

以子存仁貴贈禮部郎中存仁公仕至雲南左部
政使稱名臣公父也公爲工部尚書祖父皆贈如
其官祖母周母羅皆夫人羅夫人之娠也布政公
先以艱嗣祈于峽江玉笥山得異夢遂舉公後又
舉大理公稱難兄弟公幼聰慧十七補弟子員邑
令王之誥試其文即許以公輔二十六與大理公
同舉于鄉公名在第八主者猶以屈公爲恨明年
成進士相嵩太宰鵬以梓里年家意公且往謁公
竟不往除刑部主事人謂其非宜乃改禮部已改
吏部爲考功主事移文選故事選曹閱官評白郡

丞而下主事主之往往忽略或假手胥吏公參伍
稽覈不厭精詳曰人才進退功名得失胡可輕也
已轉稽勳員外郎移驗封歲乙丑當推擇爲考官
以大理公就試辭其年失羅太夫人除喪起稽勳
郎尋典銓是時　莊皇帝初登極感政權移公抑
權　先朝屏廢諸賢悉見擢用公慨然杜請謁遣
塞諸弊實每入署輙經月始歸私第[illegible]
諫言王文成不宜奪爵公[illegible]
郊于言者公爭之力言者[illegible]
爲選人欲得善地以屬公公不應又爲八人[illegible]

使者公皆不用同列言是太拂相君意公曰孝使
重任豈可輕徇相君必督過吾自任之耳稽太常
少卿提督四夷館請急歸時高文襄當國疏言留
京卿請急者不得自謁除文襄故稱銓與公抵牾
故發此論文襄罷公從里中起補常少隨轉大理
左少卿自大理爲光祿卿所裁省浮費甚多不以
中涓撓已晉順天府尹輔華供應諸宿弊都人以
甦爲京尹一歲晉右副都御史開府貴州方公爲
大理時已當開府乃久之始得貴州人固度公失
權于當路會公鄉人劉御史臺疏劾江陵公娶于

劉或言御史者夫人弟也江陵愈疑公給事陳三
謨遂言公病不任職得　旨調南京秦耀言公講
學立黨非議朝政遂致仕里居八年屏跡城市間
赴青原白鷺會以躬修實行啓迪後進絕不作浮
漫空談江陵沒臺諫交章薦公　今上甲申起公
南太常卿隨晉大理其明年晉工部侍郎督修京
通二倉及三山事務會少宰缺衆謂宜公而他有
躐得之者人言籍籍賴公爲解乃免　壽宮之役
督者以桂議去　上以屬公同事有兩巨璫及文
武百職最難調協公劑量其間無不受計所省至

三十餘萬　上嘉其勞晉秩尚書錄一子又兩歲始任部事時工役繁興冗費蝟集奸商每鑽求隙支所乾沒無算公爲籍列其甲乙而次第給之名曰工部條例得請者爲令積弊盡祛二曹郎被劾公力白其枉其後俱爲顯官　汝藩請橋稅公疏其違例事遂寢以九門成加太子少保廷推公吏部尚書命且下會大理公欲上疏裁武弁之冗濫者衆譁而訴公御史以爲言公遂引疾九疏乞歸上察公誠懇乃報許仍賜金幣給傳行蓋異數也公疏謝并勸　上親　郊廟御　朝講慎用舍公

賞罰忠款切至里居六年歲戊戌起南京吏部尚書公五辭乃　允又三年仍起前官公三辭不允乃嘆曰兩召不赴非臣禮也赴而後請有林端簡故事在吾且行遂以單車入留都引端簡例屢請　上皆不聽留銓事簡太宰地尊雅容長率耳公蒞以精勤間日必入署每稽史就試必終日危坐甲乙皆至公無不稱當嘗攝禮兵二曹有戚屬爭陰久不決公曰陰先嫡長今甲也又何爭武弁遷除必量才程勳盡絕請托諸曹有難事疑事皆來質公公悉心區畫纖微曲盡士大夫有爭論公必爲調停皆解拙揚其意使之無怨嘗有　內侍下留工取制帛萬疋疋十金檢內璫供織作工部攤其半于戶部戶部謂非故事相持不解余時方攝度支謀之公公曰一帛十金毋乃太濫二曹笞勿爭而責璫以減直則費自省矣卒如公言黜臣某某以　陵祀班次不相下國子博士與銓郎以禮節不相中幾鬨公虛心而衷折之遂皆帖然當是時南都薦紳自九列大吏以至冗署卑官無不聽就公人人以爲公親我而公實未嘗沾沾煦煦以取物情惟其誠心信志流貫周浹恂日和風暖

然自暄冷然自暢而已于是四方之宦遊者以南都爲善地爭欲來依公公逢人好問中朝事有所感慨輒憂形於色遂左徙使領徙兒躑躅國門公疏劾之語甚勁切妖書事起所株連甚衆公日夜徬徨爲廢寢食者月餘日時　天子震怒金吾刺奸跡捕急幾成大獄公謀九卿具疏問　起居意在寬譬居恒匆匆獨語吾老矣豈願見國家有此事哉或告公薦紳斷斷將有黨釁公尤感頷每與相知書言吾輩共立　清朝祖何左右共營王事意何參商甘陵朔洛之禍不可不戒鬨者無不動

色歲乙巳當內計公先是以二品再考乞休　上留公典計事公曰老臣再起無以報國藉此展萬分一手遂博稽公論參酌異同諸所澄汰即權有力無所撓即意有難割亦竟舍已人尤以此服公事竣以補考行仍力請歸遂　賜允或者以公素受知　聖明得請何驟相與被尋其端公終不謂然其出白門薦紳士門夾道追送間有泣下聞公尚留棲霞復奔走往謁冠蓋壺漿相屬不絕蓋又淹旬日而後得發既抵家　上乃用銓部加秩議晉太子太保公欲辭余貽公書老臣進退之義

聖主終始之恩于茲兩得當爲　清朝一段嘉話何辭爲公乃拜受自里中通問于余常無虛月皆言國家大計與人才進退消長有關于治亂安危之故不作尋常寒暄語最後一札頗言病脾病足損飲食艱步履余心愛之然猶謂公神明健王天之所相可無他慮而誰知公竟已耶沒之日爲萬曆丁未六月三十距生嘉靖癸巳二月二十五日得年七十五弟大理公名乾亨先公卒大理伉直而公博大寬和德器不同然世並重之公平日友愛篤至大理沒悲慟者終其身季弟早世公卯翼孤姪如已子族人有暴橫者既貧落公方資給之嘗以方伯公意合族南豐建祠葺墓修宗譜不遺餘力劉夫人先逝無子公痛念內兄弟撫其孤嫁以猶女富人熊某死以所立嗣幼籍遺金寄公公視其嗣壯爲納貲得官併歸其餘金既鼎貴有司欲爲建坊公力辭不得已乃以置義田贍族人家居出入有司致輿隸悉謝遣之柰何以此煩里中兒邑有大事如禁鑿山議改折建兒倉公皆力爲之所爲德于鄉甚多生平交遊朋好盡一代名流虛心受善絕無適莫人無賢不肖皆得盡其

情有尺長片善稱揚不容口有過必爲掩護緩急則力拯援其論人常隨其所就不爲一端尤不欲以所長形人有所薦達終不令知人以此歸之歷仕五十餘年未嘗濡跡權貴雖爲分宜輩所忌擠而人談前事公必曰無有辭受取予一準于道義顧絕口不言清節當　大工興百僚捐俸助經費其後遂沿爲故事公慨然曰國家雖詘何至剝臣子常祿且非所以爲名也止不助去之日留其金署中余爲建餘清亭記之彌留之際語太僕吾有金二百雜繒十二箧百餘敝衣數襲遺書數篋以

此遺汝耳余斂袒具無鮮好者所著詩文若干卷皆閎暢雅醇足稱作者然公尤諱言之故尚秘篋中僅奏議若干卷傳于世劉夫人安成人郡丞瑗女繼者余夫人南昌儀賓漢濱女子一即太僕副室余氏出娶習氏少宰公孔敎女繼鄒氏文莊公守益孫女贈封皆安人孫錫昌習出聘吉水大司成劉公應秋女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山余嘗與公約挂冠之日短棹泝江從公于文江鷲渚間公亦言吾將訪子幔亭九曲爲方外遊今皆已矣夫以公之寬然長者坦坦休休侏侏絕偏黨

泯怨德出處去就動合準繩世孰不知之乃其一念愛君憂國愛借人才之真心發于至誠懇惻不能自已自少至老自筮仕至懸車以至蓋棺之頃未嘗一日忘此余之所獨知公而以爲貢古之女臣者也故因志公而不勝泫然之感爲銘曰

維曾之先出自子輿西江派衍代有簪裾裔及太宰羽儀朝右立則兼三德寧論九鉦曹周庭鄭寺廻翔弗緇者涅不吐惟剛彼夫附炎借公售媚誰詘誰伸何軒何輕　帝簡元臣俾作司空邦土既又解組雅容翼翼舊京資公表率庶正俱諧六計罔失亦有讜論欵欵先憂婺緯靡恤突薪是謀在田在淵惟公龍德公忽賦歸潛見孰測九命之寵賁于巖扉方期駕駟溘然騎箕絲野失裴東山隕謝悼折梁傾安危均稽公神漠漠返于帝傍有丘畢如劍履斯藏紫綬煌煌帝恩孔厚銘之曰誰曰公小友

四卿贊有引

四卿者林文安公與其嗣康懿公文僖公及文僖之嗣文恪公也四公清標偉烈紀在國史海內稱之若文安抗節于權閹康懿取螫于永嘉文僖遠跡于分宜文恪枘鑿于江陵父子祖孫先後一轍夫寧世貴實惟世忠王謝崔盧方茲茂矣高山景行千秋在念矧不佞生同鄉邦夙欽標範者哉敬拜手而爲之贊贊曰

國重世卿鄉貴望族爵寵非華象賢維穀閩山盤紆代多廟庸三世四卿鬱稱林宗烈哉文安詞垣展采敎闈成均怙垂十載閱伐勝懋于兵于銓擢兇剔蠹多所犯顏義折逆璫濱于九死孤忠獲全天報以社康懿繼起亦忤永嘉暨總將作冗耗力爬　帝問誰于尚書其父咨爾直躬先世遺跡歷官停恕所至民懷　賚及懸車終始無猜英英文僖接武東觀軌齊兩雍氣鎮諸叛憾我者敗司空殫勞中涓焰熄闈吏戢鬟既晉春卿歸來是亟情捐技求學人嘆息歷世貴膴家業蕭然文恪爭之素風澄鮮幾擯王門九居自守狂屢遭狙于巳稍偶侃侃經席再尼讒夫一辭南國遂喪鴻儒古稱世祿由禮乃鮮四公提提勃勃黽勉世苑善宦與時趦趄四公秉勁風霜不渝世祿易賜善宦多敗不抗不阿台階坦遂端佩聯轡百年清夷盛美曷追悠悠我思

少司徒見峰王先生贊 有序

今海內世家推新城之王王氏之顯自太僕公而司徒公繼之太僕公既有勳勞于王室秩在祀典司徒公歷中外以直節壯猷爲世所倚重其大者爲理力抗悍王爲諫議封事侃侃皆天下大計處時貴相軋之秋介立其間無所附麗爲廷尉兩當出撫皆讓于其僚迂廻南北恬不介意爲京兆屬十 內農奉詔採珠檄下堅持不發爲開府首法巨奸雪株連之獄盡抉諸盜藪楚地以寧楚人思公擬于峴首矣召入佐司徒方且柄用而公遽乞

假歸遂不復出子姓綿延咸世其家金紫盈門而司馬公拮据雲中上谷間醜虜憚其威名受戎索惟謹所省國家金錢無算至經略西事弭亂銷萌功在社稷爛然日月矣司徒公既沒海內咨嗟悼失典刑相與論述其事以傳于世不佞不文敬拜手而爲之贊

國家之興必有世臣用惟楨幹瑞則鳳麟惟王之先代滋其德槃槃槐笠其報不忒太僕奮起司徒繼之維忠惟孝以結主知荆楚嗷嗷悍王爲政公折其姦氣乃愈勁白李而諫侃侃直聲逆鱗頻觸孤鳳時鳴維彼枳棘植寨以閑公立其間矻然不動乃司冏牧遂典鴻臚 天顏日侍尺寸不踰林寺既躋節鉞在望公顧其僚稽首以讓維輦轂下七貴五侯公來作尹城社畢搜 詔下求珠司農檄峻惟尹堅持畿民力盡長孺戇直孝廟清嚴我思古人伊公其兼大纛高牙賁于三楚萑苻靡藏國門無禦有戊而瞻有士而豪三尺具存皇恤其嘈亦有非辜究呼莫恤公爲平亭覆盆斯出峴山嵯峨江漢流波前羊後王楚人所歌 帝曰汝勞歸汝朝右主計董戎如左右手公遊既倦公臥遂

堅抗疏歸來三徑依然子姓翩翩如龍如鳳司馬功高爲時梁棟公實勗之移孝作忠白雲引領公曰毋庸猗嗟海內不乏高門孰有如公多賢子孫藹藹清時名流亦夥孰有如公巍然碩果東海泱泱介丘巖嶤寰區所仰幷公而三下爲海嶽上爲箕昴寥廓翱翔公神不撓

祭許敬庵先生文

萬曆三十二年十月朔後六日以考績北上過武林聞左司馬敬庵許先生之喪將躬致束芻而時迫沍寒割情徑去遣人以炙雞絮酒爲文而遙哭之曰我公已矣末學疇依泰山梁木能不與悲世之知公固不爲希胡彼悠悠雜信與疑惟余與公其交稍晚知公信公終始無損公自起家歷官偃蹇迨貳夏卿初服遂返中所欲竟靡究其涯曷不竟公而使卷懷吁嗟叔世大道日乖衆喙呶呶同彼淫哇卑既纖趨高反廓落于言則是于躬乃怍

介也挺然力持正學似規爲方如繩斯削窮年矻矻鑽討遺言意有所詣千聖如存精者入室粗亦窺藩辨別白黑而定一尊格物致知近儒所駁公主去欲其見殊卓持以淑人允稱先覺道學自修切磋磨琢惟公敎鐸到處大鳴江右關西以及吾閩薰德必化閭風斯興晚至白門斷斷而爭匪爭其私彼聖之侮尊佛卑儒叛我孔矩不有鉅儒狂瀾孰柱惟道克伸在心良苦斯文未喪緊惟公功公身既隱公橐屢空十口饘粥常恐不充寧獨憂道亦以固窮天宜留公用卒大業溘然乘化一脉誰接遺教在人遺書在篋紛紛之論蓋悟始協公實愛我不淺心期我實負公於道尠寃悼賢感舊惻惻心悲哀些薄薦聊寫吾私若公生平文章氣節與其宦遊勳庸昭揭非公之大何足稱說千秋萬秋公神不滅

祭曾見壺先生文

萬曆丁未年季夏之月　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見臺曾公卒于家小子葉向高嘗與公爲僚于南銓公愛之異於常僚聞公之訃悽然泣下以束芻往奠而侑以辭曰悠悠世路不乏相知惟公于余遇合最奇余之未生公已登第公爲九卿余乃偕計居恒望公如壤于霄何期天幸與公爲僚公一見余喜動顏面是子樸直於今罕見余之事公匪友伊師有懷必盡無隱不披公亦開心惟余是信以爲石交忘其晚進凡百委曲靡不余傾比于

臭味蘭芷杜蘅自公之歸余乃孑立悵悵而出踽踽而入方圖解組與公相從公亦遲余杯酒雍容文江之滸幔亭之下相與夷猶鬱袁斯寫忽聞公病朝夕徬徨猶冀公瘳爲國棟梁天不憖遺公遂告逝泰山其頹自日爲翳凡茲聞訃無不涕零矧余于公悲愴曷勝惟公一身朝野所賴世下安危治關否泰唐則晉國宋惟稚圭位望名德堪與公齊以今人情參商荆棘衆口囂公孰能調戢其最隱憂上下疑猜衆曰非公孰能挽回蒼生喁喁望公再出公今已而百身曷贖高方被　命入贊綸扉循墻增懼覆餗貽譏追念往時公實期許有如負公能不媿阻公神不昧尚其相余炙雞絮酒泣涕漣如哀哉

蒼霞草卷之十九目錄

朝鮮考
日本考
安南考
女直考
朶顏三衛考
哈密考
西番考
土魯番考

蒼霞草卷之十九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朝鮮考

朝鮮箕子封國漢初爲燕人衛滿所據傳至右渠武帝攻殺之置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公孫氏晉高氏並據其地高本扶餘別種人改國號曰高麗居平壤即樂浪也已爲唐所破東徙後唐時王建代高氏並有新羅百濟地益廣東徙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畫慈嶺爲界國朝　高皇帝洪武二年王顓

表賀　即位遣符璽郎偰斯齎金印誥文封顓爲高麗國王使者入謝上從容問王居國何爲城郭修乎甲兵利乎宮室壯乎頓首言東海之波臣朝夕禮覺王甚恭他木皇也璽書諭王佛法非所以治國梁武後世之前車也王其毋惑以王君臨一方而出令之無所其何震之有王國北接廣而南隣倭虜創于此恐將逸于彼倭役而食出沒海上且窺王虛實朕私憂之設險蒐乘以固吾圉惟王念哉今以經史諸書賜王其悉朕意中書省臣言高麗使者往來私爲市非法請征其入而禁其出

不聽五年顓請徙旣羅國所留家古人及征蘭秀山逋冠報詔旣羅爾附庸也家古亦人耳爾何棄焉逋冠以朕命命之傳檄可致勿用兵頃之貢馬五十疋道亡其二使者以聞及馬至無恙詰之則使者所僨也　上責其不誠却之七年諭中書省臣曰古諸侯事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九州外夷戎世見而已高麗去中國近知經史禮樂非他邦比宜令三年一聘不則比年聘彙高麗貢獻數使者溺海幾不返甚失朕意丞相其明以諭王八年顓弑死子禑嗣貢不如期却之羈其

使周誼仍勅遼東守臣絕勿通十七年表請故王謚及嗣封不許十八年許之明年貢馬千匹布萬疋謝請易冠服不許指揮高家奴自其國市馬歸言禑辭馬直　上令給之二十一年相國李仁人廢禑立王昌歲中兩請入朝皆不許李成桂復廢昌立定昌國院君瑤瑤嘗遣子奕來朝奕未歸而成桂廢瑤自立王氏自五代至今傳數百年絕其國評議司表言禑昌不當立瑤暴虐失人心國虛無王令成桂莫適與也惟朝廷命之　上曰彼夷耳吾何誅成桂更名旦徙居漢城已請更國號詔仍稱朝鮮二十八年入貢表語謾逮撰表者鄭逸羈留之旦老請子芳遠嗣永樂元年賜冕服經籍從芳遠請也六年世子禔來貢八年獻馬萬匹助征虜十三年表更立子禑爲世子是年芳遠老請以禑嗣宣德元年遣使賜禑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綱目通鑑因謂禮臣是書有國家所當知朕嘉惠遠人故賜之四年禑進海東青制詔珍禽異獸非朕所貴其勿進方物效誠而已毋金玉器禑再進再諭之已請遣子弟入學不許仍賜諸書俾學于國中正統四年建州夷酋凡察童倉遮居朝鮮

界上別酋李滿住以爲言詔問禑亡何凡察歸建州禑表言凡察以窮歸臣臣遇之善卵翼而遂飛必索之凡察復言禑羈留其私屬請檄還不則隨以兵詔兩解之且慰藉禑因家以王爲東藩如凡察直夷畜之何敢望王彼其懷鳥獸心去留無恒王第善自備毋與較景泰元年賜禑世子瑀冕服禑卒瑀嗣二年卒子弘暐嗣稱而屠遜其叔琛天順三年邊臣疏琛私與建州夷酋董山通已又殺毛憐酋郎卜兒哈累詔戒諭之成化三年進海青白鵘却之時方征建州琛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

率兵助王師補斬李滿住及其部落遣使來廓俘璽書褒嘉之明年琛卒子昭嗣六年昭卒從子婁嗣復出兵助擊建州捷聞遣中使賚王金幣幷及其將士弘治八年婁卒子隆嗣隆病風遜其弟懌嘉靖二十三年懌卒子皓嗣未踰年卒子恒嗣時日本入寇舟漂至朝鮮及姦民往來海上私與倭市恒輒捕以獻　上亦厚賜予答其意隆慶元年恒卒從子昭嗣李氏自成桂以來事朝廷恭歲時朝貢外慶慰報謝無常期行李踵子道王嗣立則使者往封有大事則頒詔其國他夷不敢望也始

成桂立　高皇帝雖置不問然心惡其篡而傳者復以成桂爲仁人子故　祖訓謂其父子先後弒王氏四王其後嗣當永樂正德嘉靖間累表自白言恭愍之弒由嬖臣倫仁入詠倫立禑禑旣立則遣兵侵遼東先臣成桂懼干上國返其兵禑遂遜位于子昌而恭愍妃安氏以禑昌皆非王氏不當立乃黜昌立瑤瑤復不道國人請命　高皇帝立先臣瞻瑤別邸終其身先臣實未嘗爲弒而虛蒙此聲又家世出新羅司空故以爲仁人子皆寃甚乞下史館昭雪之　今上初乃得請其地東西相距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郡縣其設官略倣中國以田制俸刑法不苛俗柔謹崇釋尚鬼惡殺茅居苧衣知文字喜讀書上下威儀燦然可觀矣山川尤都神嵩北岳海鴨綠江爲大產金銀鐵水晶鹽紬苧布白硾紙狼尾筆果下馬長尾雞貂豹海豹皮八稍魚昆布秔黍麻楮松人參茯苓其貢道由鴨綠江歷遼陽廣寧入山海關達京師成化中若女直邀刼請改道職方郎劉大夏持不可議遂寢論曰隋唐之際高麗勍矣觀其勤萬乘抗前旌固東夷之雄也　明興濡沫仰流皇風淪被俎豆詩書爲冠帶　國聲教遠矣彼威之而不來此柔之而愈服雖招携有經亦先聖之遺化也成桂初興逆取順守引于今茲藩封勿替可謂盛矣而襲休日久積弱形成　高皇前言徵于左券神聖之所豫謨有國家者曷可忽哉

日本考

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中地分五畿七道三島又附庸國百餘大者五百里小者百里最強大桀黠漢滅朝鮮通使稱王者三十餘國其後天材雲尊立累傳皆稱尊神武天皇立累傳皆稱天皇亦間立女王時與中國通唐咸亨初改號日本元世祖使趙良弼招之不至遣唆都范文虎將十萬兵往征至五龍山暴風舟覆軍盡沒終元世絕不通國朝洪武二年倭寇山東淮安明年再入轉掠閩浙　上遣趙秩語其王良懷爾能臣則來毋患苦

吾邊不能則善自爲備良懷言蒙古嘗使趙良弼好語餂我襲以兵今使者得毋良弼後乎其亦將襲我也欲刃之秩爲具言所以來宣　國家威德耳豈狙汝耶良懷氣沮乃遣僧隨秩奉表稱臣入貢　上亦遣克勤仲猷二僧往諭然其爲寇掠自如瀕海郡縣迄無寧歲乃下令造海舟防倭德慶侯廖永忠請備輕舸以便追逐從之七年來貢無表文其臣氏久私貢並却之九年表貢語謾詔詰責之十三年再貢皆無表以其征夷將軍源義滿所奉丞相書來書倨甚命錮其使明年復貢命禮臣爲檄數而却之已復納兵貢艘中助逆臣胡惟庸惟庸敗事發　上乃著　祖訓示後世毋與倭通而令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分行海上視要害地築城設衛所摘民爲兵戍之防禦甚周倭不得間小小入與我軍相勝敗永樂元年王源道義遣使入貢　上賜冠服文綺給金印道義稍捕獲諸島寇來獻賜賚甚豐封其山碑而銘之予勘合十年一貢八年道義死子源義持立遣使往封頃之我兵獻海上俘其首皆倭人羣臣請誅之　上釋歸璽書下義持爾父畏天事大職貢不愆先

烈之不圖而輕于上國爾罪在必討朕所以隱忍者未忘爾父之恭耳爾其思之義持奉表謝罪禮其使遣歸未幾復寇遼左都督劉榮大破之初榮偵倭至即伏兵望海堝而別遣奇兵斷其歸路倭中伏奔櫛馘無孑遺當是時我方招來諸島夷絡繹海上倭乘爲欺詐瀕海復騷頻是捷遂戢論功封榮廣寧伯宣德七年以日本貢久不至命中使諭其王源義教明年來貢自後逝貢逝掠備嚴則貢得間則掠與之期不遵我亦取鞫摩示寬大而已倭益肆無忌至焚官庾民舍縛嬰兒竿上沃以

溺湯卜孕婦男女剖視賭勝爲樂慘毒不忍言至成化時廷臣始有發憤議邦其貢者而竟格不行正德四年王源義澄遣宋素卿來貢素卿者鄧人朱縞也逃入倭有寵于其王易姓名充使其族人相與耳目爲奸利守臣白發之禮臣恐失外夷心置不問素卿厚賂閹瑾賜飛魚服遣歸嘉靖二年再奉使至是時國王源義植辱諸島爭貢以邀利大內盛興遣宗設謙道先素卿至俱留寧波故事夷使以先後至爲序市舶中官賴恩墨素卿財先素卿宗設大怨相鬬殺戕指揮劉錦袁璉大掠寧

波奪舟去巡按御史以聞禮臣仍右素卿以給事御史言乃下素卿獄論死沒其貢經貢者十七年至嘉靖十八年其王源義晴復遣乙母山等來素卿貲不許仍申約長必如期貢二人至不首邦勿受夷性嗜約如故內地如家往往真偽未分貢直夷索逋急明明弱宦府以威恐爲餌兵出則陰泄之倭逃其夫日益德也如是者久之倭人報怨我挾王貲而來不得直何以法重因盜殺島中夷亡命無賴及小民逋逃於今倡亂夷因苦者咸相率從亂東南之禍大作于是朱紈以巡撫浙治之紈日夜飭兵嚴糾察上章暴勢豪交通罪奸謀稍解紈竟爲豪所中自殺賊益猖獗三十一年殘浙東四年犯太倉破上海崇德嘉善諸邑時王忬爲巡視忬經略禍發頗有緒旋移大同去李天寵代將則盧鏜湯克寬俞大猷是時倭至無虛月屯據柘林川沙窪青村陸涇壩諸處四出流刼而柘林賊最劇鏜戰孟宗堰大猷戰金山衛天寵合諸將兵戰烏程縣之窯墩皆不利別將李遂時率山東兵戰新涇橋小勝隨大敗三十三年張經爲總督經前總督兩廣有威惠計調廣兵禦倭兵未集而工

部侍郎趙文華以禍海至文華素黃緣大學士嵩貴幸願指經經自以大臣位其上自重不爲下文華屢促出師經以兵機秘業已刻師期不告也文華遂劾經養寇秆及天寵詔逮訊時經已與賊大戰王江涇破走之斬首千九百八十有奇進攻陸涇壩賊又敗之斬首二百七十有奇焚其舟二十餘艘倭大創經上疏自理不聽竟論死西市以周琄代經胡宗憲代天寵琄未幾去以楊宜代屬文華盛集兵戰于陶宅敗績遂還朝應天巡撫曹邦輔再戰再敗惟蔡松參政任環戰稍捷賊別部自

日照登掠顏榆自上虞登掠高埠皆不滿百人官兵莫能禦高埠賊轉掠浙西南直破南陵溧水擄行數千里殺傷無算至蘇州乃滅諸將大猷等逐賊海上頗有斬獲而閩廣倭大至三十五年楊宜罷去宗憲代巡鶚代宗憲文華復出督師時浙賊惟陳東最強徐海後至與之合參將宗禮率所部河朔兵九百人與戰于崇德三遇三克追踰橋橋陷兵潰禮死之賊進圍鶚于桐鄉鶚固守不能拔乃解去而宗憲欲搆二賊乃遣人至海所若爲好語者東疑之宗憲則厚賂海使執東自贖海許諸

即計擒東及其黨麻葉等百餘人以獻而自率其衆別營梁庄官兵遂圍東巢盡殲其餘黨進攻海干梁庄海死別部據舟山俞大猷攻之未下會夜大雪大猷督兵進賊拒戰敗歸巢擁柵自固我兵縱火焚之斬首百四十餘級餘悉死巢中兩浙平其明年誅王直王直者徽人也嘯遁海上能號召諸夷治大舶巢五島中好商王激葉宗滿謝和王清溪等共集衆與相署置倭之來皆直等導之宗憲欲招之乃迎其母妻至杭供具犒慰甚厚而先是鄞生員蔣洲者上書督府言能說直使禁戢諸夷毋內犯宗憲遣洲行以生員陳可願副之至五島直邀入爲言日本方亂往無爲也誠令我輩得自歸無難倭矣遂遣養于毛臣同可願還具白直語而傳送洲至豐後島其島主留洲稍爲傳諭諸島居二歲乃遣僧德陽及夷目四十人隨洲來入貢直亦許俱至而宗憲亦遣毛臣歸報直所以遊說百端至是直乃來御史王本固疏言不宜招直異議閧然直至覺有異乃先遣王激入見宗憲曰吾等奉招而來謂宜信使遠迎宴犒交至也今行李不通而兵陳儼然公毋誑我乎宗憲曰國法宜

爾毋我虞也與約誓堅苦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激歸宗憲立遣之復以指揮夏正爲質直乃使毛臣王激守舟而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其與洲戮力狀宗憲慰藉甚至令居獄中俟命疏聞詔誅直始宗憲本無意殺直以本固爭之強議者且謂其受直金欲貸其死故宗憲懼不敢爲請直死王激毛臣殺夏正率餘衆據舟山征之踰年乃解三十八年倭寇江北分數道入巡撫李遂馳至如皋與賊遇白滿諸將言宜及其未定擊之遂曰夫戰貴得地賊方銳而我軍未嘗見大敵即小挫難復

矣約勒軍中毋得言戰賊益逃遂策曰賊分道入過如皐必且合合則道有三自泰州逼天長鳳泗即皇陵驚最要自黃橋逼瓜儀橋南都而梗漕次之若從富安而東海濱荒涼擄掠無所得至廟灣絕矣乃吾得地時也於是部諸將防遏令毋得過天長瓜儀而分兵綴賊後賊果走廟灣遂欲以策困之通政唐順之以視師至促戰斬獲甚衆順之會有他役釋去遂益合兵攻圍賊困甚欲遁副使劉景韶督兵焚其舟賊救舟我兵水陸攻之大潰斬首八百餘級江北倭悉平其冠福建者張甚

連攻破寧德福清永福諸邑巡撫阮鶚罷去王詢劉燾游震得相繼撫閩無尺寸功宗憲檄參將戚繼光往援時賊據寧德之橫嶼阻水爲營路險隘官軍坐守踰年莫敢進繼光軍令嚴所部用命至則令軍中人持束草填河進力戰大破之生擒九十餘人斬首二千六百餘級焚溺死者無算奪所擄三千七百餘人歸乘勝剿福清牛田倭又破之繼光初至福清邑令及父老請師期繼光曰吾兵疲且休矣俟綏閩之賊偵者歸告不爲備其夜督兵行三十里黎明破其巢邑人尚未知兵出也繼光歸賊復肆四十一年攻陷興化總兵劉顯去賊一舍而軍不敢戰復命繼光往時賊方巢平海閩繼光至欲逃爲命大猷所扼不得出繼光督軍薄戰大猷繼之因風縱火賊皆糜巢中無脫者支黨冠仙遊連江諸處盡討平之當是時微繼光幾無閩未幾廣東倭亦爲官軍所敗逃至甲子門將奪舟入海暴風盡溺得脫者僅二千餘留屯海豐俞大猷就圍之賊食盡欲走副總兵湯克寬伏兵待之賊至伏發擒斬幾盡倭患遂息自東南中倭以來十餘年間中外騷擾財力俱詘生靈之塗炭已

極倭亦大傷至盡島不返隆慶時海上遣冠曾一本等復稍稍勾引入犯閩粵我亦嚴爲備旋至旋撲非如嘉靖之季矣始倭盛時議者以市舶罷夷無所衣食故反宜開市如諸番參將大猷以爲倭與諸番不同諸番產物多舶至而征之其利厚倭之市僅一刀一扇無他產可利也而又生禍端國初絕之今忍開之乎且倭能苦我者以我陸而禦之主客反而勝敗分也吾以海爲塹以舟爲家明風候嚴約束來擊去追倭可創矣舍此不圖而輕與之市爲國家生事後必悔之大猷習海上事後

多用其畫其地北跨朝鮮南盡閩浙其往朝鮮也自對馬島開洋信宿至閩浙順風旬月至其主居山城故稱山城君山城之南爲和泉又南爲沙界沙界之東南爲紀伊紀伊之西爲伊勢山城之西爲丹渡左爲攝津左之西爲攝摩右爲但馬右之西爲因幡丹渡西爲美作左爲備前左之西爲備中右爲因幡右之西爲伯耆美作之西爲備後之北境出雲之南境備後之西爲安藝出雲之西爲石見安藝石見之西爲山口谷國即古之周防州也山口之西爲長門關渡在馬渡此而西爲豐前

其南爲豐後又其南爲日向豐前之西北爲筑前西南爲後筑後之南爲大隅大隅之西爲薩摩豐後東南懸海爲土佐爲伊豫爲阿波阿波相近懸海爲炎路土佐豐後之間爲佐加關薩摩之北爲肥後又其北爲肥前肥前西懸海爲平戶平戶之西爲五島北爲多藝爲伊岐極北則對馬島諸島皆有酋長山城君弱空名耳倭不稟其號令內相攻強則役屬而豐後最大其入貢必由博多歷五島而行回則徑趨長門每歲清明後至五月重陽後至十月當多東北風利入寇故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其入寇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人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豐前豐後和前諸島俗喜盜輕生好殺每戰必單列緩步爲蝴蝶陳前一人揮白扇爲進止木弓竹矢以骨爲簇刀極剛利中國不及也男子魁頭斷髮黥面文身婦人披髮跣足間用屢土氣溫煖宜禾稻桑麻產金銀琥珀水晶硫黃水銀銅錢白珠青玉蘇木胡椒細絹花布漆器扇刀劒鎧甲貢道故由寧波達于京

論曰四夷爲中國患從來久矣而皆殷於西北狡

然島夷狂逞肆噬則明興實甚豈盛衰之數亦遞乘歟夫以　高皇帝之威靈北暢南洽獨倭馭之而不馴綏之而愈貳此其不可以禮義化誨懷服視諸夷爲特甚矣東甌江夏僇力經營保障之具犂然畢舉廣寧一戰威震殊俗赳赳虎臣于今爲烈矣顧鉅防禦于平世疆事弊于匪人東南之禍其亦有必然者也重以匪茹罔懲包荒太甚郊關弛禁虎兕狎遊遂令貢使內訌姦氓外市紛紜糾結干戈日尋毒流海內十載不休　祖訓之嚴於絕倭淵乎卓哉貢萬世之龜鑑矣

安南考

安南唐虞時南交也秦爲象郡漢初南越趙佗據之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眞日南三郡光武時女子徵側徵貳反馬援討平之建安中改爲交州置牧唐置都護府改爲安南五代時土豪曲承美據之已爲南漢所併宋初丁璉有其地封交趾郡王自是棄爲夷璉傳弟璿黎桓篡之桓傳子龍挺李公蘊篡之公蘊八傳嗣絕爲其壻陳日煚所有元攻下之封其子光昺爲交趾郡王終元世貢不絕亦時時侵掠邊郡不敢大爲寇　國朝洪武二年

國王陳日煃遣使同時敏等來朝貢　上命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齎　詔封日煃爲安南國王給鍍金銀印未至日煃卒姪日熒嗣請　詔印于以寧拒之吾受　命封先王何以得擅予若日熒請于　朝乃遣編修王濂主事林唐臣封日熒嗣王而嗟賞以寧得使臣體日熒拜詔甚恭未幾爲陳叔明所篡叔明老弟煓代視事煓攻占城敗死弟煒代先是　上嘗戒安南占城毋相攻至是以叔明兄弟怙強速禍復遣使　諭之叔明表謝連歲貢　上厭其數令三年一貢毋侈方物進犀象以勞吾民二十一年黎季犛弒煒立叔明子日焜命絕其貢叔明八年死　上以叔明身自爲篡勑禮臣毋弔而遣行人陳誠呂讓諭還所侵思明五縣不聽日焜旋亦爲季犛所弒季犛大誅殺陳氏更姓名曰胡一元于蒼曰胡查僭號紀元國曰大虞永樂元年表言陳氏世絕查爲陳甥求署國事從之已眞封爲王會陳氏故臣裴柏耆疏闕下乞師而老褐亦傳送故王孫陳天平來朝安南使者見天平多泣下詔詰季犛季犛詭請迎太平歸還以國天平行命都督黃中呂毅率兵五千送之

季犛遣使迎具牛酒犒師偵騎往壺觴道相屬也不爲虞行至芹站伏發殺天平及大理卿薛昂中等引還　上大怒以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率新城侯張輔西平侯沐晟等二十五將軍出廣西雲南兩道討季犛而以尚書劉儁督師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督餉親幸龍江禡祭戒諸將毋縱吏士暴掠毋輕進貪功罪人得則歸國陳氏擇立其子孫能行至龍州卒輔進破隘留雞陵等關傳檄數黎賊二十罪師次新福縣晟亦自雲南至白鶴江遣人與輔會　上命輔盡護諸將兵代能時

賊恃宣洮富良諸江爲固緣江樹柵立樁別築土城備禦甚嚴欲老我師輔成合攻之下令軍中丈夫報國立功在此時矣先登者賞不次士皆奮呟枚舁攻具薄城裨將蔡福先登衆繼之舉火城上銅角齊鳴賊披靡退驅象巷戰遊擊將軍朱廣以畫獅蒙馬神機銃翼而前象奔賊大潰斬獲及蹈藉死者無算進克東西都賊焚城遁連戰萬刼江木九江閩海口皆大破之諸郡邑相繼降附輔徧宣　上意令安業隨窮追季犁父子子奇羅海口都督柳升以舟師會悉擒之安南平得戶三百一

十二萬象馬牛羊舟糧器械無算捷聞詔求陳氏後無存者父老合辭請郡縣視內地乃置交趾都指揮布政按察三司府十七州四十七縣一百五十七衛十一所三市舶司一以尚書福總布按二司事　勑輔束交趾有能學藝者舉以聞六年輔振旅還論功進輔英國公晟黔國公升安遠伯餘陞賞有差已交人簡定反　命晟討之儁復督師晟戰敗績儁及都督呂毅參政劉昱皆沒賊黨陳季擴鄧宗異等益猖獗乃命輔往輔率諸將敗賊酖子關又敗之太平海口追至清化殲其黨季擴自言我陳王後也請立不許請降許之以爲交趾布布政使輔歸復反竟復遣輔轉戰連年賊乃獲自輔之下交南凡三擒僞王威震西南夷中遂留鎮其地而尚書福有威惠交人懷之弭伏莫敢動十五年召輔還以豐城侯李彬代久之福亦歸尚書陳洽代時中官馬騏墨而殘交人怨之三年之間叛者四五起彬先後討敗之而黎利最劇連結老撾出沒縱橫彬不能制詔以爲清化知府利許諾然竟不赴而攻刼日甚先後破茶籠州諒山府茶籠守琴彭諒山守易先皆堅守力盡俱死之洽

力言利詐宜亟誅而中官山壽持撫議甚堅擁兵自衛諸將陳智方政復不相能彼此牽掣師遂敗事聞　章皇帝下璽書切責而以成山侯王通總兵討賊通戰寧橋中伏大敗尚書洽死之已敗賊交趾城下殺萬餘人諸將請乘勝感賊通不從賊知通怯益聚衆肆掠攻昌江城守將李任願福日夜拒戰焚其攻具賊益起土山以飛鎗射城中任福率敢死士夜開門殺守土山者襲破其營賊爲地道入擊橫溝應之從溝中發石擊殺賊甚多賊恐大軍至據其城攻圍不休相拒九閱月城中將

士三千餘人至是亡其半力竭不能支城遂陷任福皆自刎死中官馮智北向再拜誓不從賊與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俱自經死軍民感其義同死者甚衆　上遣安遠侯升黔國家晟分道往援以尚書李慶督師升剿而輕既連勝易賊慶言宜少戒升不聽竟中伏死慶及副總兵梁銘相繼病沒參將崔聚率兵進至昌江賊大驅象而前軍亂聚被擒時尚書福在行交人得福環跪泣公在我曹不至此競送之歸而晨兵竟不出遁懼大賂遺利與盟而旋師按察使楊時習爭之強不聽羣臣劾

通幷馬騏下詔獄論死遁後竟脫利表言前國王遺嗣昌今在老撾請嗣封　上集大臣議英國公臣輔尚書臣義臣原吉皆言交南本中國地勞苦而得之不宜隳成功示賊以弱大學士臣士奇臣榮頓首言兵興以來天下無寧歲今瘡痍未起而復勤之臣不忍聞且求立陳後者　太宗皇帝心也求之不得而後郡縣叛亂相尋至深歷　先帝憂今因其請撫而建之以息吾民於計大便漢棄珠崖前史榮之安在爲示弱乎　上曰卿二人言是　先帝指厥固知之明日出昌表論羣臣厥以

止戈爲武郎議者未同無庸恤羣臣頓首稱善於是命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齎詔召安南文武吏士皆來歸幷覈陳氏後當立者以聞利遣頭目黎公僕等送還官吏百五十七人戍卒萬五千一百七十人馬千二百匹其陷沒不得歸者無算且言昌死陳氏種絕　上心知其妄然業置之乃詔利權署安南國事八年利死子麟代之正統初以麟事朝廷恭詔封爲安南國王諭令還所侵欽州地及逋民二百餘戶麟卒子濬嗣遣兵攻沾城執其王摩訶賁該以歸詔歸其王不聽濬爲

庶兄琮所弒弟灝嗣輒侵我土司地攻殺老撾宣慰使刀板雅蘭掌父子爲八百敗歸累詔戒諭之灝驁橫自如屢攻占城併其國我無以禁而中官錢能鎮雲南復私與灝通爾結諸夷姦宄繹騷幾危雲南賴巡撫王恕發其姦亂乃弭弘治十年灝死子暉嗣使者入貢乞改所賜常服從王制不許十七年暉卒弟誼嗣阮种弒之立灝庶子晜晜甚政在羣下盜起國亂正德十一年陳昌弒晜自立莫登庸逐昌立晜兄子譓專其國昌奔據諒山死譓迫於登庸奔清化庶弟慮立交人云慮登庸

子也無何死登庸遂竊安南王其子方瀛譴竟死清化故臣共立譴子寧居木州漆馬江倚老撾爲援嘉靖十六年寧遣鄭惟僚來乞師　上以登庸弑逆又久不庭當誅議討之以咸寧侯仇鸞爲帥尚書毛伯溫督師伯溫至廣區畫諸便宜爲進兵計廣守臣多難之且謂莫之篡黎猶黎之篡陳先後事同不足誅登庸亦遣人自歸廷議未決伯溫駐師境上檄諭交人懸重賞購登庸父子懼請束身待罪歸欽州四峒故地世世奉職貢乃於鎮南關築壇具儀登庸率其屬繫頸徒跣北面匍匐上

表降伯溫承制受之詔赦登庸歸廢勿王以爲安南都統使世其職仍覈黎寧果黎後則畀以所據地否則已制下登庸已死授其孫福海二十六年福海死子宏濠幼阮如桂等擁立之族人莫正中欲爲亂不克來奔三十年命宏濠嗣四十三年貢使黎光賁至京光賁以國難羈留南寧者十五年至是乃達其後貢遂絕萬曆間莫茂洽爲都統使茂洽死國大亂數年鄭惟僚子鄭檢立黎暉後黎維邦爲主維邦死檢子松復立維邦子維潭嗣盡逐莫氏遺孽莫敬用竄居高平府敬璋敬恭竄居東海府保樂州復內相讎未幾敬璋爲黎兵所殺維潭遣使浮海詣督臣歸罪請款關輸貢移文擅用前國王印守臣詰之維潭飾辭對然請款愈堅因與約必以高平居莫氏如黎氏漆馬江故事維潭心難之業爲期啟關有日矣遂遁去頃之復款具言其恢復之義歸附之誠弟謂高平乃其故土且莫氏篡臣不宜以漆馬江爲比守臣曰莫氏在先世雖爲篡逆今日乃國家之外臣也爾安得滅之以彼奔敗之餘使得假息一隅毋遽殄絕是我國家所以鎮撫四夷共其患難之意也且彼此分

定我諸土司亦毋敢黨亂以遺爾憂于爾豈不利焉而愛此尺寸之地爲維潭乃聽二十四年夏四月築壇具儀受其降具如登庸故事督臣陳大科疏聞因盛言莫之篡黎其事逆先朝猶赦其愆況黎之復讎其名正今日宜許其順以夷治夷　祖宗成法事下兵部議如大科言詔以維潭爲都統使予莫敬用以高平令維潭毋得侵害安南復定其地東至海西至老撾南接占城北連思明衡二千八百里縱一千七百里夷獠雜居鑛悍喜鬬其君長尤狡獪有二名以僞名事中國自黎氏以來

雖奉貢稱藩然自帝其國中如趙佗故事死則加僞謚黎嗣之弑或云鄭惟鏗爲之陳嵩討惟鏗而僭爲者也譙者惟產所立也鄭宗強亡黎者鄭也登庸乘亂而竊其柄者也寧者非真譙子也傳聞厖不得而詰矣其俗惟交愛人倜儻驩演人淳秀有華風文學則驩演爲盛其山川佛跡勾漏傘圓富良江宣光江爲大產金珠珊瑚玳瑁丹砂諸香蘇合油胡椒羚羊角犀角兕白鹿猩猩狒狒白雉翡翠蚺蛇蟻子鹽醯波羅密巷羅果烏木蘇木

論曰安南自宋以前雖內屬然叛亂代有固南服之外疆也季犛之討彼惡已盈寧席中國廣大輕用武哉掃氛驅孽還我舊封　皇靈暢矣而銅墨朝頒羽書夕至元戎三遣旋戢旋棼昆明百粵之區戈船下瀨之士騷擾相乘困敝已極國家曾不得其尺縷斗粟之用惝然含旃與之更始兵革不興版章無損豈非繼述之善而　明聖之所圖歟維時反側初安刑餘肆毒官徇苟且之政將乏折衝之才遂啟戎心卒隳成業故談者有遺論焉黎莫相殘盛衰迭禪程凶較逆無所等差然皆先後輪誠叩關請命王封永削國體彌尊威已加矣然

後醉之操縱有宜抑亦參伍于前事也昔成化時閹直倖功數從中問所司征安南故籍劉忠宜匿不與事乃中寢嗚乎茲蓋臣之用心哉

女直考

女直古肅慎氏在混同江東東濱海西接兀良哈南鄰朝鮮漢爲挹婁元魏爲勿吉唐爲黑水靺鞨其部落曰女眞金祖也後避遼諱曰女直元滅金以其地置軍民萬戶府五　國朝分爲數種居海西者曰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憐諸處者曰建州女直極東最遠者曰野人女直又諸小種甚多皆勇悍善射耐饑渴喜戰鬬建州居中爲雄長地最要害其人知耕種緝紡居處飲食頗有華風永樂元年野人酋長來朝已悉境歸附先後置建州等衛

二百八十四兀者等所二十都司一曰奴兒干官其酋爲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俾統其部落別爲站爲地面各七不領于衛所亟約歲一朝貢野人遠無常期已又開馬市開原城設安樂自在二州居降夷終　文皇帝世諸夷奉職謹徵發惟命我亦厚賞賜金帛以結其心諸來朝及款邊通市者悉聽而建州衛指揮阿哈出及其子釋家奴皆以有功賜姓名阿哈出曰李思誠釋家奴曰李顯忠顯忠弟猛哥不花亦以內附故俾領毛憐衛累都督同知父子兄弟光寵矣顯忠死子滿住嗣猛哥不花死子撒滿答失里嗣宣德四年滿住請入朝充宿衛不許其年海西野人女直數寇邊都督巫凱請討之　上不欲勤兵第賜勑戒諭仍令凱厚恤入貢諸夷毋苛留正統初建州左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子童倉逃居朝鮮童倉弟董山嗣爲建州衛指揮亡何凡察童倉歸建州數與朝鮮相告言語在朝鮮傳中方七姓之難建州亡其印詔更給比後得故印詔上更給者凡察匿不出乃更分建州左衛置右衛剖二印使董山領左凡察領右正統末北虜數煽誘諸

夷與窺邊滿住董山等咸耳目虜入寇不絕殺掠遼東吏民無算景泰中巡撫王翔遣指揮王武經歷佟往招之稍歸所掠而身自入謝然是時諸酋多死子孫以從亂故盡失其賜勑不得官以舍人入賞賜賞大減恨恨也成化二年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諸部來朝貢邊臣以禮部定名數驗方物貂皮純黑馬膘壯始聽不則拒之殊非厚往薄來中國所以待夷狄之意請更其制下兵部議如秉言而董山糾毛憐海西夷入盜邊無虛月遣都督武忠往諭　勑考郎兀諸酋撒哈良等毋黨

叛皆頓首謝董山亦悔走闕下自歸責而遣之然暴橫自如語言不遜詔羈之廣寧尋誅之以武靖伯趙輔爲靖虜將軍都御史秉督師討之分三道入搗其巢朝鮮亦發兵遏其東走輔斬首虜多滿往死明年築撫順清河靉陽諸堡邊備日嚴夷稍稍劍而朝廷亦欲羈縻之勿絕復以董山子脫羅爲指揮滿住凡察後皆得襲諸從叛者視先世遞貶一官諸夷復貢然往往以殺董山輒爲辭患苦塞上巡撫陳鉞不能禁輒襲殺降夷以捷聞時大閹汪直方倖功鉞揣其意疏言建州夷連結海西

請討之而通事王英者復說直是可乘也毋爲他人功直銳甚請行詔以兵部左侍郎馬文升經略之直亦繼往文升至則具言夷所以叛無他端起于二三酋豪失職怨望及貢使苦關吏求索相挺爲亂耳宜嚴罰吏而稍寬夷使自新可不煩兵服也直心害文升而文升遇直無詘禮鉞復構之遂劾繫文升謫戍蜀時諸夷業已聽撫有次第會文升去鉞遽言夷酋伏當加修怨怙亂不誅無以示警乃遣直行而以撫寧侯朱永爲帥襲破之煩有斬獲道遇貢使哈速郎禿等以爲賊捕送京師誅哈速等五人竄郎禿等七十餘人論功進永保國公鉞右都御史直歲增米三十六石諸將校陞賞有差而夷大怨怨益深入殺掠焚刼慘于往時矣御史強珎暴其狀旋爲直陷謫戍邊遼事益壞守臣苦用兵思復親夷會其酋完者禿貢馬乞入謝請于朝許之自是諸衛復奉貢請襲如故少入冠塞上稍休至正德間海西夷加哈乂竹孔革等爲亂阻絕朝貢旋撫諭解散嘉靖初夷酋速黑忒最強諸部畏之入貢亦最恭以捕殺叛夷猛克功賜綵幣金帶大帽獎慰之以風勵諸夷其後請乞煩

大率以詐冒得官入貢浮于常額乃從兵部議勅遼東守臣夷來必嚴覈如制方啟關否毋納二十一年建州夷李撒赤哈等入寇巡撫孫禮禦之失亡多頃之於放爲巡撫坐減賞物夷人譁不能定顧詐殺譁者夷挾怨數入塞殺掠如成化時復時與虜合爲邊患撫臣連以不任罷去遼東西大困已復稍戢朝貢至今不絕其地有長白山橫亘千里高二百里巔有潭周八十里南流爲鴨綠江北爲混同江陰陽則五嶺喜昌石門夷視爲咽喉土氣極寒冬常穴居壹馳獵上下巖壁如飛浮馬

渡江河不用舟楫恃其獷捷故屢入寇然貪惜官賞雖叛輒服焉產楛矢石砮赤玉貞珠金麻布鹽馬鯨睛腦肭臍海東青鷹鶻鵰鶻兎鵰牛魚粟麥檽蔞菜及貂鼠青鼠虎羆狐狸海中豹驢雜牛狗猪諸皮貢以冬月爲期非期者邊臣具請其陞襲以頒給勅書爲驗久稍濫嘉靖雖禁不能盡覈也

論曰女直之興微矣極其勢至於亡遼處宋基中國大禍患生於所忽盖謂茲歟勝國驅除　明興豢養稍馴狎矣彼其屋居耕食分地世官非專事射獵遷徙無常如何奴比故可得而羈縻蓄也歟

奔豕突夷性則然而此叛彼歸朝侵暮款信使一歸扣關相望假令恩威足服其心而擾馴毋失其宜一彊吏辦之矣顧夸者徼之以爲功貪者漁之以爲利自我致冦亦復何尤夫以馬端肅之經畫夷方悔禍勞之不圖而反爲罪首卒使奄豎快心邊陲飲痛謀國如此以制夷撻虜能哉

朶顏三衛考

三衛在大寧都司北曰朶顏福餘泰寧其地在春秋爲山戎秦爲遼西郡北境爲奚契丹所據東漢征敗之其酋走匿松漠間後魏之先復居故地號庫莫奚後屬契丹名兀良哈今猶仍其稱元卽奚都地置大寧千戶所國初置行都司及營州等衛洪武十四年封子權爲寧王守北藩時宋國公馮勝征納哈出　上諭令據大寧塞分兵列戍以控制之至出內帑鈔募民輒粟餉軍勝遂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每師出輒留重兵爲守卒破降

納哈出二十一年故元宗室遼王阿里失禮及朶顏諸酋奏願內附詔立三衛以居自錦義歷廣寧至洮河爲泰寧衛以阿里失禮爲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爲同知自黃泥窪踰瀋陽鐵嶺至開原爲福餘衛以海撒男答爲指揮同知自全寧抵喜峰近宣府爲朶顏衛以脫魯忽察兒爲指揮同加各領部落爲外藩畜牧遷徙從其俗靖難兵起先襲破大寧盡拔諸軍及三衛朝騎挾寧王入松亭關事平詔三衛奉職如　高皇帝時盡官其酋與約歲再貢衛毋過百人其後屢告饑許以馬易糧小小

入犯璽書詰責許以馬贖罪比馬至復償以布其易糧者上馬至十五石絹三疋邊爲之困後乃以都督劉江議裁馬直半給布絹是時寧王徙藩江西都司及諸衛皆遷內郡大寧地虛三衛因竊據出沒塞下外暱就中國而內通虜永樂二十年上北征阿魯台曰虜恃兀良哈耳必剪兀良哈乃簡步騎五萬令諸將分五道往而身率兵邀其西走五軍會兀良哈果驅馬牛羊車輛西走陷澤中上麾兵蹙之斬首數百級相蹂躪死者甚衆已乘高望見寇衆復聚乃分左右翼夾擊而令甲士持

神機銃入深林中爲覆曰寇至乃發已寇突而左左師馳之走林中林中伏卒起虜驚走渡河大潰死傷略盡餘數百人躍馬走 上曰此虜酋所居疾擊之追奔三十里蕩其巢而還三衛自是創復稍稍自歸 上亦貰其罪待如初 耶皇帝立更給福餘衛印幷釋前所虜部酋帖格歹從指揮安出請也 章皇帝初貢不時至邊將請討之詔飭部伍防守而已毋輕議兵宣德三年秋 上大閱行巡邊駐蹕石門守將奏兀良哈萬衆侵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諸將咸欲擊之或請益徵兵 上曰孽虜無能爲也朕以鐵騎三千出其不意擒必矣遂決親征下令選士三千人人二騎持十日糧夜銜枚出喜峰口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見我軍以爲乘障卒易與悉衆來戰上中分其騎爲兩翼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矢如注繼神機銃疊發虜大潰走 上以數百騎追之虜望見黃龍旗知 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生縛之斬其酋命諸將搜山谷務窮虜巢忠勇王金忠者故韃靼名王子也及其甥都督把台請自效 上從之或言虜其類也往必不反

上不聽竟遣之忠與把台果大獲虜人馬牛羊數百至 上命酒賜以金爵顧謂侍臣王者用人宜誠如朕昨懷疑聽人言將失二人心或言夷族巨測 上曰漢用金日磾何不可耶時 天子神武閎於兵士馬精強所任皆效力故一戰大克六年詔諭三衛罰其罪使自新其明年更給泰寧衛印以舊印奪于虜而福餘印亦以虜再失至正統元年再給 睿皇帝初三衛復通虜酋脫懽及女直伺塞下屢詔戒諭之三年春三衛酋阿魯歹等以五百騎掠葭州爲邊兵破歸獨石守將楊洪邀之

西涼亭生擒百戶乞麻里等奪所掠　上命集兀良哈使臣於市戮示之隨諭都指揮安出等近邊臣屢擒盜邊者訊之皆爾部人爾其縛首惡來獻毋匿叛安出使指揮伯都哈孩等入貢具言其人已遠遁無從捕再勑索之其明年夏三衛酋歹都等言賞薄互市失利非　文皇帝故事　上因其使陛辭勑諭歹都　文皇帝以爾通阿魯台歲徵爾馬三千匹贖罪爾僥首聽命厥實爾寬而妄意無厭是速敗也其亟改圖不者將貽悔其秋楊洪復破其五百騎于白塔兒聖書褒洪五年使者易

農具歸開吏胡之具酋以爲言留聽歸其明年幅餘所部脫火赤完哈等以射獵爲名掠邊開被擒其明年復掠遼東守將曹義於其酋字台背命磔于市其明年虜酋脫懽死子也先嗣益驕橫屢犯塞朶顏乘是愈擾邊然多不過自餘時明年秋三衛乃並入寇命成國公朱勇率諸軍分道出喜峰口諸處都督同知楊洪出黑山東西齊舉並擊兀良哈勇等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至全寧遇福餘逆戰敗之次虎頭山及流沙遇泰寧朶顏又敗之洪至克列蘇俘斬安出部賊各奏功自是三

衛寢衰然怨我刺骨因通也先導之入寇矣而其朝貢中國如故安出歹都言女直來侵且修怨詔戒止之亦時時以瓦剌暴掠聞輒賜勑存慰許急則避居近邊十二年春都御史王翱同總兵曹義巡塞外至廣寧兀良哈伏林中義圍擊敗之別將胡源出開原集禮出寧遠各有斬獲褒賞翱等有差十四年福餘泰寧結也先入寇朶顏獨扼險不肯從虜不得利大掠二衛人畜去二衛益衰而朶顏獨強盛竟與虜合我是以有土木之變嗣後三衛入貢往往雜入北虜使中窺我遇北使厚心不

能無望且以我虞虜也故常挾虜爲重以結婚迤北聳邊吏盡沒遼河東西三全河北故地薊遼從此脅脅多事矣景泰三年三衛遣人言也先將以冬月住哈剌莽來召衛酋往議事兵部尚書議議也先貢使絕而三衛使遍至疑爲虜間宜令邊臣嚴爲備因條上防禦諸事詔從之五年泰寧都督僉事韋干帖木兒上書乞大寧廢城及甲盾議復持不可　帝心難予城又重絕三衛懼乃用廷臣議遣譯者語之大寧城迫近寨不便射獵又炎暑恐生疾疫非所宜居其去塞二百里住牧毋犯邊

吏約甲盾不爾吝冦至則給其明年革干帖木兒及朶顏諸酋來朝乞犂鏵種糧及耕地自給詔予糧三十石其明年入邊叅政葉盛督軍破走之天順三年虜酋孛來謀掠三衛詔諭革干帖木兒使修備緩急來告隨晉革干帖木兒爲左都督其明年革干帖木兒死弟兀研帖木兒代領衆部落不附乃從朶顏都督朶羅干請以其子脫脫孛羅爲都督僉事領父職是時三衛多與孛來通貢使浮常額故事貢道由喜峰口景泰末已闌從獨石萬全右衛入至是乃隨孛來使者俱入雲中邊厚賞

我待之如故仍戒邊臣毋盡納至成化元年孛來爲請賞結三衛心詔諭孛來國家待四夷輕重有等成憲具存三衛違貢道舍東而西無誅爲幸其又何厚焉其年復犯邊遣都督季鐸往諭至泰寧而還兵部劾鐸奉使無狀請逮治詔貸之泰寧衛酋隨請于塞下市牛及農具幷乞蟒衣制勿與蟒其他聽與民交易其明年詔虜使毋通朶顏已又戒邊臣備朶顏通虜五年詔三衛常貢外毋進海青兒鶻其後屢以馬市請兵部持不可至十四年命兵部侍郎馬文升和輯女直三衛而通事百戶王英嗾幸奄汪直使據文升功三衛乘間申前請且欲改貢道從開原復以兵部議格而三衛亦要索無已時大抵自天順後北虜諸酋反覆相殘踩並陰結三衛伺我然亦不敢大爲冦而總兵梁銘頗以威名著弘治二年請增貢不許其後小小入邊或絕貢我輒嚴備至十年守臣張瓊楊友出塞燒荒掩殺邊釁遂起十七年朶顏通小王子入冦上御煖閣召輔臣議語在北虜傳時朶顏部落益蕃累侵盜而諸部花當爲貴種花當次子把兒孫恃驍勇敢深入益爲中國患正德四年泰寧酋滿

蠻率部落二萬餘欲附居塞下避北虜守臣以聞兵部議許居故鎮安堡第戒邊臣毋縱虜內蹂從之其後花當累請增貢且謂不得請則絕貢詔暫增今歲後如故而花當請益堅我不能從乃遂通小王子部落自黏魚關毀垣入殺叅將陳乾及指揮談茂馬英等遣都督桂勇討之兵尚書王瓊建議諭花當必以把兒孫償乾乃罷兵許貢花當言把兒孫已逮道請入馬贖殺乾罪瓊初持議堅後竟許花當貢班師未幾復入冦叅將魏祥全軍沒終正德世不能討　肅皇帝立都御史孟春言把

兒孫修貢謹又歸我人畜請予一秩詔予千戶給事中許復禮謂不宜予事乃格是時把兒孫與小王子婚屢誘虜入寇都督馬永禦之頗有斬獲孟春復請毋惜一官以餌虜御史盧瓊疏罷之未幾把兒孫死革蘭台爲都督革蘭台父革列孛羅花當長子也早死把兒孫狡悍謀奪嫡然種人不附革蘭台至是乃得襲時嘉靖十年也革蘭台立隨入寇漁陽諸小關皆殘破撫臣王大用頗有遠略欲厚賂城其霧靈山不果革蘭台又乞晉秩大用持不可屬虜酋阿堆哈利赤數殺掠建昌喜峰口太平諸塞御史連疏詆大用啓釁奪其官虜益張邊廢耕牧而朶顏亦益輕我二十年革蘭台遂復求增貢不許時時暴寒下輒云結小王子旦夕入寇會虜自雲中深入太原邊臣恐因曰山海關諸邊連歲無警亦是酋功也宜予賞詔從之其明年復誘虜犯青山口　內詔以侍郎胡守中往撫守中憸嗜利盜內帑金多又掠出塞盡代遼全以來松木百萬自撒藩籬徧索富人舊將領金錢言官劾守中論死西市巡撫徐嵩以阿事守中削籍已有發嵩乾沒狀者逮謫戍其明年總兵郤永

出塞襲李家莊斬四十級李家莊者朶顏別部也善盜邊然不通大虜亦能盜虜馬每往輒曰我戍卒曰吾往盜馬耳無我虞也後而善射虜追之輒入險不能逼頗爲邊障是役役遂恨我往往合大虜爲梗而遼東塞亦以朶顏故連中虜我兵禦之互有勝敗二十七年革蘭台死子影克襲故事三衛酋皆以貢時身受職闕下至革蘭台父子乃遣人代詣我不能詰頃之有庚戌之變虜時言遼陽軍導我來虜呼朶顏爲遼陽軍故云自是調邊兵入衛及移戍劉無虛歲三衛濫勾引莫誰何三十年咸寧侯仇鸞請征之樞臣趙錦督臣何棟議不可撒藩籬引寇自近事遂寢其年冬誅逆酋哈舟兒陳通事舟兒通事皆邊民爲夷酋幹堆板卜所獲更姓名充貢使大爲虜謀先是虜謀犯京東舟兒爲言潮河川可入北通古北口復傳虜西還誤我畿甸爲殘至是虜求開市舟兒煽搆其間何棟計擒之始伏法其後楊博爲總督復賜殺其首惡通漢夷稍戢三十八年虜把都兒十萬騎挾朶顏酋影克哈孩爲鄉導我謀多被殺虜遂潰塹深入督臣王忬誅死其明年影克勾把都兒犯一片石

遊擊郭琥敗之四十二年糾東西虜二十萬由墻子嶺入大掠畿內督臣楊選誅死隆慶元年夷酋董忽力勾土蠻十萬入寇勢甚猖獗折墻出至棒槌崖迷失道墜坑死無算語具虜傳是後督臣譚綸總兵戚繼光協謀練兵增垣控制有方迄隆慶三衛奉職稍謹虜亦無大舉邊時少安衛制首泰寧次福餘而朶顏未今朶顏盛故以爲首稱曰朶顏三衛云三衛皆勾虜而朶顏爲甚大抵夷性喜偷剽善反覆虜衆至則逢之爲導而貪中國賜予燕撫厚亦時時以虜信告我得預防故迫之則毆

使爲虜信之則覘其計善馭之則用爲間諜漢顏夫而耳目猶在不能絕亦不可絕也其地東接海西西連開平北抵北海南迄薊遼俗與韃靼同其山曰馬孟廣袤千里以中峰名產馬橐駝黃牛青牛馬騾鵲樺皮白蔔萄

論曰兀良哈之爲中國利害甚明也分閫建藩高皇之慮遠矣內徙于　文皇非得已也于戈初戢障塞尚虛愛弟之請難裁征戍之勞有念增宜移置姑待後圖觀其次鳴鑾鎮有滅殘虜守大寧之論彼何嘗遽制以資夷哉羣庭甫定倫木受興雄謨莫窺遺憾可知　章皇寬河之役感折奸萌假令乘勝長驅刈殘酋復舊疆善繼善述誰曰不宜顧上有雄略之主下無謨遠之臣後且弄開平而失之遂使要害藉于犬羊而宣遮隔若胡越禦戎之策從茲絀焉夫西河套而東大寧失之皆我害也然河套猶明知其奪于虜而時圖恢復乃大寧藉口于　文皇職方氏遂視若三衛之固有無敢談及故實莫稽而傳訛日甚可勝嘆哉

哈密考 赤斤等衛附

國初畫嘉峪關以西先後置衛八曰哈密曰赤斤蒙古曰安定曰曲先曰阿端曰罕東曰罕東左其先置後廢者曰沙州而哈密最西近土魯番去肅州千五百里爲西域咽喉以故重凡諸夷入貢必哈密譯其文乃發其地故漢伊吾盧唐西伊州元族屬歡武王忽納失里居之後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永樂元年遣使貢馬明年乞封詔仍爲王改稱忠順賜金印其部落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皆領以都督統子王安克帖木兒立一

年卒無嗣兄子脫脫先是俘蠻夷邸 上厚撫之使嗣王設衛置官以華人周安爲長史劉行爲紀善駸駸視內藩矣未幾脫脫爲祖母速哥失里所逐詔還其王與祖母睦如初朝貢不絕然酒昏縱部下不附九年卒命都指揮哈剌哈納爲都督僉事守哈密是年封脫脫從弟免力帖木兒爲忠義王忠義王時哈密稍輯睦尤剌一入寇忠義王以聞詔詰尤剌旋解去宣德元年忠義王卒詔以脫脫子卜答失里嗣王仍稱忠順以幼故復立忠義王子脫歡帖木兒爲忠義王共理其國正統四年忠順王卒子哈力鎖魯壇嗣王別名倒尤答失里嘗爲其母乞醫藥 上嘉予之仍勑罕東諸衛還所掠哈密人畜無何尤剌攻哈密劫王王母去詔詰尤剌歸王及王母哈密自是畏兀剌稍貳于我璽書諭王朝廷樹立之恩于先世甚厚背德不祥慎毋爲人所詛惑也然竟不悛益通虜拘留漢人因而轉賣者甚衆使者復暴橫至毆死護行軍校邊臣請絕其貢詔曲貸之天順元年倒尤答失里卒弟卜列革嗣王乞朝服束帶母妻冠袍及兵器諸物詔下有司予王朝服母妻器冠餘勿計

隨以王母努溫答失里請先後賜乘轎洗盆金箔茶香及諸藥物甚夥其後請以部人必剌牙失里爲國師 上曰國師以優西僧之有戒行者難輕授其命爲都綱天順末卜列革卒世絕王母若國請以族人阿兒察嗣阿兒察辭乃命把塔木兒爲右都督守哈密把塔木兒者故忠義王脫歡帖木兒外孫也初王母以非族類不宜立而哈密酋母雜法兒等及國人請之堅故有是命把塔木兒死子罕慎嗣爲都督成化九年土魯番強控弦可五萬其酋速檀阿力尤雄黠速檀華言王也攻破哈

密執王母及金印去罕慎竄居苦峪城甘肅守臣以聞兵部議哈密我藩籬土魯番無故奪之此而不問則諸衛將盡爲蠶食嘉峪之外皆敵疆矣必復之乃使都指揮詹昇諭赤斤蒙古諸衛以輔車唇齒宜自爲計而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討之至則調赤斤罕東兵數千駐苦峪不敢進謬言阿力欲擣二衛虛還其兵使自守而身自歸朝阿力遂輕中國益侵我內屬諸夷時遣使稱王母死還金印城池以虛辭誤我十四年阿力死子阿黑麻稱速檀未壯守臣請乘間納罕慎哈密至十

八年罕慎入哈密晉左都督罕慎貪殘失國人心西域諸貢使苦要索有怨言弘治元年好回誘阿黑麻使攻哈密阿黑麻亦壯乃曰罕慎非脫脫族安得王王故應我因好語罕慎與結姻乘盟殺之遣使入貢言罕慎病死請代王領西域職貢兵尚書馬文升議諸夷各有分地安得相併兼人以北虜之強我尚卻其款何物小酋欲與我媾且憫然王也格不予而遣哈密部酋寫亦虎仙諭阿黑麻以金印歸擇所宜王文升謂夷俗重種類且服元久非是族也不可使守乃行求忠順近屬安定王裔孫陝巴爲王以奄克孛剌阿木郎輔之二酋輕重不相得陝巴空名耳無與爲守阿黑麻乘間攻殺阿木郎執陝巴去而以阿木郎奪寶物掠其牲畜爲解事聞賜勅切責遣侍郎張海都督同知綬謙往經略之會土魯番使來海請羈之肅州而再勅阿黑麻令歸陝巴廷議勅無爲也我愈褻而夷愈重不如海自以檄往不聽則何隙誅之或閉關絕之制在我矣通事王英言罕東及野也乞里諸夷怨土魯番刺骨我撫而用之皆吾兵也西域使者方扣關倚互市爲利我聲阿黑麻罪謝西域毋

與通彼窮而歸怨皆吾間也如是則土魯番勢孤自保不暇烏能有哈密哉詔從廷議命海檄土魯番須陝巴歸貢乃許不則留前使毋遣而絕其後使仍以寫亦虎仙等爲都督轄三種夷奄克孛剌爲之長如罕慎故事海等不待詔逕歸下獄謫免阿黑麻遂自稱可汗略罕東諸衛聲取甘州于是戍其使四十餘人于兩廣而稍用王英策閉嘉峪關絕西域貢令怨阿黑麻是時阿黑麻已西去留其將牙蘭以四百騎據哈密文升計是可襲而虜也謂肅州撫夷指揮楊翥汝熟夷情策安出翥言

罕東有徑路達哈密不旬日至襲之必以罕東兵爲鋒我兵繼之文升喜蜀河西巡撫許進總兵劉寧使副將彭清以三千騎往逕罕東兵不至乃循大路行乏水草騎不得馳牙蘭調知遁去兵入哈密獲陝巴妻女幷牛羊三千有脅從八百人我士馬亦多物故文升意大望違節制取空城無益不當賞獨軍士勞苦遠征當賞　上念邊臣出師塞外功宜錄各陞賞有差而哈密夷衆久苦兵困甚不能支盡焚其廬舍內徙肅州先是奄克孛剌幷種人亦寄居赤斤守臣幷爲請居之苦給給牛種

耕牧自便奄克孛剌遣寫亦虎仙來貢請乞無厭至許訴曹郎禮部尚書徐瓊疏逐之十年秋阿黑麻以絕貢失互市窘乞歸陝巴易故四十餘使貢如舊詔起前咸寧伯王越帥諸路議還其使其明年陝巴歸復故封遣兵護之國以奄克孛剌寫亦虎仙等佐之奄克孛剌以兄罕慎故怨土魯番越復以罕慎女妻陝巴結其心捕稍立而陝巴嗜酒掊克部酋阿孛剌復搆阿黑麻迎其次子貞帖木兒爲王陝巴奔守臣令董傑諭阿孛剌還陝巴不聽傑與奄克孛剌等擒斬阿孛剌復其王送貞帖木兒還土魯番時阿黑麻死諸兄讎殺貞帖木兒懼不敢歸以母罕慎女也依奄克孛剌守臣恐與陝巴嫌使居甘州而其兄滿速兒稍定國亂自立矣正德元年陝巴卒子拜牙郎嗣滿速兒與通好上書求貞帖木兒兵部議我方質其所愛不宜予六年議予之湯沐衣幣遣歸以都督寫亦虎仙滿剌哈三爲護行至則留不歸反以我情輸滿速兒導之侵我奄克孛剌以聞因具言拜牙郎欲拔中國從土番國且不守遂奔肅州坰之滿速兒逐拜牙郎使其將火者他只丁守之部都御史彭澤督

師往討時鄧璋爲總制給事御史言兩帥並置莫適任也宜罷遣不聽澤度滿速兒強未易兵定乃以繒綺二千白金器皿入土魯番庭說令和好滿速兒喜許歸金印城池澤召還而拜牙郎尚爲所留我益幣索之卒不應滿速兒益驕日夜與寫亦虎仙牙木蘭等謀入犯縱騎蹂關外及苦峪諸城會滿速兒以他事怒寫亦虎仙將殺之火者他只丁爲解許至肅州歸幣千五百疋滿速兒喜釋弗誅遣入徵幣無有也遂復奪哈密城大入爲寇遊擊芮寧與戰死之亡七百騎賊迫肅州城下僞請

和而陰約諸降夷及夷使爲內應兵備副使陳九疇廉得其情收繫捶殺之嬰城守而使使媾尼剌達兵掠其巢滿速兒狼狽走我乘之頗有斬獲副總兵鄭廉及奄克孛剌再敗之瓜州滿速兒復請和巡撫都御史李昆以聞時方遣彭澤及中貴人張永往視師疏至罷行而滿速兒實無意和語張甚又竟不歸拜牙郎九疇議夷兄弟方內競安能加我且俗無積聚師行則徵發煩擾未戰已先困矣我內地旱收堅壁待之可坐破也宜絕其使勿通都御史昆議異謂不宜絕請　上裁兵尚書王

瓊右昆議從之瓊雅欲修郤彭澤又心害九疇能日媒蘖西北事奸夷覘知本兵指又度　天子多嬖臣可賄中則相與關通上書訟九疇激變邊先後幷諸守臣逮下獄澤奪官昆論參政議殺九疇戶尚書澄持不可乃削籍而寫亦虎仙者以貢至貪緣倖臣以秘術干　上得待左右橫甚至冒國姓嘉靖改元暴其罪幷子婿論死西市逮王瓊戍之起彭澤爲兵部尚書九疇以郎御史撫甘肅三年滿速兒以二萬騎入甘州九疇先登戰死方逐之殺火者他只丁部下傳滿速兒死九疇以聞

上方念河西危急遣兵部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率師西討未至以捷聞獻民等實不見賊而滿速兒故無恙事頗上聞諸議禮貴臣故善王瓊欲甘心澤九疇使錦衣百戶王邦奇劾奏之　上怒甚大學士楊一清爲請不能得下法司議勒澤獻民歸里九疇且不測兵尚書胡世寧力言九疇雖輕信所部上功失實然其人忠力足任也且土魯番所忌惟九疇游辭反間變詐百出罪九疇是快夷心自蹈干城非計乃戍之窮邊是時哈密已大殘餘衆千餘人走入塞守臣撫存之歲給耕種多五

百石少百石而夷酋請乞頗我無以應乃以兵備副使趙載議裁其賜而滿速兒既敗歸亦數使牙木蘭款關求貢尚書王憲遣夷使往諭復不報六年秋乃遣馬黑麻虎力孀翁來稱貢隨令牙木蘭入寇于是留其使肅州明年夏牙木蘭降牙木蘭者曲先夷也幼爲土魯番所掠壯而黠滿速兒倚之數苦邊至是以入寇不從欲誅之懼而來奔頃之虎力納咱兒犯肅州趙載彭濬擊却之督臣王瓊以所斬獲示馬黑麻等械下獄其年冬滿速兒請歸哈密瓊以聞下廷議時頗有言哈密難守不

宜復詹事霍韜力言置哈密者所以離戎虜之交外領西域內蔽邊郡不可失也或難其守欲棄之則甘肅鄭守亦棄甘肅乎第宜覈夷情討軍實下令有能和輯諸戎屏我西陲則畀以其地毋規規忠順後爲也尚書世寧疏言先朝不惜棄交阯大寧何有于哈密且我實封殖忠順以爲外藩而自罕慎以來三立三爲虜後遂與戎比而窺我耗金幣勞士馬竭財力無尺寸功徒使戎得挾以爲資以邀索我臣以爲此與國初所封元孽和寧王順寧王安定王爲耳安定王又在哈密西最近邊今

皆存亡不可知我一切勿問而猶戀戀于哈密何也昔光武閉玉關後世善之臣愚謂宜謝哈密專守河西毋煩德中國報聞滿速兒時往來關下遣人索前使及欲得牙木蘭釋憾事聞將報計世寧復爭牙木蘭木我屬夷土魯番安得索之且彼所恃者寫亦虎仙火者他只丁今皆斃而牙木蘭復來歸是無柰我何我料兵食以備之結尤刺以撓之相新附賞有功內治既修何憂乎狡夷 上是之章下瓊瓊引夷使伏堦下風諭朝廷威德爲言牙木蘭已他徙稗馬黑麻虎力孃翁俾入貢滿速兒再使來語稍恭瓊慰犒之遂以哈密歸然我竟不能有至二十五年復爲馬黑麻速檀所據語具土魯番傳中諸酋阿吉孛剌等瓊皆爲請襲招居近地耕牧河西入貢如故哈密名存而地久沒矣初阿力虜王母以不助掠赤斤王母頗有威嚴能馭下王母虜赤斤諸衛相繼沒土魯番日以金印爲市逋歸逋奪我自楊翥議襲後無能以一騎踰關而西一闖其境徒重棄金印議論紛拏遣將召兵迄無虛歲而金印竟不返世寧發憤力爭不能格也都御史唐澤御史劉濂疏曰今之處土魯番

與哈密迹有已然理有當然勢有必然撫之以恩則驕滋震之以武則力屈此已然之迹也順則綏之而備愈嚴逆則禦之而武毋黷此當然之理也處置得宜則彼此俱寧不則禍連而不解此必然之勢也蓋師戒輕舉冠難橫挑其大者有五焉尺藉空虛屯田榛蕪兵食不充一也我屢挫而怯彼方勝而銳二也我失尤刺之援遂則無資彼合瓜州之力退且有據三也河東臨洮創夷未蘇赤斤諸衛零落殆盡根本既搖落離亦撤四也西南苦虜東北苦戎弁力則提襟深入則楞腹五也況哈

密遠在磧外豺狼是鄰強驅垂亡之部落復還久失之封疆兵必難留勢將自潰爲宜寬而撫之聽其自歸蒐乘補卒慎擇將帥募民廣屯塞下使軍實日充然後蹈瑕遘釁惟吾欲爲招瓦剌城瓜沙與哈密襟喉西域拱衛中華將無不可矣若今日則非其時也始王瓊與謫戍以議禮諸臣薦銳意哈密後心知其難卒請從澤等議焉

赤斤蒙古

赤斤蒙古周西戎戰國月氏秦漢屬匈奴武帝取爲酒泉燉煌二郡晉屬晉昌郡唐屬瓜州後沒於

吐蕃宋入西夏元仍屬瓜州其地有白山多草木禽獸永樂二年故韃靼丞相苦木子塔力尼率五百人來歸設赤斤蒙古千戶所以塔力尼爲千戶賜誥印所尋爲衛千戶爲指揮僉事十年叛寇老的罕走匿赤斤命右庶子楊榮同豐城侯李彬議討之彬榮計道險轉餉難且隆冬興師非司馬法請止兵 上從之以勅諭塔力尼遂擒老的罕來獻賜綺幣襲衣晉指揮同知塔力尼卒子且加失旺嗣晉都指揮同知宣德七年所部韃人祖失加卜等來歸命居之平涼正統元年且加失旺表言與韃靼戰有功晉都指揮使五年晉都督僉事明年勅諭且加失旺及都指揮革古者可兒即等曰近使者至哈密命爾與沙州衛議行爾獨棄朕命不遵革古者又時率其屬往來沙州爲盜暴苦行旅甚負朝廷所以建衛設官封殖爾等之意其改圖毋忽其年赤斤蒙古以瓦剌寇掠乞內遷肅州之白城山詔止之已請建寺其地守臣謂寺而不已且予之巢勿許便從之且加失旺卒子阿速嗣爲都督僉事指揮同知鎖火者乞晉秩且言肅州都指揮胡麟阻其市易勅戒胡麟而以鎖火者爲

都指揮僉事先是且加失旺嘗言瓦剌也先來求婚未即聽至是也先遣人要阿速往受聘阿速以聞復請內遷避瓦剌報詔也先求婚朕向許爾父自擇便宜不中阻顧受聘非宜往而見詐悔將何及赤斤爾世守地柰何棄之爾第保險綏衆善自備朕且命邊將緩急爾矣是時瓦剌強赤斤蒙古與沙州罕東名內屬然陰與虜市至受平章等官沙州酋薛令以爲言詔詰責之十一年赤斤酋鎖合者赴闕下乞攜部落來歸 上遣還下其事于總兵任禮始苦木娶西番女生塔力尼又娶于達

達生鎖合者及芒古者乃分所部爲三帳自領中帳而使塔力尼領左隸以西番人鎖不者領右隸以達達人至且加夫旺父子相繼長赤斤部衆強欲并右帳相繼殺不休鎖合者窘故自歸未幾死以其子切塔兒嗣爲指揮同知而哈密使者往來道赤斤爲其部酋劫掠阿速不能禁我兵捕獲劫者械至京師之景泰元年以擒叛寇功晉阿速都督同知諸部下陞賞有差後復晉左都督五年尼剌也先以書誘赤斤諸衛脅使助巴阿速白其書上命守臣遣人諭阿速毋與尼剌通成化二年阿

速卒子尼撒塔兒嗣爲左都督六年以其叔父乞巴失加卜丁二人爲指揮僉事佐尼撒塔兒從夷族請也其明年尼撒塔兒卒子賞播塔兒嗣十四年夷酋復表言賞播塔兒幼不更事指揮加定爲衆所服乞晉秩代視事賞播塔兒亦自請之報可以加定爲都指揮僉事仍令俟賞播塔兒壯還衛政是後土魯番陷哈密侵掠赤斤至正德間奪其印種人散亂多走塞下衛遂虛

安定　阿端

安定韃靼部也東爲罕東北抵古沙州地廣袤千里無城郭俗以馬乳釀酒氈帳爲廬產馬駝玉石洪武七年撒里畏兀兒安定王卜烟帖木兒遣使貢鎧甲刀劒等物賜織金文綺分其酋長爲阿端阿真苦先帖兒四部給印章明年獻故元所授金銀字牌請立安定阿端二衛部從之以夷酋沙剌等爲指揮等官永樂二年表貢馬五百疋遣河州衛指揮康壽往受之受言令甲諸番貢馬償以茶官爲轉輸今安定遠不便請給布絹報可安定王立未幾爲曲先指揮沙剌所殺部落潰散至永樂十一年其孫亦攀丹來朝復故封歸安定賜以印

誥二十三年中使喬來喜等往西域至必立出江死于賊都指揮李英率兵至罕東問故罕東指揮綽里加言賊中使者安定曲先酋也英進兵擊安定斬四百八十級虜七百餘人獲駝馬牛羊十四萬有奇曲先遁去安定王詣闕頓首謝宥其罪遣歸宣德二年以安定僧賞觸領占爲戒淨慈應國師給誥命銀印是後安定王與國師屢入貢而國師之外復有禪師正統時國師則桑出鄰真禪師則攝剌藏卜攝剌藏卜者禪師賞竹領真之姪也賞竹領真自永樂時來歸居西寧卒而攝剌藏卜

嗣仍留西寧都指揮汪清疏其窺伺內地恐患邊
詔歸安定輔其王九年安定酋那南奔等掠曲先
我使往問復爲所掠勑戒亦攀丹約束部落毋生
事十一年亦攀丹卒子領占幹些兒嗣王尚幼以
其叔帽思參巴爲都指揮僉事佐之成化時爲土
魯番殘破苗裔散失至弘治初安定王領真幹即
兒子千奔請嗣王詩之終弘治世千奔時入貢正
德七年亦卜剌破安定奪器甲掠其地餘衆內徙
嘉靖間復令部酋嗣爲指揮領其衆然安定王後
無傳而阿端久沒莫知其處矣

曲先

曲先在安定西古西戎部落元置曲先苔林元帥
府洪武四年設曲先衛以土酋散西思爲指揮同
知其後爲朶兒只巴所攻奔曲先入安定居阿真
地永樂四年指揮哈三敝即思三即等表言西番
侵暴乞仍立衛徙治藥王淮報可以三即領衛事
給印章奔徙安定治所於昔兒丁永樂末散即思
及安定酋劫殺中使洪熙改元命朱英討破安定
追踰崑崙西數百里至雅令濶地曲先遠遁英還
師都督史昭言叛酋朱獲宜窮追詔已之宣德二
年散即思復掠使者及西域貢使命史昭率安定
罕東兵討之散即思懼而遣遣弟千戶堅都等進
馬贖罪　上以遠夷不足較宥之還其俘令居故
部指揮那那罕表言二女四弟及部落五百餘人
皆爲安定所虜及餘衆潰居西番江不敢歸詔安
定王亦攀丹索部下遣還仍諭居西番江者使復
業其後屢入貢外亦苦土魯番內徙失故地

罕東　罕東左

罕東在赤斤蒙古南亦西戎部落洪武二十五年
侵寇涼國公藍玉討之名八東刃深入不聽師至

阿真川土酋哈答等皆遁去不見虜而還三十年
酋長綽南吉剌思遣使入貢立罕東衛以鎮南吉
剌思爲指揮僉事永樂二年與其兄答力襲等十
六人貢馬晉指揮使塔力襲爲指揮同知頭目奴
奴爲指揮僉事皆賜冠帶鈔幣自是貢不絕洪熙
元年指揮那那奏所部夷人以貢內供馬遮赤斤
復坐官兵討曲先相驚欲爲亂　上令守臣招撫
之使復業曲先之役罕東頭目班麻思結率所部
從擒斬首虜獲駝馬牛羊以獻宣德七年論功授
指揮使九年罕東別部劉兒加遮劫使者命部督

劉廣史昭討之廣昭相與討冦負罪重必深匿我以討叛名而逋逃之弗誅兵且無震乃先使指揮祁賢以百騎往覘敵行月餘渡毋力木江劉兒加詣賢自歸請還所掠貢馬謝廣等以聞命宥之正統五年赤斤蒙古言指揮鎮合者殺人逃罕東且誘其部落哈密亦言罕東擅相攻虜掠人畜兩詔戒諭之十四年班麻思結言哈密來侵　上念諸夷數相告言搆怨無已時而哈密又累誘瓦剌盜塞下詔都御史馬昂約勒忠順王母與罕東讎且令偵虜情報我成化九年土魯番攻奪哈密都督

李文右通政劉文奉命調罕東兵往討逡巡解歸是時罕東諸夷皆困土魯番而夷酋奄章先因與諸族讎殺逃居沙州朝廷許其耕牧輸貢部落日蕃班麻思結即奄章子也至是其孫只克以沙州衛既廢請立罕東左衛治其地下兵部議從之以只克嗣其祖官領衛事已晉都督僉事弘治八年土魯番掠沙州迫諸夷自附只克請救用兵部尚書馬文升議發罕東兵襲之我帥出罕東失期不能有大功自是土魯番入冦每假道罕東令給食而亦不刺安定數掠其資罕東愈微至弘治時往往款肅州塞求恤矣只克卒孫曰羔剌嗣爲都督嘉靖初與別酋帖木哥土巴先叛附土魯番者皆來歸邊臣請分其衆半居肅州白城山半居威虜仍撑其壯勇練習之番休迭上皆聽曰羔剌約束部落浸蕃而我邊以餉夷糜倉粟坐困

沙州

沙州與赤斤接境洪武二十四年王子阿魯哥失里遣使朝貢永樂三年置衛以其酋困即來買住二人爲指揮使給冠帶印誥困即來領衛事遞進都指揮都督宣德七年來告饑　上語戶部臣曰救災恤患朕固不吝然勞內以事外非計其命肅州具糧五百石使困即來自取之頃之言諸夷侵掠請徙居察罕舊城不許正統四年所部都指揮阿出不花等逋入哈密及罕東酋班麻思結等竄居其地困即來以聞　上命哈密罕東還其逋弁歸侵地仍諭困即來善撫部落毋盜邊啓釁其後屢偵瓦剌哈密事情遣使來告　上嘉勞之賜綺幣晉其子都指揮僉事喃哥及指揮僉事薛令等各一秩七年令邊將率戍卒助修苦峪舊城從困即來請也城竣入謝賜綺幣襲衣歸言瓦剌也先

欲爲弟娶其女詔聽自便九年困卽來卒困卽來受職四十餘年朝貢頗恭官爲祭賻以喃哥嗣爲都督僉事弟克羅俄領古爲部指揮使佐喃哥領衛事明年沙州衛都指揮兀魯思不花貽書邊將言指揮乃兒不花等欲誘瓦剌掠沙州守臣以聞上曰是書無喃哥名何也其令總兵任禮使人往覈之其明年任禮疏言喃哥弟鎖南奔爲瓦剌僞封今喃哥復言其就婚罕東虜有他變勅禮招撫之十三年禮擒鎖南奔以獻兵部請正法 上以其父兄恭順釋弗誅是時喃哥以困瓦剌率部屬

二百餘戶一千二百三十餘人來歸命居之山東平山東昌二衛自都督而下給糧及耕地有差沙州遂廢未幾喃哥卒克羅俄領占嗣後賜姓名羅秉忠

論曰明興諸夷自北虜外其頻憑中國則哈密爲甚虜紛我者也哈密我自紛也夫土魯番雖勢不能當虜十一然而驅諸衛蹂近關如雖兎然則安在其爲我藩哉情見勢彰恩威俱詘權衡操縱此爲其時而猶欲噓既燼之灰戀將棄之肋捐厚幣市空城以戢幾悔禍于戎心亦已過矣議者徒見其緒輟西戎憚委成勞不知燉煌置郡始自漢武今哈密諸衛卽其地也輪臺一詔卽武亦業悔其罷之晚矣 二祖之封殖蓋云以夷防夷寧樹彼以勞我哉王恭襄才臣經營招附亦頗有勞以忮敗名謀國者鑒諸

西番考

西番古吐番地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至唐時併吐谷渾始盛唐末復衰宋入貢不絕元世祖始郡縣其地以番僧八思巴爲大寶法王帝師領之嗣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明興洪武二年遣使持詔諭之隨寇臨洮守將韋正禦之時河氷未合師不得濟正祝天賊若乎者則令河氷頃之有氷如巨屋自上流而下風隨之氷合即渡河擣其營賊大驚請降自是諸部相繼來歸六年令諸酋舉故官受職以攝帝師喃加巴

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給玉印置烏思藏朶甘二指揮使司及宣慰司招討司元帥府萬戶府官故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爲指揮宣慰招討元帥萬戶等官領之明年墮烏思藏朶甘爲都指揮使司置西安行都指揮使于河州以韋正爲使統二番司復封番僧爲大寶法王大乘法王闡教王護教王闡化王贊善王凡七王各給印誥俾導其衆約比歲或間歲一貢使者時往撫諭八年川藏族殺我使鞏哥鎖南等於是命衛國公鄧愈爲征西將軍沐英副之討川藏師分三道進覆其巢窟追至崑崙山俘男女一萬口馬五千匹牛羊十三萬而還十二年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汪舒朶兒瘦嗉子阿卜商等叛據納隣七站復命英討之英兵至洮州賊皆遁去斬叛逃土官阿昌失納等築城于東籠山南川留兵戍之疏聞 上曰洮州爲西番門戶城之是扼其喉矣命置洮州衛英兵進擊三副使瘦素子悉破擒之斬獲人畜甚衆十五年勅松州衛指揮耿忠令番人計戶出馬充賦名爲差發二十年禁番使闌出麻鐵二十五年建昌衛指揮使月魯帖木兒繹忽樂等叛都指揮使

瞿能討之月魯帖木兒遣人請降諸將疑其詐請擊之能不聽賊遂遁去 上命涼國公藍玉討之月魯帖木兒與瞿能戰敗玉誘執之送京師伏誅玉因言四川地曠山險控扼西番連歲蠻夷梗化蓋由軍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杜遏奸萌從之玉又請籍民爲兵弁討長河西朶甘百夷 上曰民勞甚復籍之其何以堪長河西諸夷姑待後舉玉遂班師明年製金牌信符遣使頒給諸番諭之曰往者朝廷有需于爾必以茶貨償之未嘗暴有徵也近聞邊將多假朝命漁獵爾等朕甚惡

之今後遇有差發必合符乃應不者械至京罪之隨立茶馬司於洮河二州聽番人以馬易茶民毋得私市違者死遣曹國公李景隆至番市馬以茶五千餘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餘匹分給衛士復令禮部檄長河西打煎爐番酋責以納馬修貢諸番咸稽首奉約茶法大行永樂元年遣使賜番酋及諸國師白金鈔幣定番族來朝賞格四年迎番僧尚師哈立麻至京封爲大寶法王厚賜遣歸明年遣指揮劉昭等往西番設驛通使仍撫諭軍民昭還遇番賊劫掠率衆攻敗之洪熙時曲先安定

二衛酋邀殺中使朱英討破之以番兵從征功國師宛卜格剌思巴等皆晉秩給誥命銀印宣德元年遣太監侯顯等使諸番更三歲方歸正統四年生番隨渠等八百二十九寨寨首曲吾巴等各遣僧入貢初諸番有欲貢者爲生番所阻松潘守將趙得遣人諭之故相率貢指揮趙諒與番僧商巴有隙因與得誘執之掠其財其弟小商巴率衆入犯遣都御史王翺都督李安討之翺察其枉出商巴于獄具以聞諒伏誅得謫戍復命商巴爲國師十四年停西番金牌歲遣行人四人視茶政景泰間西番黑樓等三十一處男婦一百餘人朝貢諸番柔服獨董卜韓胡都指揮使克羅俄監粲稍桀黠悖慢屢詔讓之未幾死天順五年番寇涼州圍都督毛忠總兵宣城伯衛頴戰却之八年西寧番族把沙作亂頴與巡撫都御史吳琛率衆討破之初番僧入貢不過三四十人景泰漸增至天順遂至二三千人前後絡繹賞賜不貲所至騷動成化元年禮臣以爲言詔諭闡化王令遵貢期三歲一至毋多人毋雜用國師禪師等印未幾番僧劄巴堅參等以秘密法進天子愛幸之法王封號至累

數十字導從用執金吾仗賜予駢蕃其徒錦衣玉食至數千人矣九年岷州番入寇千戶包景禦之被害十七年給烏思藏諸番王及長河西魚通寧遠等宣慰司勑書勘合令貢時四川陝西驗入十九年以都御史阮勤言歲運四川茶十萬斤至陝給賜番僧二十四年罷行入巡茶以御史一人代之自景泰後茶政稍弛番馬多不至非復國初時矣弘治末命都御史楊一清理其事一清請復金牌信符舊制疏曰臣考前代自唐時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宋熙寧間行之所謂摘山之產易馬之

良無害而有利計之得者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闕非虐使于番也因納馬而酬茶體尊名順非互市交易之比也且非獨以馬故也蓋西番之爲中國藩籬久矣自漢武帝表河西列四郡斷匈奴右臂而漠南無王庭今金城之西綿亘數千里北有狄南有羌狄終不敢越羌而南者以羌爲世讎恐議其後也不然則河洮岷隴之區能無戎馬之跡乎夫羌夷之人本非孝子順孫徒以資茶于我絕之則死故俛首服從此制番控擄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獨得之者

也頃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巡茶之官卒莫能禁坐失重利垂六十年豈徒邊方乏騎乘之用將來遠夷無資于我跳梁自肆將生意外之憂撤藩籬之固甚非計也請下所司申明舊制昭示番族使知朝廷修復信符各供差發其不受約束者徵兵問罪以警其餘奏上議行之正德初番僧復肆法王綽吉我些兒者烏思藏使也以術得幸出入禁中請授其徒二人爲國師還居烏思藏如大乘法王例入貢禮部尚書劉春言烏思藏遠在西方性極頑獷雖設四王撫化而其來貢必爲之節制令毋患邊而已今無故遣僧往萬一詐誘羌胡妄有所求請因以冒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反生事端其害甚大請罷之不聽尋遣奄劉允入番取佛禮部尚書毛紀及臺諫連章諫止俱不聽是時西海逋虜亦不刺暴掠西番無寧歲徵兵逐勦虜避走松潘旋歸故巢費以萬計竟無成功嘉靖元年西番反鎮守都督鄭卿討之不能克自是歲入境殺擄人畜卿與諸將各擁兵不戰總督尚書王憲以聞詔讓卿八年洮岷番賊數入鞏昌隴右騷動兵部議西番爲患皆因茶禁弛廢處置

失宜故相挺而起此所司之過且聞番衆爲亦小刺侵苦因以役屬番胡交通益肆猖獗何以善後昔漢趙充國不戰而服羌段熲殺羌百萬軍興煩費內地爲之虛耗是知用勇將者逞目前之快任老成者獲萬全之安乞廣宣帝之明專充國之任制馭方略悉聽總督尚書王瓊假以便宜毋有所撓從之瓊徵集大衆開諭諸番示以福禍多聽撫惟若籠板爾及刺咖等族不服乃分兵攻之破若籠板爾二族蕩其巢刺咖等族震慴稽首聽命凡斬首三百六十餘級降七十餘族諸番復定十二

年烏都鵝鴿番爲亂四川巡撫楊守禮討破之是時金牌爲海虜所掠盡散失二十八年劉嵩以爲言兵部議番族變詐不常北虜抄掠無已脫給而再失失而又給而又失之如國體何夫番人納馬欲得茶耳誠嚴關出之禁雖無金牌馬將自集不然終無益也宜給勘合如成化故事從之二十四年烏思藏闡化等王請封　上以故事遣京寺番僧遠丹班麻等爲正副使以通事序班朱廷對監之班麻在途騷擾廷對歸白其狀禮部議自後請封卽以勅付其使毋別有所遣從之封請藏之不

遣番僧自此始也王瓊旣定諸番亦卜剌亦爲虜所收復西陲稍寧至隆慶末虜俺答以迎佛爲名復駐牧西海蠶食日甚番人大困矣其地自烏思藏朶甘二都指揮使司外爲指揮使司一曰隴答宣慰使司三曰朶甘曰董卜韓胡曰長河西番通寧遠招討使司六曰朶甘思曰朶甘隴答曰朶甘丹曰朶甘倉溏曰朶甘川曰唐兒勘萬戶府四曰沙兒可曰乃竹曰羅思端曰別思麻千戶所十七曰朶甘思曰剌宗曰孛里加曰長河西曰多八參孫曰加八曰兆曰曰納竹曰倫答曰果由曰沙里可哈思的曰孛里加思東曰微里土兒干曰參卜郎曰剌錯牙曰泄里壩曰泗側番孫皆洪武間所置其後亦時有增設及族種甚繁不勝紀焉番有生熟其受差發者爲熟番不者爲生番俗質直朴魯上下一心君臣爲友吏治無文音樂尚琴瑟食酪衣氈居毛帳務耕牧好狠鬬貴壯賤弱愷恩重利尊釋信詛其山川崑崙山可跋海黃河析支湟水爲大物產犛牛獵羊草上飛骨駑犀金剛鑽馬價珠銅佛天鼠皮氊氈沙棠樹黑驢爲奇貢道由四川陝西屢違約多人且不如期至隆慶三年俱

限三年一貢定名數每處赴京毋過十人餘留邊候命賞賜有全有減著爲令

論曰西戎爲患自三代然矣盛于漢熾于唐而馴服于明非向背之情異也合則強分則弱勢固然耳然當其強也足以抗虜及其弱反折而入于虜抗虜則虜虞是虎爭之形也折而入于虜則我虞是蠶食之漸也是又無全利全害者也夫正嘉以前河湟之守未失虜不西也自亦卜剌逋俺答遍而青海爲虜穴矣負嵎而就就我其能久有羌哉以羌合羌尚爲我患以虜合羌憂方大耳夫欲制

羌命伐虜謀則有　高皇帝之神謨在其毋泄泄
然以羌予虜也

土魯番考

土魯番本漢車師前王地晉屬高昌郡唐爲交河縣在火州西百里永樂六年番僧清來率其徒法泉等來朝貢方物命清來爲國師法泉等爲土魯番僧綱司官賜鈔幣遣歸九年土魯番總統古麻剌失里十一年萬戶賽因帖木兒各遣使貢十三年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歸土魯番遣使隨誠入貢後遂授其酋長爲都督都指揮等官宣德五年番酋都督僉事尹吉兒察及指揮僉事猛哥帖木兒等各率其孥來朝請留京師自效　上嘉其

誠從之賜居第什器尹吉兒察死其子卜烟川兒復自土魯番來歸授指揮僉事正統天順間土魯番朝貢不絕成化初阿力始強自稱速檀猶王也累引兵劫掠哈密諸郡地幾盡九年遂入哈密據其城執王母奪金印阿力死子阿黑麻嗣阿黑麻死子滿速兒嗣相繼擾哈密及赤斤蒙古諸衛攻掠甘肅爲患不休嘉靖初王瓊招撫之復歸哈密語具哈密傳中滿速兒死子沙速檀嗣次子馬黑麻復據哈密耕種沙州遣使求貢幷求給地以居守臣以聞兵部議土魯番父子世濟兇惡今

麻結婚尾刺潛耕屬衛意在西抗彼兄東侵我土奸謀發露乃始款關求貢請居近地此正欲爲窺伺甘涼之謀漸不可長宜令守臣諭以華夷界限不可踰越毋妄乞地方毋盜種沙田毋殘害哈密毋苛取貢夷乃可許其通使如執迷不悛陽順陰逆則宜徵兵征討閉關絕貢詔可二十六年馬黑麻赴關納款土魯番使火者阿力克等八百餘人因而扣關總兵仇鸞巡撫都御史傅鳳翔盡延入關居之甘州故事土魯番五年一貢貢使半留肅州半留甘州至是諸夷貢不如期且請毋析居屬

楊博代鳳翔不許因稍爲調停示寬恤詔姑從之仍奪鸞鳳翔博俸有差嘉靖末沙速檀以潛掠北虜中流矢死弟馬速嗣屢貢隆慶時馬速死馬黑麻嗣其弟瑣非速檀虎來失速檀阿卜撒亦並遣使求貢守臣爲請禮部言瑣非等所請本非令甲但遠人效順難以終絕而一姓四使又於禮不可宜姑令瑣非等各附一使於馬黑麻使中以示羈縻制可其地去哈密千里中經黑風水草俱乏難以遠據而自阿力以來皆挾哈密以徼利至隆慶後不復言哈密事土魯番亦戢始陳誠使回言其國城西百里有靈山最大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涅槃處也近山有高臺傍有僧寺寺下皆石泉林木從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峽峽南有小土屋屋南登山坡坡有石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有山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髮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削髮處也循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下小山纍纍峰巒秀麗峰下白玉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狀者甚堅如石文理明析顏色光潤夷人言此十萬羅漢骨也又東下石崖崖上石笋如人手足稍南至山坡坡石瑩潔如玉夷

人言此府支佛捏槃處也周行羣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焰灼人四面峻壑窮崖天巧奇絕草木不生鳥獸鮮少云自誠使後土魯番漸張吞併諸國地大人衆異於向時矣其地近土魯番者爲火州柳陳

論曰土魯番彈丸地耳漢一戊己校尉足櫜諸國唐麴文泰稍不恭侯君集偏師執之無留行也乃至明而桀甚何哉豈 祖宗之神威淵畫詳於北而略於西無以震之故歟爨興于哈密而禍結于邊陲綿綿涓涓裁之不早固絜戎之鑒也

蒼霞草卷之二十目錄

北虜考
鹽政考
屯政考
京營兵制考

蒼霞草卷之二十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北虜考

北虜東至兀良哈西至瓦剌皆其地而兀良哈以內附爲屬夷別有傳其竄據沙漠爲中國患離合盛衰代變靡常大抵元遺孽也　高皇帝洪武元年秋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兵二十五萬北伐逼元都元主夜開建德門及其后妃太子遁出塞居開平而使其將擴廓帖木兒將兵自太原來侵達聞徑擣太原擴廓還兵自救達與遇春計以

精兵夜襲破其營擴廓僅從十八騎遁去其明年春遇春兵至大同守將竹貞棄城走元丞相也速攻通州曹良臣拒却之元兵自是不敢窺北平而納哈出據金山李思齊張思道據秦隴皆名元臣擁兵自固　上以書諭元主曰自古有國家者必仰觀天命俯察人事君之祖宗起自北方奄有中土及君之身中外多故朕以淮右布衣仗義興師芟夷羣雄此寧人事亦天命也以君知時通變遠遜沙漠故戒戢將吏勿復窮追君不見察益縱部下令盜吾邊人民苦之若此者恐非君之福也以

朕爲君計誠宜限地自守修德順天蘄延世祀毋輕動貽悔又書諭納哈出皆不報達等師遂西李思齊走臨洮　上以書招之思齊降張思道走寧夏爲擴廓所執其弟良臣以慶陽降頃之復叛達攻殺之遇春自鳳翔奉命分兵取開平李文忠副之過惠州次全寧敗也速兵進攻大興州破擒元丞相脫火赤遂克開平俘其宗王慶生及平章鼎住等斬之元主益北遁遇春還師至柳河川卒文忠代將其兵元攻我大同文忠擊敗之擒其將脫列伯而大將軍亦悉下秦隴還師其年冬王保保

襲蘭州王保保者擴廓帖木兒別名也守將張溫固守指揮于光來援兵敗被執保保舁至城下使呼溫降光大呼守者第毋降大將軍援至矣保保殺之明年春　上以保保數擾邊復命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忠馮勝爲左右副將軍鄧愈湯和爲左右副副將軍北伐問諸將策安在咸言宜直取元主　上曰王保保方在塞下舍近圖遠失緩急之宜非計爾達其自潼關出安西擊王保保爾文忠自居庸入沙漠迫元逋寇兩軍並舉虜在彀中矣諸將皆頓首曰善達軍出安定營沈兒峪口保保潛遣兵襲東南壘敗左丞胡德濟達親救之乃却因斬裨將數人械德濟送京師明日合戰衆咸奮大敗保保兵擒其將士八萬四千五百餘人馬萬五千餘匹雜畜稱是保保走和林是夏元主殂于應昌其國人謚曰惠宗　上嘉其達變遣使祭而尊之曰順帝太子愛猷識里達臘立亡何李文忠擣應昌破之獲太子買的里八剌降其衆五萬人宮女財寶圖籍不可勝計元主以餘兵走和林捷奏　上封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復致書元主告以謚順帝及封崇禮便之意而下詔漠北曰朕

即位初遣使臨諭四夷咸奉職納貢惟漠北以庚申君故未及今彼祿位已終人心絕望爾諸部酋長各依職來附朕當更給印章還領所部毋爲寇災矣朕既爲天下主視華夷無間凡馬牛羊孳蓄從便地牧養遠者且舉兵加誅毋執迷貽悔于是諸酋相繼歸附獨王保保猶在和林　上屢招之皆不報五年春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馮勝爲征西將軍分三路討之達與虜戰不利歛兵守塞勝軍至蘭州右副將軍傅友德先進多所斬獲甘肅守將上都驢率吏民迎降進

至亦集乃路元岐王朶兒只班遁去追獲其平章長加奴等又敗之瓜沙文忠追兵臚朐河留部將韓政守輜重令士卒人持二十日糧兼程疾趨敗虜將蠻子哈剌章于土剌河追至土魯渾河虜益衆搏戰文忠馬中流矢步持短兵接戰裨將李榮以所乘馬授文忠自奪虜騎乘之文忠戰益力窮追至稱海虜遁去師還明年春虜先後寇永平慶陽塞守將輒擊敗之達文忠等復徙諸邊備胡當發　上自臨諭創業之初君臣同其艱難及干事平念欲休息顧居安慮危古人所愼比聞胡人窺塞豺狼出沒重煩卿等其爲朕總率將士鎭遏邊陲清野以待其來盡銳以擊其惰至邊之日宜先圖上方略使朕覽焉追行至臨清聞虜寇武朔諸州遣陳德郭子興馳往擊之虜遁去德干興追敗之答剌海口斬獲甚衆鴈門守將吳均大同守將王約復相繼破虜擒其平章定定等　璽書戒達以殘胡擾邊連歲未滅孰任其咎昔田單攻狄不下魯仲連謂其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卿等念哉其冬達破王保保兵于懷柔明年夏都督藍玉敗元將脫因帖木兒遂取興和李文忠亦遣裨將擒其

平章陳安禮木屑飛太尉伯顏不花斬其將眞珠驢復親率兵攻其高州大石崖克之斬宗王朶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進至氊帽山破斬魯王及司徒答海俊等其秋遣崇禮侯北歸明年王保保卒保保屢敗屢奮元主倚以自強　上欲致之不能心壯其節聞問諸將今孰可稱奇男子者咸對曰副將軍遇春　上曰非也遇春我得而臣之如王保保眞奇男子耳因策其女爲秦王妃也而參政蔡子英者亦義不事明子英故爲保保所知定西之敗走匿關中吏行求得之械送京師過洛陽信國公和困辱之終不屈其妻聞子英至欲見之子英不許至京　上命以官不受退而上書問一夕大哭人問之故曰思舊主耳語聞詔有司送出塞是時愛猷識里達臘殂次子脫古思帖木兒立丞相驢兒哈剌章蠻干及國公脫火赤平章乃兒不花等時寇塞下十三年春西平侯英討擒脫火赤明年大將軍達率諸將征乃兒不花至北河襲灰山大克獲而還而納哈出猶據金山寇遼東邊將屢敗之獲其將乃剌吾初大師克燕納哈出伊至京　上遇之厚竟釋歸聚衆至二十萬輜重饒于

虜主　上以舊好屢招之不聽二十年春乃命宋國公馮勝爲大將軍率潁昌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南雄侯趙庸定遠侯王弼兵二十萬往擊之復遣乃剌吾歸諭之降勝軍出松亭關累敗虜兵乃剌吾至納哈出驚喜執手勞問殷勤乃剌吾盛言上所以遣歸及綏來意由是其衆多欲降勝軍駐金山納哈出使使來稱款然陰覘我師勝遣永昌侯王往受其降虜使歸具言師盛乃剌吾亦勸之力納哈出嘆曰天不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身詣玉玉飲之酒懽甚酌酒酬玉玉解衣衣之曰

君服此我乃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持不飲爭之急納哈出怒取酒澆地顧左右咄咄語欲脫去時鄭國公常茂爲輔行茂麾下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茂直前搏納哈出傷其臂不得去遂擁以來而所部將士在松花江北聞之大驚潰勝急遣降者覘童前往諭降其衆得諸鹵簿甚衆師還都督濮英等爲殿殘冦伏道左突出殺英勝上鄭國公茂驚潰虜衆狀茂亦訐勝軍中陰事爲勝負以是賞不行濮英以死事贈金山侯納哈出至封爲海西侯賞賜慰勞之甚厚其秋遣使即軍中拜永昌侯王爲征虜大將軍率延安侯唐勝宗武定侯郭英都督耿忠孫恪及定遠侯弼等征虜明年夏玉率兵由大寧進至慶州聞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兼程進去海四十里而軍不見虜欲還定遠侯曰將軍提十餘萬師入虜地勞費甚而不見虜自還將何籍手見　主上乎玉乃令諸軍穴地而爨毋令虜見煙火乘夜疾抵海知虜營在東北八十里亟薄之會大風揚沙晝晦虜不意師至大驚太尉蠻子率衆拒戰破殺之虜主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遁去

玉追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及妃主等五十九人部酋二千九百餘人男婦七萬七千餘人馬駝牛十五萬盡焚其甲兵而還俘至輦書褒玉地保奴等給第居之京師既而有言玉私元主妃　上怒玉無禮妃聞之慙懼自經死地保奴頗有怨言上曰吾嘗欲封之以存元祀今如此其居之琉球遣使護往脫古思帖木兒既遁免欲往和林依丞相咬住行至土剌河爲其臣也速迭兒所襲衆復散獨與捏怯來等十六騎偕適咬住來迎欲共依濶濶帖木兒值大雪不得發也速迭兒襲執縊殺

之并殺天保奴捏怯來等遣使來降命居之全寧
應昌諸處未幾失烈門襲殺捏怯來部落遂潰故
丞相咬住太尉乃兒不花知院阿魯帖木兒時冦
邊　上命英國公友德等以燕兵從　燕王定遠
侯弼等以晉兵從晉王往征之燕王者　成祖文
皇帝也師出古北口　文皇帝臨塞諭諸將曰虜
地曠絕吾千里行師無間諜難以成功乃發騎詗
知乃兒不花等駐迤都遂冒雪抵其營虜不知也
指揮觀童者與乃兒不花有雅故前往說之乃兒
不花迫遂偕觀童來見　文皇帝慰接之酒食遣

歸度將至營復召之如此者三虜不能測悉收其
部落馬駝牛羊還捷奏　上喜曰清沙漠者燕王
也明年夏　文皇帝督頡國公出塞捕番將阿失
里等其秋命都督劉真宋晟征哈梅里哈梅里在
和林西元屬兀納失里大王居之往來患苦西域
諸貢使　上嘗遣使招諭之不從真等攻破其城
兀納失里遁去俘獲甚衆于是虜益衰終　高皇
帝世脅息遠遁不敢大爲冦而　上亦大封建諸
王藩北邊璽書時下惟詰戎制虜爲務虜自脫古
思帖木兒殺後大臣紛拏盖五傳至坤迭木兒咸
未幾而弑不復知帝號矣　文皇帝初鬼力赤立
稱可汗去國號復稱韃靼獨所部大酋猶稍稍仍
漢官名永樂元年遣使賫書諭鬼力赤曰元運既
終我　皇考太祖皇帝受天命撫有天下朕以嫡
子奉藩于燕入繼大統嘉與萬邦同臻安樂比聞
塞北推奉可汗特遣指揮朶兒只忱惚等持文綺
四往致朕意今天下大定薄海內外皆來朝貢可
汗能遣使往來通好爲一家使邊城萬里烽堠無
警彼此熙然共享太平之福豈不美哉并勑其太
師右丞相馬兒哈咱太傅左丞相也孫台太保樞

密知院阿魯台告以遣使往來意各賜文綺二頃
之虜冦遼東懿路寨官軍頗失利虜亦引去　上
復書諭之其秋鬼力赤阿魯台率衆西與瓦剌馬
哈木戰大敗瓦剌者元別部也當洪武時強臣猛
可帖木兒據其地死而衆分爲三其酋曰馬哈木
曰太平曰把禿孛羅不肯與可汗朝會相讐殺不
休明年夏遣使完者禿賫勑諭瓦剌今天下一家
莫不來庭惟爾北部猶觀望未歸使者往爾其遣
人通好朕當授以官賞俾安本土射獵畜牧毋外
狂化并賜以文綺馬哈木等遂遣使入貢其使往

鬼力赤者皆不返四年夏諭鬼力赤令還所遣使不報諜言也孫台爲部下所殺馬兒哈咱奔瓦剌阿魯台逃居海剌兒河　上曰事虛實未可知第戒邊將善爲備明年春韃靼僧耳亦赤也兒吉你兒灰等來歸　上遣還令賚綵幣賜虜酋仍咨諭寧夏守將是或爲虜間宜防之鬼力赤立數年以非元種衆不附迎本雅失里欲立之　上諭本雅失里曰近聞鬼力赤迎爾北行以朕討之鬼力赤與也孫台爲肺腑親爾與之勢不兩立夫元遜來六代相傳無一人得善終者爾之保身亦何容易

自古有天下者皆前代子孫爾元氏宗嫡當奉世祀如能慨然來歸朕當加以封爵居以善地爾其審之未幾虜竟殺鬼力赤立本雅失里爲可汗　上遣給事中郭驥指揮金十歹往使復諭以通好本雅失里殺使者西與瓦剌戰爲所敗七年夏封瓦剌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爲賢義王把禿孛羅爲安樂王給誥印其秋命淇國公丘福爲征虜大將軍率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往擊虜　上諭福曰本雅失里逆天道殺信使故命爾往征爾必戒之出開平而北即不見虜亦常如對敵遇虜設奇奮擊不得便即止毋爲虜所紿仍告本雅失里以興兵問殺使之罪虜脫脫不花王把禿王僞丞相昝卜王等相繼來歸福率千餘人先至臚朐河遇虜游兵擊敗之乘勝渡獲虜尚書一人飲之酒問可汗安在尚書言可汗聞兵來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里福喜曰可疾馳擊擒此虜矣時諸軍未集諸將皆以爲此誑我不可信不聽令尚書爲鄉導徑前薄虜營虜佯敗誘我深入福銳意乘之安平侯泣諫曰將軍輕信諜者言懸孤軍至此虜示弱狃我也將退欲乘我進

且覆我徼疲極取我耳將軍獨不念陛辭日　上諄戒乎而躁亂若此計獨宜結營自固晝揚旗伐鼓出奇兵挑之夜多燃炬鳴砲張軍聲使虜莫測一二日我大軍至并力擊之何不克也即不然猶可全師歸何慮不出此而自取敗亡爲武城侯亦力言福皆不從謀使同安侯使虜僞求和以兵繼之同安侯不欲行福厲聲曰遣令者斬乃先馳馬行控馬者皆泣下諸將不得已從之卒遇虜安平侯力戰殺數百人馬蹶被執死之五將軍皆沒師殲焉　上聞之震怒意欲大剿虜拔亂原乃召諸

將議親征第患道遠轉餉難尚書夏原吉議用武
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行過十日請
築一城貯之留軍守又十日亦如之庶濟師　上
曰善如其計名所築城曰平胡曰殺胡明年春詔
曰朕受天命承洪業統御萬方普天率土靡不從
化獨北虜殘孽肆逞克縣屢使拊循輒見拘殺恩
既遄背德豈可懷朕仰稽天道則其運已絕俯驗
人事則彼衆已離今親帥六師彰天討大擊小順
取逆治攻亂逸伐勞恍弔怨五者必勝之道也蕩
除有罪廓清疆宇庶幾一勞永逸暫費永寧於是

命原吉輔　皇長孫居守北京學士胡廣侍講楊
榮金幼孜從明年三月發京師次鳴鑾鎮順寧王
馬哈木等遣使貢謝　上登凌霄峰望漠北顧謂
廣等元盛時此皆民居今萬里蕭條惟風埃沙草
耳衰微若此而倔強何哉次清水原地鹹鹵水泉
不可食　上默禱泉湧出賜名神應泉次環翠峰
獲虜人訊知虜居兀古兒札課西奔　上謂導者
虜西而我軍東北趨恐左若西北邀之可獲也導
者固請趨兀古兒札　上曰以爾爲導宜從爾至
則虜果遁倍道追之及虜于斡難河斡難河者元
太祖始興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戰大敗以七騎絕
河遁去禪將劉江梁福等追之不及還正月班師
至廣漠鎮前騎報阿魯台聚衆山谷中遣使諭之
阿魯台欲降所部議異遂迎戰敗走　上曰虜性
貪雖敗且窺吾後乃伏兵數百於河曲柳林中使
數卒實草於糞負之行　上親率精兵千餘後諸
軍發虜望見負囊者爭趨之伏兵發亟走　上急
擊之生擒數十人餘盡死　駕還次玄石坡勒銘
曰惟日月明惟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銘擒
胡山曰瀚海爲爐天山爲鑪一洗胡塵永清沙漠

銘清流泉曰於鑠王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
我武會軍士乏食　上輟供御散給之下令軍中
許相借貸抵京倍償其直師賴以濟次開平張家
大酺將士酺已　上乃肉食秋七月至北京冬還
京師阿魯台遣使言欲輸款且言兀剌不宜信瓦
剌亦請乘阿魯台敗遂殲之　上兩答其意明年
阿魯台累貢馬且請得部署女直吐番諸部　上
問左右多言許之便學士黃淮曰虜狼子野心散
則易制合則難圖殆不可聽也　上是其言曰淮
如立馬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平地見目前耳遂不

許而送其兄妹北歸蓋洪武中師至捕魚兒海俘來者是時阿魯台與本雅失里君臣已各部而居明年馬哈木等乘本雅失里弱滅之阿魯台上疏請爲故主復讐會馬哈木使來言滅本雅失里得傳國璽欲進獻恐爲阿魯台所邀請兵征之且多所陳乞　上曰虜嬌矣姑待之勞其使遣歸明年夏虜酋伯顏不花來朝亦請誅瓦剌其秋封阿魯台爲和寧王母妻封夫人瓦剌貢遂絕明年三月上親征瓦剌　皇太孫從行安遠侯柳升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分率諸軍都督劉

江朱榮爲前鋒夏六月次撒里牯兒江遇虜與戰斬數十人　上度虜且大至申令嚴備恐虜有能漢語者盜吾營馬哈木等掃境來戰見我師整頓山巔不敢發　上令騎挑之虜奮迎敗死數百人我偏將滿都力亦戰死都督馬聚被創甚　上遂見麾鐵騎馳擊之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首數千級追至土剌河馬哈木遁去會日暮還營　上語　皇太孫遲明當窮追此虜盡殲之　太孫言虜已奔敗游覓假息不必追　上從之班師至飲馬河阿魯台遣其大酋以下來朝會而身攜病不能行　上賜米百石驢羊各百別賜其部落米五千石勅　皇太子以班師告天地廟社仍詔告天下七月駕還北京明年春馬哈木等貢馬謝罪語甚卑送還前所留使舍黑撒答兒等　上曰黠虜乃巧言文過羣臣頓首虜禽獸不足較乃受獻館其使使者言馬哈木以阿魯台與中國歡將爲已害欲候冬襲之　上勅邊將嚴爲備明年春阿魯台與瓦剌戰破之使使來獻俘　上報賜仍及其將士未幾順寧王馬哈木死遣宦者海童往勞賢義安樂二王先是海童曾使瓦剌歸言所以拒

命者順寧王之爲順寧死賢義安樂可撫也故上復遣之十六年春海童及瓦剌貢使至馬哈木之子脫歡請嗣父爵　上復封脫歡爲順寧王而使海童及都督蘇火耳灰等以綵幣往賜太平把禿孛羅及其弟昂克別使使祭故順寧王自是瓦剌復奉貢而阿魯台貳初阿魯台降以迫瓦剌窘甚南保塞自歸　上因曰虜黠許窮來歸我非其本心然天地之仁主覆育豈顧擇哉納而封之虜既得休息生聚畜牧數歲益蕃富遂慢我使者或拘留之彼使歸肆行劫掠部落往往寇塞下　上

戒諭不悛二十年三月大入興和　上銳意親征
召問兵尚書方賓賓言餉不足未可興師問戶尚
書夏原吉原吉對如賓語加切　上不懌令原吉
往視開平餉適刑尚書吳中入對復如賓　上益
怒逮原吉及中繫掖庭獄賓自殺禮尚書呂震譖
賓等誣罔命戮賓屍幾欲殺原吉楊榮力救乃免
遂命英國公輔偕六卿議餽運輔等議分前後二
運前運半用車半用驢運大軍行隆平侯張信尚
書李慶等督之後運稍後大軍行俱用車保定侯
孟瑛等督之共用驢三十四萬車十一萬七千五

百民挽者二十三萬有奇運糧三十七萬石駕遂
發五月次隰寧大閱將士製平胡三曲使士歌之
踰月至威遠川報虜攻萬全諸將請分兵還擊之
上曰虜欲牽我耳吾兵鼓行前虜自救不暇何暇
攻我哉七月進次殺胡原獲虜部下言阿魯台聞
兵出其母妻罵之曰　明皇帝何負爾而必欲爲
逆天負恩事爾死固宜吾屬何辜今虜矣阿魯台
遂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于淵潦海側而身與其
孥北走　上命焚輜重收馬駝牛羊遂班師　曰
虜患邊驅之足矣吾不欲黷武也顧謂諸將兀良
哈我屬夷今顧黨虜亟剪之語在兀良哈傳中八
月還京師明年七月虜降者言阿魯台將入寇
上遽召諸將諭之曰虜意朕不復出宜先出塞待
之伐其謀諸將皆曰善部分行寧陽侯陳懋爲先
鋒九月次西陽河虜知院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
率妻子來降言阿魯台爲順寧王脫歡所敗部落
潰散無所屬今聞大軍至率餘衆遠遁矣乃官阿
失帖木兒等爲千戶進次上莊堡先鋒懋追虜至
宿嵬山不及遇王子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降
馳奏聞也先土干在虜中素雄黠自豪阿魯台忌

之既見　上慰諭甚至也先土干喜曰　明皇帝
眞吾主也封爲忠勇王賜姓名曰金忠官其甥把
台罕爲都督冬十月班師發萬全　上乘馬忠勇
王騎從問以虜中事對稱吉復爲勅勞之所部皆
舉手加額呼萬歲十一月至京師忠勇王數請擊
虜自効　上曰而休矣兵數動即朕猶厭之況下
人乎吾欲自戰也忠曰如邊入茶毒何　上曰卿
意善然事須有名漢文帝言漢過不先姑待之明
年春正月開平守將奏虜盜邊羣臣勸　上如忠
勇王言遂親征夏四月發北京陳懋金忠爲先鋒

出塞數千里至答口闌納木兒河不見虜英國公輔等願假一月糧深入誅之而　上次開平時夜夢神人言上帝好生者再學士榮幼孜乞承天意赦虜罪遂降詔諭其部落至是欲旋師乃諭輔出塞久軍士勞卿等且休矣朕更思之秋七月班師至清水源道旁石崖高甚顧榮幼孜刻石紀行曰使後世知朕征虜過此也次蒼崖戍不豫次榆木川　上崩　文皇帝凡五出漠北三犁虜庭中外勞費計臣凜凜虞乏軍興而虜緣大創本雅失里妻率屬來朝瓦剌襲封爵稱外臣阿魯台是後亦

奉貢謹邊境少事矣宣德元年春賢義王太平死子揑烈忽嗣封三年秋　上親巡邊大破兀良哈五年春以陽武侯祿議棄開平移城獨石始　文皇帝世既棄興和及大寧至是開平復失宣遼道絕虜益迫內地而阿魯台瓦剌時相攻兵拏不解阿魯台敗　上勅大同守將武安侯亨虜敗部曲離散即奉降宜嚴爲備奉幾阿魯台攻兀良哈敗之駐牧遼東塞下遣使入貢　上曰虜貢宜自宣大入今乃從遼東非制其命守臣防之八年秋虜昏卜冦甘肅都督劉廣遣將敗之殺昏卜父子昏卜者阿魯台部酋也時阿魯台使來奉臣請拘之發兵問罪　上曰阿魯台歸命久　祖宗待之厚毋以細故廢前恩且部下逆彼不能制未可罪也禮其使璽書諭之明年夏阿魯台復爲順寧王脫歡所敗獨身逃使使來控　上惻然遣使撫之是時脫歡強稍併有賢義安樂之衆急擊殺阿魯台悉收其部落欲自立爲可汗衆不可乃行求元後脫脫不花王爲主以阿魯台衆歸之居漠北哈喇嗔等部俱服屬焉阿魯台子阿卜只俺乞歸附以爲左都督其冬脫歡使使來告捷言欲獻玉璽

上賜幣令毋獻璽阿魯台既死所部阿台王子朶兒只伯因竄居亦集乃路屢寇甘涼敗我兵　睿皇帝立累招之不從正統元年羣臣劾總兵官寧陽侯陳懋都督劉廣等縱寇罪廣坐掩敗上功械下獄餘罰治有差其夏虜酋脫脫木兒滿哥帖木兒率衆欵涼州塞守將李安以聞　上勅安毋以虜欵弛備其秋命都督蔣貴率京兵征虜師出無功　上命兵尚書王驥廓埜廷議邊事越五日未奏逮驥埜下獄已而釋之明年春復命邊將方政史昭丁信楊洪等分道討虜都御史李儀言和寧

殘孽窮無所歸乍臣乍叛小爲邊寇固自其常第嚴烽堠練士馬備之足矣不宜各棄所守窮兵遠出冒寒涉險幸一時功　上曰儀言是然師業已行政等才足辦也已而皆無功其夏命尚書驥行邊得便宜行事都指揮安敬以罪戮狥軍中復坐虜入奪都督同知史昭一秩其冬命都督任禮爲平羌將軍都督蔣貴趙安副之尚書驥督師剿阿台朶兒只伯明年夏禮貴破虜于石城斬三百餘級擒僞左丞脫羅及部屬百人金銀牌六璽印二馬駱駝牛四百餘兵甲衣裘稱是阿台與朶兒只

伯以數騎遁去追破之梧桐林至黑泉而還僞平章阿的干以餘黨降趙安出他道復破之刀力溝擒僞右丞等三十人逐出塞千餘里虜衆幾盡論功封禮寧遠伯貴定西伯安會川伯賚驥等有差未幾瓦剌破殺阿台及朶兒只伯勢益張東誘兀良哈女直窺塞下亦時遣使來貢馬四年春勅諭其可汗脫脫不花王曰朕惟我　太祖高皇帝兼愛中外待漠北尤誠信朕遵守不敢失可汗聰明仁智順天道遣使通好人民安樂此亦可汗祖宗愛民遺澤之所致也朕甚嘉之今遣都指揮康能等齎書幣往致朕意可汗宜益敦前好使命往來無間華夷一家將後嗣蒙澤可汗名亦千萬世不磨可不念歟仍賜可汗諸衣服器幣及其右丞相脫歡等皆有賜未幾脫歡死子也先嗣稱太師淮王太師者虜擅兵大酋號也是時虜衆皆服屬也先脫脫不花徒以元裔名爲君不相臨制顧妻也先姊以爲歡君臣並貢我亦各賜勅答其意賞賚金帛甚厚久漸驕桀不恭貢使初止三五人後乃百人最後至三千餘人屢賜勅戒約毋過三百人不聽我濡忍納之使者亦衆横往來殺掠道路恣

要索稍不厭輒造釁端虜所請財物亦歲歲增至中國所無者我不能應虜頗益誘雜夷與其使偕九邊騷驛公私耗費又攻哈密執其王母掠沙州破兀良哈至脅誘朝鮮邊將皆知其必爲寇屢疏聞勅戒防禦而已不能絶也十一年冬遣使言往攻兀良哈歸且乞糧并欲見大同守奄郭敬　上勅敬毋予糧毋得擅見虜已復請更給順寧王印詔予之十二年虜使至宣府致脫脫不花及也先書于守將楊洪洪以聞勅洪禮其使報書申國家威德耳毋深言美瘠歡時洪在邊頗有威名虜畏

之故以書結洪頃之其部下阿兒脫台歸來言也先謀入冠脫脫不花止之吾屬受明恩何忍爲此也先言王不爲吾當自爲之吾以騎日蹂塞下彼田不得耕民不得息如此足送也　上屢因其使勅讓之也先益糾結諸胡使謀我貽書兀良哈謂爾祖父官皆元成吉思可汗薛禪可汗所授爾慎毋忘且責令供頓過軍兀良哈以聞詔問也先不報故事死刺使歸我使送至其地因留明歲與供來使者往往以好語媚虜見也先奏胡樂則曰是安能及中國女伎耶吾他日來且請以賜若也先

喜因爲其子請婚使陽應曰諾已謾之曰吾爲若奏　上報許矣也先乃大喜以得婚中國誇諸酋十四年春大貢馬爲聘朝廷曾未之知也答詔語不及婚則大媿怒七月遂盡發其種落犯諸邊脫不花王冠遼東知院阿剌寇宣府也先自冠大同至猶兒庄偏將吳浩戰死羽檄紛至奄王拆用事顧自喜欲怙中國威重脅虜主親征廷臣伏闕爭之不能得踰一日駕遂行命　郕王居守太師英國公輔等從宿事一聽振至宣府天大雷雨以風羣臣請止師振怒俱令略陣進次雞鳴山衆恟

懼振威顧益張成國公勇等有所請事皆滕行尚書王佐鄺埜失振意罰跪草中竟日乃解振日督進師虜漸退伏塞外訪我欽天監正彭德清語振虜勢如此脫更進致疎虞奈萬乘何學士曹鼐亦力諫振皆不聽八月至大同奄敬密告振前行正墮虜計振乃議旋師諸將皆言宜從紫荊入振顧欲邀　上至蔚州幸其第已復虞蹂其鄉轉向宣府再越日乃發西寧侯宋晟武進伯朱冕與虜戰陽和口敗沒謀報虜踵襲我使恭順侯吳克忠拒之敗沒成國公勇永順伯綬以四萬人繼往盡沒

克忠綬與虜戰皆力士卒盡克忠猶下馬跪射矢盡猶刺殺數十入與弟克勤皆死獨子瑾脫歸綬兵盡以空弓擊虜虜怒支解之既而知綬本山後人相與哭之曰此吾類故勇乃爾次日至土木議入保懷來振顧私重不肯行遂止營地高無水師困甚欲移營以虜迫復止虜僞退營動虜乘之我師大潰英國公輔尚書佐學士鼐等皆死喪士卒數十萬輜重盡爲虜得　上北狩報至京師震駭廷臣聚議戰守所宜侍講徐珵依占象倡南遷侍郎于謙曰欲遷者可斬也請集勤王兵死守學士

陳循曰侍郎言是衆和之頗 皇太后尚疑奄李永昌極言南宋事可鑒持守議益力 皇太后悟勅 郕王監國晉謙兵部尚書任以事羣臣廷劾振奸狀請放逐之 王令伏處分羣臣慟哭請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從旁呵止之給事中王竑直前捽順衆共毆斃之復索奄毛貴王長隨孫誅之衆譁甚 王疑欲退謙前掖之慰諭羣臣散

虜奉 上至大同守將劉安部登伏謁 上命稍出錢犒虜諭登固守毋受虜欺軍校袁彬沒虜留侍 上登遣人詣彬欲奉 上乘間入城彬以聞

上曰我命在天毋蹈陰策語安報 皇太后朕在虜中無恙亟具金帛迎歸耳安聞諸朝 王詣言安此虜許爾何輕聽後勿復爾 上遂出大同出塞居也先弟伯顏帖木兒營伯顏偕伏跪肩執臣子禮甚恭九月 王仰皇帝位 尊上爲太上皇 廵撫都御史朱鑑具陳禦虜方略首請罷奄監軍 帝嘉納之速奄敬下獄敬監大同軍與虜通歲造鐵鏃私遺虜陽和口之戰敬橈軍故敗至是逃還京論罪坐死詔禁錮之十月也先使人來貢和還車駕賜勅答之數日自大同入犯紫荊關

上皇南從間道攻關破之都御史孫祥死進薄都城宣言索大臣王直胡濙于謙等出迎駕衆知虜詐不出於是以迎政參議王復中書舍人趙榮充九卿如虜師朝 上皇也先謂濙等皆小官亟令直等來 上皇密諭復榮彼無善意宜亟歸是日虜焚 三陵殿寢門游騎四出掠下邑朝議欲鍵九門清野以老敵尚書謙曰不有戰何以守乃親擐甲先將士出反闔德勝門而軍示士卒必死燔城外積芻毋資虜詞知 上皇駕移遠虜營乃發礮擊虜死者以萬計總兵石亨力戰彰義門又敗

之都督孫鏜王通合擊又敗之虜勢沮而諸勛王兵以次集於是謙移各門募善漢軍能擒斬也先首獻者賞萬金爵上公也先內懼遂廵遁而使使來言欲還 上皇請罷兵報詔太師且奉朕兄歸意良厚顧部下多剽掠朕所以發兵備他盜耳太師如戢兵以數騎護歸 上皇朕亦遣數騎迎使此解甲相和好固朕志也復勑勞伯顏帖木兒朕兄在營知院供具無闕敬謝知院是日伯顏帖木兒奉 上皇駕出紫荊關石亨蹋虜清風店大破之昌平伯楊洪都督孫鏜范廣陶瑾等分道捕擊

內餘冦破逐之　上皇駕出塞脫脫不花王遣使來貢大臣請禮其使以間也先從之也先土木之勝意輕中國且挾　上皇爲重賓邀索無已尚書謙颺言社稷爲重君爲輕以塞虜望而先是虜過大同帥郭登亦登城告虜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虜既失所挾又見中國全盛城池深固人心憤怒稍稍悔禍事　上皇愈益其奉居得知院營間數日輒設宴妻妾行酒身自彈虎撥思兒踏曲以佐歡　上皇鞭笞虜意氣固自如未嘗有所降下虜時望見所居帳夜有光龍文交騰雨雪不凝

大驚異大酋咸頓首伏謁稱中國聖人也先數爲女弟侍　上皇問却之愈敬服謀奉駕歸矣景泰元年春誅逆奄喜寧喜寧者胡種也降虜見親信日導虜入冦虜薄都城及邊大臣迎駕皆其謀　上皇患之計不誅寧虜不靖乃命袁彬詣也先遣寧至京軍校高鎣與俱密繫書鎣肘令邊將計擒之至宣府被獲械赴京論功晉鎣將楊俊爲都督鎣副千戶　上皇問寧擒大喜謂歸南有口虜既失寧無與導謀益哀息然遲我迎　上皇徘徊塞上時入虜掠雲中上谷間我使久絕其衆皆思歸大酋阿剌知院遣參政完者脫歡來具言欲和不得報且入冦報詔虜必盡出塞乃可和不然朕不惜戰也完者脫歡復來請脫脫不花及也先使亦至秋七月乃遣禮侍郎李賓少卿羅綺指揮馬顯偕完者脫歡報使并問　上皇起居賓等見　上皇泣　上皇亦泣問　三宮安否將來何物賓頓首言本以通問來無所將　上皇曰此細故不足論卿第歸語朝廷圖迎我歸守陵墓足矣也先語賓我留　皇帝無以爲數請迎歸不報何也賓反覆曉譬欲奉迎也先言汝修通問耳何遽言迎其

亟遣大臣來大臣朝至駕夕發賓歸具言之時已遣都御史楊善右侍郎趙榮使虜使指不及迎廷臣累請如賓言更遣使　帝終不許善至也先爲言南北和好久奈何拘我使臣減賞賜自生釁端善曰爾父在先朝貢使不過數人寡求請所以能長好爾使且三千人間有奸中國法潛逃非我拘留賞賜第覈其虛者何言減也也先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善度也先意稍動因言太師爾忘　明皇帝之大恩乎而以小人言失累世歡天道好生蘭好殺宜早戢兵毋逆天生災也先曰者者因問

皇帝歸更踐祚否善曰天位已定不可易也也先曰堯舜禪受何如善曰　上皇以兄傳弟正法堯舜耳也先不能難第言汝迎　天子將何物善曰吾以賄來太師其將被此名也無賄而有令名何利如之也先大然之其日引善見　上皇遂設宴餞自彈琵琶妻妾前觴顧善曰都御史坐善不敢坐　上皇曰坐善乃坐仍起周旋也先嘖嘖羨有禮次日伯顏帖木兒餞次日駕行也先築臺設上皇座率衆拜辭妻妾亦拜辭也先復自送數十里慟哭辭去遣得知院送至野狐嶺亦慟哭辭乎

章昂克射得一獐追來獻八月駕抵京居于南宮自是虜貢不絕屢請報使尚書王直偕廷臣請許之制曰正統間使通虜幾危宗社今朕方思與虜絕卿等第謀所以富國強兵雪讐恥稱朕意焉毋復言使虜事尚書金濂胡濙相繼言虜向化誠不報且生釁其何靳一介行李踐虜庭稍慰其望濂復引高帝以三十萬衆困平城以爲戒制曰使毋往朕志定矣平城事非所宜言於是勅可汗前者使往小人言語短長傷和好兩國人民咸罹災害此亦朕與可汗所共知也可汗今請答使朕恐蹈前失不復遣可汗使皮兒馬黑麻等朕皆優禮厚給馬直遣歸自今使來朝貢者聽然亦須人少賞賜乃得厚朕終始不食言別敕也先指如之三年春尚書謙侯亨請出塞討虜　帝曰師行勞姑待之時脫脫不花與也先不相能所妻也先姊生子也先欲立爲太子脫脫不花不從也先亦疑其主與中國通害已遂治兵相攻不花王敗走依兀良哈弑死也先盡收其妻子殺元裔幾盡都督楊俊言也先弑逆吞併諸部東至女直西至赤斤蒙古皆受約束不誅爲患滋大請悉各邊兵出塞擣其巢一大剿虜下本兵及諸將議尚書謙言虜誠當誅但邊兵盡出虜且乘吾虛非計詔從謙議會也先使來尚書王直等復請答使詔問謙謙言臣職兵戎知戰而已使事不敢問制曰謙言是使勿遣制詔也先太師求答使朕固欲遣第恐更如往者構是非無益反滋害故不遣人來者乃至三千餘邊將請謝絕朕念太師誠欲姑聽後少遣臨遣時與總目關會得爲詐冒防諸正副使已壁都督都指揮指揮千戶等官厚賞賜市易者悉聽車輛送至境太師其體朕意毋忽當是將虜使驕敵守衛

掠人財物至欲騎入長安門稍約束即彎弓相向我以通好故不能問也十月也先使來稱大元田盛大可汗致書　皇帝往者元受天命主夷夏今已得其位盡有其國土人民傳國玉璽敬遣使修好仍通慇勤　上皇田盛者華言天聖也下其書禮官集廷議報書云何都給事中林聰御史徐正言宜勅也先諭以順逆毋從其僞稱安遠侯柳溥言宜仍稱瓦剌太師入犯則討之并下禮官議議言古王者不治夷狄以爲不足治也也先所稱固非可盡從若可汗乃隋唐以來北狄酋長之通稱

非中國所禁勅書宜稱爲瓦剌可汗示羈縻便郎中章綸言可汗在中國固夷酋之常稱在戎狄則帝者之位號視其上唐太宗爲天可汗元世祖爲成吉思可汗可見矣向脫脫不花乃元世傳稱名猶近正今也先弑主僭號名實大舛若因而稱之彼以爲中國天子亦稱我可汗得誇示羣酋羣酋讋服且遂爲中國患莫若賜勅別封爲敬順王或瓦剌王便詔從廷議稱瓦剌可汗也先既新立恐諸部不從欲通好中朝其弟寡因孛羅魯王諸酋皆貢馬稀復深入爲寇矣而我所賞賜虜費亦不貲未幾知院阿剌攻也先殺之始阿剌欲繼也先爲太師也先不許阿剌怒遂隙也先淫酗殘虐諸部皆貳愈益忌阿剌佯飲其二子酒毒斃之阿剌率所部攻也先數其三罪曰漢兒血不花王血兀良哈血皆在汝身天道好還行及汝矣也先未即戰而與所厚酋伯顏帖木兒得知院等議帳中其知院禿華帖木兒掌判阿麻火者故阿剌部也共刺殺也先并殺伯顏得知院或云也先戰敗從數十騎逃已復棄其騎困甚從一婦人乞漿婦入飲之醉遂去夫歸婦言狀夫疑其爲也先追殺之也

先死諸部離散窜居西北邊離合不常瓦剌稍衰矣阿剌後亦失所終而孛來爲雄長稱太師復來故可汗脫脫不花子尊立之號小王子自是虜以小王子爲尊稱而毛里孩阿羅出諸酋相繼奮咸爲邊患　睿皇帝復辟念居虜中時伯顏帖木兒有保護功遣都督馬政齎絳幣賜其妻孛來留不遣而使皮兒馬黑麻入賀言欲獻璽賜勅詰責留馬政罪且曰璽非真即真秦物耳朕不貴也獻與否惟爾馬政亦自虜中代孛來乞糧不許天順二年春孛來大舉寇陝西安遠侯柳溥統兵禦之輒

敗猶時飾小捷聞御史劉濬劾溥沛行賄得釋濬
謫官已而虜大熾關中震動乃召溥還奪太傅明
年春正月虜入大同定遠伯石彪破走之都督周
賢都指揮李鑑戰死其秋復寇大同守將安陽伯
李文避不敢出虜直抵鴈門忻代殺掠甚衆烽火
達于京師邊民大擾遣都督顏彪馮宗率兵屯紫
荆倒馬二關爲聲援虜益肆往來自如勅二關兵
出鴈門虜始退明年春寇延綏榆林守將彰武伯
楊信拒却之明年夏寇河西守將仇廉禦之敗績
遂渡河大掠關隴震動懷寧伯孫鏜兵尚書馬昂

率京兵及河南山東兵西征會曹欽反闕下昂討
賊有功不果行而侍郎白圭都御史王竑相繼出
禦虜其秋孛來三上書求款延議請遣使撫諭乃
命指揮詹昇齎勅諭孛來曰外邊臣奏太師書言
通好事朕已悉知朝廷故與北邊往來無間負約
構怨當在北邊今歲復掠我河西邊將迎捕兩致
殺傷廷臣咸請大發兵誅討朕以生靈故謝罷羣
議太師書中亦言愛惜多人性命朕與太師既同
此意故使使往諭太師自今其棄細故行大道散
遣部落毋爲邊患使來賞賜朕不爾吝齎往綺幣

至可領也其冬孛來遣納阿出等隨昇來報命且
請從陝西入從之未幾復糾毛里孩入河西賜詔
責讓令貢道仍由大同毋趨陝明年使至大同詔
守將彰武伯信虜名貢其心叵測且有三于入何
塞下宜善爲備仍勅虜使察占毋多挾人來留其
餘塞下官傳之聽與邊人交易孛來上書言已爲
諸部長賞賜不宜等諸部禮臣言孛來賜覩諸部
大溢獨其君小王子與之同虜貪且蔑君臣分以
此怏怏宜稍塞其意詔增幣一襲未幾小王子沒
或云孛來弑也虜共立其兄脫思爲主稱馬可古

兒吉思王子遣使入貢賜勅招諭之成化元年春
王子與孛來並貢復求報使不許頃之孛來誘兀
良哈九萬騎入遼河武安侯鄭宏拒却之其冬寇
延綏命彰武伯信率大同兵御史項忠率陝西兵
禦虜皆無功虜諸酋亦內爭孛羅忽者結毛里孩
阿羅出者結亂加思蘭各樹黨相攻出沒河套中
河套古朔方郡饒水草其外爲東勝唐張仁愿築
三受降城國初嘗守之兵民耕牧套中自東勝而
外地平衍虜來一騎不能隱以故避不入後以曠
遠徙弗居至是遂爲虜巢邊民亡命者時導虜入

掠邊事日亟而字來勢分復爲毛里孩讐殺稍衰矣乧加思蘭亦虜別部居哈密北山天順末始盛侵掠哈密雄視諸番我因其貢驅縻之竟東渡河與虜合二年夏大入延綏適大學士李賢言虜據套近我邊我出彼歸我歸彼來禍無休已宜令各邊守臣簡精銳窮巢穴驅而去之一勞永逸國家雖費不可以已也乃使彰武伯信爲平虜將軍都督趙勝副之率京兵萬人諸邊兵合萬人往擊虜未至虜入固原都指揮林盛戰敗詔促信行信至邊虜退其冬復入延綏參將湯胤勣敗死明年春

毛里孩乞通貢制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其令各邊謹備虜毛里孩不得貢則渡河東侵大同廷議楊信兵少不足制虜於是以撫寧侯朱永爲平胡將軍率京兵往都督劉聚鮑政副之會毛里孩再上書求貢許之詔永駐軍代州先是毛里孩已攻殺孛來弑其可汗馬可古兒吉思虜更立可汗毛里孩復弑之并逐少師幹羅出自稱黃苓王別酋孛魯乃稱齊王並遣使貢而瓦剌也先之子阿失帖木兒者亦來貢使者顧挾兀良哈夷由喜峰口入故事宴勞北使優於他夷至是以其混兀良哈使來且人喜峰口非制乃以夷使禮禮之虜使恚有道言通事諭之故上書服罪乃遇以故禮禮部言阿失帖木兒兩月間使進貢者二又不循故道殆其結各虜徑近狎至以窺邊宜遏絕其奸於是賜勅言自爾祖脫歡而來朝貢信使有常時往來道路有常處未嘗雜引他夷生事端故朝廷待之不疑今爾貢兩月再遣又同朶顏使從東來朶顏十剌俱我屬衛朝貢有節今無故糾以來非法也爾自今其體前人心歲冬農隙時聽遣使使毋過三四十人仍從大同入朝廷得一意款待毋傷世

好長久之計也瓦剌自也先死後數歲戢至是復稍張與毛里孩諸酋拏兵爭雄長諸酋亦坐是不得并力於我未幾有滿四之變滿四木名俊故元平涼萬戶把丹之孫也國初虜降者皆處以邊地謂之土達俊處凉州三坌溝號滿家營有衆數千人時出行劫邊將墨其財俊厭苦之會其黨事發詞連俊四年秋遂據石城爲亂石城天險即唐吐番石堡城王忠嗣所謂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者也寧遠伯任壽廣義伯吳琮合兵三萬擊之大失利於是命都督劉王都御史項忠征之忠圍困其城

數月不下伏羌伯毛忠指揮周璽費澄俱戰死廷議謂賊未平且勾虜滋蔓請濟師大學士彭時持不可明年二月俊掌楊虎靈降誘俊出戰擒之并其黨磔于市始俊訃事敗且入虜以圍急不得出比俊誅邊將已報虜入套窺邊矣其冬阿羅出糾兀良哈寇延慶於是撫寧侯永爲平虜將軍都御史王越督師往延綏禦虜永至邊以捷聞論功越等俱陞賞永世侯而虜據套自如邊郡大擾七年冬召永還以邊事委越及總兵許寧而使侍郎葉盛行邊會虜入敗參將錢亮寧不能救兵部尚書

白圭請大發兵搜套盛至邊條上築堡增兵諸事謂搜套師未易輕舉盛還圭請集廷議議言套虜不驅邊患無已第邊兵多而無統是以屢衂宜擇遣大將付以閫外得專事虜於是以武靖侯趙輔爲平虜將軍悉部署諸路王越仍督師虜大入延慶輔不能禦未幾稱疾召還以寧晉伯劉聚代之聚未至虜相繼掠固原延寧諸處邊臣屢疏聞詔讓輔越玩寇罪延綏巡撫余子俊建議埤山築墻設墩臺些堡以制虜從之虜自是不敢大入延綏毛里孩孛兒乃阿羅出三酋亦稍衰敗而滿魯都入河套稱可汗阿加思蘭爲太師九年秋九月與孛羅忽並寇常州王越偵知虜盡行老弱巢紅鹽池可取也乃與總兵許寧遊擊周玉率輕騎晝夜馳三百餘里襲擊之擒斬三百餘級獲雜畜器械甚衆盡燒其廬帳而還虜自據套以來無歲不深入殺掠人畜至數千百萬邊將擁兵莫誰何徼所遺老弱及殺吾民以上功冒陞賞三遣大將朱永趙輔劉聚出師大抵效邊將故習虜益横內地且自危用事者始議搜套聚兵八萬糜資儲無筭頻歲師不出至是捷虜內矣其孥相與悲泣渡河北

去患少弭已復稍稍東寇宣大遼東誘兀良哈爲導十一年秋滿魯都阿加思蘭並遣使貢未幾復相讐殺始阿加思蘭以女妻滿魯都欲代爲可汗恐衆不服謀殺滿魯都而立幹赤來爲可汗滿魯都知之索幹赤來阿加思蘭匿不與攻逐滿魯都併有孛羅忽之衆滿魯都部酋脫羅干亦思馬因復攻殺阿加思蘭亦思馬因稱太師自阿加思蘭死虜數歲稱入寇大璫汪直恃寵喜事數振兵徼戰伐功王越朱永附和之諸大臣心知其非不敢爭十六年春邊報至遂命永爲征虜將軍直與越

俱督師出塞捕虜先是永征建州越不與以爲恨至是越聞套虜有居威寧海子者給永由他道身與直率輕騎乘雨雪襲擊之斬首四百餘級擒百七十餘人班師論功封越威寧伯越有智略其用兵能以奇取勝徒以附直故爲世所訾是後屢與直奉命出師十八年春禦虜于延綏小捷賞賚甚衆虜亦益盜邊不休明年夏入大同諸堡殺掠人畜數萬守將許寧以捷聞虜既得利長驅入順聖川散掠蔚朔諸州烽火徹于圻內宣府巡撫秦紘總兵周玉力戰却之虜去輒復來至成化末迄無

寧歲而是時滿魯都已衰弱不知所終其入寇者復稱小王子或稱把禿猛可王即故小王子後也與其太師亦思馬因不協頗相攻二十三年哈密都督罕慎報太師亦思馬因死而瓦剌有兩太師一克捨一革捨克捨死其弟阿沙赤爲太師革捨弟阿力古多與相讐殺西走掠哈密當克捨時嘗以小王子遮絕貢道請借兀良哈兵襲之不許小王子死弟伯顏猛可代爲小王子弘治元年夏小王子奉書求貢詞稍慢自稱大元大可汗下兵部廷議之英國公張懋等言虜僭名號自其故態不足誅即　先朝亦嘗寬假宜令守臣納其使從之伯顏猛可立以年幼恐太師專權遂不復設太師與瓦剌屢入貢時馬文升在兵部許進巡撫大同皆習邊事進疏至輒得請戎備修又數貽書小王子言通貢之利虜奉約謹不敢大爲寇故當弘治初諸邊稀虜患異成化時矣其後乃有火篩火篩者脫羅干之子小王子部落也狡黠善用兵劫諸部屢寇邊獲財畜日強盛跋扈與小王子爭雄長邊患復熾十年冬寇肅州巡撫吳琪不能禦以王越鎮陝節制諸軍越已奪爵起自田間明年秋越

率師襲賀蘭山後虜破之明年虜寇榆林寧夏大同皆殺掠多明年春寇威遠遊擊將軍王杲敗績右參將秦恭副總兵馬昇逗留不進皆論死其夏連寇大同總兵王璽等失亡多命平江伯陳銳及侍郎討進率師禦虜銳畏怯遇虜不敢戰要城自保罷還以保國公朱暉代之進亦致仕去虜猖獗甚京師戒嚴分遣文武大臣守潮河川天壽山居庸紫荊倒馬白羊諸關以都御史史琳督師大同虜解去明年春送入延綏守臣屢告急復命保國公暉都御史琳統諸路兵西禦虜奄苗遠監軍暉

行至河套襲虜斬三級驅牛畜數百歸賞賚有差
廷臣屢言功薄不當賞報聞虜分道掠固原寧夏
諸邊輒從花馬池入西北大擾暉等不能禦都給
事中屈伸疏劾之詔讓暉因召還以秦紘督師鎮
陝紘至邊大治塹築堡虜稍清十七年夏六月歸
正人報虜有異謀　上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令
譯審虜情因諭以京軍當恤督將須得人健東陽
頓首朝廷養兵衛畿輔而工役頗多耗士氣非制
宜釐其弊　上納之時　天子仁聖孜孜求治憤
虜桀驁欲一剿之會其秋虜入大同殺敬軍　上

遂召健等議出師討虜曰敬軍皆吾赤子虜殺之
不道宜問罪臣健對　陛下垂念赤子德至厚然
兵危事未易輕動　上意未釋臣遷言邊事急孰
與京師疲內以事外非完策臣東陽言北虜與朶
顏通潮河川古北口去京師一日而近虜若道此
而我軍顧遠出大同東西奔走自弊之道也　上
曰兵即未遽出宜蒐乘蓄備以需皆頓首曰善已
召兵尚書劉大夏諭如初大夏亦力言未可　上
曰太宗時師行頻往輒摧虜今何以不可大夏曰
太宗時兵餉足將士經百戰足辦虜故利也今承
平久人不習兵餉又乏　陛下試度何如　太宗
時師出之日非獨不能制虜徒毒擾邊人耳　上
憮然悟曰朕幾誤計乃寢師然猶拜朱暉爲征虜
大將軍苗逵史琳督師豫簡京軍俟報至乃行而
使都御史閻仲宇往大同通政參議熊偉居庸關
督餉虜引去暉等罷行明年春虜三萬騎圍靈州
詔督諸鎮兵往援虜圍久不克解去散掠內地總
兵李祥偏將仇鉞擊走之　敬皇帝崩踰月虜大
衆寇宣府總兵張俊分遣諸將禦之皆爲虜所圍
俊疾救解遊擊將軍張雄穆榮敗沒士死傷數千

失亡人畜無筭復命苗逵朱暉史琳出禦虜都督
李俊神英都指揮陳雄張澄佐之皆無功言官劾
暉等老師費財徵還其冬虜入鎮夷所指揮劉經
死之復自花馬池毀垣入掠隆德靜寧會寧諸處
再旬乃退關中大震陝西巡撫楊一清疏言諸將
觀望莫相救致虜深入多殺傷宜擇大臣節制諸
路令乃可行詔以一清爲總制時正德元年春也
一清條上修邊諸事行之會逆瑾竊柄輔臣本兵
相繼逐一清旋亦致仕去諸會四出稱守備監軍
暴蠻行關邊事益困矣三年春虜近塞下命兵部

侍郎文貴開府督師貴所請度支金錢巨萬名修邊費然半輸瑾所虜殺掠男婦數千雜畜器械倍之莫誰何明年夏命工部尚書才寬節制延寧甘肅諸軍貴專督宣大其秋虜伏大衆於延綏塞下遣輕騎攻新興堡副總兵侯鈞禦之伏起殺鈞會敕至虜解去喪馬二千七百餘匹殺傷略當覓以捷聞其冬虜入花馬池寬禦之敗死總兵馬昂與別酋亦孛來戰于木瓜山諸處頗有斬獲其年亦不刺入西海亦不刺者小王子丞相也小王子與火篩譬殺火篩死復以他事怒亦不刺欲殺之亦

不刺懼擁萬衆掠涼州攻破安定王等族奪其詔印諸番書之西海自是始有虜別部阿爾禿斯與亦不刺合日與小王子尋兵敗則掠邊破堡寨五十餘殺兵民千餘雜畜糧械失亡無算守臣輒以捷聞七年秋遣人至肅州求邊起住牧且請婚聘密議欲遂招之以扞虜不果明年夏再來請甘肅巡撫張翼明以金帛令遠徙虜遂掠烏思藏拔之轉掠松潘洮岷無寧歲小王子復屢入宣大塞殺掠慘于西陲守將潘浩等不能禦罰治有差八年夏五萬騎由大同入犯寧武圍馬諸關山西守臣請調他鎮兵戍大同者還守關兵部議寧武三關所以蔽山西而大同所以蔽寧武也若專守寧武是自撤藩籬非計大同兵宜無動而別調內地兵戍寧武從之以戍寧侯仇鉞總其禦虜鉞至大同屬虜寇萬全衛與戰於沙河失亡多以捷聞未幾奏虜退召還明年秋小王子入宣大塞別部自懷安入順聖川遊擊泉勛守備田琦廉彪戰死總制都御史叢蘭告急詔奄張永督宣大延綏兵都督朱麒等守古北口及紫荊諸關永等多挾從人請

乞煩未出國門已賞度支金錢十餘萬卒無功關玉與虜戰于平虜城南潛置書飯明間如農家餉虜食之多死明年秋十萬騎入固原塞明年夏入大同塞詔都督劉暹侍郎丁鳳率師禦之虜突入白羊口大掠而去未幾復以七萬騎分道入總兵潘浩與戰于賈家灣敗績都指揮朱春指揮王虎戰死浩再戰再敗虜遂犯宣府殺掠無算浩奪三官諸將罰治有差十二年秋五萬騎入大同來屬天子以遊幸至陽和親部署諸將禦虜總兵王勛等遇虜於應州爲所圍 上督兵援之衆悉死戰

虜稍却會暮休營明日虜來攻自辰至酉戰百餘合虜引而西追至平虜朔州會大風黑霧晝晦上乃還是役也獲虜首十六級我軍死傷數百乘輿幾危　上命守臣告捷於朝駕還羣臣迎賀賞賚有差是後虜雖歲犯邊然罕大入小王子死有三子長阿爾倫次阿著次滿官噴阿爾倫前死二子長卜赤次也明皆幼阿著無小王子未幾死衆立卜赤稱亦克罕克罕猶可汗也然亦稱小王子如故嘉靖元年入花馬池大掠西安鳳翔三年秋大同巡撫張文錦以鎮城孤懸迫虜築水口等五

堡遣卒二千五百家戍之卒憚行叅將賈鑑督之嚴叛殺鑑及文錦多走出塞降虜明年屢入陝西諸塞殺吏民亦不刺復駐牧賀蘭山後出沒擾邊詔起楊一清爲總制一清議剿尚書金獻民議撫會王憲代一清乃下憲議憲亦言逋虜不大創患無已時已勒所部待師期詔憲愼防守毋輕出塞六年春虜連寇宣府叅將王經關山俱戰死其秋數萬騎入寧夏塞王憲督總兵鄭卿杭雄拒却之斬首三百餘級明年春掠山西其冬五萬騎掠宣府總兵趙瑛等拒却之已復大掠陽和至朔州指

抵趙源戰死明年春數萬騎入寧夏塞杭雄禦之敗績遂由鎮羌入西海與亦不剌結親謀內犯時王瓊代憲益修邊虜亦稍却未幾召還唐龍代之十一年虜欵延綏塞詔却之遂擁十萬騎入冠總制龍請許貢以紓患　上曰虜負罪宜討大臣當戮力振國威乃取目前計縱虜耶龍連戰頗有斬獲虜以數萬騎渡河而西葉卜兒孩大破之卜兒孩者亦小王子部落逋入西海與亦不剌阿爾禿厮共患邊者也明年秋虜窺大同塞總兵朱瑾議浚濠塹遏虜騎大同卒素憚瑾治軍嚴因是役也遂亂攻殺瑾總督劉源清欲盡誅諸亂者卒愈嚴嬰城叛遣小王子金幣女伎曰中土饒可帝勝沙漠也指代王宮曰以此爲那顏居小王子勒兵應之遊騎至應朔諸州嵐解去亂亦隨定是時小王子最富強控弦十餘萬多畜黃金犀毗稍厭兵其連歲深入蹂西北邊皆其別部酋曰吉囊曰俺答二酋亦元裔于小王子爲從父行其大父曰歹顏哈有十一子次曰袞那剌有七子長吉囊次俺答皆雄黠善兵吉囊壁河套名禮兒都司直關中俺答壁豐州灘直代雲中吉囊俺答各九子子各萬

騎其弟老把都亦數萬騎壁張家口諸昆從百十皆有分地率盜邊自肥日益強盛名尊小王子不受其約東小王子亦徙壁東方直薊遼號曰土蠻異種黃毛者兇悍不能別死生衆少於三部虜或時深入黃毛輒從後掠徼取子女玉帛虜苦之因合兵急擊大破臣黃毛以是無內顧得專事我十三年春入延綏秋入花馬池掠固原殘安定會寧二縣總兵王效副總兵梁震禦之斬首二百餘級虜東犯大同十五年秋復入延綏總督劉天和督諸將禦之斬首百餘級明年春入甘州大掠已分掠東西諸寨無寧日每入大率十萬少亦數千諸將莫能禦獨大同總兵梁震數以家丁刼虜有功虜畏之震死家丁多走降虜十八年秋虜寇宣府逮總兵江桓下詔獄明年春入延綏奪總兵周尚文俸其秋大掠宣府至蔚州堡寨盡破總兵白爵遇虜于水泉兒大敗副總兵雲肩再遇馬連堡又敗留兩月乃退巡撫楚書以捷聞西虜復掠固原會大雨道濘虜騎困弓矢盡膠劉天和與戰大獲殺吉囊子小十王捷聞　上喜甚天和及諸將周尚文等皆增秩并錄輔臣本兵功諸賞賚甚渥明年秋虜遣使石天爵款大同塞巡撫史道以聞詔却之以樊繼祖督宣大山西三鎮兵抗虜翟鵬督餉兼督畿南兵爲援虜不得請遂大舉內犯吉囊先由白泉口長驅至寧武關石湖嶺副總兵丁璋力戰死繼祖堅壁不敢戰俾遊擊將軍周宇禦虜太原北死之虜越而南殺掠萬計至平遥居民掊白挺與格虜有斃者以故却而俺答復入又越太原至石州殺掠益甚浸淫平定壽陽間矣言官交章劾繼祖竟不罪罷歸召翟鵬還已復使督宣大兵二十一年虜使石天爵再至邊臣誘殺之以功受賞俺答怒入塞大掠山西殘傷四十州縣殺掠二十餘萬雜畜二百萬衣襆金錢稱是焚公私廬舍入萬區踰月乃出塞諸將觀望莫敢戰獨參將張世忠驅虜關甚力死之時吉囊虜所代鼓淫日夕卒死俺答益張二十三年十月自萬全右衛深入內地言者謂撤防秋兵太早　上怒逮翟鵬及薊州巡撫朱方下詔獄杖死以翁萬達代鵬萬達有計略詰邊蒐卒次第修諸墻堡戎備大飭明年秋虜以數萬騎犯鐵裏門鴉鶻谷萬達分軍爲二故師張達將左部故偏帥張鳳將右部達戰鐵裏

門虜却鳳戰鵝鴿谷殺傷大當虜欲解去已憤曰南軍不數百我以數萬返何以復軍乃益合圍殺鳳磁人王邦直素負勇力提大刀入陣擊殺數十人竟鬬死軍汲然虜亦大懾明年復使使求款邊卒狃前事殺之萬達請治殺使罪紓虜忿且言虜款堅宜羈縻制之毋絕不貲陝督臣曾銑謂虜巢套中近塞下不驅之邊患不休銑欲復套料兵質具方略疏請大學士夏言主其議　上業報許而大學士嚴嵩素與言相軋忌有以中乃乘間訐言受銑金妄議興師開邊釁貽社稷憂故帥仇鸞嘗

以貪暴爲銑劾繫獄嵩嗾之疏銑諸不法狀　上大怒逮銑涿之并詆言自銑死後無敢言復套事矣二十七年秋虜入大同寒萬達策虜趨鎮安堡使總兵趙卿駐焉虜佯攻獨石卿遣制悉兵走獨石虜遂踰長安嶺掠隆永得利去詔罷卿貶萬達俸二秩明年春虜犯宣府滴水崖萬達先諜知之乃檄大同總兵周尚文曰虜且東二鎮相援制也其以兵趨滴水失期者罪無赦又虞尚文不時至則具疏請尚文得旨介而馳未至裨將董暘江瀚力戰死亡其軍尚文遇虜曹家庄大戰敗之虜恃衆不退益治兵攻圍三日萬達計曰戰久矣兵必疲不援尚文是棄師也率衆鼓行前虜走出塞已復冦拒墻堡尚文以車兵敗却之尚文卒張達代萬達召還郭宗皐代明年夏虜入大同塞達禦之虜爲三覆待我達恃勇不戒中伏力戰死副總兵林椿援達亦死達椿皆驍勇敢戰邊人惜之事聞逮宗皐等罰治有差以仇鸞帥大同其秋虜至鎮鸞使其黨時義賄虜令東冦薊薊山外界虜恃三衛潘焉至是三衛反導虜深入至古北口詔發京邊兵數萬守要害邊兵發虎待遠不時會京兵烏

合不任戰虜攻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悉力禦之稍却虜分騎間道出師後我兵大潰虜大殺掠懷柔順義吏士無筭游騎至通州京師震恐集諸營兵壯者出邊敗死悉老弱不過五六萬而諸內使廝徒負養在其中矣倉卒從武庫索甲仗武庫奄不時發久之未能軍兵部尚書丁汝夔始以聞　上大驚詔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傳督九門門各守以文武大臣集武舉千人隸焉別募良家子蒼頭義軍乘四萬登陴咸寧侯鸞保定延撫楊守謙俱以兵至諸勤王兵先後至　上內視稍彊幷鸞

爲平虜大將軍諸道悉屬進守謙兵部侍郎督師
釋故參將戴綸歐陽安等繫令從軍自效虜至通
州阻白河御史王忭先已悉收舟楫不得渡越數
日乃西薄都城獲奄楊增等令持書來曰予我幣
通我貢即解圍不者歲一虔而郭時　天子坐西
齋宮望烽火四起憂之無所出召大學士嵩禮部
尚書階問虜事嵩言此掠食賊不足憂階言宜以
討綏虜令出塞待命乃款如此往復莫少逗我兵
集虜可破也　上命集廷議廷臣相視莫敢發司
業趙貞吉抗聲言北虜無狀至震動勾陳奈何爲

城下盟第錄故帥周尚文功出沈東于獄捐帑金
百萬以百金易一虜不效貞吉受其咎時東以理
尚文功得逮故也檢討毛起言虜近姑許之而後
寒之若何貞吉怒衆叱之　上問北貞吉揖左論
德兼監察御史稱詔齎五萬金勞行營將士大將
軍鸞討難貞吉拒不受益縱部士辯髮冒虜掠村
落有司捕獲不敢法疏請　上念大同卒首勳工
即有罪以迫儀用置勿問第付鸞自治兵部遂下
令勿捕有捕至反笞捕者卒愈益驕患甚于虜衆
籍籍歸怨汝夔矣汝夔顧語諸將虜方盛未易得
志計無如守諸將畏虜誘言汝夔禁不敢發語浸
上聞而守謙亦恐戰未必利少挫且張虜約勒部
士毋輕動虜縱掠近郊至西山中貴人園宅別業
多焚蕩環泣　上前謂汝夔守謙右虜左士使異
類縱橫殘神鄉　上震怒逮二人下獄戶部尚書
李士翔坐徵發不給褫職冠服視事虜剽得子女
金帛無筭意欲滿乃循諸陵而北徜徉去欲奪白
羊口大將軍鸞以十萬衆尾虜不敢擊卒與遇潰
鸞幾爲虜擒裨將戴綸徐仁力戰乃免虜東循潮
河川由古北口出諸將斬遺稚弱八十餘級詐增

鹵獲稱飲至汝夔守謙竟坐誅貞吉亦以報命失
上意杖謫詔鸞督京營兵鸞議京營兵脆不習戰
請徵諸邊銳士集京師爲重兵部議是椒垣墻戴
堂奧非策卒從鸞議鸞意氣日盛擅自議語署置
所上疏即報可不下部尚書王邦瑞力爭不可
祖宗無是法毋啓跋扈端不聽邦瑞尋罷去虜既
歸會疫病人畜多死所掠皆歸部落稍中脅大將
軍鸞懼虜且復至陰使人啗以開市其冬俺答遂
上書求貢明年春使子脫脫詣塞下申請督臣蘇
祐以聞下廷議成言邊事陵遲其矣姑從虜以紓

吾邊且永樂成化間嘗許女直三衛市何靳于虜
詔給金十萬易布幣開市五堡漸及延寧以侍郎
史道經略其事兵部郎中楊繼盛力條其不可大
槩謂虜踐躪我　八陵虔劉我赤子不能報而反
與市損威重長寇侮甚矣今之爲謬說者不過曰
吾外假馬市羈縻虜而內得自寬修武備夫虜至
逆也至無饜也人心憤之矣不及時激厲其氣用
之而和以自弛使邊人媮好衣美食忘其憤而懈
于戰將愈察豪傑效用之心何備之能修往者邊
私通虜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矣是開百姓不

靖之漸也又不過曰得馬以資吾軍不知既已和
矣馬焉用之且虜安肯捐其善馬以予我我歲縻
數十萬而無所償于虜一不如意彼必敗盟以失
信責我釁端百出此其害廷臣皆知之而莫敢言
惟　陛下獨斷　上雅不欲市而方嚮用大將軍
鸞鸞持市議堅相嵩唯唯而已　上不能奪乃下
繼盛吏謫去五月馬市成虜奉約頗謹我叛人蕭
芹等素導虜謀中國不利虜欲欲敗之謂俺答曰
中國毒水上流伏甲市傍若幾殆俺答固心疑其
左右復受芹賂爲言芹有異術能使城自頹愈益
動市畢潛犯左衛并使其黨爲內應會謀洩引還
史道遣人讓虜虜內媿因以千騎隨芹入試其術
不效遂執以與我論功道進尚書鸞太子太傅道
復爲虜請以牛羊易粟廷臣多謂虜欲無厭不宜
聽督臣蘇祐疏言一牛數庾一羊數釜米如珠而
牛羊如山竭廩不能厭也虜無親而貪寒盟其心
耳市虜以安邊也朝市暮掠何危如之必勿許詔
從祐議召道還其冬大入邊殺掠邊臣詰之漫應
曰此貧虜掠食耳我不能禁即中國能禁民勿盜
耶已復請市弘賜堡御史李逢時以非期拒却之

俺答恚益縱掠別酋把都兒辛愛破遼東新興堡
殺指揮姚大漢等指揮王相以所部兵四百遇虜
千戶葉廷瑞佐之戰俱力相死廷瑞重傷虜引十
議者咸咎馬市非計鸞內恐因請邊塞毋扼虜縱
其深入內外合擊之破必矣兵部謂深入則蹂我
畿輔縱能破虜其傷實多鸞議絀復請率兵出塞
捕虜　上不許然鸞實中怯無意行特恃寵戞呟
以虛聲聳朝廷三十一年秋鸞病死都督陸炳暴
其奸詔剖棺尸諸市籍其家悉罷諸邊馬市更言
者死三十二年春虜入大同口叅將史略死之又

入青邊口副總兵郭都死之遊擊孫邦丁碧力戰却虜已又入延綏塞副總兵李梅死之其秋俺答把都兒自大同入徑趨紫荊急攻挿箭淨嶺等略遊擊陳鳳朱玉率寧夏固原兵來援虜却擁王追之過浮圖守者請犒師鳳王曰毋緩賊吾旋軍亭入宣府塞抵赤城大掠而去俺答犯山西巡撫趙時春禦之諜言虜有遊騎二十去此兩舍可擒也時春擐甲欲馳總兵李淶爭不聽遂前伏兵起淶與子松及參將馮恩等皆戰死時春走免三十三年夏虜犯大同左衛總兵岳懋戰死逮總督蘇祐黜爲民其秋數萬騎入薊州塞總督楊博募死士擊之三十四年春犯馬蘭峪參將趙傾蔡等戰死總兵周益昌來援虜退其夏入青邊口參將李光啓戰敗虜執以索贖光啓罵虜死其秋大舉犯宣大山西參將丁碧力戰死參將馬芳以家丁夜却虜逐出塞三十五年夏入宣府塞遊擊張鉉戰死軍盡沒其冬小王子及打來孫以十萬騎入遼東塞總兵殷尚質戰死亡卒千人奪總督王忠巡撫蘇志皐俺是年誅叛人張邦奇呂仲佑邦奇衛舍人與丘富周原趙全李自馨等皆以白蓮教捕急先後叛入虜虜居之豐州號板升板升華言屋也富最用事日夜教虜治攻具怨田積粟收知略士與謀我邊民黠知書者踵歸虜俺答令富試之能者統衆騎不則給甌脫地令事鉏耨御史李鳳毛言虜累入犯謀由富等乞令副使楊順計獲詔給順萬金毋問出入下令擒斬俺答諸酋予萬金爵伯擒斬丘富周原三百金授三品武階副總兵田世威密遣富故人王勳及弟浩入虜招富降大同人孫廷美亦陷虜與浩共說富富問儒生計安國

留與歸孰便安國曰公華人也乃爲犬羊用乎今官家方急公宜亟歸取功名毋失邦奇謂富曰中國購若歸且遺之禽富怒令邦奇與浩質邦奇罵浩若賣丘公與中國耳富怒殺廷美浩約呂仲祐內應攻大同勳逃歸謀復弟讐適邦奇挾虜騎至邊索所藏倭刀讞書伏甲執之并得呂仲祐姦狀俱伏法論功陞賞督撫諸臣官計安國爲鎮撫厚恤浩廷美家三十六年春把都兒以六萬騎入流河口副總兵蔣承勳乘塞力戰死之西虜犯延綏副總兵陳鳳及其子守義俱力戰死之其夏俺答

入宣府塞殺參將祁勉等冬大掠大同塞俺答子辛愛妾桃松塞者以私通部目蠻帶帶懼誅來奔辛愛大恚縱騎索諸邊總督楊順懼誅追還或曰無爾也我失丘富而彼得蠻帶沮降且辱國順竟私與之辛愛磔以狗虜自是益輕我大攻圍右衛數月不解右衛地斗入虜南一面通川虜分騎寨道衛大困故將尚表以轉餉至遮虜不得歸極力城守虜不能克議者欲棄右衛予虜　上問大學士嵩嵩意欲棄之而難于言乃對尚書許論胥塞事請問論論阿嵩極言衛難守指　上意　上益

發兵援三十七年四月兵大集虜解去其冬土蠻犯界嶺口馬芳拒却之三十八年春兀良哈導虜由潘家口入大掠近畿詔逮總兵歐陽安論死切責王忬忬恐稱疾爲相嵩構誅復使楊博督薊博經略頗有緒召歸其年俺答由鎮羌入西海留老弱豐州大同總兵劉　謀乘間攻板升拔叛黨乃使部將王孟夏等以三千人先趨自以重兵繼之斬首百餘縱火焚其居而不得丘富等其後富以掠邊中流矢死四十一年秋虜寇遼東塞總兵楊照率兵襲之敗死明年冬虜大舉由墻子嶺入大掠順義三河諸將孫臏趙溱俱敗死胡鎮拔柵走京師戒嚴　上怒逮督臣楊選誅之虜留句曰引去四十四年冬黃台吉突入洗馬林把總江汝棟伏鋭卒二百搏之幾獲以救至脫去明年　諸皇帝崩當　帝世虜諸部獨俺答強黃台吉其子也尤剽悍嘗勸其父毋臣土蠻土蠻伐之不能克遂與連和亦不刺阿爾禿斯始雖逋匿西海爲甘涼患然猶與虜兵其後亦折而入於虜塞東西岌岌憂之帝嚴明慮軫邊計一不當輒執戮行間大吏嘗一與虜市未浹歲絕之而邊臣顧私賄虜相與

爲欺蔽邊大圯隆慶元年秋趙全說俺答寇山西曰晉兵弱石隰間多肥羊良鐵可致也彼藉宣雲爲救遠來罷安能抗我俺答乃分六萬騎四道並入入井坪入朔州入老營入偏頭關卒皆悍勇邊軍遇之披靡副總兵田世威嬰城自守遊擊力振出戰敗入壁創甚總督王之誥聞變率六千騎抵鴈門檄大同總兵孫吳入援吳與山西總兵申維岳俱退留不進虜薄石州攻陷之殺知州王亮屠男婦幾盡進攻汾州趙全遣間爲內應州人後之得生爲備虜攻八晝夜不能克遂分掠文水交城

平陽介休間所殺虜男婦復數萬計邑里爲墟時黃台吉以偏師駐宣府塞下綏我兵之詔奉詔還懷來護陵寢巡撫王繼洛駐代州不敢出虜留內地浹三旬無與抗者值兩潦半亡其騎乃遂延出塞去事聞詔逮維岳世威論死繼洛謫戍邊吳落職之詔罷去其月三衛酋董忽力幻土蠻入薊州塞大踩昌黎撫寧樂亭盧龍間京師爲震總兵李世忠避虜不敢擊壁李家莊虜圍之援至乃解總督劉燾巡撫耿隨卿檄諸將追虜會大霧虜迷失道墮棒棰崖中崖深十餘丈積尸爲滿後騎踐之

而過諸將張臣等調知爭趨至割虜首報功世忠乃濫及平民爲言者所劾詔謫世忠戍罷燾放隨卿歸里臣等以鹵獲有驗晉二級明年春 上詣山陵顧瞻塞下念薊急以譚綸督薊戚繼光總兵綸與繼光皆嘗用南兵破倭相與計薊兵屢衂後有朝氣而無暮氣不足賴宜用南兵益召募至三萬令卒治塞垣夾垣爲臺高數丈矢石相及環薊而臺者三千垣周二千餘里虜自是遁不敢深入薊三年冬西虜吉能率精騎西掠熟番靈藏等族留餘衆套中寧夏總兵雷龍等襲擊之斬首虜百餘四年夏俺答大舉犯平虜參將張卿幣賄虜使移攻威遠總督陳其學率諸將馬芳等與戰漢虜相紛拏殺傷大當虜退剛下吏其學去王崇古代其秋虜入遼東塞至錦州總兵王治道自山海關馳至欲出戰巡撫李秋曰千里趨利兵家所忌將軍且休矣治道不聽促參將郎得功先進治道繼之虜伏起兩將皆沒敗書至 上方憂虜而大同報虜酋把漢那吉來降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子也幼孤鞠于俺答妻一克哈屯所長而偃俺答愛之爲娶反慎部女曰大成比鼓那吉

又自聘兒扯金女木及婚會俺答有外孫女已聘襖兒都司矣俺答聞其美自取之號曰三娘子襖兒都司怒且治兵相攻俺答懼奪那吉所聘女與之那吉恚恨携其妻及其乳母之夫阿力哥等和敗胡堡求入總督王崇古大同巡撫方逢時相與計此奇貨可居吾豐倅儲偫與馬子官爵尊顯之以示虜令俺答而急之則因與爲婚令縶板升諸逆以贖其孫不聽則脅誅那吉以牽沮其氣即不然因而撫納如漢匈奴質子事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答老且死而黃台吉立我以一屠者爺鑑秩

秩那吉勢必爭兩族相持我因按兵稱助推亡固存那吉懷德黃台吉畏威安邊之大略也若循故事置海濱彼一窮胡鄉何足重輕且恐失意飈去非計因具以其章上聞詔授那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御史葉夢熊疏爭之謫去時俺答方掠西番得報疾馳歸約諸部稱兵入塞索那吉趙全益教虜必因我那吉乃出一克哈屯聞全謀哭罵俺答曰毫悖不遄死信漢叛兒反覆乃欲侵漢漢士馬強安能必得志是速殺吾孫也俺答乃擯全遣人來祈請崇古故不令見那吉引夷使登高閣驕

從導那吉過其下使者訐此那吉耶胡爲乎漢威儀耶諦視之果那吉也大喜歸報俺答崇古因使使與俱說俺答曰趙全諸叛逆天下之惡一也惡于中國而保于爾何利請受而甘心不則勿復望那吉矣俺答始意中國恚其歲犯邊必殺那吉及聞無恙則大喜敬謝使者太師全吾孫我何敢藏叛虜稱我尊官爲太師也復使使來定約因請稱臣貢力物開市崇古爲聞諸朝未報屬黃台吉以萬騎趨大同崇古質責其使曰與我好而掠我何也使謝曰彼未及聞耳無他端因還語俺答馳召黃台吉黃台吉喜出張家口宣鎮兵斷其歸路虜前部欲戰黃台吉曰戰則敗約我無辭于太師整兵而西出拒門堡俺答隨收捕趙全李自馨劉四呂老祖諸逆梏以獻周元聞變服毒死始全與丘富俱附虜富死全益重虜初入塞止盜村落不敢入城堡全教虜左右疏計課校人畜益習攻取圍因掩襲事諸鎮疲于奔命矣全有衆萬人騎五萬牛羊稱是自馨及元差減最下者亦于騎俺答每欲盜邊先置酒全家計定乃行全爲俺答建九樓殿奉居之尊爲帝會大風飄棟甍殺數人俺答懼

不敢居而全等各建堡治第擬于王者陷石州時全計曰自此塞鴈門扼居庸據雲中上谷效石晉故事南北之勢成矣朝廷屢購之不能得至是乃伏法全未至時已詔那吉歸俺答迎之河上祖孫嗚嗚相勞苦曰帝天也覆露我使使入謝申請貢市崇古爲奏虜款堅宜聽且乞詔邊臣毋燒荒搗巢生虜釁下廷議兵部尚書郭乾言虜方求款即要我以不燒荒不搗巢他日者若要我以不乘塞不設備其將如何宜更議毋遽許廷臣咸言市虜先帝所禁柰何弛之崇古言　先帝時虜方張又

勾自逆鸞故盟易寒今虜實仰我搏顙待命何慮何嫌而絕之歡且國初嘗王和寧王順寧矣弘治間小王子三歲三貢矣是之不遵而徒藉口于先帝何也因條爲八議以進廷臣言利者十三言害者十七相持不決大學士高拱張居正力言崇古議是請于 上報可五年三月封俺答爲順義王昆都力哈及黃台吉爲都督同知把漢那吉爲指揮使賓兎台吉等十八人爲指揮同知那木台吉等十九人爲指揮僉事打兒漢台吉等十八人爲正千戶呵拜台吉等十二人爲副千戶恰台吉

等二人爲百戶昆都力哈卽老把都也賜勑俺答曰我 祖宗受命御宇內外率育朕纘承不替頃因爾孫來歸特命邊臣護視以禮遣還爾懷戢朕恩種臣奉貢俘獻叛逆梱誠用章朕逮稽前代覽本朝款塞稱藩厥有舊典是用錫爾王封并及子姓部落皆有常秩爾當堅守臣節約束爾衆毋爲邊患朕亦勑邊吏同好棄惡爾毋食盟自干天罰俺答率所部受詔甚恭使使貢馬謝百官班賀兵部下市令貢馬不過五百匹簡上駟三十進御夷使不過百五十人設蒙街于邊城無令入都市期自二月至四月爲率大同于左衛威虜堡宣府于萬全右衛山西于水泉營俺答以威虜無水改市得勝堡黃台吉與父不相能欲自別與市新平堡市物虜以馬雜畜皮毛我以金銀綵繒諸貨官市畢聽民市是年九月報市成凡得馬七千餘匹官給直六萬緡賞賜酒肉布帛費四千緡西虜吉能等復請市詔予吉能市紅山墩切盡着力二酋市寧夏清水營始俺答受封時切盡等在營詔使者曰我西陲之酋也 帝何遺澤焉崇古令使者好語曰若無虞陝西太師行爲若請矣既而總督

王之誥議令數歲不盜邊乃許崇古言吉能與俺答叔姪勢相依倚許俺答而不許吉能俺答必陰呼吉能市晉吉能亦必陰誘俺答窺秦彼兩利也市晉則物力不給窺秦則關隴驛騷我兩害也將旦夕生患安能數歲之誥議非是之誥去戴才代才上言陝西市諸番歲久不可令虜雜其間延寧二鎮雖迫虜然法令嚴無寸帛闌出者柰何自弛禁使虜生心無已則令東市三鎮示羈縻 上誚讓才而封吉能爲都督同知部酋四十九人授指揮千百戶有差卒許市方三鎮市畢虜更乞月一

市崇古爲請不許明年春老把都吉能相繼死俺答表言欲歸心佛敎請金書經及刺麻僧詔給遣之已復以四事請給順義王印封諸婚市鐵鍋聽虜使入京崇古皆言宜許兵部議既予封矣其何靳于方寸之印予之當鐵鍋宜勿予即予予銅母予鐵使者毋聽入止而饗之邊諸塔稍給財物毋輕予官從之俺答機變械佛身赴市場凜凜遵約陰令其子弟躑躅邀索因而調停示德黃台吉市每後期部下卒時掠我民復刼車夷革固等東徙革固者不知其所從來嘉靖間始流居宣府塞下

而先是有史夷者亦以黃台吉暴虐自拔歸御史劉良弼言二夷雜處爲我外藩車夷既刼則史夷之勢自孤史夷復去則北路之藩蓋撤中國制馭不可不謹詔俺答歸車夷自俺答歿後寨下稍寧邊臣皆論功受賞大學士拱上疏言夷性如禽獸然順其欲則搖尾乞憐違其願則狂顧反噬非可以禮義馴法度約者也當先帝時虜逆使求貢不過貪賞賜闌市之利耳而邊臣倉卒不知爲謀當事之臣憚于主計斬使絕之致挑虜釁自是大舉內犯直抵京畿三十餘年迄無寧日便邊民盱膽塗地膏腴棄而不耕屯鹽廢壞豈惟邊事不支而帑儲竭于供億士馬罷于調遣中原亦且敝矣此則往事失計之明驗也天佑國家胡羅委命朝廷處置得宜虜遂感恩請貢斯實天以安攘之機授我于是因而受之名順義美較之往歲呼闐要索相去千萬九夷八蠻聞風慕義孰不向化威靈所被南洽北暢斯亦予古之一時已然臣等所爲深謀遠圖則不在是昔　先帝嘗切宵旰之憂下詔修塞者屢矣然財力俱傷迄無成效者非徒奉行不力之過也實以虜擾應接不暇尺寸未成而尋

丈已壞矣今虜效順受封九塞晏然出國家什一之富以收胡馬之利招中國携貳之人以散勾引之黨沈幾密畫次第舉行即虜或背成而我歲有歲功月有月效十年無事常勝在我矣則和可戰可寓戰于守寓守于戰亦可此則邊臣所當加之意者也如昧制馭之權宜苟一時寧謐遂爾偷安卒然有變何以應之則其患又自今日始矣臣請三歲遣近臣視塞以八事殿最邊吏積偷修險絲卒鍛甲督屯理鹽養馬招降皆以數課計治其功罪績最者同斬虜廢壞者倣失機上嘉納焉至其

後奉行鮮實虜亦浸驕不如約市直日增至歲縻金錢數十萬繕廵撫王象乾力爲裁節邊乃甦尾刺自正德後稀往來嘗與虜戰殺其酋虜部每西行輒以復讐尾刺爲名大蠶食諸番西北苦之而東虜土蠻數入遼東塞李[illegible]

遠伯

論曰北狄之盛至勝國極矣不有大聖人興孰爲驅除觀我　太祖之命將徂征神謨獨運元侯楷屏九塞周防信禦戎之上策也永樂之世大鋮親麾王庭屢蹶至使內帑竭于軍興遺弓縻于朔野

夫寧好戰蓋懲臚朐之衂深謀燕翼故勤萬乘勞士馬而不悔耳威靈震被再世晏如爰及正統凶燄復張加以行人失辭戎心無厭渝盟犯順輅馬震驚苟非社稷有靈夷庚旋復禍患之興曷云其極跡所由來固款貢爲之階也是以　景皇深懲往事杜塞釁萌行李罕入其疆聘覲不報其使綢繆補葺上下協心虜亦叛亂相尋鳴弓內競彼紛我睦邊鄙雖或小虞而國威幾再振矣其後干掫弛警自撤藩籬東勝朔方莽爲對虎引冠屬垣邊城晝閉威寧一戰虜膽稍寒而根結既深蕩除未易揚塵飲馬羽檄交騰　孝皇赫怒興思犂庭之烈顧問公卿張皇撻伐事雖不行夫庸非仁者之勇歟正嘉之際黠酋暴興族類蕃滋近世未有曾鋭發憤建謀欲傾其巢穴還我舊疆而惟偃搆爭[illegible]

[illegible]生[illegible]之[illegible]未嚐而身首異處矣豈不痛哉虜既得志益肆憑陵鳴鏑天都檄烽大內師中之寄委于匪人騎士材官雲蒸霧集而不敢以一矢加遺虜氛日惡厥有由然　穆皇初歲虔劉汾石幾無孑遺屬天厭亂孽虜扣關遂緣舐犢之思用蠲放麑之德桑椹既食好音是懷馴異類于壇

坫拯氓隸于干戈亦云盛矣而玩愒寖生軍實耗墜迎佛掠番狡謀百出金錢內盡藩籬外撤故識者憂之夫關市之費省于轉輸款塞之稱美于和戎琛幣之交安于鋒鏑此邊臣之所禱祀而求也然而尋得失于累朝考虜情之終始乍臣乍叛不可爲常故　二祖驅之于前　列聖絕之于後雖間或慕義貢獻不却其誠而安攘之大猷在彼不在此矣夫順者逆之機也安者危之伏也易云喪牛于易詩云爰居爰處爰喪其馬六經之治貴于未亂可不謹哉

鹽政考　　館課

國家之制鹽政也蓋邊政也鹽政修而邊政與之修也鹽政弊而邊政與之弊也其故何也國初召商于塞下輸粟餉邊給之鹽引一引而粟二斗五升耳無重糴之費也所司毋留行食祿之家毋侵利一切奏請毋私予無傷奪之孔也竈戶給以攤場草蕩每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有私鬻違禁者死無漬漏之奸也故鹽政修也塞下之地盡墾而爲田坻京露積士飽馬騰無枵腹之憂也邊郡既實內地益充民得甘其食美其衣老死不聞徵

發無轉輸之苦也屯堡星聯兵農雲集耕夫得安于力作而胡馬不窺于長城無蹂躪之擾也故邊政修也鹽政之弊也則有存積常股之害與常股七分以爲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賈開中越次放支是法以罔利弊也則又有折銀之害與商輸之運司運司輸之度支度支輸之邊內帑苦于供億沃壤化爲蒿萊急目前之美餘忘百世之長利是法以見小弊也則又有奏討占窩之害與勳戚權倖貪緣請乞名曰餘鹽恣行夾帶但憑城社無敢譙訶是法以私竇弊也則又有增價之害與成化間折銀三錢五分耳正德間則四錢五分嘉靖間則七錢官有羨征商無濫入是法以重課弊也則又有衙門要索之害與商登籍于戶曹趨而給引于南戶曹又趨而受鹽于運司又趨而至于行鹽之地往來馳逐動經旬歲奸徒憑其翕張墨胥視爲囊橐然且有罰之金贖之緩開節之苞苴操踰束濕利盡吹毛是法以侵削弊也則又有守支之害與程期累次魚貫積薪沒身無及妻子代支資斧竭于候糧錢神疲于公府是法以留難弊也更此數弊商困極矣乃竈之病也則又有

總催之害與攤場草蕩半爲幷兼賑濟官銀全被乾沒分產凋零傭奴服役是法以豪強弊也則又有賠累之害與鹽一入官雨水消鎔督償日急鞭扑無聊流亡轉徙乞貸爲生是法以操切弊也嗟夫管仲佐霸吳濞竊雄弘羊心計劉晏轉輸鹽之爲利從來久矣國初經制遠邁前籌乃在今日潰決萬端商竈兩病頃邊事又告急矣膏脂既竭輸輓日艱督餉文移塡委于司農之府當事咄咄計無復之玆非所謂鹽政弊而邊政俱弊之明驗歟窒鑛導流以濟緩急則其說可稽已減額課也省

搭配也早掣支也絕請乞也清場湯也給工本也寬私禁也乃其要在處置餘鹽也餘鹽溢而私販多矣私販多而正課阻矣正課阻而國用窮矣縱之則病商操之則病竈操縱兩失其宜則亡命之輩潛山泛海之徒猖陰持其柄以爲市今淮揚之間高牙大檣橫行出沒關吏不敢譏而有司不得詰者皆私販之奸人也無事則竊利權有事則爲亂階是寧可不杜其源而防其漸哉故先臣丘濬欲行給牢盆法而霍韜欲復國初鈔法凡皆以收餘鹽之利而塞扞網之端操是說而推廣之要以

存竭澤之虞寧稍逃融于商竈嚴吞舟之禁毋輕假借于奸徒使利行若流商至如歸無倍征有濫賦不亦今日資鹽策便國家之長計哉若夫講求立法之本意修明已試之舊章復飛輓廣屯田塞下餘紅腐之饒度支省轉餉之苦鹽政邊政兩利而俱存則　二祖之功令在又何論于區區補偏救弊之勢也

屯政考

館課

屯政者自　高皇帝元年令諸軍屯種龍江始也其行於九邊自宋訥獻守邊策立法屯布始也當其時邊境既寧撤守關士卒僅僅備譏察外悉令屯田人受田五十畝賦糧二十四石半贍其人半給官俸并城操之軍其區畫何其詳也　文皇帝納黃福之請至欲廣屯于遼陽而遣人發牛于朝鮮且令各荒屯曠土能自開墾悉蠲其賦而寧夏總兵何福以積穀獨多下　璽書褒論其激揚何甚至也　列聖相承遵而不廢宣德中屯法大行

頻歲豐登邊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於是令戶部灌輸貿糴多至二三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而大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舉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匹修築屯堡七百餘所其收利何甚博也蓋國家所以強本實邊禦虜安民阜成周寓農之規鑒近代養兵之弊管仲謀其籌晁錯屈其算而趙充國諸葛亮祐郭元振韓重華諸人遜其功效法至善也其後奉行不善屯種軍餘苦于賠補相繼逃亡則畝日荒而九邊供輸之費遂以大困惟時心計之士

碩畫之臣相與持籌布策講求修復爲國家建無疆之利而竟因循廢格日以滋壞及嘉隆以來累清屯田雖時盈時耗而較其見存之數大約損故額十之六七矣蓋在洪永間遼東屯糧以石計者七十萬今十七萬甘肅六十萬今十三萬寧夏十八萬今十四萬九千延綏六萬今五萬薊州十一萬今僅視延綏山西計其初當亦不下十萬今得二萬八千有奇是何盈縮相去若此甚也愚嘗考求其廢敝之由可爲振舉者四而其可以徐議未可卒圖者一　祖宗時屯田諸軍給與牛具種子

優恤甚至且不許他役妨其農務其後邊事漸興多抽屯軍補伍于是屯種之人失其本業而田遂就蕪此可爲振舉者一也　祖宗時沿邊曠土盡以給軍間有肥瘠不同則令視其歲收之數而考較之謂之樣田其後貪漁將領多私其腴區而移磽瘠于軍士低昂貿易糧益不均重以豪右侵奪而農事益弛矣此可爲振舉者二也　祖宗時武備修飭各邊多築城堡且耕且守得以爲備故人皆自完而不虞虜其後邊險稍失城堡多湮胡騎縱橫出沒擾我禾稼即欲力耕厚積徒爲虜外府耳此可爲振舉者三也　祖宗時賞罰嚴明政不媮廠管屯之官皆數所積之多寡而定其殿最故人人自勵其後玩愒成風上下相承以管屯爲職者優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巡以督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較倉庫之實踵弊襲偷恬不知怪屯政之廢又何惑乎此可爲振舉者四也若其利病得失之原則又有大於是者蓋國初鹽政修明輸粟給引賈人子以積粟爲利各自設保伍募衆督耕番鍤盛于戈矛墩堠密于亭障軍民錯居守望相助屯田之興于斯爲盛其後納銀例開無所事

粟商既散歸屯亦大廢不數年間邊事坐困矣故今議者咸謂鹽政不修則屯政難復本本原原其說當矣顧愚以爲守法易復法難法在而復之易法亡而復之難今鹽引納銀從來已久一旦督粟于邊吾恐度支之令未下而輸輓之怨先興也兼之軍國經費半倚商緡必欲以粟易金弊且捉襟見肘吾恐邊士之腹未充而司農之計先窘也所謂可以徐議而未可卒圖者蓋謂此也嗟夫九邊重鎮國家根本強胡跳梁日聊睨其間而空虛若此至竭天下之脂膏猶不能給主計者徒仰屋而

歎是不亦可爲寒心哉今鹽法之舊雖未能盡復亦宜講求屯田之意專委大臣督以修舉令治邊之人隨宜占墾毋問所從來但使荒蕪日闢穀價不騰不必紛紛清勘以滋厲階俟人心樂趨邊境稍戢然後廣徵吏士搜理舊章需之歲月遠收其利此皆今日之所當亟議者也夫欲內省民力外裕邊儲積豐于垣士屢于伍不煩輸輓之勞無乏軍興之備以挫虜制戎伸威固國非屯政曷繇哉愚故略著其顛末令憂國者得以考覽焉

京營兵制考

館課

歐陽公有云古之有天下者其興衰治亂未始不以德自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嗟夫兵之重也寧獨秦漢以來然哉蓋在周之盛時伍兩卒旅之法統于大司馬者已最爲詳備天子至躬萬乘之尊修靺鞨玭琫之容以從事于行間故武備日張疆場無虞迨後畿輔削弱至不能具一旅之師以至于亡兵之重也若此矣歷漢而唐而宋代有建置然竟皆不振豈其初制固然哉積漸之弊使之也我國家置兵監酌往代二百年來京師無肘腋之虞

強臣無專制之患爲謀臧矣顧兵政之設易壞難修其盛也南勦北伐威加方外而其弊也至尺藉空虛大司馬四顧張皇計無所設至歷廟堂宵旰之憂也則豈非因循耗蠹之大驗哉蓋明興制兵有五軍營五軍營變而爲三大營三大營又變而爲團營團營又弊而戎政府之名始立矣其沿革之由盛衰之故大槩有可考焉五軍營者　高皇帝所定也藉留守等四十八衛之衆而訓練之有中軍有左哨有右哨有左腋有右腋而總之曰五軍無事則戒弓馬習技擊環衛都城有事則簡師

命率分統以出事已而休制至善也　文皇帝時仍五府之舊增七十二衛又以龍旗寶纛等物下三千胡騎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立神機營是爲三大營三大營之訓練如　高皇帝時而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之軍又歲以班操至春秋番練如三大營益詳備矣洪宣之世海宇昇平兵革不試將媮士窳日以廢壞至于正統嬉恬益甚京營之兵幾不能受甲此已已之變所由興焉千肅愍逢多難之秋深惟良策廼于三大營之中拔其驍銳分爲十營營萬人其統之之官則隊長統五十人隊官統百人把總統千人都指揮統五千人訓練之方則有八陣八陣分而爲六十四陣纖微委曲咸有條理雖未能盡如　祖宗之舊要以救弊舉廢振弱爲強斯亦有足觀者矣大抵法久則蠹人久則玩以　二祖之盡制曲防勢禁形格不三傳而遂壞其壞也以肅愍之忠勤　景帝之責任日夜焦勞而僅僅得十萬之師爲國家用亦足以明兵政之易壞而難修已天順初年務反景泰之所爲遂革團營八年而復成化初再革二年而復又增爲十二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曰敢勇果勇效勇鼓勇曰立威伸威揚威振威營萬人京兵八萬益以外兵八萬分爾班隸之期年一報代初十二營之選也其任者名曰選鋒不任者歸本營名曰老家老家固已羸弱而所謂選鋒者歲久而浸失其初供役于私門掊尅于主帥上下相蒙苟歲月無事愈益脆懦斯其與老家可異也庚戌之役虜叩郊關而無能以一矢相加遣都門晝閉烽燧爛天　肅皇帝震怒責令廷臣博謀所以強兵禦虜之略諸臣廼請復三大營改三千爲神樞統以勳臣督以樞臣巡以臺臣省臣其大指俱如洪永時而規制爲備上是其議著爲令及今數十年矣其蠹弊之端又有甚于曩日者當　文皇帝建三大營時俛疆超距之士不下三十餘萬一損而爲十萬再損而幾于無兵嘉靖雖復祖制而兵籍存者不能加團營之數又缺額者十之二三挂名校閱買差替役者又十之二三則當時亦已無兵矣況在今日而欲求抗旌揭竿射石飲羽之夫爲國家用安從出乎此其故難言之矣夫將之于兵若家人父子之相勵也故必休戚相通而後能胥指相使今京營諸將非皆以才

見庸素拊循士卒者也多買人子厚金帛結中官權貴而爲之請託者耳夫彼既輸財于此不得不取償于彼故有索月錢需常禮恣意誅求若以爲當然而不可易者國家歲漕東南之粟數百萬石以贍兵而兵歲出月糧之半以贍將將愈飽而兵愈餓甚有典衣鬻兒而枵腹待命者矣何以振士氣而鼓其銳乎此病在將領之侵奪也夫器不用則敝士不訓則衰今京營將士教戰之法歲不過數月月不過數日其下操也目不識進退之節手不習擊刺之方相與趨走納賊若角觝拔河翹木

紅鐵之戲已耳甚者挾無弦之弓插無羽之矢懸無鞘之刀質明而入未午而出以爲故事若此輩又甚者于下操之日責逼賄錢漫無統紀入邑者豪門占役市井竄名冒支經費拔擢而未其人皆不可考行伍安得而不消營陣安得而不廢乎此病在操練之寡實也　文皇帝集班揚之英論強本深根之大慮非以人衆飾觀爲要務者哉今供土木之役蒼蠅是勞未嘗操戈執矢以從事于戎行弊且寸挺不持立身備伍迄于今日而仍已甚領班之將復多貪漁富者賄逸貧者戒奪彼其數千里裹糧赴命流汗浹踵而不得休廼使之營不急之務應無藝之工重爲其神所苦雖使孟賁烏獲復任徵發亦安能昂首伸眉度功絜藝乎此病在班操之失制也　先皇帝聘蓋亦深燭其弊上下咨嗟太息求爲經遠之計而人情久弛振刷爲難日復一日偷安自喜脫一旦有意外之事發于倉卒國胡以支之誠使欲改絃調琴桑土綢繆則莫如議任將必以軍功多者徵望著者敗屈深者乃充其選而絀縛之夫勿使之建旗鼓而坐干將壇之上也又莫如議責實器械必精伍兩必備蒐

簡必嚴諸游惰者法後期者法將弗恤士者法堅罔行之勿因人言不便而遂廢格也又莫　議　凡士番休至者毋苦以他役使得一志畢能其務曉然知國家所以勤勞訓誨之意而忘其跛履之難一有緩急能得其死力而後可也如是則有將有兵戎務稍舉而又時稽其充耗月程其功效使祈父之謠不興而六師之勇自倍即二祖威靈可復振也又安在兵制之詳略哉

蒼霞草卷之二十終

新安黃一桂刻

蒼霞續草二十二卷（一）

〔明〕葉向高撰

明萬曆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蒼霞續草序

高皇帝得國之正軼於湯武故不准以武功首天下而於文章一事亦欲使天下士大夫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無鈎棘槎牙之氣而其時宋金華出而應之其財雖富其用雖鉅歛而歸於溫厚而爾雅楊廬陵歷事四朝文章醇潔若不能勝其質而終無緣飾之態岳澥縣類博之篇邃於學而明於理薛河東人知其以學勝而不知其長於詩劉永新博雅蘊藉有先儒之風李長沙開肆和平雖紛拏糞委之中搦毫抽管不廢時刻與士大夫更唱迭酬如居山林閒靜之域張永嘉奏疏明健特達或若以意奪理而實能發其理之所以然徐華亭疏通紆徐不詭作者趙內江屑然而玄論今上久道化成端揆諸公若王太倉鋒穎銳厲變化而高華不

筆數對倏忽以數千百語而
卒歸於剴切而委蛇斯實一
代之傑然者也夫是皆館閣
諸公佐綸扉而居台輔者也
自此而外則有王餘姚氣象
開明而詞藻沛發彼其為一
代豪傑有不偶然者而其餘
諸公名為雄長一世則皆刻
意而思鏤詞而出其才力氣
勢若有餘於館閣諸公而不
能有其和厚醞藉有欲學館
閣諸公之和厚醞藉則又爾

然而無色斯亦我
朝文章之槩也維我進卿先生
無文而無所不文其明白暢
快足恢人之耳目其典刑規
矩足範我之馳驅意加婉焉
不失其正詞加蔚焉不掩其
質蓋遠曩歲讀先生所為蒼
霞草而大有當於心謂先生
之文真可起八代之衰而非
徒以今日之位望為此諛言
而先生近示蒼霞續集則若
古栢高松稀枝直榦而鬱蒼

之氣掩映霞區蓋益易簡平淡而益不可及矣先生向歲過泉遠以此頌先生而先生挹然若不足者曰令我軋茲爲之我實不能非斥不屑也先生居恒自言爲人平平耳夫使先生以平自歉則何以大學中庸以平天下爲極也先生當揆輔主則平其政處於士大夫則平其心志平其議論而今復爲此平文遠徒見夫先生之文之無以加也中庸之贊仲尼也曰憲章文武夫高皇帝我朝之文武也先生之文推明其意此先生之所以無以加也

溫陵何喬遠書

蒼霞續草總目

卷之一
碑文
記
卷之二
記
卷之三
序
卷之四
序

卷之五
序
卷之六
序
卷之七
序
卷之八
祭文
題
言

說
策
卷之九
墓志銘
卷之十
墓志銘
卷之十一
墓志銘
卷之十二
墓志銘
卷之十三
墓志銘
壙志
卷之十四
神道碑
卷之十五
墓表
碑
傳
卷之十六

尺牘
卷之十七
尺牘
卷之十八
尺牘
卷之十九
尺牘
卷之二十
尺牘
卷之二十一
尺牘
卷之二十二
尺牘

擬 御製佛寺碑文
擬 御製景命殿紀事碑文
重修大龍興寺碑
賜金橋記
旌表節孝呂母吳夫人記
邑侯石蓮汪公四世 恩綸記
重修建安縣儒學記
瑞昌縣遷學記
延平府改建儒學記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擬 御製佛寺碑文

朕惟象教之設雖起自後世然用以巳澤導慈延禧昭貺歷代以來不能廢之故溥海名區梵宇相望夫寧內典是崇亦于福田善果良有助焉近畿部縣永樂店乃我 聖母慈聖皇太后誕育之區其爲靈秀甲于寓內 聖母顧念枌榆比于塗山渭涘 命朕即其地鄉 景命殿又爲佛寺于殿之左方凡若干楹規製宏壯足與殿相護翼營構之費一出帑金不煩將作既落成朕具其事恭告 聖母尤念 聖母慈仁之性本自天成 今育之功原于積累其所爲俯弘六度兼濟衆生蓋與西來宗旨原自契合頃歲每聞四方水旱輒爲憫惻至減膳金賑恤而內庭之貝葉琅函朱提寶鏹絡繹布施于中外者皆爲 國祚民生飯誠發念若斯之懇篤也今方內暢暢咸蒙 聖母休澤迎維有靈必弘擁佑矧茲地爲祚源所肇發流衍未窮加以柰苑祇林輝煌附麗寧不足以導迎休祉默護 慈躬爲 宗社生靈無疆之福哉此朕所以

旣宮其成因爲之記而系以詩詩曰

有赫璇宮箕尾分躔佛日繞之瑞靄人天迓順廻

休惟我　聖母願力乘前洪慈啓後衆生洗漠咸

度迷津稽首頌讚歸于至仁　聖母不居原原本

本潞水潞泉發祥斯遠旣營崇殿乃啓雙林雕梁

文礎玉埒金絕法雨朝興白毫夜映香室增華紺

園遜盛狗歟　聖母功德巍巍於萬斯年福祿永

綏

擬　御製景命殿紀事碑文

朕惟帝王之興率本母德華渚洽陽鍾靈肇祉載

之詩書爍乎盛矣朕以眇躬御極已三十五年仰

焉　慈訓方內乂安深惟　聖母慈聖皇太后功

德閎茂千古稀聞惟順天府通州潞縣永樂店乃

誕育之地淑氣所鍾宜有表章以示來許用是蒞

承　慈命量度經營中鄉　景命殿前門後閣繚

以周垣樹三坊于門外左爲佛寺右爲漢壽亭侯

祠爽閣宏壯足以昭地靈章瀆發稱　聖母所爲

篤念源本之意告成之日　慈顏悅豫朕志用寧

爰勑中官守護仍各爲文勒石垂諸永久以朕亦

薄寧敢方古帝王庶幾茲地之無遜于華渚洽陽

則有　聖母之烈在其　垂裕將千萬年則　景

命亦千萬年方且爲佛力所弘護明神所擁衛無

疆之福朕與方內共祗承之因爲紀其事如此并

系之詩焉役始千某年某月某日成而落之則某

年某月某日詩曰

翼翼京邑潞水縈之璇源遠濬載奠坤維尊臨長

樂歡浹重闈綿綿　景命百千咸宜勝茲湯沐啓

迤仁祠左拱靈寓右麗虞連棟接鳥革翬飛虹霓
式闢　慈念載怡爰及薄海釐景咸熙　聖母之
德綏此蒸黎百千萬祀永永無斁

重修大龍興寺碑

蓋聞聖人載起摩禎歸五嶽之　帝業克昌景福
叶萬靈之服故鉤投神冶上皇解佩於山靈夢繞
赤蛇大佛開祥於長壽若夫丹陵瑞啓三河白水
嘉生九穗巍巍蕩蕩丕答成功鬱鬱葱葱獨鍾佳
氣凡以天開地闢通理于黃中虎踞龍蟠茂膺乎
赤紱惟聽命而享天心遹受圖而醻神祜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握天鏡以通寶筏廻地軸而履金繩
手提日月於迷方力拔乾坤於苦海誕靈縱睿苞
囊函夏之光華接統膺期攬結方輿之雄秀洎八
紘靖謐四極和寧洞剖石牛舍開白馬爰從中都
建大龍興寺其地首諸憂以控天邑總環瀛而號
日幾三天握籥于橫祊八部畫圖於指掌僑臺創
構佛土宏開鷲華蓋翥鳳之巢乳鉢下潛龍之境
引太虛于玄鍵遠蒸萬國之雲烟盪元氣于丹極
近簇二陵之風雨蓋功諸幽贊技殫絕華嵴閣藻
函蓋之容維極挾江山之助於乎休哉紺宇薦靈
于譙壹玄房佐祉下岐豐矣迨我　英宗睿皇帝
闢紫極以登三彌恢駿業　孝宗敬皇帝繼貢離
而來天丕鴻恩聽龍象于炎洲淬綸于福地

錦繡重疊寶界雲霞頻麗銀庭蓋念五鳳七麟曾
肇王基于舊跡千秋萬歲或遊魂憂于故鄉而物
力方饒周澤維溢故能起雷霆于指顧回蛇蜼于
騰飛芝楣桂棟俄盈既燼之墟龍變螺文復見維
新之象何期勝地不常劫灰再起祇樹香沈于幻
鳥率陀影散于空花四照枝殘醉象攪藤蘿之月
三華葉爛毒龍沈含衛之城縣正嘉而來歷八十
餘稔則詹御史士講曹郡守時聘李郡守驥千先
後圖之大殿甫成羣工未輯徒存丹雘何取藩垣
又二十年而庭蘭茂草之熄殘僧凡在顧瞻無不

愴歎屬 今皇之御宇緬先德以興思祥遡蜚塵
鎖支祁于泗水禮隆原廟吞神鼎于淮濟慎遴守
土之臣肅布康岐之政時則有張郡守大孝從董
兵使元學議再圖之而郡丞馬協別駕徐應麟蔡
鶚周承藉司理趙弘道咸預經營郡承實綜其事
謀僉同于羣策數更極于百年大闡覺路于明幽
共唱慈風于法俗笻鳩竹馬驚香閣以披華玉縷
珠纓望鷄林而布地由是續往因于未斷合大力
于幾成虹蜺通雙殿以崢嶸八龍忽漏星日絢重
廊而隱現兩鴿齊飛鴛瓦促魚鱗增瑕逗于下蔀

鶴軒疊鴈齒敞笏室于中巖蓋將揭慧日以耀眉
微亦復灑法雲而清火宅爾其星幢輝于羽仗魚
梵雜以嵩呼曇雲迎劍佩以凝華旻綵結簪纓而
圖色蹌蹌陽焉之曠恍趨規地憂憂風鳥之喚疑
接中天則嚴威儼若朝廷倜款肅于辟士若夫庭
俯喬松總含遠岫爪剖華京之浩穰斛蹲湯沐之
崇隆噴薄陰陽之氣於重闕之年祇斐斐幕遠發
揮川岳之精于方通之候而巉巉盈檐則峰標欲
界之僊都天挺明神之窟宅又若仰斗電之重華
拾天花於玉雨挹紫雲之異彩競界線於金鋪赤

宇第一山入微塵而不滅瑤文無盡藏銷劫石以
靡窮又若瞻故里于新豐恭承桑梓儼翠華于初
地悽動松楸閱 先帝之經營憶創守維艱之會
緬仁王之啓賢追天人相與之符則投戈而栖意
慈林 高祖所爲寓神武于不殺也撫遺而遊心
豐芑 列聖所爲寄無念于昭茲也嗚呼慶鍾長
殘則繼明襲嘉而兩上之傳日永神應遠期則重
熙累洽而百神之護彌周蓋先天啓籥嘿契玄窗
後聖函靈陰扶帝脉此吾君子所爲臨彼岸以褰
裳悲化城而反袂報初禎于功德昭中命于聖神

繇斯以譚視聲之典尚屬具文飭壘之思猶然末事豈與夫掇屠者之金供伊蘭之饌恣麈尾之逸風披虎溪之勝韻同乎哉至於妙度羣品盡出幽厄萬感咸通一思必應則眞如能事姑不論焉役畢于萬曆三十八年歲在上章閹茂肇維初夏落以杪秋題作銘曰

乾函萬籟坤軸九維靈氛葱蔚嘉祉藏蕤崇因効法上聖膺期日懸大覺天度羣迷鷲柱斯標龍宮椒京如鷲于嶋如鹿于苑花雨環繞彤雲拂檻日月法燈風雷魚龍爲我摩尼斗極皇皇爲我祇園楚甸章章恐亦弗昭福亦弗堂三吳維左荆汝其陽江流漫漫淮流漫漫孤山巉巉鳳山翼翼是名泉池是名方石度亦非航卓亦非錫蓮花寶墨貝葉龍文天與如大佛與如尊蒸蒸法力消我劫灰形形法宇食我德芬列聖有作爰清燬宅我皇穆穆嘿軫人厄二三力臣式我顯畫奉宣睿謨還我赫赫神謀于昔人謀于新詎曰力僥而醻國禮詎曰偉觀而重國楓以歸帝力以洽帝心智炬不然慧雲不飾其然非空其飾非色羣力則共羣心則伏神武聖慈乃見天則

賜金橋記

昔二疏歸來以賜金置酒日與故舊賓客樂飲或勸其營產業爲子孫計二疏曰此金聖主所以惠養老臣故樂與鄉里宗族共受其賜世詡其事書之于史至今猶稱引以爲美譚余以海上孤生遭逢 明聖位極人臣輔政八年毫無善狀每懷止足之誼懇切乞歸 上慰留甚殷至六十餘疏乃得請 溫綸隆溢遠遇二疏又賜百金以爲歸裝併前後賜賚可千餘金余既徙居邑中去故里稍遠欲與宗族鄉里朝夕相娛樂而不可得且念金盡則酒盡非所以計長久彰 君賜于無窮也乃稍斥其金治先世墳墓樹之棹楔營祖居爲祠以奉蒸嘗伐石甃道可數百武爲梁于渠以免病涉且完一方形勝亭其上而名之曰賜金橋使吾鄉之人凡出入于斯者咸知此橋之成爲 明主之 世世壯向稽首毋忘 聖恩也其與歡會樂飲 一時徒以金錢糜之酒食而于閭里靡所補益者不較勝哉嗟夫吾鄉在海上 荒陋之區耳吾先世在元末國初頗有仕宦然不能通顯至先少傅公乃典方州而余憑藉世澤庭訓叨冒踰涯又

幸得乞骸骨以歸故鄉徘徊枌榆桑梓之間以自樂其餘生是亦人世難得之遭而吾鄉千百年之所僅見也愧余涼薄無能爲綵野晝錦之堂用侈知遇其所礼以章 寵靈而昭來許者僅在茲橋故爲述其命名之意如此庶幾後之君子得有所考焉

旌表節孝呂母吳夫人記

世難婦人率以節稱舟青陵著于載籍即聖賢論艷稱焉然特節難耳婦之難有不止於節者上奉公姑中操井臼下開祚胤非儀雖無四德具舉乃稱難也不然貞而厲易且誠之而于無成代終之義將安居乎前代女婦之賢著于史冊如列女內則諸篇率不專以節我 國家功令惟節乃旌其他淑行緻音足垂彤管者非其子孫顯貴不得受綸褒蓋閨閣之內莽黨之流湮沒者多矣若夫節而孝孝而代夫以成其子若孫孫又貴顯能以其

行達于九閽表厥宅里此則千萬中不一見者而吾閩觀察大夫呂公之王母吳夫人乃兼有之夫人故義興名家女其歸呂太公伉儷甚諧繼姑有子視前子不無毛裏之隔夫人事之不啻所自出姑感其意亦化嚴而慈曰吾孝婦也其失太公年纔二十四父母憐其少欲嫁之夫人誓無他志每慟必幾絕截髮毀容營窀穸則爲雙兆示同穴之意奠食則設雙匕箸若共案然于是人知其志不可奪矣迺孤三皆在襁褓家又壁立內訌外侮人不能堪夫人拮据女紅以給朝夕雙靴十指率皆

皺豕恬然安之無幾微困苦之色繼姑病篤奉藥頃刻不離不解帶者三旬劉股籲天求以身代姑病獲痊人皆曰此孝感也觀察蚤失怙夫人躬自撫育稍長則督之學精燈課誦子夜不休觀察領鄉書稍一舒眉曰吾藉孺子報而祖矣比躓公車則又溫言開諭曰進取有命孺子第勉力寧患不逢乎觀察頓首謹受教卒以戊戌成進士歷歷留曹出典劇郡備海上兵所莅皆有治績士民望見丰標無不以爲景星慶雲和風甘雨蓋夫人之教遠矣當隆慶初邑諸生以夫人節孝聞于有司業給粟帑額其堂示勸焉觀察既通籍復伏闕陳情　天子嘉之爲樹棹楔于門而夫人已先逝不及見觀察每譚及輒泫然出涕也余向在南中與觀察習具聞其事頃自綸扉歸依觀察宇下因念往時讀史傳見李令伯一疏欷歔欲絕以爲子古以來祖母之于孫僅此覩耳顧令伯生平無所表著而其祖母亦不聞奇節嫠行有可稱述以視夫人之與觀察果何如乎夫人爲貞姜爲孝婦爲令妻爲慈王母得年九十而閨中形影相弔者一十餘年其功在呂氏之宗祊且千百年即使偉人

失方之猶遜而何有于令伯之劉氏也易孺受介福于其王母夫人之福不獨受于觀察是坤之所謂黃裳元吉積善餘慶他日有續中壘之傳則此爲首稱矣余故記之以俟徵閨行者考焉

邑侯石公汪公四世　恩綸記

新安之汪海內巨宗也有百歲翁者爲吾邑令石蓮公之高大父是生承德公承德公自爲諸生時已慨然有天下之志以明經教授饒州饒人至今思之居家訓廸子弟斤斤如也一稟于繩墨厥嗣藩參公嘗舉甲辰進士備兵吾閩威惠甚著所部福寧當寇衝衆議集兵爲備公謂寇來如決水無所不潰專備一穴非計也以其兵盡防沿海要害賊忽犯同安公出重囚七人爲兵鋒令死戰贖罪遂大破賊捕斬百餘爲海上奇捷事聞　賜金幣

士大夫歌而頌之語具郡誌中當藩參公爲戶部主事嘗以滿考蒙　褒封承德公如其官母戴爲安人配王繼張贈封俱安人公既去閩之貴竹爲催貴中歸家居三十年乃沒有子文林公不仕徒以慷慨好施著于閭里而令君遂舉庚戌進士自清漳移令吾邑清漳士民恨吾邑奪其賢令欲上書爭之且委咎于余余不得已請以令君還清漳而當道不可乃已吾邑瀕海土瘠民繁逐魚鹽商賈爲業生計迫促其習俗又好剛使氣口語滋多未易懷服令君爲政一出于眞誠毫無矯飾每坐堂皇問民疾苦慈祥惻怛之意盎然見于眉目撫循雲咻惟恐不及民見令君如家人父子不知其爲令也其以事至公庭者如至其私室不知其爲官府也一切利病興除不憚苦心苦口白于當道其大者如倉糧折色之議壹壹數千言曲盡軍民利弊當道卒無以奪積猾斂手歲省編戶金錢且以萬計屯賦久稽酌爲徵收之法周詳盡一公私不擾而積逋頻清海民載鹽往近島營蠣蔓利干撤之卒妄坐以抵禁爲厲日久令君條上其害罷去之生靈之賴以活者無慮數萬市倭禁嚴當道

下檄大索凡有絲一縷者皆坐罪吾邑賴令君得無株及他如新興梁建經閣修城垣除道路苟便于民無所不爲不膳倖人往往割以佐費囊中常無一錢衙齋蕭然一肉一菜亦不妄市而尤加意興文公服輒進諸生論說經義品題甲乙錙銖不爽人人厭服以爲得師矣三年報政治化大洽禮者咸云眞古之循良　璽書褒美謂眞誠登第操凜心勞家視官子視民皆實際語也惟恩贈父文林郎福清縣知縣母封太孺人配洪孺人蓋汪氏至是受　綸章者四世矣而藩參公之封父母俱

存令君則太孺人在耳以此令君稍不自得曰吾安得奉章服而進之九原乎邑博士余君蓴以語余且謂令君家世積德累行如此　國恩連綿如此宜紀其事以詔來許慰令君之孝思令惟國家所重惟經術吏治兩端經術明則眞儒之用顯吏治興則太平之業建願自漢以來兩者畧趨儒林循吏判若殊途莫能一也承德公以經術貽謀藩參繼之治績赫然功施閩海令君繼戎絕武光大家聲學道愛人粹然眞儒作用卽文林公厄塞不逢卒老隋下而前紹後開一脈不墜推其生平固

經明行修之君子也經術吏治汪氏父子祖孫間可謂兼之　帝命煌煌延于累葉自此而令君勳業日隆　褒寵日盛琅函紫誥將賁相望于新安道中文林公雖沒猶存何必于其身親見之哉吾邑故藩參公分部地令君重臨可稱奇事乃承德公以未歲應明經選藩參公以丁酉舉于鄉令君應選鄉舉皆符其期而承德公壽幾大齊與百歲翁僑梓相望藩參公亦躋八袠蕭倣常自矜家世壽考較之汪氏似猶不及此尤人間世之希遘也余不佞無能揚厲頌讚敬紀其事以備惇史且以告汪之子孫世世毋忘忠孝以對揚　天子之休命其自承德公而下咸嘉賴焉

重修建安縣儒學記

吾閩之稱鄒魯也則以建州建州之邑建安爲大其人文亦最盛學宮凡三徙始寧遠門繼登俊坊後則改貢院虛其地鼎建焉歲月稍遠遞修遞圮費且不貲罔底厥成武進陳侯以名進士來令茲邑下車之初周覽四顧愀然太息奈何以先聖宮墻諸生學舍而頹廢若是將何以妥聖靈裔士習示利見之兆令竊羞之將鳩工從事而苦于經費屬有隱田之籍于官者得金若干不繼則割廩助之以博士諸生董其役自殿廡堂序以至師儒之

居尊經之閣鳴鳳之樓教一之亭啓聖之祠靡不具飭即庖廩廐庫梓樸之屬亦煥然一新士民道者無不歡頌謂侯之嘉惠于此邦事半功倍若是適余謝政歸建州諸生遮道請願乞一言以紀盛事余惟學校之設本以養士士之爲學將以效用其用之之途自百執事而上至於天子之輔弼而極乃余既用之而不效矣將何以有辭于學宮無已則請言其大夫士之用于世固自不同有用而失其用有不用而其用反大者即建州在往代躋崇顯位卿相者不乏然槩之於三立何僅僅也而考學原出于翁西山諸大儒或厄而不用或用而不究乃其遺言繼論至六經並垂明堂　高皇

以上聖之資而闢乾坤用其說以御世遂開二百餘載之太平此其爲用即稷契皐夔不能遞之況其下乎尼山以不用素王萬世寥寥二千載建州諸儒起而佐之遂令東魯南閩絜重于天壤間抑何盛也今海內士驚子新學稍稍貶抑宋儒駁及尼山紹明鄉先哲之業以闢邪說使聖賢之道炳如中天而毋悖　高帝之功令此建士所當勉旃豈以科第之盛衰名位之高下爲用不用之差等哉陳侯生言游之鄉文學政事超絕倫輩而又加意宮墻鼓舞作興極其眞切此其所望于士意甚不輕故余敢以其鄉之大儒爲諸生勸如日甲之母甚高論則爾鄉有文敏公相業赫然爲　昭代冠冕余所望後塵而不能繼者諸士饒爲之矣役經始于某年某月某日落成于某年某月某日陳侯名某武進人庚戌進士博士陳懋新林沛車二挺陳與車皆吾郡候官人林爲南平人縣丞王慶籌徐之原尉查采法得附書

瑞昌縣遷學記

瑞昌縣學于此蓋三遷矣其始在縣西臨市嬉囂隘以弘治十六年遷于學之後而稍右去舊址僅百步嗣是士子舉于鄉者不絕而厄于甲第以學宮爲不利嘉靖九年復還于舊址而士愈厄併賢書亦寥寥衆咸病之先大夫以郡別駕攝邑事延見師生于學宮校其藝文嘆曰瑞士非乏才胡久困也則爲之濬濠河築土山以完風氣是歲已卯李汝祥舉于鄉先大夫所首拔士也然先大夫終以學宮爲當遷且前廟後堂非制不可不更而

苦于力詘不能舉抵今三十餘年瑞士無人薦者乃復謀竟先大夫之志而爲前治兵使者所格屬余在綸扉以書來言余告于學使者洪君郡倅陳君皆以爲宜洪君又爲計處經費士民各視其力出貲無敢後者而邑令譚君力肩其事遂以某年某月某日移學稍北百步堂左廟右齋舍門廡罔不具飭攝道事大參焉君郡守鄒君復捐俸爲助工且告成瑞人士相慶謂宮墻一新文運將啓莫不踴躍奮勵毋負盛舉余聞之亦深喜先大夫祠而祀之其俎豆之地去學宮咫尺靈爽尚存其必歆然于此舉也則先大夫之徽福于此邦多矣先大夫好譚堪輿在江州歷署四邑車轍所至輒指畫山川形勝休咎吉凶率多奇驗德安士久厄科第先大夫攝符三日爲遷其學宮于近郊且語諸生曰此學成庠士當有登鼎甲者是後德安士科第纍纍歲癸丑余主南宮試趙生師尹途以第三人及第德安人咸奇其事趙生每謁余未嘗不慨嘆于先大夫之蚤見也余聞先大夫蒞瑞日半地宜學宮者三今之所遷不知盡得先大夫之

意否然必當日之所議擬者其吉無疑吾知瑞士之必接武于德安矣瑞故先大夫之桐鄉余住者會至其地與其士民往來無間因學成爲紀其顛末如此若夫進德修業希聖希賢以稱國家建學造士之意而不徒論于尋常科名得失間則凡記學宮者言之備矣余何贅焉

延平府改建儒學記

延平爲郡居閩之上游山川雄秀有宋四大儒拔起其間閩之得名爲海濱鄒魯蓋以此也人　明賢才不乏而科第寥寥遜于往代矣郡學舊在府山之巔後遷於西郊至萬曆庚子復遷于府治之西麓地形峻削風氣不完士之游其中者更十年而無一舉相與病之且指陸公行部至延諸生以公之加意于文學也亦進而請改作公慨然曰學宮不利安可不遷檄下郡相地于紫雲之岡盤紆奥衍衆玉屏而賓九龍千峯聳擁雙溪環繞形家咸以爲宜乃具其事以上且指公暨諸監司並報可而且指公先後所捐贖鍰至六百金自中丞丁公而下亦皆有助遂卜日鳩工宮焉堂焉亭焉舍焉又閣焉以藏經籍祀文昌一切視舊加恢加飭土木人徒之費爲金以二千餘民不知役凡冠蓋之過其地而瞻望者莫不胥悅以爲地靈人謀若新之偶也既竣役郡守閩所以紀盛事昭來許者至請記于余余宦遊三十年屢往來延津于其學宮西郊與郡治之西麓者余皆至焉雖不曉堪輿之說然心弗善也今所遷紫雲之岡余嘗來及

親見其形勢之如何然以茲地山川之勝僉謀之合龜卜之從更三徙而後即安其必爲吉壤奥區無疑矣蓋聞而私心喜之夫寧獨喜延之有茲學哉吾閩在漢唐猶荒服也常觀察首闢文治亦草昧之功耳非延之四大儒何以張閩閩人之詩書而興逢掖而奮蒸蒸濟濟甲于宇內者本之皆出自延故夫延士之盛衰亦吾閩之所視以爲輕重也頃議者言羅李兩先生衍道南之脉以開考亭學宮之祀不可獨遺相與請于朝修闕事有如天子一旦下郡國俎豆兩先生而延士以廟貌初

開首奉其鄉之大儒趨蹌而對越焉其爲感發興起當復何如所以光施吾閩者又豈但區區甲乙之科名已乎且指之加惠延士其意念深而風勵遠矣閩人又盛言且指在事渾厚出以精明振刷本于安靜鈎金束矢之人盡捐以爲地方便利計躬不私一錢其大者如徙峽江之渡復建安之橋梁洪江之險皆爲閩人世世利賴昔蔡君謨以惠安橋修譚至今庸俗之人至化爲神奇怪延以張皇其說以且指觀之且尋常事耳他日者閩人誦說且指何嘗君謨余故因建學一事有感而附著

之以復倪公倪公在郡甚有惠政其分守則有潘
參與公又上則中丞公皆與並指併心協規爲士
民造福茲學之遷良不偶矣役經始于萬曆辛亥
之季冬成而落之則次年之初秋

蒼霞續草卷之一終

蒼霞續草卷之二目錄

宗伯李公生祠記
賜綵堂記
陽岐江改復舊路記
重建雲龍橋記
重修宏路漁溪江口三橋記
重修鎮東衛記
中丞袁公生祠記
重修晦翁嚴三先生祠記
都督施公生祠記

福廬山房記
重修天寶陂記

蒼霞續草卷之二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宗伯李公生祠記

自三代至漢宗子列爵皆有分地至唐宋乃衣食于縣官　明興因之而加以四民之禁其仰給常祿若川之仰浦一不繼則立涸矣而名封婚配之請浩穰厖雜或曹郎不親綜核則皁而付之胥史繩以繁文而重以舞文　天潰日窘至有圖其顛連困苦之狀以告哀者蓋　國家展親之典敝壞日甚而勢幾于窮矣今大學士晉江李公爲少宗

伯時慨然發憤以爲此皆　高皇帝子孫　朝廷同姓獨奈何視其重困至此乃條上便宜既得旨力行之其法至簡易其大意主于省事便人無往復之擾時日之淹而蒞之以勤持之以毅一時曹郎亦皆殫心畢慮以承公之率作而胥史無所售其奸于是諸宗之請事者如取如攜朝上書而夕報可一介行李垂橐入　國門無不得所欲而去十餘萬之宗人皆歡呼德公而　晉宗尤甚所在繪像尸而祝之其居汾州者爲慶成永和二王慶成之宗多至二千人永和亦數百人先于乙巳

歲相辛爲祠祀公而今　慶成嗣王乃馳書命余記之余惟祠之言思也有功德于人則思思則欲報而古之聖王至爲之制如法施于人禦大災捍大患皆在所予凡以教厚而明報也今　宗室之困于朘削至饑寒迫切不能聊生可不謂大災大患乎公既禦而捍之矣至所著爲絜令使後來者守而勿失可百世無弊法施于人孰有如公是亦可以祠矣　天子神聖加意敦睦公即有所推行率悉　帝力肩敢自多惟是霖雨自天雲興四嶽諸宗不能忘　天子故不忘公公在固每食必祀他日者以春秋祇事祠下遠遊之冠朱紱之佩輝映組豆間即使銘太常祭太丞不侈于此此固公之所以爲不朽也余又聞　嗣王當在疚時即燔恭損貲爲宗人倡可謂好行其德者余故重其請而書此復之若公所規畫具余宗譜紀事中敢併聞之　嗣王俾鐫之石

賜綵堂記

賜綵堂者觀察大夫程公以守溫陵乞歸侍母閔恭人諸爲紳爲詩送公題其卷曰賜綵而公歸以名其堂也公之尊人爲贈大夫竹墩故家新安而商於武夷納恭人生公其後歸新安而恭人與其嫡余恭人居甚睦又代爲樑家業公於偏蓋贈公以七十三終而公已成孝廉矣公宦遊所至必奉母與俱其來溫陵則恭人以哭孫不能從故公不能安其官而力請歸溫陵之人不能釋公而爲詩以見志也公歸後途失恭人除服守溫幾久之始以繡衣觀察吾閩戊申之歲以　視篆至長安與余相勞苦道生平有悽然之感焉記歲甲午公奉恭人之官留都而余北上相遇於武林蹄舟劇譚者旬餘日每夜必飲飲必酣暢公時有子方弱冠侍側恭人數命傳語公少節飲毋至醉公聞之而輒輟暢也京口分携猶乘夜登北固山醵酒賦詩而後別蓋于今十五年矣頃公見余悲曰孤不孝能忘武林京口舟中事乎因出賜綵堂詩示余而命之曰吾之堂與此詩尚在而吾母不可見矣子爲我記之余嘗讀詩至南陔白華孝子相戒以養

未嘗不泫然泣下也惜其辭不傳而來廣微之補亡旨淺義疎與風雅不相似何以達孝子之心哉公以純忠篤行儀表人倫至飄然棄二千石之尊官以伸其一日之養而郡人亦不能以扳轅借寇之私衷奪公彩衣之樂乃至播之聲詩形之歌頌洋洋溯溯使人讀之而油然動孺慕之思是不亦庶幾於南陔白華之義乎此公之所以名堂之意也公居官絜廉惠愛兩典劇郡皆爲人所思慕其再莅閩閩人皆見駟馬輒歡呼此前清源守程公也白華之指說者謂孝子潔白以事其親公實有焉余嘗與公同箱倩弟兄乃親存不能養沒不能送其慨於公追思十五年前與公聯舟痛欲時恍若夢寐故爲述此使公歸而書之於堂以告得氏之子孫世世相承毋忘公之孝思而吾閩人之所以春思於公咏歌嗟嘆以寄其無已之情者其亦可以概見也夫

陽岐江改復舊路記

閩會城之南有江達于海其水自上流四郡千餘里皆瀉於此兩山束之故名峽江怒嵩激浪急溜旋渦險若瞿塘自峽而上可二十餘里爲陽岐江水勢紆緩一葦可航勝國以前行者皆從此渡稱坦途矣其後以兵亂榛蕪間逢虎暴乃徙而由峽路雖稍夷而每值風波輒葬魚腹即近者隆萬間大比之歲生儒溺死以千百計行旅病之欲仍復舊路而人情因循憚于改作屢議屢寢直指陸公來按閩悉心民瘼百廢俱興檢舊牘得前福清令蒼霞續草 卷之二 五

條議慨然嘆曰茲路不更其毋乃委民于壑乎檄下郡亟圖之太守喻公躬往相度如陸公指而或者又難其費甚且謂余規大田驛爲墳而創此議也憲使陳公持之堅方伯丁公力主之以上陸公公報可且和與計茲役也議論實繁今決以兩言不煩民不改驛又安置喙將鳩工屬丁公未 命撫閩而左轄袁公亦適來佐其議乃移渡于陽岐江自江而南剪棘甃石夷高堙下闢爲周行者五十餘里爲橋二公館二鋪舍六亭一徽廬十楹渡舟八埠塡材木人徒之費爲金以兩計者一千七

百有奇皆取諸没入之貲與兩臺贖鍰官不損帑民不與聞經始于辛亥季秋告成于壬子之季春較其道里視峽江減十之二自吾邑以至蕭陽泉漳之往來于兹者江行如陸陸行如市陽侯不驚猛獸屏跡萬口騰歡歌謠載道而丁公陸公復博訪于衆謂取渡蕭家道緣吳山徑達臺江尤爲徑便惟沙洲稍隔則浮橋滉柱之法可行乃更爲除道建傳與陽岐路並存以待人之自趨其計畫周詳一至于此丁公以書來告余使爲之記且曰此事爲道旁之舍久矣斷而必成惟冒指功次乃諸

大夫不佞何力之有自今而後遵道遵路無忘冒指與諸大夫以擬于召埭白堤是在邦人余南向拜稽首曰是惟中丞直指與諸大夫恤我閩人出之鮫宮蜃窟而登之康莊敢不世世弁賜因思三代王政與梁道路無不置力單襄公過陳道茀不治即知其國有大咎況于百千萬人之所跋涉與禹夷爭一旦之命其爲患害何如而可恬然置之乎昔交南七郡泛海轉輸沈溺相繼鄭弘奏開零陵桂陽道交人賴之楊厥通褒斜而罷子午後世爲登石頌德即吾閩萬安橋之役父老至今頌

說祭酒明不置千百載而下此爲再見而今日之舉事半功倍公私晏如較之往代更爲難耳乃余于此有深慨者夫夷險間之水濱遠近稽之道路利害折之與情至爲易辨猶不免于悠悠之譚幾成阻格蓋人情多蹈口詣難信天下事之困于議論大較皆如此矣此中丞直指所以大逆闖也中丞諱繼嗣鄞人冒指諱夢祖山陰人左轄諱一驥江陰人憲使諱邦聽高安人後遷右轄郡守諱某南昌人督役則別駕吳汝器孝豐人冒畫則閩令徐鳳翔江寧人假官令金元嘉吳江人而與化府

倉官余家相浦城縣典史張元輔松溪縣巡檢祁鳳鳴拮据最力鎮東衛經歷李登瀛亦與有勞特備書

重建雲龍橋記

建州郡治之右溪流湍急隔溪爲孔道八郡往來之所必由舊有雲龍橋規制宏壯萬曆己酉之夏洪水泛溢爲百年未有之災民之垄于魚腹者無數橋亦圮廢郡人以昏墊之後物力大詘謀欲復之而未能也直指陸公按閩經其地亟命郡邑鳩工而公以行部去因循久之比公再至議尚未決或言橋成將不利于學宮郡人感焉公曰楊文敏李肅愍時橋無恙也何以有兩公頃無橋矣何以科第竟寥落乎衆始釋然曰誠如公指然竟難其

費或請募民輸貲公曰擾民以興役吾不爲也乃自捐贖鍰千餘金諸蒞茲土者皆有捐而郡丞陳君方攝事與別駕于君搜郡邑帑中得三千金人徒木石之具畢集乃諏日從事下基上屋一如舊制而加崇加飾惟稍殺其高以免衝射學宮之嫌建安令仙君甌寧令易君躬自督役直指公以候代拜節建州時往臨視藩參戴公吳公相與佐之人情競勸未浹期而報成事凡出途之人皆欣欣相告曰是惟守土諸大夫之功諸大夫不敢居曰微直指力安所奉成議而佐下風且以破紛紜之口也建州之民則又私相語曰微直指念我民我民即免病涉其能當此大役而閭里晏然若不聞也者屬其秋大比士士之舉于鄉者八舉于都下者一自嘉靖乙卯而後此爲僅見章縫之子則又喜曰微直指何以使我曹之無惑志于茲橋而益勸于進脩公聞之遜謝曰是惟諸大夫與邦人修廢舉墜以應徒杠輿梁之義某樂觀厥成何敢自多惟是橋名雲龍而多士雲蒸龍變適逢其會某得藉手以有辭于此邦即文敏肅愍之業庶幾再見何幸如之于是新守羅公具其事走一介都門

命余爲記余數過建州知茲橋之必不容已也其地也背爲之繫念其復也甚爲之快心以余一人之情如此則凡往來其地者其情之不異于余可知而況于建州之人出作入息不能一日而忘茲橋者乎宜其戴直指與諸大夫之深也直指在吾郡改峽江渡全活人多其功德尤鉅余業已有記茲復書此以復羅公俾勒于建溪之上蓋皆吾閩利病之大者令後世得有所考不獨爲頌功報德之私耳役始于某年某月落而成之則某年某月

重修宏路漁溪江口三橋記

吾邑郭路所經爲橋者三曰宏路漁溪江口皆創自前代宏路之水自永福而來白鶴百丈諸流注焉漁溪則源出仙遊合黃檗而通海江口受莆陽諸水與潮汐會其流皆迅急易以敗橋遞修遞圮祖歲之秋狂風猛雨挾蛟螭爲祟洪水驟與漂流震蕩自吾邑以至清漳千餘里並逢其災害三橋皆地以力詘不能舉邑侯汪公蒿目憂之曰四境之內道路之弗除以困行旅令安所辭責屬邑父老以大沴後諸當興繕者爲請侯白于中丞袁公直指李公得羨金三百兩分其三之一爲三橋始事江口爲力差易漁溪宏路則工鉅而費多而宏路尤甚侯復捐俸及勸募成之躬自督率疏水竇增石梁撤舊易新百凡周密自季夏至杪秋役乃告竣而又繕郭外之橋治白湖之道灑沈澹菌雍慮不遏凡在四封民無病涉途歌輿頌咸歸侯功時侯且以入計行客有語余曰侯治融久茲行也當以治行異等擢居臺諫胡汲汲于茲役也余應之曰良吏不志急于宦成仁人不留患以遺後侯仁人也其心無日不在生民之利病五年之間爲下邑興除以造福于民黎者無算而況此三橋關係又不止一邑豈以宦成之日恝然置之以遺諸不可知之人乎余每見侯譚此輒愀然動容曰吾不竟茲役馬首不北推此志也即納溝壑溺奚加焉橋成父老請余爲之記余不能文聊述其事而綴以所與客語者如此侯諱泗論休寧人庚戌進士

重修鎮東衛記

國初沿海置戍與塞上絜重吾閩自列郡外爲衛者四而鎮東爲之綰轂最稱要害自倭難興吾邑最受其毒而鎮東以孤城倭環而攻之者累月卒不能破其後大帥開府于閩以春秋防汛來蒞鎮東即衛署爲行營大纛高牙儼然節鎮重可知已署創二百餘年僅于弘治間指揮丘宣一葺治之邇來傾圮日甚上下因循等于傳舍今總戎施公鎮閩日久軍政修明海波無警凡可爲綢繆封疆計者罔不畢力顧瞻署宇慨然有鼎新之意而屬

視衛篆者爲指揮吳君應珍素有幹力勇於任事乃具議上之施公施公爲請于當道下其議于邑令汪侯會計經費爲金以兩計者七百五十餘施公復繕其六十取諸秋屯二糧及吳君所徵積逋而以屯丁助役議上成報可屬吳君綱紀其事吳君自矢茲役也藉幕府之寵靈修百年之曠典敢不勉旃于是諏日鳩工百凡俱出始撤舊署則榱題棟桷朽蠹幾盡度其物力與前所條上不啻倍之或謂宜量力從事吳君曰一勞永逸胡可苟也乃躬馳之洪江貿巨木浮海而至計直省十之三爲堂若干楹高二十二尺深倍之廣加深五之一昂其前楹及左右庫房咸與堂稱闢寢堂之後垣十餘尺爽塏軒豁增轅門爲三以便軍吏趨走其張其翼垣橫廣其塞垣以壯瞻視其他廳廡柵亭平堰庖湢之屬無不具飭丹雘輝煌赫然改觀既竣事吳君請余爲之記曰以母忘督府之功與諸大夫之賜耳應珍何敢自多余讀易至蠱曰元亨利涉大川豈非以蠱壞之時能奮然振作方可以亨通可以濟險耶詩抑戒之篇防患深至乃其大指不過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內修車馬戎兵用戒

戎作而已蓋古人用心精密雖庭除之近灑掃必矜且當平居無事而兢兢爲飭武禦戎計何其慎也茲衛介山海之交爲吾邑門戶險孰如之雖而不更何以利涉堂皇之不治灑掃謂何而安能爲戎作之成乎茲役之興不踰時不濫費不勞民慎始慮終事半功倍蠱之先甲後甲柳之謹侯度戒不虞皆是物也昔在嘉靖定遠戚公實蒞減島夷以建節于茲軍府規模皆公所創定而又以其餘力披荊榛樓洞壑爲登臨遊宴之地其流風餘韻更數十年尚在人口今施公歆略文雅足嗣前

撤而衙署又藉公力輸奐一新此之爲伐當並垂不朽乃當道主其議汪侯贊其成吳君任其勞功皆可紀余故受而次之以告來者施公名德政太倉州人汪侯名泗論休寧人役始于某年某月成而落之則某年某月

中丞袁公生祠記

生而祠非古也然可以志思焉非思胡祠非有功德及人胡以思而非功德之大如記所稱禦大災捍大患者胡以思之深而羣然爭俎豆之不能自已也閩介南服沐浴于 國家太平之休澤者二百餘年自嘉靖季島夷爲暴 今皇帝休養生息日久民以嬉恬而頃歲稅璫寀不戢肆虐茲土三山都會之地尤逢其殃其爲閩災患無大於此者中丞袁公自爲左轄已力扼其吭而制之比及建節又盡捕其爪牙置之法璫頓首爲請終不聽愈

益忌公會粵璫死 天子使寀兼筦粵稅寀故垂涎粵既被命則造樓船艅艎治戎器招集亡命徵集百貨將闖出與諸夷市而躬自往粵粵人惴惴恐將禦諸境上寀躊躇未即發而三山民麇集其門索市直不予民大閧寀所殺傷百十人射火箭焚民居無筭三山大擾又率其黨介而馳閩人輟門以請救爲辭公叱曰爾虐吾民何救爲時蚤衙初散公方坐鈐閣治文書旁無侍者寀挽公出至通衢則介士畢集將殺寀公目止之觀察李公呂公聞變昌白刃馳至以大義責寀公遂歸署與市

指徐公走急足問于　天子時余在給扉亦具爲上言宋所以虐閩狀　上心動而宋黨多爲流言謂公實鼓民與宋爲難宋又夙與都護施公郗其闌出市夷貨物都護實戒游徼者禁止之當宋之變都護方防汛海上宋遂謂都護掠其舟盡乾沒其貲語浸浸傳禁中余力爲辯析乃已　天子神聖知宋苦閩公忠誠勤力爲封疆計無他意乃召宋歸而慰諭公使仍鎮撫閩閩人聞宋之去皆歡若更生稽首望闕謝　天子望轅門謝公曰微　天子誰出我曹湯火中微公誰能動　天子也然

公自是去意愈堅數上書陳乞既不得請則自三山移建州俟　命三山之薦紳父老以至卒伍相與遮道泣留曰　天子固命公終恤閩閩方倚公爲命公去何之公亦愀然動容曰吾非敢忘閩顧義不可留耳于是士民復相告語吾儕留公公不可留　天子留公公必不得辭乃羣走　闕下書請以公借閩時　天子業已從主爵議聽公歸難干再留第下公疏褒嘉其功以慰閩人而已閩人徒步萬里空歸無可奈何則相與醵金慮材爲祠于九達之衢貌公而尸祝焉曰願歲歲過祠下

母忘公也諸偏裨卒伍則又聚族而謀我曹別任行間公拊循訓練恩威備至我曹實神明奉公而父母戴之當宋之逼公豈不能剸刃于其腹徒恐傷公耳公去而我曹思慕豈後于士民復協力出貲祠祀公而奔走謁余請紀其事余惟鑛稅役守土之吏與中涓杭者未有不敗而公獨勝其敗而被譴以去人未有不爲咨嗟太息相與追思而閩之思公獨甚此何故也公忠誠惻怛出于眞心非有矯飾其視閩人之疾痛患苦不啻其躬其悉心畢力而必欲去之蓋不知有身不知有家而豈

知有一官之得失語云精誠之至金石爲開此瑞之所以竟不能有加于公而公之見思于閩一至此耳或曰宋苦閩久竟得生還得無縱乎余曰宋雖暴然還之以聽命于　天子所全實多且宋知必死則必計出無聊而滿城流血之禍在目前矣夫惟閩其生路而錮其出路如押虎檻猿雖咆哮跳躍終不能爲人害公之筭未爲失也乃余尤有感者有　明天子而後公之志得行閩人之患害得息昔周人思召公愛其甘棠戒勿剪伐至于江漢邵清作召公考則又推原天子之功而祝其萬

壽古人之美不忘君如此然則茲祠之建鑴以垂
公而其頌歎　天子尤萬世無窮矣余故記其事
俾勒于石以俟後之人有能續甘棠江漢之詠者
考焉公諱某號希我癸未進士直隸江陰人

重修晦翁巖三先生祠記

晦翁巖故名龍峰宋劉先生伯仲曰砥曰礪者讀
書其中考亭先生避僞學至此二先生師事焉永
樂時有中瑞鄭和奉使海上人稱爲三寶太監嘗
加葺治因呼三寶巖邑令蔣君不善也爲更今
巖甚奇峭幽絕透迤而上可數百武有石對峙如
闕爲石門考亭先生手書讀書處鐫于石門之上
有祠祀考亭以二先生配有司歲時展禮其巔有
海天山月亭學使者潘公所建久之祠亭俱圮孝
廉袁君來教邑庠以祀事至不勝懷賢舉廢之念

白于邑令萬侯萬侯慨然曰茲先賢遺跡高山景
行孰無足心奈何令蕪廢弗治以爲守令辱遂出
俸錢三十緡鳩工慮材一新其舊堂廡門楹無不
具彷乂嚴禁樵採而以其隙地及請于大衆畢公
得荒洲一區俾守祠者得食其力于是地勝益增
而三先生之俎豆益虔且茲劉之裔孫諸生某
奉走而請于余曰茲巖蕞爾以大賢之過化聲施
海上即吾劉先生亦藉以不朽其不鞠爲榛莽以
廢春秋之秩祀則賢令尹力也願先生一言昭示
來茲余聞萬侯在邑清風惠政播于輿人而尤留

意興除百凡釐飭其大者如繕學宮復侵地改直衝之橋移反射之水邑庠彤勝煥然一新士子之久厄者遂聯翩得捷侯之造士興文加意學校以教化爲先務大率如此而袁君又以文學行誼率先士類與侯同心協力茲巖之廢而復興亦天之也今新學繁興異論肆起有能彈射紫陽詆訾前哲者則世共以爲高逸令　國家二百餘年尊崇宋儒統一聖眞之功令盡廢格不行士習人心日以頹壞余甚憂焉而力不能挽覩侯與袁君茲舉大足爲紫陽生色且使士子聞之亦知濂洛一脉雖當剝蝕之餘猶有賢人君子爲之表章卽其足跡所經之地師弟講習之區猶能使數百年後人之景慕不忘如此其所關于世道良爲不小是以因劉氏諸生之請不辭而紀其事固不獨爲一邑一姓之私情矣劉之先有名嘉譽者官樂昌尉受業延平李先生其子世南官吉州司理參軍受業林之奇與呂東萊相友善二子卽砥礪從考亭遊者俱登乾道進士事具郡邑乘及性理諸書砥之子玠復以孝友世其家詩禮相傳至今不絕蓋源流遠矣宜併著之以俟論世者考焉侯名編直

隸丹徒人余丁酉所舉士袁君名文紹建陽人庚子舉人役始于某年某月某日成而落之則某月某日

都督施公生祠記

婁江施公杖節鎮閩垂八年所蒞軍實祛積弊嚴部伍明教令戎秩肅如海波不揚鯨鯢遠近閩之人咸恃以爲安而公以久于閩屢欲謝歸適言者以稅璫事詆公公遂解印去始公爲參戎轄閩南路屬有紅毛夷人不知其何種駕巨艦如山至近島求市且請以金錢數十萬上供而厚爲稅璫壽璫大喜私許其市公謂此市關是延寇也其禍閩將無已時力言其不可臺使者以聞 天子聖明可其奏絕紅毛市逐之璫大恨公會公 召入典

禁旅或語璫是其橐中多珍異肤其篋可富也且可以釋憾璫然之遣人禦諸途發篋廩金而已復籍以還公而傳聞者遂謂公爲璫所懼其後公鎮閩璫激變三山以兵入轅門脅中丞袁公時公方防汛海上璫復流言公掠其舟盡有其貨物或以告余余曰無是理也虐奄修隙以造讒奈何信之亟何哀公及藩臬諸大夫卒合謀去璫公有力焉其始終與璫相抵牾如此迨其歸也卒以璫爲言識者嘆之故事帥府在三山而春秋以防汛至海上一歲之中常半居東城所部之士伍畏公如嚴父其習而愛之則慈母也衛署久弊公躬自擘畫撤而新之鈴閣蕭然無鄙廚之供下及偏裨無敢強市民間一物故其人亦皆德公公且去相率爲祠于衛之西偏奉公而俎豆焉且來請記于余余聞祠思也思其人而不得見故祠而祀之迨其流也不以思而以諛而其諛也常視其權力勢位之盛衰以爲之隆殺未有如公之既解將印而猶慕戀不忘不憚經營拮据以寄其無已之情者此其祠之不出于諛而出于思可知也往定遠戚公鎮閩以平島夷難功德最大閩人思之亦最深余所

及見則六安劉公大勛姑蘇朱公先以安靜廉潔得士心而功名不逮然亦稱賢將矣公鎮閩值閩無事不能大有戡伐如戚公而公往守南路彭湖甘山之役督率吏士駕艅艎凌巨浸以與倭鏖戰于蛟宮蜃窟之間所斬獲無筭則邇年閩海之不波固公先聲所潛奪也公解將印而海警適至屬方自東城歸三山候代邑父老皆九余不能留公余不得已與按察林公移書中丞臺請公復蒞東城閩之士大夫亦莫不以公之去閩爲惜然竟不能長有公也嗟夫使閩而徼天之靈長無事則已

閩而不能長無事也吾恐閩人之思公愈無已時矣公亦可以祠矣公名德政以武進士起家直隸太倉人

福盧山房記

山水之樂世之所共適也然而夫子獨歸之仁智夫寧獨以動靜樂壽之偶相符也良以世人拘攣齷齪高者既逐于富貴功名而下者持籌會計爭錙銖之利不遺餘力豈復知山水爲何物登山臨水爲何事而能以此爲樂也夫惟仁智之人其心胸識趣已超然塵俗之外而觸景寓情雖在恬淡岑寂之鄉蕭然有以自適固宜其所樂之有在于此耳吾鄉有福盧山綿亘數十里其巖洞奇絕如蓬仙樓閣變虛幻化非復人力所及又如建章之

宮千門萬戶洞洞屬屬窮巧極工其石之如象如獅如鷹如蟾如笏如柱如累丸如劈斧如泉之負如鳥之翔如僧之膜拜者不可勝計環以滄溟浩渺震蕩排空浴日一望無際宇內山水之可樂疑未有過于此者而自開闢以來無人能樂併足跡亦未嘗到頃歲據東何翁與其昆弟子姪及鄉人之好事者乃相與遊而樂之荷鋤持鍤治其湮穢而通其竅穴爲門爲洞爲臺爲徑爲欄爲榭爲梁爲堅相望于曾阿絕巘之間山之勝將次第畢出而公沒矣公之嗣太學生其忻輩追念先志不敢

廢墜復捐貲鳩工卜築于恤臺之下左室右堂奕
墉宏壯其下爲磴道翼以石欄又下爲之亭亭前
有石高二丈餘下削上哆儼然靈芝觀察韓公謂
此山石鉅多奇當以此爲第一之石之傍雜植花
卉果樹四周爲垣而余亦構草堂小閣于其左與
相連屬翁第東巖復即其稍高處廬焉亭焉砌焉
檻焉洞壑縈廻可觴可坐可眺可登自吾邑以至
四方遊人麇集咸知茲山之可樂也余暇日必扶
攜來此與太學兄弟徘徊覽念始事之勤勞蓋
于翁有深感焉翁少孤貧能自樹立以什一起家

嫁其女第婚其二幼第且授之產宗祠火捐貲新
之轉大木于風濤中幾至覆溺宗老欲授券爲責
償地翁不受也族鄰之待公舉火者常數十家或
推挽以至赤封終未嘗有德色鄉四以負課逮繫
翁爲輸之得釋願效舍傍地爲謝翁不許固請乃
聽復如其直償之居恒每念身既貧隱欲使其子
姓爲儒先後所刻腴田爲筆硯資者百四十畝何
氏自是彬彬益嚮於文學矣蓋嘗綜公之生平論
之其輕財好施周貧恤困似仁明取舍識輕重遜
覓曠觀不以身爲樸滿似智其有得于動靜樂壽

之理與否余不敢知然大較非塵俗中人矣此其
所以惓惓聯戀于茲山沒齒而不能忘歟而余又
念天下之事有所適于已未必能公于人故詩人
考槃之樂曰獨寐曰弗告而司馬公亦名其園曰
獨樂今翁既樂茲山而又能使吾邑與四方之人
皆知茲山之可樂尤盛事也而太學兄弟亦可謂
能成親之志而善用其孝思者矣役始于萬曆丙
辰之冬閱丁巳夏乃竣余攜酒落之而爲之記至
于公之族鄰多慷慨好奇有勞于茲山營構開闢
漸次就緒當別有論著以垂來許茲未能悉也

重修天寶陂記

吾邑濱海土田瘠薄又鮮泉源灌溉之利雨暘一不時茁立槁矣惟西南有陂名天寶水自仙遊而來歷清源善福達新寧仁壽二里沃田數千頃宋元符間郎公簡修之故又名元符陂其後屢圮屢築萬曆己丑則耆民周大勳牽邑令歐陽侯之命鳩西陳石圳堤二百餘丈農民賴之抵今將三十載值今歲淫雨復有頹潰適王侯來涖邑咨諏民瘼知茲陂爲邑大利病詢于衆孰可任厥事僉曰故壩長大勳子文遴篤誠勤幹習于水利令之董役必能底績侯忻然進而命之文遴條上方略咸當侯意遂使鳩工下令有湮圳決防梗法便私不輸錢服役者悉治以罪人心肅然侯又捐俸爲資役者兢勸石以丈計土以筭計舂鍤之工以日計悉虔悉力莫敢窳惰其最要害如西陳溝頭濱江海墶尤所加意水利悉復歲不能災五洋二十五墩數萬人咸被其澤頌侯明德無以爲報余觀自古循吏爲民造命莫不以導水興利爲第一義而吾邑以頻年無歲租賦之不時以爲長吏憂吾儕邦人其亦有餘思焉今幸徼惠于侯舉數千頃之田旱涝無虞其亦相勸千惟正之供俾侯不以催科見督是乃所以報侯也而周君父子先後有勞于茲陂亦可謂好義脩事者矣然余觀邑治之前又有祥符陂其利病與茲陂同頃圮尤甚惜無如周君者能奉侯之德意慨然修復此余之所以于茲役而重有望也侯諱某字某別號匪蓼粤之番禺人癸丑進士陂之脩爲萬曆丁巳年秋

大中丞禹門丁公領藩奏績序
大司馬鍾梅黃公九載浮秩序
送王愛南南歸序
右司馬青螺薛公奏績序
大司馬上公考績加　恩序
大司馬王公考績內擢序
送大司成兼宇林先生之任習都序
大中丞希我袁公謫官序
劍州司理鄒公　內召序

送毓初余先生赴京會試序
郡伯乾明侯公入計序
任縣陳公之任將樂序
送陳廓寰公祖署邑還郡序
閩縣趙侯考績序
侯官孫侯考績序
郡守張公考績序
司理周君報政序

蒼霞續草卷之三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大中丞禹門丁公領藩奏績序

禹門丁公以左轄涖閩藩令前江藩之政報績于朝公之屬吾郡榆使君輩走使都門命余爲辭以賀余與公同成癸未進士中外宦遊蹤跡不相及然而公之宦業十三在楚十七在豫章則兩地之士大夫皆能言之余亦飫聞之豫章之人至欵私有公不聽其他徙故公自副臬以至右轄皆不離豫章而其後吾閩乃幸得之閩與豫章接壤士民

固素慕公聞公之來無不手額相慶以爲公必以惠豫章者惠閩也藩伯在　國初號稱行省權任與六曹埒其後乃壓于臺使者不得行其意然而藩臬諸大夫奉以爲督郡邑諸守令視以爲儀地重位尊爲一方所瞻注故其職事雖若僅止于錢穀簿書而其精神手采常足以默攝吏民而綱紀其治蓋自公而前諸爲方伯者其人與效較然可覩也公涖閩未浹歲而淵停岳立之標羔羊素絲之節乃游轂轉之才桑土綢繆之慮閩之人歡欣而頌說之猶之豫章一時八郡吏治無不改觀藩

臬大夫與公肩隨而踵接者又皆縉紳之選說者以爲閩自數十年來僅見此日於乎盛矣公眞克舉方伯連率之職者哉頃年海內災侵所在見告即閩亦不苦于歲之不登乃公涖閩之秋田穀大熟閭里豐穰操豚蹄斗酒而相勞者相望于山陬海澨公之視閩猶庚桑之畏壘矣惟是滄溟浩渺禁網日疎釁衅闌出海上與島夷關市不絕干擲不能詰而二百餘年恭順之屬國如中山者且折而入倭剪爲鯨鯢以迫處此吾閩人豈能晏然而無戒心葢嘉靖之已事父老譚之猶魂飛色變焉

公家世甬東與閩同患懲往戒來其必有豫策也閩人恃公不啻長城屬中丞臺閣廷議謂非公莫可主爵者以問余余頓首爲桑梓謝旦夕瀆上天子幸而惠念南服以節鉞畀公公總文武吏而提衡之熟路輕車事半功倍風猷所暢將使鮫宮蜃窟之表莫不革心請命無敢以片帆背扶桑而西指公之所爲大庇閩寧有量哉往余與大宰吉水曾公共事留銓曾公好論當世之賢才纚纚鑿鑿如別淄渑其于公輒首屈指以爲肅而寬敏而裁公忠而幹力社稷器也且謂余子他日秉政必毋失丁公余時遜謝不敢當乃今待罪綸扉幸而與閩廷議不敢忘曾公之敎然第爲里閈計耳少須之公且人贊巖廊秉持衡軸其功業所樹將四海蒼生皆受其賜豈蕞爾海邦所能私有公哉余困苦無聊日思歸去其及公之在閩也以葛巾野服上謁轅門爲父老撰述歌謠詠公功德比丁甘棠之義公必爲余而啓謁矣今者戔戔之辭聊以應諸大夫之請其何當于公也

大司馬鍾梅黃公九載晉秩序

鍾梅黃公以中丞節撫齊六年晉右司馬又三年晉大司馬仍撫齊公在齊久人甚望公入屬其時九列多虛廷議屢推轂公而　上意若重去公於齊者故久不得請乃齊人亦私幸公之不去以為公留一日齊可一日高枕卧也當公始撫齊時榷稅方興東方之民岌岌不自保公不難出身以扼虐璫之吭而制其命精誠之極足以動天　上每覽公封事多報可蓋自是而齊人始有所恃以為安而屬河決中州在事者將以齊為壑公復發憤

力爭具言河所從道為民利害狀及疏塞所宜卒之無以奪也年來方內災祲所在見告然受水者不受旱受旱者不受水而齊獨兼之公修備修救無歲少寧每一告饑輒檄下所司某所金若干某所粟若干可以救助某便宜可晝不待奏報行矣昨歲大旱赤地數千里至厘　天子發帑開倉而自畿輔以南至于江淮萃者以澤量乃齊民獨完蓋公之為功德于齊不能盡述而其重且難者已自如此宜　上之為齊而留公也今河濟之間又復不雨公憂之甚度其勢公亦未可去齊昔富鄭公守青州以救荒著嘗自言吾全活數萬人不以易中書二十四考公十年之中奪齊民于豺狼之口魚龍之窟流金鑠石之戍者不知其幾其所全活視鄭公不啻數倍假使公建牙未幾而即召入其官亦不過孤卿八座其所論建施行有利澤及人尚未必能如今日公豈以彼而易此哉今世事勤勩上下阻隔公卿大夫多不能舉其職諸所請事十不得二三即余在綸扉三歲餘思有所自效而疎庸淺薄終不足以感動　明主每念唐宋臣僚多有自中書出而領藩典郡使此制可行則余與公當易地而處矣而公為人忠誠懇惻憂國如家發于中心達于面目形子詞說皆能使入神傾而意喻即近者士大夫斷斷分曹角立引繩批根罕能自免乃竟無敢以朔洛之餘沫波而及公中行獨復公殆其入　天子一旦勵精更化必且召公公入而坐巖廊之上秉持衡軸上之而遇巷納牖下之而演羣臣朋其功烈所樹較之鄭公當更有過焉公雖欲終不以彼易此寧可得哉蓋明興鎮撫大吏久于其位者無如周文襄之在吳王忠肅之在遼于忠肅之在中州三公者皆有社稷功

卓爲名臣而文襄最久與人德之亦最深天以齊
奉公猶文襄之與也而公官已大司馬與于公埒
過此以往則王公之業耳公拜大司馬之日給諫
王君輩二十餘曹以曾爲公屬吏介余門人虞部
王君乞一言爲賀余方以困苦久謝筆研而公又
爛于辭不宜以不文之言進雖然公之所爲德齊
與　上之所爲注意于公則固稍有窺矣故述其
概而書之公其毋過謙讓而曰久于齊非我志也

送王愛南南歸序

愛南王君者余里人也其居去邑冶不數里世稱
望族父丘峰公饒于貲且多隱德艾年即厭家政
分產以授四子君於兄弟爲季時尚未舞象同叔
兄爨奉母李孺人甚歡甫婚即謝舉子業挾貲往
來三吳間亾何奔母計歸常以不及覩含歛爲恨
既襄事即別叔兄爲四方遊北抵秦楚西通滇蜀
東走吳會南極百粵屢致千金而屢散之因自念
車塵馬足跋涉艱難長此不休非計也夫燕　帝
王之所都聲名文物之所聚吾會燕奚適矣乃策
蹇至燕居焉貿遷轉徙悉以任人躬未嘗出戶終
日兀兀挾其少年時所讀書伊吾不絕聲一切聲
伎嗜好泊如也而貲亦日起一年而倍十年而數
倍及今二十年矣吾里之稱素封度無能先君者
而君之兄弟室人亦相繼謝君乃慨然曰遊于
思故鄉吾奈何白首長安中忘首丘之念哉乃悉
其貲授之子而謂余告歸余特方謀謝事未能聞
君之歸甚有感也太史公云天下熙熙皆爲利來
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夫所謂利者豈獨奇贏十一
之謂即功名富貴皆利也今之沈溺其中鐘鳴漏

盡老死而不休者比比皆然彼其視一官不啻性命一日不能釋登復顧桑梓墳墓哉而君當望者之年思在得之戒一旦憯然舍其故業有如脫屣假令君而作士大夫其必能知止知足不爲鐘鳴漏盡之徒可知也余之志頗與君同而羈縻束縛欲去而不得以此深有美于君又聞君年來多持齋誦經然不爲佞佛計似有得于達生之旨者生平無機事機心嘗散千金以與其昆弟無幾微德色多置祠田廣賙戚里與士大夫交常自引避未嘗有所濡染此其行皆卓然可稱吾里人謂君治

生似白圭積而能散似陶朱公通星學堪輿律曆醫卜超然于聲色勢利似嚴君平鄭子眞之流殆庶幾近之今齒未六十倦而善息是必將大贏于年余不日徵 明主之愚得請以歸與君相從旌屬玉融之下婆娑飲戲樂且未央當歲以朋尊爲君壽君其無如在長安時閉戶以避余

右司馬薛公奏績序

右司馬薛公以撫上谷督薊門合奏三年績在令甲當超遷而公以自撫而督業已晉秩不欲再遷蓋屆滿期而逡巡不報者數月 上知公意僅晉公服俸公猶固辭 上不允乃受公生平恬讓不矜淡然于進取之際大率如此始公以進士高第讀中秘書一時儁輩才名德器罕有及公固已哀然公輔之望矣乃公落落穆穆無所附麗竟出補諫垣其在諫垣所條畫皆天下大計意有不可輒侃侃發舒不少避忌每一封事出天下即傳而

誦之以爲眞給諫於資望不宜外徙乃公又力請外竟出參楚藩廻翔久之始晉左轄其爲左轄屬楚宗難作議者謂公當開府其地乃公以持論失當路意竟舍而他屬然公所爲彌縫調劑安諸宗之心而弭其禍功力獨多即楚人所恃以爲安亦不在晉撫大吏而獨在公時治楚獄者多刻深株蔓無已公獨不謂然諸無辜牽累及與楚藩有嫌者皆賴公而無恙已何公亦投劾去矣世局一更楚事稍白士大夫益復思公 天子從里中召公開府上谷或謂公起家詞林出踐藩方多在南服

塞下之事非其習也乃公莅上谷又甚宜下車即汰去卒之冐餉者與將之冐卒者歲省度支錢且萬緡幕府經費一切減殺一錢不妄糜所與虜關市賜予斤斤視舊章一錢不妄與竟公在事上谷無風塵之警封事遂成屬大司馬王公自薊門召入　天子難其代復移公于薊公治薊及遼大指如上谷而其所當虜則益以土蠻諸種與建州諸夷其禁鷙狡黠視西虜爲甚公操縱制馭率中窾會虜每入輒創去滿旦粉花聚閧挾賞公堅持不爲動竟以馴服　當宁倚公無北顧憂而士大夫

之賢者日望公還朝握衡秉軸以挽回世運乃公意泊如也自年來縉紳斷斷分途而岐趨是非之端焚然殺亂乃總其大凡高者任意氣下者爭功名功名意氣之念重則公家之念輕門戶由此而立黨與由此而成其始之利害得失不過一身而其終之貽禍將在天下國家而不可救藥夫使人人能恬讓如公天下何至如此之多事哉杜祁公一生多歷外職范文正公每遷轉必力辭二公以清節文學冠冕一代而未嘗居兩省人主重之司馬溫公遷樞密副使屢辭不就神宗爲之咨嗟太息夫使人臣能使人主見重且咨嗟太息如杜范司馬三公天下事亦何至如此之壅隔哉公去詞林而青瑣去青瑣而藩臬去藩臬而里居令世人處之不知作何較量公一無芥蔕于胸中至於楚獄一事排衆論持大體苦口苦心不難去一官以明志令世人處之不知作何矜張公一不自表暴至于今尚有不能亮公者然則公之恬讓不獨在于功名意氣之際且倚是非毀譽付之兩忘于此乃益見公之不可及也旦夕者　天子召公居巖廊之上風庶位而式百僚蕩平正直之休庶幾可

望公之功將不在邊疆而在斯世矣余與公有同林之雅意氣相期自愧德業不及公遠甚公報滿之時余亦再考叨濫逾溢不能力辭以此重愧公而公所部通州楊守客雲尹令皆余門下士與諸郡邑吏乞余言賀公余不能文姑書其風所向慕于公者如此皆胸臆間語無一飾辭儻足窺公之萬一乎否耶

大司馬王公考績加　恩序

御史大夫王公節制蒲遼滿三載奏績　天子褒嘉其功晉大司馬以新秩秩其祖父錄一子太學生先是公督蜀黔疆理播州爲國家開拓一方其所擒斬叛苗至四千級降附者萬餘事聞當有殊賞而當事者修郄于公格不行至是　天子念公前勞命大司馬疇其庸申渥典焉天下以是服天子之明而知公之功顯融昭灼雖其歲月之久而終不可民沒如此甚足以觀臣勞昭　聖武也公敭歷中外咸有建竪乃在邊疆最著其開府上谷屬虜款塞久戎備日弛公討軍實修憲令率屬諸將吏綢繆疆圉靡晝不周所裁罷關市賜予之費歲不下數萬金經用大減比公去而粟豐千廩馬騰于廐金錢溢于藏府自建節以來未有及公者塞下方倚公爲重而屬播州新平反側未定所爲牧寧剪闢實難其人乃復以屬公公至則廣布恩威討其携貳而撫其懷服畫井分疆張官置吏百凡具舉遂使八百年魁結之區一旦列冠裳稱編戶此于中土於乎盛矣公又欲悉索播地之沒于鄰酋者疆其土而置戍焉爲黔蜀百世利乃共

事者意異公之議卒爲所格未幾公亦去蜀歸矣天子即家起公督蒲時建夷方張遼左岌岌中外以爲憂公不動聲色簡士結寨壯我軍聲而時騰尺檄諭以禍福逆折其狡然啓疆之念夷酋辛悔罪款關輸貢受我戎索其後虜酋跳梁殺掠邊地公指授方略且戰且守且示羈縻而又念遼師辱不足當虜則亟檄西兵之驃勁者使爲之鋒項虜大衆入犯卒相與犄角破走之上首功至二百餘遼自數十年來僅見此捷氣稍發舒其人途樂戰而不畏虜蓋自公督蒲而夷與虜雖時驁時馴然終不敢逞志于我當守固恃公以無東北顧憂葺毅之下公鄉百執事六軍萬姓亦無不以公爲長城公之所爲績蓋如此也公開府上谷時去今已十五六年諸與公同時及後公起又非有竹帛功者多已蹈崇膴而公顧銖積寸累以至今官播州之役識者以爲其功不在蕩平下僅晉一秩山路二苗之鼠兩南道絕勢且無黔非但無黔且無滇公一舉而殲其類無遺孽焉此亦殷武而後所再見也洗之七八載莫爲頌者非　明主爲公言公亦終不自言也其居恒深念猶若歉然于疆事之

彼此為未了之局勞謙不代公誠有之在昔勞臣
樹勳疆埸如趙營平之於羌韋南平張忠定之於
蜀班定遠之於西域雖爛然磨施而皆止于一方
惟方叔北征玁狁南威荆蠻召虎平淮夷疆理江
漢至于南海詩人侈而誦之于今不衰公東西南
北無不經營近而漁陽上谷遠而遼陽又遠而夜
郎荊柯皆公賜履靡莫冉駹羅施渝僰之屬林胡
樓煩淳維薰粥之裔旃裘酪食辮髮引弓之衆皆
知公之威名擬之方召又何遜焉召虎功成周天
子為告之文人錫以山川土田且有圭瓚秬鬯之

聲公今者新有遼功將策勳飲至而　天子又先
追敘其平苗之伐薦之　郊廟被以延世之賞前
後殊典萃于一時而又適丁公奏績之辰其事不
愈奇哉召虎之對揚也曰天子萬壽令聞不已今
上御極四十年適當五十之期壽考令聞方自茲
始此又周天子所不敢望者吾知公之對揚必有
在矣公被　命之日適余在綸扉日覩其盛思有
所詠述以托于江漢之義而會公之屬覲察張君
計部劉君以三鎮共事諸君之意來乞余言途書
此復之旦夕者公劍履入　朝當納之行李

大司馬王公考績內擢序

大司馬王公之考績蒙　異數也余既以諸大夫
之請而有言矣乃鄭守楊君客雲令徐君輩復申
前請余辭謝而二君與余有夙雅必欲得余言余
因念公之豐功茂德更僕未易述豈以前者戔戔
之辭為足以盡公也方思泚筆以復二君而公大
司馬之命適下數旬之間　恩寵薦被縉紳相與
侈譚以為當此屯膏壅澤之時士大夫欲微半過
之綸而不可得乃公獨承茲隆渥非其平日東西
南北之經營有大勳勞當于　帝心何以有此而

余尤竊窺　上之知公有不徒以其宣力封疆功
績烜灼足以戡難而禦侮已者公家世忠貞自其
祖太僕公即效節勤事名著旂常簪纓相禪海內
無兩公實緒其業而光大之世臣之烈炳如丹青
固非孤寒蹶起者所敢望矣而公自弱冠通籍即
有繁鉅竭忠營職惟以安國家利社稷為務一切
利害怨德不入其衷固有衆之所憚公獨樂趨衆
之所爭公獨退讓衆之所因徇苟且幸旦夕無事
公獨長慮却顧深計而謀為之圖至于冒犯鋒鏑
忌日而不直其歷官所至無不皆然而上谷之市

事播州之疆事與遼薊之虜事則其大者　上所以信公用公蓋在于此夫明主之擇臣也與庸主異營目前之務即以爲能持諸俗之論即以爲適此庸主也試之盤錯以觀其才役之撓折以視其氣處之以人不欲爲不敢爲以觀其忠力此明主也往代無論明與自　二祖後稱神聖者無踰孝皇　肅皇　孝皇所最委寄惟劉忠宣固以忠實受知當　肅皇之世九卿大臣托重恃力終始無猶者莫如楊襄毅亦以其能爲國任事不避勞怨云爾頃大司馬闕主爵以公名上　上遲回顧

問以遼左方有大警若重去公于督府者余謂公在督府則薊遼重在本兵則九塞俱重愈不憂遼矣　上遂釋然亟召公入夫以天下之大賢才之衆而　明主獨注意于公既欲公之內又欲公之外恨不得分公身而兩用之此其與忠宣襄毅何異焉而襄毅自督薊爲本兵尤與公相類其晉冢宰位上公銓衡戎棟迭起而遞操亦公旦晚事耳史又稱忠宣之清白家無餘貲公生平淡薄自奉如寒素其在幕府軍市租悉以享士督蜀之日念川民窮困盡推其常廩二三千金以佐經費其釋事東歸橐中無一蜀紈至今宦蜀者多能言之此亦不嗣乎有忠宣之風哉然則公之所用遭遇結知非羣臣所敢望者信非偶也今中外多事逢烽狼至塞下狃于和款戎備久弛隱憂滋多公入而典樞府以羔羊素絲之節運輕車熟路之籌大小將吏聞公風聲孰不畢心竭慮以自奮于疆埸必有如祭征虜之憂國奉公張然明之馬如羊不入廐金如粟不人懷者爲行間重而一洗從前偵帥之弊習即隱虜間之亦寧不畏中朝之有人如遼人之戒邊吏者哉周司勳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

其功而首曰王功輔成王業也次曰國功保全國家也最後乃及于戰功公之戡苗疆播樂虜蓋以國功而兼戰功其爲王功在此日矣三錫之命五熟之銘將源源未艾即今茲寵渥特權輿耳余不文何能揚詡其盛徒有概于　上之所爲知公者如此臆而論之以補前言之所未備且以券來許焉

送大司成兼字林先生之任留都序

歲己卯吾閩舉于鄉者九十人余與庶子翁公諭德林公編修黃公同官詞林其後南北參商不相值今歲乃聚于都門又有司部傅公陳公共把臂甚歡每念自己卯抵今已三十年古人所謂一世吾兄弟輩壯者衰少者老其在仕路者多挂冠謝去且半已無存而吾六人者乃得周旋笑語如襄時亦奇遘也顧未幾而林公去為南祭酒祭酒尊官然吾詞林以南故多不欲往而林公得之獨喜甚曰吾先人嘗為國子先生吾視兩司成如天上人今往踐其席寧不足耶則語余子嘗教國雍又在南中久習南事願為我言之余憶往在國雍大較謹守繩墨循故事蕩佚簡易不為苛細諸生以此親余而或者規余之寬謂　國初科條不如是余曰　國初諸生歷三舍遂為給事中御史次乃郎曹待之甚重故其法嚴而易行今之太學貲郎所托徑耳教于何施急繩之何益雖然此為北雍言也南則異是南之習汰于北諸生多賈人子易與為非小之而平康狹邪之遊大之而奸罔使氣之事衝譬不嚴則佚而敗矣當余在南中時江夏郭公為祭酒操士廩廩而持躬甚嚴米鹽刀尺積久叢姧不可問且易染指者郭公一切勾稽而薄正之日以文義科指督厲諸生久之人人輸服郭公去代之者為南昌劉公其行事視郭公較若畫一南雍近時祭酒有聲者率推此兩公今林公又繼之此兩公寧得專美耶自古言教則曰寬言師道則曰嚴指若背馳而實則互用余以寬用之北而江夏南昌以嚴用之南意皆有在林公儒雅恬夷藹然可親而生平行已不失尺寸酌南北之宜以善寬嚴之用公固優為之矣南中諸曹清暇士大夫無薄領之苦往來過從相親善每聚譚則輒言天下大計人士流品無所忌諱故不肖者亦知憚懼而賢者常易于取名又其地饒佳山水名園上刹遠近相望仕宦者有登臨之樂酒杯詩筒流連掩映公之所以樂于南也蓋在此哉余去南中且滿歲寤寐不忘公橋門之暇登鍾陵無磯清京雨花樓霞牛首諸勝得無念此吾友人葉生所習遊處今方局促中書一席地不能展足豈不苦耶然以公資望安得久南而余以任使不效行且乞歸夷猶于幔亭九溟之間則公與余之相代為

苦樂又安能定其倪也公行而傳公輩悵然戀別有感十二三兄弟聚首之難而屬余以一言送公余遂述其意若此傅公陳公皆以望郎久次當出典藩獨翁公黃公留故余既送林公而愈有悵然之懷矣

大中丞希我袁公請告序

中丞袁公之撫閩也以廉視躬以嚴御下以安靜節愛和民以實心實事綢繆封疆以省煩文勤職業督率將吏以眞誠禮意延接士大夫蓋舉閩之人無不宜之而獨稅璫不利有公璫暴閩之日久民困已極公既開府則一繩以法廉其爪牙之虎冠者悉捕治之璫再三爲請終不聽民自是恃公而不畏璫屬璫將有事于粵浮大舟海上徵百貨實其中不與民直民閧于其庭璫介而馳率其徒百十人闖入轅門請救公數其罪叱出之璫無奈

何乃強公與俱出去署數十武甲士悉集璫大怒而觀察李公呂公亦馳至公以璫屬觀察而身自歸署部分防守毋令再逞璫自是如笠中之豚杌上之肉無能爲矣公遂走急足上書 天子具言璫所以毒閩諸不法狀其黨聞之羣起欲螫公賴天子聖明知公忠赤竟撤璫歸而慰諭公使撫安閩人無一語督過在事者閩人皆大喜過望益自稅事與中涓與守土之吏兩角而力爭無不受其毒其最幸者則以其官與中涓俱去即去而 上所譙訶督過猶牽蔓旁及寡然 天威之赫未有

雍容果斷明委咎于中涓而不纖芥于守吏如茲
日者此雖　聖主神明而非公之款誠篤至其心
勤力足以動聽而回天何以有此然自是公之去
志夫矣乞休之章無月不上閩士大夫之官子朝
者相與頌言公功　天子感動爲下溫綸留公公
遂移鎮建州以俟命濱發之日父老諸生與市民
戍卒羣枳公車號泣而請留觀者太息謂二百年
來未有之事及公得請閩人又匍匐奔走闕下請
天子留公　天子知公之得民心而度其不可留
乃　褒嘉公功而終聽其去其終始進退之間蓋

有殷殷心膂之臣所不敢望而公獨能得之者閩
人知公且行莫不感嘆吞嗟求其所以報公者而
無可寄情則相率爲祠于九達之衢以祀公甓石
而紀功德其薦紳先生則又欲得余之一言以比
于甘棠之頌余惟公之有大造于閩與閩人之徘
徊結戀不能舍公則凡有口者皆能道之何所待
余惟是大臣之去就有所汚其名則難乎其爲身
有所美其名則難乎其爲君毋論其他即如稅事
兵中涓所齮齕守土之吏蒙譴以去者其人固皆
世所稱廉慨激昂君子也然而使　天子有因中

涓而逐守吏之名忠愛者得無遺憾公以其身驅
除暴瑞而　天子反以瑞故留公　天子既去瑞
以謝公而公必于自去以謝　天子公之名愈高
而　天子之聖愈顯君臣上下兩全而無傷此寧
獨近代之所無即求之史冊寧多見哉公歸非久
天子必且思公即家召起其所爲用固不止于一
方公所勉卒功業以報　明主亦不止如今日旂
常鍾鼎之勳則三山一片石爲之權輿此亦千秋
之盛事也余備員綸扉日與聞瑞發難時事及謝
政里居又親見閩人之所以戀慕于公不能釋然

者如此而深有感于　天子之知公成公使公去
而得完其名又無憾于心也是皆可述以傳于後
者故敘而次之納公行李公雖謙讓不居亦必有
當于余言矣

建州司理鄒公　內召序

新昌鄒公理建州者八年于茲矣往郡國吏遷擢有期其以高等入爲臺諫久亦不過四五歲無甚淹者自　天子重言路之選每離其進徵書曠數載乃始一下于是人情苦于滯淫而主爵者亦稍爲通變往往遷他曹以去而其治行之尤異天下所共想望以爲必當居股肱耳目之任者遂至于久矣而不得遷此鄒公之所以八年于茲也吾閩列郡者八而劍州爲上流都會八郡之所綰轂司理雖佐一郡然車轍馬跡靡所不到其吏民奉之

等于監司自鄒公在劍州諸劍州之吏無不稟公之教令兢兢自束子繩檢其民之待命于砥石具兩造而受成者在無不伸而幽無不燭徵獨劍州凡吏于他郡與他郡之民其質成稟度于公徇之劍州也往余在綸扉聞人之至都門者稱公廉辨才賢如出一口時公初下車也如此矣世之宦者或銳始而怠終或暫則矜勵久而稍易其操比比然也公八年于茲于民情則久而愈習于吏治則久而愈精于持躬則久而愈苦法所必行即衆撓

　　事意所獨到即群喙不搖八年如一日耳　天子致治悠久國事熟矣所簡言路不在批引擊斷之疇也意欲與歷練堅貞之士熟圖必世之計今入載試公而公堅貞不回其亦與悠久之　聖意合乎夫其爲民持法而久暫不渝者必其爲邦司直而緩急中窾者也此　天子所欲得于公者矣夫其數年之造福一方而未罄其胸中之奇者必其一旦之發舒禁闥而盡酬其致主之願者也此公所欲得于　天子者矣今徵書方下其與公同徵者雖多賢且才計其敭歷久而望實隆恐未有先公者而又當　聖政維新之會羣賢彙征之日

公所遭際亦于載一時即前此八載劍州不言淹矣公且行僚屬蕭公輩來徵余言以贈余惟循吏與爭臣自昔分爲兩途兼之者是在聖賢焉夫劍州海濱之鄒魯也公之政事文學經理其間者皆還夫先正真儒之統夫子固云獲上治民一道也鄒魯其民者即可唐虞其君苦口逆耳之談皆自正心誠意之源出之則安知以公生平之學術不可躋吾　君于五百年之明聖乎吾聞延津之水其清徹底公欽之八年其中有雙龍之劍公持以夫寬而寬白待以判事而事解今持以升朝值師

濟益庭萬不煩公尚方之請乃精誠惻款洙泗淵源有不言而衆朝已心折者其視剸犀截兕之用且萬倍矣是可無負　天子所以久公而微之之意也

送甌初余先生赴京會試序

三代之盛其所以致治者莫重于教學後世學官既失其職治化遂衰而蘇湖獨以其學稱于世彼其時師弟子分誼猶相聯屬經義治事之規條人猶尊而信之故其所成就稍多　國家右文崇儒師道甚尊居是職者率多當世之名賢漸次而躋崇顯益視前代較重而其後浸陵遲不振諸以明經授者既有日暮途窮之嘆其由孝廉起家又率遷廬其官旦暮上公車或遷郡邑以去師弟子之際有若浮萍泛梗卒然相遇而已安望其奉公舉職收作人之效哉余謝政歸里邑之諸生來謁者無不言其師將樂余君瀏陽胡君長汀吳君之賢即市井閭里之人亦無不同聲曰此三先生誠賢也徐而詢其實則三先生在庠視諸弟子猶其家子弟教之誨之引之掖之懇懇諄諄以道義文行相勸勉即未嘗分齋立教如蘇湖而其精神之所感動模範之所禀承使諸弟子服從其教不敢自蹈于匪彝以爲黌序辱者固已彬彬濟濟稱一時之盛矣而又來修之問不佳于齒牙請事之牘不入于公府衙齋苜蓿蕭然如寒士恬然安之邑大

夫君子也亦揄揚不置則三君之賢蓋可知已胡君吳君既拔出明經能有以自見而余君以名孝廉生大儒龜山之鄉學問淵源蓋有所自跡其所以從躬立教斤斤絕墨未嘗有一毫之苟且蓋真有先賢家法非尋常所碌碌者今歲之冬將束裝赴春官胡君吳君戀戀兄弟之誼不能遽割諸弟子又聚族而譚吾師此行必擢公車對大廷盡攄未竟之緼非吾庠之所得而借朋矣吾輩步趨非但瞠乎其後抑且邈乎其不可及也將安所寄吾情則相率乞余之一言以送君行余觀君之志操

行業遠未可量劍州自龜山而後大儒繼起而皆不究其用至今數百年未有興者余能無屬望于君乎而余邑爲君邁化之區青氈一席地他日邦人且誇稱豔謂以爲麗靈區區一第又寧足爲君重哉君行之日諸弟子皆送之西郊黯然而別邦人觀者莫不太息於乎三代而後有師弟子如此者其亦可以風矣

郡伯乾明侯公入計序

劍州吾閩之山郡也然當水陸之衝扼四郡之上流而爲之綰轂稱最重地守之任良非輕已浮梁侯公自爲廷平即以明允著聲主爵推擇俾守劍州公下車而雨潤風清百凡釐飭其造士也則季有試月有會躬爲評隲勸誘士成知奮其讞獄也則洞幽察隱要歸于仁恕所平亭昭雪重罪得生疑罪得豁者甚多其御下也則三尺凜如椽史若負霜若奉神明弊竇盡塞邑佐有所規避輒令解官去不少假貸其字民也則蠲牛稅禁和買郵郵

傳杜侵尅煦育噢咻惟恐不及其禮賓也則供具饔牽皆有程度凡往來茲土者莫不飲公之和而欽其質素至于禔躬律已尤嚴然不緇贖鍰之稍者十六七矣衙齋之內率多蔬食不輕市民間一肉矣貲郎爐戶之常規盡革除矣即歲時謁見不符尺絲寸縷矣自僚佐而下承公下風奉行其德意咸相勉以職業而相矜以繩檢曰有賢守臨焉何敢苟也蓋公之爲政不肅而成不嚴而洽不教戒而遵其風猷所樹餘波所及上下千餘里莫不沾被吏民之仰公猶身在宇下也余往在綸扉嘗

一覩公之面聞公所爲廷平狀私竊慕之比謝政
歸來過劍州公來顧余聽其議論溫厚和平粹然
一出于君子長者之心而絕不爲夷厲踔絕之見
以自表異自市井道途以至深山窮谷之編氓頌
公戴公者如出一口乃益心服公而自愧向之知
公有所未盡也今歲之冬公將以職事入計　闕
廷諸邑長吏相戒公行李蕭然即巖著溪苧劍州
所產者亦無以涸公惟當乞一言以比于清風之
頌而別駕劉君適攝篆將樂則走使力請于余余
病卧林泉久謝筆研之役力不能應而以衆所向

往于公者如此又不能自已竊念　天子聖神所
最加意者無過于吏治懲貪勸廉防明黜幽惓惓
戒諭皆出自　宸衷此天下人不及知而余惟幄
之臣能窺其萬一者頃愈勵精治理　聖政維新
藩臬郡國之吏奏上輒報可而新歲計吏適逢其
期必吏有拔擢寵嘉以風勵海內公治行章灼如
此其列其等蒙褒章如漢世之洛陽潁川賜金進
秩可無疑矣蓋劍州有神物焉起自西江至延津
而化爲龍千古後傳其事公西江產也而過化于
茲自此而飛騰神變爲雨爲霖以潤澤寰區凡在

含生並受其賜豈區區一郡七邑之民所得私有
公哉劍州人聞余言曰否否吾儕小民何知其他
嚮利有德但願　天子毋奪我公計事畢當驅車
而來復撫我耳余無以應而姑書此以復劉君

任齋陳公之任將樂序

世之君子苟有所自負則必欲試之于其身身之不得乃欲試之于其子雖既試之子矣而苟其身之可以自試則猶不忍竟韜其蓄以老于巖穴如蘇明允之流不可指數彼固謂以子貴終不如其自爲貴也以子用終不如其自爲用也吾郡有任齋陳先生者績學力行爲諸生甚有名然困于有司晚乃以明經舉當先生之舉明經而有子四遊君已成進士爲令于粵又爲令于吳皆以治行特異聞人謂四遊君之爲令率遵先生之教則先生

之所抱負亦既試于子矣今四遊君且推擇爲御史旦夕峩冠柱下與 天子爭是非可否出則持斧巡行方岳稱繡衣使者所至吏民望風蒲服惟所威福其所試于子者亦既章大顯爍非淺少矣人謂先生且岸然稱御史父遨遊鄉里間明得意安用拘攣局促受一官自苦爲郎四遊君亦以前令考最將奉 璽書冠服跪進之先生而先生適自家策一蹇蹩躄而來欲就選人聞四遊君之意殊不樂也曰我爲青衿五十年勤苦至矣常思有以自見奈何以兒子秩秩我使我與閭巷白丁稱

封君者伍哉于是四遊君不能强聽先生就選人得閩之將樂將樂地僻鮮逢迎其名勝如玉華靈源可以遊覽先生則又喜吾挾一青氈攜故爲青衿時所誦書日與諸弟子雍容講誦于山水之間差勝爲御史父矣先生且南而吾郡之官都門者自宗伯翁公而下如客部林君輩十餘曹送之都門外相與嘆息陳先生以老明經身見其子之貴顯而後就官四遊君且爲御史而躬送其父[illegible]文眞是奇事則共請于余先生與陳先生有連可無一言以贈余惟吾郡官都門十餘曹而余與[illegible]

伯客部三人者其尊人皆以明經起家雖或仕或不仕然皆以經術行誼著聲閭里而家大人再爲州郡所至見思丞嘗不絕蓋吾鄉先輩學問有淵源卓然有以自樹而非近來之剽竊時藝以取青紫者所可望其藩籬大較如此而陳先生亦其人也先生今之將樂將樂鄉小然龜山先生之里而愿中仲素二先生又皆其郡人其流風遺教必有存者先生以其生平所躬修獨詣自得于胸中者與諸弟子共修明三先生之業而光大之將見數百年絕學復振于今而閩亦藉此無媿于鄒魯之

稱卽蘇湖白鹿方之猶遜如此則先生之用乃愈大矣固宜先生之不欲以封君貴也先生曰唯唯請受子之言張之學宮以勗吾郡子遂別去

送陳廓寰公祖署邑還郡序

郡大夫陳公署吾邑纔兩月而新令至公脂車還三山自縉紳以至編氓罔不戀戀造余請爲文以送公余謂三山去吾邑咫尺公雖返郡吾民猶在宇下也何送爲僉曰公雖不遠吾民而吾民之覆露于公不欲朝夕離三山咫尺邈若千里矣能文焉曷達吾情余曰公在邑兩月耳何以得人心若是僉曰公之爲人眞誠爽豁毫無矯飾其臨民涖政洞然如見肺腑人亦不恐欺之兩逮當前片言立決鈎金束矢之罰未嘗輕加獄無累賦無美庭

無衙楊閭里無胥役吾民之兩月于公猶三年也善安能恝然于公之去哉余嘆曰自古賢聖以得民爲難猶必久而後孚乃陳公以兩月而得此于民豈不難之難哉雖然蓋有故焉夫上下之所以不相得皆起于不相信也上不信其下則有虞心而防閑起核之意多下不信其上則有慢心而嚚陵訴訟之風起故上所施爲而下以爲厲下所誹議而上以爲非上與下兩格而相尤而其甚者卒至于兩敗余嘗見長民之更初奉除書輒蹙頞咨嗟憂其土風民俗之不善如是則上已先持不信

其下之心矣下又安肯信其上陳公之來吾邑也適當囂陵訛誇之後吾邦人之賢者方以習俗之偷爲愧乃公未嘗有一毫見于辭色每譚及前事輒曰此上之失耳安可咎民蓋莅事未終朝而士民已曉然知公之不厭薄乎茲邑而公自丞吾郡恬靜淡泊之操嚴明惠愛之政所爲紀綱吏士而膏潤閭閻者三年于茲一郡九邑之編氓固已無不信公春秋整旅有事海上吾邑人望公之前茅無不色喜聞當來攝邑父老交相慶也公以三年之精神萃于兩月邑人以兩月之愛戴深于三年

然則公與邑人之歡然相得戀戀而不能舍也又何怪乎閩中諸邑爲世所指目稱繁劇難治則三山溫陵而吾邑亦差次焉要吾邑之所以難在地廣而人衆地廣則耳目有所不及人衆則法令有所不行獄訟滋蕃催科困苦余蓋目擊而心憂之以今邑人之用情于陳公者觀之難耶否耶公嘗攝符泰川不數月而泰川之人愛之如吾邑所居成理所去見思公之謂矣即盤錯何難焉余又記往者稅璫之難廉監司于署公奮身往代淹留幾半載賴　天子聖神召宋歸郡人乃得免湯火余時在綸扉頗爲　天子言璫所以困公狀幸而見聽今跧伏林間得親見公之治行躬受其庇公時過余譚當日事猶動色也然則公之爲德于吾郡更有大者余與邑人沾沾于公之茲役也猶淺之乎頌公矣

閩縣趙侯考績序

歲丁酉余舉士南畿迨癸丑祗役南宮士之兩出余門者僅六人而今閩令趙侯其一也趙侯始釋褐令南安余問侯南安巖邑操何術以治之侯曰吾將效鼎鏞于范丹倣投書于孔翊師扳雉于任棠謝交遊絕干謁一意拊循單赤其可乎余曰可哉夫非謝交遊絕干謁不足以爲令然必以謝交遊絕干謁而後足以爲令則過矣夫造請當嚴而縉紳之禮貌不可失也單赤當恤而兩造之質成不可偏也與之以有心人將以有心應之無心則

虛虛則平以此從政其何所不宜侯唯唯謹受教比余謝政歸聞侯所以治南安狀大較如余言南安之人無不宜侯者會晉江之令則又使侯兼治即晉江之人亦無不宜侯欲其爲眞令矣而會兩臺使者念閩爲八郡首邑衝疲殊甚請移侯治閩夫閩固都會之區也舊志稱其士子朴而守禮其小民謹而畏法產懼薄以勤羨用喜嗇以實華庶幾稱善俗焉顧自邇年以來民日以貪其風習日以囂淩浮汰異于前聞矣惟是二三君子重名檢而耻干謁猶有先進遺風即偃室之此不能盡無而子公之牘亦似僅僅故徵吏治于此邦非族與大輒之難也難乃在于胥史之作奸訟牒之委頓催科之困苦耳侯雖用寬和名而風裁屹然斤斤御氷檗而行謹廩三尺未嘗有所縱觀其于士風民瘼若家於茲而夙所一一覩悉者也神奸巨猾竇穴錢穀狐幻鼠竄幾不可問侯勾校而曠之猶懸鏡也兩造盈庭不數語立剖人人自謂不冤薄書案牘叢委沓至侯宴坐譚笑而決之錙銖不爽間以其暇章相潤色勸課教誨又燦然有倫春焉于造請之跡似簡而忱則彌洽延禮之節似約而

情則彌殷沾沾煦煦之惠似略而德意則彌勤懇孚尹旁達觸神貫輸其君子有信心而小人無貳志一則曰神君吾巖師也一則曰神君吾慈母也侯何以得此聲人人哉夫其乎遊斧剖犀燃燭照擅明斷者抑或庶幾乃若一喜一怒皆得其劑不絲不競要歸于平則寧猜才之爾殊其一念慈惠節愛家視官子視民之實心有幽可以質鬼神而明可以對士大夫內可以告妻子而外可以信氓隸此所以操縱咸宜羣情輯服一至此也彼其向者告余治南安之云猶其一時矜激之風標而非

其本來眞誠之作用矣侯同榜之士吏閩者十餘
曹皆著賢聲其在吾郡又有司理與侯官福清二
令郡人爭以得士爲余賀值侯合前政考績蒙
褒途來徵余言以紀其事余觀侯之績十七在南
安十三在閩乃閩之德侯不減于南安昔夫子讀
詩至執轡如組而賛之曰斯言也可以爲政于天
下言其爲之于此而成文于彼也侯爲政俱在吾
閩何彼此之有而文于此邦成矣夫剛柔竟孤劑
錯而成治經術法令參合而歸純本之以仁心行
之以忠恕此之爲文即化成天下可也余不佞更
爲侯拭目俟焉

蒼霞續草卷之三終

候官孫侯考績序

候官孫侯余癸丑所舉士也諸與侯同舉者每剖
符輒相率造余請焉何以涖官奉職毋負任使余
曰居官三字清慎勤尚矣然余以爲士君子初通
仕籍就無自好之心三字所不待言余請益以一
字其敏乎敏則事集而民便之余嘗見郡邑吏往
往有潔廉脩飭晨起坐堂皇日昃不休而百務廢
弛民有餅兩之事待命公門旬月不得了胥吏得
乘以爲奸其害反甚于尋常之俗吏心竊慨焉願
諸君之留意也衆皆唯唯孫侯初治長谿長谿之

人皆言其神明捷速庭無留牘余聞之喜甚然猶
意茲邑僻小易辦耳亡何而臺使者廉其才幹調
徙治候官候官居省會綿轂八郡俗敝訟囂錢穀
簿書叢雜不可問其難蓋百倍于長谿余往在長
安聞諸選人相戒毋令候官每候官令闕諸邑令
之有聲者皆惟恐見徙展轉求免乃侯治候官一
如長谿一旬之事不移日而盡一日之事不移晷
而盡折獄如射覆測隱如列眉勾稽案牘及一切
發書如其平日治經生家言咄嗟立辦又以其間
延見士大夫應接賓客未嘗厭怠又時延請生之

髦儁者讀秋課文即父兄之教子弟不啻也于是神明捷速之譽視長路尤超而又以氷蘗持躬以慈祥惻怛待人鍰無輕罰賦無餘羨獄輕重大小得情無喜色諸交際問餽之費悉取自常俸不輕用民間一錢桁楊往犴絶寃呼之聲積奸大猾亦輸服不敢動蓋自來之治侯官罕有及侯者頃余偶以事至三山自薦紳先生以至細民無不交口頌侯而又歸德于余曰此吾子門下士也余謝不敢當屬侯方報政則相率乞言于余揚侯之徽余念侯之爲令于清慎勤敏四字眞可無愧然清慎勤人所能也敏則若有天授非人力所及聖門之賢者雖多而可許從政者僅三人曰達曰藝曰果皆敏屬也侯在聖門其亦三子之流亞歟而余又竊嘆吏道之難非獨盤錯難也良以一境之內強弱不同情競絲不同用士大夫與齊民不同議論使爲政者有翹然見才之心則必生意見生意見則必畸輕畸重雖有美政亦鮮全譽矣今三山之薦紳先生與其齊民交口頌侯無異辭也侯何以得此哉大學言治天下只一平字平則有才而不逞其才可以涉世可以服人可以化胡越爲一心吾向昔南宮諸士亦以平爲言如侯之爲政眞可爲平者然則侯之績不獨在一邑矣即措之天下可也

郡守鎮舍張公考績序

曰稱親民莫過于守令令於民則父母也守於令如師帥也守賢矣令莫或不賢故守者令之表也吉郡雖蕞爾海國然提封之爲百里者九令長錯列以受成于大府其統綜寬猛之殊施德禮政刑之異用率視大府之意指以從事而其地又左巨浸而右崇山窈窕之所出沒往者風尚未漓民俗愿樸差稱易治邇來浸靡浸澆其君子汰而文其小人喜訟而多口語緩之則弊蠹日滋急之則逸而敗矣自張使君蒞郡三年治化一新既不爲疑

脂束濕責旦夕之效亦不爲弛綱解維沾沾然欲衆而取譽大較以精明振刷之政率作于上使人常有所畏而不敢偷以忠厚惻怛之意灌輸于下使人常消其悁忿而意氣自平以故一郡九邑之吏承使君之下風咸自濯磨矜奮相勸以寬率而相戒以窳惰叢無神矣盆無覆矣牘無舞文矣閭閻雞犬無夜驚矣豪右扞罔之輩無犯行以逞矣薄書米鹽無不清楚矣一時吏治之盛甲於八閩臺使者報命所推轂循良高第其於吾郡君不勝收也夫非使君寵靈之於上安有此哉世之爲守者豈不多賢然其于令直臨制之而已把持之而已不則如浮萍泛梗卒然相遭而已非有相親相成眞實爲民之一念相與綰結故爲之下者亦貌承之而已有所督率以虛文應之而已漢世良守如黃霸尹翁歸輩其下敎吏民藹然如家人父子語千載而下猶令人動色此無他其爲民之念眞也使君身坐堂皇常若進九邑之氓黎于几席而親自撫摩其視九邑之氓黎疾痛患苦雖在山陬海澨耳目不到之處常若燭照而身歷九邑之令長每有事三山朝使君于郡齋使君披衷露赤匡

其不逮而彌縫其闕無不人人輸服退而相語使君加意氓黎若此我曹若不自力匪但負吾民負使君矣余頃者至會城見諸令長蓋親聞之焉而使君又以羔羊素絲之節樹之標經文緯武之猷批之郤芑苴芋牘不至于庭赤丸白羽不至于郊蠻鴻猛虎不至于四境即當輪蹄輻輳之區期會旁午之日而雍容應之常若無事故不但下而列邑奉爲嚴師尊爲衆父即上而監司臺使者亦莫不曰有賢守在焉吾不憂煩劇矣夫令爲守者盡如使君天下豈有難郡哉始使君爲郎刑曹所讞

斷如神而一本于平恕屬吾郡闕守士大夫爭欲得使君使君爲守其精明寬厚得旋絲寬猛之宜如其爲郎今三載報績當遷郡人復恐失使君監司臺使者亦倚使君如左右手方請于朝借使君閩臬而諸邑令趙君輩以使君相親相成之誼有大出于尋常之爲守者令云者不可無一言以敘述其美相率來請于余余爲書此雖不足揚厲使君之萬一後有繼使君者其亦可以觀矣

賀參洲周司理報政序

周君之成進士也與其同年生旅進謁余余未之知也比謁除爲吾郡李官相與款語移時見其識趣高明議論激發胸懷洞朗卓然必以潔己愛民奉公守法自期許而絕無世俗妍媸齷齪之態余于是知周君之有樹立時以告之鄉人曰此吾郡賢司理也周君既抵郡其行事與其言無一毫爽士民翕服時稅璫方張往來謁謝宦遊不能却君獨絕不與通即片刺亦不投璫憤甚日夜思螫君或勸君稍與酬接以殺其怒無傷也君守之自如而未幾三山市民以索直不得閩璫所殺傷百十人闌入轅門挾中丞刼監司而質之必得君代乃釋君堅持不往曰吾素不識璫面往而被辱非名也又榜列璫之罪于通衢無所諱避人殊爲君危賴 天子聖明召璫歸慰諭中丞使撫安閩人一無所譴訶璫既被 命遲回不發索庫金以千計激其爪牙誣市民匿所寄物欲有司爲捕治在事者冀璫之速行意不無少委曲君又堅持不聽曰徇璫以苦吾民非法也當是時藩臬諸大吏多賢者然不能無岐意見意見岐而是非之端起即議

者亦容有左右其袒而君獨挺然自信其是不少
撓屈或舉其事以語余余曰璫之毒閹深矣苟能
去璫以甦閹卽稍有操縱其間未爲失也雖然周
君之執不可少也夫周君李官也李官之所執者
法法者受之天子不可得以利害撓者也皐陶爲
李孟氏至謂其執天子之父而蘇氏謂堯所欲宥
者三皐陶固殺之三故人臣守法奉天子有所不
得奪天子之父有所不得奪何其嚴也今璫之貪
暴至下與吾民上與監司中丞爲難此固法所必
不容者周君之斷斷而爭不難棄一官以行其志

可謂能守法矣而周君在郡所挺持操執不但此
一事凡有獻斷平亭一事諸法法所當矜雖單弱
必宥而非有意于抑豪強兩造之至子庭折以片言無
不得其平者而蹠躬峻潔自官俸外一錢不入衙
齋蕭然家人常不免饑寒吾郡人私相語以爲苦
節太過非人情所堪而君處之甚適官以璫事欲
解組去士民遮道挽留君怡然曰吾故貧諸生今
歸尚不失本來面目耳其淡然于聲利如此始南
宮錄成余舉羔羊之節儉正直武侯之淡泊寧靜

爲諸生忠告以今觀于周君眞其人哉君今考三
年績非久當入爲臺諫臺諫亦執法官也以君爲
之其必能侃侃諤諤爭是非可否伸紀法于朝廷
而不爲利害禍福所訕避可知也其必能激濁揚
清屏絕苞苴警官邪而風廉位又可知也余既與
君有一日之雅又身在宇下覼覼其行事竊喜向
者之舉君爲得人而吾郡士大夫相與來索余言
以賀君之考余遂書此與之其於君之美不盡述
要之無一言諛耳

方伯蠡源陳公考績序
送郡守張公入覲序
卜承希戎哀公以方伯考績 褒封序
送藩伯麗陽金公晉秩備兵榆林序
周司理內召序
鹽梅志序
大同府志序
瑞昌縣志序
重刻福清會錄序

周生制義序
盛太古詩序
吹劍齋序
少保曾公集序
癸丑會試序
兩孝經序
彩雲稿序
萬石山筆端序
福廬遊記序

蒼霞續草卷之四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方伯蠡源陳公考績序

方伯蠡源陳公往郎留銓余時佐留禮則時從縉紳間聞公才賢以爲端毅弘博品高而識遠大受器也余嘗一再聯公私心慕之其後公謝病里居而余亦出處浮沈久不聞問逮余入綸扉公起爲藩臬于山之東東人之望公與介丘並峙滄海同流隱然爲左輔重余亦爲東人幸有公矣頃余謝政歸田公以左轄來長閩藩閩人之未習公者多

來問余陳公何如人也余以向所見聞者告之莫不喜色比公蒞事見其容粹然其氣冲然其議論井然其辭受取與介然其臨對下吏延接士大夫溫然肅然于是閩之人愈益歎服以余言爲不謬

今之藩司古之方伯連帥以旬宣屏翰爲職至勝國行省之設與內之中書絜重 明興猶秩視六卿其後雖壓于兩臺事權稍殺然而藩臬諸大夫奉之則家督也郡國有司事之則衆父也此固非可以才諝節槩效一官矜一察所能勝任而愉快者故外僚之難莫難于方伯往往有功名表著至

方伯而損何也彼能以有用用而不能以不用用能爲可名而不能爲不可名能處多事而不能處多事若無事故當其服官任職亦綽然有餘而至于藩屏一方表儀羣吏則或有短長衆山之列峙也豈不雀嵬及其興雲致霧應星紀而奠坤維則必歸之五岳藩伯以方岳稱蓋其重也陳公自歷官不以皦皦立名不以沾沾市澤不以聲色觚稜自標風尚若用若不用若可名若不可名若事事若無所事事其冲夷粹穆之度淵沈奥衍之猷洞豁開朗之見使就之者無不心傾望之者無不知其爲仁人君子凡在公之宇下者無不若型範著龜之在前而瞿然顧化此公之所以不可及歟宇內藩服十三閩僻在南垂其地介山海之間鯨鯢之所出沒壤瘠而民貧重以頻年無歲閭閻嗷嗷不自聊生賴諸大夫相循綏輯獲有寧宇又得公脩幪而覆露之如萬橐之迎和風黍苗之被膏雨其爲鼓鬯潤澤何可名言公涖閩不數月與東省合報三年績而其時適當肆覲公率八郡一州五十餘邑之吏受計于　闕廷主爵者又以公之績聞于　天子明堂開而萬國畢來公儼然領袖列

藩如五嶽之有岱宗爲萬靈司命統百神羣望告成功于上帝　天子方勵精圖治所爲褒揚公以風勵列辟必超出常格三旌九列旦暮延登又豈區區海上一藩服得私有公也余雖風昔慕公而當在政地日無能效推轂之力茲幸與閩人同受公之賜又喜公之績成與計期會與詩書所稱方伯連率見于天于而天子歌棠扈案華以寵之者其義相合思欲揚詡其盛適公之屬八郡一州五十餘邑諸大夫來乞余言以爲公賀而吾郡張使君請之尤力聊布其私衷如此不知亦足以窺公之萬一否

送郡守張公入　覲序

朝覲之典蓋取諸述職然其詳不見于詩書惟虞廷五載巡狩朝諸侯于方岳之下而行其慶賞黜陟焉蓋即今大計意也三代因之維時天子親屈萬乘之尊以涖郡國而其侯封所及又遠不過江漢非如今日閩粵滇黔去京師皆將萬里乃姬公復東營洛邑爲朝見會同之所取其道里之適均其用心立法之委曲簡便至於如此自漢而下此典無聞我　國家統一萬方連絡中外始令藩方郡邑吏三載一上計　闕廷受殿最于主者朝常

肅而主勢尊式序昭明之治垂二百餘年鑠乎盛矣然而舟車道路送往迎來之費亦復不貲而劇郡巖邑當多事之秋又苦于乏人于是臺使者稍爲權其人與地之輕重緩急而擇其甚不得已者爲之疏留以通夫法之窮吾郡介山海之間綿毂入閩稱最重地頃以歲之不登萑苻四起捕循綏輯惟良二千石是賴自張使君涖事以廉苛躬以誠御物以禮待士大夫以慈祥惻怛惠民以嚴斷肅下以節儉簡素率先僚屬蓋未數月而百廢俱興九邑咸和自公庭以至四封如懸氷壺如登春臺如就冬日郡以大治屬當計期郡人奔走旁皇聚旅而語吾儕小人怖恃使君不能朝夕離茲行庶可已乎而又竊竊私計使君在郡不持一錢何以共行李會中丞直指以吾郡地重且急請于天子留使君毋行郡人大喜而主爵以舊章格之使君乃疾驅而往郡人又咨嗟太息使君竟不能免于茲行耶主爵者殆未知吾郡之地重且急不能一日釋使君耶蓋中丞直指之意在于便民而主爵之意在于尊　天子義各有當鄙人何知嚮利有德宜其有不能舍然之懷耳乃使君固云述

職守臣事也敢問其他故當風雪嚴寒之日馳驅執掌不言勞單車就道僕痡馬疲不言困槖裝蕭然經費不給不言貧禀王章謹侯度蓋臣之用心蓋如此哉昔周之盛也其人臣行役念王事之靡盬而忘其勞瘁而其君於臣之來朝則又寵褒歌詠其爲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之屏之翰爲憲萬邦上下之間何其雍容而有禮也今吾使君具樂只之德負憲邦之才其爲屏翰也民父母也無待言矣茲以王事往　天子方修旌異之典不知其所爲寵褒歌詠者視昔何如此郡人之所望也然吾

聞使君抵都時計事已畢則茲行又若可已者故余終爲使君嘆焉使君歸郡人皆歡喜扶携迎之西郊而郡丞陳君輩以僚友之誼于使君行謀以言贈而倉卒不能及茲乃命余文之余爲述使君茲行之概與吾郡之人情使來者得有所考云耳寧敢謂足揚厲使君之萬一乎

中丞希我袁公以方伯考績褒封序

中丞袁公既奉　命撫閩矣屬以方伯奏三年績主爵請于　上予褒封如令甲閩藩臬諸大夫金公輩旅進賀公命余以一言揚公之伐余時初入里病苦未皇而金公固請之余自念與公同譜三十餘年雅稱莫逆今又在公宇下稔知公之有大造于閩重以諸大夫之命寧可終辭公弱冠登第容貌不勝衣言不出口僧輩皆以公爲文弱公亦不欲任民社自請爲廣文旋陟儀曹以恬素任職著稱出蒞藩方于齊于楚皆力抗虎冠之中使以

覆被其民一聞親疾即挂冠歸當道不能留既釋服謁除凡四方之薦紳爲桑梓計者爭欲得公而吾閩適闕右使銓部遂以公予閩亡何轉左公家世清白有邦金之頌既典錢穀勾稽出納愈加慎慎分毫無所染指閩人無不服公之廉而公固不欲以此自表異其接對士民蓋然春風煖然冬日人人以公爲長者會閩中丞闕衆皆儀公而天子遂以公終惠閩矣公既撫閩其將吏習公之手裁不嚴而肅其氓黎飲公之德意不賑而親公亦殫心單力綢繆其罅漏而綴輯其凋殘剛春國耳

電以水旱之頻仍歲苦不登微公則莩者不澤量乎島夷狡然思借屬國以逞志我之釁珉狎與爲市微公則海波不再揚乎其最大者稅璫之據閩而搏噬焉殆將二十年閩之膏脂盡筋力竭莫誰何也公剪其羽翼爪牙而制其死命璫不得志乃乘變突入轅門欲逞其忿公從容應之二三大夫佐之璫卒不能有加于公公遂盡暴其罪狀走急卒以聞　天子知公忠誠竟召璫歸閩人歡呼有如更生公小詘于身而大伸于　天子之威靈小寬璫以生還而大爲國家存萬世之紀綱即持議者或各伸其見而要公之所爲捐身名忘利害出百萬生靈于湯火之中而登之衽席其功德之大固已淺滄溟而卑岱崩矣璫歸而愈恨公譏毀百端公亦力乞歸閩人之官都下者洶洶皇皇惟恐失公相與合辭以請　天子感動爲下溫綸留公而後閩人喜可知也公今奉　璽書褒揚三世自祖父而下咸有寵光亦人臣難得之遭矣自此而鎮撫績成南服永奠疇庸課勳將十倍于方岳上之所以褒公而寵異之者又寧止于今日已哉昔周文襄撫吳調停重稅民賴以甦王端毅撫滇

遇中使錢能之暴滇人至今稱之二公皆官八座爲名臣然能之暴尚不如璫閹之苦稅殆甚于吳固宜閩人德公不下吳與滇而公他日秉軸持衡正色朝端其所樹立較之二公寧有遜焉方璫發難時余適在政地不勝鄉里之憂而自愧綿力疎庸無能爲公助世亦以此罪余無以解也賴　天子明聖公之謀猷藩臬諸大夫之協力余得藉手少逭于戾今歸而依公宇下耕田鑿井長爲太平之民而無復鯨鯢豺虎之爲害則公之賜侈矣尚當與薦紳父老磨平臺片石紀公肩功服示來許而先書此復諸大夫之請

送藩伯麗陽金公晉秩兵備榆林序

麗陽金公名御史也持纁斧按黔陽按兩浙兩河所至涇清入長臺踰丰禾益著無何而有閩藩之命余時在政地竊疑公望實素隆且居臺之日久何以外徙然竟不能詰其故徒有私慨而已往時自臺省外徙者多入爲名公卿無甚軒輊邇來偏重形成即藩臬太吏率不欲赴且因而聚訟乃公被　命之日恬然安之未嘗有一毫形于辭色單車抵閩恪共官次若忘其嘗爲御史也者而釐釐剔弊孜孜拊循其民而去其蠹三尺所在凜凜莫

敢干又不異其爲御史時吏民之懷服公亦儼若柱後患文之臨于其上而莫敢有越志也所部晉安莆陽溫陵三大郡幾割閩之半鯨鯢豺狼閩公之風皆歛跡遠遁彊圉晏然歲當大沴千里陸沈公諫發帑買粟他路立平糴法盡境無莩者嘗擢藩司篆出納斤斤一錢無所私下僚有寅緣請託一切謝絕藩政肅然稅璫之變既平　命撤還矣猶進留不欲去公自　祝釐歸正促遣之叢爾海邦徼天之幸一時監司大夫率皆民譽乃公爲之表率爲之領袖閩人不虞無歲而虞失公不患公之不陟廡蹐巍而患主爵者不長以公予閩也蓋未幾而公果晉秩治兵榆林閩之士大夫與閭巷編氓咸聚族而譚以公勳猷　天子若返之巖廊之上閩何敢私若猶是疆埸也西北之與東南何擇焉何必奪公于閩使萬里奔馳不皇啓處乎余時謝政里居方依公宇下爲太平之民聞公之去亦不能無怏顧嘗竊聞廟議今天下所最急無如九邊其患不在虜而在將士不在將士而在督撫監司寡實心任事之人因循玩愒上下相蒙邊政日壞而榆林爲天下精兵處每塞下有急輒發榆

林兵榆林之重於九塞其來久矣　天子穆然西北顧而思得人以振起塞事必先榆林固宜其徙公於此也故事塞下兵使多開府其地公行品勳猷章灼如是旦夕者當復有建牙仗節之命自此而入秉衡軸建旂常之績　社稷蒼生實利賴之夫豈吾閩一方所得私有公哉頃監司多缺主爵啓事十不一報其得請者獨公而又以邊事急促公就道　上非獨重西北亦知公矣然吾聞塞下軍儲匱竭在事者甚以爲苦能無費公籌畫乎公行之日余鄉薦紳先生欲有言以贈而吾師陳先

生嘗治兵榆林命余效一辭余方病困不能文姑書此以復吾師且以道吾鄉人之情云耳若曰清風之誦則余愧焉

司理蓼洲周先生　內召序

蓼洲周君涇吾郡六年矣郡人知君且　召無不勞皇曰安得有賢司理如君者未幾而　召命下郡使君勞公則使人告不佞曰周君行品夏絕茲行也必在清華之選吾竊爲世道幸而兼爲此邦惜公與周君有一日之雅其能無一言余惟往歲周君報政時曾從縉紳後效戔戔之辭於君之清標亮節明允無害業已揚厲其萬一矣今即有言不能有所加惟于使君所云爲世道幸者妄有窺焉蓋今天下之瓦寨極矣說者謂其患在上下之

不交夫上下之不交非獨上過也上有所疑于下而下無以釋其疑則上之情日隔而下之說日以多故丁貢直上以爲沽名下薦賢上以爲樹黨下苦人之不用上以爲所用之人皆自爲功名富貴計爭之愈急則應之愈緩應之愈緩則爭之愈不得不急上下之間遂至于相持卒未能有以赤心白意自結于上使　人主洞然曉然知其事之必當行而人之必不得不用一破胸中之柴柵者易之否也而初則貞吉解之曰志在君也睽之象曰天地睽而其事同夫惟上下有同事之心則睽必

可合惟下之志眞在君則上必不疑余謝政日久不知今日朝事之何如惟以余在朝之時觀之大較已如此矣夫周君者固所謂赤心白意人也方君之初爲理官卽自矢以清白不受一錢守三尺無所撓其行事甚皎皎人以爲周君立名士耳中心亦必爲既而士大夫信之旣而監司部使者信之又旣而深山窮谷之小民無不信之凡周君所讞斷無有稱寃于肺石之下者爰書成上之當道不更覆也衙齋蕭然廚無肉食甚至褰裳不給所部吏民相顧嘆息終不敢有所獻遺嘗以瑣事意

有所不可卽飄然欲拂衣去而持躬謙抑與人言恆恐不盡哀矜惻怛之意益然見于面目尤絕口不言貧不欲以絜廉自異其生平趣操如此君今人 朝必爲銓曹諫官操進退是非之權 天子所最重其選甚靳而不輕畀者以君處之其必不沽名不樹黨不自爲功名富貴計如上之所疑其精神息氣之所感孚必能使交戟之內聲應類求其起而媚于 一人上且亮其志之在君主臣同事以合聯而傾否是亦今日旋轉匡維之一大機也使君之所爲世道幸者意者其有任于斯乎至于正色立朝侃侃諤諤爭可否得失不隨俗波流特君之緒餘耳余旣以是復使君客有過余聞是說而喜曰眞清者必不言清眞正直者必不矜正直眞能爲國家任事者必不生事此非周君曷當哉非周君曷當哉余曰客知君矣併書之送君行

鹽梅志序

槐野李公刻其所爲鹽梅志以示余余嘆曰自三代以來相天下之法具是矣相道多端而獨取于鹽梅者以爲可否相濟彼此相成不以一人之私違天下之公也君以此望之相相以此望之百執事坦坦恢恢而天下治矣然而古今事勢實有不同行于古而格于今者種種而是古君臣無不相見今不相見卽見亦不能言所欲言矣古之獻納以口今以牘牘又未必省矣古之相重得行其意今輕矣僅空名矣古之難事謂庸主暗王或僵亂

世今 主聖矣世又甚治矣古之不能得不能調多在上今不獨在上且在下矣古人不立黨今黨矣不黨不能自立矣試取公所錄以證今事信有難膠柱論者不知古人處今之時其運用之妙當復何如余日夜思之與衆謀之而不得其說可以知余之無能也其最苦者古人去就易而今人去就難古人一不合則奉身而退耳今人不合亦不能退兩無所據往往以此敗矣余甚嘆之往余成進士與公同隸事冬曹時同曹數十人皆推公有經濟才今公宦遊所至皆有聲績而在塞下尤著隱然一長城焉茲編則公爲諸生時所裒輯也語云心之精微書不能傳公之所能傳者具是若余所云古今事之不同難以膠柱論者則公又必有神明妙用而非尋常淺近所能窺也余故書此以請于公公其終教我矣

大同府志序

郡邑之有志蓋古列國史乘之遺意不可廢也今方內郡以百計邑以千計志不勝原然跡其所紀載不過一方之故實其關係猶未甚鉅而大同一郡古稱五原雲中自秦漢以來綰轂夷夏天下之所以治亂安危皆由於此固非他郡邑所得絜其輕重也　高皇帝蕩滌夷氛首開茲鎮樹以藩封提衡九塞而據其會成弘正嘉之世大半禁鑿幾無寧歲　穆皇初載虜酋以祗犢之愛就我皇牢雖東西並款而大部所盜乃在雲中制馭得失之機惟茲鎮之文武是任甚難言之矣郡故有志而寂寥不稱一切山川阨塞錢穀兵戎興廢得失之故無所于考今守汪君乃加意蒐輯遐探博採自郡治以至四封凡有關于疆域有裨于學故者無不留列而于經武詰戎綰塞禦虜與年來款貢頗未尤窒然畢具蓋非但一方之紀乘抑亦謀國者之所必稽與金匱石室者之所必采也今宇內承平諸所爲危機釁兆補苴尚易惟塞下空虛兵食俱詘虜貪關市賜予烽火不驚者已四十餘年歷稽往牒未之前聞馴極而驕亦惟此時而又大酋未建諸部頡頏其合而衆爲市將以無厭固我其分而自爲鬬將以餘鋒躪我即幸而旦夕無虞而人情愈偷戎備愈弛不出數年亦終有決裂之患是茲鎮之大憂也夫寧茲鎮即京師不得高枕矣往封事初成議者輒謂因款可以修備八事之謀令甲森然顧行之卒未見效者何也與之以無事則人必安于無事譬如脫韁之騎鞭策安施徵歌之場流酣自禁固其勢然耳天祚國家母滋酣嬉茲亦駸駸其多事矣試考志中所云垣墻當築墩堡當修器械當飭諸如此類不亦鑿鑿乎安攘之長策哉夫事固有敗而爲成者五堡之創張中丞蒙禍而毛司馬緒其功至今以爲利也役固有費而反省者邊墻之議余肅敏見格而楊襄毅竟其謀亦至今以爲利也要以洗幾敢任破拘攣之見以善爲封疆計將何施不可此非守土諸臣其誰望焉孟舒魏尚李廣皆守雲中威名振乎殊俗今之守雄視昔差輕然天子聖明所簡用封疆大吏自督撫而下皆一時之選而汪君以文武才佐之吾知雲中之不憂虜矣雲中安天下乃安此余之所以三復于茲志也因汪君以序請遂

書此復之用識簡端

瑞昌縣志序

江州五邑皆當孔道惟瑞昌僻處山谷間其地延袤頗廣而爲軍屯所割據編氓其業者不能十之三故其賦甚薄而其人亦寒儉少蓋藏蓋瘠邑也惟是民俗淳樸無他營差稱易治章縫之士亦彬彬然質有其文矣往先大夫別駕江州嘗攝茲邑慨風氣之不完爲濬濠河築土山修城垣躬自督役每於野次聽訟以贖鍰佐工少暇則進諸生發明經義拔其尤如李汝祥丁仕何其大汪國仁李汝禧輩與不肖講業歲已卯李君途與不肖同舉于鄉其餘亦多以明經起瑞之士民既感念先大夫相與尸而祝之而余自通籍宦遊至今且老每追惟往事未嘗不悽然結戀于此邦也瑞故有志殘缺已久故實莫稽今令西粵陳君乃重加纂輯釐其舛錯增其未備凡封疆物產習俗人文與宦遊之跡流寓之賢靡不畢具其書亦犖然爲一邑之鉅乘矣梓成寄以示余余讀之而悲思愴怳恍若有見于先德之來忘如未仕鄉所謂後世子孫烝嘗我不如桐鄉人者而瑞之山川風景爲余昔所侍先大夫經行之處亦宛然在目雖去之三十餘

年猶如旦夕間事其爲感慨之情又何如者因憶先大夫嘗言江州在天造時爲僞漢所竊據其民日尋干戈今太平休養爲日久矣而以四輪之區困弊爾甚惟瑤介在一隅差有寧宇乃與楚接壤犬牙相錯奸宄時滋此亦守土者之憂也余小子聞而識之頃備員綸扉見楚江二中丞交章言此請于興瑤之間設郡司馬以鎮壓其地　上報可然則先大夫之言驗矣驗矣先大夫在江州六載更署列邑其于瑤昌彭澤最著今兩邑皆有祠而瑤昌則與王梅溪輩四賢並祀江州人又請祀

于郡庠蓋此邦人情之厚如此余故因瑤志而題於簡端以復令君且以告邦之父老焉令君在邑多善政他日邑乘且續紀當虛簡以俟

重刻福清會錄序

福清之有會館始於嘉靖之季久之浸地其地亦湫隘往來不便吾鄉人謀欲更之乃相與醵金買宅一區于戚之西隅飭以爲館廣衢恢恢崇牖言言有室有堂瞻視俱美凡同茲館者以時聚會道鄉曲敘舊故歡然如新豐父老忘去其鄉也古之君子生而志于四方其居鄉也無敢忘國也言必稱及桑梓其居國也無敢忘鄉也不忘國所以教忠匪利之徼不忘鄉所以教厚匪情之昵然或困于遭逢居則有窮巷之嗟出則有羈旅之感安能

如吾邑君子從數千里外聚千百人于　輦轂之下而修里閈之好哉然則茲館之建殆未可以爲尋常而輕視之也館故有規條以垂永久而營私自便者多不肯遵以致約束不行其後將復廢壞京兆施君乃集衆議列爲數款期與邑人共守之而余爲題此于會緣之端使凡有鄉國之念者亦相與共維于不墜也夫

周生制義序

晉江李公常爲余言今天下之病全在舉業舉業文字詭謬故服官涖政大而辭命章奏小而尺牘文移率皆乖剌不過孟氏所謂生心害政于茲見之歲癸丑余被　命入闈閱士子所爲義大較多溺于近習而余所錄取必擇其文理顯明不悖經指者最後得周生以寧卷沈雄朗暢深爲擊節幾欲以冠多士撤棘而詢之人果名士也是歲當選庶常人莫不儀周生而周生竟去不就試踰歲謁除乃得遠小邑夫以周生之才其爲文章能不墮時趣其筮仕即能自立不逐逐于世所競趨之途此其識見皆過人遠甚余之亟賞周生亦庶幾于知言矣周生又出其平日所爲舉業示余余讀之率如聞中語因爲書此歸之或言周生素上古文能詩不獨舉業夫精于舉業者固未有不能爲古文詩者也

盛太古詩序

太古事余于成均余未之識也少宰梁溪孫公語余君門下有佳士知之否余愧謝無以應孫公乃言太古出其詩示余余讀之泠泠然善也自奚識君晚嗣後余官南都太古常過余官舍余有吟咏太古輒爲點竄悉當余心余自視固不及太古甚也歲甲辰余以報滿北上聽太古于濠梁時已患腹脹不能屈伸余爲悲傷太息意其旦暮人耳乃太古病復愈又過余于留都余應　召而北又迎余于淮送之至濟別後又數貽余書念余在此困苦進退兩難蓋宛然有安危休戚之誼焉已何而太古已矣余聞之爲絮泣念其生平所撰著恐至遺失亟寄聲其弟茂才世臣好收之今歲茂才抱其遺槀至都余甚喜以爲太古藉此可以不亡也太古詩清新秀拔不作近世諸名家叫號張皇語亦不作近世山人餖飣襲語蓋眞有襄陽輞川之致能成一家言者其足傳于後無疑中都爲高帝龍興地謀臣猛將以武功顯者霧變雲蒸軼于豐沛乃文學之士不無少遜太古崛起其間振藻揚芬紹明風雅即臨池之技亦追晉人固　帝

鄉之盛事也其人又超出塵壒不受羈紲家雖壁立而於生平知交貴人無所求請孝友之行人無間言寧獨以詩篇重哉知太古者無如余與孫公孫公先太古沒余故題此于太古篇端以授茂才使天下後世共知有太古

吹劍集序

吹劍集者吾友檢討梅源鄧公之所著也公故余里人其先世徙于雷陽公與余同成癸未進士同讀中秘書余少公一歲兄事公在署中聯舍出入聯鑣歡然莫逆館閣先生課文祝每相甲乙吾兩人亦心相服也既解館余以憂歸公亦還里閭粵遠隔聞問遂疎迨余再入都而公沒矣每念海內交遊知己輒爲公出涕今歲公仲子元修來遊成均抱公之遺文將入梓而謁余爲序嗟夫此固余二十餘年間所藏諸胸中欲索于公之家而未皇及者每恐其沈淪散佚不可復尋何幸元修能挾以來使公之雄才奇藻不至泯沒無傳余亦得藉手效一言于公以少舒疇昔相知之念而慰公于九原哉公自齠齔即能爲文章弱冠試有司所爲制舉藝神奇變幻洞心駭目督學使者今司空林公大相稱賞校士所至必校公與俱謂粵雖多才然竟無能先公者公在中秘不甚讀書凡有構撰亦不甚經思即當閣試日同儕皆俛首研精窮竭心力而公譚笑自如手不停揮沛乎江河流瀉乎珠璣落也蓋公起嶺海間其山川清淑停蓄鬱勃

之氣既萃于公而其崔崒峻嶒浩渺震蕩之勢又發于公之筆端故他人之文或以結學以沈思而公之文獨以才運有若蘇文忠之言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者吾同籍中惟郭美命才足當公美命在詞林日久故其文日以宏富斐然成一家言而公通籍未幾奄然淪謝故其所就僅止于此豈不傷哉要以古來才士如賈太傅王子安李長吉之流皆不永于年而治安一策滕閣一賦與樂府諸篇掩映千古彼白首腐毫盈箱累篋竟無片語隻字足傳者何限然則公之業雖未見其止而即今所存亦必垂諸不朽無疑矣公為人洞朗軒豁大類其文而容貌亦魁梧奇偉余心遜公以為其樹立名位必遠過余今余明溫逾涯公竟不得為國家效一日之用造物渺茫真難測度而余碌碌浮沈負乘覆餗每念向日與公相期相許之誼慚負實多由此言之吾兩人蘊詘之數亦未可定也公詩文在中秘者居多余讀之不勝山陽兩州之感枚淚題此以歸于元修

少保曾公集序

余貳留銓時吉水曾公為之長公與余言當世之得失人物之臧否天地古今之事變無所不盡而獨不及道學與文章余念留都卿大夫前此曾以講學備爭公之不言學宜也其不言文者或以雕虫小技薄而不為耳久之毘陵守以書院堂成乞記文于公公一日出三作示余曰子為我擇一而用之余謂其二固佳然文人語耳其一甚與題稱非夙有蘊藉者不能為公咲而不應徐問之則二屬假手一乃自草也余于是知公之能文其後余以報滿行公送余江干倉卒間為四詩志別聲律穩帖情緒婉至諸贈送詩無有及者余愈益驚嘆公詞人之雄也何韜匿乃爾比余再入留曹輙與公評隲藝林論近代作者無不脗合而公于余途于道義乎契之外復以文字為知已然亡何公抗疏歸矣公既歸時為詩以寄余余受而讀之未嘗不爽然而快心也蓋自余來髮入詞林從事此道見世之哆口高譚自命以不朽之業者甚多其所結撰非不斐然可觀然率皆掇取前人之唾餘色澤雖充而神理不暢奚其文公之行作雖無意于

求上乃其一種天然自有之趣發于胸中而流于筆底沛然洋溢不可禁禦即聲律偶儷之語最易因人而自公出之亦若不甚搆思而自合于度者余嘗觀公之爲人含弘博大茫無涯際融和冲粹之氣盎于面目與之遊者如行九達之途馳驅如意不復以罷輪失足爲慮故其所爲文詞恬夷暢遂亦絕類其人彼輕浮淺溢高自矜張者宜其不能窺公之萬一矣余居恒既自喜得以後進交公公亦每語人吾晚年出山無所得獨得佳僚庶幾不爲小草耳當卧病時聞余入綸扉矍然面起呼

厥嗣太僕君語之廟廊有人吾目可瞑矣嗟夫余何以當公之此意哉公墓草既宿大僕君乃哀其遺文將付梓而屬大參甘公爲之甲乙携入都門以示余乞序焉余惟公之鄉以文名者無如歐陽文忠公文忠能以其文變一時輒茁之習吾不知公所轉移能如文忠矣否然當此世路傾崎人心險頗之日苟有讀公之文而想見其人必且心平氣和消其磊塊而息其風波則公之功又不徒在區區文詞間已也然則茲集也亦可以傳矣公生平行已居官大節具在志傳中余不復論論其文

如此蓋皆平日與公抵掌時語九原可作當知其不阿

會試錄序

萬曆四十一年當會試天下士禮部左侍郎臣翁正春以考試官請　上特命臣向高主其事而即家起祭酒臣從哲爲吏部左侍郎與俱臣再疏言綸扉乏人視而兼庖非所宜任　上不允臣不得已奉　命往諸章奏皆從闈中擬　上禮臣以制額請復特增五十名皆　曠典也既竣役錄其文以　獻臣當有言首簡臣惟往奉姑役者多以得士報　國爲幸臣乞載政塊無能爲一士今一日而舉士三百五十人於願滿矣入棘之日與共事諸臣言　國家典章所未破壞者惟科舉一事而頃者頗言曹興苟不力塞其實弊將安窮且士子文章怪誕至屢　明詔三令五申竟莫爲奉行毋論生心害政關係世道乃　功令森嚴而輒敢蔑視爲下不倍之謂何諸臣皆唯唯於是聚禮曹先後所條議防禁者在方冊者悉按行之諸臣得一卷必以示臣臣衷而裁焉要于平正雅馴毋墜特趣不則雖才弗收雖甚愛必割臣固自嫌矯枉過正然終以爲不過正不足以矯枉也蓋臣所持以衡士者甚平平如此士今舉矣臣何敢過爲高

論指難到之途設不必然之慮以爲士規請亦以平平者言之往臣爲諸生謁鄉之長老士大夫言其初通籍時秘敝廬而居易僕馬而出甚至徒步而赴尚書期蕭然若寒士其樸茂無營一至於此故居官奉職議論簡而法守明人無岐趨政無異軌稱盛際已迨臣成進士此風已失然其簡儉質樸愛惜坊維之意猶有存者其從日趨日靡紫陌之遊曲江之宴騎從甚都一切被服供奉率爲富貴容富者傾囊貧者舉責雖不人人然而大較不免彼其去諸生幾何時業已忘其故矣女干之處室也豈不逡逡一登公姑之堂并臼未操蘋蘩未飭遽咳口大嚼人豈復信其能掃帚　國家三歲一爲士績食而赴公車上自　朝廷下至閭里駸駸相奉若此者固將冀其爲　社稷蒼生效一日之用非僅僅爲士明得意也士一有明得意之心則必廣侈廣侈則必營私營私則必競進競進則必多生事諭譎張變幻如昔人所謂無思慮之變談詐之事則不樂者而天下遂以紛紛擾擾日趨于亂矣蓋臣見年來世務有一二言可了而常至千萬言不了有一二人可了而常至舉世人不了

有一二日可了而常至十數年不了何其含簡而
鶩煩厭徑便而喜纏繞之若是也弊所由來可知
已諸士既釋褐以次當事任今日塵心俗念不能
破除他日枝蔓葛藤必不能斷割其爲天下國家
害何可勝言周之盛也文王壽考作人而詩人稱
頌其大夫之賢不過曰節儉正直諸葛武侯三代
下第一人物其得力處只在淡泊寧靜今天下最
難得是眞正直最患苦是不寧靜而臣以爲非節
儉何以正直非淡泊安肯寧靜乃節儉淡泊尤當
自筮仕之日始可不愼歟　主上久道成化遠欲

周文非漢以下人主所敢望儻諸士中無有如南
國之大夫與諸葛武侯者奮于其間能不辱清時
而負　聖主故臣今日私心惓惓不獨欲正士之
文而尤欲正士之習士習一正則澆風自轉人心
自恬世途自康紛囂自息成周太和之治庶幾可
望此其關係又豈但區區文章盛衰得失間哉臣
聞之有非常之遭必有非常之樹以　上今歲之
加意諸士固非常之遭也臣誠拭目以觀所樹乃
其所以醮士者止此臣平平人耳終不能爲高論
士幸毋畢嘗臣言而相與勉之使臣得藉手報

上且以解嘲不然人將謂臣實無所自效而徒昌
然爲私門桃李計其誚臣將無已時臣滋懼矣

蒼霞續草卷之四終

兩孝經序

兩孝經者同安季弢黃君取禮經之言孝者彙而列之以儷于孝經故稱兩也夫子固云吾行在孝經然夫子蚤孤其所爲事親者不少概見經中所言皆自天子以至庶人脩齊治平之事而其發端即云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然則聖人之所爲孝可思已其與曾子論學亦云明明德于天下而究其指歸不外于孝弟慈明德明此新民新此止至善止此孟氏得曾氏之傳直揭其統曰親親長長而下平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故論學而不本于孝必不足以爲學論孝而不至于塞天地橫四海平治天下必不足以爲孝季弢之纂集禮經雖自寢興坐立之末器佩浴瀚之細言動聲容之先戲嘆歡戚之外纖微曲折無不備具而大較與孝經相爲發明孝經極其大而禮經盡其詳亦如大學之有經有傳彼此互證但以其事不分屬義各自見故不可爲傳而並稱經即此兩經而六經之蘊具是矣近世學術不明譚性命者往往求之玄虛與渺之地即格物一解紛如聚訟夫不知止至善之即在仁敬孝慈信治國平天下之即在孝弟慈而別言學問是物之本末且不能知何以言格此夫子所謂本亂而末治必無之理者也季弢茲舉其有功于學脉甚大又不但以補孝經之未備者余向過溫陵讀季弢所論著皆卓有意見而辟然一出于正心甚慕之適何稚孝以兩孝經遺余屬爲之序故不敢辭　今夫子孝治天下而季弢以布衣推明百行之原本使天經地義昭然于世一反哀濤怪誕之習倘有脩歷代闕典以此兩經布之學宮俾與六籍並行亦千載之一時矣余竊有厚望焉

彩雲篇序

彩雲篇者中丞鳴宇薛公之所著也公爲諸生以舉業名爲縣令以廉循名爲御史以謇諤不附權貴名爲藩臬以至以惠澤名爲中丞雖未久而滇人思之以賢開府名聞于詩文絕口不譚世亦無能名公然余每得公尺牘見其詞指婉麗援引該洽有操觚嫉壇以著作自負之士所不能及者心竊儀公之所韞抱未易涯涘窺發爲詞章其必能與當世爭衡無疑也乃公以謙讓故多焚草沒身之日散失幾盡即所爲尺牘亦皆無存其所餘者

僅此篇耳厥嗣兩太學君裒而付之梓余覽而不勝今昔之感也往先少傅公與公同選于鄉郡中選者十餘曹少傅公最長公最少其交如弟兄歡比少傅公沒公復略行輩忘年而友余相約爲婚姻當武定之變滇撫欲棄印以紓禍公力爭不聽反被株及余時在政地心知其枉而不能白以此負公今讀公詩自人滇以後居其六七感時撫事即景抒情思沈而節響麟後而格高絕不作近世詞人掇拾餖飣語豈旬宣屏翰之餘暇得以暢其性情而發之於吟咏耶抑金馬碧鷄昆池洱海之勝有以助之耶然則公勳業之在西南者雖未盡究乃其所得于滇固已多矣公歸後卜築于烏石山薛老峰之下徜徉自娛不復問世事公沒而兩太學即其地爲祠以祀公余頃從仲氏君和拜祠下心念使公在當必與余留連痛飲于此而余得以下里之曲與公之白雪陽春更唱而迭和亦鄉邦盛事而今不可得矣山川不改人面遞更回想數十年間聚散有如瞬息故漫題數語于茲篇以遺太學使刻之簡端志兩家世講之誼焉若公生平勁節偉樹已具余所爲墓文中不具論

萬石山筆嘯序

吾邑多佳山水而少好事之人途令靈境奧區沈沒不耀如黃檗之幽深峰高萬仞水自絕頂而下滙爲九潭珠簾瀑布可伯仲九鯉而人跡罕至近以　御賜藏經余爲建閣剏寺始有遊人石竹之青葱揷天古樹蒼藤如龍蟠電掣峭壁高崖駭人心目而王敬美草草着屐遂謂其無奇頃石孝廉爲之探搜抉剔紆途以就景諸勝畢出董大璁一登大呌以爲奇絕嗤敬美之失言靈巖福廬廻環數十里盡皆怪石巖洞連屬儷若仙都而邑人不

知有此山比余歸田與其里人來遊漸次開闢于是四方之人扶笻載酒而至者肩摩踵接甚至販夫牧豎亦徘徊瞻眺而不忍去然則宇內之山川其多奇而久晦未有如吾邑者也乃歐世叔復言萬石山之奇不下福廬且有加焉洞之廣者可容萬人其千人百人者不可以數計石之峻嶮而揷空者森列如簇水之縈紆而繚繞爲溪爲澗者清泚潺湲不可名狀而以僻在海上無人齒及獨世叔與其友人商元勛留連眺覽作爲詩歌以發舒其湮鬱余取而讀之大用驚駭不意黃檗石竹福

廬之外乃更有此山吾邑大如葫蘆而所貯瑰瓌弘麗之觀無盡若此造物信靈巧然闢之數萬年至今日始出一何靳也彼世所稱名山以石勝者如天竺飛來天平虎丘棲霞燕磯之類尚不能當茲山之一卷而久擅虛名何哉西域賈胡與人鬬寶每先出其中下者至千焦僥之羽瓊藥之精服華延喜之璧一出而萬夫辟易則必舒徐而後陳造物之安排丘壑得無類此余居去萬石山不再舍尚未識其面目即紀遊諸篇亦寥寥不成語無能爲山靈描寫甚愧世叔嗟夫使吾邑而蚤有世

叔其人則茲山不寂寂寥寥以至于今矣

福盧遊記序

福盧山既闢余欲爲之記而以巖洞曲折頭緒甚多難于描寫閣筆久之曹能始來遊一夜而記成人之才情敏鈍相絕如此能始故好遊遊必有記其前此諸作多以意格勝如司馬遷伯夷傳讀之有憑虛御風之想而于敘次差略此作肌分理析燦若列眉覽者如身歷山中親見其變幻假譎之狀而詞致古雅大類昌黎涯西碑及郴州諸記大足爲茲山重也余既結廬于茲時欲招能始來遊然恐其眼孔大不足入其品題乃能始一着最

即驚嘆以爲得未嘗有于是余始自信茲山之奇絕足以雄于海上而又得能始之記以傳亦奇遇矣能始居洪江頗有園池可樂而名山勝境殊少余海上諸山自福盧外有黃蘗石竹靈石皆絕勝頃又聞有萬石山其脊更倍而邑之君子多不好遊能始又以稍遠不能時來余竊有獨行踽踽之嘆世界鈌陷故是如此同能始遊者新安范穆其三山林異卿共得詩若干首併梓之而余爲弁其端

蒼霞續草卷之五目錄

朱文懿公奏議序
重修己卯年錄序
太傅于忠肅公奏議序
產略編序
復宿山房集序
素園存稿序
節孝錄序
孫子長制義序
澹寧居草序

西塘先生集序
重建黃蘗寺募緣序
孫宗伯集序
奕譜序
北河紀序
木天遺草序
許氏族譜序
豫章趙氏家譜序
董見龍先生集序
朱仲詔詩序

四書守言序
劍吹樓集序
修香山寺募緣序
夢草序
申文定公集序
鹿散集序
何匪裘詩選序
吉水高塘家譜序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朱文懿公奏議序

太保朱文懿公將乞歸泉其先後疏揭數百通以示余曰吾非敢懸之國門也將以存此一片苦心爲今日解嘲之資定他日蓋棺之論耳于同官也言徵而信當爲我序之余敬諾而未幾公沒更兩歲公之孫中書君啓元以所梓公之奏議來而未有題其簡端者余自念於公有戚言不可以負乃爲之序序曰嘗夫政地之難一至此哉往執政者

柄專而任重得以自行其意其於封事執奏不數數然也趙中令一補牘千載以爲美譚有如今日牘且累千百何論補哉然而言之上不敢告之下告之下將以爲翹過也信之此心不敢自之他人自之他人將以爲買名也故常有一事數十牘一牘數十上　穆清之聽已不勝煩而天下人猶相與起而訾之曰胡織默也此公之所以侘傺無聊而卒以沒世歟公故事　上經惟以忠誠結知居政地且七年當國之日僅三之一其當國也慨然欲與士大夫更始以集思廣益自期以黨同伐異爲戒一時人心翕然信公謂太平可望即　主上于公之言雖不能盡行然其行者亦十之三四矣使公能卒安其位而毋遽沒其所匡維旋轉或不止此而世人不能畢公之用驟生異同天復奪之良足嘆已自公沒而余以孑然一身獨當艱難之會上之而宮府愈隔下之而議論愈多每意有約結輒復思公而無從起之九原間取公之疏揭讀之見其委曲詳明忠愛溢出直而不激婉而不訐眞有陸敬輿蘇子瞻遺風則愈嘆公之善於敷陳欲取以爲法而智識短淺詞指迂疎衷所欲言率

不能自達徒嘵嘵耳又何怪乎　天聽之日高而天下事之日以履埃哉然則公之此編非但可以解嘲當年定論身後抑亦輔理之芈繩綸扉之著蔡也藏之金匱副在名山公于是爲不朽矣雖然昔人論相謂其職在于佐人主理陰陽順四時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董晉有言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乎　上前者不足道也晉於品僅中下其功業亦罕可紀乃其言如是則同明于相職者今閣臣非相而冒相之名安危不能任而托之謀議謀議不能行而咨嗟慨惋欲藉以

自明于世此其處心之危遭時之苦視晉又有大不同者而其志更足悲也故余因序公奏議而益重論世之感焉

重修己卯年錄序

此吾同年之舉于鄉與畿閣稱弟兄者也蓋合之百有四人去今僅三十餘年而尚在人世者僅三之一在仕版者僅十之一存亡升沈若斯之易也古人以三十年爲一世三十年間事不過瞬息即吾兄弟歌鹿鳴英英濟濟飲宴于有司偕計吏而來猶眼前光景也黃粱蕉鹿石火電光蝸角隙駒皆實境實語而世人不達妄以未盡之身爭瞬息之名利戈矛起于同儕夢寐生于夙好呼吸變幻俄頃恩仇至于師弟朋友亦不暇顧良足傷已敘齒本以敦讓而不讓之風于斯爲極試令回思人世幾何富貴功名受用幾許堯舜勳業猶等浮雲何況其下當必有憬然動念者吾同年雖名位不齊然聚則相歡離則相憶相親相愛之意三十餘年常如一日合百有四人無纖毫芥蔕可謂真兄弟矣是殆無愧于茲譜者也錄之重刻已將十年舊板流傳莫知其處今歲宮允黃公乃搜得之與宗伯翁公共補其未備而謂余當有一言余於同籍中最駑劣而叨濫最過不勝存亡升沈之感且重有慨于世情也爲書此以識

太傅于忠肅公奏議序

正統已巳之際蓋宇宙一奇變也　翠華狩而金鼎晏如國體彌尊辰樞再奠亦古今一大奇事也當其時衆朝倉皇莫知爲計至倡南遷之議而忠肅于公以一貳卿奮然當鞠變之衝獨仰天下之重力排邪說尊立　景皇虜以數十萬衆驅郊關穹廬鳴鏑環向于都城公從容指麾擊却之自此知中國之不可犯稽首悔罪奉　六龍以歸　皇祚之所以長鞏萬萬世未艾者皆公力也公之臨危決策似寇忠愍而時勢之難不啻十倍其所當之變似李忠定而雄謀勁氣殆稍過之忠定不能挽宋敝之削忠愍以戰始以和終欲爲宋畫數百年無事之策而終不遂雖其遺逐委寄不能及公然忠愍歷官所至多有侈聲而忠定輕聽姚平仲言促戰以取敗遂使人主不能自堅而持異議者得脅而動之一蹶而不復振矣公自筮仕爲御史爲中丞馴至筦樞當軸一意奉公絕無聲色綺麗之好身沒之後囊橐蕭然　英皇爲之嘆息至于命將治兵運奇制虜筭無遺策以也先之勁藉累勝之餘挾　萬乘以爲重竟不能動中國之分毫

穆清之上倚公而安恬然若不知有虜其餘威遺烈即數世而後猶能使黠酋解辮稱臣受我戎索蓋上下千年間人臣蒙危難安社稷之功未有及公者彼誠有所挾持非偶而已也公之言論丰采其大者已見于史書惟奏議之文史不能盡收今其時所爲持危定傾匡濟之謨謀後世不得盡見必保溫陽李公嘗得其遺草于大司馬項公家詮次而傳之歲月既久字畫漫漶客部吳君立甫偶從公署架中檢得舊本復徧搜他篇嘗益其所未備共若干卷與其鄉之縉紳共付之梓來請余一言余嘗慨年來章疏誤謾繁猥浮淫無當甚失人臣告君之義今讀公奏議指事陳詞明白曉暢寧質毋浸寧徑毋支使人主見之洞然得其顛末曲折之詳而劃然明于利害得失之故言必聽計必行是亦納牖之準繩而投艱之舟筏也其最難者趙充國老將也猶言兵勢國之大事當至金城圖上方畧公一屠書生耳身不出國門而南征北伐凡有陳奏無不曲中機宜即悍弁猾帥如石亨楊洪輩皆俛而受公之鞭箠無敢越軼此非天佑國家爲生偉人以維世運安有此哉或者惜公處

易儲之時不能苦諫以來後日之讒口余意公當日必有造膝之陳伏蒲之爭不敢筆之於書而世遂無能明者諸葛武侯與先主魚水之歡而不能止其伐吳之行世亦以此爲武侯恨嗟夫人臣之力有所不得于君蒙疑議而不恤者千古皆然於公又何憾焉公故易名肅愍今　天子追惟公功採言者議爲祠祀公于都城更其謚爲忠虎夫岳武穆之更忠武也世不言忠武而言武穆以其人不待論而重耳有如公之勳烈即肅愍忠肅何所重輕然而　天子之褒公深矣是可爲勵世而勸

忠者法也余嘗過公祠下徘徊有感故爲序其奉議而併及之

崖略篇序

余初成進士韋軒唐公爲給諫鄉曲過從甚相與味公尤絕喜余所爲博士家言每相逢長安市上輒直馬縱譚誦其警句且許之曰言言人間語言言非人間語余謂公方鳳鳴披垣日草諫書不暇何暇復問此敝帚之業哉公笑曰吾心好之不能自已耳余以是知公之留意于文章而未及請其所著作迨公典蜀試錄文出爾雅淵雄爲士林所傳誦余益爲之心折其後公從官太僕自北而南而余亦蹤跡浮沈彼此不相及亡何公亦拂衣歸

矣余備員綸扉公會以一函寄余多忠告之言絕不及私余尚望公出山展所未竟而公迨溘逝公之子太學生淑甸匍匐走　闕下請銘而抱公之遺文所爲崖略篇者乞余之一言余于是乃得盡讀公之文章以酬其三十年前向往之意而又私嘆公之文章其才尚有不盡于茲編者其足惜也公編中所載其居官時皆諫草歸田以後則皆贈送酬答之言諫草婉而迨直而不激有所調停而不爲阿有所摘發而不爲訐訐謨石畫動中機宜信足爲奏議之正鵠矣至于贈送酬答之言則雖其

鏞敘之甚工詞華之橫溢而要不能出於近世筆墨蹊徑之外蓋格與事實爲拘攣難以破也假使以公之才得究其用其卓然有所建樹固不待言即以其雄深敏妙之辭而攄寫于巖廊發揮于典冊當必有爛然黼黻昭而鏗然金石奏者又何至屈首林泉濡毫掉舌徒勞其心于里閈稱揚竿牘遲往間哉此余之所以惜公也近世文章衰敝已極晉江李公每謂其原起于舉業之壞蓋舉業與古文雖判爲二途而要以明理達意機實相通世未有不能爲舉業而能爲古文者公之纚纚諄諄

好譚舉業也宜公之能爲古文歟公才雖不盡而要之即今所存亦足傳于世無疑矣余衰病無能其于文章功業皆不足以副公之期許因讀茲編有感于生平知交之誼遂書此以復太學公之鄉有觀察戴公亨融者工古文辭與余善試以質之然否

復宿山房集序

復宿山房集凡四十卷太保王文端公所撰蓋名山之副今始壽諸木以傳者也公自爲史官事上經帷最承知顧登第僅十六年即擢居政地比艱歸而虛位　召起委寄甚隆天下方艷公遭際想望太平之業乃竟以力爭　儲事申救言者爲上所譙讓抗疏求去其言益侃侃發舒無所避忌上亦遂聽公歸歸再踰歲而銅龍之講席遂開儲位卒定天下咸服　天子之聖神而謂公所感悟力亦居多公里居將二十年乃沒知與不知無

不悼惜蓋自嘉隆以來相臣之以精忠勁節取信于上下名實純備終始無瑕罕有人公者公之所爲不朽固不在文章乃今讀公之文亦皆日新富有本于六經而綜于百氏至于封事尺牘籌畫軍國大計所以告　君父而通朋友者尤爲深婉篤至指達而詞修其足成一家言傳諸後世無疑也自昔譚文章者雖有多端然其大要不過曰主之以理輔之以氣故汪洋河漢之譚不足以垂後詘于理也藻繪雕蟲之作不足以名家薄于氣也公生平操修踐履甚類河汾其于居敬窮理之實功

固已積之有素而其浩然剛大之氣爲能動　萬乘觸逆鱗當雷霆震撼之下毫無撓折固宜其發爲文辭藹乎仁義沛若江河有如此耳近世操觚之士以艱深爲入理以譎張爲膽氣其弊始于舉業而其浸淫決裂遂至公車之奏對廟廊之辭命亦靡然從風無復先民遺軌試取公玆編讀之有不爽然自失否蓋　明興文章屢變而館閣之盛至隆萬間而極元老鉅公握椽筆揆鴻裁者後先接踵遠軼燕許近追劉宋海內懷膏登壇之徒咸爲退舍而公自恒朔振起爲之領袖天之所開以

振斯文殆非偶然之故物盛則衰亦何惑乎跋公之難乎其爲繼也說者謂公於三不朽之說無復遺憾獨憾其去國太蚤以爲公不去則其精誠所積必更有轉移不至如今日之極重而難反嗟乎事固無大于宗祧而功亦無大于羽翼公固云吾累復萬言不若懷慨一去以動　主心而鞏國本卒之如其所畫公雖去猶不去矣昔漢儲既定留侯遂不復起鄴侯當貞元危疑之際心血欲嘔功雖卒立而猶不免于咨嗟太息謂命與願違大臣爲社稷苦心一至于此公之得以綽然于進退去留有留侯之決而不至于鄴侯之困其遭遇猶爲奇也使公在今日未必得去即去亦不得如是之捷速吾不知公又何以處此者余故以庶常受教于公更二十餘年而踐公位其行業不足以望公之萬一又不勝時事之感故因敘公集而併及之

素園存稿序

新安有米山方先生者年九十餘矣先生以少司徒謝政歸林居若干年專精著作之業篇章甚富而世不盡傳今歲先生之仲子來都門賫先生面所刻素園存稿命敘焉余喜得讀先生文且爲長者執役不敢辭敘曰文章關於氣運信乎有一代之氣有一人之氣一代之氣結而爲文如孕珠於淵不百年不剖也一人之氣結而爲文如釀蜜於華不百物不芳也蓋亦難矣西京以降一代之氣漸薄而文亦如之然吾觀古今作者其失乃不

甚相遠大都壯而喜負老而偷又老而竭矣當其喜負也篋中之牘不歷而走國門欲以傲所不知而及其偷且竭也雖以文通之彩筆不能無才盡之嘆譬之春華秋蕤來除相因若以爲數有固然而要其胸中蘊藉原自不深加以跳踉呌噪發洩無餘銳氣盡於少年欲其後之不衰竭頹敗烏可得也夫非獨文即所爲風聲標尚已入於輕浮縱浪之途而命脉精神又絕無堅凝純固之蓄以故往往不得志于遇而尤不得志於年如長卿子安長庚長吉之流不可勝數而世之文人猶高爲之

標榜曰造物忌才有齒去角或者又謂文章窮而後工亦足惑已衛武公九十能作抑戒賓延諸詩其小心寅畏益然溢於筆端而詩人美其德器至比之于金錫圭璧蓋古人之所謂學問文章以養其壽命者類如此吾乃今於方先生見之先生少年好古文辭結撰翩翩當七子登壇之秋少有技癢且翹然雄鳴而先生逡巡自匿雅不欲與于齊盟自通名仕籍以直道忤時流滯江湖晚乃躋閣府晉貳卿而旋復去之其爲開府大有海上功當受上賞亦竟不自言生平澹然退然若一無所負

以故天下人但能名先生之壽考福澤至于功業氣節多不盡知若文章則知者益少即知之亦未悉其雄深工麗之若此也一代之氣既結於先生先生之氣又結于晚年被其同時夔鳳踔起之輩已盡無存其所爲無脛而走國門者亦半爲醬瓿間物而先生獨徐起而振之如萬籟既寂吹以天風魚龍曼衍之戲畢陳而韶濩咸英乃始發響也然則大齊之年直先生之壯歲耳日新富有寖明寖昌吾又安知其絕極哉先生於文似好李北地作亦肖之詩似好韋蘇州人亦肖之孔子不云乎

信而好古好之斯肖之矣即不盡肖焉要以自成其爲古今夫韓昌黎學兩司馬者也乃自成其爲韓歐學韓者也乃自成其爲歐沈酣之極合於自然故如此雖然先生生于紫陽之鄉表其功令而著蔡之其人嶷然如山而其學排斥百氏粹然一出於正所著千一錄足爲六籍鼓吹藉令紫陽而在且謂此吾老友何論北地蘇州乃近世數講學君子不及先生然則先生之不自負與世之不能盡先生也不但文矣不但文矣

節孝錄序

女而貞固難事亦尋常事也不貞則渝渝則名行辱矣若貞而孝孝而不但以婦而且以女此則難之難者古之貞者稱栢舟猶不無遺憾子母子之際緹縈曹娥之流雖以孝名然皆處其變且未婦也乃今而有歸德沈先生之女蓋嘗婦于張矣而稱婺自婺而歸復稱女其稱女也若忘其爲婺以安先生即先生亦若忘其女之婺以安于其養如是者將十年而女沒先生乃悲思愉痛敘述其生平之懿淑以傳于人而目之曰孝女余每讀輒嘆曰嗟夫女之賢一至此哉此非獨女子中僅見也世之君子處君臣父子間蓋亦有暴忠孝之名逼勉以自盡者而苟非出于中心之安學問義理之習熟則其聲音笑貌必有所易窺而纖微曲折之處必不能從容委婉以合于道淤園氏之論臣子也以爲不擇地不擇事而安似矣乃又曰有所不得已而忘其身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夫至于不得已無可奈何而始安于命而忘其身此亦非忠孝之至者也若先生之女之爲孝也其尚有一毫不得已無可奈何之意以迫之耶觀其自處

室至嫁以至沒身無一言一動不合于禮法其養先生也一惟先生之飲食起居跬步頻笑是謂是迥而絕無化離之感青陵黃鵠之悲梢形于面目以藏堂上之歡此其深心爲念即學士大夫之賢者能有是耶故使孝女爲男子而委質事人則詩之匪懈易之匪躬納牖遇巷史傳之所稱良臣忠臣皆所優爲也又豈但爲女師爲婦宗以流聲于彤管標範于閨幃已哉要之先生以純忠令德儀表人倫女之高節至行雖天性固然而源流遠矣部使者以女節

孝聞于 朝被 褒旌之典諸凡能言之士相與歌咏誦說彙以成帙而余得寓目爲題其端尤獨闡其孝者誠以此爲人倫之最難而將以風世之爲人子與爲人臣者其自盡于君父必如女之事先生而後無愧若先節之云也則每歲宗伯之表章與閭閻之湮沒而不著尚其有人不獨女矣

孫子長制義序

子長之尊人崇德公與余同舉南宮時子長方舞象美如衛玠諸所構撰皆雄麗傑出崇德公遣從余遊余時與同署稱說子長無不人人向慕也今去之將三十年子長始第進士復從余于長安出所爲文則已卓然成一家言早慧而晚成宜其醰醰沈酣之至此耳夫以子長才如是文如是而博一第于三十年之久不可謂遇然今之文章誕謾已極曾有持時義示余者余曰文甚佳但難解耳其人曰公誤矣可解則非文矣且誰能收者子長

之時義甚可解而猶見收則又不可謂不遇也子長於格當爲令人亦謂子長無難于令乃子長傷其尊人爲令不達而上書乞爲廣文斯亦孝子之用心乎子長既爲廣文必以其時義教諸生諸生服從其教相率爲可解之文亦世道之幸也如是則子長不爲令可矣

澹寧居草序

余自爲諸生即知有南樂魏氏兄弟然第誦習其文章耳比通籍則知其伯仲間以德業行品相砥礪八龍三鳳力之遜矣然皆屈于年壽未竟其志而獨見泉先生官至閣府有樹立于中外而世亦以用之未究爲惜厥嗣翰史顯伯能世其家于是先生爲不亡也顯伯文章沈醇爾雅得自家傳余向固心重之一日出其生平所爲詩歌曰澹寧居草者示余余讀之辭調婉至氣格雄渾不剿襲前人陳言而能發其胸中所欲吐其視近世詞人氣

習不啻超乘而上之矣乃以澹寧自命則尤見其詩之所自來非偶爾者蓋詩之旨遠而以穠艷當之必流于淺近詩之致沈而以叫跳爲之必傷于麄豪此近世詞人之所以失也惟淡泊乃能遠惟寧靜乃能沈陶韋孟柳論者以爲有三百篇遺風正以此勝耳顯伯逡巡鞠躬自讀書奉職外于世無營蓋深有得于淡泊寧靜之義固宜其發爲聲詩大類其人余之所以重顯伯者蓋在于此今詞林輕極其故可知顯伯勉之近以振家聲而遠以追武鄉之業爲木天增重寧獨以詞章著乎余旦

夕行矣姑書此以爲左券

西塘先生集序

西塘先生者宋上流民圖鄭公俠也公吾邑人而從其父宦金陵讀書僧舍故金陵有祠余官留曹嘗與今大學士李公及同鄉諸君葺之而焦太史爲余言秘閣有西塘先生集未之見也頃余從閣中索而觀之乃宋隆興間公之孫嘉正知建昌時所刻其書尚完善詩若文共若干卷其詞格大較不能出宋人上而至于君臣朋友之際忠愛惻怛之情淋漓反覆不能自已蓋亦屈大夫賈太傅後所僅見者自宋室播遷典章文物淪于草莽其冊

府之所藏士大夫之所論著大率湮滅無傳而公之詩文乃獨無恙而又更勝國以至我 明夷狄兵火之災不知凡幾猶能巋然于天祿石渠之間也此非有神物呵護何以能然然公集雖存世無從見而余去公五百餘年乃獲以鄉里末學備員綸扉發而讀之亦是奇事因令人抄錄寄之南郡授同郡董崇相陳元凱曹能始三君校之而崇相稍爲刪其繁複僅存若干卷以質于余余復加汰焉乃始授梓因竊嘆以公之文使非其人品卓絕忠肝義膽與日月並懸豈能使數百年後見之者

蹶然興思肅然起敬惟恐其傳之不廣一至此乎而與公同時如章惇呂惠卿之徒皆有才名假使遺集而在人將嘔噦唾棄同于糞壤誰復顧而問之然則文章之在天地間眞以人重而工拙好醜又其餘耳余與崇相元凱能始皆嘗寘力于文辭其工拙不知視公何如要使後世能蹶然興思肅然起敬如公茲集固未易言也此余與崇相輩所當交勗者也故書而弁之以志感焉

重建黃檗寺募緣序

黃檗爲宇內名山梁江淹嘗有題咏如陽岫飛鸞彩陰絡噴龍泉烏鳴丹碧上猿嘯清虛間人傳誦之寺宇宏麗高僧輩出自唐以來稱大道場嘉靖間燬于野火僧正圓募緣建小院于舊址之後復重繭走京師請藏經莫爲道地竟無由達淹留十五六年卒死長安中人莫不哀憐之其徒興慈興壽等欲成其志時余在政地日來祈懇余亦不能爲力也甲寅秋 皇上以 聖母升遐思慕不置廣爲祈福擇名山古刹分置藏經海內共六處而

黃檗在其中 命中官王舉齎送給內府金錢三百兩爲路費 賜勅俾住僧守護余告中貴之掌司禮者此荒山寺宇久廢不足以煩中使者不如使僧自齎之爲便司禮云此 聖上孝誠至意且欲使人觀彼中山川形勝誰敢阻之余時已得請歸田遂先行中貴行至淮爲盜所胠篋盡亡其金困苦不支賴淛中丞劉公給以郵符乃克致 命卒事而歸夫茲山自開闢至今不知更幾千萬年始得 聖天子被之寵靈不難遣中使發帑金跋涉萬里而來煌煌 帝命蜚耀于重巖深谷之中父老兒童莫不奔走聚觀以爲曠古盛事微獨山靈之幸亦吾鄉里之光也而祇林鹿死鞠爲蒿萊貝葉琅函珍藏無所委 君命于草莽寧非吾邦人之過歟或者謂佛教荒唐儒家所闢不宜崇奉不知宇宙間既有此一種道理自不可廢以 高皇帝之神聖猶存其說余在留都見上刹名田徧滿畿甸皆 高帝所給賜也黃檗之爲道場已數千年重以今 天子之命安可不恭而正圖以區區一老衲欲行其志雖死不悔其徒卒能成之亦足見彼教有人而天下事苟有必爲之志天亦爲

動無終格者顧寺宇之興非獨力所能就余謹書此以告四方之善信知發心樂助者必多揚 寵命而咨山靈將在此舉彼福田因果之說余不道之矣

孫宗伯集序

宗伯栢潭孫公之沒也以其遺文屬觀察宜興陳君曰陳君知我必不令我我也觀察范公文至潮陽捐貲梓之走使請余爲序余方投老山林謝筆研之役顧惟公之文與觀察之請皆不可辭乃勉效一言蓋　明興以來文章幾變其始也以館閣爲宗而詞林重乃詞林之文實萎薾不振不足以追秦漢唐宋之盛于是海內修辭之士雄飛直上至以館閣爲諂病而詞林輕乃詞林是時作者遞興力振往日之衰即海內之自負登壇者亦却步

而退舍而詞林復重詞林之中其最重者無踰鼎元　天子三歲一臨軒拔一士舉一世士人皆屬耳目以爲天下文章盡在乎是諸由庶常進者不敢望焉顧自嘉隆以前鼎元之負著作名能爲詞林重者指不多屈今　上初御極歲當甲戌策士于廷乃首擢孫公孫公自爲諸生即有文名吾鄉龍岡施公守毘陵深相識拔以爲必魁天下放榜之日與情翕服傳誦其制策即詞林之者儒宿學亦莫不極口推服爲館局得人幸乃孫公顧粥粥謙讓退然若處子所論撰溫夷冲粹典麗渾深亦絕類其人蓋詞林之文章至隆萬間極盛其才品氣格各有所就夫惟大雅卓爾不羣則孫公謂矣公回銘史局之日久始由宗伯佐銓與太宰富平孫公共事富平公剛方寡許可顧獨推重公有公輔器旋柄用矣以微言固請歸卧梁溪山中幾二十年富平公復出秉銓而余適忝政地相與謀起公而未幾公歿矣世之惜公者以爲公之才不究于用而僅發于文章乃余則謂公之才微獨不究于用併不盡于文章何也以公之英年弘蓄與天祿石渠之司宜勒成一家言如子長孟堅傳之無

窮乃今觀公遺草僅止于奏議尺牘碑銘序記詩歌雜著之類而他尚未皇公之才寧止于此此余之所以重惜公也雖然古之作者自子長孟堅而下苟有一言之幾于道少裨世教皆足以不朽公之文種種皆名言妙理不爲苟作毋論其他即仁聖山陵攀送一疏已足光日月而動鬼神此非世間不可磨滅之文字乎然則公之所以不憾科名而能爲詞林重者固自有在彼與尋常修辭之士角短長工拙于篇章字句間非公意矣公視朋修潔沒之日家徒四壁諸子無以爲生茲集非藉

觀察必不能傳余雅受公知而喜觀察之不負所托也故稍論次之觀察能文且知公其以余言爲有當否

奕譜序

余生平無他嗜獨嗜奕以爲奕之變化無窮似易以後爲先似枉下家言操縱卷舒不失其度似吾儒之善于持躬而涉世者蓋心有所悟非僅以其藝已也往在詞林及留都官皆清暇遂其所好自入綸扉遂束楸枰于高閣矣今歲解組而南重加拂拭將攜歸爲山中消日之具而友人米仲詔出所爲譜示余乞題數語余雖好奕而不善奕且不知譜如李廣用兵不擊刁斗宜其取敗顧自念天下事皆取適意不必求精無絃之琴可以弄無麴之酒可以醉然則仲詔之爲茲譜也贅矣仲詔博雅多能蔚稱作者書畫皆登妙品乞者踵門苦不能給精之爲累也如此余事事不如仲詔惟奕差通然其累亦不小今老矣百念俱灰豈復操勝心于此仲詔方當强起爲國家效用茲譜也以藏之爛柯山中可也

北河紀序

北河紀者謝大夫在杭治北河之所著也其稱北河者　國家轉漕之路自維揚至天津盡而爲三而此直其北也三河皆治以部使者而北河所轄千餘里於賜履最廣其治所在張秋即宋景德鎮明興河屢決其地徐武功劉忠宣先後奉　命築塞費金錢無筭易鎮名安平蓋其重也自忠宣而後稍有寧宇然而汶濟之間南北建瓴漕艘往來倚諸泉爲命涓滴供之尾閭洩之土脉一枯泉源立涸故河之患患在水少清源以北漳衛合流注以滹沱灌以濰海渺然巨浸淫雨一零千丈立潰故河之患患在水多以歲之不時焉夷河伯之不能盡如人意部使者左右顧而求雨利之策蓋甚難之大夫在事審天時察地利規前慮後毖畫周防諸可爲河計者無不畢舉人事既盡天且弗違百瀆效靈洪流無恙東南數百萬之粟舳艫連引以灌輸于天府者較之往歲難易遲速不啻倍之當漕事敗壞之後稍稍修復軍國之計得以少紓大夫與有力焉莊政餘暇復蒐考故實輯爲茲編條其款而列之曰河程河源河工河防河臣河政河議河靈事詳而不支記繁而不濫曰吾在河言河耳河之外非吾職也在昔爲河書者始于禹貢禹貢所敘次首九河次濟漯孟氏謂疏之瀹之以爲禹功者大較皆大夫部內九河故道雖久已湮沒而總之併入于衛河今不用疏而用隄濟水自任城漯水自東郡皆達河入海今皆遊而爲漕用泗上諸泉不見于禹貢亦濟漯之支也今雖用瀹而兼用積其治法與禹不盡同孟氏稱禹行所無事無事云者順水之性爲之先驅以聽其所往耳非能有損益于水也今水少者欲使多水多者欲使少禹以人爲水用今以水爲人用微但人苦即水亦甚苦之由茲以譚有事耶無事耶使禹生于今日將安施耶禹之史臣而紀今日之河事其能無意于茲編耶要于率由舊章因勢順流毋隳已成之績毋徼難冀之功無事有事有事無事使河與人兩相習而不相害則大夫之志也大夫自爲諸生即工古文辭所爲聲詩靚深婉麗近世罕見其倫居官所至惟好讀書頃在都門日從余借秘閣舊本抄錄讐校窮日夜不休此其入宜在石渠天祿間乃通籍二十餘年更兩都歷兩都皆舉其

職而尚滄郎曹杜陵以工部稱何遜以水部著這物者殆以此官重大夫耶大夫著述甚多皆必傳于世在河言河亦掌故家所不能廢者屬余謝事道安平大夫出以相示使效一言余不習河事何以復大夫然嘗往來河上有概于衷故臆而論之如此亦譚河渠者之一映也

木天遺草序

木天遺草者高太史衷圣之所著也太史生有異質稱年入學宮名冠諸生以高第推擇讀中秘書聲譽益起人方望以彌綸黼黻之業而太史一與越試遂中蜚語竟佗傺以沒豈不悲哉世稱三立言其最下而孟氏之學其得力乃在知言夫文尤言之精者文之肖人猶影之隨形未有文如是而人不如是者風之翛翛也水之泠泠也樹之颼颼也但聽其聲即知其爲風水與樹至于天壤間形形色色凡有聲之物無不皆然而何疑于人孟氏以詖淫邪遁之辭知其病由于蔽陷離窮毫釐不爽然則反是而平正通達之辭其人之光明正大較可見已今讀太史遺草其布格嚴而無遷漫回遹之習其摘詞雅而無隱僻奇衺之譚其命意莊而無支離浮靡之見其敘事整而無凌亂龐雜之篇世之言而文文而洞朗疎豁倂其心膽肝肉歷歷可見寧有過太史者假令千載而下誦其文稽想見其人奈何當太史世而冐以無根之疑使不得安于木天尺地此太史之所以自傷而世之知太史者爲之咨嗟太息而不能已也吾聞文章始

自唐歐陽詹入明而遵巖少谷兩吏部始大放厥辭海內作者未之或先隆萬之際詞苑諸君子接踵聯鑣至于壬辰兩登鼎甲太史復起與之于鬯唱和于天祿石渠之間蔚乎盛矣以吾耳目所及其人多澡厲好修槩于三立之途率皆有當太史中道夭沒未見其止乃其所結譔論著炳煥若茲亦足以不朽矣余備員詞林稍先太史而風有臭味之雅當太史被謗時余逢人力明其不然而不足取信太史沒後其誣大白惜不能起之于九原余既歸田其孤元濤抱遺草請敘于余余以卧病久謝筆研愧不能文聊述其平日所知太史者如此庶夫後有知言君子得茲編而尚論之亦尚謂闇有人哉

許氏族譜序

今宇內喬木故家相望不之然而族大指繁蕃衍綿亘所居成聚所聚成都未有如新安之盛者蓋其山川複阻風氣醇凝世治則詩書什一之業足以自營世亂則洞壑鎖山之險亦足以自保水旱兵戈所不能害固宜其有強宗鉅姓雄峙于其間而東門許氏其一也許之先有儒公者當唐之末祚義不事梁乃自雍州渡江其子孫浮寓于宣歙之間多仕宋為名臣其徙居歙北之許村者為賓公自許村徙城東門者為七郎公自七郎公之居東門而許始益大今其族人且以萬計而散在他處者不與焉其登科第至顯官者亦纍纍不絕乃至太傅文穆公起家侍從相今 皇帝以文章德業顯于海內于是世之數甲乙名家益推許氏東門之閥駸駸抗新安諸望族而倨其上乃譜久散逸當文穆公為史官時許之宗人固相與請之而逡巡未皇其後謝政歸乃始載筆為義例者十曰世原世遷世圖世表世傳世恩世籍世居世墓草將脫而文穆公捐賓客遺命其宗人緒而成之而鴻臚君汶復稱文穆公之遺意來乞余序且曰吾

許在宋時嘗有譜刪王文公介甫爲之序又有國
則歐陽文忠公永叔爲之記皆名人也今顧微惡
于敘事繼二公而爲吾族重余謝不敏然義不可
辭乃序曰許之先出自伯夷也虞廷九官並命而
其咨四岳者惟伯夷與禹蓋宅揆典禮其事並重
即稷契皋陶不敢望焉禹既受命神宗而夷之後
如呂如申如齊如許以及栢至平恩之流並顯于
周漢之際祚有茅土綿綿不絕而自魏晉至今千
餘年間閭人修士忠臣孝子後先相映其族屬雖
流移轉徙不常厥居乃其統系世次如貫珠列眉
灼然可考迨至文穆公遭值　聖明遠紹伯夷之
業而光大之豈非先世功德在人爲天所相久而
彌昌耶當文穆公在政府未及握柄而去然羽翼
之忠伏蒲之節冥鴻介石之操天下人至今傳說
以爲隆萬以來相臣之有功于　宗社而去就合
宜始終無玷罕有及公介甫固言盛德者必百世
祀伯夷蓋庶幾焉其後世當有遭時沐浴舜禹之
間以盡其材以今觀于公信矣信矣公所爲譜余
未之見而又成之宗人不知能稱公意與否然而
許氏之爲忠孝世家源深流遠有不止于保姓受

氏以守宗祊如昔人之所云已者則固可以概見
是亦論世者之所當稽也余以癸未之役爲公所
舉士更二十五年而踐公位其所樹立不能望公
之萬一即欲如公之進退雍容超然于樊籠羈紲
之外亦不可得故因序其譜有概于聚而併及之

豫章趙氏家譜序

今宇內名宗舊組蟬聯閥閱隆起者在處不乏然可獨鼎族不可以稱世家史記世家首吳泰伯魯周公及陳杞與宋皆神明之裔也源鉅則派長根盤則葉茂天之所開自非尋常庶姓所敢望耳自三代後統一函夏祚亂番昌者惟漢唐與宋亦我明之三恪也漢唐相距稍遠論世爲難惟趙宋最近宋之裔至宣和而厄于金狄其存者多太祖與秦王之後布在四方亦彬彬盛莫豫章趙氏則出自秦王秦王之退避其事類吳泰伯厥後世修禮敎尊尊親親類魯而在今日文獻具存可信可徵則又過杞宋遠甚夫如趙氏者可不謂世家哉趙氏之徙鍾陵蓋始于續之遂之兩公何以徙以南渡徙也伯東仲西相去僅十餘里然猶相成居東則莖西居西則莖東曰令後世子孫往來趾相錯也更若干年改井爲邑名曰進賢何以名以汝偵公與里中四賢名也汝偵公高蹈丘園徵辟不就隱然有南州孺子之風焉又數傳自進賢徙南昌之灌城自灌城徙忠孝鄉蓋愈拓而愈蕃愈流而愈衍冠帶詩書之奠肩摩踵接至今吏部君之祖父咸以潛修篤行世其家聲而吏部又繼承而光大之趙氏之爲世家非偶然矣史稱單萬封魏古者謂萬盈數魏大名其後必昌趙氏以秦摩封名莫大焉三徙而不出洪都邑而昌鄉而忠孝皆祥徵也而由汝偵公之賢以錫名其邑由其邑人之賢以愈賢趙氏之子孫維孝維忠引而勿替以人重地非以地重人則又不待占而知趙氏之福澤休祥千百世未艾耳夫以泰伯之胤于吳也周公之胤于魯也皆當周之時至易代無稱焉而秦王之後入 明而愈顯灼章著若是彼其朝惟讒構

遭幽愛黜廢而無一言其所以處君臣兄弟之間蓋較之伯與周公勢更窮而心更苦造物報之能不獨厚而續之遂之兩公當始遷之時皇皇汲汲惟恐其子孫之乖離泮渙而曲爲之計其貽謀之遠垂訓之善一至于此豈亦有所感而然歟今趙宗之指倍蓰曩時銓部君復慮歲久人衆散而莫之合也爰因武昌令君舊譜重加修輯其地則始自進賢其系則斷自兩公以合于別子爲祖之義而毋忘兩公之志介吾友林觀察請序于余余夙重吏部君清貞篤亮足儀表人倫而茲又出間其

家世之源流故樂效一言昔周監二代而統實接殷夫子殷人其致意于殷者獨深　國家崇儒重道取法宋人吏部君以其文獻之足徵者備憲章之條擇賢者識其大矣然則茲譜也非但家乘即珍爲國牒可矣

董見龍先生集序

文章之途多端而大要以眞者爲至六經之文無一字不眞故萬世不磨周末號稱文勝其最濃麗可喜者無如左國然而合六國之諸侯卿大夫刻畫其言如出一口則神情失矣其流至縱橫捭闔譚天雕龍誕罔謬悠無所不至吾夫子逆知其弊而揭其旨曰辭達達者非徒已有是意而能言謂之達宇宙間有是事國家有是典章當官有是職守忠臣孝子達人高士名流哲匠下至田夫里婦有是懿嫩吾能一一寫之筆端使讀之者如見其

人如覩其事徵諸今而信諸後如是者始謂之達何則眞故也眞則理勝機流氣昌神王不待奏洎而自中窾綮不事模擬而自合軌矩不必雕繢組織而自成文采選詩稱巧笑美目而繼以素以爲絢蓋言天質自然色澤不施反極絢麗唐人所謂却嫌脂粉無顏色蓋本諸此此詩人之善言文也或曰若是則凡眞者皆可爲文乎曰否否巧笑美目雖出于天然而非巧笑美目不足以爲絢夫子固云修辭立其誠使辭不修則里巷村野之譚耳何以爲文吾讀廷尉見龍公之文其辭沈雄奥雅

備極鑪錘可謂修矣然而在庠言庠在曹言曹在銓言銓大之而國故朝常士風吏弊小之而米鹽薄書竹頭木屑無不備列語語由衷言言實際至于闡發幽微抽揚小善曲折周詳千載而下猶爲動色即家庭父子交遊知故又牘單辭必依于道義謁如洞如肝膽若披面目如對也其撫景觸事發爲詩歌尤本於性情絕無近世詞人依倣剽襲之態蓋公之韻言在陶謝之間其議論之文似得昌黎眉山之勝若紀載敘事則出入五代史而浸淫馬遷所最不可及者眞境眞情眞事眞語機軸

結撰皆出自胸中不寄人籬下古之所謂成一家言者殆於公見之吾閩近代以作者鳴無如遵巖少谷二先生公復繼起而皆官吏部故是奇事鄭詩取法少陵王文原本歐曾當並垂不朽要以指事達情本之身而不謬措之天下國家而可行者其孰能勝公哉在易坤爲文二之光三之章五之黃裳其文至矣然二曰不習三曰含皆有闇然之意至于五則直曰在中夫惟在中而後爲天下之至文公生平操修建樹一出于眞誠不欲表暴文在中矣有眞心術眞作用是以有眞文章此黃裳之古詩之所謂素而極天下之至絢者也公自名其詩曰存素意蓋可見余不能文而與公論文頗合因公集成而題其端若此雖不足知公抑亦庶幾千所謂眞矣

朱仲詔詩序

仲詔自爲諸生以文字稟業于余余心服其爲奇士比何仲詔上公車捷南宮所爲詞章無蹤而走海內名流望風引領以得交仲詔爲幸而仲詔于詞章之外又能爲無聲詩及臨池諸技性好奇石以友石自號于是譚者往往置仲詔于機雲羲獻輞川松雪及其家海嶽父子間余亦心儀仲詔石渠天祿中人也乃仲詔去而爲令三更邑淹廻十餘年而後得一曹郎榷稅近畿不數月又請告歸貌仲詔者將謂其于文章工而吏道拙矣然仲詔

所蒞皆有治聲去官之後其民皆思慕仲詔不置即榷稅近畿不數月所爬搔或法以便利諸賈人規畫亦既井井顧每當歸來行李蕭然囊中所餘僅若數卷書數軸奇石數片曰吾俸錢盡是矣人于是又謂仲詔于吏道工而生計拙仲詔家居長安常閉門謝客營別業于都門十里之外雖不能佳麗然而尚榔長松清溪碧水虛亭小閣曲檻廻隄種種有致亦足自娛余嘗以公事便道過之徘徊不能去未幾而余亦得請歸矣仲詔送余于潞河纖悴劇譚戀戀依依信宿而後別因出其平日所爲詩與雲杜李先生序示余曰先生能無意一言乎余惟唯比入里而有西河之感百念灰滅筆硯棄置顧時從枕上念生平交遊如仲詔者不可多得當余秉政日未嘗有一言推轂仲詔即仲詔亦未嘗有一言少望于余迨余解組而仲詔載酒遠送不勝師弟之情余之愧仲詔深矣悲天涯之遠隔歎握手之無期聊述數語以踐河干之諾至于仲詔詩清新俊逸超絕蹊逕稱其爲人定當與其書畫並傳不朽則李先生論之已盡無所待余言矣

四書守言序

四書守言者廣昌黃子之所著也何以名守言守聖人之言也聖人之言如日中天何所庸守守之云者懼世之人借聖人之言以行其意見其流之弊使聖人之道反因以晦也蓋黃子之爲此亦苦心矣自三代而上聖人之道行彼藉天子之權以建標樹極孰敢幷者至夫子而始托之空言假刪述以維統緒而世不盡從也不尊不信之感恫乎有徐戚焉孟氏繼之途自任以守先王之道其于仁義心性之際斷斷然爭之甚力蓋孔氏不辨而

孟氏辨矣而又詩復反覆自明其辨之非得已故大一帝三王之道所以萬古而長存者以孔孟之言在也顧當孔孟時世不盡尊孔孟而孔孟之學明至于今則三尺童子知尊孔孟而孔孟之學若有不盡明者此亦尊孔孟者之失也夫尊孔孟矣失乎尊之而借其言以行其意見則失矣何者彼其說固即孔孟之說而其得孔孟之心與否則非孔孟復起不能知也即使孔孟復起而不尊不信世亦孰從而定其是非而明其得失乎乃黃子以一老明經奮然欲與之辨于此墨守于彼輸攻若別瀾瀉若剖蒼素有天下非之而不顧者余故曰黃子之爲此亦苦心矣黃子所最發明者在格物一言世之爲格物者蓋多端矣有以爲格去外物有以爲格心有以爲格式之格惟朱子以爲窮至事物之理爲近世所深病曰支離也逐末忘本也而黃子獨尊信之余嘗謂聖人之言多明白顯淺惟此二字稍費辭說惜不以他語易之然平心而思格式之格勉強牽合不待智者而後知之格心也格外物也是皆誠意正心率而又加之格致不蛇足乎以此而奪窮理致知之說考亭必不服也

非獨此也止至善之訓聖人已自解之爲仁敬孝慈信矣而近世必深求之如此類甚多則侑聖人之言亦不信矣又何有于考亭夫始而借聖人之言終侑聖人之言亦不之信此非借聖言者之本意也轉借轉失而不自覺耳此黃子之所爲苦心而不能自已于嘵嘵也黃子蓋嘗從遊許敬庵先生之門其學問見解大率相類所爲守言多融液曉暢讀之如從聖賢口中出蓋不徒有其志而且有其筆即世之人未必盡以爲然而質之聖人俟之百世當必有與黃子同者余生平不知學然讀

黃子之書有當于心因爲弁此雖然黃子亦自守其是耳無辨可也

僧香山寺募緣序

香山寺在吾邑西南去石竹十里山川環抱亦一勝區寺剏自宋紹興地壤日久僧靜光重建于今且十年矣而經費不給廢闕尚多欲求助于十方長者來乞余一言余性不佞佛而于山川名勝愛慕不捨探幽陟險忘其疲倦尋見奇蹤古蹟洗淪傳奔輙爲愴然乃吾邑在山海之間浩蕩磅礴靈異最多其大者如黃蘗石竹皆神仙窟宅余謝政歸來力爲經理與然改觀至于福廬靈巖則鴻漸以來人跡不到之處今亦闢闢爲閻中絕勝四方

遊人趾相錯也客或請余作無益之事且爲異教樹赤幟余謂以法眼觀則山河大地皆成幻場即堯舜功業究竟亦是無益若以現在觀則一丘一壑皆造物安排爲吾人樂地能粧點一分即受用一分至于琳宮梵宇乃吾所借爲粧點山水之助何必以異教爲嫌今富貴人家求田問舍經營別業至死不休曾不一再傳已非其有何如割其十百之一二爲名山勝境作些小功德傳留無窮余嘗遊雪峯寺詢其緣起云唐咸通間義存禪師避地至此監長者捨宅爲寺盡以家產供養大衆而

身與妻子騎一驢他適今其簿籍尚在計直日數萬金而藍氏子孫甚盛至今與寺僧往來勿絕嗟夫余之愧長者多矣而不敢謂世遂無長者其人也即不能如長者而量力布施亦長者之徒矣靜光其以余言告之

劍吹樓集序

著作之途多端而源皆出于古詩歌風雅之流也尺牘辭命之流也稗官志怪諸家齊諧之流也詩歌以寫性情尺牘以道意稗官家言以廣聞見皆世所不能廢三代而下漢最近古蘇李之五言與其往復之書王子年之拾遺嗣然並存天壤間唐以詩宋元以小說雅俗不同而其傳同至明而益彬彬盛矣然諸作者多喜稱聲詩間存尺牘至于小說則以爲妖冶怪誕而諱言之不知夫子刪詩不廢鄭衛同元亮高潔之士猶賦閑情天地大

矣何所不有而世儒拘拘以一賦爲元亮病至偕靜女夜童蝦蟆舜華東門蔓草諸詠辭之章明較著者皆欲緣飾以他事一何舛也荆溪曹公所著劍吹樓集有詩有尺牘有筆記詩則駢備諸體視涿婉麗足以嗣響唐人尺牘陳事據懷千里如面筆記恢奇閎誦觀之豐膏而其指在于規俗而誡世蓋亦可以傳矣公之子計部公遠博雅士也能嗣公之業而光大之余因公遠以知公頃謝政南歸過公遠于途出此集相示舟中無事得以徧讀如入百貨之肆其中可衣可食可觀可玩可駭可

愕者燦然畢陳固宏鉅之觀世界中必有此一種論著者也荆溪之曹爲邑者姓冠冕鯉脩公爲大司空任兒方伯難弟其才足以自達而不樂仕逝踰壯遠沒其人亦庶幾元亮之流余恐世人讀公之集復以病元亮者病公故爲書此以歸公遠者公之詩與文則雲杜李先生序之詳矣

夢草序

昔之善言夢者無如漆園之蝴蝶邯鄲之黃粱世率以爲寓言不知此是實境實語吾夫子固云不復夢見周公蓋周公勳業亦一夢耳而人生所不能知不能料之事又多于夢中見之得毋夢反實而夢夢者反虛耶世人惟不達浮生如夢又不達未來事夢中已定故往往虛用其智力以爲蝸角之爭見嗤于造物武燕卿來自白門祈靈鯉湖因顧余山中余與遊福廬登石竹縱覽海上山川燕卿大吐詫爲奇絕遊屐所至皆有題詠拈筆立成自署曰夢草余讀之飄飄然有凌雲之意因念昔人有言自有宇宙即有山川乃海上諸山至余而始出現至燕卿而始有雄篇麗藻爲山靈生色想鳴濛時何物神怪安排此丘壑亦必豫作一夢知有今日而自今日逆遡至于鳴濛亦不過瞬息間事余與燕卿是夢耶是夢夢者耶燕卿深于禪于此處必大勘破然余謂諸佛亦是夢中人說夢中法余與燕卿遊夢中山作夢中詩道夢中事是同是異恐燕卿亦未必知後有觀此草者當自得之矣

申文定公集序

申文定公沒余既銘其幽宮厥嗣冏卿公復以公集來請序余老且病相知者勸毋近筆研曰是無益于事而有損于壽命不可爲也余拜受敎乃茲重違冏卿意又讀公集而欣然有會于心故復效一言蓋當公八十　存問時余以三吳士大夫之請爲文賀公大概言一代之興當其極盛時必有黃髮壽考之臣與其主共迓天休　明興邳隆之業至萬曆極盛而公適應其期如魏公潞公之在慶曆今以公集觀之固不獨功名年壽之際時而

昌也即文章亦然洪永之際天造草昧戎馬倥偬青田烏傷東里諸公豈不蔚稱作者而風氣初開菁華尚鬱故其文多包塞而未暢成弘以後文明方啓北地信陽建標樹幟響附景從而上當謙讓未皇之時下值憑陵鵲起之會故其文多矜厲而少恬愉爰及　肅皇以至　今上久道化成千載僅見禮樂大興文治四洽操觚翰管之士霞變雲蒸而公受知　聖主首擢　大廷光輔　文孫功施　宗社以臂龍繡虎之才居帷幄絲綸之地大之而旃厦披陳朝章討論伏蒲納牖應制代言小之而贈答應酬抒懷述志短牘單辭賸篇殘簡莫不春容曉暢彪炳輝皇黼藻光于叢廊手筆陋乎燕許故其文章卓然大雅而集一代之大成昔魏公在中書以天下文章歸歐陽永叔觀公之所樹立與其著作豈非魏公永叔合爲一人者耶余嘗擬公之文如滄溟巨浸遇晴風暖日波浪不驚萬頃一碧觀者心曠神怡莫能窺其涯涘又如天閑神驥馳騁康莊絕景超塵一日千里而不失安閑紆徐之度自非　國家昌明景運超軼千古其沈涵醇茂之氣更二百餘年而未盡洩者獨鍾于公

何以有此而公在政地又孜孜以正文體端士習爲已任矮與文衡所取士一歸于正其功與永叔同自公歸田而風尚日漓舉業之謬悠章奏之汗漫王言之屑越其流之弊又有不止于西崑之軋茁者試取公茲集讀之有不悚然若當緊促之場而聆咸英韶濩之遺響哉往余在詞林頗以文字謬辱公知其後荒落無成不能窺公之藩籬而公林居二十餘年年登八十猶揮毫不倦余歸來未幾即頹廢不自振然則余之愧公多矣雖然不獨此也公輔政時志雖不盡行而匡維調護于上下

之間所斡旋不少蓋即　召對升儲二錄可概見
焉安危通塞之機有令人莊誦而太息者余受
上知遇差次于公頗未有涓涘之報可望公萬一
此所以序公集既羨且愧而尤慨然其有感也

鹿散集序

余自居中秘晉江李先生爲言詩文力不能兼廢詩可也余以爲然遂不復置力于詩見人譚詩鑿鑿如何爲漢魏如何爲六朝如何爲唐爲宋余皆不曉自忖性靈中原無此竅終不可強故愈不爲詩諸山人之以詩稱者亦裘足不至吾門而陳振狂以鄉曲知交意氣相投合時時過余論說古今事間亦及詩余雖不爲詩然聽振狂言未嘗不喜振狂言詩與世人異世人言詩如譚婦人狀貌必求其眉目口鼻形容體態與西施王嬙麗華太真

輩無一不肖乃稱佳麗夫眉目口鼻形容體態彼之所具吾安能強與之同即能強與之同亦彼之眉目口鼻形容體態此如雕塑土木與我何預以故愈譚而余愈不曉若振狂則但言天質自然神骨秀媚自爲相貌各成姣好不必規規然掠人面孔爲已之面孔如是則凡有姿首者皆可以爲麗人凡有才情者皆可以爲詩彼日剽漢魏六朝唐人之唾餘自矜能詩者顧反失之此余所以喜振狂之言詩也而振狂所爲詩又未嘗不漢魏不六朝不唐惟其機軸結構皆出于胸中不事模擬即

其生平所最服膺之少陵亦不欲剿襲一字讀之者惟見其天趣橫溢色色精新景在目前意超象外卽尋常俗事一經口吻便成雅語豈非所謂不事脂粉淡掃娥眉與世之捧心效顰者致相絕耶夫天下之事創始多工冷流易拙故爲四言者必不能及三代變而爲五言爲五言者必不能及漢魏六朝變而爲七言爲五七言者必不能及古選變而爲近體此皆不得于詞而求新于格勢使然也至于七言則不可復加而其意調情境亦已竭盡無餘故李長吉變而爲險怪元白變而爲流暢

夫險怪流暢不可爲詩良以計無復之不得不出于此耳宋人冷元白而波今人矯之自以爲復古而實則古人之土木偶耳邇來修詞之士稍稍厭之顧其所獨運亦終不能出古人之範圍蓋稱詩于今日幾乎窮矣有如振狂之詩不離四五七言古體近體而卓然自爲振狂之詩于此見詩道之無窮而振狂之功于詩殆不少歟振狂他文皆如其詩而詩爲最工故余序振狂集亦就其詩論之夫以素不知詩之人而序振狂之詩徒爲知詩者所笑然余雖不知詩而知振狂如振狂者固孟襄陽孫太初輩人也此振狂之所以詩也

詩之道多端而大要不出于道性情之一語性情苞塞于中有暢而出之者有鬱而出之者暢而出之其時亨其境適其意歡欣而鼓舞如明良喜起之歌鹿鳴卷阿之響二南三頌自朝廷以至田野之篇什何雍容也鬱而出之其遇暌其道厄其衷憫畏而悲思如夏后五子之歌比門巷伯小旻菀柳諸念亂憂危之作讀之使人惆悵而不歡愀然若惟恐其身值之者詩亡而後春秋作非詩亡也詩猶治亂兼而春秋純乎亂者也純乎亂則所謂

暢而出之者業已無存而其鬱而出之者變爲離騷九歌九辨大小招諸篇蓋憤悶無聊之意多而優游敦厚之旨失矣自漢而後詩之最著者爲杜陵說者亦謂其以窮而工其于流離放逐之感蓋十居其六七雖其意亦原本于三百而要之所得于騷者居多律之以性情之正殆猶未免于哀而傷者歟今　天子聖神在御治化雍熙凡在含生無不鬯遂眞唐虞三代以來之一時固宜有歌咏頌述以嗣明良喜起鹿鳴卷阿之道音而一時胥醻諸臣偶有違忤投荒遠徙接跡于春明甚且色

頓至老尚不得收主非楚懷世非天寶而流離放逐跡若同之乎是被厄者或不能無憤悶無聊之情其形之聲詩亦或有鬱而不暢使論世者不能無遺憾而吾鄉匪莪何公自大儀藩粵西歸而里居已二十餘年家徒壁立饘粥不能具日以譚道著書登山臨水爲事其卽景抒懷觸物遣興往往見之于詩雖窮工極變無不盡之蘊而音節和平用意忠厚若不如其官之久謫而身之窮愁者此眞有三百篇之遺而較之靈均工部諸人尤渾然無涯涘之可窺也夫何公則可謂得性情之正矣

近世詩人徑戶不同而總不外于剿襲襲唐而唐襲宋而宋襲六朝漢魏而六朝漢魏于詩愈近而于性情愈遠若何公則非唐非宋非六朝非漢魏而傑然爲溫陵何稚孝之詩故讀公詩卽可知公之性情也余以甲午歲一識公于長安其後遂絕不相聞居政地日每欲推轂林下之賢士大夫而力不能得世亦多以此咎余無以解也頃過溫陵愧見何公乃公把臂歡然絕口不譚升沈得失事反若引余爲知己者余以此愈益服公適有客持公詩選示余欲題其端余負愆之人恐爲公累然

者不容已故爲論古今詩人性情之正變與公之所以爲詩者如此　國家運祚方隆泰道將興聖天子旦夕且召公公起而賡歌矢音于巖廊之上盡攄其暢而出者合于茲選而詩復不亾亦千載之一時也公生平詩甚多茲選初得二百七十篇益之爲三百於乎後之譚詩有能不失性情舍觀近而推明三百篇則必以公詩爲嚆矢矣

吉水高塘家譜序

自漢晉以來海內推著姓皆稱王氏吉水高塘之有王則自朝散大夫滄始也朝散在元祐時以論新法忤宰相出判吉州因家焉自朝散而上七世爲文正公且又上三世爲黎陽令言黎陽之先則系出太原其世次不可考居高塘者至　明始大廣文孝廉中秘諫議冠蓋不絕率以清風勁節取重於時蓋家法源流所從來遠矣裔孫玉節君作令中州有殊績以骯髒取忌僅遷一秩別駕吾郡君爲別駕執法不撓氷蘗自持如其爲令屬吾邑

令入計當道檄君來攝邑事往攝邑者視如寄寓休戚不相關甚且朘以自殖若外府焉君孜孜撫循問民疾苦不啻其躬一錢不入橐邑人以爲數十年來署篆者所未有余既爲邑人拜君之賜而君以其宗之譜寄余且索序余惟近世矜尚閥閱氏族之重久矣族重則譜重然要其所以重則視其人而不在于門祚之盛衰官爵之高下姑毋論他姓即王之先瑯琊太原兩派並傳齊芬競爽瑯琊開自太保孝友之行乎于神明乃其處魏晉之際有遺憾焉江左夷吾再延晉祚然當敦睦作逆

議者謂其持兩端非純臣豈非太保之遺教使之然耶以此爲王氏重吾不敢知若太原之裔如晉公以百口保符彥卿棄相印如敝屣文正事真宗以忠誠遇王其子諫議素侃侃論事直聲振朝宁朝散之爭新法也殆猶有先世之遺風焉較諸江左之王不逾勝耶　昭代立賢無方不問門地王氏賢者亦不以門地顯別駕之尊人桐岡公嘗受學羅文恭子性命之微深有參悟別駕緒其學以小試于郡邑治行已章著若是父名儒而子良吏顧不重歟然桐岡公卒老諸生別駕困于一第則

安在乎門祚官爵之足以重人且重族也茲譜斷自朝散公爲始遷之祖于前代顯者無所牽合即晉公父子亦不之及蓋可謂知重族者吉州禮義之邦而王氏代有哲人見推于鄉閭後此而子若孫繩繩無窮光其世德使三槐之澤彌遠彌昌而一本之于清風勁節不委蛇迎合以取富貴毋失晉公之遺意則太原之閥將世世爲氏族冠不獨重王氏且重吉州矣譜故有太宰曾公御史大夫鄧公序二公皆吉之名卿鉅儒其推重王氏獨至余言寧有加于二公第以沐潤于別駕而尚論其